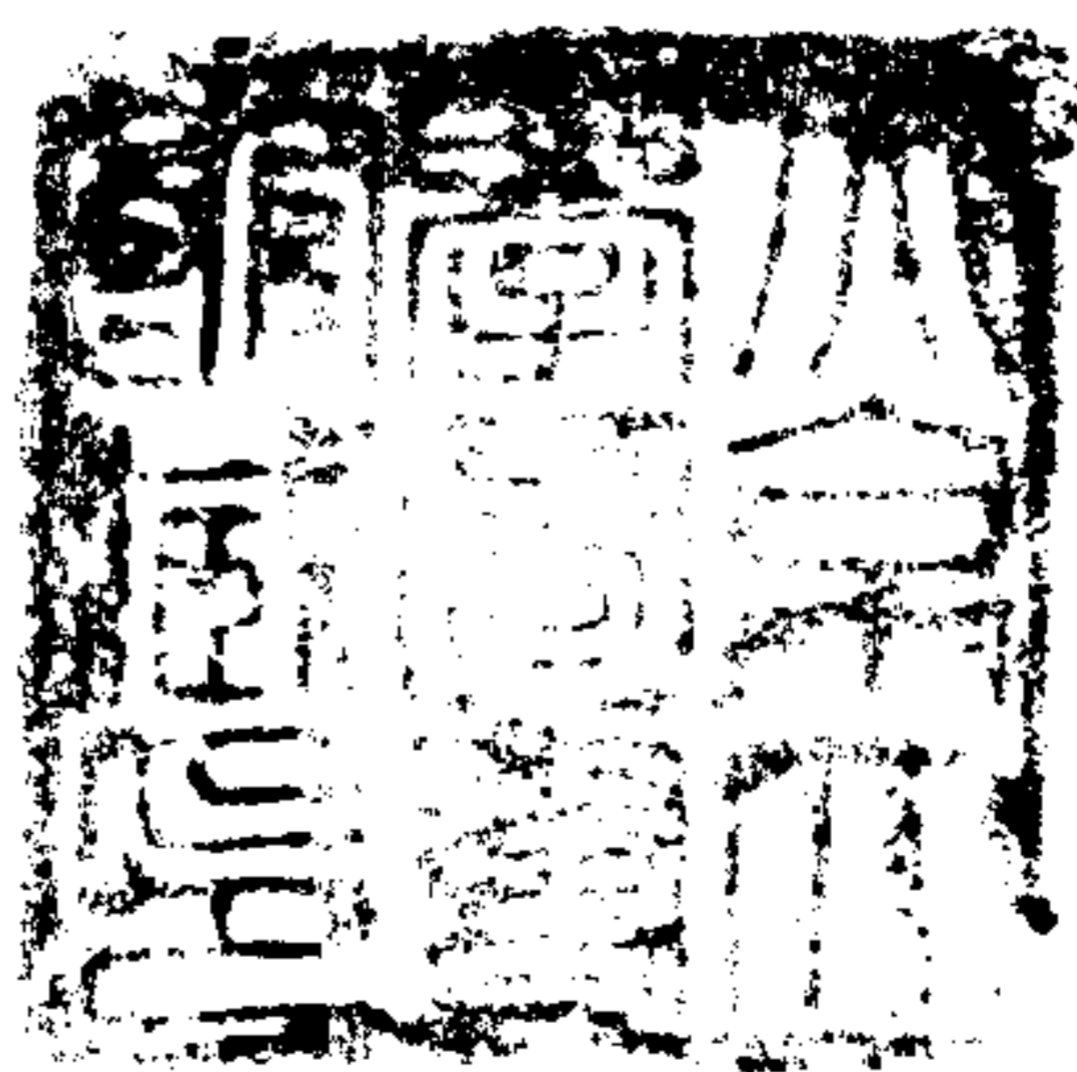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一・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二百三十八至卷二百九十四)

〔明〕嚴 衍撰

.....
一

E278/01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八

宋諫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四起四年七月盡七年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

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孫之元孫也高祖之子上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

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棧陽尉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

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譏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

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

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是月

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上密問

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階後割其德隸二州更為一鎮

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

李絳等對曰德隸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隸今一旦割

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

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置二

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

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

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

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

之時不可失何如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對開易

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盡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

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少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

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管指之

臣劉闢李錡衛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

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戡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

煦嫻之恩鄭元日氣日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

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開代易必合為一心悉各

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

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其為憂患可勝道哉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開可乘當臨事圖之於

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

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虞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

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莫難攻之策就申禁易成之謀脫或恆莫

連兵事未如意然州有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

足備事不得已須救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

以收撫之必坐待機宜必獲中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

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補

真定補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眾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

道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觀察

使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衛命使領州令諭王承宗制德棣兩

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

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進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立與

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

所上表除之也論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

安陽為其勢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

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裝垆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

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

河中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

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

端計必有陰行開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

今陛下遣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還竄之遐荒臣恐

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垆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

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垆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

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史記曰拂梯一木又作騰鶴泉在豐

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人貢還

國者 百戰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黃之尤承恩寵者方得護軍

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治百左神策軍吏李景貸長安富人錢

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則滿

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

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

制彙強何以肅清下錢未舉償豈不可得上竊其剛直而許之

京城震慄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使之謂承宗

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

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

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實成將帥近歲始以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八 唐紀五十四 四

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

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

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

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

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

璀勳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度從人之欲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于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

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中使延英殿度支

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
承雅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
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
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承雅傳則上不得已
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也誤今從實錄上不得已
明日削承雅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
驕橫侵害政事說毀忠貞上曰此處安敢為議就使為之朕亦不
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
為廉良佛意則毀黃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
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
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雅將神策兵發長安
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
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能治遣使請 憲宗元和四年 唐紀五十四 六
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
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聽少陽自為留後 是月
以浙西蘇潤常等州旱饑出米二萬石賑給 是歲雲南王尋閣
勸卒于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雅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
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
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
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
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中謂中
古秦地也故謂關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
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雋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非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
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
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
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
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
能承上命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
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漢縣屬鉅
在州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三八 唐紀五十四 六 忠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
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
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
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于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
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離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
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
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鎮潞州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
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
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今天子伐
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者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

馭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貽忠義之心而染私植之名卒不見德於趙人惡辭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舉出後者醜以徇

庚元初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

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

慎官軍也三鎮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

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法制兩京及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後各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遑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鄒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鄒定進擒劉闢軍中悍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

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謂註停務者謂不許房式行非也朝廷

以為不可罰式一季俸召種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驛有內侍劉士元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種

傷面上復引種前過貶江陵士元前過謂種令河南尹停務上知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種無罪白居易上言能元稹勸房式事心

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資辭然外議誼皆以為種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夫士元踰破驛門嚇辱朝官從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恐自今以後中使出外暴橫益甚朝官受辱必無敢言縱被毆打亦吞聲而已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四方藩鎮無不切齒今貶江陵判司即是送與鎮帥令其方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七

便報怨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阮道左生瘞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今若令藩鎮害種恐自今無人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懲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矣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隋後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

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宗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鄒定進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還

詔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市縣屬魏州武德五年廢州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

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 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你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費糧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

轉令壯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辭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

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

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

恩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八

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鹘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
 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
 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
 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
 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為陛下深憂者二也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軍此
蘇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均則未就縛也此 盧從史
月戊戌從史已流離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于此
 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
 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有又高擧粟之價以敗度支時吐
羅總行營兵營那那州昭義巡屬也度支劉粟不能
進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羅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 調朝廷
 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
 王翊元入奏事裴洎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
 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洎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
 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等款要也 洎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
 佞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瑞對營視承瑞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
 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
 許之從史性貪承瑞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
 昵押甲申承瑞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
 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軍中馳詣京師考異曰承瑞傳曰承
瑞密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世乃訪諸州牙將烏重允謀執
從史以京師 左右驚亂從史之承瑞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
 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譙烏重允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
 詔從者實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九

境重允承瑞之子聽晟之子也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嘗入
 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晟甚奇之至是從史之
 擒皆其謀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王承宗之眾於木刀溝
 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
 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嘉烏重允之功欲即
 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允河陽以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瑞奏已牒重允句當昭義雷後絳上言
 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洛磁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蟻
 結魏博一鎮一鎮一鎮者予我為要于敵為害 魏博恆幽諸鎮蟻
 結一鎮謂之河朔三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人其腹內州
 境其界犬牙相入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曷為從史所據使朝
 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瑞復以與重允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
 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瑞又以文牒差人為重
 鎮固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
 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投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
 利害更不苦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收伯重允
 出於列校以承瑞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
 與為伍且謂承瑞誘重允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
 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
 情狀并指承瑞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愾怒
 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
 謀于絳曰今重允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
 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十六卷 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允
 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

河陽已為堯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
 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允軍中
 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為主帥移之宅鎮乃愜眾心何憂其致
 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
 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
 潰奔魏州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那熱入見
 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
 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
 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臘月不見學士李絳
 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
 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責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一

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能密召承旨李絳 唐置翰林
 無承旨承旨元年前始命鄭絳為承旨大詔命大慶置丞相之密
 對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
 麻南麻五間北麻五間中隔花 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
 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籍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
 悅待居易如初 考異曰舊唐書曰吐突承璀詔討使諫官上
 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承璀事切
 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放括撥而無慮于朕朕實難
 爾爾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不言者蓋欲圖陛
 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
 也由是多見聽納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蓬萊池在蓬萊
 今從李司空論事 元門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元武門 謂左右田李絳

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
 閔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 考異
 錄潘青幽州果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
 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虛傷其意
 又豈難對於一人獨帳而不顧天下 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
 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
 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六丈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
 次子總時為瀛州刺史濟置為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
 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
 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
 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
 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索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
 玘兄臬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晨不食渴索飲總因貢毒而進之
 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冀州一百六十里 緄矯以父命
 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
 於上上命召於陵遣除尤官裴埒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
 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 八月乙
 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
 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事見二百一卷 此
 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
 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埒曰承璀首唱

責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一

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

言舊 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

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

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係身而玩寇乎

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開二日上罷

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

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 中外相賀 裴瑄得風疾上甚惜之

武庫其器械鍊于軍器使 中使侯問劾于道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圍 丙寅以太常卿

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

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

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

書管鑰投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

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幸已義武將士其殺伯

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

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周禮五家為比五

也 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比為閭閻里中門

府門列戟因 將士感之其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

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

昭檢校太尉兼中書舍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

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

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從直為右衛將軍坐死

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人朝見上 其子有主事朝廷因

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

喪鄂岳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託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

問先備藍輿即日遣之 甲辰會士縹薨縹上 庚戌以前河中

節度使王鐸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鐸厚賂多稱譽之時宰相

李藩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

筆塗宰相字初奏以為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

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矣何暇別作

奏德輿因上奏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為宰相者非

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既無忠勳朝廷

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鐸有吏才工於完聚究

是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 耗散甚眾鐸到鎮之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

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

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鐸平章事李絳

諫曰鐸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

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瑄敗以疾辭位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瑄初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瑄賈之裴度知

制詰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迹其餘量材

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瑄作相才與時會知

無不為子時朝無倖人百度咸理而再周遊疾以致休謝公論惜

之 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

皆葬 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

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蒙明日擢為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
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
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變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
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
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
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
力不贖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辛元和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節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庚申
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
藩罷為太子詹事 丙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張茂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一

昭楚 己丑忻王造孽 造代宗之子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 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
判度支或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
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委是猶東庫移
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為
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泰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
明堂圖禁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
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三月乙未以河南尹郝士美為昭義節
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口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蠲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肅從史時日具三
百人膳以餉身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
罷之 戊戌日晡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耶開辟震數百里
野雉皆雊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夏四月
戊辰以兵部尚書裴瑋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
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
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
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 盧坦日陛下
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
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募董溪 行營謂
州行 坐贓數千緡救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竝

追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陽春縣
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八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
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權德輿上言以為
置潭州府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皋謨與上言以為
皋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然不當已赦而殺之臣
知事已過往不可追咎但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懲
百孰不甘心溪晉之子也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
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
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盜恩禁
不得妄入其地 葉安入 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增租田數十萬畝歲廢稅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
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泰至隋十有
三代 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
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 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

實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去爲商賈度爲會道雜入色役不服川畝者又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糶者不下萬員其間有職局重出名異事同府寺曠廢簪組因循者甚眾况歛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人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或有一區之地虛設郡司一鄉之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白一以下多少可矧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額諸使月俸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七 思補續

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爲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謂去俸存閑劇之閒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衮爲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爲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日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春冬則有布帛雜給則有薪芻生神策軍則有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當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赦復離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問奏都省者尚書都省也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子復父讎見於

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甯其義子經而深及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非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陛下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行于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向敵人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十八 思補續

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立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問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東都四千八百里即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詔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州施州夷州等處 督役太急於是辰澂二州蠻反澂州本巫州入授二年改澂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蠻相逐復爲巫州大歷五年更名辰州考 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今在湖南 冬十月戊寅詔曰邦畿之內百役所競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災嘆自秋霖澍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率王徭

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糶粟二十五萬石宜放與百姓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飢容至豐年送納元和五年已前諸色通租並放其外州遭水旱處通計所損便與除破不得檢覆 宣武節度使韓宏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人不

自保其弟充為牙將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由是大得士心充不自安又見宏在鎮久不入朝愈自危懼乃請入宿衛宏許之而不

即遣至是因獵近郊單騎歸京師朝廷嘉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

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

遠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竊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

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閭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

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官分院而處其十宅中人押之就大城

參天子起居其後增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于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院而居號十宅十王謂慶忠棟郭儀頌永榮延濟其

後盛儀壽豐恒樂大王又就封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

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

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足歲將用絳為宰相前章事一日出唯為淮南監軍朝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

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方盛忌其差於有毀短帝乃出唯淮南監軍朝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

相五十四日也初李吉甫雷國經綜政事取職咸治引薦賢才頗

有好善之風及自淮南召還持入為相天下想望風采而多修舊

怨人始疑懼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

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一人有隙 四月辛卯

朔黔州奏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

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醜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

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醜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

實不受涉乃行賂請光順門通之武后垂拱四年嘗置四校其為

配仁色青仁者以亭有為本以青置置於東有能告善人及勸農

之本以元置置於北有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錄曰通元置以諫議

補拾充使于朝堂知制誥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

置互都郡梁置互州後魏改拓州收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

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涉勃之兄

戮巢父之從子也 辛亥惠昭太子甯薨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

有直二錢者

壬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

方嬭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

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

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

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

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

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致
東受降城 二月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及元
和六年春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竝宜放免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
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
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
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邊遠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
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
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
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忻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
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
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十一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
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耶卿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
常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
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
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
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
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頗加嚴
以振之上願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

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
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
笑竟日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彥為中書舍人
學士如故上嘉彥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彥連署然後進
之彥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
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 五月
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
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秦狀皆云水
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可無災而妄
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
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十一
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
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
中所與處分獨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其談為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佑為人敦
厚膂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內實精察然馭戎應變非其所
長也性好學雖位極將相而手不釋卷實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
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辭而伏其博初開元末
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
曰政典頗為時賢所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
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
典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掌大為士君子所稱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恆考異曰舊唐書王暉傳曰時吐突承璀惡

排草議屬王欲以或權自樹上明勸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

召承璀還乃罷歸相位承璀還後為神策中尉忠昭太子承承

建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忠昭太子承承建王不從

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承承建王不從

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致命者以臨之則粗

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

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

鄰道所整粉矣董書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

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

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錫糧金帛皆已有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一

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二十萬

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

功為天下笑謂吐突承璀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致命驅

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

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

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

洛堂門壁每難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劇料矣按忠

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 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

復有焚賊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將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

士卒數千人入大譟譟與而拜請為留後與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

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一

慮過甚與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將

欲殺之與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

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選季

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

大將軍辭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

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

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

閒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

同其謀必泄欲獨地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

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

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何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
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詠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魏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 唐紀五十四 三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九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五 世七年十月盡十一年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一

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營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顯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用應過陝乞明且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酒可及也上且欲除醜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憚察曰懷寰曰忻察曰悟審曰恪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胡証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

黃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五十五 二 忠 德 宗 元 和 七 年

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郭蔡恆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郭李師道蔡吳少 陽恆王承宗也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道 道 巡 屬 也師道懼不敢動田與既奔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証河東人也雖工儒業而膂力絕人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上座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飲為酒令飲不醉者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杯勺不能盡証欲擊之諸少年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時人稱其俠 李絳奏

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閒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請其才請者尚不與官不請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徐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安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子女及衣冠別第技人京師羣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慾閒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如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翊曰延英

黃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 忠 德 宗 元 和 七 年

召對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于朕何以及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故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教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竝已放歸若非卿言朕甯知此過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過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五六以開悟為限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特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又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何用命何所益乎請擇所有

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
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籌事如此當亟行
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是歲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罷州武安縣嘉禾生有麟食之麟之來也聖應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元和中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與之
兄也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與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
扶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猜暴之時及為軍中
推迫融不悅曰爾卒不能自悔禍終不免朝廷知其友愛故拜相
州不欲其相遠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
言義為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輿能守本官 辛卯賜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四

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宏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
不得志二年頔入朝見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
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溺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
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退負南墻而立遣人
上表閣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閣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
日暮方歸明日復至丁酉頔左授恩王傳仍絕朝謁散流雷州季
友等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賜死自藍田關南 正言亦
坐誅事連僧鑿鑿虛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偏受方鎮賂遺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會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
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

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則不奉詔上嘉
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 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
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甲子徵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
衡入知政事初高崇文去蜀盡載其軍資金帛布幕伎樂工巧以
行成都幾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以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
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嘗大宴從事楊
嗣復素有酒狂以大觥逼元衡飲元衡不飲則以酒沐之元衡拱
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至是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
數爭事上前情不相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遷附上稱其長意 丙
子大風壞崇陵寢殿殿尾折門戟六 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四
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辛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
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
德故城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于永濟橋宋白續通典作永濟橋其城則隋大同城之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事見二百九
年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百里可
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
碛磧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
而釐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
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
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 聚貨財以結
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斷聖意

也時受降城兵精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 實錄李

光進請脩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

千一百四十八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

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疑也又

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張武自領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

制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

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

而止 乙巳廢天威軍 元和初并左右神威為一軍號天 以其眾

隸神策軍 丁未辰澈賊帥張伯靖請降九月辛亥以伯靖為歸

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丁卯以李光進為靈武節度使 初

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橋 先賁材於河側朔

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六 忠肅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鵝鶻泉 鵝鶻泉在西受邊

軍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殺之子也以

刺殺得幸于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

備回鶻所給資裝多虛估 資裝不給本色虛 估其價給以他物至鳴沙

士卒暴露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卷甲而還庚寅夜焚門

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 靜邊

雲州西一 百八十里 羣臣累表請立賢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盛

干二月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

以夏綬節度使張詢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

東節度使王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

將蘇若芳而殺之 滑州城西距黃河僅二里每歲常有水患鄭

滑節度使薛平訪得古河道乃與魏博節度使田宏正上言其事

詔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分水勢滑州遂無水患

大河故道遷黎陽山之東後 南徙為滑州患故復鑿古河 上問宰相人言外聞朋黨大盛何

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諧君

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

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

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甲元和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七 忠肅

善陽唐鄭州治善陽縣西北至單 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 振武節

于府百二十里柵柵立於縣界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

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奪色

其品 色也 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

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欲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

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丁未詔以歲饑放免

關內元和八年以前通租 三月丙辰滑州地震晝夜八十次歷

死者無數 丁卯隕霜殺桑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臨

鹽之境 開元六年於靈夏南境以臨安城置州靈州會州秦州

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于經略軍

四年併六胡州為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懷恩縣

帶宥州縣管內有檢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道經軍在宥州

故城東北三百里宋曰宿州應接天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
德南接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復之以備回鶻撫項上從之夏五月庚申復置有州理經略軍
取郿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大歷六年置肅戎軍于郿州之屬城先是回鶻屢請
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
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
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
糜勁虜回鶻若得許皆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置蓄甲兵邊
備既完得專意准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西城
受降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謂從受降城于天德也萬一北邊有警
則准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倘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
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止降主之比哉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九

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綸上弟也 以早免京畿夏稅 六月壬寅以
河中節度使張宏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宏靖延賞之子也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
我反不及耶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
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貴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
不辭秋七月戊辰以悰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上長
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超
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
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伺窮屈奏請納
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丙辰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考吳曰實少陽卒在閏月己丑下壬辰
上而并元濟少陽之統紀少陽

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報朝唐紀張宏靖
請為少陽廢朝則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
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
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壽州有茶山至是蔡州刺史元濟匿
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南淮南節度使李吉甫
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壽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州
州以經 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宏正以魏博
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敵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宏正歸
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
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治汝州己巳加宏正檢
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宏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
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九

忠武都知兵馬使九城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 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
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彰 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
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
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
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置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
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報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為
備元濟救元卿妻及四男以坊射棚坊射棚也 淮西宿將董重質
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鐸同平
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
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

宏靖請先為少陽駁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舞陽漢縣唐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吉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性畏慎奉法能顧大體嫌怨之際雖不能忘情然未嘗加以恭毒服物食味雖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物論以此稱之 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李渤在東都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乃以著作郎召渤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一 憲宗元和十年

遂起 党項寇振武 夏月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質之同平章事 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其餉小不如意即恣凌虐百姓畏之甚于盜賊元和初雖數治其弊而故態未絕小使嘗至鄆州縣令裴賈才吏也疾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賈出漫言上聞而怒促令攝賈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上怒不解御史中丞裴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賈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賈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度為令長憂恤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乎上色遽霽翊日乃釋賈

元和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宏守司徒宏鎮宣武十餘年不入

胡頰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鏐加平章事宏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遣官使鏐上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憲邱憲邱縣屬唐州隋分北陽山為名在州東北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 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休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藥驍迎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驍負弩者豈非為兵事邪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一 憲宗元和十年

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甲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補註都知兵馬使一牒中軍先鋒二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後三牒改正三牒原文作二牒今從本傳補改 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補註都將之軍聽感恩者謂之都將 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踉蹌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旺王鐸誅之及其黨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

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時朗州司馬劉禹錫遊元都觀
作看花君子詩云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語涉譏刺
於是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己酉皆以為遠
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禹錫為播州刺史其友永州司馬柳
宗元為柳州刺史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
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
里湖州古武陵郡梁置武州隋為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
九里播州即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宗元曰播非人所
遣梓何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宗元曰播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在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
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播極遠老母不能往與其
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立矜上良久乃曰朕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一

唐紀五十五

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
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連州漢桂陽陽山也唐置連州以郡南
有黃連嶺為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
五里柳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母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至州革
其鄉法悉贖歸之尤貧者令備作計直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
出已錢助贖柳俗為之一變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
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視棟宇之
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
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
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
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所於府庭而遺其大

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
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橐駝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
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
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
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搯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為政
亦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且暮吏
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種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養食以勞吏之不
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
理者也 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穎 田宏正遣其子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一

唐紀五十五

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
頓南頓漢縣屬汝南郡唐置南頓州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
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
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州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
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
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
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
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
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
恒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
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

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三小州中光蔡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鬪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恐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潁水縣

養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四

西淮西兵屢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兩三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又傷其首墜溝中

度匪帽厚得不死憐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斬義臂而去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遣紙于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天子左贊善白居易自上疏請捕賊以雪國恥當事者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貶為江州司馬兵部侍郎許孟容因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戶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甯謂國有人乎請白天子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則罪人得處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椽者皆索之復壁夾壁也重椽大屋覆小屋上成下施椽其間皆可容物椽椽也 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眾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遺嬰等殺元衡吏捕得嬰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郵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吉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

養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十五

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

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宏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不聽戊辰斯晏

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考異曰舊唐書張宏靖

高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中府有錢卒張宏靖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惡之詔錄付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

所說宏靖疑其不直驟于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安正入郾按諸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唐元

唐傳獲李師道將韓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

辭圖存河南記 秋七月庚午蕪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

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妾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

其妻奉管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違事先姑先姑

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襄度既相御史中丞未有人

度薦吏部員外郎崔從自代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崔

倖然選辟御史必取質重貞退者為之故風紀雖肅而無生事之

擾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東身自

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初李師道置

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香往來吏不敢詰 本道人謂充

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于院中至數十百人謀

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

告變元膺急追伊闕兵圍之賊眾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

出長夏門望山而遁 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日定鼎左曰長

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

迎秋女並義女龍運北並漢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韓嘉珍果于

東都留後院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器署已定自門子健

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府飭兩縣驅丁

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與道坊院數重賊黨迫逐相蹂躪四面

矢下如雨倏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為煨燼今從前錄是時

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 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

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宣耀西面一門曰

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于左掖門下 指使部分意

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州 九城志河南府西南抵

抵鄧州界 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

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賊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

召其僂類且引官軍其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

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

渾之閒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嘗嘉珍門察者 善也門 潛部分

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

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于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 二縣陸

也 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鎗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七

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

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

留守兵之將及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 驛名李師道私所署衙

防禦兵之將也 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

為之耳目元膺鞠告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

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

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

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

暇治師道也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

遺裨將多立功 謂李光 故使鎮襄陽 襄陽山南東 且督諸軍制吳

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

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眾萬餘人屯境上 八州襄陽唐

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殺非將帥之材不可責以戎事九月癸酉以韓宏為淮西諸軍都統宏驕矜倔強欲倚賊自重不顧淮西速平每聞官軍告捷輒數日不怡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直武節度治大梁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感光顏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賊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嗚咽坐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綉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負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

唐紀五十五 十九

高霞寓為唐隨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辛丑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敘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要曰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成律十二篇令二十七篇會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至今長行收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裴揆格後長行敕六卷今又刪定二 十五年以後長行敕為三十卷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宏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宏正軍於貝州 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柏崖城在河清縣西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 戊辰詔出內庫綉絹五十五萬匹供軍 壬申韓宏請命眾軍合攻淮西不得獨進詔從之時賊獨

攻烏重允之壘重允禦之身中數槍請救于李光顏光顏以小股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由是重允獲免宏以光顏違令收勝傲取穎與朝隱將戮之光顏畏宏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上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穎與朝隱宏乃表奏光顏違令獨進之罪光顏亦奏辯救重允之功上乃謂宏使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與賊有功亦當赦之以收來效宏遂與光顏有隙 乙亥以嚴殺為太子少保以討淮西無功也 盜焚襄州佛寺軍儲於是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 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固始前漢屬汝南郡之縣春秋之廢邱後漢更名固始唐屬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

唐紀五十五 十九

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天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骸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于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智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憤滄景皆為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歷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

史姑赦其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丞相御史
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而中山博樂城之險太原米井陘
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厲鼠自
救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明矣今天子英武討無貸罪
賞無遺功諸侯協心羣帥效力前鋒扼喉後隊撫背左排右掖其
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
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且三州至狹也萬
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
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人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
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列壘
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備呂興發于肘腋屍不得裹宗
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復之夫死為幽憂之鬼
何其痛哉 丁酉武甯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眾時師道數
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 蕭沛皆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蕭在州
西五十里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
破師道之眾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 平陰古肥子國漢
皇十四年置臨山郡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內平陰
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愿屢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
度使王鐸薨 王承宗繼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
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宏靖以為兩役並興 兩
討既許淮西
又討恆冀也 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為之
止宏靖乃求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二十一

兩元和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以張宏靖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
拔武強斬首千餘級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
知制誥蕭悅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以上思之故黜徽
悅以警其餘微矣人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
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
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
泚之亂 事見二百二十六卷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因欲太平
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兗郟賊州二歲稅 甲申盜斲建陵門
戟四十七枝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元道之曾
孫也 李元道事太宗
為文學館學士 乙卯幽州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兵斬
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戢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嶺
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睦饋賜姓蒙氏請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南詔置弄棟節度于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六
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勸利東龍水南詔王姓蒙氏 己未劉
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州 袁
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悅錢
中國後居於州朗山縣 徵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
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鴉城 固城城在
冀州南宮縣界 三月庚午皇
太后崩 太后王氏
太后崩上之母也 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
不置攝冢宰 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
己卯唐鄆節度使高彥富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二十一

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開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允奏
敗淮西兵于陵雲柵 陵雲柵在潁水西南鄆城東北
柵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為名 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鏞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鏞始以聚斂得幸

丁巳以徐宿餽賑粟八萬石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斬

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于九門殺千

餘人鎬城之子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

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允奏敗淮西兵于陵雲柵斬首二

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僅以身免 鐵城在曹州
自鐵城進至

文城柵遇伏而敗意欲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耳宋白曰柵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

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宅人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賈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

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霞寓為歸州刺史 歸州古之歸州吳立
建平郡唐置歸州京

師南二千二 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

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眾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

餘人 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王欲用段文昌張仲素為翰

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布衣張

宿以口辯得幸累官為左補闕將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緡貫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

曰此人姦佞吾等縱不能黜奈何欲假以寵乎其事遂廢貫之又

數請罷用兵宿乃毀之于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

侍郎 戊申黃洞蠻陷賓榔二州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

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歷其境兵馬使王獻為前鋒逗撻

不進士美數其罪而斬之下令曰敢後者斬遂親執桴而鼓之已

未奏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

柏鄉 柏鄉漢縣屬魏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今治在彭水
地漢置鄆縣光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高邑縣於黃房子

縣東界今為邑縣也隋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

鄉縣遂取漢柏鄉之名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從順
宗也 九月

乙亥右拾遺孤獨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朗及之子也 饒

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

前事也 前事謂請
罷川兵也 辛巳以吏部侍郎韋貫之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顯見素之孫處厚等

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顯見素之孫處厚等

之九世孫也 韋貫之後周韋
孝寬之兄 乙酉李光顏烏重允奏拔吳元濟陵

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 殷
城唐屬光州按九城志固始將自殷城鎮 冬十一月壬戌朔

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經略使韋悅奏擊黃洞蠻卻之復

賓榔二州 賓榔二州
賓榔二州 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

總同平章事 初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募人通使于蔡察其

形勢牙前虞侯劉晏平應募出汴宋聞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

而遣之晏平還至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募兵數萬守

外帖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奕于內晏然會無憂色以愚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

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誅以他過杖殺之及聞拔陵雲柵始懼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鐸家二奴告鐸子殺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鞫于內仗新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儀衛內五衛仗以勳衛為之四曰朝仗以勳衛為之五日散手仗以勳衛為之三日勳衛之皆帶刀捉仗列坐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外王鐸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遣止使者已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齷齪師表令視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

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當奏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權巡凡城內坊角有武儀舖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閉門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鼓自內發諸街鼓承鼓坊市門皆啟鼓三千遍而止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程大昌張錄曰長安四郊之內縱橫皆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夜鼓聲以行啟閉運使承左右街坊之內運啟閉啟者也宋白曰廣德二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延昌充左巡使御史中丞源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左右巡使元和八年許存誠充得由選御史狀以承平例兩街本屬察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申報如所報差謬舉劾悉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員分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分屬左右巡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坊界每月一代將兩街巡捕部大聖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考異曰柳氏敘謂曰公權家朝為大京兆

自禁軍校冒驕卒唱馬驚之明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頓首右曰爾輩大無所忌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因誦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稟罷軍中偏裨馬驚若此乃陛下下法不獨輕臣臣仗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校公韓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 討淮西諸軍近恐非復宗所能為敘調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九為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雷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于長河長河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于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道子河東小胡城屬澤州 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瑊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承宗州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賊鎬引兵進薄恆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三

定州九域志恆州至定州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于僕露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州百四十里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在唐州東北界新立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天子為事李愬抗表自陳願于軍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以愬才可用亦為之甲寅以愬為唐隨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頰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十里入頰口又泝流至頰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項城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潁水經沈潁水汝水之別流頰水至古南頓縣與潁水合唐之潁水經沈潁縣地也

輸於郟城以饋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己未容管奏

黃洞巖居嚴州 容管統容辨白半欽 嚴州揚漢古等州 夏冬桃李華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九 唐紀五十五 庚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六 起十二年盡十四年 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丁丑地震 癸未貶渾鎬為循州刺史

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

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返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

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

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

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

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

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為愬乘虛取蔡張本考吳曰舊傳曰

愬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

弱之勢出賊不慮居半故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以河

中艦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元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

至所部先是士卒輕與賊賊城之敗人心皆備恐不敢言戰

公伴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

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凝請師下詔徵義成河

中鄭坊馬步兵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

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牛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悞然

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

非也今不取 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回鶻屢請尙

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

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 摩尼來見二百 命宗正少卿李誠

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

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將
軍中小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賊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
為東邊患言唐鄂之東邊也 眾請劾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
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
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
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
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己
亥淮西行營秦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西甯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城今葛縣是此必韓宏妻也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在吳房縣界 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
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六 一

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
出兵擊之道古之眾驚亂死者甚眾道古泉之子也 淮西破兵
數年竭倉廩以饗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
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遣
行縣以處之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之 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
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都士美敗於柵鄉
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士承
宗遣兵二萬人東光斷白橋路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縣舊在唐東光縣今在景州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于今縣東南三十里即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于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水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過弓高之路白橋跨水濟渠在德州長河縣 程權不能禦以眾歸滄州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

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
渡澗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
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二萬於鄆城按宋白續通典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里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廿二三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
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
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能前進誠遣報賊偽降未可信
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
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愬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
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其家于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叛愬反側 於是唐鄆軍氣
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
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己丑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六 三

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
口柵時部嚴至唐鄆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以討蔡嚴為 夏四
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崆峒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
以蔡人董昌齡為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
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
青陵絕鄆城歸路青陵在鄆城西南 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
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
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己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
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泗曲元濟悉
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將媽雅田智榮

下冶爐城為姓也九域志曰蔡州治城隍廟之地丙申十

將開士容下白狗汶港二柵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城隍廟界

破西平西平春秋和國漢為西平縣屬汝南郡丙午遊弄兵馬使

王義破楚城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

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

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

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出

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

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退

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改為方城縣屬唐州九域志在州

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喜城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

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

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柵

輿柵在常陵寨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于張柴村張柴村在

張柴村東 愬召相虞候史用誠用誠在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

林中又使人搖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

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

祐婦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

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

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詰軍日有牒稱

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此行當請軍愬恐誘先達

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兩人相知

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請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于

天子乃愬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

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

馬使散兵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

達曙有精銳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身隊三千人牙隊

從之隊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爲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六 五

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

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崔彥遠自江淮得供

軍錢百八十五萬緡 諫議大夫京兆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

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誕上聞之丁未罷殺侍讀尋出為慶州

刺史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東

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軍重質所制

不得出 謝小娥者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歲餘

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小娥亦在舟中夜半父與夫俱為盜所殺

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舟所救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

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同居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

草又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誓此語廣求智

者辯之有客謂曰車字去上下二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
草下有門門內有東是蘭字故曰門東草是殺汝父者申蘭也禾
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夫上更加一畫天下更加一日是春字
是殺汝夫者申春也小娥聞之即為男子服尋訪于江湖聞至潯
陽郡乃得蘭春踪迹蘭與春從昆弟也小娥乃託備蘭家日以謹
信自效蘭浸倚之雖苞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
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一日蘭與春會飲羣賊畢至酣縱
沈醉小娥抽刀先斷蘭首呼鄰人共擒春得賊千餘其黨數十小
娥悉疏其入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小娥既復父夫之仇遂
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誓不更嫁剪髮披緇受戒于泗州
開元寺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 乙酉京師大雨市中水深三
尺壞坊民二千家 秋七月河北大水邢洛尤甚平地二丈 初

國子祭酒孔戮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淡菜 蚶魁陸也橫從
其理五味自充

殼如瓦權者謂之瓦龍蚶蛤小丁蚶蚶殼厚其理如瓦蚶殼薄
其文如貝出令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蚶文云百歲無所化又云老
伏龍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于海澗澗沙往來島嶼之地淡
菜狀如蠟而小黑殼有白髮如甘肉甘脆○蠟音彭去聲 水陸

遞夫勞費戮奏疏能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鎔宰相奏擬代詠
者數人上皆不用謂表度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
人與之度曰祭酒孔戮也庚戌以戮為嶺南節度使戮至頗免屬
州逋負十八萬給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僅
三萬又不時給與皆取部中白衣食戮乃倍其俸約不得為食繫
稍以法繩之南方之俗每掠人為奴婢私鬻之戮峻為之禁山是
閭里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餘百族才可用

之貧無養養之海舶至者絕無須索文廣由是大迨 諸軍討淮
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
逢吉等說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
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
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
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
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
韓宏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
郎馬總為宣慰副使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
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判官書記皆

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
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

通化門長安城東 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
稱于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
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順 為刑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
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 高承簡為嘉王傅蓋嘉王暹 承簡崇文
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

中外之勢以沮軍事 翰林學士居崇
中宰相居外朝 乃請改制書數字因言楚草
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允與淮西戰癸亥
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
將楚邱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 楚邱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
楚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

七十度雖辭招討名是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彗尾如二百斛船長丈餘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驚地有大彗如壞屋者在 陳蔡間 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比部員外郎張道 唐比部郎中劉宗 司百餘條料公麻賦調賦待上之寵招權受賂于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為之宿小人豈得窺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八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于此為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唐時諸將曰今日往亡 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為遂平縣 九月以基誅後第二十七日為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方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定計入蔡不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也 考吳曰唐元宗傳李祐曰元宗功多時曲按李光顯傳曰曲董重質蔡州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曲曲子弟歸求寒夫然則元及西境拒守守州城者皆肅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

李愬記鄭澥之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嗣也 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 上竟用張愬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臣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請去之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 九城 沱口鎮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 五溝在沱 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厥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彤領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 存疑前裴度到軍已奏 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祐曰一烽六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九

五人為烽子通知更刻視動 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驕酌 兩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則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 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 蔡州至是二十七年 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而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置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

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疑笑曰俘囚為盜耳噫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洞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于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洞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考異曰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元濟告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光顏率兵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李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先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裴度州外十日使李祐告歸期于裴度裴度九日即赴平蔡錄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十一

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糴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遣軍攻城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憚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于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入之樂甲申詔韓宏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史記曰裴度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而蔡之將士降者有降于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于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敵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又俱使官軍赦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之終身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十一

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遺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立

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潞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年

年於其帳中得朝賢所與問訊書少誠東以示眾曰此皆公卿屬

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

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于夷狄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

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

爵涼國公加韓宏兼侍中李光顏烏重允等各遷官有差 舊制

御史一人知驛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驛至二十五年以監

御史一人知驛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

一人知館驛 王辰詔以官者為館驛使官特恩暴戾遇四方使

多倨至有掉辱者左補闕裴濟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

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六 十一

上不聽 甲午恩王述薨述代 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

武將軍知軍事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

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 裴度以馬總為彰義

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當作唐隨 裴度以馬總為彰義

爾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盡誅吳元濟蓋將度

至鄆城測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

度使總以蔡人獷戾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乃一變

初吐突承理方貴龍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

承理互相敬懼故未嘗相失承理歸吐突承理六年出為引鄴為

相鄴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下曰吾罕使勢逼順安

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

門皆辭不見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元

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故赦之

戊元租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免元和十二年以前通負

賜高年米帛羊酒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

公度屢諫之考異曰師道又有郭昉名按昉乃牙將昉所使諫

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心為尚書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

之土地十二州鄂兒曹濮滑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

等出沐知萊州萊州古萊子之國後 魏道光州隋改萊州 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

凡軍中勦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六 十二

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舉因其懼而說之使納

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並獻沂密海

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

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

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

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于外朝文

諸衛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 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 渠水自城東南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

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

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軍城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李鄴固

辭相位戊戌以鄴為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初渤海僭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
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
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為橫海節度使 與河朔三
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
自置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詔以蘊為禮部
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宏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
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宏正上表相繼上重
違宏正意乃遣尙書右丞崔從往恆州宣諭從過魏州宏正以路
由寇境欲以五百騎送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恆州于鞠
場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順逆情辭慷慨軍士感動承宗亦為之
泣下乃使牙將石汎奉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 夏四月甲寅朔
宏正遣使途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崔從自恆州還
遷山南西道節度使上欲相之監軍使揣知上意為用事者求金
於從從不肯答遂為所扼而止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天地
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者朱泚
希烈自立為帝趙翼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
卒于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
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
以登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十四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勢後世得無事乎 德州鎮安惠長河
陵六縣隸州鎮安惠長河鎮安惠長河五縣隸之 忠深為
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
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
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 德武神武羽林三軍舊制以
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唐軍有印見二百三十
宋貞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 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
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
其官爵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
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
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
二州 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人于胡廷 奈何無
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 李何無
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
加 三州謂諸 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召諸將議之皆
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
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欲委以兵此屬皆嗜利者朝廷以一
漿十餅誘之去矣不聽師道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
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
乃囚之遷李英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
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 決語決為一定之 欲白天
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
乃謝曰雖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
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十五

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賈直言言刃諫師道者二輿輓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藥
者以獻師道怒囚之置言河朔舊族也父道以藝術待詔代宗時
坐事賜鳩將飲之直言給父曰當謝四方神祇道方徧拜直言
擬取鳩自飲遂迷而踣明日赤從足潰出至夕而蘇代宗聞而憐
之減道死俱流嶺南直言憐其妻道氏年少與之訣曰我此去死
生不可休爾宜亟嫁無我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
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滯嶺南二十年而歸鬻帛宛然及湯沐髮
墮無餘故師道慕其義而聘為幕僚至是竟以直言被囚 五月
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李師道也以淮
西節度使馬總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潁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

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法

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為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為勃海

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棧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滄

河滄州在干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滄州何遜廢滄州入馬

州唐屬棧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黃都尉許商鑿此道海

以商河為名後人加水馬宋白曰會縣為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

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

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允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故烏重允自汝州復置汝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

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欽觀

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上方委表度以用兵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

事充淮南節度使 百三月焚賊人南斗因逆雷至是月大如五

升器色亦而怒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

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宏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音博 衛尉卿鹽鐵

轉運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

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

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昇

皆錢穀更伎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殆則殿庭班列相與

驚駭矣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

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謂討

唐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勉僅無潰亂今

將營兵悉向淄青謂曹所遣討蔡之將討蔡 聞鏞入相必盡驚憂

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慮煩劇不宜

為相至如鐔資性狡詐天下其知惟能上惑聖聽足見奸邪之極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

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眾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盜

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鏞自知不為

眾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

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縑帛付度

支令買鏞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縑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

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法

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韓亦內庫所出
臣以錢二千貫之堅完可入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鑄益
無所懼程昇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
乘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胡汶妄捕繫人迫以考擿實其息
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暹亦以
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
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釐穀上不悅退召朝汝實之曰
以汝故令吾輩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汝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
神仙詔天下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
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鍾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
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辛巳朔贈州奏吐蕃寇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〇 唐紀五十六 十九

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靈
州黃河外定遠城之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 新志台州唐與縣有天台
山宋新改唐與縣為天台
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起於秀
出山有入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 多靈草巨
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
知台州刺史 台州漢屬東海郡地自秦東都尉府所治唐開元
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台州
五年文台州因
天台山為名 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
使之臨民賦政者 賦布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
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
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
為河陽節度使重允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

撫之與俱歸賊遂定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
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
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
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
中世以來命諸將兵征討已出境務備餉仰給于度支惟
裴度川兵于東平李德裕用兵于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
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
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
自楊劉度河 楊劉鎮在鄆州東
北東河縣臨河津 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 陽穀
縣屬以
陽穀縣為名唐屬鄆州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則兵勢自盛
宋白日關穀縣木溪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 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
里作壘 此自楊劉直進不復
迂其路至陽穀也 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
寺塔有釋迦牟尼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〇 唐紀五十六 十九

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 戊辰以春
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事委武甯軍使李愬請之也 戊
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
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驛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
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
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葬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
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
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盛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為司
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
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
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已明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平縣今縣理即古魯國城東漢風俗傳云東魯者故陽武戶屬鄭後漢于任城縣西南七十里道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隱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元利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宏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州九域志在汴州丙戌師道所署流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流陽漢摩邱縣後魏曰流陽以其地在流水之東一百八十里吐蕃遣使者論矩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二十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吐蕃遣使者論矩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

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與縣地唐屬兗州實應元年改爲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則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愬遣諸將討于黃臺市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畱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燭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亦知陛下必不惑此以祈福祥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于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朝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于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也茢茢若可掃除不祥左傳魯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叔孫穆子曰成殯而殯則布幣今無故取朽穢之物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祓禳愈正引此事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二十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冥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土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其舉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擯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默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內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耶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郡西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乃以羊豕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二十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冥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土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其舉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擯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默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內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耶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郡西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乃以羊豕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樹刃獨音期以除蝨蛇惡物爲民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
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
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迹所淹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壤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雄長刺史雖弱亦安何爲
鱷魚低首下心仙仙現現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邪俗音心上發
現出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鯢鱓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五十六 三十一

其率醜類附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
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日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
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刺史則選才技
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
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鱷魚患 丙
中田宏正奏敗滑背兵於東阿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
在州西四百六十里殺萬餘人
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朔以不
鄭權代鎮橫海
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爽使其軍中留己表稱權亂
未敢離州及聞烏重允代權重允移鎮橫
海在上年十一月將吏懼遂宗爽宗
爽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 丙午田宏正奏敗平盧兵於陽
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終
唐紀五十六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七 起元和十四年二月盡穆宗長慶元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乙卯敕淄青行營諸軍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互嚴加禁絕 李聽

襲海州克東海胸山懷仁等縣 海州治胸山本漢胸縣後入加山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

邊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海州東魏廢州置義興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廣饒縣地按漢魏餘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今縣東北三十里故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郛成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郛城也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於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 李愬敗平虜兵於沂州拔丞縣丞縣後魏道南陵郡隋廢郡為南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縣舊縣春秋時郟國也昔雷錫陵郡理丞縣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郟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丞縣於置於郟州故城中唐又改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郟州城鞠陵為丞縣西北有丞水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郟州城壘脩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雷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

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習悟子從諫

門下別奏 門下別奏者使前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大典凡

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備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備

品已上備十一人別奏三人若別奏防禦使副使各備各備

三人別奏各備二人總管及子繁皆備各備二人別奏各備

減一所補備奏 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

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遣二

使齎帖投行營兵馬副使張遵令斬悟首獻之勅遣權領行營時

悟方據高邱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投還素

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恩惠逼請先往

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 軍中將都頭

受傳語 傳語謂師道遣使 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還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願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親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捲旗東甲還入郟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眾所惡者凡三十餘人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郟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營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取掠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鼙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

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懸城上柝
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進入城門者請侯寫簡白使

白使謂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

又有第三重城以爲首級使居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

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廳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

廁林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

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

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

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

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歡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

悟之自陽殺還兵趨邠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事成常舉烽

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于公

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己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

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

二州皆平安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

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抵其目中塵垢復勸哭宏正爲

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宏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

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

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

寬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耶曹漢爲一道淄青齊登

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

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

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

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怙他鎮恐悟不

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宏正察之宏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脩好

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

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扇據臂離坐以助其勢宏正聞之笑曰是

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爲哉密表以聞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

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時宏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

與悟相見於客亭悟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

登州見上年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

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

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乃詐爲悟帖

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謂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

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觀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 比還悟及昉存

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

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宏正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

變禁邸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宏正既入邸悉除苛

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鄙人久爲寇敵今雖

平人心不安不可不備宏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殺陵殺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有司督察甚嚴濶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宏正入關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瀘關蒲津吏卒案乃知蠹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築進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使而鄆曹屬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為王遂以嚴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六 憲宗元和十四年

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好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與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副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烏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山東兩處之得宜故也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異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縛之黨陰擠之考異曰舊傳曰裴度與宰相李逢吉合謀合勢擠度故出鎮遠吉時在東川遊時在河陽皆不為相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縛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術上疏言之縛自

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術上疏將報怨邪縛乃不敢言儒術元衡之從父弟也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止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進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賜炎定兩稅法不令民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憲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情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宏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六 憲宗元和十四年

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邨同謀遣刺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間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宏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宏獻馬三千絹五千萬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克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稍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皆長三尺五分削去一分七釐皆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警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當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

四人浴於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

奮合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

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

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首後壬辰遂方

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 直房直兵所舍之室也 徑前

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殺之以盛暑與

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

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眾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

宏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純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七左右軍中尉各

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

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

謂之賀禮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鏘同年進士故鏘引以為相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

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克密觀察使 韓宏累表請置京師八

月己酉以宏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宏靖同平章

事充宣武節度使宏靖宰相子 宏靖張延賞次子 少有令聞立朝簡默河

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 補註元和十一年宏靖鎮河東 宏靖承

平鏘聚斂之餘韓宏嚴猛之後 王鈞鎮河東韓宏鎮宣武 兩鎮喜其廉謹寬大

故上下安之 己未田宏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

使郝士美薨士美父純為李邕張九齡所知尤以醉學見推與顏

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代宗朝為中書舍人以處事不回為

元載所忌辭病歸東都自號伊川山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士美

少好學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顏蕭輩與相論

辯應對如流乃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一都之闕矣及長善與

人交然諾之際裕如也莅民臨戎有文武大略當時名稍益然

關史云士美為鄂州觀察使仁以德下也以其上政化之美載

於兩書一日辰與將出視事東帶已舉左手引帶未及解足忽有

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駭問以擊之鼠乃奔走有

毒毒自中出珠目錦身體如物如舌如向無鼠妖則必致勝

指黃足之患矣參寥子曰是如鼠鳴 反是堯上以庫部員外郎李

渤為弔祭使時皇甫鏘為相專務聚斂以悅上民多流亡渤上言

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聞鄉縣舊三千戶

文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述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

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

魚乞降詔誓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

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

蕃寇慶州 慶州勝州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慶州漢屬 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耶相扇變 青耶與竟海折衝本一

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

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

所在滅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

東市先是三分郵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

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

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

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郵人有遷徙之勞

特加優給宜令耶人處左沂人處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關門謂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一

四一

鄧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
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扉開赤霧高丈
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
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
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升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
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誓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
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
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吟吟如寇雠聚處得閒則
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升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九

憲宗

甲辰以田宏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宏正三表請留上不許
曰魏人樂卿之政鄰境畏卿之威為朕長城不可辭也宏正常恐
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
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
亂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
理川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
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
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鏘深恨之 冬十月壬戌容
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
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為蠻

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
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 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
黃氏者謂之黃洞蠻 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唐桂管節度使裴行立
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
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
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戣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殺所
部晏然嶺南節度使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對時日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救楊清以為瓊州刺史柳

州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少時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
為一時行輩所推仰其在永州也涉履巖壑崎嶇堙厄因自放山
澤閒傲離騷為文數十篇讀者咸為之愴惻雅善蕭詵詒誓言情
曰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得失又何足道居蠻夷中
久慣習炎毒昏眩重臆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
革慘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味殆非中國人讀
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
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復置意也又詒京兆尹許
孟容書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請求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

憲宗

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嗚呼先
緒以是但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可與罪人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奉奠願盼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歎惴惴恐
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昔所憫惜也先墓在城
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詭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徧滿卓犖庸句皆得上下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哉立身一敗萬事瓦
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是以常食不知辛鹹節澆洗沐盥漱動逾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一 十一

克靈武牙將史敬瑄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
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敬瑄行
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鹽州俱沒無何敬瑄自他道出
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敬瑄奮擊大破之斬獲不可勝計敬瑄形
甚短小若不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追奔馬拔鞍勒躍上然後徐
施鬚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勁姪及僮僕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
入敵境輒分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必各有
虜獲敬瑄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
蕃憚之良輔後為隴州刺史吐蕃尤畏忌焉每謂漢使曰唐國雖
云與吐蕃和好徒妄語耳不然何以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柳泌
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
使捕送京師皇甫鍾李道古保贖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
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濟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
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
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天地神祇必
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乃自去歲
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
必深潛廢聖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技驚眾
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
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
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
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濟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

鍾徵增孝德字中書侍同平章事崔彥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
 鍾謬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情孝德二字上怒時鍾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那爾節
 度使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惴惴羣具以
 中外人情上聞鍾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
 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
 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鍾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
 好直言上器之願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
 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癸亥擢兼謩左拾遺
 內供奉 以資序削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對監祭御史與行也 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
 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三 忠節傳

辟儒術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
 以為累 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赴 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帝令人
 訪求婺州隱士張志和不得乃圖像求之終不能致志和字子同
 年十六擢明經第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
 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浪跡江湖自稱烟波釣
 徒兄鶴齡恐其避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斲
 為具豹席樓橋木几螺杯志和每鳴榔擊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
 不在得魚胡廷問其名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男號漁童女
 號樵青志和每使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棹使樵青蘇蘭荔枝竹
 裏煎茶陸羽嘗問其孰為往來者志和曰大虛為室明月為燭與
 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上

謂真卿以舟楫請更之答曰倘惡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浙江
 湖之上往來蒼霄之間野夫之幸矣義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
 舐筆輒成管撰漁歌歌之以自樂著元稹子亦以自號人以其論
 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李德
 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也

理克 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六十年人族
 頑蔽不知禮義華乃下令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放辟如此乃躬
 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華
 出家財賄給之俾成名入仕克人乃知教化 義成節度使劉悟
 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四 忠節傳

寢疾承璀謀向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于司農卿郭釗
 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
 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殿 年四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志弒逆 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
 時其暴崩皆言內官陳宏志弒逆史氏謂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意
 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弒之不
 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
 和殿後延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嚴高祖之酷郭太后亦以
 此其崩然故事曖昧不能 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
 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
 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
 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 按新志左右神策軍左右神策軍左右神策軍
 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
 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 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
 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

天子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辭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子思政殿放戎之弟宗貞元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上嘗問放曰朕欲從事于學經與史何先對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豈六經比哉上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窮一經安得其要也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于學官光武令虎賁皆習孝經元宗親為註訓蓋人知學孝慈則氣感和樂也上曰善 丁未羈西宮朝西宮即西內大行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在廣臣于朝夕臨集羣臣于月華門內西內則大極門內之東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 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諭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鏞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鏞以其附吐突承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天通亦道古所薦也 癸丑以辭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 戊辰京師地震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于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官間雜舞受命以天下為憂不聞以位為樂今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

氣色使進忠若擅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湖南衡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聞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還邇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丹王逾巽逾代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蹟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幼嗜學及長工於書法初學王羲後徧閱近代名公墨蹟遂自成一家體勢勁媚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列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公權博貫經術通于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不屑治生為勸戚家碑板問遺歲至鉅萬多為主藏野海國龍安所稱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曰不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麟部員外郎元稹為江陵士曹元和五年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頌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頌歌詩百餘篇上問稹

安在對曰今為散郎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積為祠部

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閣下有詩

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

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儒衡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

人交終始不渝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

服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然終以守道不回疾惡太甚不得至大位 時上每言王仲舒之

文有古風宜為誥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見同列皆新進少年頗有

競心殊不樂曰吾豈可復治筆硯于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民間

利病吾請治之不自愧也宰相聞之乃以為江西觀察使江西權

酒利多他州十七八民犯釀禁歲抵死者不絕穀斛易酒僅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七

斗仲舒罷減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

舒焚其簿書脫其桎械一無所問水旱田賦不入仲舒減燕樂之

費及他冗用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

出境外 庚申葬神聖章武皇帝于景陵景陵在河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嶺山

廟號憲宗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

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

明臣何力之有 丁丑以司徒兼中書令韓宏為河中尹充河中

節度使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上性侈所

以奉養太后尤為華靡 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鄆州古須句國秦為濮郡漢為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

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

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鄆城縣

地後魏置濮州為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百

五月不雨至此月壬子始雨 甲寅上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極

歡而罷丙寅又與中官貴主密宴以落之妃嬪皆預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備直收

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宣州秦郡地漢為丹陽郡隋改為宣城郡唐為宣州京師東

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宣州吳郡都督府新安郡隋為宣州京

師東南二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梁昭明太子

以其水出無美改名黃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 八月

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

云魚藻宮中鎮翠鏡先皇幸處不台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鷓

頭漸滿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元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

西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

令狐楚衡州刺史 上雨過公除即事遊政聲色賜與無節知制

誥白居易獻續虞人箴以諷不聽 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六

觀競渡角觝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

元朔未改元朔未改謂未除年也春園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

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王

京左傳天子七月告遠夷之使未復其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

使而葬同軌畢至告遠夷之使未復其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

後庭事將未可止不聽戊申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婿

等于宣和殿己酉大雨三日己而大雪樹木無風而摧仆者十五

六 戊午加邠甯節度使李光顏武甯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丙寅以御史中丞崔羣為武甯節度使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

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

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立

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

且拜請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

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

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遺忠烈王之志王武俊封清河諸公何

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都將聽事都知兵令左

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

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

涇州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中書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是年改

涇州避 壬午羣臣入閣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

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

伏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山乃自正衙喚仗

庄開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程大昌

日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宣政之右有西上閣二閣在殿左右而入

閣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

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日閣也非真有閣也又曰西內太

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

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殿程大昌言西內

二閣門後殿較為明白而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

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羣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

夕與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

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則

天下幸甚時久無閣中論事者入閣諫官論事上始甚訝之謂宰

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

賀然實不能用也考與曰韓崔鄭傳日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

晚與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

狎隨杜牧鄆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漸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

展朝正殿揮同列進而書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眾

之治之亂懸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

望戎馬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者積無有願陛下消親政事天下

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飲補慰而謂之按是時未失山東

社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爲國事雖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

今從實 覃珣瑜之子也 上嘗觀雜伎樂于麟德殿歡甚賜謂給

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

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

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樂記撰補子文鄭注曰優或為

舞賦之時狀如鬪鬪不塊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

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

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

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

與不好時曹問節對良原定平 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鄧王府長

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宗子也

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言哀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

洎恐吐蕃聞之不得還唯阿而已老子曰唯之與既而吐蕃為党

項所引入寇因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

戶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宏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

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使李勣為魏博節度使田

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

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眾元和四

州之西涼縣李光顏發邠甯兵救涇州邠甯兵以神策受賞厚皆

愾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謂士即位常額衣資

不得而前可白刃者此何人邪洎洎不可止光顏素得士心親為

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

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罷守謙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

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

七鹽州亦皆退 時國用不足判度支張平叔奏徵天下久遠通

賦自貞元二年為始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欲收貞元二年以

後流民通租請以一州言之臣州所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

旱死者一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

責民二十六年前通懸臣為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能忍民窮無

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獨責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

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

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謹謹不受命

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

資治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承元元年十一月

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將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

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

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

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竟將李寂等十

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了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

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節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傳

軍傳曰承元移檄滑州之三軍謂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

臣官諭乃以承元為宣諭使初鎮卒離語不遜軍至宣諭以大夫

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宏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

千人赴滑州計置於時雖未能到鎮州 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

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

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三上

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危從求而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

英門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與

下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御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餘

人扈從時還宮 癸亥以渭州刺史涇原行營兵馬使郝玘為

慶州刺史玘在邊積三十年每獲虜必剝別而歸其屍番人畏之

有兒啼者呼玘名以怖之贊普以金鑄玘像其大小長短與玘身

相等下令國中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恐失名將故移之

內地 積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慶餘慶字居業砥名礪行

不失儒者之道歷仕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

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

鄙之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餽金

帛以媚天子至有數百萬緡者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人曰是家

資治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承元元年十一月

貧不可妄求取餘慶嗜古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之

類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多督其不識時宜附錄盧氏漢說云鄭餘

客忽一日召親朋數人會食朝寮以故相望重皆凌展語之至日

高餘慶方出開話移時諸人皆愕然餘慶呼左右曰好謂對家

蒸去毛莫妨折項諸人相顧有喜色以為必蒸鷄鴨之類遂起身

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人就食每人前下栗飯一椀蒸胡盧一

枚諸人大笑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望強進而罷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王獵於城南壬午

鞠於右神策軍遂獵於城西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眾拔

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

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

威又不能臨制欺侵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黎平人或復

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
陽具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
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
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
朝廷豈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
南一道未有甯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
苦必深賊所慮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
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反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
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甲申獵於苑北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諱恆 憲宗第三子 任位四年 改元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穆宗皇帝元和中十五年 穆宗皇帝元和中十五年

長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朝獻太清宮庚子朝享太廟辛丑
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 以河北諸道各奉
區請吏檢賦稅故
定之 丁初即位留意刑法每有大獄有司斷罪必令給事中
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尋罷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
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播織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上不聽俛遂
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
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 事見二百三十一
八卷元和五年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異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
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

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乘官為僧 考異曰齊道傳曰長慶元年
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歸朝旨穆宗遣中侍御史
拜總所舍人充太原幽州節度使總初至苑陽拜總具奏
總遂移家入朝被賞銀只慶元年正月己巳以總為太原幽州等
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為僧計總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
總已卒八月丁亥以總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
諸軍宣慰使遣前以京兆司錄官慰 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兩河軍推其材故有是命善傳誤也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刑部尚書充
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 回鶻保義可汗卒 辛卯上
擊鞠於麟德殿 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
張宏靖為節度使平薊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
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據知京兆尹盧士攻為觀察使宏靖先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穆宗皇帝元和中十五年

河東以寬備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
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濤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
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時朝廷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宏靖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
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宏靖為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
盧士攻為瀛莫觀察使總所分三道以薛平節平薊為檀子分裂
之中尤為上策而朝廷不能用竟致後患人皆惜之丁巳詔劉總
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
一百萬緡 戊子立皇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惲為沔王惲為婺
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協為瀟王愔為衛王惋為澶王皇子湛為

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潭王溶為安王暹為穎王 劉總奏懇乞為

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

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

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

與譚忠道去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玘音起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

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泉泉玘之兄為涪州刺史總之妻則不以節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已削髮為僧不知所在然

歸葬亦尋卒 是月太白晝見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

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

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諶度

之子蘇巢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時文昌將

赴鎮辟辭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

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完稹及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

州刺史宗閔劄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

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胸肥地梁漢豐縣西魏改曰水或勸徽

奏文昌紳屬書士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稱其長者德裕吉甫之子也以

宗閔對策時譏切其父恨之而積又與宗閔爭進取有隙故與相

同辭傾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別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紳徽元

之會孫起播之弟也初江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

百繫獄徽至郡察其枉悉縱之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

萬刺史以供宴飲饋餉徽曰此農耕之儲可用哉命代貧民租

入初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

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其操 丙戌開回鶻新

可汗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

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朝公主 時禁中造百尺樓用度

不足壬子鹽鐵使王播希寵奏置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

遺李班等上疏以為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權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

薨格上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

公主使以光祿卿李憲副之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

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憲懇之兄也晟諸子惟

憲懇最仁孝憲好儒術禮法修整雖生勳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

以吏能擢用所至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

無罪者數百人 初劉總既素分所屬為三道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

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

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

安危大體謂兩河既平天下曠然無復事矣克融等久驕旅京師

至假白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肯及除張宏靖幽州勅

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

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兵 一

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
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
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
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宏靖雷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雍用雍輩復裁
刻軍士緡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詭實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八 唐高宗 唐高宗 唐高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八 起元年七月盡二 年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至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
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
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
掠去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
鄭填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
靖請改心塞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
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洵奉以為副後洵
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眾從之眾
以監察御史節度判官張徹為長者不忍殺與宏靖同館處之會
有中使至徹謂宏靖曰軍中所怨者韋雍與張宗元輩耳公實無
負於此土之人非士眾所恨惡也今中使至此可因請見自辯幸
得脫去自歸於朝徹因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
曰張御史忠義士必為相公告我多人不如遷之別館即率眾遷
徹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反斬於東市近日李師道
反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
且行且罵眾其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其殺之徹至死罵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唐高宗 唐高宗 唐高宗

絕口眾皆曰義士遂收瘞之微性友愛弟復忠驚或病惡聞人聲徹禁家人不得高語樂餌皆空青雄黃諸怪奇物徹傾貨覓取手自脩治妻子為之飢餓 壬子翠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已貶張宏靖為天子賓客分司東都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宏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剛褊待己之廉見貪汚者疾之如仇讎又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不可盡開事例不可給宏正冠四上表誓不報宏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後

齊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二

沔之孫也崔沔開元初名臣 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馬兵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 故以激怒之也扶挑 向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殺宏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己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得河北之事幾定而幽薊壞于植魏鎮壞于俊君子恨之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

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 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 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甯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功謂平朱 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

齊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三

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聖室聖白壇也案記 其正耳亦有斬髮不居者則雜記云大夫居聖室論是士服斬髮而居聖室田布父為鎮人所殺 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賈餼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條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元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

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 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

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澹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

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

州涑水遂城滿城 涑水漢郡都督府地附開皇元年以范陽為

更置范陽縣于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

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為涑水周官職方其浸涑易蓋

因其地置五都十都後省併為月黎一都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

郡附舊有武遂縣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成武縣金

滿城縣屬保州 自定兩稅以來 定兩稅見二百二十錢日重物

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

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

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

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晉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

行之於中原今散之於四夷又有閭井送終之哈商賈貨舉之積

江湖歷履之耗昔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 新志云

天下鑄九十九州三十揚州宜鄂皆十益郡 天寶末

皆五洋州三定州一益天寶末又加多手開元矣 今纔十餘爐歲

入十五萬而已又大歷以前滯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

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

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

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

而錢日輕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纈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

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侍

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宜官薦叔良

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為杜叔良 裴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

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吐蕃國有大相副相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甯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

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為王智興逐

本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承天軍當在

即魏子關也宋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鎮以并州之樂平

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為鎮屬平定縣平定唐

之廣陽縣也案沈存中筆談魏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

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冷寨北出到馬關卻自石門子

分水鋪入解形梅回兩寨之關至代州自石門子到魏州與并州以

茂山分界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

路極崎嶇宋白曰承天軍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蔚州西南至蔚

太原東鄰土門路所衝也 州二百四十里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夏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

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奏敗成德兵

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

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安簡深相結

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

違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安簡

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惡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

驚山東 逆豎指王 姦臣指 裴度等 裴度等 陛下欲掃蕩幽鎮

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

東禁闕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闕患大小者臣與諸將

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

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
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
疏事皆要切所奉旨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遺姦臣
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關面
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
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
受囑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
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
悅以度大臣正議不得已癸未以宏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六 恩補

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為相積及下 方事張本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
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
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
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
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
允獨當幽鎮東南 橫海當鎮州之東 幽州之南 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
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允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大石山 在靈州 東南魯州六胡州之一 地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天子少保上柱國涼武公李愬薨愬行
已有常儉不違禮諸昆弟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惟愬六
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 十一月辛酉蒲節度使薛

平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棗州平遣大將李叔佐
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衝潰推廷峯為主行且
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
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死以奇兵掩取賊家屬輜重賊眾惶惑
反顧遂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由是遠近畏服平之威

略 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 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 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 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 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輕遠之謀可令給以尚 書已赴關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解而無備可 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 遂于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眾果陷于我圍信旗一麾步騎 雲合賊眾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城 令還家待以不死途緣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百各屯一處籍 刀齊發賊眾揚言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 于鄒平波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七 恩補

據實錄作馬廷峯舊傳作馬慎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
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節制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亂竹韓公
謀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
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
博野漢水郡蓋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唐屬
深州宋為永濟軍治所宋白曰東照四年於博野縣置博野軍
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
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 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 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為名北齊并望都入北平唐 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城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 亦漢古縣屬定州九城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 漢曲逆縣地後漢改置於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 平郡於北平縣唐屬中山國 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 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 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

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宏正而
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
克融為鳳龍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
餘人

王長慶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縣宋朝為永靜軍地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加

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
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

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四面攻圍已踰
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

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可率先遞相願望又朝廷賞罰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九

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問得罪既無懲勸以至
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

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
裴度將太原全軍兼北討舊賊西面壓境壓鎮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

虛得便即令合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謂賊之麾下將
有誅逆而效順

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
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衣糧兼恐擾敗軍陳故也

今既祗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請各遣都監一人詣道監軍
一時停罷如此則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

讎今領全師出界徑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

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川宏正專魏博一軍歸朝
其後伐恆平榮平郭朝廷給

厚兵驕將富亨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
若更遷延將何能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

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東橫海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則變
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

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效率不許即用度交關盡許
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己亥度支館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
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
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前

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
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為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

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
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員衛道將士
相六州也將士

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剖六州肌肉以
奉軍雖尚膏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欲心

不悅難開鼓勇之以嚴情喻火火本有熾烈之性故備
以吹之推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會有詔分
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

軍八千人還魏王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假
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

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魏憲終負

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眾遵河北故事眾悅擁憲誠還魏奉為酋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已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旌儀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其子唐諫曰大河之北號稱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自洗滌竭節事上吾恐踵不旋而禍且至涕下沾襟憲誠不聽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 甲寅青州奏海東二百里 王庭湊與朱克融共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而救之其度以河東軍其西李光顏以橫

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通其北是三而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除其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

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收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宏靖及盧士攻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樂壽鎮即置於深州樂壽縣以瀛州博野鎮邊使李寶為忻州刺史良弼襄所成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如

名為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考與日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除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丞 舊李德裕傳元初用兵夜發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奪實之李逢吉阻議深以用兵為非而章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嘗謂宗閱以私怨也排擠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頗類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案德裕元和中和中數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擠德裕 初李愬之遇害也其子源方八歲被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有識源者贖而歸其宗源以父死賊手悲憤忘生不仕不娶斷絕葷酒寄食於惠林佛寺寺本愬舊第也其殿正愬先寢源每過之必趨未嘗敢踐階級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假臥庭中至是年已八十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忠臣子且篤孝詔以為諫議大夫源辭以衰老不堪

唐紀五十八 十一 忠補續

唐紀五十八 十一 忠補續

趨拜竟不起附錄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德
子象修善歌聞於時及僊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
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名源與之游甚密從其交語竟日
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於蜀青城峽見源欲自荆州游峽澤欲取長
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
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而南見婦人歸而泣澤問之婦人泣
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問之澤曰婦人姓王
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矣公
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
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其沐浴易服
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止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
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命矣後十三年
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處見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而歌曰三生
石上舊精魂月冷風不語論情情入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
存呼問誰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願勿相近惟勤
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前身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
越山川等已過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以李德
裕妻拜誦誦大夫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志
不就竟死寺中 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十一

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
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東南道節度
副使權知留後 垂拱二年分烏魯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 仍
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
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
其兵柄故勸上雪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
事如故 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
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記得遂因之
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
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庭湊克融
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兵柄故也案此月甲子罷庭湊辛巳稹為
相蓋稹未為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
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

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
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 憲宗之崩也劉承偕有 陵轍節度使
劉悟數眾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汝謀縛悟送關
下以汝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汝關承偕欲殺之幕僚賈
直言入實悟曰公所為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
者 李師道為司空賈直言曾除師道也故師道其官言李師道悖逆
劉悟劉汝謀師道而師道今悟汝謀道所殺昭義軍中亦將
有效悟所為 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
免承偕囚之府舍偕每有過直言必爭故悟能以臣節 考異曰
軍劉承偕恃恩侵權嘗對眾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與
日有中使至承偕莫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為其困辱矣
軍眾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僮欲封承偕悟者之獲
免新到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十二

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實賈悟節制為兵退歷
承偕囚之新直直傳張問作張汝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
亂殺磁州刺史張汝汝又云汝既囚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怨
遂至大亂蓋軍士固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眾所為
耳今承偕名從實 以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愿為宣武節度使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
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 南牙常參武官十
軍也 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 由者得官之由
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
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
升朝籍 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
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記得遂因之
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
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庭湊克融
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兵柄故也案此月甲子罷庭湊辛巳稹為
相蓋稹未為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
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
請即用智與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他官事未報智與亦自

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與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
 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與不從乙已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
 之智與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眾
 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
 兵衛從羣至捕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捕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
 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丙午加朱克
 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
 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眾皆危之詔以愈至境更觀事勢
 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
 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
 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
 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李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
 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
 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
 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
 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
 使出恐其眾聞愈言而心動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
 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
 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
 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鳴

咽流涕上為之動容時議者以度久在外無左右之助且為姦邪
 所排擯雖勳德至隆恐不能略無感慨及秦河北事情辭和氣婉
 聞者無不聳動至有咨嗟出涕者先是上詔劉悟送到承借詣京
 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借在昭
 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
 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否
 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
 今事狀籍籍如此謂師古曰籍籍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
 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
 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借驕縱之罪令悟
 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悅首
 賚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五
 良久曰朕不惜承借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向未知之
 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借於遠州必得
 出謂悟必釋承借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借 李光顏所將兵
 聞雷雷滄景皆大呼西走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
 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軍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誤則前功盡棄乃懇辭兼請尋以疾作表祈還鎮物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 王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官如故 加劉悟檢
 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魏博幽燕招聚不逞
 章表多不遵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
 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御之不
 從詔發給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丁巳以左丞崔從為鄜

坊節度使廉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嚴禁犯法廉帥所不能制而從一切繩之以法禁軍為之傲迹先是党項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以貨遺帥守故羌敢入境為橫從一無所受撫諭之以禮法羣羌感畏不敢為盜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涼州丙辰刺史侯宏度棄城奔壽州 書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度既再相權倖者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上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未遇時黃因客揚州木蘭寺日午猶未得食每開寺中鐘聲隨僧齋食僧厭苦之飯後乃擊鐘播懸懸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懶憊閑黎飯後鐘後二紀來鑿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 李襄帥其眾矣後華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李襄帥其眾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襄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大 思補

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為武甯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許州 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實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管軍官物之吏也必經由其手 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國保兩係各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被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質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

坐鋪自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吏人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養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權務實非所宜寶參皇甫鑄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誣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法及處厚駭議案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王實三月十一日會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如其何月也今平叔又奏徵還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大 思補

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十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詔悉免之 癸未貶崔羣為秘書監分司東都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管入容管見上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營黃少度羅陽在西南時得之而元宗辭以歸之也 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平進和王宗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朋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女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偽為之令以便宜給賜種皆然之有李實者知其謀以告李逢吉欲傾裴度元稹而代其位且謂二人同居相位勢必相傾乃便實告度云方

為積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遂吉又使實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
 詔遂吉與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鞠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
 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是月隴山
 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青赤而猛鷲見替人則躍而食之遇漢
 人則盃 三司按于方刺裝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
 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 乙丑大風落太廟鸚鵡尾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
 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
 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官使長春官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
 之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廢斥十年信道不篤乃喪所守
 附官官得宰相居位才三月而終身之名敗焉晚節彌沮喪加廉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十九
 節不飭云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秦党項都督托跋葛誠請
 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 初張宏靖為
 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不恤軍
 政賞勞既薄於宏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寶瑗典
 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
 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
 妻推都押牙李介為兩後 丙申宋王結葬 戊戌宣武監軍奏
 軍亂庚子李介自奏已權知留後 甲書舍人白居易累上疏言
 事多不見用乃求外任壬寅出為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
 洩其水溉田千頃杭近海水泉鹹苦飲者多病及李泌為刺史引
 湖水作六井民無水疾至是居易復脩治泌井民賴以汲生齒於

是日鑿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為宜如河北故
 事授李介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
 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
 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穎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
 三州皆宣武 上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
 請以將軍徵介入朝以戮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宏之弟素寬
 厚得眾心脫介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
 王智興許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州漢為隨縣江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 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成
 節度使徵李介為右金吾將軍介不奉詔遣使徵官私財物於宋
 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介遣兵二千攻之陷南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十九
 二百八十五里隋廢州西 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係北
 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
 介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 兗海節度使曹華聞介作亂不俟詔即
 發兵討之介又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
 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是月陳許蔡
 三州大水好時縣山水泛溢漂失居人三百家 八月辛酉大理
 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於千塔千塔當在武
 甫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眾遁去
 壬申韓充收宣武軍於郭橋九城志汴州郭橋符縣有郭橋鎮 斬首千餘級進軍萬
 勝九城志汴州中 初李介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
 及介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

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奔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奔殺之詐為奔賊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齊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爾此獎以遺書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始帝遣人問充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也然臣願習其人總主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而汴下帝喜曰充之料敵何神也發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石金吉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充雖將家然性節儉素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八 唐 李德裕

事豪侈居處服玩如儒生臨機決策動無後悔世推名將 癸未詔遷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稟其家三歲 是月浙東大水漂溺居民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賈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使帛有告者乃收斂而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劫取國清而出之囚欲大刑易直登壇謂將吏曰能擒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錢眾喜倒戈擊亂黨國清等 癸卯以御史中丞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鏐餘貨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財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朝廷之討李亦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

亦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 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亦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冬十月上自復道幸咸陽止善因寺施僧錢百萬咸陽令緝百匹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復道幸華清宮遂敗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紉堯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款然墜馬如為物所擊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一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 程大昌謂紫宸殿今之交牀制本自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又各繩牀矣余案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為足是前代舊制牀不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亦施繩木而平其上橫木列數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後為圓穿貫之以綴之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唐 李德裕

扶杖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為之入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以關背其下四足著地 悉去左右衛官劄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考異曰劉昫牛羊日歷曰為皇太子時牛僧孺獨異與國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于朝曰景王守節立又令其進於街衢門牆上施椅于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兒孫如此此出於明黨之言不 上疾浸瘳 是歲初行宣明歷 歷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無無節氣之數至於發微啟閉之條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積結必更歷紀乃知日官改撰歷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數日數月節皆因大衍舊術 以左僕射韓皋為東都留守行至戲源驛暴卒皋字仲開夙負名而器質厚重有大臣之度生而知音嘗聽彈碁康廣陵散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

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而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篡竊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明帝顧託而有篡奪之心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心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咸敗散於廣陵故曰廣陵散止息者言四人所敗散之地即晉後日止息之地及永嘉之亂晉果遷於江東而不能踰揚州一步是止息於廣陵也其哀憤蹙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因避魏晉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 唐紀五十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九 起長慶三年盡文宗太和二年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鎗銀器各有差三月壬戌以戶部侍郎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韓宏入朝以宣武營事人多流言其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俄而公武卒宏繼薨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止憐之盡取宏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之有專者多納宏貨獨於牛僧孺官側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敬僧孺欲相之及見是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故遂相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考吳曰舊唐書傳曰初李逢吉自廣月元稹發度俱能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遂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權與德裕禁中相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尋是交怨愈深夏四月甲午安

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前諸郡之安南玉山道玉山

復置陸州東李丙申賜宜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

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宜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

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項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

府有南北院南院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多因唐之舊賜

州界三百甲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

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茶請司工匠兵卒各籍及三班
以下差補假散勳勳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使授恩命上元張燈
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數
坊伶人盡給衣帶帶飾朝服朝服容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
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
宗所賜則宜徵院官員數多矣
巧誦傾詔善揣人意 興城縣屬梓州本漢 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
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其藥頗驗
遂有寵者為身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
以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 時中
加諸衛將軍 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
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
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
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一 恩補

他事請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注以西為立居室贈
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
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路遺人莫能窺其迹
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
矣為鄭注與李訓誅王守 及甘肅之禍張本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贖
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已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
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 唐襄州之
南陽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為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鄧州
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九域志在州北二十
里有二吏一犯賊一無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
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無文者 考異曰柳氏敘訓曰公為
世為國困人繫其蹄尾被戮致斃命斬於鄧城實吏請曰兩人從
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觀合畜馬之性必殺之有齊衰

哭且狀曰三十三世十二子武昌為津吏所遇不得出公覽狀
召軍候備之破其十二板皆寶以稻米時歲餘郡境尤甚人以爲
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罷死之士乃在郭
岳時事敘訓符符符符也祭齊衰者乃是閉棺非美事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實為節度使 六月
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
欲燒佛骨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 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黃
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 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
入橫州鬱水右江出鬱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為一水流
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屬州 丙寅邕州
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煥奔石南 嶺南 南詔
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再敢善用其眾始慕中國不與父
連名 南詔父子進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開炎開
連名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開皮邏開生開邏風開
邏風生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
開邏生開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風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一 恩補

節度使曹華焚華雖出自戎行而勤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
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 八月
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丙申上自復道幸興慶官至通化門樓
蘇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興慶自大明宮夾東羅城復道由
通化安興門夾春明門通興慶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
不知也按通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 投絹二百匹施山
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
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時李逢吉既傾度位又惡之不已必
欲逐之於外乃與石補闕張又新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
薦之子也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
同平章事 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 考異曰
裴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某因鄭注與守澄將結上于東
宮且言逢吉實立陛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逢吉皆逢吉藩

際時又新為右補闕之為度支員外郎對承之為達吉傳亦
 言達吉令仲言略注求結于守澄仲言辯論多端守澄見之甚悅
 自是達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
 洛中時達吉為留守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于守澄然則達
 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達吉結守澄要
 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吏乃李德裕之黨惡達吉欲重其罪
 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讓因注以交守澄耳又
 裴又新李績之為達吉蕭僚乃在達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
 今不
 取 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
 滅否 據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 達吉患
 之而上待選紳方厚不能遠也會紳史中丞缺達吉薦紳清直宜
 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 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
 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對對則是待
 制之外又別有對也然正為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為對對者
 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引對對者其曰次對對官者即
 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後對對者則次對對不為待制矣今人
 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
 亦自不辭開成中較今後選入閣日次對對官未要監班出於東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四

階於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產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
 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當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
 為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為次對官也余按唐中世以
 後宰相對延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
 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
 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收
 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 不疑而可之達吉又欲出紳於外以故
 事京尹新除必詣臺參乃加京兆尹韓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
 激二人使爭及制出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
 不遜達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
 觀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
 節度使 為杜元穎以刻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 韓愈李紳
 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嗔王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
 部侍郎 考異曰德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幸自以望輕願忌
 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紳黨擬進修之士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五

聖德為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選其私志時幸病之因以人情上論
 諫官歷歷從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謂侍
 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當敬宗實錄 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甲辰長慶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 是歲元正方節
 東內正牙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
 之藥有處士張皋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
 作景以古之聖賢務自願養不以外物機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
 山是和平自蔡福慶斯集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藥以攻疾無
 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有所偏助
 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五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五

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
 敢進言臣生長蓬艾庶庶與遊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粗知忠義
 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
 欽州殺將吏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
 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
 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
 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
 唐虞之理乎取制誓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聞有是議密上牋
 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
 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 年三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
 重太子即位於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五

事見二百四十一 幸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
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尙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神策
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
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
服色及錦絲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初穆宗既甯李
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
華陽川 華陽川在魏州華陽山南 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諫達於
紳紳以書請之且以語於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
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問計於右補闕張又新度支員外
郎李續之咸曰搢紳皆惜毛羽孰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
死力者而用之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六

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
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惡龍必替逢
吉乃用劉栖楚及程普範等爲拾遺以伺紳隙又使又新虞及從
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錫紳之短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
大夫有羣居論議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上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
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 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爲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 謂逢
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問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
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
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
紳輩皆欲立深王 深王憲後改名崇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 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

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在內省時獲不利於陛下
請加貶簡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
端州隋置取界內屬漢爲名揚帝初置信安郡 武德又爲端州天寶改高安縣乾元復爲州 逢吉仍帥百官表
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納良久又
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 端州謂 駭
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
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 唐元
年制鎮州之七陽壽州之玉山建德二州各三城置信州至京師
東南三千八百里元二十六年開福二州山州置行州至京
師六千一百 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
封還赦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
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七

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
上疏言紳爲逢吉之黨所譏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
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濟 考異曰
日微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將不測處厚
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免死 端州司馬今從費錄處厚上
端州後 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
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
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辛卯敕沒掖庭宮人及先配內闈
宮人並宥放出任其所適 己亥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 乙巳
尊上母王妃爲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樂毬奏樂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西川節度使杜
元穎欲中帝意以固寵乃巧索珍異以獻又進毬畫打毬衣五百

事 三月壬子救天下詔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

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

湊不與聞元翼斃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宴戊辰日絕高尙未

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

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生朝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金吾

左右仗在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

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

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

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響聞閣外考異曰寶錄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意者

既能為近名之善則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

宗小吏果敢有聞達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效耳夫諫諍之

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八

思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

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

在暴怒而致激許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細事者

當碎首從此遂不覺意疏卒有克明之難實栖楚兆之況諫諍皆

棄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實前道而後後詐殊可歎 李逢吉宜

駁按李諫爽此論非惡栖楚而強辨之邪今所不取 李逢吉宜

曰劉栖楚休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劄言取進止豈言此例之

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疑謂有旨為進止

如玉堂直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栖楚捧

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

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

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

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

備行幸乙亥又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

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 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 天白經天 夏四月甲

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

試大理評事陸滂布衣李處劄堅為拾遺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

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 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為十二人新志

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

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穴

人皆居要劇凡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而

附麗之者又有八人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卜者

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 元明謂韶曰我實為

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官中大事可

圖也詔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

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瑯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

有之人家園圃或種其根所以染紫也

爾雅謂之菹廣雅謂之菹菹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

實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者詔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

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豐太和殿至清思殿 諸宦者見之驚駭急

入閉門走白上盜劫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

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

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

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瑩全將騎卒

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 存亮復以五百

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元明同食日果如

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瑩全與右軍兵馬使尚

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元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連夜始定餘黨

黃白三月採根除乾以下文清思隱數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竝杖之仍不改職任王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寶易直竝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整全爲鄜坊節度使 庚辰大風壞延喜殿風門 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警播外夷若置之殿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唐宗長慶四年

則忠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二裴度尙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耶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乙巳浙西水壞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廬舍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己酉睦州大雨山水泛溢漂城郭廬舍 乙丑鄆曹

漢梁雨水溢壞城郭廬舍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王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御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闕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宋嘗心動今日猶落於溫御史矣 襄均復鄂州漢水溢漂民廬舍 詔浙西造銀錢子粧具二十事進內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瘵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雖素號富饒然李衛薛華皆權酒於民以供羨財自元和詔書停榷酤又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所存惟留使錢五十萬緡奉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未免懸欠今所須脂盤粧具度用銀一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雖力管求深憂不速願詔宰相議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唐宗長慶四年

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敘怨則臣敢不遵承明詔不報未幾又詔進可幅盤縹緜綾千匹德裕又奏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縹緜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憲使至涼州見名鷹獵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鷓鴣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書之即見褒納又令皇甫誦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笛於益州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鷓鴣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尙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而不納也夫元鷲天馬狗豹縹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所未諭昔漢文衣弋緜之衣元帝罷輕織

之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近師一祖容納遠法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蒼生受賜多矣優詔答之停免所進 八月丁卯

朔安南奏黃洞蠻入寇 丁亥太白晝見 龍州刺史尉建銳上

言牛心山素稱神異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昔秋露驗記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城於牛心山龍遷改即葬於山

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瑣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一 思補

沈比 漢道明之六世孫也 道明淮陽王 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

為宣武節度使初汴軍驕甚故韓宏兄弟務以峻法繩之士偷於安未能革心也及楚蒞事解去酷烈以仁惠諭人人皆喜悅遂為善俗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

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

月戊午安南奏黃洞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於光陵 光陵在同州奉先 唐北十五里 號山 廟號穆宗 王

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胡張仲方起居即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耶即日除劉栖楚

諫議大夫景讓登之曾孫廷老存誠之子也廷老性謹正有父風時上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鎊三千片黃白金薄十萬餅

又用人多由權倖上手敕與官廷老與同僚舒元襄入閣奏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

邪恣行上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襄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變色曰何處修造元襄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所營構上無以難 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允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察使

王智興以上生曰 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計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貨由此累鉅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三 思補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江淮已南所在懸榜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髮落自

准而右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臣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僧皆是蘇常百姓新從泗州落髮而歸臣已勒還本貫若不及今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

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丁酉吏部侍郎韓愈卒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領表會卒嫂鄭鞠之愈

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能通六經百家學性宏通而不詭隨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論文賦詩

不聞寒暑其視權門豪士如僕隸焉噤然不顧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及朋友之孤

女僅十人嫂鄭妻為服基以報自晉魏以降為文者多拘對偶而
 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愈獨尊尚古學其所為文一
 洗六代之衰而自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
 閱深與孟柯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於他文造端置辭要皆
 不蹈襲前人然唯愈為之則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附錄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
 性介少諧合愈一見善定為忘形交年五
 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滿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
 郊日往坐水旁樂而賦詩曹事多廢令白府以假時代之分其牛
 俸郊不介意也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性狷直愈賢而重之
 常資愈喜博學及為駢偶之說論議好勝人愈為書以謝焉時又
 有劉叉者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折節讀書
 能為歌詩然負氣不能悅人常攜刀破衣鬚髮長天下士
 步趨之作冰柱雪車二詩樊宗師見而拜焉能而道道人短長其人
 苟厚義則又爾爾若親屬然後與金談論不能下因持金數斤
 去曰此舉墓中人得 是哉回鶴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之不若與劉君為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四

黃洞蠻黃昌瓏造其黨陳少奇等來降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諱湛穆宗長子也
 在位二年改元一

乙寶歷元年春正月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祀
 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鄂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
 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
 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竿下唐制比
 省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高樹建金雞竿置鼓宮
 城門之右囚徒至則擊之宜制訖乃釋其囚 忽有品官數十人
 元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
 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羣屬也 執挺亂擲發破
 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臺吏以席蔽之
 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而釋諸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
 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

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考異曰皇甫松教牛
 惡黨清源表謀太宰乃元和中青彩外郎耳穆宗世因承知驚不
 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滿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相
 未盡兼職而僧孺集賢史館兩司出領未盡兼職而僧孺同平
 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宰而加節攝太宰早孤母周
 氏治喪無檢第甲云云兄弟差繼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
 僧孺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
 不為也也妻者是不為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氏館
 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也幽壤沒而可作後夫必訴於元帝使
 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因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
 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齊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
 君甚矣此朋黨 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藥健候
 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 鄂州謂
 之夏口 此禮太過公綽曰奇
 章公甫離台席 補註僧孺封奇
 章郡公故稱之 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
 之 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諫官殿爭之上皆不納 上
 遊幸無常昵比舉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五

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
 服以諷服御垂異三曰龍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
 讒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宵衣
 箴曰先王聽政味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
 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妾后獨去簪珥形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
 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
 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驛耳繼輅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
 王亦能恭己覆裘既焚筒布則畏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遇天道
 斯為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
 鵝流涵舉白浮鍾 中見三十一卷漢成帝
 永始二年成帝詔鵝 魏叔修汝陵齊任宮事

七十二卷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是謂塞聰日楚
 王處白公子張驥諫王曰不殺雖不能用吾意其於耳對曰
 昭注曰瑣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身角可以為瑣也而不可以為瑣也
 微萌雖有譏慮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姦得
 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儆曰天子之孝
 敬遊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感亂臣猶獄非可遠數元服莫辨直
 帝時霍氏外孫任宜坐謀反誅宜子章亡在渭城界夜元 賜瑟始
 服入廟松廊而執我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賜瑟始
 什 卷漢武帝征和四年 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親獻餐斯可戒懼
 事見十七卷漢 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繁盛發於獄給事中李渤
 武帝建元三年 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
 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六 恩補
 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
 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偏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自
 餘諫官論奏甚眾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
 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貞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
 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
 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
 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
 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
 囉汨以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
 武大聖廣孝皇帝救天下時李紳貶官李逢吉惡紳不欲紳量移
 故救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書未量移者亦與

量移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李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
 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救文改
 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照鐵使王播進羨餘絹
 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己未詔王
 播造競渡船二十艘 刑楚歲時記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
 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為輕駛前建龍頭後雙龍尾船之兩旁刻
 為龍鱗而飾繪之謂之龍舟極標於中流眾船鼓吹競進以爭錦
 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沈 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
 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
 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
 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
 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七 恩補
 詔後司馬賈直言入實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 諫殺李
 鄆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 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
 四十一 卷憲宗元和十四年 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起
 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魯朝廷正速
 死耳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所後使從諫發喪軍中
 遂安 道士劉從政說上以長生久視之道請備訪天下異人藥
 獲靈藥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採藥以從政為
 光祿少卿賜號昇元先生 初陳留人武昭有方力裝度破淮蔡
 時獎用之累奏為石州刺史 石州 度度被黜昭以門吏亦罷
 任客京師途窮頗怨執政李逢吉李程為宰相水部郎中李仍
 叔程之族人也恐昭怨及於程乃謂昭曰程本欲與公官但為逢

吉所沮耳昭愆憤怒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吉必刺殺逢
吉逢吉聞之懼且恐度復用因欲暴揚其事以明度之失乃令安
再榮告之九月庚辰詔三司鞠之昭彙皆下獄而逢吉與程不相
悅欲并中程乃金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汝能言武昭與
李程同謀則生不然則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以自免彙不為也
獄成冬十月甲子殺武昭李仍叔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
茅彙流崖州逢吉待彙素厚嘗與彙誓曰足下當字我為自求僕
常字足下為利見文字往來辭頗狎昵而能確然不易其辭君子
多之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
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
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
幽王昏暴遂有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九

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
大戎攻幽王王舉烽火兵兵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下秦始皇葬
驪山國亡元宗官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
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
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刑部侍郎劉栖楚為
京兆尹栖楚性果敢能摧抑豪右長安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
冠有罪則逃入軍中無敢捕者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
皆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論曰癡男子不
記頭上尹邪其為人所畏憚如此 丙申立皇子普為晉王 朝
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
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
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其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與

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
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
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
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
主張設使謀拋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
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投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實設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十九

兵刀昭義通屬州潞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
從諫以爲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
從後諫賂曲為奏諫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
節度使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眾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
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庭尚書以
下每月當牙牙也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
大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特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
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唐初太宗為尚書令羣臣不
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
右僕射尚書省長官其任為正宰相唐初太宗為尚書令羣臣不
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
參知機務同平章事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 禮數至重
僕人才忝位自宜別投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
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而逢吉右播謀出絳甲子以

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繹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剛腸疾惡賢不肯太分以此屢為譏邪所出 庚辰遣使往河東振武靈夏等州市耕牛一萬頭分給畿內貧民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夜乘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與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燕大懼

兩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與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非衣裴字元其其才可用也 又長安城中有橫互六陌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陌 六陌橫互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陌程大昌曰字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對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為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元都觀東西相對惟與之所對宅據

乾闥者即龍首第 五坡之餘勢也 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 考異曰舊唐書裴度傳曰裴度初度進上章請入朝逢吉之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間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圖識而韋處厚必上前解折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口破驅逐此蓋民間元有 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誘此謂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識非照之也 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置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制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帖嗚耳語 任頌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為所山官項安世家說曰度笑而飲之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帖嗚耳語口動而聲不違聞 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咸處正特立風采動時嘗為鄭餘慶李夷簡賓佐皆待如師友 爾維成字處老初其父悅佐李抱真為節度使事未來中馬河朔禁遊客殺獨管禁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生為君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為志成之生也口下果有黑子其形神宛似處老父即以處老字之既冠樓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獨遊終南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泉晴明花晨月夕吟吟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裴度

意必樓怡需禁旨 是月發神策六軍穿池禁中 二月丁未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戊寅觀競渡於魚藻宮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 自長安歷華陰至洛沿道皆闕宮闕縣之神臺宮殿縣之舖宮闕池之芳桂宮闕之裴度 兩昌宮永南之崎嶇宮闕案宮闕安之連昌宮闕與泰宮是也 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 陛下儻欲行幸立命有司歲月閒徐加完葺然後可往 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跟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重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去去就候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清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裴度

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官關事在有司不假丁匠
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為貴妃
妃晉王誓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領
昭後重略都道以求承繼為文宗討李 同捷張本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
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
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
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耐有斬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
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釋氏講說類徒空有而俗講者
遊布施 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說俗
而已 亳州言有聖水飲之者疾愈轉相流傳南方之人競相
給取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
旬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十戶率領一人取水水價
每斗三千取水者益以他水沿路轉以市人水至豫令疾者斲瘡
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急之人多致餒斃臣於蒜山渡已
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恐成禍患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
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木道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
癸未衡王綽綽子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
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
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備
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
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丙午觀競渡於新
池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
兵馬使載審具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雷後九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壬子

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甲寅觀百戲於宣和殿三
日而罷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
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河東節度使李光顏
薨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故數立功勳 壬申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乙亥以
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
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
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
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
獵還官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
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
滅蘇佐明等執上於室內 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
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絳王悟
憲宗子 壬寅宣遺制絳王
見宰相白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
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唐末謂兩樞密以
衛兵迎江王涵入宮 唐室立者由宦官自此始 發左右神策飛龍
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
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
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春秋之法大義
滅親內惡必背以明順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
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壬子

平內雖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江王即位更名昂丙午上赴西宮成服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為寶歷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聞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朝也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唐文宗太和元年

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充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請司內諸司也衣糧 御馬坊毬場及近畿別貯錢穀所占畝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織彫鏤之物悉罷之謂先宣所宣索於民開者 諸道所進女樂各放遣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率漏下十一刻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謂注假朝放朝即漢廷休假之意也欲與公卿每相見故於視朝之日不輟放而觀放之於偶日 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滿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三子 在位十四年改元二太和九開成五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元元京畿今年夏稅之半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莫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與俱入見請遵朝旨 石軍中尉梁守謙請致仕以樞密使王守澄代之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貨錢於富室倍者倍於本錢稱者子本相俸也 以昭中尉勳勳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價帥鮮矣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允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唐文宗太和元年

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於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 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允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並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

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

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為一道之主故封其屬吏稱之為使主

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

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

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允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允薨重

允山自行伍及為大將赤心奉上能與士卒同甘苦所至立功未

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願依之身沒之日

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以祭其征淮西時蔡將有李端者降重允

其妻為賊束縛於樹鬻食至死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

心如此 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

穆宗長慶三年以晉慈二州為保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一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職太和二年春正月壬申地震 二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

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

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

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

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

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

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 一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

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或

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開獄吳

子餘祭不書其君者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

惟陛下將社稷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將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

天下大政禍稔蕭牆森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

闕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為先君不

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

寄閭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

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

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

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

其命而失之者是為不君侵其命而專之者是為不臣君不君臣

不臣此天下將傾也臣又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

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

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

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微謂春秋之微旨也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

自於諸侯此海內將亂也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

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察陰邪

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

終則可以度奉典諷克承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驕暴漢之亡

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

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晉書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臣言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

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重者有百姓也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陛下之赤子也陛下立令仁慈者肯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窮困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饑寒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

書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文宗太和二年

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而陛下無由知陛下有子育之心而百姓莫能信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先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聞治天下者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世南牙朝會者司官官列局於元武門內中軍中尉禮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

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父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開歲則彘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軍不主兵事止於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滅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賈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晉之官則

書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文宗太和二年

可以制豪猾之患無踰檢之慮矣臣聞晁錯為漢置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全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元音四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元志紹元音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植崔瑒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獨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默然柳愚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比今有司以贊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

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見於今矣况臣所對不及賈遠甚乞
回臣所授以旌賈直不報賈由是不得仕於朝令狐楚牛僧孺節
度山南皆表賈置幕府以師禮禮之而宦官深嫉賈竟誣以罪貶
柳州司戶參軍而卒賈對策後七年遂有甘露之變牧佑之孫植
勤之子式起之孫慎由融之元孫也 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
愷懷太子 初肅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
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
為一綱而輸稅於官自言
有姊流落商人趙續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辨與之
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真舅甲子以為太子洗馬為蕭洪詳覽
流死張本 峯
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
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南縣漢麓冷縣地
武陵漢陽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 是夏河溢壞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州城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
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侗獨以為廷
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合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庭湊
命鄴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棧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
索供饋庚寅以寰為夏綬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
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綬節度使傅良弼為
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緄順
宗子 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
韓約 冬十月洋王忻忻憲
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癸酉以右僕射同平章事竇易直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
使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舉拔

之同捷集寨於滄州西以 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
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
淮為之耗弊 壬辰給復棧州一年粟戰士創廢者終身 傅良
弼至陝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甲辰
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官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
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
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
為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
海唐為無棣縣屬滄州 癸亥有黑龍與日如龜 王申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處厚姿狀柔懦居家亦稱易至於廷諍
敷陳及馭轄胥吏端確剛毅然不可奪及在相位務在濟時不
為身計百寮諷事畏惕未嘗敢干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取錄
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三

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亦多擢在同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
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則趨中書省及宰相私第摩肩
雜沓及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清
流不雜朝政肅然開元中定天下州序自京都及諸都督府外
以近畿同華岐蒲為四輔鄜坊泔懷衛為六
雄宋毫滑許汝晉為六鎮相為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復
多凡商賈所資皆由望州也然徐鄆楚鄂彭蜀為緊州
不及十數又以汝鄆鄭汴魏洋蘇為
雄蓋升雄望者既多所以緊不及十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
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元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
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
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憲誠奏元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
歷七年
田承嗣分魏州之障 告急求援詔議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

諸軍以討志紹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起三年盡七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又使屯禹城禹城漢魏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

九城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

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滄州治青池縣九城志長蘆鎮屬清池甲辰昭義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四唐紀六十

秦元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實之洛州以太常卿李絳

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

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九城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甯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

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諸水縣府

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

十二里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勣之入朝丙寅憲誠使

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石雄既去武甯王智興悉殺

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

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為武宗復用石雄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南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百七十一里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九 至

思補

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
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
州耆疑同捷之詐白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
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將陵漢安德縣地分安德或言王廷
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於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
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
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循州古龍
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
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既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比
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奪權奏報誣罔擅入滄州
專殺大將補署逆校等語詔張耆傳曰德平諸將皆耆邀功爭
上表論列上不便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詔使萬洪代
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節既行諫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
其功比奏撰取文宗不覺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
則有之然諫將然之而論奏文宗不覺已而貶亦其實 李祐尋
也至於賜死則因馬亮奏其受同捷取博報故也 李祐尋
薨 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
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
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
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 李聽本帥義
成使兼魏博 分相
衛澶三州以憲誠子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
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晉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
使李程奏得王廷湊書請納景州 考異曰按景州本隸魏博蓋因
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
既平庭湊懼 又奏元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
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
北四十五里 憲誠竭

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武何進滔
知節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
聽聽不爲備大敗逃走 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
迫我當聽吾命軍中唯我聽命及監軍
者出之凡斬九十餘人軍中皆聽命將吏皆入弔詔拜
進滔後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大破之安能如是
命都將總事者論之曰書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
庭無使漏網幸獲九十三人白黑分善惡無誤會求賜戮其衆
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昭此恐涉益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晝夜兼行趣淺口 九城志魏州節
州縣有淺口鎮 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
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 李聽本
滑州 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
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
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 是年始以齊
州隸橫海 侑至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
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贖其半二年請悉罷度
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辛酉以旱免京畿九縣
今歲租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
其官爵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是徵爲兵部侍郎
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
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
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車處仁嘗著夾
襪巾 對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
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
三月因內宴賜率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
皂官帽爲頭巾平頭巾子相傳爲雅製元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
裴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 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尙
及宮樣巾迄於今服之 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尙

尚修宗女如此巾服聽其他費成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鉞皆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潯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蒙嵯巒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巒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犍戎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四 五
文宗太和三年

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爲忠武節度使智興自除徙陳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勣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蒙嵯巒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城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 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 考曰實錄及子城元穎方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開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南詔失利擊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 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 劍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巒嵯巒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劍修好而退

蠻圍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巒自爲軍殿及大渡水嵯巒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悽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巒遣使上表稱贊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荒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勣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巒 是歲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庚太和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子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稍消逐之 左僕射同平章事王播薨播少孤貧自刻苦以至成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浮沈不存土行措斂貨財附姦邪以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簿書堆案盈几他人所不堪者播反用此爲適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 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粟皆快然而退往辭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擄使牙節度使所居爲使宅 治事之所爲使牙 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絳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 遂推官翟天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五
文宗太和三年





王景延與賊力戰死鋒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妻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尙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亂之狀上始悟以造氣豪疾惡必能除亂而又憚於用兵惜其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歸俟臣行程至襄縣望賜臣密詔諸軍皆受臣約束比臣行及與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如其所請許以便立從事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尙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徵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陜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六 唐紀六十一

沙陀素驍勇沙陀在陝西之北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塞下舊有廢柵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雜虜謂吐回等溫造行至襄城襄城漢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城志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方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唱既合唱聲曰殺新軍

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口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南蠻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與曰寶歷二年度入相時嘗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書司徒裴度按制方還司徒實錄先 侯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田儼部郎中集賢院學士劉禹錫為蘇州刺史初太和二年禹錫自和州刺史徵拜主客郎中時禹錫猶銜前怨復作再遊元都觀詩且為之序曰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七 唐紀六十一

貞元二十一年為尙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爛若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矣得為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其詩有種道桃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又來之句執政見之滋不悅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至是度甫罷政即出刺荊州 辛未夜白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散流初午觀者不能數 上患宦者熾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尙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

同平章事為申鑄反 天原饑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

二萬匹 八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開石化

為勦人取食之 鄜州大水溺居民三百餘家 初裴度征淮西

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

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月舒州大

水溺居民六百餘家 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為宣歙觀察使傳

師明於吏治下不敢欺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

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蒞以廉靜聞

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穆宗朝為中書

舍人時翰林缺承旨穆宗命傳師為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四年

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才必不堪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

稱疾不出穆宗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之善開曉諄切終不可出

傳師治家不尚威嚴閨門自化人稱其風德 西川節度使郭釗

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

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繆邊樓

圖蜀地形其山川險要南與南詔相入者圖之左西與吐蕃相入

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日召老於軍旅習邊

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聞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訪以山川城邑

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

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

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

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多須力可臨制

肝之殺郭英又見一百二十四卷 張臚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

年 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二千人在成都

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

鎮蜀且言蜀兵肥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

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

增兵羸者蠻寇已遁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

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

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

也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百餘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勿謂蠻寇兩 若言可塞則是欺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四年

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九城志黎州前至大

黎州古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略

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人堂案堂謂政事堂 他日敗事不

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甚盛郭謂甲人

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二百

戶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

兵曰南燕係義係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擊擊奇鋒

流電雷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

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舊制分餉諸成

常以盛夏地苦瘴毒蓋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酒始

先夏而至饋者無恙蜀人田昱相安 是歲勃海直王仁秀卒子
新德早死孫彝立改元咸和 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
等道大水傷稼出官米賑給

大和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濟德節度名義昌軍 唐孝忠以程

刺史朱滔之亂定歸德日華以滑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
口華爲海軍節度節度使景元二年王承宗獻德棣二
州節度使節度使景元四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
人初元年節度使齊州明年以滑州隸德平節度使又明年罷德
海節度使更置齊德節度使平李同復德棣 庚申盧龍監軍李載義與敕使寒於球場後院副兵馬使楊

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

史張慶初 宋白曰幽州南平 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

史以來非國所有劉德璽獻其地 事見二百四十一 朝廷費錢八

十萬緡而無絲毫之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

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

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

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節度使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

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

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

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

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濟屏大臣

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

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

天子雖在上何爲哉國家之有方領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
俗儒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上與朱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

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考異曰按舊唐書去
月遷京兆尹乃璠也 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

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

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立召他相與議其事 飛龍使
守澄乃止是日旬休 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 遣中使馳

召宰相馬燧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

閱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朱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

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

豆盧著所傳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

禁中鞠之 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字 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
執侍從猶有親事官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

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嚴實由是獄稍緩正雅之子也

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違意於王璠結異日之知獄

成王寅上悉召師係以下及盛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 午際方
初刻非正 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

關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

獲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庶道之出不還元亮叩頭流涕曰

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

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復案詐覺乃勒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元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父之子蕭又見二百三十五卷宗貞元元稹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人申錫竟卒於貶所申錫清慎介潔不立黨與素疾居要位者賄賂成風故自為近臣凡四方通問悉皆謝絕一無所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之歎息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宗廟不修故皆謂俸並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削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宰相建白以皇太后與寶歷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官為稱今寶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南詔邊錄曰南詔以房州男女五百其所得工匠得僧道士巧四千餘人 六月戊寅以霖雨積旬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詔疏理諸司繫囚 甲午梓州元武江水漲二丈漂沒廬舍遣使賑給 秋八月戊寅以陝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夔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三

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家衝道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咎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何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獠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恥是草莽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之時草莽出軍兵攻維州不能取 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考異曰僧孺語曰今吐蕃論勳勳還到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題制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論勳勳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傳語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蓋誌亦無重物等名蓋舊傳誤也 實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 上平涼阪萬騎經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城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誠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嶺州陷三縣 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紫因羣臣上尊號曰太和

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
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況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
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二月蘇州地震生白毛 以天平軍節
度使令狐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楚久在并州諳其
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
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乘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
民胥悅 三月辛丑以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
使以邠甯節度使李聽為武甯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
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考異曰舊唐書云七年二月回鶻李義滿等將
馬到且殺可汗二月二十七日義已冊親
弟薩特勒廢胡 李聽之前鎮武甯也有蒼頭為牙將 考新舊書
三日今從舊傳 未嘗鎮武甯切意此蒼頭蓋從也
兄恩素鎮武甯遂得為牙將也 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
將士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殺其親吏鬻食之聽懼以疾固辭
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為武甯節度使 夏四月兵部尚書
柳公綽卒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之書天資
仁孝丁母隤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詳三十年謹甚雖姻
戚不知非辭所生也婢左右僕妾至有以小字呼之者公綽御下
嚴吏民莫不恐悚然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厲色待家人恂恂如
小子弟嘗為渭南尉值歲歉每飯不過一甌歲豐乃復或問之答
曰百姓皆飢我何忍獨飽又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怒加於人子
孫其昌乎公綽與張正甫善公綽子仲郢遇正甫於路去蓋下馬
而拜正甫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
公綽作色不應徐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六年

馬衝公綽耶此人不足與語正甫乃拜謝失言 考異曰公綽所
時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開運李勣道漸近王命扶持老親歸
洛與其弟齊古自身肩輿晨昏奔迫兩府皆成府齊古好博戲
古幣藏中物既盡并妻柳氏妝奩亦悉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而
還古不以介意到出行必封管鑰與家人曰爾一十九郎慎勿
使別為情息為惡人所陷誤也 有堂弟浪迹江湖好飲賭業投計
昌軍為健兒亦古召之使歸自與洗沐同備而寢因致書所知牙
補官職謝族 五月壬辰李德裕奏修邛崃關及移檣州理臺登
以此重之 邛崃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崃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
城曰邛崃關在邛州北九十里邛州先治越嶲縣宋白曰越嶲漢
邛都地蓋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 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
下不能自存者二月蠶 秋七月原王達薨 考異曰
舊崔羣卒羣沖識精裁為時賢相初為禮部侍郎典選甄拔才行
一無所私雖舉主陸贄之子亦不得與試咸稱公當他日羣妻李
氏從容謂羣曰子弟今已長成盍為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
十所矣蓋指所取進士三十而言也李氏曰公為陸相門人幸知
貢舉而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三十人為莊田則陸
氏一莊荒矣羣慙恨不食者累日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
子初上以晉王晉敬宗長子性謙愿欲以為嗣會薨上痛惜之故
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
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
謀以快勝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
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
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也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六年

同列曰主上實聖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

清政平姦允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

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閭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

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

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

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

漸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諶薨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

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

黃油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十六 德裕還自西

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

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 兵部掌戎政尚

書其長也故棕 隱帝時

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

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嫌 不悅

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 知舉知 宗閔默然有聞曰更思其次棕

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

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我驟驚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 李宗閔

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 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

下曰此大門官 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 小子何足

以當之寄謝重香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

汝士之從弟也 楊汝士見二百四十

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考異曰補國

史曰文宗朝 劉從諫朝觀其厚自謂初無此倫頗於臣節文武百

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諷其意水不可穿

門節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過於私第投誠懇懇至於再三相公

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鎮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

射服領戎務生邀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諸國位

劇而官益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若請邊陲

一鎮大履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勳業朝廷豈不以表戴之重命賞

封功區區謀求一何容易其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著臣今求

安在深為解體從諫懇懇然嘆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略臣

句日開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遂辭歸鎮幸相饋於都亭李相公謂

日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後嗣從諫以笏扣黃

酒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諫將校曰昨者入觀閣庭備觀朝儀唯

李公峻直貞明僕射可懼僕射之重臣也 故歸而益驕 諫歸從

按國言此年未嘗相其說妄也今從實錄 黃油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十七

張 壬子詔以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及同華陝

虢等州各賑粟十萬石河南河中絳州各賑七萬石 徐州承

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瑒不能制 考異曰杜牧上崔相

謂名不能制軍事舉動汗流拜於 堂下北豎文士筆快耳末必然也 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

崔瑒為武甯節度使瑒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瑒珙之弟也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

進奏官徐迪 徐迪盧龍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

改僕射為巡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

宰相不以為意 謂此時志誠遣徐迪來求 丙戌以兵部尚

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

三分之一為朋黨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

私者則朋黨破矣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

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幹等善交結依附權要

上干執政下機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

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李吉甫諡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

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

丹使尹士恭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吉

幽州故皆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雨藩使者同時至

為所留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

批答賜之自唐以來凡讓官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苑綺苑

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唐以附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文宗太和七年 唐紀六十一 九

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唐置伊州於興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

閱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

而何給舍謂給事中宗閱失色丁巳以蕭幹為鄭州刺史鄭州至京

里中書舍人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

毗伽彰信可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

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

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

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

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能防衛兵但使二

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

夫初李宗閱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

般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閱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

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切欲聞之後旬日宣出

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擬宗閱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

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閱愀然

而止 甲戌地震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閱同平章

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

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己酉以早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 宣武

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徒劉從諫於宣武因

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

宣武節度使程程為人稱給多智然節使無幾檢在華密而

在前朝朝廷初也程初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高飛之副長者

視日影為候程性曠日過入轉乃至時號八學士 閏月乙卯

資治通鑑補文宗太和七年 唐紀六十一 九

以早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詔下數日澍雨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

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德裕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事見二百九卷 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

肉虧傷人倫惡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

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

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

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

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

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

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

僕射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舍垢下詔諭之因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

實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鵠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為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

上策莫如先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

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纔足自護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

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

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城耳土地

實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七年

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足自治也哉然法令制度

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

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自治是助

虜為虜環境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取

哉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

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又不可

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

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

朝駕募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成皋耳故魏於河南亦

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

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為中策最下策為假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少敵

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矣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

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人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閉息食盡

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勝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

盡且下郡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假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

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述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

實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七年

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

右領軍衛府左右領軍曰左右衛府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

左右儀衛府仍不改頭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

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

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儀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

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

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左右武衛左右儀衛曰左右豹衛

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衛

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鈞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

三品將軍各一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

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諸將武臣外開折衝

果殺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

兵居內其居內也當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

之散舍者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

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也及

其房外也緣部之兵被機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

暇與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忠儒蔡章曰天下文勝矣請惟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捕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滿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路萬里事伍熾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謂成安縣山而天下揪然根萌熾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鏗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至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五

唐紀六十

慷慨感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慙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泥謂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山卿市公夫郡得都郡謂制五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注云履所履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也夫不幸而壽則覓制生人略而天下也 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異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息生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虛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

東盟津滑越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邊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堪不為橫堪者言橫其兩腋拱立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也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成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豎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薇戡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與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懸官則挾干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小裨謂裨將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教兵者常少糜食習常多此不養實料食之過其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五

唐紀六十

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書品謂書其官品也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箱溢矣子孫官矣焉可搜奇出死勤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却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京也刺却而去謂脫也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壇墀謂將之壇也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恩臣亦指官也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假月一則曰必為魚麗假月魚麗皆陳名假月陳中軍假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兩鉞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悅駭之開翔羊謂羊也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備疆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銜策所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

外而不拘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榮也擾也則忿氣不萌此

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

曰大歷貞元之闕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為際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凡賞功者終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言不觀聘不來几杖扶之朝者

越越接之以爵是謂越錄言不觀聘不來几杖扶之朝者

以安其心逆息虜允皇子嬪之河北將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

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封殆

盡而賦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文宗太和七年

吳獨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其餘混源軒轅欲

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

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謂秦之郊

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然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

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

元之閒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

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

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

再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

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癡暴異人人不

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出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

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

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前州甯行軍司馬鄭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

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綱

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

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

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鳥子使成羽翼

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文宗太和七年

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宏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抽出杖殺之中

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

戴之功元和末穆宗立尊元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

之注至蟻屈鼠伏易大傳曰尺蠖倭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

誦聽忘倦宏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宏楚

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為元素為注因解軍

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腰李

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考

日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邠州邠州以與注相惡之

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海其為人不可

為之禮注殺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及

從亮遂城守澄置置為軍資時守澄到從亮本欲誅注忌其權勢

田薛為節度副使繼至潞州沙句之閒會上疾太和七年十一月

葬繼之赴闕備遺其時聖體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會省

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欽廉注內通教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盡伏夜動于化權人不取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胎非不容誅理合顯戮其節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應守澄黨援遂廢不行注謂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以記曰八年春奉上對宰相款天

節度副使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羣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書於是王守澄薦昭義節度副使鄭

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召對浴堂門賜資甚渥是夜夢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五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一 起太和八年盡開成二年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以裴度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 夏四月丙戌詔答罪毋鞭背 六月丙戌

莒王紆薨紆順宗子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未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

耶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日新書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太和權克記持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中錫歸終校中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 鄭王經薨經亦順宗子 甲午以旱命諸司疏決繫

囚附錄傳有云元和中有陳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信宿必死其地如響一歲忽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鳳大怒三我之鄉乃雷鄉也受人奠醑而無益于民焉用為遂乘炬焚之其俗不得以魚鱉肉和食食之必獲死鱉乃和二物而祭焉少頃果生雲風起迅雷急雨灑之鱉乃持刀上揮鱉雷神左股雷神墮地狀如熊貓毛角肉黃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疏血汪然雲雨盡滅時觀者如堵雷風又持刀欲斷其頭眾共執之曰雷是天上神物爾為下界庸人果若此之必一鄉受禍遂共執之欲使不得動手遂巡行有雲雨神與雷俱飛去亦成于是其斥雷以不得還舍恐離里同被震也也雷終不能為害三日後乃返他家後有旱邑人即陳金與鳳鳳前謂二物食之持刀如前必雷雨滂沱而不能害如此二十餘年俗遂為雨師至大和中又早刺史林緒又召鳳鳳使為之雷以對曰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雷靈鬼神神之若無願殺一身請將萬姓即上元焉能使雷鬼

其刀于緒緒厚賜而謝之 秋七月震定陵廢宮地裂一百三十丈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四十三 過赦還東都會留守

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

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尙氣頗

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過日隆 考異曰

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

計勸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

以賂注又曰初注傳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

以賂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

曰鄭知有善和痛公無歡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

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宿請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

會鄭注實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殺之廣以古今義烈被述吏款

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鄭然相然諸情契璫璽及性微杜關訓

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

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一

口辯無前帝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

當世操權力者離離苛細無足與吾言吾聞鄭注為人好義而求奇

士且通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觀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議遂結

為死交及注赴關謂行京師為上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

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欽諫鄭注云前外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

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室門前鄭注入拜看暮上對宰臣

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醫食或欲實於使術或欲令為神

策物官注皆不顧此職守遂逃訊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又云去歲

春夏李仲言猶復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

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解州至便於宣徽對

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

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

非去年十一月微注於潞州又非 仲言既除服八月辛卯上欲以

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載替記 仲言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

仲言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 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

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

本安能悛改耶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

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

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

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

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休封還救書德裕

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救涯即召肅伏謂曰李公適留

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救 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 二人即行下

書肅而行 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問何必

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邪意二人悵悵而去 王守

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九月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辛

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推兵馬使史元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三

主西務 庚辰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

言為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休諫議大夫郭承嘏中

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乙巳

賁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西京師丙午

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

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

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達知

留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裘

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役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

命已行不互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拔非其黨則相擠上患之每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
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若
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
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
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
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感佞不能移夫如是則
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
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
資治通鑑補文卷三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五

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醜酸而蟻集故朝廷有朋黨則
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
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
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
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
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
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丙午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冀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
在 十二月己卯以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
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身賜之不受 癸未
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節度使
元忠為其三軍逐出不知所往

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其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
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
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
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是歲滁州蔡清流等
三縣自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萬三千八百戶

乙未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
追贈齊王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讓之辛卯發左右神
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維錄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為樂
城字文禮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闢此地不為居人
坊巷而擊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入故隋世遂從
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口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同六里
餘唐周七里占地二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界道坊龍
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
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孰可以為民田則
資治通鑑補文卷三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五

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
石橋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壩壩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
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壩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壩
以爲都城之用於是並城濬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
地志曰壩二水皆已壩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活地志作於太宗
之世則唐初仍自壩壩不廢至文宗而壩壩加濬也然則壩壩之
作當在文宗後 三月魏王綽 乙卯京師地震 丙辰
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乙丑以河北歲饑詔賜魏博六州粟
五萬石陳許鄆曹濮三鎮各賜米二萬石 初漳王傅母杜仲陽
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所存存處之至是李德裕至鎮仍奉行
前詔安排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於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
奏德裕前在浙西時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
相及璠漢鄭注等而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
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改正通志云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被誅金陵詔李德裕
存處會德裕廢浙西觀察李德裕如詔旨此據新傳也按德裕
自浙西徵見三年續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詔存處之事決
非德裕時德裕去鎮已久豈得復謀李德裕事乎今從舊書德
裕傳

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
而盡節 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欵外直道名而欵事注按欵彈注之
時庸人見注舉欵自代遂有此疑今不取 時人皆晒之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
故也隋居相位值宗閔德裕朋黨交攻李訓鄭注奸詐相構而隋
藏器韜光汗隆一致時以君子目之 辛丑大風拔木落舍元殿
四鴉尾壞門觀四十餘所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六

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
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
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屬

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
道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初德裕盛時無敢
忤其意者惟幕寮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使門下皆如杜

顥我無今日矣顥牧之弟也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
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
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

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 考異曰
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謀宦官之謀按補通史云
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開闢試吳子餘祭事康

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上以問李仲言仲
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
言曰陛下謂意於未萌臣願聖謀實錄今年四月丙亥許康佐
進新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
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也矣然文宗與二人
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短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

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
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與甯仇士良有功 與甯其
地江左置與甯 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
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戊辰

以左丞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
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
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七
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
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王寅貶宗閔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郡縣

六年置明州京師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
東南四千三百里 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

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慶
州司馬 慶州漢縣晉置南東郡隋為 慶州柔佞阿附權幸以為

竊利每歲餘曹貢部虞卿為選人馳走取科第無不得所欲升沈
取舍出其齒頰當時有蘇景允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允
為士子所奔向時為之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

我李宗閔待之尤厚時以其能唱和朋比號曰黨魁 庚戌填龍
首池為鞠場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府經
張勳頹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

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上書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

掌以上以為信然龍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

維以鞫楊慶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其久次癸丑擢為御史中丞

元與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濬

為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郡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百二

千三百二十九里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俗禁置寺及私度人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

揚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

切竊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吳日舊傳曰

南人楊牢有至行甘為布衣時以書薦牢于河南尹曰河南孝童

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牢乃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旬劾叛墨委

求太行間凍瘃家衾哀雨泣行路稠人為之滌淚牢為兒踐操

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邪且鄉人能嚙疽
剗腥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闕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問
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撫而牢徒步請尸繼手與夫舍腐
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聞牢
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奠
之矣即有稱牢于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甘之以風教自任如
此後竟卒于貶所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
依前侍講學士貶左金吾大將軍沈璣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
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若憲貝州清陽人父庭芬有
辭漢生五女皆聰慧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
皆能屬文憲姊曰若華若昭若倫妹曰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

性復貞素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常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顯
名揚親若華教訓四味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逞母言文
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

昭註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
召入官試以詩賦兼問經史大義深加賞歎嘉其節操不以官妾

謂之呼為學士先生貞元七年已後官中記注簿籍若華草其
事若華卒復令若昭代司其職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

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后妃及諸王公主皆以師禮事之若昭卒上
復以若憲代之至是為李訓鄭注所誣賜死若倫若荀早卒庭芬

男獨恐不可教為民終身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
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五

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

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奸邪陛下龍

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

史再貶沈瓌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

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驢州安置

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銅送賜送者御題而

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楊虞卿李漢蕭幹為朋黨之首貶虞卿

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幹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

死時崔渾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

司農少卿立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

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十一 唐紀六十一 十一

宗閔壬寅貶元裕開州刺史開州古巴西國秦為開中縣西魏元

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

二李謂德裕宗閔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庭中恟恟上亦知之注訓恐為

人所搖九月癸卯朔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

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

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

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倍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

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宏志所

為時宏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青泥驛

在嶺南 南 癸亥封杖殺之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乘輿即謀誅宦官陳

宏慶自元和末預試選之名遣人持杖決殺按

此時李訓未為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相今從黃海

固嘗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考異曰宋敏求宣宗

實錄曰固言性狷急

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其與宗閔為黨乃出為興元

節度使按固言與德裕虞卿俱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其位豈

得為宗閔之黨也 注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初事注引舒元

今從開成紀事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請惟王涯賈

分司復以杜崇為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於是以王涯兼權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鄭注欲收僧尼之舉固請龍沙汰從之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宜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感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甯節

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

王神符准安王神通之弟 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符以為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滄水 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滄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府史率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

符元與謀之宅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 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 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賦上許之百官退班於舍元殿 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 日甘約妄邪願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遣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播股票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河東兵入邠甯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 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梁恩疾趨北出

入受敕獨河東兵入邠甯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

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梁恩疾趨北出 恩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梁恩者僕木為之其中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疏故曰梁恩讀如浮思舊曰梁輪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梁恩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官則則梁恩上梁恩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矣是也臣在臣則則梁恩上梁恩王莽所去梁上梁恩而曰使人無復思梁者是也御而求之上古則禮記梁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而中空也亦曰梁屏也

刺則是離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
簷窗以設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梁而去見其
網也此又沿放禁閉而施制焉者也元之爲不旨時高曰葉亦
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
隨自注云網索在大液池上學士侯對歌於此予索網索乃是無
壁或有齒處以索掛網遊獵飛雀故云網索網掛鈴之索爲鈴索
也宋元鼎嘉子京召還爲學士時日網索軒窗達聲坡羽衛重用
微之句也若茲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鑿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
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 訓攀與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
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遷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

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
傷者十餘人禁輿巡邏入宣政門宣政門官政殿門也訓攀與呼益急上叱
之宦者郝志榮齋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
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更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
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

資治通鑑補文宗太和九年 唐紀六十一
謂曰上且開廷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
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怒懼不
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
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
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
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
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
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
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
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
時年七十餘被以極桎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

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神策之兵也神策
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爲相補註言王涯等以謀反得罪故帝欲起王璠代
涯等爲相此魚護軍令致意魚護軍中尉璠喜出見之神策將
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
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五
五年見上卷豈有今日邪璠俯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
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舉訓之再從弟也訓
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
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殺之又入左散騎常侍羅讓詹
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
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

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
復班列新書錄事志曰朝日殿上設龍展席露香案御史大
于兩側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殿道以池之平明傳馬畢
內門閉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按尉二人執門鑰曰唱
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階
門亦如之夾階按尉十八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
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注于殿前下先一品班
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尙書官爲首武
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于中郎將次于牛將軍次于通判中
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
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
有監少監尙衣尙舍尙筆尙書都分左右隨從尙書而立東宮官居上
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東兩隔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酒
駕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
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
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無朝儀矣

資治通鑑補文宗太和九年 唐紀六十一
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
復班列新書錄事志曰朝日殿上設龍展席露香案御史大
于兩側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殿道以池之平明傳馬畢
內門閉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按尉二人執門鑰曰唱
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階
門亦如之夾階按尉十八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
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注于殿前下先一品班
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尙書官爲首武
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于中郎將次于牛將軍次于通判中
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
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
有監少監尙衣尙舍尙筆尙書都分左右隨從尙書而立東宮官居上
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東兩隔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酒
駕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
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

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
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
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
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致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
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
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安門自言我宰相
賈餗也為奸人所污與安門大男官南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
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李孝本改衣綠縵服金帶以帽障而單
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
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剪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出山山即謂終南山將奔鳳翔為蓋屋饋過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
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
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
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
李載義復舊任王播得罪故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
本獻于廟社初于兩市唐大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
坊兩市長安城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
中東市也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
者怨王涯推茶或詬訾或投瓦礫擊之涯博學好古以辭藝登科
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以至赤族其家藏書萬卷存于

御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
爵致之鑿垣而納焉重復秘固若不可窺者至是人破其垣剔取
寶軸金玉而棄其書畫于道餗工文辭開敏有斷然福急好進氣
陵行輩劉賢以直言對策觀者或至感慨流涕而餗與馮宿龐嚴
為考官畏避中官之勢不敢登擢而竟死于中官之手少與沈傳
師友傳師先死嘗見夢于餗曰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見
夢曰事已爾可奈何未幾而難作元興惟詭激喜乘險蹈利又自
負其才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又上書自言漢主
父偃徐樂啟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
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真可謂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上得
書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為浮誕肆出之于外時李訓居喪在家
因與相結相得甚懽及訓用事引居相位詭謀謬算日與訓比遂
至於敗璠資性險譎始既附李逢吉以傾李絳裴度繼又附鄭注
以陷宋申錫及李訓用事又傾心結之及是與訓皆敗其子遐休
皆死璠初璠在浙西浚城濠役人掘得一石上有文云山有石
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之莫知其旨京口一老人解之曰此
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釜釜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
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遐即瑕休即絕也豈得為吉徵至
是果赤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譽初不知訓注之謀橫覆
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顯危不扶焉川彼相進餗

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鍊與之比肩
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係
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
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罰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也師謂
師謂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
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
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
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守謙感而敏元與愛之從
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
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畱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而元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大 宗太和九年

收族守謙獨免王良知宗密欲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
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雖知其反叛然本師教
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士良乃釋之以令狐楚為鹽鐵
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寶錄乙丑開門
使馬元贊已宣授仲方
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 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
尉上不豫知考異曰皮光業見開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
至開成已入翰林因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
召引入殿重門至一處堂宇華嚴殿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燭而
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
中旨命李上草議立令慎由大體自某有中親族數千口列在
指紳長行兄弟甥姪僕二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前死不取承
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齋默然無以為對良
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廣燈燭而疏
文宗過惡上唯俯首又曰不為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
街談以好勃為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此也惜大也於是二
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遂毀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
翰林遂金藤其事付允故允切勉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役

允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允故
允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
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允初王守澄既與仇士
良有隙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將士幹似先襄逸姓似先
名義逸
劉英訓等黨於士良李訓鄭注迎守澄意乃遣之分詣鹽州靈武
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及守澄死訓注又欲誅士良乃命翰林
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
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
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
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扶風山縣武德三
年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鹽川縣貞觀八年
改扶風縣九城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扶風令韓遜知其謀
不供具搆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
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大 宗太和九年

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
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
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
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
度使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等書記盧宏茂等及其枝黨死
者千餘人可復臨刑為其女祈免女年方十四哭而大呼曰既殺
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乃亦殺之可復微之子錢微見二
百四十一
卷穆宗長 簡能綸之子 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綽
慶元年 簡能綸之子 簡能綸與李肇皆以詩齊名號大歷
十才 傑倪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
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奔為鳳翔節度使戊辰晝是夜
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錄異甲子已傳注首
而尚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

創官博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
 精秀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云二十六日寒
 朝觀恩試乙卯記注庚申入觀十九日也至秋風調敗乃還似
 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注今不書日以傳
 疑 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
 及姪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
 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
 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
 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
 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指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
 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
 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三

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竝乞停廢從之十二
 月壬申朔順師邑流僭州至商山賜死僭州漢僭耳都至京師七
 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即
 商嶺也所謂嶺前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
 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
 行旅便之 榷茶使令狐楚奏曰江淮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
 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
 茶實為滋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
 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乞委
 宰臣除此弊政從之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
 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
 蓋刑殺太過所致昨聞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
 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孔安國
 曰周至也

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瓜葛有所
 至親或黨從中表相附或壘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東
 既以敘親好若瓜葛然 都留守裴度亦止疏為請連坐者申理全活者數十姓李訓鄭注
 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
 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金光
 門長
 安城西面北 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
 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戰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
 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
 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
 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
 視文案沛然自若敢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三

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
 仙門在丹鳳門之左 謂敕使曰賊
 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宣示弱至哺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
 年皆衣緋帛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
 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甲申
 敕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二千七百匹迴修尚書省從令狐楚之請
 也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
 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脇從涉於誣誤皆赦之他人無得妄相告言
 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
 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
 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問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
 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賈石曰相公輔

佐天子紀綱四海今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開本大明宮閣下元馬橋在建福門北賞至則已解衣蹠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即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備從宰相事見二百三十九卷至建福門而退至是仇士良等懲訓注之亂悉罷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文宗太和九年開成元年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元兇太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年租稅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紐配錢諸道非藥物若果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二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肆赦恩澤所該實為要切李石進曰赦書請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臨行日救以政治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自守奸吏從而阻違故有暴秦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既奉太宗之紀綱又得宦官之勢殆故馮定言其不可定宿之弟也 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屋瓦皆墜 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

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鄭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因疾進士浮華奏請罷進士科上曰輕薄之士色色有之不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乃止 以賓客分司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於官道車馬不敢前紳為治剛嚴皆望風避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備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何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漢武帝世建章宮度為千門 儼戶萬計 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為千門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賊否恐并陷孛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文宗開成元年

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丁巳賜羣臣宴曲江左僕射令孤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不宜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既又從容上奏曰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昉抄舊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下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道皇城而守官也奏請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 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儀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遺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亦蒙

洗不可聽則實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相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憚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義協義宗子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稽古守正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閒因詔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論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起居舍人李襄有痼疾請罷上謂李石曰昔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卿可盡言今之爲諫議者姓名石以李讓夷馮定孫簡蕭倣對上曰讓夷可李固言欲用崔球鄭重曰崔球遊李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豈可使朋黨之人居之如讓夷者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乃以讓夷爲之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

以爲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驛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 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爲之 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情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宏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 光武時宋宏爲大司空嘗選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不思宋宏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卽出孝本女擢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駸孤露 晉小兒垂髮也故收養宮中養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其徵之五世孫也 乙亥雨土 廊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八月甲辰流驪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神策軍出爲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在軍出鎮廊坊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特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書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有閩人蒲本從而問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爲真太后弟戊申擢爲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說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泣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 謂薛王 申錫僅全腰領耳然此事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功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歸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

固尉成固尉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檢益坐贓三

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饒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

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

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

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梧州因蒼梧郡而名上自甘

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巷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選

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

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

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

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宏逸薛季棧者

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

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醴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上

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未知治道今茲震懼自取之耳石對曰

陛下罪己誠為至德然欲知治道必須讀書以考察前言往行然

後治功可成陛下務修將來之政致太宗之昇平猶不為晚上蹙

然曰吾每思及貞觀即氣沸吾膺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賢才

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使軍國各有餘力則致治何難上又

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漢之

文宣也上曰豈敢望是石欲繼帝志使不怠因進曰陛下之問覃

之對皆非也夫類回匹夫耳猶自比于舜陛下尊為天子富于春

秋日引月長當比蹤堯舜奈何自歉于文宣哉上又嘗問石曰晉

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由卿大夫之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其照也臣今者已不惜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

則安人強國其庶幾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忌故仕

進之途塞東省閉關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兩河諸侯于是競下土

以招朝廷之所棄而士皆樂為之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吁食自

陛下嗣位以來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則黨逆者無人矣上曰天

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選士朕且用之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

上許之既而果得給帛妄稱潰汚者救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

救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

矣與其失信甯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

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

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權

朝權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

南海有蠻船之利珍貨輻湊嘗帥作法與利無不相載而歸鈞性

仁恕為政廉潔一無所取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

而物故子孫貧悴不能埋葬鈞減俸錢為營柩其家疾病死喪

則為之醫藥殮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民

服其德義不嚴而化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遺吏或憐之

相誘為亂鈞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于華

境關部肅然無敢犯者 己未淑王繼業宗子 薨京城有蟻

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實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壬午

丁開成二年春正月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換供軍
圖其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
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
通邑無不有兵約紀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
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計今天下租
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
之中二給衣賜自畱州畱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萬額仰給
度支蓋 二月丙午彗星出于危長七尺 己未上謂宰相薦人
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
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均王緯宗子 辛酉彗星出于虛長丈
餘壬戌出于女長二丈餘廣三尺三月乙丑長五丈餘丙寅出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天 長慶二年

亢長六丈餘戊辰出于張長八丈餘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
膳分充十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諸州遭水旱處竝蠲租稅中外
修造竝停五坊鷹隼悉令解放內外百官宜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夏四月甲辰上於便殿召對諸學士因從容語及漢文帝恭儉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甲書舍人翰
林學士柳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
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
之職在朝廷之盛選諸官莫
比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權為諫議大夫餘宜
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五月以
東都畱守裴度為北都畱守河東節度使餘官如故初太和之末

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車王綱板蕩不復以出處為意乃於東都
集賢里立第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
環極郡城之勝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煖館名曰
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醜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際野服蕭
散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
當時名士皆從之游至是詔鎮太原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
兵權上遣使往東都諭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為朕臥鎮北門
可也度不得已乃赴鎮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
士校府醫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
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
澧州長史澧州京師東南一
千八百九十三里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為河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天 長慶二年

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突厥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 給事
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
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為太子不溫乃
令終張本
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
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
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
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振武突厥百五
十帳叛剽掠營田戍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己酉以蝗旱詔諸
司疏決繫囚 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
唐四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 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棊王執中為襄
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 王言揚為紀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
去傳凡蔣
那那 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案得首
亂者七十餘人悉斬之除黨分隸外鎮然後定 冬十月國子監

石經成 劉昫曰時上好文飾原以率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
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
林物字官校字體又准師法故石經立 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宏
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禁聚 稱太后族人 晉江故晉安郡首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
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

詔御史憲按之 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甲寅御史臺奏蕭宏詐妄詔遞歸鄉里 命所過
給食而 避歸 不之罪冀得其真 干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檢校左僕射
與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薨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
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撤席

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及疾甚諸子進藥楚曰修短之期
分已定矣何須此物又曰吾生無益于人勿請設號葬日勿用鼓
吹惟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誌銘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

歿之夕有大星貫于寢室之上其光燭庭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
已而終 爾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棕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甚 爾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棕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甚 爾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棕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甚 爾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棕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甚 爾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對者曰吾乃漢鍾離也子若省俗可
從吾去焉遂從之遊請傳大道羅曰子功行未充可先作黃白齊
世僕滿萬行方堪傳度豈曰所學之金終亦變化否羅曰五百年
後復還本邑日豈曰如此則僕五百年後眾生不願學也羅曰
只此一念驚行俱 淮南節度使牛僧孺見摺紳道喪不欲久處
重藩求歸散地乃以為東都雷守僧孺既居事外不以得失介懷
築第於洛陽歸仁里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與
詩人白居易吟咏其閒無復進取之懷僧孺之帥淮南杜牧在其
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僧孺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之以防不虞後
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為戒牧始猶諱之僧孺命取一篋
示之皆街子報帖也牧乃大感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二 起開成三年盡武宗會昌二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救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 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辰以鹽鐵轉運使戶部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珣竝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三年珣珣以本官同平章事按判使如故謂判判戶部使嗣復於陵之珣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

子也 貳宦官恣橫入情危懼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疾之如讎故潛遣盜殺之雖有天幸不至損害石懼後終不係乃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及赴鎮宴賚之儀竝闕人十傷之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二月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謂起居舍人魏謩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曰比多失墜惟舊笏見存乃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

閉積年在外立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地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幾覆朝廷陛下何愛此纖人 纖人猶言小人也 楊嗣復曰元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量移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事實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 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徹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議政事郎舍人亦令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 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 牂柯涪州東九百里東距長州二于四百里 鎮兵擊卻之 初太和甲杜棕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瀛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 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 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棕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棕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棕鎮鳳翔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採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悛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 詩註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殷紂之獸也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尊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 百官稱賀上謂悛曰

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
 奏白免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
 聰樂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
 是觀之瑞豈在德元宗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元
 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
 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
 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做人
 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
 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及饗太清宮元宗
 二年以西京元元皇帝廟為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節表
 奏文武百僚請開奉賀奏文武百僚請開奉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三

其他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諸國奉賀又儀制令大瑞
 錄初上謂宰相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相因言春秋不書祥
 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爲因杜稔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免
 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鎮幽王
 使上表雪己上不待己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甲午山南
 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遣使分道宣慰 己亥嘉王運薨
 運代 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
 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
 省御史耶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
 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
 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

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
 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
 武臣爲之內職也 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
 張璠在鎮十五年爲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
 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
 觀察留後李士悉不可眾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
 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
 酉以爲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也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
 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
 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四

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
 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爲節度使 太子承猶不悅庚子暴薨諡曰莊
 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晔爲州寧節度使考異曰舊御史
 儀子姓名皆連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
 半仰度支急之則靡所不爲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
 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
 遷爲辭朝廷爲之罷仲遷十一月壬戌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
 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彗星出東方東西竟天 以義
 昌節度使李彥佐爲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 丁卯
 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權卒三軍請公權子
 誠元益爲節度使 元益繼統軍務公權乃孝忠孫也公權薨時之際
 決丞相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與聞且行弔禮禮追元

益壯闕若拒命該尾討之不運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
有言我進進元益詔意云數張元益卿太祖忠烈勳業垂於
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烈意深叶青謀詔
下是州元益并諸勳哭焚靈柩死於軍三軍將士向稱首節
鮮流涕扶元益就苦痛請監軍使尉府進諸道例各知爾後公橋
遂全家赴國詔以神策軍使陳君實為帥所請貞穆公者李珣也
案貞穆公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 庚午上問翰林
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庚午上問翰林
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刑部外開頗以為疑上曰旼尚
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
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
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
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
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 上好詩嘗欲置詩
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五

韓威為義武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

東都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教諭上道 鄭覃累表

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

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

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贊

補國史 河南河北大蝗田稼食盡鎮定等州尤甚野草樹葉細枝

亦盡

采開成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 此長安平不

能入見上勞問賜資使者劾午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

遺表問其家得牛橐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字中立歷事

六朝出入將相宏功偉業莫與為比身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

占對雄辯威聲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年齒幾何貌狀孰
似天子用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初未遇時
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法當餓死他日遊香山寺有一婦
人攜一緹縉置於僧伽蘭楯祈祝瞻拜而去竟忘所攜度收取而
待之見向者婦人撫膺而至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與人假得玉帶
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命休矣度即還之婦人泣
拜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相者後復見之大驚曰子必有陰德及
物前程萬里不可量也皇甫湜恃才傲物性復褻急分務東洛值
歲歉俸薄不支困悴且甚嘗因積雪庖突不烟度時留守東都乃
辟為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不以為嫌度嘗修福先寺將致書於白
居易請為碑文湜在坐發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遺徵白居易請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六

此辭賓佐無不驚慄度婉辭謝之即以屬湜湜乃請斗酒飲之乘

醉揮毫其文立就思古辭睿字復怪僻度尋釋久之不能分其句

既而歎曰木元虛郭景純之流也命以寶車名馬繒絲器玩約千

餘縉致書贈之湜首書大怒擲之于地謂使者曰寄謝侍中何相

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比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

人今者請為之碑蓋受恩深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匹絹不為

多也使者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扼腕不平度獨笑曰真奇才也

立依數酬之自居守府第益貧致其家前後相望洛人聚觀為之

歎息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豬魚蔬逢者即喫生老

病死時至則行其器度宏遠皆此類也 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

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

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王曰陛下嘗語臣云
 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
 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
 者耳臣屢求退荷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敬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
 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
 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
 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
 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
 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
 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少清苦貞退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

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蔽風雨家無勝妾
 人皆仰其素風然疾惡太過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上
 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勣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
 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
 勣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勣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溫
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
 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然勣名臣後士行無玷若有吏能
 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
 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溫性孝初由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
 在田里憲府禮拘難于省謁不拜改授著作郎一謝即還省父疾
 調適湯藥彌二十年衣不解帶服闋乃仕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

外郎或言溫與牛僧孺善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何嘗上
 嘗欲用為翰林學士先是其父綬在禁庭積憂畏病廢因戒溫不
 得任近職溫乃固辭學士之職上怒曰甯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
 龜曰溫用亂命所以為孝上意乃解正以久旱憂形於色宰臣
 等奏曰水旱時數使然不必過勞聖慮上改容言曰朕為人主無
 德及人致茲災旱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內更選賢明以主天下
 百是夕大雨霑足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
 母侯莫陳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
 諭將士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鄭鄆之弟也 滑景濬青大水 八月辛亥鄭王
 愷景濬宗子 卒未夜流星出羽林尾長八丈餘滅後有聲如雷壬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

申鎮冀四州蝗食稼野草樹葉皆盡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
 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宏是實以本來自左軍故宏
 為臺司所抑今宏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宏赴關與本對推以正真
 偽詔三司鞠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
 記注即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
 居事每仗下議記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于前史官隨之其後
 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乘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
 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轉首和墨灑筆皆即物處時號轉頭高
 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
 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開
 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崇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
 時政記月送史館然李惟善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
 因制數稍增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錄
 辭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不起
 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郎
 居郎舍人凡入閣日具紙筆立於殿下復貞觀故事不可日記
 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聽

嘗觀之對曰此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見殺丁卯上幸會甯殿作樂有童子緣楹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宏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宏流僧州 愛州漢九真郡置愛州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十二月乙卯乾陵寢宮火 乙亥上疾少開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考異曰高彥休唐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病開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能委掩抑後落衣襟汝南公俯伏鳴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後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置於此 同鶴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彭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陁朱耶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廬駁特勒為可汗 考異曰後唐顯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通漸渴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可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鶴相噶沒斯為陳利害云云噶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鶴相勿勿為公叛可汗將圖殺沒斯人獻其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陁口援之

為回鶴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可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困昌因奏勿為公為署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王溶告哀於回鶴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耶赤心若奏勿為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善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特勒可汗可汗覺殺之及安允合又有回鶴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殊柴革安允合又殺特勒可汗以盧殺特勒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廬駁特勒為可汗今從之 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鶴遂殺赤心執宜之子也

庚開成五年春正月己卯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宏逸薛季校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宏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宏志遂遷詔立穎王瀛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何當太子成美年尚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 考異曰唐開成五年

夫入者燕道倡女也武宗為穎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穎王瀛院上數幸其中繼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官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國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臣親親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騎數千眾圍瀛邸奉迎安王中黃蓋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穎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髮驚走走出語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願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欲必赤族矣時安王幼小其弟合立志少疑懼懼未敢出穎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遂出之眾咸其語遂扶上馬戎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無敢出言者遂解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穎王瀛立為皇太弟權何嘗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崇為助肅故進才人蓋亦取於開成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移議史難信今不取從文 是日十良宏志將兵詣十六宅迎穎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瀛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十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 考異曰舊傳

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時楊賢妃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賢妃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敢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

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

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

疾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嚴然在憂服之中以哀慕為心疾詩問予小子履在疾止疾病也在憂病之中以哀慕為心

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

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

固不可刑若其有非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

何晚不聽幸卯始大斂天弟即位甲午追尊上母章妃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諡章太后曰宣懿 對右軍中尉仇

士良為楚國公左軍中尉魚宏志為韓國公 夏五月己卯門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十一

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

事兼鹽鐵轉運使 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

浙東福建蝗疫免其徭 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

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

更臣曰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性仁孝尤勤于政治凡

選內外羣官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衢州刺史張賈好博帝謂

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帝

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帝以累世變起禁闢故

欲盡除中官然謀非其人制御無術幾致頭危所謂有帝王之

道而無帝王之才雖吁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坐為山陵使龍輅陷記天子龍輅輔載板車也

罷罷為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所為郴州司馬 義武軍亂逐節

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

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

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

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

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

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

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

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苟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

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十一

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好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

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

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

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

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

無疑閉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

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

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

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

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初伊吾

之西焉耆之北有點焉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

結夏斯 結骨人 見二百九十八卷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考異曰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 安撫回鶻 制作乾吃 斯今從會昌伐

新舊傳 實錄 乾元中 為回鶻所破 自是隔閡 不通中國 其君長曰

阿熱 建牙 青山 去回鶻 牙 乘駝行 四十日 青山在 劍河西 其人悍勇 吐蕃

回鶻 常賂 遣之 假以 官號 回鶻 既衰 阿熱 始自稱 可汗 回鶻 遣相

國將 兵擊 之 連兵 二十 餘年 數為 黠夏斯 所敗 阿熱 恃勝 誓回鶻

曰 爾運 盡矣 我必 取爾 金帳 於爾 帳前 馳我 馬植 我旄 金帳 者回

鶻可 汗所 居帳 也及 掘羅 勿殺 彭信 立盃 馭回 鶻別 將句 錄莫 賀

引黠 夏斯 十萬 騎攻 回鶻 大破 之殺 盃馭 及掘 羅勿 焚其 牙帳 蕩

盡回 鶻諸 部逃 散其 相駭 職與 應特 勒等 十五 部西 奔葛 邏祿 一

支奔 吐蕃 一支 奔安 西可 汗兄 弟盟 沒斯 等 又音 乞 及其 相赤 心

僕固 特勒 那頡 頤各 帥其 眾抵 天德 塞下 就雜 虜質 易穀 食且 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十一 武宗會昌元年 唐紀六十二 十一

丙附 冬十 月丙 辰天 德軍 使溫 德彝 奏回 鶻潰 兵侵 逼西 城 西

城也 五六 十里 不見 其後 邊人 以回 鶻獲 至恐 懼不 安詔 振武

節度 使劉 沔屯 雲 雁關 以備 之 新志 單于 府有 雲雁 關 魏博 節

度使 何進 滔斃 軍中 推其 子都 知兵 馬使 重順 知留 後 蕭太 后

徙居 興慶 宮積 慶殿 號積 慶太 后 十 一月 癸酉 朔上 幸雲 陽校

獵 故事 新天 子卽 位兩 省官 同署 名上 之卽 位也 諫議 大夫 裴

夷直 漏名 由是 出為 杭州 刺史 考異 曰新 傳曰 武宗 立夷 直視

開府 儀同 三司 左衛 上將 軍兼 內謁 者監 仇士 良請 以開 府蔭 其

子為 千牛 給事 中李 中敏 判曰 開府 階誠 宜蔭 子 府制 從五 品以 上皆 得蔭 子開

復之 憐惡 之出 為婺 州刺 史 婺州 春秋 越之 西界 漢為 會稽 郡烏 傷縣 地吳 道東 陽郡 陳置 紹州 隋平

陳為 吳州 又以其 地於 天 甲敏 性剛 峭遇 事敢 言與 進士 杜牧 李

文為 委文 之分 改婺 州 甲敏 性剛 峭遇 事敢 言與 進士 杜牧 李

甘相 善文 章趣 向大 空相 類 十 二月 庚申 以何 重順 知魏 博留

後事 立皇 子峻 為杞 王

武宗 至道 昭肅 皇帝 在位 六年 改元 一

至會 昌元 年春 正月 己卯 上朝 獻太 清宮 庚辰 朝享 太廟 辛巳 祀

圓丘 赦天 下改 元 劉沔 奏回 鶻已 退詔 沔還 鎮 二 月回 鶻十

三部 近牙 帳者 立烏 希特 勒為 烏介 可汗 南保 錯子 山 新志 謂即

入破 歷羅 山鹿 耳山 至錯 甲山 據李 德裕 言錯 子山 東距 錯子 山

泊三 百里 考異 曰據 伏波 記烏 介立 在二 月今 從之 後唐 獻祖 紫

年錄 曰王 子烏 希特 勒者 是羅 之弟 胡特 勒之 叔為 黠夏 斯所 迫

帥眾 來歸 至錯 子山 乃自 立為 可汗 二年 七月 冊為 烏介 可汗

提又 音佛 音 三月 甲戌 以御 史大 夫陳 夷行 為門 下侍 郎同 平

章事 初知 樞密 劉宏 遠辭 季稜 有寵 於文 宗仇 士良 惡之 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十一 武宗會昌元年 唐紀六十二 十一

立非 二人 及宰相 意故 楊嗣 復出 為湖 南觀 察使 李珣 出為 桂管

觀察 使士 良屢 譖宏 遠等 於上 勸上 除之 乙未 賜宏 遠季 稜死 遣

中使 就潭 桂州 誅嗣 復及 珣 湖南 觀察 使治 潭州 桂管 觀察 使治

百四 十五 里乘 取陸 梁地 為桂 林郡 吳於 桂林 置始 戶部 尚書 杜

棕奔 馬見 李德 裕曰 天子 年少 新卽 位茲 事不 宜手 滑丙 申德 裕

與崔 琪崔 鄭陳 夷行 三上 奏又 邀樞 密使 至中 書使 入奏 以為 德

宗疑 劉晏 動搖 東宮 而殺 之中 外咸 以為 冤兩 河不 臣者 由茲 恐

懼得 以為 辭德 宗後 悔錄 其子 孫文 宗疑 宋申 錫交 通藩 邸京 謫

至死 既而 追悔 為之 出涕 嗣復 珣等 若有 罪惡 乞更 加重 貶必 不

可容 亦當 先行 訊鞠 俟罪 狀者 白誅 之未 晚今 不謀 於臣 等遠 遣

使誅 之人 情莫 不震 駭願 開延 英賜 對至 晡時 開延 英召 德裕 等

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宏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誓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歸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元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為韶州刺史昭至京師四千四裴夷直為驪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為驪州司戶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宏遠辭李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弒士良宏遠志願使王起山使使推

覺其謀先諭諸將請軍是日宏遠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村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去宏遠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裴夷直使劉宏遠辭李稜命位尤忌宦官季稜去還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禁兵欲謀廢立賴山陵使崔胤由德使王起拒而復濟遂擒宏遠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使胤由德使崔胤密使劉宏遠辭季稜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季稜宏遠中二人俱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仲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王起傳與胤由德自相讎今從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怒欲殺之中使既發胤由德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棕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胤等誣請開延英極言云云胤由德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德裕崔胤度支杜棕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人中書崔胤裴胤至崔胤大至陳相最後至已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驛寫狀請開延英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胤由德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珣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遣貶惟此一舉不可更

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殿余遣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德裕極力教解繼以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誓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真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受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諫不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為崇元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彥諫切諫貶彥諫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錄舊言王業之始不立崇信過甚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諫事相類今從實錄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

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嗚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無犯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饋無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耶也呼韓耶十七卷廿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考異曰一品張賈嗚沒斯等謂曰天德軍逼至賈所奏表又曰方圓無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十五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十六

賊深入陵處可汗破害公主及新可汗潘德他特勤等相率遁
逃焉里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錄未知指
的難使罷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未還上問德
裕曰溫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
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溫沒
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收亂無主將相逃散
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遺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
豈可謂之叛將乎況溫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三月始
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
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
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季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
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季仲勒將士及雜

虜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
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
盟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季仲聞烏介又
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餉牛羊詔王會李師德往
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未回鶻為點
夏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
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據借天德軍田季仲請以沙陀退還
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奉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許
借米三萬石伐穀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遣沙漢飢餓尤甚
將金寶於塞上諸部博羅糧食乏人貪其財寶生擄奪之心至其
年秋以使回季仲率軍平上表稱退還軍項與回鶻宿有嫌怨
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
其半上令辛臣商最德裕而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季仲
平詔漢兵及番軍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舊紀實
錄皆宋集眾書為之事前後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
之牟布之弟也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
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
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

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此糧救飢虜且使
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
穀二萬斛賑之考異曰舊紀十月降賜粟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
至盟沒斯處訪問月未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命及降
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
下宜令王會對問月賑米二萬斛然則開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
德裕但欲賑盟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問烏介在塞
下因遣王會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後叛 以前山南東道節
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
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
居散地也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
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
泰送以釋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軍後仍賜名仲
武以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仗叛傳實錄 初陳行泰
逐史元忠遣監軍兼 監軍兼監軍 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
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
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兼勿遣使以觀之既
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
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
州廣漢川 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
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
泰皆皆遊客至軍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
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踊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
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卻之今計仲武纔
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
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
故謂之土團 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
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六 唐紀六十二 一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六 唐紀六十二 一七

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媯州二百五十里媯州有大城遊虜石于龍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陜州昌平縣軍都府有納款開印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秦絳皆使大將上表勸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

自表請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威陽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

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緝齋詔詣盟

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嗚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

后郭太后憲宗妃於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太后曰諫臣

韋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

上出政稍稀五坊無復橫賜 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聲如雷山崩石墮 辛亥以彗星見避正殿減膳理繫囚罷興作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郾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初結莫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結莫斯皆而結曠以黑髮者為不祥人皆畏大赤髮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

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

介又使其相頡于迦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傳曰達干來主來歸烏介擊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

河屯雲伽開拒劉之按烏介力備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

傳實 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救書諭以宣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庭會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鄆之

子也李鄆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宋毫二州地震 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

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嶺東望雲朔西望振武 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

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瑛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元宗開元十三年改置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 德裕以恩

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勒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

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疾甚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緝冊命烏

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緝竟不行 回鶻盟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

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

走考異曰伐後紀曰赤心宰相欲謀刺蓋沒斯先布城于田牟
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殺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
東去歸投南州一品集南州紀聖功碑赤心力負氣潛圖爾
為盟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戰於帳下其眾大潰東遁遇
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頡頏雖都累不
實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沒斯先布城於田牟然後誘
赤心同謁烏介徵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頏全占
赤心下七十帳東敵武大同家室黑沙檢林東南入幽州雄
武軍西北界新傳曰盟沒斯以赤心姦謀得要領即密約田牟
誘赤心斬帳下披一品集賜可汗救書雖云去歲盟沒斯已至近
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盟沒斯自本國
之初奔逃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盟沒斯自有
部眾雖逃歸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乎且赤
心若不賣烏介又安可隨盟沒斯同謁烏介乎蓋盟沒斯自恐赤
心桀驁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後紀盟沒斯殺
赤心於烏介至天幕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
介下披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欄未知是那頡頏特那為復是回
遣來蓋那頡頏下脫勒字即那頡頏也然則房犯橫水在赤心死
後故置 **河東索回鶻兵至橫水** 考異曰實錄符散與回鶻掠橫水
於此 此狀云宜密爾對河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武之後也殺掠
蓋徵在太原時奏之河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王 恩補
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
烏介時移帳 未知此兵為那頡頏所部為可汗遣來立且指此兵云
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張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
討逐事亦有名權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
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
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
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急
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
鶻凡所虜獲竝令自取回鶻驍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
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盟沒斯情偽雖未
可知然要早加官賞 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
甲申回鶻大特勒盟沒斯率其臣特勤宰相

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盟沒斯送款蓋盟沒斯自欲誅
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歸果至天德耳故其後左
金吾大將軍劉云舉款款減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賊其
餘皆之徒會麻秋毫之犯旋數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盟沒
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縱使
盟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風東走而盟沒斯帥其眾降唐縱使
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遣近諸蕃知但
實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
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
石雄於白州 考異曰白州見二百四 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
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盟沒斯帥其國特勒
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
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
制滅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王 恩補
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遣中使宣諭兩
軍赦誓初無此事且赦誓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
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
下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盟沒斯等以盟沒斯為左金
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會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
三千匹那頡頏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
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
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後紀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
部下部眾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
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後紀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
部下部眾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
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後紀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
部下部眾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
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後紀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
部下部眾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
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 考異曰伐後紀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
部下部眾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 那頡曷月日故附於此時烏介眾雖衰減尙號十萬駐牙於大同... 軍北周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 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羅三千石... 互市隨其價... 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 及二年慮彼猜嫌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篤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 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 於可汗不失... 恩慈於朝廷免虜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盟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盟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盟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 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尙... 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 作亂劉沔討誅之... 盟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 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 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 日杷頭烽...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 那頡曷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遽離塞... 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曷使得北遷及那頡... 曷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 不去八月可汗帥眾過杷頭烽南突人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 馬數萬轉關至雲州城門... 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 內州縣承服雲州二縣

聖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 德侯來春驅逐回鶻... 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聖太原部落牛馬數萬... 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衛賜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 寇雲州六月劉泚及回鶻擊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 狀臣等見揚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數在山西恐與奚契丹... 室韋同遊散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 回鶻會自出沒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 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本遣可汗漸出漠界免有滯留此... 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揚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曷未敗前也又... 又問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 七月十九日狀云聖期可汗得盟沒斯表解在本國之時各有... 本分馬其馬價結並合格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 際此已量與盟沒斯優賞其盟沒斯以下本分馬價便賜可汗... 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 劉泚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劉泚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 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 雄所營取公主嶺可汗成辰又奏所營事令且住半未詔發陳許... 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回鶻... 狀云臣類奉聖旨後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 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弈伏道又不曾所營備令石... 雄以義武軍兼進軍馬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 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按七月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所營事... 且令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杷頭烽則向未可知... 杷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輪回鶻事狀云回鶻自至杷頭烽北... 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精狀只在天德振武界首... 不殊也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所營事且令住更濟候事勢... 據此狀意則是未可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清發陳... 許等兵狀云臣等昨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 備禦更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水合時添遣可汗突出邊... 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爲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 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 八月之初一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事遂實... 錄新紀皆誤... 李氏名思忠思義思禮... 李氏名思忠思義思禮... 考其曰昔紀六月盟沒斯等至京師... 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郭勿爲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宏順舊同... 舊日二年冬三年春郭勿爲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宏順舊同... 道有盟沒斯受郭勿等語郭勿降武皆賜... 國相愛郭勿姓愛名宏... 李氏及名思忠思義思禮今從實錄

順仍以宏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
考異曰舊紀北詔在對河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本臣等備聞外議云石戒直久在京師事無巨細靡不諮悉昨錄收入鴻臚備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戒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夫豈肯盡心伏事速詔對河所在勸進然則遣石戒直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尙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贊大和公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互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對河答回鶻相頤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血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彼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三十一 恩補撰

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河屯鴈門關門關在代州屬初奚契丹回鶻各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調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吸得室韋會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備道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備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備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林學士為敏中排德裕與本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也契苾通本和其何力太宗時中附於振武契本朝遂遷爾衛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為益王岐為克王結夏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姦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往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兼已得安西北庭延陀北兼已得安西北庭

韃靼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韃靼之後也蘇完疆及勃海盛赫爾皆後裔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稼以事底瓦釜資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為生無甲矢貫骨鐵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十一月辛卯朔昭義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韃音達韃音坦

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

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嘗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備

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

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

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

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太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為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

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上

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

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為給事中朗

為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李

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

係大柵從之 吐蕃達磨贊普卒丁卯遣其臣論贊熱來告喪

日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

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

補國史兼奉平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

書蘇秦贊普李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出補國史疑文

宗實錄開略故他書皆因而誤葬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

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

是誤以達磨為蘇秦也 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癸未京師地震 丙戌立皇子暉為德

王暉為昌王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

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尙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三歲佞相

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兒

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緜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

誰養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

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斲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

滅其族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落門川討擊使論恐熱

落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款破隴統於落門川即此考異曰

補國史曰恐熱姓未名勝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

官族則曰尙其中字即勝也 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

賊捨國族立緜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

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緜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

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 是歲與青海節度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上

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向恩羅屯薄寒山恐熱擊

之思羅乘輜重西奔松州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

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係洮水焚

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道我來誅之汝曹

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

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

殺之恐熱盡併其眾合十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

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七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三 起三年盡四年七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懿嘗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遺麟州

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

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即兜項部番也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

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

寡見驅車數十乘禮車以禮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

公主帳也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

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擊城為十餘穴引兵

夜出直政可汗身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

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

日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悉攻我軍捍禦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

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諸部夜發馬徑越烏

介之牙時虜帳遁去武雄既入城登樓視其眾寡見駝車數十云

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

劉沔帥兵奄至烏介營走東北依柳解至營下營不及將太和公

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

為前鋒回鶻可汗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街夜夜進圍其牙帳

烏介可汗輕騎而遁而牙帳獨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

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河東鎮守軍雖離機決於不

免遲疑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賜沔此條回鶻未為優

優且務緩今既殺數人聖勅牛馬類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

便宜臨機應變不待過慎疑慮皆待朝廷指揮似似以便名令為

前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貴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

便不必按後進止實錄云實到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

豈敢不俟詔旨擅進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詔之語

也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等北便是沙城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

以步卒攻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

公主則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仗款記曰上問討賊

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前賢公主同

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所警石雄驍勇無敵若令兼善

及漢兵銳卒衝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

石雄節制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兵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

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奏尋自請擊回鶻事而

石雄於城止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回鶻希之策今不取斬首萬

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

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宏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

日稱兒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營作車帳其人知孝義也

無所查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黑章之一種按是時賜黑章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里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營走東北

約四百里外依柳解室下營據其與室章依附之今從伐叛記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二

實錄新傳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康居

寄託黑車子營以李德裕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

居而求活康居從德裕屈意康居彼所 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

給糧賜 辛未結夏斯遣使者注吾合案獻名馬二新舊曰注吾

猛索者左也謂 詔大僕卿趙蕃飲勞之甲皮上引對班在勃海使

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頭夏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

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

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

易虛名非計也

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遣唐使結夏斯求安

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接德裕奏請與此同

德裕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旨臣等向都

說於點夏斯處遣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

錄辛未注吾合案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

宣其辭亦與德裕記同不知據何書得此幸未及丙子日也今日

沒其日繫於註書合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瑛罷為右
 素入對之下以傳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瑛罷為右
 僕射 點夏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
 者罪人 點夏斯遣使者送太和公主 及討黑車子恐加可汗之
 名則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寶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點
 夏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
 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點夏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
 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加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
 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
 師改封定安大長公主 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歸回鶻至此得還詔宰相帥百官迎謁
 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
 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定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三

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
 賜魏節度使何重順名宏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
 點夏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點夏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二年
 點夏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
 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舊怨能茂功壯節
 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
 殲夷備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 孔穎達
 賜姓賜氏諸侯世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魏公八年左
 傳云無駘卒公問族於仲孫仲孫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非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諱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
 舜生焉則賜姓曰姓封之曰侯之曰甸之曰男之曰采之曰衛之
 曰采之曰男之曰采之曰衛之曰采之曰男之曰采之曰衛之曰采
 焉而氏曰陳故鄭駘駘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
 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
 履姓曰姬者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姓大夫

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
 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
 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
 厲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
 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
 乃賜族若無賜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為
 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于眾仲下云公命以
 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
 姓而云 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 北平太守謂李
 以此合族專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
 且遣諭懷待並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點夏斯入
 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
 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二千餘人及酋長
 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 章懷太子後漢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四

注云大猷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
 入定州滹沱縣界九域志折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 不可從命
 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
 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中見二百四十四 云維州古西戎地也其地
 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
 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是也其州據高山絕頂
 四面孤峯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竝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至兩男二十年後兩
 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
 於西邊更無虞于南路 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破隴州
 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朝陽之南若吐 懸陵近甸吁食累朝貢
 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蘭州入 元中韋皋欲絕略河邊須此城為始舊旅盡銳急攻數年雖論

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臣初到西蜀外揚

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

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養界合水樓維等城與維州有合江守捉

唐地故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疆地且

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在河曲六胡州之豈願盟約

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

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

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

杵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

譏謂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

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槩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五

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

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

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茲使鼓人殺叛

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

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

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

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

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

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

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豈之可以富家以是觀

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

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毅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

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

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尺蓋稱 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

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檄馬牧及商旅歲入錢

五萬緡又買鐵從諫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

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轍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

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六

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

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

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奴李

士實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元度分將牙

兵谷鄆州人楊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

曰正當如寶歷年樣為之敬宗寶歷元年劉辟死從諫不出百日

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收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

使押牙姜崇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遣監軍

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

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欲稍瘳別有任使仍

遺積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同憚

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

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

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

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被走朱滔擒盧從史非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

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十八卷德宗元和三年

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

軍見二百二十三卷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

十五年貞元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

諫從諫改寇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

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

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

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

何宏敬以河朔自難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

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

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洛磁也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

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

德裕同之休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

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略曰澤潞一

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

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

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貞錄云時從諫死二十

後不見本使而卒已為從諫報朝自六日日矣按姜崇等云自四月六日

至辛巳機十八日川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

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馬使劉武德重可武躡籬而立朝政

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錢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辭士

輸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

大出車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

康儒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

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蒸陵囚姜崇梁叔文

辛巳始為從諫報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

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

邠甯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極懼之子宰智與之子也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

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

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

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

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

州李德 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

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鄆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

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

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無敵已成自

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

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聲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耶

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李抱真封郡公窘田悅見二百常以孤

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彌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七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八 思補

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邢州隨來中軍二千百
扶同謂今俗言扶台也劉悟自邢州帥滑自值質歷多故因以授
滑從諸將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
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
得魏博雖盡節效願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繫耨老而已若使

河陽萬人為壘室天井之口天井即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開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

說欲杜路人之高壁深堦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宿兩軍忠武武宿徐

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

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收言殺剛直有奇節不為

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

又音阮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子詩情致豪邁人號

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

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誅宜全恩

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殺死耳非素

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

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

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

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實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考異曰

日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釋諸事

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領商賈上又云不

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府

城因劉從諫事宗閔畏人讓讓故於此記此語以誌其進耳

今從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葛陂九城志葛陂州河

河東節度使劉沔以步騎二千守軍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

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城志

唐志潯州武鄉縣北有昂中嶺 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州遼山縣

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附開皇十六年成德節

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

以唐堯大麓 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

之地名之 冀氏冀氏本漢衛氏縣地後魏于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

十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

何宏徽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

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

情必不可與動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

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

討之考異曰德裕記日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

出師屯趙州九城志趙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 王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以翰林學士久

錄 鉉元略之子也崔元略見二百二十 上夜召學士崔琮以鉉

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

願恐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懼怯墮敗舊風故也琮

乾度之子也韋乾度德宗朝為吏部郎中 以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

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同德已 築望仙

觀於禁中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

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點

莫斯可汗遣將近溫伴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

乃遣使行刑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具儀
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舍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
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
黨拜謝而去士良尋卒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
宏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
兵取葭州關路以臨賊境 吐蕃部州節度使尙婢婢世為吐蕃
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彘泰贊普強起之
使鎮部州彘泰連磨之兄又 宗開成三年卒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
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其後欲先滅之是
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沓千里不絕至鎮西鎮西軍在河州大 西一百八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十一

風震電天火燒殺神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
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屑也今遇天災
猶豫不進善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
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關
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眾
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
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
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
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勸厚答之引兵
歸婢婢聞之撫髯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

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眾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鶴鎮
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 德長六世至回 甲辰李德裕
言於上曰臣見魏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
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
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
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管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
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
遛領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
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解縣地後 魏明帝徙北將縣于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 名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十二

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
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
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
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
逵張仲武皆具囊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
日制使以別 宦官之使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
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在 魏山縣東北峭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
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
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
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
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

為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

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謂大和開

如此不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

任人有欺罔者咸以明刑執取哉上善之 王元遠前鋒入邢州

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宏敬猶未出師元遠屢有密表稱

宏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

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請賜宏敬詔以河陽河東

皆關山險未能進軍河陽屬太行之險河東屬石會昂車之險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

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宏敬必懼此攻

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相州東至魏州

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賊將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十三

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纒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

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

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

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

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宏敬置王宰將

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宏敬奏已自將全

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

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

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

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閣險不進西軍謂河東首鋒兵也故賊得併兵南

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

洛陽洛陽日 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亟以

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

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救王

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給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

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其攻之期以九月

朔劉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

之過萬善視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長城且拔乃

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市

茂元因急欲出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諫曰賊眾自有前卻半在

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纒至向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

矣願且留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十四

行版 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

甚眾 上以王茂元士卒兩節度使其處河陽非方庚寅李德裕

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

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職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

使 何宏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郡魏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

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傷甚眾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

即須痛殺矣已上謂宰相何宏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遠

持兩縣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宏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

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

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

見二百二十七卷 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 唐置孟州因德宗建中二年 其懷州別

置刺史侯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大行之險不在昭

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

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并敵所供饋餉而已

以霖雨理因免京兆府秋稅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

行營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召彥佐入奉朝請侯罷兵日赴鎮按彥

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是月吐蕃論恐熱

屯大夏川 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 尙婢婢遣其將雁結心及莽羅

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書罵之恐熱怒將兵

數萬追之雁結心陽收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

能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雨溪谷皆溢恐熱

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李

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 前史五代志魏城縣有烏嶺山 破五寨殺復千計時

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願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

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義而有勇真良將也 考異曰雄替代叛記

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已奏到庚 考異曰雄替代叛記

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

子磬折唱曰 磬折言曲所其身如磬之形 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

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

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

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

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

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 党項寇鹽州以前武甯節

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

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 按靈鹽夏

項諸鎮分隸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

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

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

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克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

帥 岐皇 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

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齋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六

鎮州夏州靈武理 安南經略使武渾復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

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眾 忠武軍素號精

勇王宰治軍嚴整昭毅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

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

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

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

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

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

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

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誦守彰黃嶺 彰黃嶺在潞

石會康良佐守武鄉 武鄉漢垣縣後魏改曰武鄉縣在潞 僚誼之姪

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 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錄王宰

天并關于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 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討

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

勝後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地

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河東秦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

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贛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

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

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

得自完復來侵軼稹詔石荅恬書云前書未敢聞秦若耶君誠能

悔過舉族而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為誠

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

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未

未足如二月已來尚未發誠然誠然亦未發誠又草認賜石

曰必不得因此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秦聞賈贛

上既在碣仍詔取言罷兵者遂賊境數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

石發表必在楊并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遲

未亂前故置於此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二十九

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

鄧城令 初劉河破回鶻軍兵三千成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

馬使王逢奏乞益檢社兵王逢時以河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

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成卒千五百

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戌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

絹二匹劉河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之以已絹益之人纔

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越之楊

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

叶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弁據軍府釋賈贛之囚使其姪與

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賴大醫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

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

兩地謂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

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膺受稹表遣人入賊中

會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橫事見十卷

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

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

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

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

按稹若自來當有御送入稹自來御命送入稹不得受

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

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

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書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二十九

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

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表於衛路之間

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

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救在於朝廷事體之閒交恐

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而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

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

為張拙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

原行營召附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

復還太原宰即詔王逢悉出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

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

軍考異曰實錄謂近行營量抽兵簡機又詔王元逵以忻州刺史兵五千掘土門張仲武把門以為聲援今從後報記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恐楊軍北出弱助雖勇與則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城志鎮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路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

書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二十九

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曹相也故發憤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遠致如此之眾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甯捨劉稹河東兵成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王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州罪流白州 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

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百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稱所質宰之願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願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張源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故津梁良馬寨蓋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河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

書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二十九

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河以重兵在南營勢亦壯上曰善戍實以義成節度使劉河為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歸退屯鼓腰嶺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在鼓腰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壤時在澤州詰莫斯遣將軍諦德伊斯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遂字誤為李耳 詰莫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邊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龍右河西分為蕃分爲四鎮也十八州東源阿滑蘭乃以給事中劉濤為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濤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王實二十日也案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錄李回等稱難夏助

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可并餘城切望國家兵馬應修
點夏斯使回口已賜教書許令兩州太原孤武天德各于要路出
兵進戰又曰仍令代北諸軍據據排比又以其州兵馬至多不
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點點夏斯使來在四年二月
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
始以讓為巡邊使讓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
此使之先備器械糧糧及詞吐蕃守兵眾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
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點夏斯使回鶻邀其潰敗之眾南來者皆委
蒙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以道士趙歸真為右
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
於尙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
退保東谷 九城志河州東前一十五里 有東谷堡未熙南七年道 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
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
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三十一

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 見二百四十三 後寶曆二年 不宜親近上
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夫
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極之如
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
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 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 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
充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
員 考異曰歐若記曰減得二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紳之子千餘員蓋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也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
沒家貲 六月崔鉉奏右僕射崔瑛前領鹽鐵轉運時妄費宋滑

院備鐵錢九十萬緡又効瑛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瑛澄州刺
史再貶恩州司馬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遂將兵屯
翼城上曰聞遂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遂言前有
白刃法不嚴其誰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
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
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
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
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
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上聞揚
州倡女善為酒令 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為之柳耑獨
日皇南松著醉鄉日月錄載子台又有廣唐令
因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
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救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
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敬而獻之悰曰監軍
自受敕條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
表默然左右請并救節度使同選上曰救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
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遂
救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
謝 既受命入謝 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
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四

起會昌四年閏七月盡宣宗大中三年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迎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

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

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

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

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思補

敗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

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

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

官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

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按

穗春之以給軍

按兩手相切摩也。按音摩。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

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

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

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

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并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

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圍鎮寨四崖懸

絕勢不可攻九域志潞州武安縣有固鎮鎮然寨中無水皆飲澗

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

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

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縣

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劍將萬兵戍洺州劉稹

既族降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劍自是疑

懼稹遣使召之劍不可入士卒皆譁謀劍必不為稹用但劍及士

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可來惟

有諭意於劍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

原有賜與庶幾可從德裕奏請詔何宏徽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

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思補

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寃之支孫也

憂稹將敗其弟問與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

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

也乃止

三州邢洺澤王協薦王劍為洺州都知兵馬使劍得眾心而多

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劍辭以到

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惡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

人每州遣軍將一人土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資至於什器無

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糧糧輸之

不能充皆惱怨不安民財非地者轉易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

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

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

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嶽

嶽從之丙子嶽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達時高元

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恐管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

尋有帖以折冬賜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到因人不

安謂軍士曰爾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

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

一匹殺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宏故驛安玉在磁

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宏敬饒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

達元達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磁三州降宰

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

矣上曰郭誼必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四

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感宏止為三州留後考與日舊紀傳皆作宏正

實錄新紀傳皆作宏正今從之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

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

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

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郎諸將皆莫敢言事恐

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

始敢盡言采於眾人心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解疾不入匡周

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

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

由五翼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爾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

萬人且常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

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

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茲安

何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

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

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

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應誼拜謝稹已已驚也出見諸將稹治裝於

內應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

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

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

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北故曰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到悟贈須太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四

爾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閱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

前執其手稹元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

皆殺之長安初劉信始誅郭誼三世二十六年而滅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

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滉賈庠等凡十二家并

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滉之從孫茂章茂

實約之子滉孫之子庠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

諫撫養之殺皆與其難初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兒號新聲

當從諫潛圖窺竊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野戰

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遣天子去就聞未能奔其嗣耳

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

顯殺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擁自兒女手中既以

不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
 肉腥健兒食也言訖悲涕谷不從故及於禍誼既殺谷等凡軍中
 有小嫌者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爾稱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
 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
 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雷後但遣盧宏止宣慰三
 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立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驍孺子
 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賈種以求賞此而不
 誅何以懲惡宐及諸軍在境竝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
 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諸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
 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
 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五 忠補
 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惠為昭義節度使戊
 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
 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竝縱
 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
 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
 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
 為昭義節度使知兵 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 諸高班謂諸將凡
 馬使故稱之 乃以河中兵環毬場 河中兵石雄所 晚牙誼等至唱
 晚兩牙將校 吏卒皆集 名引入凡諸將樂歸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宏敬同平章事
 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
 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

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
 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
 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
 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為一旗軍 乘高立馬
 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
 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
 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一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
 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
 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
 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六 忠補
 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官慰敕
 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
 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
 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
 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
 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
 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用李德裕三
 已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
 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
 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

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巨愚以為皆失之何則實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寬厚有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七

忠貞堂

每勸從諫入朝為子孫計從諫弗從從諫有妾章乞封夫人朝廷許之詔至裴怒不許從諫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謂從諫曰潛寄李師古四世阻命不開側室封夫人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以求洗濯而乃欲以婢叨朝命族不日滅耳從諫然然而止至是與章俱錄送京師朝廷為其弟問以邢州歸命欲宥其死章乃誣之曰李丕降時部眾皆已翻心歸正裴獨會大將妻號哭曰為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路諸將叛益堅于是賜裴死以尸還問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

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

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祈廟

上初即位追諡母宣懿太后

下未嘗親謁上懼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

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

官言調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

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

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

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

孺宗閔執政不謂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八

忠貞堂

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廢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檣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為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里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貞觀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討軍赴孟州按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上幸雲陽校獵

武會昌五年春正月己酉刻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

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加之是日上朝獻太
清宮庚戌勅臺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南

郊 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 以祕書監盧宏宣為戰武節度使

宏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

斬宏宣至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除於

粟價宏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宏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

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節度

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 浙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審

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積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 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

所部百姓願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 吳武

二百三十九卷 議者以李德裕素惡武陵疑紳織成其罪諫官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九

請沒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綱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

娶部人女不實按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

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綱汀州司戶不復

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 為德裕以吳湘 諫議大

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綱晉江人 宋白曰泉州晉江

縣晉為晉安縣地附 唐郡 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

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

館德裕不以為嫌 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點夏

斯可汗使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杜棕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為戶

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

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祠部章僧尼故使括之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

無諍也四方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塵大悲經云離諍必

詔冊點皇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月甲申築望仙樓

于神策軍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蠶天下欲

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 釋書曰招提

故說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招闡提者唐言四方

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招為招又省去闡者二字只稱招提即今

十方寺院是也陸波論云西天度地以西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

弓不遠不近以開靜為蘭若史焯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

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有留每寺留

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

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 考吳曰實錄中

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

前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兩所每寺留僧三十人中留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十

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置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

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五處四十六道合配三

等鎮州總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并宋州東川鄂岳

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荆南荆北海濱青滄景易定福建

道河東鄭滑陳許鄆曹鄆徐泗鳳翔兗海瀋青滄景易定福建

同華州望每道許留僧十人夏柱世管中安南汝金商州各管

每道許留僧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

宗即位始去其山蓋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

五年始命西京開元寺四僧惟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數

察同華汝二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教其他制史州不得

有寺凡除寺四十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

唐時石刻云兩都兩寺僧各十人郡國留餘僧及尼并大素糶

寺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祇僧皆勒歸俗 大素糶

祇僧皆勒歸俗 大素糶 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

存其人並勒還俗還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歸教管領

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破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

正蓋主祇僧也 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

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成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路卒素驕憚於遠成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春秋時子嬰見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川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肅甫發步騎千人成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皆從之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元宗天改東都元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勰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廟已下神主稱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歸律即廢毀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八 唐紀六十四 十一 思補
主于太 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 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千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時中書門下奏據大曆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宜又舊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漢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而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 五臺山形五峰相傳以為文殊示見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會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巒出頂無林木下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

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界所至五百餘里魏紀云五臺山有四峰去襄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皆花山即西臺漫天石即東臺據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他蓋恆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望雲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遺滿池邊城為西臺南臺舟山上有銅環船輪猶在昔帝嘗遺洪水擊舟于此世相傳文殊見于南臺誠為南臺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縣之北臺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巖千疊雲霧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盧奴縣隋大業二年改五臺縣○鍾音柔音音 李德裕乃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八 唐紀六十四 十一 思補
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立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遣入上黨復遣之成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急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 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宋白曰太平驛東距潞州八十里 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王才人厭繼頤頗類上吐每敗才人必袍而騎從冠服略與上同觀者莫辨孰為上也才人善歌舞性又機悟初文宗時安王穎王竝院而居及文宗病篤仇士良等謀易儲位以安王溶為長起禁軍迎之時事起倉

卒兩中尉不及自行兩中尉謂仇士良與魚宏志也但遙呼謂奉迎者曰迎大者

迎大者意謂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將士相謂

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穎孰為大才人竊聞其語擁轡蹙裳而出

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

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謂次第當立應之既緩又性

懦懼未敢出穎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才人自後登出之眾感其

語遂扶上馬擁之至少陽院士良等見之愕然雖知其誤然事已

如此無可奈何遂相與羅拜於馬前連呼萬歲矯詔立為太弟及

即位深德才人故寵冠後庭又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

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

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

黃治通鑑補遺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三

懼懼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

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以衡山道士劉元靜

為銀青光祿大夫崇元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元館置

吏鑄印元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

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百敏中

等乞給事中韋宏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

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讒傳曰下輕其上賤人

國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諍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所謂賤

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宏質坐貶官由是眾怒逾甚 上自

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

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月朝會 吐蕃論恐

熱復糾合諸部擊向婢婢道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

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

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于是諸部從

恐熱者稍稍引去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

一 朝廷雖為党項置使帝以待御史為使分三部招定党項以

武勝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甯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

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兩會昌六年春二月癸酉以旱降死罪以下免今年夏稅 庚辰

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党項使 上疾久未平以為

漢火德改治為維漢光武改洛陽為維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

下詔改名炎唐以土德王而帝名漢漢勢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

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

王氣 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與日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說自

謂延英時見中詔處 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

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詭譎羣

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號曰

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與日實錄度德皇王實運錄曰宣宗

與文宗文宗崩武宗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傳宣宗於

承香殿之數日於宮中武宗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傳宣宗於

子不立久于宮中武宗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傳宣宗於

雜物毀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宗崩皇宮車廢舊百官奉迎

于玉宸殿立之稱懷仇公武宗為軍容使尉遲儼中朝故事曰敬宗

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宗稱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一日會

日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官與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

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弱若為我求水醫者即于旁近得水以進

送委而去止夏久起軍... 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 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

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 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

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甲子上崩... 以李德裕攝冢

宰丁卯天叔即位上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 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

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壬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 武宗會昌六年

武宗會昌六年... 德裕乘離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遠罷簡之莫

不驚駭甲戌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俸元賞為忠州刺史弟

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

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雷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 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

與二寺用齒裝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寶

錄華五日救兩街先雷寺兩所外又添八所法唐石刻云京師兩

街各置十寺僧五十人 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唐初

謂二年正月放後非今放也 僧尼道士女官皆隸功德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

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祠部封真元四

年崇元能罷大學士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

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

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元元節亦有 所度僧尼仍

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景年也 令祠部給牒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

立皇子溫為郕王湊為雅王滋為襄王沂為慶王 六

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 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

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

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眾稍

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

立其弟特勒邊捻為可汗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讓夷同平

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讓夷性廉介不安交遊位雖顯劇以儉約自

將為世吞美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 考異曰在

東十 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顯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

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

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

乃取所服物散與內家淨掃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月避香

以自縊而什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

王氏附焉李德裕傳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縊

於因以遺謀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誤若記誤廉辭則

誤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于武宗賜一且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

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命於

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警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動數日

而殯及山陵之際侍官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侯才人乎於是興

觀以殉遂空于端陵之側詩人張祐為詩以弔之曰偶因清唱詠

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御為一聲河滿子下泉 以孤州司馬牛

須弔孟才人此事恐是王才人傳訛不同 為安州長史

安州漢京陸縣地京師 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

史昭州刺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遂至是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八

一三九

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盧翰相德宗于貞元貞元之間 冊點夏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鄴道兵討之 以右散騎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三字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將赴浙西也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曰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豫告也目曰已貴何須母行景讓請罪乃赦之及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汪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上負朝廷亦將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伺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權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甲申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上 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子 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元大中元年春正月壬子上朝獻太清宮癸丑朝享太廟甲寅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月庚壬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刺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

殷而年豐 左傳帝莊子之言為計那發也 衛旱討刑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 考異曰白敏中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廢之置之獄開及德裕失勢敏中與白敏中謀斥逐而德裕亦以會昌末罷出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德裕在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敏中以大中二年自前湖州刺史入知制誥敏中以三年自向中節度使 德裕由是白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德裕由是白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早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立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譴

查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十七 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將赴浙西也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曰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豫告也目曰已貴何須母行景讓請罪乃赦之及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汪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上負朝廷亦將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伺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權由是始及第

查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十七 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將赴浙西也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曰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豫告也目曰已貴何須母行景讓請罪乃赦之及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汪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上負朝廷亦將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伺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權由是始及第

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從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 代北諸軍謂軍 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赤心勇冠諸軍所向虜軻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點夏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官四散避去惟山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十九 便長而多醫藥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為令狐綯 綯用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州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於光陵之側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 會要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 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 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尚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係塞內屬者也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承旨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

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是歲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卒居易被過憲宗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蓄意未展為當路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復當世意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性情為事會昌中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又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號香山九老好事者給為九老圖卒年七十六居易文辭富麗尤精于詩筆有鄧劭者見其詩而喜有唐衢者見其詩而哭乃至維林賈人亦求其詩甚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之太和 中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劉禹錫亦在洛謂德裕曰近曾見白居易詩文否德裕曰累有人以相示然未嘗一披覽禹錫請其故德裕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然其文章實精絕恐一覽之遂回吾心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二十 大史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 紳已薨故追奪 中書舍人崔叡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過檢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眾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費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回鶻使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檢等過檢聞之夜與

妻為祥子特勒壽斯等九騎西走餘眾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眾為七七姓其分之室韋有宿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青部婆羅部訥北都路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二千里遠者六千里而廣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

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窟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雁駝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常以此言為

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寶於案上 立皇子溥為漢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

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中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

東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

鐵轉運使馬植並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

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輝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子也墀貞退寡欲登第後十年不仕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伯兄溫善欲用澳為御史

諷溫令之謂己溫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一相見便可得御史矣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但恐為呈身御史耳竟不詣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暉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

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附憲宗有司請葬

景陵外園暉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暉詰之暉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暉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

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暉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頰歎暉孤直明日暉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墀起居下堂令是日太后崩初上集位以憲宗選制墀疑后在堂中至是疑得疾崩布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墀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世宗臨崩時官王暉為

大中年崩崩景陵后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

之功未復復墀于落安焉裝延節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受命之夕上雖幼弱其志安焉裝延節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受命

之夕上雖幼弱其志安焉裝延節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受命

之夕上雖幼弱其志安焉裝延節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受命

編者郭太后以上英宗孝果且懷德壽居興慶宮一日與一
二侍兒同升勤政樓簡面望欲頌于樓下或上過左右
持之御膳于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慈安郭太后
與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崑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
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幸臣白敏中召韓愈其事韓對云云翌日
韓既州州向容許命周詳亦免相按實錄所言事韓對云云東
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韓愈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
太后寢疾禮不應政若無此事則廷給堂取禮諱宣宗或者郭后
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之之心欲誅其遺故韓爭之疑以傳
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樞過費日久門下有衛士姓李
任西川節度使馬樞罷歸中赴樞至西川李樞士一見樞謂樞曰
相公將有甚事非馬中丞不能能之樞未之信樞士一日密言於樞曰
樞之仍令樞更爲樞實宅生之費無幾樞至門方知樞不
知其旨除光祿卿報狀至樞謂樞士曰貴人到關作光祿卿
矣樞士曰始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樞
始驚憂俄而作相除安皇太后崩後樞安子樞也忽一日內榜
子案檢實率州元故故事樞諭旨翌日延英上前高宗管教樞案
辨能回上旨事遂中樞按樞會昌中已自黔中入 秋九月甲子
爲大理卿今年二月始爲西川節度今不取

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
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 初德裕盛時賓客無敢忤者
惟幕寮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使門下愛我皆如杜顥我
無今日矣顥牧之弟也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
烏窟之功 此出范德雲孫女議被以烏窟爲天井取也 求一鎮
以終老執政以維李德裕所薦曰鄉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
酬之足矣 蕭河中丞河 除左龍武統軍雄快快而斃 十一月庚
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網之孫登進士第爲校書郎右拾
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尙之有司循舊制
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
以銅裝車 唐制公主乘駟車外命婦 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
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

太平安樂之禍顥弟顥常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
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
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
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
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頃之又詔曰夫婦教化
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
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章惇爲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
月鳳翔節度使崔瑛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 宋白曰清
其地即秦州所封九城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 詔以
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邦鎮九城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 詔以
本州未復檢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
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
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吐蕃論
恐熟道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尙婢婢遣其將拓拔
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己大忠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舉曰臣
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章丹功德被於八州 八州其江 漢岳
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尙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
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甫爲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熟軍
于河州尙婢婢軍於河源軍 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
婢諸將欲擊恐熟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因而致死
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
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 據河橋則兵取而退者有歸降敗兵似
度於橋則可以絕論恐熟之追地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

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十都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

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

門等七關考與日寶錄秦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

殺東道節度使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

節度使等表區區論恐熱事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亦

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

官賞之何故但恐將而不及恐恐蓋三州七關以吐蕃亂自

來降唐朝廷諸將應接之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

武鳳翔邠甯振武皆出兵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

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

遣鎮驛馬都尉章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

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邊 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為東川

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

部魏扶同平章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

節度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

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

直方為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

李廓見二百四十一 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

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亂上思魯

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宏止為武甯節度使武甯士

卒素騎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宏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

作亂宏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

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

安史亂後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

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甲子邠甯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

蕭關在靈州北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時

原州 詔邠甯節度使權移軍於甯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

改安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

之 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

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

解胡服戴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賜絹十五萬匹詔募百姓墾闢三

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十

關也 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四道謂

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漢唐以來

其法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流徙野多閑田

而治野賦者如治邊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

農民墾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附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

於此自此諸道 濶池鹽利可贖邊陲委度支制置神龍元年置

濶池鹽池 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

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

阻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盡力收復自廣德以來

南邊內階成德及文州移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于吐蕃者

按階州時為武州宋白曰階州武州之地養養不武都築於

仙居山武都郡西魏始置武州大歷初與秦州俱沒 冬十月

政備邊庫為延查庫 西川節度使杜棕奏取維州 京師地震

振武天德靈武鹽夏等州皆震壞軍鎮廬舍壓死數千人 閏十

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帝有志復河湟

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

諡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

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緝為貽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三十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三十五

曰舊紀十一月廣州軍亂遂發直方軍人推州縣為首後四年九月同舉卒軍人立張允仲為首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處為將卒所嗣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則廷張允仲傳曰四年我師四勝寢疾表允仲為首後新紀四年八月廣州軍亂遂張直方張允仲自稱謂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仲為首後直方張允仲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仲知留後其無周繼姓名今復直方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諡曰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王左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上疏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附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以臣等愚見但以新諡寶冊告於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雖不從誠者是之 己未廣州司戶李德裕卒德裕在州嘗遊於城南禪院見老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德裕問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昔人骨灰耳太尉富時朝列中有為公所憾者多請于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一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四八

過三煎即棄其滓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有災當南行萬里公不樂曰南行還乎曰公當食羊萬口今尚有五百未滿想當還耳公狀曰師實至人我元和中為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山巒曰皆羊有牧者十數謂我曰此待御平生所食羊也常誌此夢不覺于今知真數固不誣也後旬餘張公使朱豐領羊五百公大驚召僧告其夢且曰還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還之無益矣行其不返乎果如其言誠言云德裕在位頗開塞駁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鳴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元奏取扶州 劉昫曰扶州代吐谷所據西魏時吐谷渾于此置鄧州及鄭南都蓋以平定鄭至光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于吐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一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五 起四年盡十三年凡十年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秦州本屬

龍右節度是時 以秘書監柳仲郢為河南尹先是仲郢嘗為京

兆尹以嚴肅為治禁軍小校劉誦嘗毆其母仲郢不俟奏下而杖

殺之又置權置于東西市使貿易者用之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

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及是尹河南以寬惠為政人或訝其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年

相類仲郢曰鞏毅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何取類耶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

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

姓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以詰植

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仲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

與元贇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壬中以霖雨詔京師關輔疏

理繫囚獨度支鹽鐵戶部通負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

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繼堯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

知兵馬使張允伸為副後九月丁酉從之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

兵討之連年無功成饋不已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

州司馬溫裕戮之兄子也孔溫見二百四十九卷吐蕃論恐熱遣

僧弄羅真將兵於鷄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吐蕃

注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鷄項關亦在河州界婢婢遣其

將尚鐸羅樹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子燭慮

鞏力將兵據龍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

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孺子不從鞏

刀曰吾甯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部州熊子逆戰敗

死婢婢遣之謂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

州西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肅州界赤柳恐熱聞婢婢棄部

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聞懷光守鄯

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入州宋白曰鄯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年

其丁壯剝削其歲老及婦人以粟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

開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

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招討党項行

營宣慰使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

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祐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

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可

居朝廷矣溫業戮之弟子也

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

降沙州東南至長安二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

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

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

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自大

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楫澗倉者

什不三四大曠劉晏之法劉晏事見二百一十休窮究其弊立漕

法十條歲運米至澗倉者百二十萬斛上頗知克項之反由邊

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克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

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行日復面加戒勵克項由是遂安福行之弟也上以南山平夏

克項久未平克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

黨項以北居川峽者謂之平夏克項在安撫以南山山谷者謂之南山克項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

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克項行營都

統制置等使職源日制南北兩路供軍使兼節度使敏中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九唐紀六十五

用裴度故事擢廷臣為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四夏四月

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邠甯行軍司馬知制誥薛仲

為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將係見二百四十四初上命

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喪盧氏將赴昏

楚州已行至鄭州突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

中將赴顥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隨臣在政府無如

臣何今臣出外願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矣卿何言

之晚耶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櫬而授敏中曰此皆鄭顥謂卿之

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櫬函于佛前焚香事

之禮說文曰敏中軍於甯州王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克項九千餘

帳于三交谷三交谷在敏中奏克項平辛未詔平夏克項已就安

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李繼遷之叛也走綏州南山克項聞

出山者迫于飢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定委李福存諭

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

切不問或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強場或復入山林

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夏邠鄜

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

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蕃

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歸部落

或降于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于眾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

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臣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

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九唐紀六十五

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

賜遺還恐熱快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眾恐熱本吐蕃欲為

邊患會久雨乏食眾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六月立皇

子潤為鄂王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

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

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

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

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

還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

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

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

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府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蠹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時用兵以復河堤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尙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蓬果羣盜依阻鷄山寇掠三川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贊宏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

瓜伊西甘肅鄯州河峽廊州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

十州并沙州為十一州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至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里肅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廊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至肅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道數五百三十里西至河州道數三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及新紀在十月案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圖籍來獻可獻義潮百餘年至是悉復於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歸義軍田處道等使義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歸義軍田處道等使義紀五年十月義潮沙州防禦使使義澤義軍連為節度使參考書卷二月義潮使義澤以得沙州事告除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義澤義潮義紀義澤以十一州

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案新書百官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等其兼都督節度則有長史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左驍衛將軍 是歲湖南大饑 大忠六年春二月王贊宏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閒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眾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

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

館而王贊宏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救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鄂縣及雲陽莊並免租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租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救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與令免租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竝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鄯州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 党項復擾邊上欲擢可為鄯州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誠論邊事誠按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

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

序進履所 六月壬申先以誠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州節度使

雍王漢英追諡靖懷太子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維

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

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猶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

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

諭以禍福禁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

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誦戍

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

中縣地宋齊為資陽成西隄置 資州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甯節度使畢誠奏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七

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

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惲為棣王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

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進元教許置

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 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

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

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是歲淮南饑

癸大史七年春正月丙午上朝獻太清宮丁未朝享太廟戊申祀

圓丘救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

折法杖十 法杖謂常行罰杖也 杖斨一折管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

月左補闕趙璘請能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

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邦關中

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

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

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畱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

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淮南節度使李瑋

初淮南三節度皆沒于鎮瑋始至州人勸易署瑋曰上命我守

揚州是為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于臥內瑋惟以州有稅

酒直及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一不及家事

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餽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

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

萬餘緡權醋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癸大史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罷元會謂罷元且之會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八

故也 上自即位以來治獄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

誅竄甚眾 宣宗繼郭后累被之合葬諱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宏志之謀者然文宗與穆宗父子也

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藩崇諒矣 慮人情不安丙申詔

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疏遠者一

切不問 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

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

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 睦州東甯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還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

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

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三

月以早詔諸司疏理繫囚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

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 硤石嶺之峭嶮貞觀十四年移怒

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

此食豈易得適配茶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洵為昭王汝為康王

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册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

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

索之 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及 竟不與盡殺之上

歸帖其名於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

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

以甘露之變 見二百四十五卷 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

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台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

沃油 沃油通補天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九

詰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

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向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

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

未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

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

罪勿捨有嗣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

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乙 大甲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

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二月以醴泉令李

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

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

祈佛冀請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

奭入謝上以此獎勵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誠還邠

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軍于甯州至是南山平夏

皆安威臨武三州軍食足 五年以原州之 故令還理所 邠甯軍本

至甯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撥人貧

富及役輕重作差科備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 令廳縣令 每有

役事委令據簿定差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

聽察疆記宮中廡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

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清汙帛誤

書清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

上怒推校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察次諸州

賈泊通 賈泊通補天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十

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感

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宏宗入謝 鄧州京師東南 出謂澳曰上處

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

夜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

至上疏論諫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

遜之弟子也 李遜見二百三十九 性下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棕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

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

棕為太子太傅分司 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賞以

代下戶租稅 九月乙亥貶李訥為鄆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

十配茶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竝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為浙

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

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于尚藥局不

術自傳子問問之問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轉運使柳仲郢上言

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謀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

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到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

仲郢勞之日則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

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王

縉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

百萬縉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

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諫官亦上言十二月

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江西觀察使鄭祗德

二百四十三里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為資客分司

弼大中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章

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下若建太子則朕遂

為閒人休不敢復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

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昏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

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遂加珍滅近有降者云虜特勤今為可

汗尙寓安西俟其歸復身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

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考異曰貞觀遺事

崔罕崔鄂併改官而除澳京兆尹案大中制集澳代罕澳為人公

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為閭里患莊史掌主家積年

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

處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廷用

臣為京兆翰林學士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

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

鄭光帶我不道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

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

以為媿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異曰東觀

為上言之上于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

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

從柳仲郢與澳遺事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

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休志操堅正重貳時與兄儻弟休同學

于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畫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饋儻

者儻烹之召休休同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何繼獨不食及長性寬惠為官不尚嚴察而吏民畏服為人有蘊

藉進止雍閑上嘗曰休真儒者 司農卿韋廉欲求夏州節度使

有術士知之詣廉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廉信之夜設

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廉

有異志令我祭天廉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

珍玩盡與之邇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廉令

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秋九月上召廉面詰

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廉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社二族居之

天尺五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廉

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遺事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廉為永州司馬廉

議曰大僕卿韋廉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戶部侍郎判

司馬今官名從東觀遺事及實錄事取雲路友議

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歸戶部度支暨戶部一司錢貨數帛出入之數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樹之與書曰開汝已判

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考異曰劉崇遠金華

子維編類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遣書謂顥云云案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祇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顥懼累表辭劇務戶部之務繁劇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秘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溫祿登里羅溫及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

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

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遺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是以薄景讓 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十三 日誌補後

諸道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

遷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還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遷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遷外人 壬

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于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

判戶部事慎由從之子鄴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日明

內閣使李敬憲內閣使亦內遇鄴則不避馬助奏之上責敬憲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衛救命橫絕可也敬憲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配其本也使配役南牙也

丁大忠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竦為

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

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煩劇庶就陛下乞小鎮聖

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充之玘音駢又音貧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

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玘仲郢之子也 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

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十四 日誌補後

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營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容管

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略使甲午立皇子滯為衛王滯為廣王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遞守嘗進女樂數人皆絕色也上鍾愛特甚居數月一旦晨興忽然不樂曰元宗止一楊妃天

下至今猶累況此數輩乎召而謂之曰我不得不負汝左右奏請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命各賜酒一杯教坊祝漢貞滑稽儼給上或指物使之口占藻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恢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與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賊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工

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盧坐置琵琶而羅拜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滷無度好登樓彈射人以爲樂眾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鈞與人交始若濫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服節不爲鮮明位雖將相家無餘財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尙延心以承勛通使 宣宗大中之初 唐紀六十五 出 思補 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 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 漢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眾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 日軍宴 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 三川平涼川 茹川落門川也 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 瓜等州歸唐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于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 使府爲秦成防禦使府 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 耕謂營田之利 市謂互市之利 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

朝廷必能使府省戍兵選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眾居之 考異曰此事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房游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斯簡降延心及肅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收軍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遊奕使兼在傳高斯簡降宗時始爲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王中以期爲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輶築於羅浮山 羅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 王端章冊立回會稽浮來博於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鵲可汗道爲黑車子所擊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 十二月肅都罷判度支 是歲舒州吳塘堰有眾禽成巢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爲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盞 宣宗大中之初 唐紀六十五 出 思補 庚大中之初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 康王次上子也考異曰舊紀 式爲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 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 芳讀與棘同棘羊矢 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芳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系無今以爲利傳聞交趾外城亦 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屯鋪田步 南蠻謂南 去交趾半日程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程舟之重者派河日三十里江四百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派河四百里江一百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墜

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機處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初

戶部侍郎度判支劉瑑音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為河東節

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

支十二月十七日大對上以御案歷日付瑑令于下旬擇一吉日

瑑不論上旨上曰但擇一吉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

笑曰此日命御為相世無知者高退為期期從事退即乘轎上

也二十四日解瑑於官平里私第退為期期從事退即乘轎上

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退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

洩於退實瑑母曰明年正月十七日又對帝以瑑仁軌之五世

歷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

孫也瑑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常甄別品流上酬萬一

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盛明之朝當

循名實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遠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

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

曰微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洽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

求長生雷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集年過百歲顏色不衰髮垂至

地目光可畏數尺民家具食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飲

酒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又能散髮以氣

攻之髮皆條條直立如鐵線病者求療集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

而愈 二月甲子朔龍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其守陵宮人

悉移於諸陵 以陳宏志賦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湯陵之

歲春秋季一遷宜以三公行後太常少卿武之太常給園前著

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

忌日著傳諸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信言歲二月八月公

卿朝拜諸陵禮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于是太常約修

禮草定其儀公卿官以文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

盧鶴治案枕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

事死如事生 考異曰唐書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

使 樓肆教太保奏云云後旬口罷如政事舊傳初慎由與崔同

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崔學士慎由自度支平章事

恩顧甚隆引劉瑑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既

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瑑云云慎由不

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瑑居西內肆赦奉御承天門樓自為

史上欲御樓肆赦 唐初天子居西內肆赦奉御承天門樓自為

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 唐制凡御樓肆赦

所費甚廣 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

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

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

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

都尉劉異為外甯節度使 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 異向安平公主

上妹也 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

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

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瑑平生以名節自持凡議論處事

不涉於私及居相位未嘗以言色借貴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

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使賜之節

給事中蒲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使人道之節

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辭嶺南崇

發代之三月燧辭言柳桂四月疑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

月嶺南風益於此除燧嶺南而倣封燧以燧為非定亂之才故

於此 倣倣之從父弟也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

度使發嶺南兵討亂者平之 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

觀察使韓宗殺都押牙王桂直宗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 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十二年

月內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
考異曰實錄或作孫或作派煥總督亦作派實錄及新書皆有
李涿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涪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
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案都護位卑
涿既為教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
也 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

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 考異曰舊紀孫傑刻錄民羣引林
邑蠻攻安南府案蠻書述安南者南
詔非林 峯州有林西原 峯州在安南西北林
邑也 峯州有林西原 西原富又在峯州西 舊有防冬兵六千方
交瘴至冬瘴輕擊乘此 其旁七箱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
時為寇放置助冬兵

國戍守輪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邊於是
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
拓東押牙 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使言將開拓東
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
百七十五里至拓東城拓東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
亮石刻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樹梧 由獨遂帥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十九 唐德宗
宣宗大中十二年

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考異曰實錄無
涿除安南年月
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張維翰林西原防冬戍卒洞王李由獨
等七箱首領被誘引復為說前日往月水漸遭侵軼又曰桃花
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州官申
文欣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邊
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劫掠東節度使與書借將外甥妹與山
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箱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
一月劉勣等言令孤獨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志實錄咸通二年
六月詔如聞李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食殘廢致令溪洞蠻
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
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豈但向于邊境小有鈔盜未敢
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 秋七月丙寅
此寇安南如言平刻錄所載至始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丙寅
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憲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
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
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輒獎獨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
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

有不甯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
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
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
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
首號黃頭軍李承勳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
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渡海來襲我矣相與
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
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
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存誠
之子也其先世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親黨
守澄乃竄匿 考異曰舊紀原文云守澄走死案守澄後為安南都
守澄乃竄匿 考異曰舊紀原文云守澄走死案守澄後為安南都
守澄乃竄匿 考異曰舊紀原文云守澄走死案守澄後為安南都

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儲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
真臘皆復通使 占城在大海中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真臘
東與西屬南濱海北 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
與道明接東北抵驢州

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
練使璋造之子也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
家 丁巳太原地震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
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 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 上曰卿到彼為
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為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悻
懼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十九 唐德宗
宣宗大中十二年

杭州刺史 吳分餘杭立障水縣首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
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
京師東府三千 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
五百五十六里

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
非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則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
人為鄴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今諸州守臣以問綯對
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

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
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按對羣臣如
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
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謂上一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
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

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初山南東
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阻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
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遂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 上以光祿卿韋
宙父丹有忠政於江西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鄴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
觀察使 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仲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

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
非難上稱歎再三仲三退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大

官備生宰相 仲不論十二月甲寅以仲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
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初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
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眾自陸道開行比明至洪

州江州西南至洪州 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
人於江西以季友為都虞候

己大忠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獨度支戶部逋負出宮人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時謂大同軍節度治雲州
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

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
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
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教之子也 武

甯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
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武甯節度使一方遂安旣季榮於
嶺南 六月癸巳封憲宗子煬為彭王 初畢誠在翰林上恩顧

特異許用為相既而為宰相令狐綯所阻出為河東節度使誠思
有以結之乃求絕世之色盛飾獻綯綯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

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我將傾我族遂卻之誠又瀝血輸款於綯
綯終不納誠亦懼不敢置言李元伯傾貲以取歸舍正堂而坐

之元伯夫妻身執賤役以事焉踰月深得其懽心乃進之于上上
一見惑之寵冠六宮元伯又與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其燒伏火

丹砂連進以市恩澤久之上遂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
皆不得見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藥王
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至是上

密以藥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便立之
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元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收於宣化門外將自銀察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元音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悟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年五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權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權音惟上聲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上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丙申天子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元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九月追尊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之十三年

至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宏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宏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賜高年粟帛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神龍元年分南海及鄞置象山縣屬台州 官軍屢敗明州城門盡閉進逼剡縣剡古縣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 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賊副使劉勣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瀟音瀟音又頗招權受賄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

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清溪道以通犍蠻清溪道即關路使由蜀入貢又遷犍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犍蠻之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犍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犍人浸多音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貧冬使者留表付嶺州而還又索習學第子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曾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送遣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曾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曾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宣宗大中之十三年

雲南國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考異曰大和改元建極通六年三月盧勣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詔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和初勣使及西川實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置軍威省有詔許之錄報雲南雲南同牒不遜新南詔傳曰南詔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山蠻犍蠻所怒即言索質子並謂隨子弟學成都者也案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極建極者必非諱入朝後事也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行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六十六 起咸通元年 年號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胤 宣宗長子也 初諱溫 即位更名 在位十四年 改元一

大中十四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 桐柏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

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尉府庫募壯士燧至數千人越州大恐

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德更募新

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

資治通鑑補 卷第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六

公署望海鎮將李珪 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平奏望海

鎮去明州七十餘里海濱大將新卒五百擊表甫二月辛卯與甫

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 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

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

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

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唯 唯音 勇力推劉慶劉

從解翠盜皆通霄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

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環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警震中原 丙申

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 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午

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要肩輿以歸 義成節度使李福奏潁州去

夏大雨平地水深一丈山稼廬舍漂沒殆盡乞蠲租賦從之 鄭

祇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道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

欽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 蘇州

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 有東

出清鹽至錢清渡而東入於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 尋

復召還府中以白衛祇德餽之比度支餉餽多十三倍而宣潤將

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

陽驕馬其可行者必先邀賊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州 唐興縣東有平水嶺又東臨山即小江也北又一小城中

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於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城中

士民儲舟裝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

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阻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語者南安都護王式雅儒家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

任也諸相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三月

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

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

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盜將

竊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 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

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

而猶存十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

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

押牙房鄧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 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

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

菹醢況貨財能休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

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縣宋唐武德初分臨海唐興縣宋改始平縣晉改爲始豐曰天台九里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己巳甫自將萬餘入掠
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 葵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
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東破慈
溪入奉化抵甯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鄞縣
分鄞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
縣置甯海縣屬台州九里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 分兵圍象山
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躪殺之及王式除誓下浙東人心稍
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旌歎曰有如此之眾而策畫
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
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
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三 思通風
日西 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
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
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
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識之唯以甫不用
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裕在賊中賊客之略說甫曰如劉副
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
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
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
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
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
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

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眾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
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錢祗德於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
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
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
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
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
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
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
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
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
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四 思通風
餘人 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 虜人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
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虜人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
式既稿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
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
百匹 龍陂漢潁川郡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
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羈牧龍陂牧 於是騎
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誦賊遠近眾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
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聞諸營見卒及土
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
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
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
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
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城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

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新昌縣東南與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能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駒於甯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睦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前所發忠武義成軍其數尚少更請益發兩鎮兵

書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四 六十一

及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城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甯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嶺海遊嶺在會稽南九十里賊入甯溪洞甯溪洞在甯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橫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睦謂妻甫曰婦從者謀入越州甯有此困邪王略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絲唯悉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蠅也高羅銳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閒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甯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甯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滋日寇思

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劉黃罕嶺在東化縣西北刻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刻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裴甫既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甯海西南六十餘里眾尚萬餘人 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駒於上膠村上膠村在甯海西北四里賊將王舉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辭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蠲減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仍救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京師地震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裴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輜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刻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刻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刻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刻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百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刻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刻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壘者乃北人賊說耳今浙東諸縣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皆無城獨刻有城猶為完壯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裴甫劉睦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斬其後遂擒之王寅甫等至越州式要斬睦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刻錄劉睦等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擲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裴甫等乞降諸將使騎來自公曰賊雖休耳耳張備之仍遣押牙將裴慶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睦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逃與諸

將謂我軍之解將使勇者... 前甫輩離城數十步... 不出甫遂甚不知所為... 斬之械盡而敵入於... 既為官軍所敗復入... 金吾將軍甫許焉其... 以木曳頭以緝甫曰... 去公且行有命矣既... 命三斬之唯顧謂甫... 入刺也雖已屢敗向... 殺降不祥李康所以... 刺錄一何曲筆哉雖... 二書所言莫知孰是... 更以詐誘之或者將... 刺城猶未下諸將已... 諸將追至大蘭山今...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七

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 之始至軍食方急而... 以誘飢人吾給之食... 適足資之耳又問不... 盡行城中無兵以繼... 騎而少給兵何也式... 則賊至不知矣皆曰... 甫至京師斬于東市... 先是上每以越盜為... 式嘗曰公專以執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七

力竭盡力 故式所奏求無不...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 右拾遺句容劉鄩上... 血屬將歸生涯已空... 裕太子少保衛國公... 供奉勤勞表略云子... 解之思多於郡縣易... 曰枯骨未歸于壘城... 官教依奏實錄引東... 幸相公哀之許歸葬... 怒又崔相與劉鄩皆... 後數日將坐延英綱... 公有舊幸閱而許之... 言必按禍明日入中... 蒙州立山尉趙德爽... 從事李商隱為文曰... 川鄭奏乃云孤骨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八

人偽作之非邪本委也... 子段全釋曹云故衛... 國子弟遂于南土管... 爰加于寵隨全釋曹... 較中開發而數本進... 前作相既遠之至此... 下推新之命軍作解... 有赦府不蒙恩列後... 太尉府行錄鄭此時... 見廣府連城廣府山... 裕執政日以天下每... 者茲實有賴上曰今... 此功于國與罪皆合... 不知其在崖州而云... 追雪在崖州時此說... 章事夏候孜同平章... 為禮部尚書同平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六十六 八

遷驢無故墜井死或登朝士之門或寄逆旅之舍常多齟齬時人
 號為不利市秀才有僕李敬者隨我已久備嘗寒苦或誘之曰當
 今北而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每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
 之而戀戀一窮措大有何益哉縱其不然且從堂頭官人作生計
 亦得豐衣足食以了一生也時號堂吏為堂頭官人故云敬聞之
 驟然曰我使頭是飽學秀才一日及第我還擬作西川留後子奈
 何云然眾莫不揶揄而掩口時我於壁後竊聽一一聞其言未幾
 我竟登第涉歷內外遂登台位至是以宰相出鎮西川隨行以耶
 吏託者甚眾我一無所許至鎮即以敬知進奏王事鞅掌莫不榮
 之 安南都護李鄂復取播州 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
 南所陷此非安南也李鄂越
 境收復欲以為功而不知
 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 閏月乙亥上朝獻太清宮十一月丙

子朔享太廟丁丑祀圖丘赦天下改元咸通 是月慶王沂楚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總略使時暴自私以斗鹽
 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首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
 軍誌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鄂屯武州咸通元年為
 蠻所攻乘州走天子兵鄂以王寬代之後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
 南也新南詔傳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鄂
 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都護李鄂與監軍奔武州 新志世管所領又有州武州沈州
 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咸通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賊南蠻 二月
 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
 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
 繼至獨揖受宣 受宣受
 宣命也 三相起避之西軒 三相舉誠杜
 審權蕭仲也 公慶出
 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宣請鄂王監國奏也且

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覆請良久曰聖主登極
 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
 罪宰相當於延英而示聖旨明行誅誥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
 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其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
 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
 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閉豈得不自憂乎
 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
 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慙而退三
 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他
 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意此亦是康杜悰家
 傳書之其詞旨抑揚
 容有過其實者洪邁筆曰案錄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
 綯曰蕭邦曰夏竦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諷及

資治通鑑補遺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十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
 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
 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福
 王綰 綰順
 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
 時李鄂自武州收集土寇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
 州司戶鄂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
 朝廷以杜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
 將軍再舉鄂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劉詢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末
 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曰宋開寶六年劉詢
 州之地屬廣州御改振州為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

加開李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鄂又處置其子守澄使秀華
擊賊沒陷城邑歸到後日於李鄂處索取前後救詔一一參詳利
李承在鎮發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
蠻為之勦滅察其不忠殺死焉及李鄂至鎮發陷安南鄂走武
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眾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
百兩軍鄂以失衛賊州補國史兼安南李鄂投武州召土軍
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不戮力盡敵兼誘溪
洞莽夷為鄉導之罪也鄂既陷州後以存誠侯利備家兵數多
子弟繼繼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其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
王山為都護兼鄂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鄂至旬日
殺之非因奸察不戮力也代鄂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令
獨取鄂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不刻錄實錄按唐制若以杜守
澄之戮為李鄂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
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
人成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
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
李蒙利其關額衣糧以自入悉能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
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宏
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宏源與監軍脫身奔歸州宋白
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宜化縣唐武德四年于此置
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有州秦桂林郡地
唐高祖州後改邕州至京師五千二百餘日蠻去乃還宏源坐貶建
州司戶文楚時為中監復以為營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
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
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
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
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
發會南詔寇樹州攻耶啞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
月案補遺史杜州公再入
使使臣運通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樹州前實錄書于

十二月漢也崇南詔已解帝南詔可漸歸也 冬十月以
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至咸通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仲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棟王憺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
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
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
略謂討處道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前宜慰安撫使五月以
京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
援安南蔡襲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湖南事又云
命杜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
又案襲帥禁軍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
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卻回
一白于都護王寬得便得臣指揮撤放軍回苛求勦蕩
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他微之其由真非蔡京于寬之過緣既謂

襲為本使為之入賊則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
道未去任也不知韓不自襲而自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
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襲擅放軍回字 邕管經
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文
人戶形殘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
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改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
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地人戶殘耗由是與
更舊制未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
約眾不悅以劫掠王代之蓋因補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
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
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考異曰實錄本 夏四月己亥朔
赦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兩街僧
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經也
以板夾之謂之梵

大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又數幸請寺施與無度吏部
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侍郎蕭傲上疏以為元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元
謂唐祖老子尊為元元 皇帝素王謂孔子也 聖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

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 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
闡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
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 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 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
四輔力求人瘼也 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

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
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
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

冀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章宙為東道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十一
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
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邊微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
運益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
朝廷從之襲累奏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
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
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日舊傳璋威通末為徐州節度使徐州牙本曰銀刀軍頗驍橫璋
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案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
傳 初王智與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軍旗門槍挾

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
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皆和
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

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
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之璋開懷
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

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州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
甯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射同平
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裴雨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

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 徐州城外始出迎謁式視
事三日裴兩鎮將士遺遺銀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
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考詳曰舊傳曰式至嶺南誅銀刀等七

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
到近境進衛隊三百人遠接式衣坐胡牀受參既畢乃問其進
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
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十四
眾居常威服能吞噬于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牛臂曳履危坐迷
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魏城相訶不能自會馬案若
斬東除武甯非河陽也今從實錄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
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及張建封以威名寵
任特帖濠泗二州 卷見二百三十三 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
擊消弭而武甯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

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
州之符離泗州之虹濱宿州治埭橋在徐州南界 四年析徐
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
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甯節度使乘徐泗濠宿

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元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
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
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

炮烙之刑園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今二節嶺奔藤州

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為收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

土軍以攻邕州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入怨其分裂

不納以其對桂管巡屬京無所自容救貶崖州司戶不可之官遣

至零陵救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

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份為魏王佶為涼王佶為蜀王十一月立順

宗子緝為新王憲宗子慎為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考

日南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五萬攻安南南蠻書咸通三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角下營茫蠻于蘇歷江岸也

聚謀形勢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賊通交州都護蔡襲告急救發

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

之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

先保護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救蔡襲屯海門考

日實錄詔蔡襲且在海門是令蔡交趾退屯海門也案 鄭愚分兵備

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

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繼範釋順宗子 是歲

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

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眾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

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

弱者反依附之

綏咸通四年春正月戊辰上朝獻太清宮己巳朝享太廟庚午祀

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

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轉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成灘出馬門 荆南江西鄂岳襄州

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感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

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

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

千餘人考與日實錄二月步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陷思併羅伏

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安南城地經略使檢

校丁部尚書蔡襲出兵格爾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眾萬餘攻

甚急賊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蠻左將中將南江口并

元從七千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攜印渡江其荆南江西鄂岳

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卻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一二十

人至夜賊被兵至途屠其城寨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

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勳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勳書與雲

南蠻亦云楊思勳書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蠻又蠻書所云思

勳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蔡襲也補因史云

蠻眾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蔡襲

花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通安南也蠻書言二十

七日通城者但記見河蠻等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

但記以車弩射得首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逃之

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循無得

既始知之章由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

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 速夜蠻將楊思勳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

因實錄而誤○彭音辭 交趾城陷洞夷僚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雷兵二萬使思勳據

交趾城谿洞夷僚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

保嶺南東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

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蓋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

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悶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

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不復黃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
天雄矣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

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
士卒數百人自隨 就義武軍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

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

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元玠

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為楊收與元玠 玠交亞張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

復以興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

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

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若

對大賓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若無人自起徹鉤手解

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遷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

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

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

護府於行交州 考異曰實錄以邕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實

錄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峽州地理志 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

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饒運者皆

派湘江入潯渠澗水 鄒遺元曰湘源同源分爲二水南則澗水北

潯渠澗水 則湘川湘澗之開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

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潯渠新書曰桂州有潯水出陽海山世言秦

命史廉伐越聖馬援討徵儂後治以通使後為江水貫渠

遂成後唐李勣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澗二水皆出益

沙水始發南下曰潯名澗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

又曰潯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成嶺時史廉鑿此以通之遺蹟

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融江洋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與

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祇始作此渠派湘之東西

注之潯使北水南合北舟險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壅中壘石

作鐮背就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

俱前渠繞與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開置斗門三十六土

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勞費

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

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網吏舟人使

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復奏蠻寇必向

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容藤二州相去 藝王滋堯 亦也 救以

閩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唐中世置

閩門使以 此者為之舉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相百官皆容朝見辭唐初中

五年以兼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 不 應忽以內人代之上

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封之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 太宗發卒修乾元殿

聞張元素諫即日罷之 見一百九十三 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

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

聽 詰真斯遺其臣合伊維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

又欲討回鷓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
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
弟之法滈專家謂父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
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
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
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濼
泗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
待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政府第殺詢
甲戌通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蟻為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
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貶張雲與元少
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 丙午西川
秦南詔寇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
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邊城城從之二城
益築於益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時交州寄治海門益
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
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
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
尺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益宣示中外
編諸史策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城詔發許滑青汴克鄆宣潤
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前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
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存疑給之二字
今不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天平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濼柵
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毀營承
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
出散燒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閉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
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漢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
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真同平
章事真復之孫也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
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
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
甯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紹曰
兩林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〇 唐紀六十六 五年
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 殺獲甚眾係塞城使杜守連不
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
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
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
更在邕州者當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
捷事多由安具所聞故于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授右
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備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詔陷交趾以承訓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諭賊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鄴帥不可以
右武衛大將軍罷歸益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蓋宗實錄勤
傳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
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
夏戾夜薦曉衛將軍高駘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進軍經
年不敢進軍丞相以侯貞李公蜀
嶺南疏請用曉衛將軍高駘有制以本官充邕州進討使旋拜安
南節度使其苗所領兵益付高公指揮案今年正月詔苗將軍收
復安南若經年則致已罷相今從實錄附于此實錄苗官為右領
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

經略使高駢率軍五千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會諸道之師擊之今不取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
 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
 古兩軍宦官多譽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成
 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天平節度使
 柳仲郢薨仲郢母韓臯之女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母常和熊膽
 丸使夜咀嚙以助其勤及長工文章持身有父公綽風矩動循禮
 法牛僧孺鎮江夏辟為從事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哉仲郢
 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感李德裕之知己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
 仲郢領鐵鉞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贖
 南宅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
 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已久其家已空遂絕
 資治通鑑補遺卷一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年十一
 蒸嘗誠痛惻惻感悟從之仲郢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
 束帶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浮屠急
 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贖獨負里無遺家衣冠孤女不能
 自歸者必斥廩為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父子行略相同
 而仲郢尤簡素廩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晝夜家有書
 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九經三史
 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又手錄它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
 備皆小楷精謹無一行字當時士大夫崇尚家法者以柳氏為冠
 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子弟亦各修整嘗出貨一婢于韓金吾
 家猶未成券聞金吾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駢會
 價駢音賦上聲詩音 婢於窗隙中窺見即偽作中風狀仆地金吾
 往實物可行也 婢於窗隙中窺見即偽作中風狀仆地金吾

怪而問之婢云我以此疾故出柳宅也金吾遂不售而歸之人或
 問曰汝何時有此疾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能事此賈
 翁耳郎耶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攸同平章事
 充河東節度使 王貞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
 事時年三十六 為路巖以高 位疾債張本
 咸通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暉復
 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王暉見二百四十四 卷宣宗大中二年 諸
 道進私白者 唐時諸道進 關兒號曰私白 闕中為多故宦官多聞人福建觀察
 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靈宦者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
 歛觀察使時人謂之敷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實
 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瑋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瑋元
 資治通鑑補遺卷一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年十一
 裕之子也 元祐見二百四十五卷文 宗太和八年。號音榮 楊收建議以鬻寇積年未
 平兩河兵成嶺南首懸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
 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
 鎮南軍於洪州 嶺州刺史喻士珍貪貪 音音 掠兩林蠻以易金
 南詔復寇嶺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
 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諤為鎮南節度使諤震之從孫也 六月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瑋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
 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
 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
 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 府安南府即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也

峯州蠻眾近五萬方稷田 劉昉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寧寧縣唐時
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驛奏於邕管大破林邑
叻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 漢世新南詔傳亦云驛以遼士五千度
江敗林邑兵于邕州亦承此而誤也 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驛自海
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驛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府
復安南府在明年也 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于
南定驛案與苗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
繼年不進軍乃以驛代之則驛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
補國史又云驛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
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驛以六年
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 實錄又云九月驛奏破蠻龍
州營寨封於食糧等事 詔驛令于當界守備驛近有故文已詳恐
有誤其後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案載在明年十一月此驛必在
驛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 新傳又云驛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貴
所管龍州即安南 收其所獲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

鄭氏崩 晉祿二州地震
丙咸通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僕固俊克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〇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
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克西河
及部諸胡漢諸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 新吐蕃傳曰七年俊
擊取西州收諸部大中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
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
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
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鄆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宋
曰鄆州南至麻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鄆州城使
張季暉押領兵援懷光下使到尚思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
奉新吐蕃傳曰鄆州城使張季暉與尚思熱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
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陷樹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
遂屠其城 謂去年陷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尊忠武戎兵襲浪
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
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驛信

已應天順人 南詔自尋夢泰以來自稱天順人 我見節度使當抗
禮傳書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而毆之因
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
厚賜勞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
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
之功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
延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閏月吐蕃寇
邠甯節度使薛宏宗拒御之 夏四月辛巳貶前西川節度使李
福為斬王傅 以嚴繫南詔使者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
主祔別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宏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
暉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會龍道善國節度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〇
楊緝恩助安南節度使曾遷守交趾 善嗣府南詔別都 以范呢些
為安南都統 些首後上 趙諾眉為扶邪都統 朱實錄扶邪屬羅
監陳救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驛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
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
周維周奏驛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
驛鎮安南 考異曰補國史謂驛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案時安
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 召驛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與
之從子也是月驛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北留後 八月辛卯晝晦 冬十月甲申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直欲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
多倚為姦利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路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

价怒以為叛已故出之 旺蕃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鄜州生擒
 論恐熱先則其足數而斯之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
 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十六卷武宗會昌五年 高駢圖交趾十餘日蠻困巖城且下
 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章仲
 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幸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
 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 遊船遊 奔之船云新經略
 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附我乃匿於船開維周過則
 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
 門而還王晏權聞勸動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
 遂解重圍檣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會
 查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至 唐紀六十六 至

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 蠻居安南界 斬首三萬餘級 考
 日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段會統帥首蓋朱道
 古及駢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口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賊寇近
 散又云段會統帥段會遷朱道古殺段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
 克安南案版首蓋即段會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段與賊緝思等
 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
 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土蠻斷其將表詔李法龍舉眾萬人奔波
 波風三壁竊思出散賊走城土乘之起樓入斬倉運呢些諸眉
 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
 以六月平也 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
 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冤咸通二年以
 前道負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
 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
 度使 自此迄宋朝安南 自李涿侵擾安南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
 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二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真

斯管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明年歷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
 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
 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湖滙南宮北苑 南宮即興慶宮禁 昭應
 咸陽 咸陽有聖賢堂 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
 食帳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
 所費不可勝紀
 行咸通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丁未晉絳
 二州地震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
 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府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
 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 六姓蠻一日
 寶山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六 至 唐紀六十六 至

三日訖盡四日狼蠻 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
 五日勿邪蠻六日白蠻 卑隴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
 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
 李可及善音樂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三月止以
 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
 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
 工刷運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
 事別處可及官不從可及遂憑恩恣橫人無敢指斥 夏四月上
 不豫羣臣稀進見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惡不可赦者皆
 遞降一等由官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鷹鷂 秋七月雨湯於下邳
 壬寅斬王緝 緝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

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貨登樓擊
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
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施
衣物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
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八月庚
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在事言前
同馬案是時保衡未作用嚴譔為江西節度使歷百餘明年貶為端州
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九月上疾瘳賜民病疾及軍士戰傷者
帛 冬十二月信王恊薨恊子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
章事 進士皮日休上書請以孟子為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
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
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又請以韓愈配饗
太學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
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孟子荀卿與傳聖道以至於文中子
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賦鵬揚墨踐躅釋老
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
賢之數則典禮未為備也不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七九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樹州控扼南詔為其
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分眉蜀邛雅嘉黎樹七州建定邊軍
屯重兵於樹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樹州刺
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
道行營制世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纒自六十里備距邛千里其狀罔如此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 初南詔

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三千赴接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

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慎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

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成

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會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

多請更留戡卒一年彥會從之戡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信軍校趙

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

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信等作亂殺都將王

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應制凡行軍置糧軍糧料 劫庫兵北

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州兵 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

敬思救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 部送歸徐州戡卒乃止剽

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彥代
鎮交趾從之 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保壽將先鋒軍每遇陳敵
錄但云高壽以下勅姓名于碑陰不云壽為節度使新傳云駢之
戰其從孫壽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從天平薦壽自代詔拜
交州節度使紫駢為金吾半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

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西川置定邊軍則請 龐勛等至湖南 湖南觀察 監軍以討誘之
駢皆在定邊軍巡內

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
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
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乃各以
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

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救令誅
黃油浦 卷三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二 忠補

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平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
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
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救書乃
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則招集銀刀等郡寇
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已至泗州 泗州舊宋宿豫之
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以大象三年改泗州元
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
要之 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 凡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
所謂致語 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
者是也 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收從彥會慰撫成
卒遣歸者勿使變疑彥曾遣使以救意諭之道路相望助亦申狀
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徐城縣屬徐州宋朝省徐城為鎮
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

而西北則入徐州界其道里迂遠故駢助與許佶等乃言於
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
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
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
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
也事見二百四十

長慶二年 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
十二人獨愛懼欲逃去勸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

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
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
於遞中申狀 遞中謂入都前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

查治遺孽 卷三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三 忠補

離尚未釋甲 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城者
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 蓋以軍將尹戡杜璋
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
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其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 唐制三
驛四驛百
二十里 闔城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
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成
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
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
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
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
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
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

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戊卒殺都別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通看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會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污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疑非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自古城在夏邱縣界武德置虹九城志在州東一百里○虹音祥且奏其狀彥會戒元密無傷收使時張敬思在助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驚眾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警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開運關盈不至六籍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宿州居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以大船若汴而下人准則可以入江湖矣以千縑贖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明且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機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破中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收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兵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戊卒五百人出戰於淮水上淮水在虹縣對壘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刺史觀察副使焦瑤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助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勸兵乘城勦助自稱兵馬副將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

密以為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涓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勳引兵北渡淮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會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會奔兗州九城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會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會退係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會判官焦瑤等賊令別將蔡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迺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會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

賊通徐州十五日後每且大霧十六日彥會於徐州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開而入質錄自助至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賊囚彥會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劄而到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巡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庭皓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醫生敢爾不畏死邪勛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于沛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賞罰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度肅滅一軍見上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

權兵馬謂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四州謂徐臣聞見利

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盜郭郭旬日閒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為崔彥會請勛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舉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曰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回戈吾黨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濠口濠口至濠州道附

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舊紀實錄一月案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勛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怡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富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勛助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球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

雲京之孫諱辛雲京見二百二十形甚臙而短然多力少年時嘗

耕于野有兩牛相鬪諱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及長學詩書能擊劍性慷慨重然諾專務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年五十不仕寓居廣陵與杜愔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諱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諱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諱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諱急掉小舟得入愔即營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愔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勛助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

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助據徐州各遣兵據要
害而官軍尙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近十縣宋州
東有磨山民逃匿其止助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
口皆渴死或說勛曰雷後止欲求節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
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
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遣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取皆賀明日
勛使至但責崔彥會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勛使
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
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
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
晏權智與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州行營都招
討使凡十八將分置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正月一日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八

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泗州賊將梁玉出戰屢敗乃授承訓
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
節度使充徐州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
勳句當署後以王晏權爲徐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
營都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都招討使等使彭門
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
以大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案庚申十二月一日大發
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
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耶赤心沙陀薩葛
安慶分爲
三 部及吐谷渾達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
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
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
淮陰縣有洪
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諱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
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
門城中幾不能禦諱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諱曰

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諱復乘小舟負尸突
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
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諱拔劍頓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
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
淮南遂爲寇場公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去公起欲擊之厚
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諱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
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諱舉身自擲
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
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諱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
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存疑時郭厚本止分五百人而此
云千五百人想感諱從者衆耳諱曰
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其奪之諱素多力眾不
能奪諱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
願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
敗走鼓譟逐之至哺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吳迴
攻泗州劉行及亦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
度使杜審權鎮海軍
治泗州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已未行約
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
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
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頂安世曰都梁縣
有小山山上木極清澆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
俗謂蘭爲都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
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
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
李湘赴援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九

州李湘赴援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

孤獨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苻于編解情願言朝廷累有詔
 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且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信任
 之拘即奏謝賜賜助節賊仍賊李湘但成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
 異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備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
 軍乘間步騎徑入湘軍淮卒五千人皆破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
 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龍助斷手足以徇于康承訓軍時浙西
 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審權行約頭敵知名浙軍未
 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賊為交關之狀行約軍望見無
 趣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賊與湘約會兵大將審權行約頭敵知名浙軍未
 本皆為賊所執彭門記亂曰助以泗州堅守建劉信共謀攻取時
 淮南宜泗三道發兵成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軍乃夜
 潛師屯淮及明而運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宏立假掠淮南
 于是合眾急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
 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于徐州賊遂
 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賊可師令孤獨繼乃遣使誘論
 約為奏請節龍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差都頭劉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
 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等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
 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蔡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馬
 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
 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十

道殺盡御入鎮者使暨降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 賊據淮口泗
 入淮 漕驛路絕 謂東南漕驛入康承訓軍於新興 九城志宋州南
 之口漕驛路絕 上都之路絕也 康承訓軍於新興 九城志宋州南
 賊將姚周屯柳子 九城志宿州臨淮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
 里至柳子鎮張舜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北行四十五
 南九城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出兵拒之時諸
 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龍助以為官軍不
 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
 沭陽下蔡烏江巢縣 沭陽屬陳郡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
 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城
 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縣漢居巢縣隋為安縣武德七年改巢
 安為巢縣 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 滁州南至和州
 屬廬州 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其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
 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

人考吳日彭門紀亂光泰山中草賊數攻濠州刺史高錫望
 攻濠州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
 史惟雅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刺城中居民殺判官張深以逐
 城濠放也助又令劉贊攻濠州之四刺史盧盛同于迴車館望
 同贊贊而死贊贊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助遣張行
 簡攻濠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泗州援兵既絕
 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諱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
 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
 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諜舟輕行
 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孤絢甲辰至潤州見
 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警聞或傳已陷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
 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其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賊可
 師將軍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
 後救泗州王申圍都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
 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且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
 大霧賊將王宏立引兵數萬從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
 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
 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考吳日續實運錄曰
 昭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
 州十二月十三日退明開賊于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
 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宏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
 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被殺使將校已下城沒于陣于是賊助自
 謂無復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盡敗助棄淮南
 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越
 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遂擊生擒行
 及賊係都梁城登城拜曰見皇軍歸降可師既知其言乃遣
 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丈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退明早開城
 門惟尚驛人而已王師入驛未幾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
 師方大醉軍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年賊將吳越進
 軍復圍泗州又曰賊助奏當道先發兵領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十一

道殺盡御入鎮者使暨降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 賊據淮口泗
 入淮 漕驛路絕 謂東南漕驛入康承訓軍於新興 九城志宋州南
 之口漕驛路絕 上都之路絕也 康承訓軍於新興 九城志宋州南
 賊將姚周屯柳子 九城志宿州臨淮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
 里至柳子鎮張舜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北行四十五
 南九城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出兵拒之時諸
 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龍助以為官軍不
 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
 沭陽下蔡烏江巢縣 沭陽屬陳郡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
 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城
 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縣漢居巢縣隋為安縣武德七年改巢
 安為巢縣 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 滁州南至和州
 屬廬州 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其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
 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

今欲差人送赴邑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
今若遣人送赴邑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
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資錄可師敗於于閣月下亦云十二月
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綱之日也按紀綱上有臘月又
云十二月十三日以下無月日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資運
錄閏月十一日辛酉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于時可歸
在都梁則必不令可歸而諸揚泗也若議出在可歸敗後則令
已除則東南兩面招討使要之必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
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
優軟遣使詣助說諭許為奏請節餞助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
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亦
賊既破賊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助
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者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
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

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助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
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
八坐匿財夷宗首數百家又與助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
資財掠人婦女助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
晏權兵數退歸朝廷命寬海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
討使以天雄節度使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考異正
翔馬舉為徐州北面招討使注曰彭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
紀綱曰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歸朝廷復除龐州
牧曹翔領寬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
道行軍討尤將兵三萬人領角破賊曹翔軍于陳沛魏博軍於
蕭其軍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齊州皆敗又言辛酉離泗州
曹翔正月之下蓋追叙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為淮南節度
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
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歸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寬海
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許尤將兵三千騎討賊賊
眾攻海州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眾屯于柳子之西皆示此而

其也新紀開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聞魏博節度使何全
今因新紀開舉同討徐州而見之置子黃末魏博節度使何全
廉遣其將韓尤將兵為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彭門亂日尤將
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全
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翔
軍於陳沛尤軍於豐滿四縣皆屬徐州唐春秋之子國隋置陳
漢古縣九城志陳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
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亦以古蕭為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咸通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
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
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
人助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助聞之
會魏博攻豐助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其
廣治通鑑補卷三十一唐紀六十七
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
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爾後欲自往鎮之
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
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係衡以
係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公主名唐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
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
欄藥曰槽園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其篋賜錢五百萬籍他
物稱是徐賊寇海州徐賊者魏博所遣兵也九城志時諸道兵
成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
自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
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辛禱以浙西之

軍至楚州收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新淮流浙西
 軍憚其疆不敢進諫曰我請為前鋒勝則斷之敗則汝走猶不可
 諫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
 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遇鎖鎖率眾死戰
 斧斲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
 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
 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諫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
 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
 此今又不進諫揚言賊雖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
 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
 死其餘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
 而收竟以賄敗 附錄收字號之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
 呼為神童伯兄發舉令味龍收應聲曰免邊分玉樹龍庭羅網儀
 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味龍仍賦鐘字即曰雖非囊中物
 何望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與人進門觀
 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屢敗其藩收嘲之曰爾幸無贏角何用爲吾
 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及身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
 秀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他藝無不通解嘗耕夫得古鍾高尺
 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而劍拭之有刻在兩樂果如收言時
 有安說者稱善琴收問之曰五弦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
 所加收曰此爲文士採乎况即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
 弦收曰且止果如子之言則少商武弦由文王安得武音乎况大
 瑟因問樂意收爲暢言之皆說所未聞時說已七十餘而收猶未
 冠也收以仲兒假未登第不可舉進士既而假擢第收乃之長安
 一舉登第年僅二十六時故相杜梓揚揚州署收節度推官久之
 宰相馬植奏授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兒假鄉
 試未第收不出衙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
 振植孤生俟僕果兄命也植嗟美而止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權
 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世榮其友尋
 丁母憂改葬其父於偃師會葬者千人及居相位稍務華靡頗爲

名聲所讓。副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
 音利殺音殺 陳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 十鎮謂義成魏博鄭延義武鳳
 翔橫海秦南直武忠武天平也 承訓
 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 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
 國渙水出亞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
 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槁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
 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
 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渡淮水夜襲鹿塘寨
 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
 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
 軍蹙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 此襄城非汝州
 開別自有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
 襄城也 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救諸軍破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
 信以宏立驕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 再
 謂取濠州 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
 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纒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
 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係衡爲左諫議大夫
 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侃爲威王 侃皇
 子也 康承訓既破王宏立進
 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閒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 謂渡渙
 水也 官軍
 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
 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 芳城衛南
 作芳亭 死者相枕
 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
 隙聞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

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謙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諱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勛於揚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十六

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斗山之東盱眙賊將王宏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諱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諱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火牛縛草為之蒸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賊庫積草謂之戰艦既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資通鑑長編云二月七日辛諱帥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載糧二十日卸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入日至斗山下是日三更後入泗州宋正月二十七日諱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卸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諱帥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諱出般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信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

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魏博腹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大保分司以魏博淮南與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曹翔兗州本治兗州故魏保之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迴退保徐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未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糧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謂魏博西軍震恐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言勸助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相公奔之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十七

禱而遁收散卒纒及三千人歸彭城考吳日實錄助敗於柳子在五月卷約奏到者之其他皆用今從彭門紀載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

助初起下邳土豪鄭益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助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助命

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彥以氣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早彘指庭樹曰此尙有葉何旱之有杖之

民怒故逐之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蔡鄂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吳日玉泉子問見錄曰徐公商判唯以瞻為從事

每元翼歸第瞻候之由是日加親熱至許以內廷之拜既而有日矣瞻即復為公日相公過道以某學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公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

公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矣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矣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矣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矣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矣曾不以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矣

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

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營橋滄州卒橫海志

是日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運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

延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

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

拔襄城雷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

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

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助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

地數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斬

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新漢古縣唐屬徐州九域志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汴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

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汴攻邳州人也助遣其將孫章許

信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

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勳憂懣不知所為但將神飯

僧而已 初龐勳怒梁不專殺姚州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

之治宿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

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勳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官軍也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

許估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徐州城外之寨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羅城徐州縣城也

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宏立救至王師入敗承訓退保宋州康承訓自帥徐州勁卒并攻泗州其部將許估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案宏立拔柳子寨承訓所敗兼于承訓時宏立已死於泗州勳亦未嘗親攻泗州書紀實錄誤也

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稔嘗成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實

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

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

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

等飲酒於柳溪亭元稔使部將董原等勒兵於亭西元稔先躍馬

而前大呼曰龐勳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

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

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稔見康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

勞即宣赦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

未知請詐為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

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稔復入

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

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

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估聞之嬰城拒守辛

酉元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案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

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

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

官軍龐舉直許估帥其黨係子城日晨賊黨自北門山元稔遣兵

追之斬舉直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成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

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勳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

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耶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

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汴

南掠亳州九城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勳引兵循渙水而東將

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斷斷秦漢古縣宋置歸德府為北魏郡時為縣屬徐州九城志在州南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

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纒及千人勳亦死而

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亂日初龐勳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于是關里小兒競歌之

日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即應勳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

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案六月承訓知勳

掠毫宋即追之至斷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賊宿遷等請案

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勳伏誅用彭門亂也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五

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南頓縣也唐遷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

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稔為右驍衛大將軍

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

軍深漸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

迥死於招義招義縣屬濠州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

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

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等為防禦今陞為節鎮召見謂為左金吾上將軍

賜姓名李國昌賞資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

迎兵糧往返凡十二數過其家門未嘗與妻子相見及除亳州上

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 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考異曰

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具月賜自 家屬流康州兄弟五

輩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

人皆遠貶 寬徐宿濼泗四州三歲稅役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

任路巖嚴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

肅宗至德元載分郡賜 言請破邊威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

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初南詔

遣使者楊會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管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

詔以求功遂殺會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 耶嵩等州別立

定邊 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

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寶滂代之滂

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

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 董春烏部西

蠻進寇嶺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

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

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羅目二年開生僚

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初又廢羅目為

州蠻為縣有沐川鎮傍道寬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竟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 此江青

眾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 犍為漢郡名後周

初改名犍為因山為名也唐屬嘉州 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

嘉州對岸 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道立青州取

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為名南又改曰眉州唐復

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汶武陽縣地後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

海通於江沫水深水三日之會俾流怒浪之演聖 刺史楊志

山為漸勒大像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 刺史楊志

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勸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

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

師慶復之弟也寶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

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陣抗

之 徐宿舊武備軍以其 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

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背

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

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

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 導江本

置邛安縣後周改為汝山唐改曰導 邛州軍資儲備皆散於亂兵

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 考吳日張雲威通解圍錄曰十年

樂羅春烏以其眾係北橋俄而發屯至沐源川途過嘉州南自清

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者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既

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黎黎突耶味

直雅耶味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蜀以為十一年冬誤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強清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徑雪坡

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關嘉州乘巖以十一月至沐源川

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州每人止將

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州以解衝突

案駢時為邛州節度使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吳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八

唐紀通十一一年盡僖宗乾符三年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救天下 西川之民間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

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益

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此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毘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以名摩訶池或曰摩訶訶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開非也池今在成都都縣東南十二里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使協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考異曰新傳曰瀘州刺史楊慶復里香舊傳云嘉州也

今從解 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

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勇之士補以

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

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

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

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營彭州人也戊午

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詣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

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嚴章係衡上言康承

訓討應助時逗撓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幸

西貶蜀主傅分司蜀王信王子也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草傅分司東都案此時傅未為相蓋以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詔

進軍新津新津漢武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定邊之北境也盧耽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

造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

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

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

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雙流漢廣都縣志在府南四十里

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榮往見之杜元忠授

榮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

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墮蜀王聽軍以居

驃信附蜀王秀瓊蜀起 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璽至漢州調援軍

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寶滂以忠武義

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璽以興元

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毗橋在漢州南界 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

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寶滂自以失地謂失定邊軍也 欲西川相

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

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

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

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

上以鉤纜挽之使近梯雲梯衝衝車也纜屈轉其索如纜鉤施於其端 投火沃油焚之攻

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曠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

二千餘人會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離重沓溼而屈之以為遂遂當作連編竹以覆舟曰蓬言溼難而屈之狀如舟之腹也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射之射也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蜀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元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三 德宗元

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由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南詔每俘唐人必剔耳鼻而縱之既而括人刻木為耳鼻者十八朝廷貶寶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接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焚刀白楮以助官軍艾刀農家所以艾草也三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沱江在江都府新繁縣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

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驛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德橋橋泰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綿漢二州名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九城志蜀州新穿水造橋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係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城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穿壘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木壘門今人謂之八卦壘者是也慶復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木鹿角通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掛板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俟望謂之鋪蠻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四 德宗元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卻南詔者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確精於備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稱之 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係衡同平章事 徐賊餘黨猶相聚閬里為羣盜散居充郾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旻踵招諭之 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營為西川副使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二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真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

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實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薨花裏氣各異至如錢鏐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為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脩短自然之理也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雖謬誤之愆死未塞責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自陛下震怒械繫老幼三百餘人咸云宗劭荷恩之日寸祿不濡及其進藥之時片辭莫與此乃禍從天降罪非己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節度使何全暉年少驕暴好殺又滅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暉單騎走追殺之何進道得魏博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 推大將韓君雄為副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之請旌節九月庚戌以君雄為魏博副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瑛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歎曰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五

無姦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槨瘞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已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謩等於嶺南皆坐與劉瞻親善為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見二百四十年 當扶之子也魏共見二百四十八年 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謀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百里 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路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去京師五百里 御史中丞孫瑄坐為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驪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驪州司戶驪州陸路至長安一百二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六 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州節度使張公素支論瞻免乃止案是時張允仲鎮幽州云公素恐也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副使吳行魯為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年 丁丑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徐州本中有一卷長慶元年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辛咸通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詔百官祭於韋氏之庭以金銀飾萬車廐服而火之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次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浴金為俑怪寶千計寶墓中與乳保同葬賜酒百斛餅餠四十菜駝以飼休夫休夫非休之夫也 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六

李可及作歎百年由其聲懷慨聞者流涕數百年曲歷故人自少好壯時遊樂老時衰嘆又教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純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為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嚴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嚴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嚴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嚴所擲也嚴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戲能徐舉笏對曰歸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府司謂京兆府所司嚴甚慙能汾州人也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鄩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八 七

壬辰咸通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雷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中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戶部趙隱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隱存約之子也有約與李絳同死於興元亂兵隱傷父死非命與兄隱泣守松楸杜門讀書不應辟召者幾十年家貧與隣同耕以養母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利及登台輔退朝侍母猶布衣也人稱其淡素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張簡會懼三月亦京師以為諸衛將軍汎言諸衛將軍不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隕夏四月立皇子保為吉王傑

為壽王倚為睦王浙江東西道地震以張公素為鳳龍閣後

五月國子司業章殷裕詣閣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術陰

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考異曰續資治通鑑長編云殷裕與郭淑妃弟敬術同籍沒其家宅飲酒者通郭妃號號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淑妃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章殷裕擬皇孫別立太子事泄連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榜子殷工部尚書嚴郾州刺史給事中李觀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信州司戶國子司業章殷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世妻女沒官又貶敘州刺史章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東州司馬續又貶叙州刺史與章保衡同謀不執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潤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揚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朝州司戶諫議大夫楊德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信州澄江縣尉又貶羅州常流百姓又賜自盡身貴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

乙亥閩門使田獻銘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八 八

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崔鉉見十七卷武宗裔休宗之子也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會昌三年裔休宗之子也後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普王傅分司普王顯皇帝子也後踐祚是為僖宗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胤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揚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勳奏未貶工部尚書嚴郾給事中李觀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潛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坐與琮厚善故也貶漢之子遺寶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蕭潛見二百五十五卷五年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瑁為涼王府長史分司皇子也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史瓌瑁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附於曲江縣置韶州以縣北入十里韶石為名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

與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
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盧龍
畱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敕天下州府應逃亡戶口其賦稅差科
不得攤配見在人戶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
璋方嚴恐其不放上 璋嘗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郎官凡除
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
職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
歙觀察使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
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
甘肅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獲 自唐末迄於宋初河湟
之地遂悉為戎中國不
能復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諡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
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八 九

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癸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京師雨土是且上遣敕使詣法門寺
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
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幡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
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
月于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
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
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臚賜僧及京
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
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五月
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 考異曰錦里首書傳十二年
八月路公川遂成鄂鄂書策奏

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備邛峽開南諸米點糧
丁子弟教之新刻刀兩義將車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嚴至西川承
襲盜賊後廢力川備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河皆置軍丁子
弟教擊刺補屯籍由是西山入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案置定
邊軍乃李師望書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
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棕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
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
人也棕之囚匡謀也以為降黜而已及蒙大戮遂駭愕而卒棕于
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未嘗為違幽隱
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
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
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 唐禮部校文主
司謂之主文 蕭
遊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為人故保衡皆擯斥之 考異曰
舊傳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九 十

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其華逐之矣收獲罪時保衡
未為相蓋保衡雖為學士韓宗龍任之故能潛收也又曰公主薨
自後恩禮漸薄案路巖于琮王鐸蕭
蕭被擯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
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 考異曰范質五
代通錄梁李振
謂陝州護軍韓純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和其權
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純範即文約孫也案懿宗入于僖宗
第五子新舊書不載其姓又不 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 考異曰
錄曰其日辛臣蕭鄴等直至慶權問疾上微道朕一字而止舉臣
不覺號哭失聲中外悉皆坐泣案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
不為相 韓文約當軍國政事辛巳上崩於咸寧殿 年四 遺詔以韋保
衡攝冢宰太子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
韓文約皆封國公
[更臣曰臣嘗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
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

荒其可得乎及覺結縶奸生成卒環海動搖蒸人蕩覆然猶
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以諛佞為愛已謂忠諫為
妖言爭趨險峻之途罕勵貞方之節是以干戈布野蟲旱彌年
佛骨纒入於應門龍輻已泣於蒼野自茲龜玉之不昌固其宜
矣黃髮遺叟言之涕零

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諡曰惠安 先太后謂上母王貴妃也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係術怨家告其陰事貶係術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敗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驥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之官車季元謂曰汝他日被家此物覆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一

季元言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 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係術再貶崖州澄邁令 澄邁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州西十五里 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係又為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雄為涪州司馬承雍馬錫之子也 癸卯赦天下免水旱州縣租賦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游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威郭勳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一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嚴州節度使威德潛知其故遂亡命以右僕射蕭鄰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詔送佛

骨還法門寺 再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初名儼改名儼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改元五乾符

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啟三文德一

甲咸通十五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立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 號州東至子海 麥纒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麪芻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獨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 戶部轉運鹽鐵為三司 督趣甚急動加撻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一

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歲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閒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別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威郭勳捕得皆伏誅初巖佐摠於淮南為支使 唐制節度使幕屬有幕書記觀察有支使亦書記之任也 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 一作彼一官既而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 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

太子少傅于宗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

聖恭惠孝皇帝於簡陵簡陵在東京光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宗 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魏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

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羅百戲迎之

城中分東 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考異曰玉泉子見開錄曰初

西兩市 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瞻南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

為之痛惜迨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集百戲將迎於城

外瞻知之差期而易路瞻為相亦無它才能徒以路瞻遭時嫉

怒瞻為所排而人心歸向其賢未足謂也裴瞻以清慎著聞及

裴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白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為未足

誣不亦 夏四月辛卯以旱慮囚 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 韋路謂韋

及瞻還為相鄩內懼秋八月丁巳鄩鄩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

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鄩為之也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

濟親舊之貧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餽不及門行己終始

完遂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

羣之從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 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

其母彥昭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夜衣見彥昭 凝

便服不 具禮也 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 唐世重進士

當時有焚香禮進士 設幕試明經之語 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襪履

王侍郎母子必將宜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

凝由是獲免初楊收路嚴華係衡皆坐朋比賄賂死及漸收秉政

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而不遺 冬十月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劉鄩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為

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摭守本官致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 冬至日南至 夏至日北至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聰睿仁哲

聖孝皇帝改元乾祐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

副使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

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橫敗走斬其浮梁蠻以中軍

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

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

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

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脩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

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

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

不至而蠻眾日益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

德軍 威化軍奏羣盜寇掠 威化軍治徐州 州縣不能禁救兗鄆

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度河濱

兵奔入邛州 九城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 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

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壘壘比鄰時嚴固驛信使其坦縹緲節度使

牛叢書云 坦率南詔清平官之首也 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

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

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 非言將自成都 叢素懦怯

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

數其罪嘗辱之繼兵及新津而還 宋白曰新津縣本漢建武郡武

津之所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蜀前元年必 叢素懦怯 叢素懦怯

此立新津縣九城志縣在邛州東南七十里 叢素懦怯 叢素懦怯

叢素懦怯

民居蕩盡考異曰錦里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發大度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使退竟不到城下案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而詔唐年補錄唐錄備錄皆無之蜀書傳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什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舊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市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寇西川進傳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觀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未及云南蠻寇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險河越嶺洞無難障賴積雪之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黎州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誤詔切責之蠻劫略黎州入邛雅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案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荆南入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舊傳蠻入寇皆兼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於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

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以韓簡為魏博節度使 商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一 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糶錢舊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

以稅物折錢使稅米粟謂之折糶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噠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噠節度使唐宏夫掌之還京師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歿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濫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滑州匡城縣本後齊之長垣縣分章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垣縣屬開封府九城志在府東北一百五里考異曰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

長垣案續實錄濮州賊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未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臣

乾符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己丑上朝獻

太清宮庚寅朔享太廟辛卯祀圓丘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

使走馬開成都門考異曰錦里舊傳鄭州節度使高州公駢乘

急詔除劔南西川節度使高駢符元年正月

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

十六日至府都節度使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

都止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

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案長原二月小無三十日蓋

二十六日誤也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

日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事見二百五十卷蠻聞我來逃竄不

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汚

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六 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

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郿坊

河東兵徒有勞費竝乞勒還截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奏

因駢開成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

都門書之 樞密遂擢為中尉考異曰舊本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

中尉今 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考異曰續實錄曰上是年十五

三年降至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案舊紀亦 政事一委

云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十二今從之 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諳習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

不關白於上每見常白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

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高駘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

至大度河殺獲其眾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耶味關

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 馬湖鎮在四川 又

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

復入寇駘召黃景復賈以天度河失守腰斬之 考異曰黃景復在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實錄則載此車於二

駘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 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

書南詔請平官坦綿布受久贊之下有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

爽主壽爽主刺勳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伴萬爽主財用引爽

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 謝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

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 南詔之先曰

朝遣使入朝生道遠炎遠處生炎炎開死弟盛盛皮立盛盛皮生皮皮過開元宗賜名歸義於開元開合六詔一而國始置歸

義子曰閣邏以閣邏鳳子曰鳳迎異鳳迎異子曰異年等異年等子

子曰等閣邏等閣邏子曰勤龍殿勤龍殿子曰勤利勤利子曰勤

勤豐勤死而曾龍立自細奴邏及曾龍十三代中開鳳迎異未立而死而曾龍立自細奴邏及曾龍十三代中開鳳

發牒則嫌於牒請賜高駘及嶺南節度使幸讞詔使錄詔白牒

與之錄詔白今謂 從之 三月以魏博兩後韓簡為節度使 去

歲咸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救往救援蠻退遣選

至鳳翔不可詰靈武欲阻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搜擒唱

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 內養亦 眾然後定 初南詔圖成都楊慶

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駘至悉令納

牒 牒也 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菓給突將皆忿怨

駘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散小

豆曰蜀兵懦怯今遣元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又索闔境

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

劫以行賂取與皆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

亂大譟突入府廷駘走匿於廁聞突將索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

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 高駘自天平使西川突將撤身

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闕天平軍

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

職名稟給久之乃有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

時方修球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

駘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勝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

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殿兵自衛 加成德節度使

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七 思補

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連巨海絕江南渡抵

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場帆乘順南抵明州定海

縣山對句章岸者也 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

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篇眾近萬人攻陷蘇常 蘇常二州名

十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考異曰新

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案四年即其時

始命皓討之遣此誤也程匡柔唐補記曰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

萬眾燒掠蘇常三年正月賊蘇州刺史李綸以鄂亂棄城故也舊

紀二年海賊王郢攻浙西都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突

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為亂三月浙西奏于鄂聚眾萬人

攻陷州縣掠寶錢日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教考山北兵士討之

不逾月而克乃知 庚辰太白晝見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

綱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倣 考異曰蕭

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勳論直同列忌之累知政事

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

直顯於時嘗為嶺南節度使南海故多奇珍做於月俸之外不以一物入門家人疾病須梅和藥左右於公廚取之做知而命還促買於市及為相亦以鯁直為同列所忌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排墻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戰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眾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汚辱如我今日驚憂惶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佛然就戮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九 恩補

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 冤句漢縣唐屬曹州九城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黃巢始此口句首動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閒眾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仲武使成邊

歷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實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 丁零川 茂勳潛殺實言聲云實言舉兵向劍公素出戰而敗亦 京師茂勳入城眾乃知非實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為

爾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以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游駭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甯節度使李胤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 李胤為子 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 谷承事攻上身不夫為九轉王章斥言王則則死於牢獄嗚呼有以也哉 復恭欽義之養孫也 楊欽義見二百四十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回鶻還至羅川 唐甯州真甯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即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 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緡萬匹 羣盜漫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二十 恩補

軍節度使監軍亞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朱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竝取威處分 是歲徵處士蘇州陸龜蒙為左拾遺詔下而龜蒙已卒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而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貫無十日計不少暇也家貧苦飢身操畚鍤刺無休時或憫其勞答曰楚舜徵瘠 瘠音瘠物病瘠音支 大禹胼胝 胼音支 聖人猶然況我褐衣敢不勤乎不存俗人雖造門不可見常乘一小舟設蓬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三泖洞庭閒時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

高士召不至所居宅少將屋居隙地前後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
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貴兒童採擷不已因作杞菊賦曰惟杞
與菊借寒互綠或穎或荳煙披雨沐或衣敗綿或食脫粟羞慙齒
牙苟且梁肉延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子何
其如予何或謂之曰干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
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詔何自苦如此龜
蒙笑曰我幾年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肉耶

兩乾符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
聞北境復有盜起雷使并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郟州都將張思泰
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裳與盟以俸錢備酒殺慰諭然後定詔本軍
宜慰一切無得窮詰 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三十一

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盜 賜克海節
度號秦甯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
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
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為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
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 事見二百十五卷 廣安南經略判官
杜璩妻李瑤瑤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木夾以遺駢 木夾之
故云木夾范其大柱海衛志曰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
巽連信州府兩路板火擊文書其字其木夾葉宋白續通
典詳述州府巡院傳述也 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
駢送茗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
詐之罪安南大度復敗之狀折辱之 安南上乾符二年駢破蠻於

大度 原州刺史史懷操食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威化
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游奔防衛綱船五
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汴徐泗三鎮汴水所經東南兩運
為所掠故密詔 五月昭王洸薨 宗子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
節度使 庚子以旱慮囚免浙東西一歲稅 六月撫王紘薨 宗
子 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 雄州在魯州西
秋七月以前嚴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衛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
兵馬使 新志謂露二年析橫費二州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宗子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
大破之 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津
開牛年並能解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並言之其實 仙芝亡去威
仙芝敗在此月不存十二月也 最首整日出貌 仙芝亡去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三十一
秦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
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亂八月仙
芝陷陽翟邾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
也又詔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
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
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鄂甯節度使李侃
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加成
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
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錄錄鐸之從父弟也東都大震 九域志汝
都一百 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救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
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詔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 中牟漢
古縣

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亂八月仙
芝陷陽翟邾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
也又詔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
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
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鄂甯節度使李侃
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加成
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
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錄錄鐸之從父弟也東都大震 九域志汝
都一百 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救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
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詔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 中牟漢
古縣

曰郡城大業元年改曰荆邑唐武德二年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日中牟屬鄭州九城志在汴州西七十里

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

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縣溫江靈池十縣其地賦布也分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城巖墳

雖以壁壘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為甌皆刻邱垤平之無得為坎塢

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

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游行入南詔說諭驛

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

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

於城成邊俟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驛信皆坐受其

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驛信果率其大臣迎拜信用其

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溫州刺史賀實請降實

屢為之論奏敕郢詣關鄧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

廷不許以郢為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

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盧壽舒

通等州案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蓬州是也周世宗以前唐靜海軍置通州今進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為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世淮南道未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

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以言計不行稱疾

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謂宋威威王仙芝於沂州城下仙芝愈肆

猖狂屠陷五六州創城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奏以來諸道

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會元裕擁兵斬黃蕙欲望

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官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璩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考吳日實錄雖上書亦不言行與軍行新紀差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璩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案明年元裕使副將加故實錄誤也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盧軍還至桂州

逐觀察使李璣璣宗閱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謀為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

人防禦使繼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彊取兩使印

兩使印謂觀察使 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及防禦使印也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官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

行營都統璩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考吳日實錄雖

上書亦不言行與軍行新紀差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

璩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案明年元裕使副將加故實錄

誤也 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盧軍還至桂州

逐觀察使李璣璣宗閱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謀為桂州觀

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

人防禦使繼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彊取兩使印

兩使印謂觀察使 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昭州送使錢為三一日上供以

驅半殺焚其廬舍僱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為賊所拘賊乃分其
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考異
仲鷲驛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慧星草龍黃巢尙君長奔
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封而後汝鄭即大寇黃
巢尙君長故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
黨閻廣而去仙芝指鄂州南行尙君長期陳蔡開取羣凶之願三
千餘寇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
州巢陷鄂州則非巢趣閻廣仙芝赴鄂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
件尤多但擇其是月京師地震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九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九 起乾符四年盡廣明元年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將士從寔者皆奔
漢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
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 陳許忠武軍并朱宣武軍徐州感化軍 宣泗二州
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
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祿退守唐興 唐興即今天台縣在詔二浙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一

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

使薛崇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

而其國中亦疲敝會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

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 考異曰徐雲慶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為

也 法好政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諱

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 南詔官有陁西 蜀中國制官也 且言諸道兵戍

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敝中國請許其和使麻察息肩詔許之諱

遣大將杜宏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雷荆南宣歙數軍戍邕

州自節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瓌嚴

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

二十餘萬舟船粟帛稱是敕以寔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

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邊使劉巨容以箭射殺之箭筒長尺餘竹筒注之上繁竹筒於手腕後弓既發箭筒向後散矢射敵皆洞貫詳見辨誤符二年王郢反至是而平餘黨皆平

璩謂之從曾孫也裴請見二百六卷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 陝州軍亂逐觀

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 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考懷州舊紀四

年三月巢陷郴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

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許帥部軍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眾數千依讓聚寶錄乾符二年仙芝陷神機巢已起兵

應之三年十二月詔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帥讓據查牙山官軍連休鄧州四年四月黃巢引其眾奔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

為賊帥巢與仙芝俱入新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殺仙芝傷面由是分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案舊紀仙芝

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讓讓乃陷廣州先云陷華州方攻潼關故事頗錯不倫今從寶錄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為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

復之子也 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

不能從及瓚被逐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

權堅石為國子博士 六月柳彥璋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

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救以彥璋為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

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阻益

江為水寨益江在江州城外接于大江故謂之益江剽掠如故 是月雒州地震 忠

武都將李可封成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置止四日

圍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眾誅之 庚申王

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

宋州甲寅忠武節度使崔武潛使大將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

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宋威忌自勉功表乞自勉所將

兵隸麾下王鐸慮搆欲許之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忌若在

麾下必為所殺不可畧奏八月辛未鐸搆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

請歸澶川養疾止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隨州軍亂逐刺史

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

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情

之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冬

十月邠甯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 鄭畋

與王鐸搆搆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

假授案孔安國尚書注假授也假亂也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

糧言竭本道所有以假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

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盡以

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

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彊兵盡

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敵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

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

潛愧恥時搆搆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

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為宜正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三 思補撰

軍邊近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

早行能繼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仲從兵焚掠以京兆尹

璽璫為河中宣慰制置使 黃巢寇掠新黃

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璽璫為河中節度

使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

降於復光

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

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

巢陷匡城遂陷濮州

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乘仁斬彥璋

散其眾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

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璽度

九城志鄧州長

賊乾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

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卓裘而行將佐請知溫

撥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

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

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

六十許里 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

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

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救以宋威久病
罷招討使還青州 罷招討使還鎮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
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荆南節度使兼鹽
鐵轉運使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成
蔚州 宋白曰蔚州秦趙開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成荒樂夷二鎮
初移郡於蔚州西一百三十里 時河南盜賊繼起雲州沙陀兵馬
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辭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
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
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
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 蔚分靈邱縣
開元十二年復置治蔚州 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 貞觀
德三載更名與唐縣蔚州 蔚分靈邱縣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三 唐紀六十九 四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三 唐紀六十九 五

二年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歸饒樂都 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大
同防禦使兼水陸發運使段文楚 宋曰曰朔州馬邑 貞觀已來
陽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成慶後於軍內置馬邑 頗減軍士
衣米又用濼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
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
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取城執文
楚及判官柳渙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使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
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剛離臺下壬申盡
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副使後發晉書忠誠文楚等五人送
剛離臺下克用令軍士馬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
視事 考異曰趙以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二年河南水災盜賊
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

漢時族符儀文卷制軍人衣米諸中房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
 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其開奏遂放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人
 比及雲中眾且萬人城中械文是出以應太祖後唐開帝時史官
 張昭遠撰莊宗功列傳曰康君立為雲中身校事防禦使段文
 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家俸咸有難聚邀功之志文
 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或兵各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
 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聚也吾等雖擁節旗然以勤對聞
 於時若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
 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
 洛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
 子付將臣以邊事歲饑饉荒使削削給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
 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
 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已難則變生威逼十三
 年十二月盡忠夜帥可兵攻身城執文楚及判官柳英瑛陳翰等
 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
 衛突厥三部落眾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關閣蓋盡忠
 五人送歸塞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雲州府受上三
 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
 至而文楚被誅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六

段文楚自稱防禦使後棄下之亂自茲始矣附居正五代史君立
 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
 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
 謂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眾因謀殺武皇比及雲州眾
 且萬人而營副柳英瑛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
 為大同防禦使眾皆曰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鳳昌小
 男李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使乾符五
 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蔚州軍資濟遠康傳圭率土屬二千
 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讓後馬步軍使柳英瑛等未三朔見聞錄者
 不著授人姓名專記晉賜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夏朔白前守
 京兆尹尹河東節度使在任何值大同軍殺段文楚使文楚正
 月二十六日軍於石寨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
 十日築御山山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
 便差仇判官胥奏李盡忠等準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
 錠銀碗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鞍轡等三日李
 盡忠卻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下而第五日又賞土屬
 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上門樓上繫綽下段
 向書柳漢璋等皆賜鞍轡等四入分付軍兵於關雒西內御
 又令馬軍踐踏卻骸骨入日李九郎被土圍馬步軍約一千人持
 弓刀送上與首領五年事復合實錄亦頗詳之云五年正月壬戌
 實錄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寨白泊至靜邊軍二月李盡忠
 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轡絲絹等案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

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駱陽修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符在乾
 符三年歸唐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開錄在乾符五年二月
 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以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
 楚豈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
 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由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
 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
 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諫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
 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
 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 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考異
 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
 以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
 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
 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居大同然朕以沙陀
 退澤擁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專及部諸巨忍屈為朕此行具遠
 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州亂
 代北騷動賜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
 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誓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七

事出雖宜不足謂過若便屬軍柄或電大同則患累久長收雖依
 允科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捐軀節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
 乃詔太原節度使張勳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山帥討之三月以
 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雲州卒其後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
 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錄各隨段
 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昭誓使事相承接耳恐皆未足據也舊
 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後來事實實錄所以不取者方加招
 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開錄又云五年四月赦除簡方張勳節度
 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 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
 會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 黃梅縣屬蕪湖州宋白曰宋分江
 內有黃梅山因名 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
 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 考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
 芝至曹州南 蕪湖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于仙芝餘黨攻江
 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於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
 歸誠威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李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
 君長溫玉以仙芝之怨急攻洪州陷其郭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
 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
 為克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眾歸陳許實錄無少長

皆虞之賊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晉陷洪州時
仙芝表請待節不允以未威為州節度使楊復光為監軍
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向君長
蔡溫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善復光之功復
擒送闕赦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官軍大敗復光收
其餘眾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自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
芝首獻於闕下新傳黃巢自斬州與仙芝之分其眾向君長入陳蔡
巢北掠齊魯魯人入郟州節度使許崇進陷沂州由蔡係
查牙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白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
漢攻荆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盟洪州取之使
徐唐晉守遂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龜節之乃向浙西擾
宣潤不能守所徵身留江西避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龜節
武復起宋威會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
賊仙芝遣向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遣成晉求節度成晉許之上言
與君長賊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即訊不能明辛
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賊仙芝於黃梅斬五
萬級獲仙芝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京州未下君長弟諱帥仙
芝潰黨歸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
從實 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 考與曰黃巢通錄乾符
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向君長弟諱以兄見誅率眾入直
牙山黃巢黃發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人依讓月餘眾至彭澤陷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八

州勝制史王鏐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眾十餘萬尚
乃與羣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
曰向君長弟諱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
拜官屬聖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署
官屬巢陷沂州漢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
勗書乞降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考與曰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
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通為王師所敗詣天
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會元裕敗賊
於中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向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南
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賊敗於元裕軍則
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而行督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據襄
邑雍耶詔滑州節度使李勣壁原武巢寇襄陽欲窺東都會左
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
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河節度使高駢所破寇鄭延休兵三
千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諫斬二長死者甚
眾巢大沮畏乃請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
未足制已削叛去轉赴浙東執觀察使崔與實錄先後不同今
從實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實救荆南之功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三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 朗岳相去五百里 會元裕屯荆襄 荆襄相去三
黃巢自滑州略宋汴 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 乃以副使張自
勉充東南而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 衛南在楚郢改曰衛南唐
時屬 遂攻葉陽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
人共衛官關 衛東也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
使并將三鎮兵 宣武昭義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城仁昌之孫
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
武牢 河南緱氏縣北有轅轅故關伊闕縣北有伊闕故 王仙芝
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 江州東北六十里
湖入江之口未 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
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在瑾瑾郎之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九

也 崔暉見二百四十四 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檢方為振
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
以拒也 考與曰唐末間見錄進勇軍及代州告急資尚書差同鶴
叔驪持酒致逆射損都將都將都將都將都將都將都將都將都將
尚書令下於衛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節元原節馬軍
進發開建宏進海西當月內有敕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
實錄云戊辰以節方為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
自為節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親殺段文楚諸校
其句克用為大同防禦使後不許諸道兵進捕道不甚力而
黃巢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救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
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張勣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
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附居五代史紀曰武皇殺
段文楚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能戰朝廷不允故諸道兵以討
之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具事以武皇為大同
軍節度使檢校上節尚書是克用為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
國昌傳及錄紀年錄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實

賈錄於此晉之下五月又云昌後監軍不可代必有所據蓋昌父于俱不可受代朝廷以為昌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從昌為大同軍節度使而以盧方鎮武二人不交命詔以故備方不得起兵而死于州國昌亦未嘗起大同也

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道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

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曹師雄寇湖州曹師雄自宜鎮海節度使裴璋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曹據洪州曹師雄王重

之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饒州比為黃巢所陷義南詔遣其酋趙宗政來請和親南詔官有餘在大將之無表但令督爽牒中警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

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占囑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考異曰實錄置諸議於二月至四月謙和好今兩廡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與之子

也五月丙申朔鄭畋攜議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畋視地破之也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

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考異曰舊紀六年李若崔書求天平節畋攜爭論於中書駢語不遜俱罷分司

畋攜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眾百萬所經處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掠之致書於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度使畋攜勢難圖宜

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畋攜之起也宰相畋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畋攜尋以

畋攜請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畋攜之有請假節以紓患畋攜採議以南海節制之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紓患

日高駢將略無雙進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最難寇不

足平珍何事指之示法而令諸軍解體駸駸曰巢賊之亂本因饋

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

忘職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特各包容權降恩存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週豈敢不懷恩戴土其不一離則東鳳几上

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李若遂抗表求節初王仙芝起河南應舉宋威齊克誠等表

等將略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向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

臣王鐸為都統擢深不悅浙帥崔瑒等上表請假黃巢州節度

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論投現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

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擢深不悅浙帥崔瑒等上表

和畋固爭以為不可抗論是非擢擢拂衣而起袂於現因投碎

之丁酉以畋攜為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泊雜說畋云畋攜

議黃巢節制念爭賜罷而鄭延昌與畋行狀乃云畋攜事無可證

之然當時所慮恐不謬又畋攜曰畋攜與畋爭畋攜事無可證

畋攜與同列盧勳謀議攻討及畋攜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

公主和好畋攜固爭以為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畋攜曰

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朝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

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擢舉宋威齊克誠等將略川為招討

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十一 思補樓

南詔 李國昌欲父子併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

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遮虜軍在洪谷東 進擊雷武及封嵐

軍 檜州棧或縣西有雷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嵐州各縣

有雷武軍宋白賴通與雲州東取雷武爲州路至幽州七百

里朔州西至雷武軍二百二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

掠雷武軍東擊雷武西擊封嵐也此即封州之西雷武軍封嵐

軍在封州 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曹潯發

民墮晉陽已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

代州土團至城北妮隊不發 言妮整其隊 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潯

遣馬步都虞候鄧度往慰諭之士團乃度牒其尸入府潯與監

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獄乃定押牙田公鐸給亂軍錢

布眾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潯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 考異

未見開錄五月張武損御服數不受除曹李尚書收御進虜軍進

打雷武及雷武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十一

一人齊攝四面據壘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帶二十四日拜

都押牙以傳言八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

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

候鄧度安慰尋被丹御州界尸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

人各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鐸給散不放御回使被請

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緡文實錄五

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進兵進打雷武及雷武軍代州出

兵禦之始聞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爲兩後朝廷不

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也時昌昌食其土地欲父子

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

方卒以太原府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千

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度安慰爲其

眾殺之節度使資靜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資

必利民家至是尤窘迫乃勸借商人助軍錢五萬緡皆約唐未見

開錄爲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唐未見開錄又云六月十

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諶奉敕到府充大同軍節度使兼攝河東節

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使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 朝廷以潯爲不

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

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

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厚縣入忻州境 武后歷

分五臺縣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厚古縣也時地屬

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城志在州西南五十里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度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

至晉陽不解甲譟謀求優賞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

昭義河陽兵會於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

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於洪谷 洪谷在晉 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宜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都將王洸自永陽赴援凝

大宴謂洸曰賊席勝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彼眾寡萬一不捷則

州城危矣洸銳意請行凝即開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洸果

戰死賊薄城下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

吏民謂曰賊之凶勢不可當願尙書爲退避之計凝曰東南國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十一

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願一方何賴哉誓與此城同存

亡也巢久攻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剡福建諸州

案九城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

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邪 九月平盧軍

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會元裕領平盧節

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共自擊之

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爲東都留守以吏

部尙書鄭從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讓餘慶之孫也 鄭餘慶

百三十五卷德 以戶部尙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

節度使 冬十月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

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

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參考前曹安慶薩葛酋長之名更以

後廣明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證之可見

補註胡註以安慶都洛之名引去慶都自是誤此云沙陀酋長安慶以文義觀之則是人名非部族名也或其人姓名與部族之名十一月尙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巢入城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蒼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鴟鳴谷走歸上黨

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於鴟鳴谷之洪谷王帥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馬門出討雲州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宣宗 思補

洪谷敗績附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碣關屯於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師進討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據遮憂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絕兩軍苦寒陳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開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尚嵐軍討別救黃巢大獲糧食馬出後觀察判官李劬權觀察副使李鈞節度使李鈞領水運兵馬到代州軍將被代州殺盡並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鴟鳴谷各歸本道案昭義軍變必非王

鄧之胤臨安人董昌以土圍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

以故附水城置臨安縣歸州有石鏡山石鏡鎮九城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麻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鎮鎮改為山 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

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閩人字璽官徐及新城杜棧徐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

吳縣盛官漢海鹽縣地有鹽官吳遠名縣臨平鎮在錢塘縣北隋之餘杭縣置州後移州治錢塘後又移於柳浦西今州城是九

城志富陽在州西南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昌為之長其後字卒錢唐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鏐幼時與羣兒戲大樹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聲羣兒皆懼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事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之諸子多竊從之游豫

章有善星術者望牛斗閒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游杭以訪之既又占之在臨安乃又之臨安以相隱隱市中陰求其人久之未有得也一日起往求相其人私謂起曰我占君縣中有貴人是以

來此今求之市未有所遇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以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相者徧視之皆不足當相者意一

日相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私覺起子忽見起知起惡之即反走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宣宗 思補

相者望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甥舍錢生耳相者召鏐至孰視之願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體非常願自愛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又善架稍

紀乾符六年春正月魏王侑薨

張璠梁續

勅等數十人

兩彥徐州人師鑑寇句人卒之頃城人也 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儻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

執其手曰：「謙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子既仕，則思國能為此行乎？謙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謙度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梓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謙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內真雲度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度曰：「貴府牒欲使驃信，前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度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會龍驃景莊皇帝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十六 恩德

也。息戰爭仁也，番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度甚厚，雲度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水夾二授雲度，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辛未，河東軍至靜樂。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靜樂，附屬皇十八年改曰汾州，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五十里。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王申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都頭張錯郭咄咄音帥行營兵攻東陽門，入府殺季康。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潁為昭義節度使，以邠甯節度使李侃為河東節度使。考異曰：唐末見開錄二十日，宣慰使到潁李侃除河東節度使，實錄云：庚寅除侃也。是月，京師地震，藍田山裂水通。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勳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最討誅之。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山通容則

不能為。所由謂賊今竊賊則應坐者，罪據捕則徒為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此每城中獨花果園器於一所，號為市。置置勝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再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齋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其忠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遂得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十七 恩德

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強。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最為強壯，然草率用之，則止善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置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曾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流馬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為之，未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置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借工於別路哉。涼王挺薨。宗子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向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州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節度使，舊傳四年賊陷江陵，鐸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鐸統帥，虛擄，高駼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願自奉諸軍，漸謀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州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節度使，今從實錄及新紀表。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在鄆之西北，官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西丈八尺，都城左汾

右晉潛邸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
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西大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
勣築兩城之閒有中城武后時築以 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
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為之斬敬於牙門乃定 秦甯節度

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
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廣觀察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
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黃公雅部卒作亂

道族滅之丁已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
張錯府城都虞候郭岫家節度使李侃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
錯岫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質公雅為馬步都虞候錯岫臨刑泣

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
軍士復大譟篡取錯岫歸都虞候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

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
朱玫等為三城斬斫使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黃

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
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考與曰嶺南

先求廣州兼使州朝廷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屢敗皆不自
遂悉行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都廣等州觀

安南安東等道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
通又賜節度使空名尚書券對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

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駟表函并所
賜官告並御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共

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實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年十月一日
巢酋在廣州也案其月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

船寶貨所聚 廣州以招來海中蕃船 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
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壘府率從之 考與曰賊圍廣州仍與

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度使上表論之實詳迢參上
表論諸國甚懇故乃詔公卿舉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使安南節
度使自春夏其果大捷死者十三四欲味有嶺表承為巢六乃
有是請左僕射于琮議云云時朝廷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

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陳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軍器監
日時高駢執准而表請詔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殺准降於
駢駢遣將張燁帥兵受降於人長與巢會殺之因虜其眾歸南

宰相如賊與密使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置驍其議未
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巢果傳日有詔高駢為諸道
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詔李迢書求去為天平節度使又曾惟

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馮勣用令致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
廣州節度使書謂右僕射于琮議云云又拜巢率府率舊盧備
傳亦皆以為高駢授巢率府率案此時巢已罷相今從實錄

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稱疾請尋醫救以代州刺史康
傳圭為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
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鎮海節度使高駢奏

請以權舒州刺史鄭幼復充出後守浙西道都知兵馬使張璠將
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雷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要

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趨廣州驟黃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救
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州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

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
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

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考與曰鸞驍錄曰巢李迢在憲復併
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殺陳又尚君長生送威京遂召李迢而賊

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嘗刑
南府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殺之北也頃言曰黃巢入廣

州執李迢隨軍至梧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嘗內漢朝也
受國恩腕即可斷表不可草 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 為

引本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
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蔡未
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
志自潭州至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向讓乘勝進逼江
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
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九城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云欲會劉巨容之
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
月湖南奏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
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潭州陷之黃巢傳集欲據
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
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湘潭江浙衆
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紀又據舊
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
錄用之而於漢宏將鐸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
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會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年 思補撰

何必言後半月餘賊眾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
吏領本州兵禦賊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潭州刺史崔
錯招降之據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
漢宏本羣盜中即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
又降於崔錯也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
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為羣盜 閏月丁亥朔河東
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嗣後監軍李奉臯權
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錯郭晫署狀絀邵以少尹丁球知
觀察留後 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亂 戊午以定州已來
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
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
充討党項行營節度使制置使等使
制置使之 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滑州刺史曹
全最合兵屯荆門以拒之九城志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餘里賊至巨容伏兵林

中全最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
北比至江陵九城志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
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西賊以為富
貴之資眾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甯都將段彥謨代為
招討使全最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
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
城驛張錯郭晫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
鐸為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為高駢可為都統至
是駢將張濬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關
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為盧攜高駢以誤國張本是歲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年 思補撰

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寬嶺南荆湖河中河東賦稅十
之四 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
辛亥陷太谷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
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
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宏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
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宏軫時沙陀已遣代北傳圭遣
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百井鎮在太原原陽曲縣軍變
還趨晉陽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
自出樹諭乃定以彥球為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
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

賊滿關東而不親政事專務游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田令致見而惡之乃置其元疏為作奏章以激怒帝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教之諫臣乃明所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問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救王士成進狀獲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置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陛下壽足之年上覽之大怒令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使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自慎妄奏閑僻謗訕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賜自盡

補註向諫侯昌業流其非有從之言近諫王應麟困學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六十九 國 唐 高祖 唐紀六十九

紀開即是田令致偽作以陷 上好騎射劍槊法算 唐國子監有昌業乃釋五疑因改從其言 兼學博士掌五經等協述繼古為傳業皆法筭也 至於音律稍博無不精妙好蹴鞠圖難與諸王賭鵝鵝一頭價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野豬笑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為大笑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敷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 揚子院置置酒後今改使發 運使來朝江淮發運使本此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山令致之兄也 田令致本中隨戎父入內侍省 初神安潛鎮許昌 許昌許州也忠 姓陳氏通為帝者遂冒田姓 武節使使治所 令致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致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

大將軍令致見關東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勛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

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棚升御座諸將羅拜於下各立馬於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馳馬趨之必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為勝先勝者得第一其餘諸將再入場擊毬其勝者得第二等馬○擊音棟又音棟 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軍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 進士及第而於時 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皆政會之七世孫也 初功臣 時承晉陽新亂之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六十九 國 唐 高祖 唐紀六十九

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奸宄惕息為善者撫待無疑短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為從讜盡死力卒獲其用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舜等擊黃巢屢捷高駢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日續漢運籌策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為諸道行營都統兼行營將士兵馬悉交指揮詔旨未到之閒朝廷猶未遣兵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里坐甲不討黃巢自此稱盛德傳王鏐出征荆南亦為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記表皆云為南面行營都統惟紀載符四年六月以駢為海州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江蘇行營使使廣明年三月朔延以拜駢無功乃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使四年為鎮海節度使使駢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世河節度使使兵馬都統知故盧繼之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朔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舊如舊運使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從淮南休前充都統案駢表請追即功復備守勳

西則是在嶼海時也... 則似移淮南後方為... 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城避之諸道兵成... 大雨雹大風拔木... 等州招討都統... 江擊賊帥王重... 眾散萬降璘攻... 資治通鑑補

宰相已下表賀... 統以楊師立為... 軍楊復光以忠... 其城詔以浩為... 嘗監忠武軍浩... 活時浩禁軍士... 挾刃馳入拜其... 朗州刺史以工... 州防禦使諸葛... 甲子徵東方諸... 資治通鑑補

州遇疾疫卒徒... 駢求保寨駢欲... 至淮南駢恐分... 廷許之賊謂知... 擊之兵敗璘死... 資治通鑑補

軍丙子以宣徽... 相同門出矣會... 度使陳敬瑄素... 其督勢帥其黨... 大夫覺其妄... 六月庚寅敬瑄... 州婺州 盧攜... 掖之搦內挾田... 在心既病精神...

虞瑑無他材專附會擢沈時石敢陳常為所阻 庚子李琢奏
 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
 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
 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
 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萬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敏存皆降
 於琢開門迎官軍 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朔州七月
 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朔州傳文達等
 皆居正五代史記琢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朔州高文集
 縛送李琢案國昌時在朔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群史 友金
 克用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中光
 趙宗政之遺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為是且
 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 劉蜀分建南水
 昌雷雲南郡 今遣使與和彼必
 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庚子 恩補

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
 四犯西川 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
 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邕州
 四年寇西川六年陷邕州十五年寇西川明
 中通咸通乾符九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 徵兵運糧天下疲弊
 輸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 度支戶部
 餽之三使 由茲空竭
 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
 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慶復命蠻尚有
 覬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 節度使
 謂會表 自餘成
 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蠻蠻寇侵軼何以枝
 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
 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 考異曰實
 錄六月丙
 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報復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
 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報復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

報豈能遠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蠻故安南陷之會西
 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以盧攜後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
 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元宗冊蒙歸義
 為雲南王其子閣羅鳳和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卻歸朝廷自請改
 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寶之至會孫蒙豐社杜棕奏以入朝人多
 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 今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
 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慶為副使別遣內
 使其齎詣南詔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 采石成
 在廣州
 當塗縣西北渡江師和州界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
 置千秋縣大寶七載改為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屬秦郡北
 齊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曰六合縣唐武德揚州宋曰六合縣
 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楚以棠邑為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
 百一十里六合在
 真州西北七十里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
 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
 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庚子 恩補

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
 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
 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
 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下責
 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師亦非自
 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遞遞過淮宜急救東道
 將士善為禦備 東道謂關
 東諸道 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考異曰舊傳駢
 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發兵則從而誘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
 云聖朝然曰君言是也則令出軍有發將呂用之以左道謂駢
 願用其言用之雖謂等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君公勳業
 高矣賊未殄朝廷已有開書賜若謂平則威聲震主功居不賞
 公安稅為邪為公其書莫若觀得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
 但聽兵保境而已駢遂錄朝廷錄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
 巢必無難於淮海也時准而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疆未可
 縱使狼狐必能海沈大眾但由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效忠臣

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貴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
又告城危致勞敵兵勢於往返臣今以竄擊眾然日武經與武交
鋒已當敵陳阻成勝捷不務謀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
深計支和官軍通運淮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潛匿聚勢
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憲與商學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
國士庶皆謂日與云淮南與東道將士自固城池放賊逃淮也
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度直抵天長時賊內土
客諸軍向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有在寇奔犯固防之患悉願
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勅海曰黃巢起於羣
盜遂至橫行所有雄藩室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及賊統
寇兵又居重地祇得半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賊名則大
事去矣勃海深以爲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
江東諸侯以勃海也數道劫卒居將相重任其江一遁逃耳固
可掉折獲而擒之及聞安於度淮山是方巢莫不解體案辨宿將
豈不知賊難進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
立功以而執讓應之口若從從過淮乃適足資議者之言非所以
消誘也借使賊有意使賊賊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
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坐守淮兩數年不出兵乎
又舊唐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賊亂志云恐敗理附損威名夫大
功既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深憂威名實主乎
爲都從控江淮而擁兵繼賊安於其地其於賊名實主乎
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馴自無參酌一至此邪善辨好騎於大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元 忠補

自待累有勳功謂巢身合疲弊之眾可以節賊誘致淮南坐而取
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爲所欺張璠曉將一戰賊死巢奔濟采石
諸軍北去見兵不多復損端恐自保不暇故賊兵退縮行賊過淮
非故欲繼之實不能制也盧攜聞於知人致中原覆沒勢先銳後
卻致京邑邱墟呂用之妖妄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
惡巢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
傾陷京師轉據諸軍據陳云屯軍淮甸收馬穎賊則在淮南時
非入長安後又據寶運錄云王仙芝既叛自稱大補均平大將軍
兼海內諸寨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
告載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僞作此文託於仙芝
及巢以譏斥時病未必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澗水秦甯節度使
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滑州刺史曹全最爲天平節
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 考異曰
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滑州刺史崔紹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
宏奏請於濠州刺史歸降後詔褒之素饒奔襄陽漢宏始原江陵
坂去鐸尋分司未分司時鐸遣紹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
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具降戊辰
已除官而辛未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鞏高文集於朔州李
漢宏表方至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三

可舉遣行軍司馬韓元紹邀之於藥兒嶺 藥兒嶺在 大破之殺七
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 盡忠懷信與克用同 又敗之於雄武
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
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 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蕃鞬鞞
爲攻劫部眾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勃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
語訛則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
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爲吐渾所困當往依焉達靼善騎之及按鷹
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
從戰有功由是俾牙牙 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
渾白義誠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
中達靼本鞬鞞之別部也居於陰山 歐陽修曰鞬鞞本在契丹
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洪景盧曰書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
耳大竺語鞬鞞爲指而篤身毒充髮語轉而爲吐蕃達靼乃鞬鞞也
契丹之讀如突惟新唐書有首 後數月赫連鐸陰路達靼使取
鞬鞞如突惟新唐書有首 後數月赫連鐸陰路達靼使取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元 忠補

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鍼
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
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
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耶
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赫連鐸說誘達靼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
克用與其豪帥言欲與之南向勤王達靼豪帥知其志大決不可
久居陰山爾其部落彼無圖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
崔安潛之在西川也悉更除高駢弊政吏民有倚駢爲姦利者
悉案誅之駢由是怨安潛而盧攜素與駢厚乃誣安潛以罪八月
甲午以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
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燒洛城東北門 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最以其眾六千與之戰
由東門去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三

頗有殺獲以取寡不敵退屯泗州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

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最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過許昌徐

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辭能自謂前鎮彭城乾符初能鎮徐州今鎮許有恩信於

徐人館之毬場及募徐卒大謀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關

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潞水行未遠

聞之夜引兵還比叩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

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爾後汝鄭把截

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齊克讓本秦南節度使引兵還兗諸道

屯潞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汀壯以益兵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

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節

度使以爽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克之境所

至吏民逃潰 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嗣判官皇甫鎮舉進士

二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兒乎曰賊

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 起廣明元年十一月盡中和二年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史宋汝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球為河陽節度使

李球內徙亦 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其俟其

到鎮討之慮攜日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

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

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擣稱疾不出

臣豆盧瑑奏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壁不遂駢人

意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鉞授

為國之慮人矣昨與江西節制據節而行攻劫州南節等其節但

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虛驚說不出案

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與借使與 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

汝州境 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

事李都為太子少傅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

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

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
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
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
昔安祿山構逆元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
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舒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今黃巢
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舒舒翰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
皆令孜腹心比於元宗則有備矣上不憚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
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
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
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
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昭宗 廣明元年

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
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
之資諸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東餒交通兵械
刑弊各思鄉間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
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
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適之曾
孫也 劉適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興元元年 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
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
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九域志虢州東北至陝州八十五里 以神策將羅元杲
為河陽節度使 羅元杲亦田令孜之腹心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
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 自元和初秦宗權以蔡州聞許

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
以宗權為蔡州刺史 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備置本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
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粟
賜但華衣怒馬 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
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履病坊貧人代行 唐置病坊於京以養病人 往往不
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 考異曰新傳曰帝饒令收章信門資遣豐饒校令收章
招討都統賜餉資物其資不雜禁關是日承範進言聞黃巢擁眾
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饒令收章也 承範進言聞黃巢擁眾
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
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
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等至矣丁丑承範等
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徒直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申索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昭宗 廣明元年

然州庫惟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得中 書中草茂密處也○書音精 得村民百
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
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賊小卻
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 華山隔河言黃巢軍聲之聲據振河山也 克讓力戰自
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
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製阮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
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叢生如織 灌木叢生之木奇 一夕踐為
坦途承範盡散其輜糈以給士卒諭之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
卒皆感泣又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
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

潰崩開禁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讓西巡謂漢幸蜀苟變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圖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幸已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有疑天塹疑是大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東餒遂掠之更為賊導以趣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唐紀七十一 四 思補

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蒲虔為東道轉運糧料使與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百一十三里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首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道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羅薛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

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綰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爵舉人韋莊應舉在京見而傷之為秦婦吟曰內庫燒為錦繡衣天街踏盡公卿骨讀者為之酸鼻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考異曰續實錄錄戊子帝至駱谷水驛乃下詔與畋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日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畋候謁於路畋傳云候駕於駱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案甲申上幸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極丁酉已至興元太極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唐紀七十一 五 思補

而不敢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攻西追車駕請車駕雷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收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九域志洋州與道縣有壻水升天其壻不得借詔牛勛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立豫為備擬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晝早繪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 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為唐字合日月為明字也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珍

楊希古竝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

為樞密使或正通鑑原文此下有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十三字今案新舊唐書皆無日休傳惟徐光憲北夢

瑣言載日休於咸通中上書請列孟子于學科又請以韓愈配登

太學又與陸龜蒙為友則其人非但以文章名世蓋究心於道學

而且不苟交當世者豈有失身于黃冠之理故其而去之胡三省

連陸游老學庵筆記曰該謂韓言皮日休與黃巢為翰林學士巢

敗後誅故唐書取其事案尹師魯作大理寺丞與皮子長墓誌稱

曾祖日休破廣明之難從諸會稽依韓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

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傑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章行東

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

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

璆鄭之子也時能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

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

得而相之

之在浙東也固與巢信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

礫陽黃巢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

礪山在漢陽縣界後漢置安陽

州東南九十里朱溫始此

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溫少孤

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溫凶悍無賴又情情不作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忠補

業崇收加答辱崇母獨憐之時時自為洗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

人也汝曹善遇之一日盜崇家炊釜而逃為崇追獲將痛加撲責

崇母遮護乃得免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泉獲

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泉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

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

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午至明且尚未能言會巢

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

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諸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
分隸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
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時鄭從諫亦以宰相鎮太原移檄討
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術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丁酉車駕至興元
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
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右僕射劉鄩太子少師裴諲御史
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
皆殺之巢欲以左僕射于琮為相琮曰我唐室之親義不臣賊賊
遂殺琮而置廣德公主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
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基庫部
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忠補

多納亡命匪公卿於覆壁巢殺之 初河間張濬備不羈涉獵

文史好大言為士友之所傾棄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

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裨國取貴仕 樞密使楊復恭

因出使遇之以為奇士遂薦之於上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

郎及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與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

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駝獻之 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為女
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以 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
驢馬負物為賦唐遂賦每賦一百斤 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
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開道詣興元衛重駕 黃巢遣使
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用節

以紆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集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

思邈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

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考異曰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

通使子處存乃同盟營于渭北時與賊爭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德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

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紛紛改圖以出勳王之師

案鄭中和二年始至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中馬步

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請帥李都不能拒稱臣于賊賊偽授重榮節

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

其患願以節級假公朝日都歸行在重榮知重榮事乃斬賊使求

援鄭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可將黃巢犯關元戎李都率偽兵

而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于不

忠而又日加賞徵眾口紛紜悖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

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

尹賈滿開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滿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

時謂之梁腰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過

賊衛安可輕讓斥逐令北門出去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八

可言之橋不知軍軍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於前

解歷階而上謂滿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滿之僕吏陸馬及階

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滿不敢仰視羅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

取之案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據坊市辛酉以重榮為匪後

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巢犯 是歲雨血於靖陵

關都何嘗奉偽亦未嘗附以漢代都今不取 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寔

多興元儲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辛廣明二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勳同平章事陳敬瑄以扈

從之人驕縱難制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于坊殿及遊

於行營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

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街錦里者據傳曰有內園小

兒三箇連手行遊行宮殿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

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輩必不令錯案三 由是眾皆肅然敬

五十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暄迎謁於鹿頭關幸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

州北至縣州一 百六十八里 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

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遣

其將王暉肅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

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 成都入十五里 館於

府舍 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節

與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恩

赦除訖奏聞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

拾遺樂胤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

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眾中拜令孜乃先謁令

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

外中外謂與 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九

慙懼無所容 二月己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

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 代北

監軍陳景思節度使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

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羅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

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 以樞密

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

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肅成因成鄧州以扼

荆襄九城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 王季加陳敬瑄同平章

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

始見上卷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

前符六年

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竝聽以墨敕除官敕奏以經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璠帥眾五萬寇鳳翔敕使宏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雷是時微啟天子幾殆及捷奏上歎曰朕知收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榘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代州崞縣之西 獲悍暴橫槓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十 唐宗廣明年 唐宗廣明年

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亂勳功檢校司徒唐自高力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阻迎之 李克用入達阻見李克用帥達阻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錄陳景思謂入達阻召以北軍鎮靜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皮河刺史留從效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州徐圖利害四月友金軍至絳州從效至代州半月之閒募兵三萬營于絳縣之西其兵皆北邊五部之眾不聞軍法惟顧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阻武皇即神達阻諸部萬人趨雁門案景思請殺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已亡獨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而後除雁門節度使蓋此際止放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代州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門節度使誤也新表中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

度為雁門節度治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初黃巢入關上乘夜出奔百官至曙方知宰相王徽與同列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巢所得逼以官徽陽瘡不從羅白刃臨之終無懼色月餘逃奔河中遣人問道率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人置宥州乾元元年遷經略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都三封縣地考異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恭意謂詳史源國詳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忠敬本姓拓跋思敬節度使思恭係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係大節度使思敬又從武定軍新唐書黨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謙代為節度使思恭為係大節度使以老弟思敬為係大節度使後為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十一 唐宗廣明年 唐宗廣明年

合以爲一人誤也 本党項羌也 新書党項以姓別爲部落而拓跋氏最盛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向監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爲拓跋氏強盛也 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甯節度使 玫音邠州通塞瑱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 白將兵討巢是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宏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譁呼出迎官軍或以五礮擊賊或拾箭以

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鄭夏軍士釋兵入第舍
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帶為號謂之白帶也以約其眾謂之
白帶也○舊唐書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賊宿衛上訓知官
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

楚宏夫死考異曰舊唐書新傳皆云宏夫敗在二年六月將焉謀
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曰尤詳今從

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
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
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

州刺史宋嚴間巢棄長安皆率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嚴使還
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不利 詔以河中

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眾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
書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一

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
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

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東塘在今揚州城
東即今碼頭至宜

陵一帶塘岸也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
六日歸府九十餘日賊難解之變也案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
乃是一百十三日非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
九十餘日今從舊傳

利竟不發 辛酉大風雨土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
討黃巢令具頓遞頓遞設酒食以供軍
為頓置郵驛為遞鄭從諱閉城以備之克用

屯於汾東從諱真犒勞給其資糧而克用累日不發自至城下大
呼求與從諱相見從諱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自咸通以來奮激

忠義為國血戰天下之人受賜多矣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
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恩老夫

之輩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
敢辱命無以仰陪戎紫若僕射終以君親為念破賊之後車駕還
宮卻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辭窮乃拜謝而去

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諱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克用怒甲子縱
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諱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

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
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

降之岌管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
鄧州扼賊右衝巢陷長安遣

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 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
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
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親奉而心圖之今
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

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
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

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宴
宏首帥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

建長社人晏宏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
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
田關南建為人隆眉廣額狀貌

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販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昭義節
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

書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一

彩如玉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時為鄉黨所誣不放入省敗不以為憾及敗作相黨子為郎敗特獎拔為給事中其以得報怨多此類也附錄中朝故事云敗父亞未達時族遊諸國妻于野田中亞乃以袋酒往酬之是夜夢妻來言曰其命未絕今與若生貴子從此向南十里僧院中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請但再三哀求當得再奉策帶也亞於是詣僧說其事僧不願曰我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開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杖擊亞甘受不避連日夕不去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我尋訪之乃坐而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且先歸吾當送來至三更僧果引其妻來日本身已數歲矣辭云年數已盡合當去歸去而別不知所之 李克用遇大雨已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開鑄六月三十日沙陀軍月二十三日班師馬門營居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案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馬門今從見開鑄實錄 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甯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十四

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 黃巢將王璠圍興平攻退屯奉天及

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成將五千人屯興平為

二寨與黃巢戰屢捷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鬪

陳敬瑄喜其兵可用乃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

上卷前六年 死是京師有惡少年皆著墨帶冒持機刺閭里號

閑子及窺入京師人多避難實雞閑子掠之更不能制仁厚素知

其狀乃令軍士易服入閑子聚中觀其嚙侮於是閉坊門擊之閑

子欲亡不得遂盡殺之閭里乃安 秋七月丁巳改元中和赦天

下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昭度因

供奉僧澈結官得為相每與同列往拜澈師知元知元鄙澈所

為兼鄙昭度恆不與之交言但指昭度使詣澈啜茶而已 論安

論安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四

自百井據還邠從譙不解韉衫斬之滅其族考異曰唐末見開鑄 邠折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嘯高奔回吐蕃等軍于百井下寨收粟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卻過到府案當月內卽三十日由一日之中不容有兩討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子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離於毡場內盧置族滅其家又差鄆州溫漢臣將兵依前于百井下寨 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御歸振武今從之 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虛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土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 以金栢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贖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願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十五

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自問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

生長山東征成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

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

琪知其壽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

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

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

夜突圍出奔廣都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

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

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辭

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劔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

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勝懸印劔於市以安眾汝當獲

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勝懸印劔於市以安眾汝當獲

二二七

厚賞吾家亦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
吾家也遂解印劔投之而逸廳吏以獻敬順果免琪家 上日夕
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嗣上
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
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
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
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致敬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竝
不召王鐸以下及收朝臣入城翊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
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
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天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六

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
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
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收屏不奏幸未矯
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頭津 墓頭津在眉州眉山東七
里山狀如墓頭因名山臨
江津今有 聞者氣寒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
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
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甯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八
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栝椀至丁酉乃止 威化節度使
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
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
彭城詳迎勞備賞甚厚溥遣所親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

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
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遂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
家屬殺之詔以溥為威化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璠到官貪虐
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
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
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
始縣佐吏王潮 路振九國志王
潮少為縣佐史 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
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王潮兄弟始此
為潮廢緒張本 高潯與
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 石橋即晉將王
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
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
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 七

詔旨 九月丙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
利引去 初黃巢之陷長安其中積糧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
慢兒舐者摘星胡弟來生三人同陷賊中竊相謂曰賊既足食難
以遽破當以計耗其糧乃可滅也萬餘因從容說巢曰長安城隍
不固若外兵來逼難以備禦須更修築以為久計巢喜即日選召
丁夫十萬築城日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就太倉米竭
劍榆皮以充公廚萬餘恐賊覺其計乃出奔河陽慢兒善琵琶巢
頗狎之慢兒因灸其右手終不為彈巢後逼之使彈慢兒曰我不
忍負唐天子以樂樂他人也巢殺之來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之
戰巢令來生出射凡數十發矢皆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
鷄即故故不中耳巢怒亦殺之 初高駉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

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駢先貴有功凌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
 爭細故遂有隙駢傲賈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
 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譬云入援其
 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
 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
 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
 宗元和元年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詎之曰彼此夾
 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
 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
 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之異耳 初黃
 巢掠浙東至臨安石鏡兵馬使錢鏐鏐音求又音
 鳩又音潘謂鎮將董昌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九 恩補
 兵少而賊多難以力禦宜出奇以勝之乃率勁卒二千人伏山谷
 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而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
 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以一用耳若大軍至何可敵耶乃引
 兵避之賊莫測其意遂不敢攻臨安高駢聞而壯之乃召昌與鏐
 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久之駢不出師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
 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名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昌即自
 石鏡引兵入據杭州時朝廷以路審中為杭州刺史已行至嘉興
嘉興漢中拳縣吳改名唐屬
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 聞之而懼不敢之宣昌乃自稱杭州
 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
 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
 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成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
 寶錄澤

聯牙將劉成麟潞州叛天井關成將孟方立帥成卒攻廣殺之自
 稱留後仍移軍潞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
 不行遂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殺潯為
 又曰昭義節度使高潯為潞州刺史中和三年寶錄又曰初孟
 方立殺高潯自立稱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高潯州天
 井關成將時黃巢犯關潞州郡易帥有同博奔先是沈詢高提相
 繼為昭義節度使于軍政及有稱察對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
 之際乘其無備率成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
 度使高潯及黃巢賊于石橋敗潯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
 己巳昭義軍成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
 成麟餘如新紀案乾符二年寶錄十月昭義軍亂送節度使高潯
 昭義軍節度使高潯云云是廣潯潞州也潞史孟方立傳亦云
 沈詢高提急于軍政致有歸察對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
 月高潯牙將劉成麟潞州刺史是月高潯天井關成將孟方立攻廣殺
 之自稱留後乾符潞州刺史是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辭史方立傳
 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
 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疑略舊紀是誤以高提事為高潯事實錄
 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 方立潞州人
 殺潯方立斬潯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 方立潞州人
 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溫州宋白曰溫
 州永嘉郡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九 恩補
 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嘉縣晉明帝立永嘉郡尋
 屬永嘉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永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
 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
 安固二縣置溫州以溫嶠嶺為名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
 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嶠賞稍薄嶠饋不繼昌言知府中
 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襄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
 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
 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逐帥為逆取討賊
 以取帥節為順守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
 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立其
 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乙巳黃巢將孟楷朱溫襲郾夏二軍
 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
 敗思恭之軍也 鄭畋至鳳州自鳳州
 至鳳州
 三百九 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
 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為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許人於陽景雲元年復舊遂昌縣屬處州九城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案溫處二州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為括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括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爲二州東嘉州後爲溫州括州改爲處州遂德宗名也

十二月江西將閔勛成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節度使 以威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初高駢

鎮荆南補武陵蠻雷滿爲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詔以滿爲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郭焚掠而去大爲荆人之患初陳溪人周岳嘗與滿獵

爭肉而鬪欲殺滿不果陳溪當在武陵界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逐刺史徐顯詔以岳爲衡州刺史石門石門在衡州九城志在州

陷澧州殺刺史高自牧自稱刺史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爲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城志在州

西九十一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實中和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

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爲都統十二月帥師三萬至京畿屯於慈恩寺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爲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慈恩寺續錄元年八月鐸爲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原自五月出府九月御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爲都統諸道年九月同如此新紀二月正月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高駢罷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高駢罷都統云德宗知駢無志難意乃以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草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饋餉大虧累上章自訴請詞不逞案駢罷都統依前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使與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直趨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能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拜請諸道都統所以上表目之爲敗軍

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爲都統新紀作初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爲都統中則多云都統又西門思恭爲

都都監乘此時請將爲都統

者甚多疑鐸爲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四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爲判官直宏文館王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贊爲掌書記昌圖從諫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與之曾孫王與以事元贊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四十四 唐紀七十一 二

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爲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畷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

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朱玫時安得州開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至東蒲津一帶大河兩岸也 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

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爲留後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

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謂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

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時蓋廣德于資州資陽縣後魏分資中志資陽在資州西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

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宏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宏讓出

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暄不之間杖宏讓吞三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擊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以邛州牙官阡能考異曰張彭錦里者舊傳作千能句延廣錄新傳作阡能案北夢瑣言安仁士象阡能計云邛州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遠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宏讓之冠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開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號起州縣不能制敬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匪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係大夏四月甲午加陳敬暄兼侍中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初高駢好神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昭宗中 二年

獨與之同席促鄰傳柘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加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池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土仙誓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兩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確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婿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遁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驚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諂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着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舊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甯縣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置觀音廟於此後改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唐昭宗中 二年

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

祈與仙接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

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瘡

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即彈指也

口不敢言駢依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

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

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賈者百餘人縱橫閭巷

閒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誓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

女輒誣以叛逆擄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

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那都駢即以張守一及

用之為左右莫那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

出入道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

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調運輸朝廷者用之猶慮人世其姦謀乃言

於駢曰仙神不雜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故不可降臨耳駢乃

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

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纒舉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

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威

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州北邠南鳳翔屯興平栎大定難屯

渭橋忠武屯武功鐸傳檄天下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

不出同華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

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千緡賊置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寨避亂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 唐紀七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五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嚴允厚參

唐紀七十一

起二年五月盡四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宣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勣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大

南軍於洪州開助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使之使使之與鍾相兼也勣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

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

獠依山為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珠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眾至萬人

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惟

陳龍郡爲州時總管武朝廷以勣本江西將故復置鎮南軍

使勣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勣因而討之勣知朝廷意欲爾兩盜使

相斃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

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遺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

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曰卿表云白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

臣有負陛下朕拔卿汶上起領劍南荆潤維揚聯房四鎮權利則

牢盆在手前專江淮鹽利也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

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

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效何不

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剋率諸侯誅鋤盜朕緣久付卿兵

柄不能剪蕪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推事見二百五十年不一兵獲

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機

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勣初委張璠請放卻諸道兵士辛勤已

置容易放還璠果敗亡巢益顯越遂致連犯關河糧傾都邑從來

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卿又云若不斥逐

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任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棄

灰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龍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

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仗兼將相使帶銅鑿自謂寒灰真

同浪語卿又云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國破

乏開毀玉毀檀誰之過歟卿手握疆兵身居大鎮不能殄寇致

令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中屏棄笙歌村絕游獵省躬罪已不敢違安姦臣未悟之言何人

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

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十室之邑猶有忠

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

卿又云王鐸敗軍之將崔安潛在蜀食殘天下兵騎在處借越豈

二儒士能戢強兵昔曹沫三敗終復魯儲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

代汾陽咸謂亦付不利鼓擊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勳

謝元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何必儒臣不如武將卿

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恐寇生東土劉

氏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

人心尙樂唐德清宮復國必有近邇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

首比朕於劉元子嬰何太誣罔卿又云賢人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貞今嚴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餘擇亦遺訪求自有長才同匡大計且朕遠遊宮闈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尙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廢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時鳳翔節度使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 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徽政相惡徽政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彥謨謀殺徽政己亥徽政先帥眾攻彥謨殺之 段彥謨謀殺徽政事始二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五十三卷 以少尹李燧為留後 蜀人羅運擊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考異曰張彭嘗傳曰二年六月補揚行處下寨官軍不利八月羅運擊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傳擊胡僧與官軍大戰于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眾二三千句延慶書舊傳曰二年五月羅運擊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于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眾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案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 楊行遷等與之戰敗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出續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福復據之 南城漢古

鎮州西二百二十里 又遣其弟仔偁據信州 尙議攻宥君寨 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宥君寨於宥君川後置宥君郡隋廢郡為宥君縣唐併宥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帥蓋於宥君故寨立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 考異曰張彭嘗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直歙觀察使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 南詔王龍年之宗室女為安化 詔報以方歲禮儀 考異曰張彭嘗傳中和元年景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歲禮儀 九月三日雲南驛信差布變楊奇敗等實因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制使俄注郊迎布變相見相制使云請不拜太師問極怒朝廷告以俟使讓軍服制數定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以保大爾後東方遠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梁李孝昌以師帥勤王去年為黃巢所 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王子鏐乘務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簡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 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既為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以并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親將胡真謝暄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乘唐衰亂而取之非有功德以立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其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亦見巢兵日盛

知其將亡九月丙戌遂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乃免之

瀟感恩乃以軍事重榮以母王氏與重榮同姓故也王鐸承制以

瀟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

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遂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

道節度使平盧大將王傲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為留後

是

對狀顯桃李實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臺為嵐州刺史

疑之徒羈懷州刺史鄭從讓遣使齋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

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王寅從讓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

討之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

不得行 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燧將二千人討之

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日發往峽路句延慶普傳于中和二

年七月韓求反于又軍韓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

千人老押牙莊夢燧韓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

月討之而韓耳韓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

亂激噴道大將韓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

今從何傳 又遣押牙胡宏略將千人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鄭州

節度使曹存 節度使曹存 節度使曹存 節度使曹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五

兵廣河收輯全巢出兵逆戰為軍所敗全巢死之收合殘卒

係州城與之同舉居正五代史宣帝中和二年張洸殺兵于青州

後會師帥薛崇卒部將崔君履賊城全巢攻之殺君履因為

郭全巢為其所害城自固三軍推高祖為中興皇帝

武今據始得青州新舊傳皆謂今從實錄又新傳作宣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權煩監

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

盧大將王傲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

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潛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

出迎潛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

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

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且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

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潛青獨不至一旦賊平

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

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願謝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

發兵從潛而西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

路振九四志作屯西陵今錢鏐復夜渡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

計得漢宏補諸將官為救二百餘通鎮弁諸將

山因以為名在越州 是月無雲而雷 黃巢兵執尚州王重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六

忠之謂行營都監揚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

光曰鴈門李僕射唐李克用據代州驍勇有膽其家尊與吾先

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父元伯嘗監州軍沙陀之歸國也

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

而召之必來鄭公謂也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

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且以朝旨諭鄭從讜王鐸

都統使宜從事凡徵王處存亦遣使十輩曉譬克用十一月克用

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嵐石州南至石州不敢入太原境

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李

詳傳卒其逐黃思邈考異曰黃思邈詳下牙隊兵斬偽刺史黃思

除遇刺史案黃思邈與黃思邈俱死於推華陰鎮使王過為主以華州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七

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過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入蜀州

境陳敏瑣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

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

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

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

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

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時蓋授官為仁

按尙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

中人云僕弱慙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僕弱謂尙書欲

拯救湔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書使人書汝背為

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繼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

五人耳必不使積及百姓也謀者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豈知

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

比尙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父母阡能孤居立成擒

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

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

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

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纒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

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

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等以邀官軍蜀人謂雙竹之關為

也又詳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擊戶遠出管排擊戶仁

厚訥知引兵圍之今勿殺道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八

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

奮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擊狼狽寨走

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

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日仁厚謂降者曰始欲

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

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賈可歸矣九城志

仁厚有延賈寨安仁寨臨邛縣地武德二年乃取渾擊旗倒繫之

取其旗而何寨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

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遊之眾

投瓦石擊之其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

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道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
深慙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
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就炊爨與先降來告者
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川口降者先歸使
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
於延賈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
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以決
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賈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
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且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
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眾
擊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唐紀七十一 九

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即仁厚所縱百姓引領度頃
刻如暮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暗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誰呼不可
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止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考異曰張彭壽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敏
宜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漢擊七日擒
句胡得得求首級九日擒于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
日回戈自鳳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羅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
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壽語羅漢或有不抵極然故事甚
詳若無此則仁厚功業悉沈沒矣句羅漢中和二年仁厚與將
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元樓高仁厚與將
校等子清遠樓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
不知據何書知阡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羅漢秀昇在三年
十月前也阡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
實錄二年十月卒賊阡能于邛州敗官軍羅漢羅漢高仁厚討之
實錄見句傳敘討日能事承十月癸丑發犍路敘討韓秀昇下因
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
元樓宣恩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
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
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

實錄附 每下縣鎮輒補鎮邊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泉韓求
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漢華於城西七日而丹之阡能孔目官
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阡
能敢以詩啟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
二月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
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
灑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
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
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暉往集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
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
按其罪刺史以愛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餉金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唐紀七十一 十

百兩博羅縣有德信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箔片以黃帶一兩
雞屎帶一兩磨磨半兩兩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黃研
以膠調水調金片上炙乾更煉更如此三度以來用牛糞夾
重重兩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餘出者
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孫敬瑄檢校
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
乎還其金斤遂使去 河東節度使鄭從諱奏克鳳州執湯鞏斬
之 以析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鳳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
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
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朱敬玫所殺復以紹
業為節度使紹業畏敬玫攻逗留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
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
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
修先將兵五百濟河營此初克川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樁

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刑紀年錄初克讓于潼關戰敗逃南山隱于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渾進通嘗引獲免歸黃巢賊索憚大禮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肅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成齋重賂為詔渾進通見大禮乃召諸將領其賂歸其偽詔以御使史克讓傳曰就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宿衛初賊祖禮朝憲宗賜宅于觀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進使王處存夜圍觀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騎孤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逃歸于鹿門家克讓于時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鹿門漢也後唐時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宗是時國昌猶自稱討克用朝廷未必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時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德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秦國昌以符五年不受代朝廷使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黃巢元年國昌父子兵敗

資治通鑑補遺 卷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一

逃入建州其年冬黃巢將長安克讓何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引兵自夏陽度河武德三年分鄜鄜州西為寺僧所殺而已

陽州河中府 軍于同州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路人請監軍吳全勛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與鐸書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據方立專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磁於潞州 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 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據京師大明宮為賊所燒修奉園陵之職設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

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 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殷成行軍司

馮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招義留後案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用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潞州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那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率相奏請以重下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州昭義觀察等使時鑿幣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出累月將結深恨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弊招其外賊潞人皆怨其內則州將益疑請方微於既焚計奈何于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又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微為諸道租庸使軍等使孟方立傳曰方立文成麟斬之孟方立為諸道租庸使軍等使孟方立傳曰方立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鐸謂昌圖守潞州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欲遷為帥鐸宗自用曹相子徽鎮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據地而李克用鎮潞州徽鎮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據地而李克用鎮潞州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圖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審詳乞歸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儉為留後案

資治通鑑補遺 卷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二

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不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微以潞讓昌圖則微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三月若欲別為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以潞為支那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能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潞州為支那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歸里欲遷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勛為留後方立以軍勢未洽未敢自立故因全勛外示恭順詔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于王鐸乞除為臣其意以備臣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微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微澤州在南尚可望令耳故王鐸表云昌圖主置累月已結深恨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特以偵察謂昌圖欲行帥職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觀望故微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皆怨其內則州將益疑今那那已成費已至微欲知惠於那則潞人怨其寵賊知微於那則那將疑其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招義乃安也昌圖在潞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微軍領于那州以潞為支那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從治微則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于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微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勛疑是方立勸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遷斥去庶澤潞恐是鄭昌圖時

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廣審詳自辟後許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將以密海知州事立說不同且既廣審詳必不以知州方立委之則其為邢州刺史而審詳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其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互不問故諸書多載不合耳又詳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佑初為邢州牙門將光啟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仲孫據其城德宗詔文佑平之既而劉廣召赴行在授邢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路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于陳案諸書皆無文佑為節度使事況光啟中澤州已為李克用所據文佑未嘗與克用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滂而代之彥降高駘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六年其得和 定歲關中大饑

州亦用之也為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定歲關中大饑

中和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三 忠 恩 補 錄

是諸將雖環賊莫可先進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奮爭欲破賊故巢賊數遣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北司乃謹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諸道進軍等使初幸蜀之議本出於令孜又獲收傳國寶列聖真容及散家財犒軍至是令孜以為己功令宰相濟道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軍為十軍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儀衛左右金吾衛左右府衛左右

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募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銘知留後事時銘生十年矣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與

河中身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於梁田破明日大戰自午至哺賊眾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刺史王遇亡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 高駘節度使守光州帥餘眾歸諸葛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宋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于武涉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州二世十四年而魏州考異曰曹壽簡文簡亦同今從實錄 己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邈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以鄭紹業為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備為荆南留後 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四 忠 恩 補 錄

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胡宏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係雲安滑井路不通民間之鹽 應安縣漢胸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西三十里滑井在渝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昭曰滑井 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 考異彰善書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向秀昇等討以成功帝梓帥即日開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書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與仁厚奏使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五月五日延慶書傳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亦用句傳年月今從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酒計發兵三萬搯藍田道 搯藍田道所以通 三月壬申遣尚讓

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
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辭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集

聚斬成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愬為

應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辭居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愬本廬州牙將勇

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即幼復使出成於外歲滿而還又

使之出成行愬過辭都將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愬曰正

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

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愬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

而命之行愬聞州人王勳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

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愬召潛置門下以稔

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楊行愬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懷州九域志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六

州南八初黃巢之寇掠淮南也廬州刺史鄭繁移檄請無犯州境

十里巢笑而從之其州獨完歲滿而去贏錢千緡藏於州庫後州數陷

於盜終不敢犯鄭使君寄庫錢及行愬為刺史送錢京師還繁

刺廬州時行愬為步奏官繁嘗因事咎之行愬不以為恨人皆多

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

若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

籍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

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襲其室殺親類者數人用之易

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夜譚

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

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屬用之密以語廬州刺史楊行愬

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愬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殲以

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愬為楊行愬以廬州起張本己丑以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嶺

下貞女三鎮三鎮皆當在發越間錢鏐將入都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渡江

諸鏐鏐又擊破之漢宏走是月浙西天鳴無雲而雨占曰無雲

天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

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妮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

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十六

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

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糒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

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繫其舟相繼

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

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吳駕天下無復公道

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

中和四年高駢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許尚書二月二十

日許進四月十四日駢路申四月一日大破賊賊句延慶者首傳

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使善到府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寅錄

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賊於行在初仁厚至與賊

賊其軍大敗賊中小校韓秀昇出降賊有覆野南觀東使

陳仇素州賊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教言狀云秀昇劫奪

府伴掠帥臣占據... 毛此部領甲士直趨... 之說皆云仁厚所獲... 于市張彰者舊傳... 胡僧反十二月... 長安正月于能... 六月韓求反其... 韓秀昇反十月... 兵二千十月... 高仁厚進討于... 二日回大朝見... 雙退至忠州... 十日齊進四月... 東川楊師立反... 移郡擊反于中... 年七月五... 破所敗川主... 捷書到府是... 長安不知延... 楊師立反四... 等事率依何...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唐紀七十一

刑戊寅辛丑兩日... 一月壬申西川... 錄中和三年... 年禧錄及實錄... 十六日己酉... 秀昇若焚巢... 四月其四年... 歲次癸卯十... 句傳取張... 等起滅不知... 李克用與忠... 於渭南一日... 用等自光泰... 陀等軍趨長... 黃巢收發... 西朔無已... 居第路盡... 辰李克用... 思貞三賊...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安宮室收餘... 紀三月壬申... 渭南丙午... 門入收京... 守守宗... 聖眷入... 程匡... 兵士二... 敗上... 走太... 入京... 道南... 賊可... 者甚... 入商山... 使告捷... 走收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唐紀七十一

慶者舊傳... 路行營... 四年而... 于彭... 萬人... 五月... 為節... 恭為... 第一... 以崔... 黃巢... 而敗... 刺史... 州管...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五

隋改曰 巢若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
項城 巢若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
等累戰皆忠武兵也 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羽子龍
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雙先示之弱伺其
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澠水

項城在陳州東 六月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圍陳州掘塹五重百
道攻之陳人大恐擊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
家久食陳祿善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

悉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
怒將必屠之乃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乃歲大饑
民閒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確磧併得食之號給糧之處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一 恩補

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

咸被其毒 此河南諸州 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

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 考異曰新傳宙弟宙亦有名宙在嶺南以

或當依之辭居正五代史宙出嶺南時為可校宙以猶女
妻之北夢言曰丞相宙出嶺南時為可校宙以猶女
車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虛招物議風請
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

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守德
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在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

新傳云嶺南知謙恐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
誤今從唐言紀年 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 始此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

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祥饒公私窮竭內則

騎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全忠既至汴州乃遣人

以車馬迎其母王氏於劉崇家使者至門王氏惶恐走避謂劉氏
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耶使者具道其所以王氏

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之汴封晉國太夫人全忠置酒太夫
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全忠敬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

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王氏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朱五經謂其父誠也 劉崇亦以其母有恩
禮而用之 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

變與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召鄭從諫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克用尋

勝諭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諫
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諫為司空同平章事實唐年補錄五月制

李諒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云案前史晉天福六年二月
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撰定後唐人以唐諸帝實錄自
謂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綴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

月編唐年補錄凡六十六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
書從諫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使從諫五月十五從諫離太原
道途多寇行次絳州詔使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補政唐木兒

開闢曰五月秋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
使李讓射殺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日到相公府轉赴鴈門
門節度使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門進發當月

內節度使李相公有勝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故害各仰安
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
事充河東節度使案克用除河東及從諫復補政唐日月不同
舊紀五月諱克用七月從諫赴行在不言人相新紀五月已為附
允誤從諫舊五月十五日除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
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諱克用後唐本紀年錄
辭居正五代史在七月今從之從諫此年 左驍衛上將軍楊
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七十一 十一 恩補

將鹿晏宏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聚畏忌復光聞其幸甚喜因
摺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
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 以成德留後
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司徒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當攝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
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
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
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 二
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
元年昌言遂畋以獲鳳 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
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朱白曰唐垂拱三年以
益州九龍縣置彭州取
古天彭 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三十五

甲辰李克用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根本 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
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勛為
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威化節度
使時溥營於激水過黃巢之兵且為陳州聲援也 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
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是秋晉州地震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
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
富室皆徙山東路人不悅監軍郝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
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武鄉與河東
巡屬遼州鄰
境使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節將于諸縣縣令不得
舉其職矣朱白曰武鄉縣本漢程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
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修擊之
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修為節度使于分昭義
軍五州至二鎮詳居正史孟方立傳曰歸人陸

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用將兵赴之方立戰
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用為節度使案詳史與全錄
傳諸葛爽衣全義為澤州刺史爽率李罕之殺其刺史李殷銳是
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誠野無稼穡矣昭義
在山西 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劉漢宏將十餘萬眾
出西陵將擊重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鎗刀
而遁道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己未漢宏收餘
眾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朔
秦宗權圍許州 忠武大將鹿晏宏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
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朱白曰金州漢中郡之西城縣也
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
北梁州秦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洋
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于此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
洋州十二月至興元遂節度使牛勛勸奔龍州西山 龍州西山松茂
二州界時已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三十六

於蠻 晏宏據興元自稱留後 威化節度使時溥因食中毒疑判
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
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
致矯詔移損下神策獄華拒而不遣請遣李凝古行毒事出曖
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
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
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進視惟遷屢與
爭辯朝廷倚之 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 趙德
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
與黃巢之黨戰于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
之鹿邑後魏縣南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
鹿邑唐屬亳州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甲中和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宏為興元副使 賜魏博節度使樂 行達名彥頤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 田 改陳敬瑄 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 兄弟也 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遠以我 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逼徵師 立為右僕射 黃巢兵尙疆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其求救於 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 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 謂河陽 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 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考異曰唐末見開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 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 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黃善乃改韓蒲度河許居正 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案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首陽似太 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曹賊今從舊紀又克 用自訴上表云遂從快服徑達許田是子請快兩道度兵也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唐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 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 涪城涪縣地東晉置始平 改涪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 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關府 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 遣其將郝德襲綿州不克丙午 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三 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 考異曰張彭香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 立反下敕師立據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 自言集本 道將士八州墮丁共十五萬人 案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 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置墮丁 子弟數擊刺使補屯鎗則墮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案路巖九 國志石虎溫事孟知祥補州管內諸軍點檢指揮使見蜀中前 郡皆得 有墮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 副使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 朱全忠 擊黃巢瓦子寨拔之 黃巢撤民居以為巢將陝人李唐賓楚邱王

度裕降于全忠 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 其將婁資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 浦陽江 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與波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 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浦陽縣 擒資 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 漢音 疏呂用之罪 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 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 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奔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 曰汝醉耶命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 見告未獲尊命故有此憾因出漢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漢 出入後月餘以漢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漢求救於廬州楊 行愨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唐 齊旆幟開道入舒州 九城志廬州南至 舒州四百二十里 頃之引舒州軍建廬州旗 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皆遁神福涪州人也 路振九 李神福涪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兼涪道行 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成淮海因投楊行密 久之羣盜吳迴李本 復攻舒州漢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愨遣其將合肥 附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 合肥漢有縣唐時屬 州清流漢全椒縣地 高置清流縣 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 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江甯舒城縣 屬廬州九城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 楊行愨遣其將合肥田 碩擊走之 碩音 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 路審中為黃 州刺史 年 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 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 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唐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 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 涪城涪縣地東晉置始平 改涪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 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關府 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 遣其將郝德襲綿州不克丙午 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三 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 考異曰張彭香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 立反下敕師立據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 自言集本 道將士八州墮丁共十五萬人 案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 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置墮丁 子弟數擊刺使補屯鎗則墮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案路巖九 國志石虎溫事孟知祥補州管內諸軍點檢指揮使見蜀中前 郡皆得 有墮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 副使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 朱全忠 擊黃巢瓦子寨拔之 黃巢撤民居以為巢將陝人李唐賓楚邱王

陳州時尙讓屯太康 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 夏四月癸巳

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 西華漢唐屬陳州九 諸軍復攻

之思鄴走黃巢問之懼退軍故陽里 故陽里在陳州城北 陳州圍始解朱全

忠恐黃巢攻注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

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

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 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

者今之蒲關也 注吹臺在浚儀城南牧澤之右牧澤

澤即此澤也 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 豐人縣唐屬

在徐州西北 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

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 案舊書帝紀王滿

濟之 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眾降時

溥別將臨晉李謙曲周霍存鄆城葛從周寇句張歸霸及弟歸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帥其眾降朱全忠 臨晉古地名隋分騎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

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洛水復置其屬洛州宋廢為鎮屬歸澤縣

鄆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考輿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鄆

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寇句相率

來投附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世云與

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其諱林而北己克用追擊之於封

邱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 非

漢南縣縣治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

胙城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舊秦

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 渠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

克用追至寇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

糧盡乃還汴州欲募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

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

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

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道酒警樂饌具皆精豐禮

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

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衝路發兵圍驛而

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

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墜於下以冰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

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千 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

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

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 尉氏門

也 緹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

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已而彥洪乘馬適在全

忠前全忠射之殛 考吳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之乃于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諳因縱驍騎突入馳至

上源驛既不可過上乃與之拉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宿宴饗復

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

言陵侮于上時蕃將皆被甲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連起圍之

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乘驛殿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

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于牀下殺之番戎與我師

戰移時方散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

尉氏門因得懸縶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眾餘親衛數百人皆

勳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帝亦怒詔書請上

與克用和解上怒不釋賊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

用次汴州驛近郊朱全忠請館於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

衛全忠以克用兵從備少大軍在道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

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

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極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市

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唐武皇紀曰夜師過汴汴帥迎

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于上源驛是夜張樂饗饌

武皇酒酣戲請侍妓與汴帥握手故賊賊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

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發攻傳舍案全忠是時兵力尚敵天下

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

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日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上源出矢石之閒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信烈無姓李嗣源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徽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修曰唐自沙陝武之士往往養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庚辰

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墜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之則因名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河能等汝曹速歸來巨耳參如常勿憂也詔寨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城志梓州郡縣有張把鎮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

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賊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釋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可復出矣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癸未高仁厚陳于鹿頭關城下鄭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時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被瑄遣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庚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六

朱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二 起中和四年六月盡光啟三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甲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節度使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

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

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

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

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

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與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率其首出降 考異曰張勳者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傑

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傑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

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剄七月辛酉師

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節度使高傑等討平六月三日收

楊師立傳首于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高傑等討平六月三日收

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

從實錄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

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

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甲辰感化將李師悅與

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 宋白曰春秋以邪子益來因諸國杜

有瑕邱城漢 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 狼虎谷在泰山

為瑕邱縣 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 東南萊蕪界

丙午巢甥林

言斬巢并其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野軍奪之并斬言

首以獻於溥 黃巢乾符三年也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

徐通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

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野軍卻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部

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巢乘三人首級降

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郭斌等七人首并妻子面送沙陀野

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

得富貴可為他人利言巢傷也不忍巢乃自刎不味言因斬之

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

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

窘求救于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

為兄弟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

太元樓受之 太元樓成都在 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賢子女世受國

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

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

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

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之於潞

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

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

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 古者設官賜印給符佩之於身

印任其職名時而用之其印盡之以匪當官者真之印內明為一

牌使吏奉之以誦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

全忠仍勝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遮遮屠剪勿令

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

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

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

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如功疾能除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期度支糧餉上累遺楊復恭等論指存疑去年七月楊復恭病卒歸葬出恭也復恭者稱吾深知卿究方事之股始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使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為兩節度使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

唐紀七十一 卷一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歸徵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甚恭鐸依以為援非滑州道志有恩威欲依以為援 而全忠兵浸出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從鐸為義昌節度使 鹿晏宏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宏猜忌眾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宏尤忌之數引入臥內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逃奔行在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宏為禁軍所討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皆禁軍將領皆除諸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殺晏宏于殿以首軍

隨駕五都按進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宏實錄云九月晏宏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希還晏宏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奉義勇四軍迎帝西歸按帝尚在成都云帝西歸亦誤也今月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 田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 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具眾隸兩軍別 又遣禁兵討晏宏棄興元走 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北雲 巢黨不敢近知愨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愨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

唐紀七十一 卷一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邠甯都將王行瑜使誅之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愨不為備舉營盡燬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詔左右而流涕 鹿晏宏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諱將兵會之共攻襄州陷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可追滅黃巢欲資寇以子趙德諱身死于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逃君果何益哉考吳山賈鐸光啟元年四月秦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宏引麾下東出襄州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宏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德德諱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宏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 德諱蔡州人也晏宏引兵轉掠襄郢均房盧壽復還許州 鹿晏宏自許州遣馬勣勳王見二百五十四卷于今鄆州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等改興州州武成元年忠武自今鄆州縣移也今據今鄆州縣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為名 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東鎮走晏宏遂據許州 考異曰實錄鹿晏宏

安之 考異曰寶曆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鑑自知
使務又日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鄭鑑既逐遂逼鑑
為己為代領命之接鑑既逐遂逼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
為己新王濤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
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師即授刺史按劉恕問孫黃巢
陷閩賊嚴擊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國練副
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驍繼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嚴將按誅之連
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一 五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于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
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
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
而還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初鐸以討賊自任每入對
必嗚咽流涕及功垂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請將克復
京師皆鐸之忠義為之倡也及是被屠而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
天下痛之 賜州甯甯號曰靜難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
刺史柳超穎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懿逐其刺史 汝陰漢縣
唐帶穎州各
領州事朝廷因命為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
城刺史呂燧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 武當漢縣唐
帶均州江南
南也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

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
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
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
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
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
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于李昌符傳
實錄中列三年五月昌言如檢校司徒光祿元年 關內江南大
二月昌符見故以昌言葬附于中四年之末 關內江南大
饑人相食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鄆道 鄆道
原文于遂瑊都道下有秦彥俊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唐鄆孫
備陷東都孟陝張晬陷汝鄭盧勣攻汴宋三十四字今按秦彥
非宗權將孫備已下又所至屠屠焚蕩殆無子遺其殘暴又甚于
在是年之後故去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一 六

關輔東盡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係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烟
火
元和五年春正月上將還長安長秦宗權為患戊午下詔招撫
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
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忠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 補註中和二年
軍事見上卷廣明元年鄭紹業 鎮荆南事見二百五十三卷 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
于長安軍還備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眾奔朗州
奔也 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專軍政雷滿屢攻掠荆南雷重
賂以徂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
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

大掠也歸于岳州環遠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環劫還因

之中和二年陳儒代環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

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元晦代之敬玫

雷居荆南嘗曝衣執紼不可計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

盡取其財環惡牙將郭禹懷悍欲殺之再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

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命更其姓名禹

為盜詣陳備降以為將按辭史成汭少年任使南康賊帥盧光

弼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南康漢南野獸地

五代史曰盧光弼謂全播皆南康人光弼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

全播勇激有謀略然全播奇光弼為人唐末黨盜起全播聚眾

光弼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處詔二州十國

紀年全播推光弼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啟初據虔州光弼自稱

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啟元年正月光

弼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

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

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

然皆不能守也 秦宗權寇賴毫朱全忠敗之于焦夷焦夷在毫

州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

橫上淒然不樂己已赦天下改元元祐時季昌符據鳳翔王重榮

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洛李克用據太原上黨

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瑋據鄆齊曹濮王

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

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

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與曰秦宗權傳但云集賊既誅備

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詔以威化節度使時溥為

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

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考與曰太祖紀年錄薛平五代

史並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

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鄭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

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界中山

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

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

州九城志在處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

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

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

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贖實資不

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

鹽鐵置官權之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

元十六年史年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請歸鹽

使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

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

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贖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

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謁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

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

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

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秦州節度使以秦州節度

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
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為李克用王重榮 盧龍兵
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
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
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恣王處
存夜遣兵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
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
章事 羣臣上尊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 李全忠既喪師恐獲
罪收餘眾還與幽州六月李可舉竊發登樓自焚死乾符二
動得幽州二世 全忠自為節後 秦宗權將孫儒寇東都留守李
罕之與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王成孫儒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九

東都九國志澠池縣在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節後 乙
巳右補闕常濟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
足言齊是非一功 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
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致之言于
上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宋白曰萬州春秋漢國之地秦漢為胸臆後魏分其地置安郡
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州郡唐立南州唐置蒲州貞觀初改萬州以
舊萬州郡為萬州縣其地不言令致無為誰故等語請令
改表云秦郡度無致君之志多醜正比頂之迹令致黨等語
昭度也遺寶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
卿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防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表
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職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立身將
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盧彥威為節後全立奔幽州以保畿都將曹誠為義武節度使
部之一也 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

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雜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
築壘於市西而居之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
不河之克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邪節
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
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鎮兵謂李可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于國不
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
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使統晉絳慈 洺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
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誅誅忠信既而眾
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陷鄆道二
十餘州晉巖之惟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肇日與宗
權戰宗權不能屈陳人賴以獲全詔以肇為蔡州節度使肇德朱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

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謂發無不立至 王緒至漳州
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
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
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
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
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封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
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
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 且軍鋒
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
南安在州西 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遠戍慕相妻子驕旅外鄉
一十二里 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

軍中子子者受誅且蓋子子特子須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
 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在潮為之謀伏壯士數
 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御軍
 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討
 本之路振王潮傳緒王緒者即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
 九國志 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
 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
 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
 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志在沙縣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
 沙縣古南平餘述也晉為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成縣初立為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
 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留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
 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二 十一

唐分三川各自為一鎮賦內諸州歸峽屬荆南
 節度今陳敬瑄皆指節制置之田令致右之也 秦宗意圍荆南
 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留後張壤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九城志汴州後 王重
 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致李昌符每運衛入
 逆溫太祖初怒其甚時用令致寇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
 此引太原其心可謂不可處之逆輔也王重榮存忠孝盡心請援
 以請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
 上漸近引太原播棄此為無辜遂被斥逐明公當監其心今日
 但僕安歸會人謂重榮朱致重榮即報曰當與公提議出汜水
 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鄆岐
 公若東出關二虜必備而攻下若不若先敵一兇去其虜賊
 五代史重榮使人報克用曰天子召重榮侯克用下與處存其誅
 之因偽書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馬聚結請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

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致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
 克用乃上言致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
 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
 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
 望朱致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許
 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致遣致昌符將本軍及
 神策軍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令
 自將討重榮帥致等兵致傳云令致
 三萬沙苑今從實錄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致等
 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致及致昌符詔
 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致昌符大敗考異曰新舊日
 克用上書請誅

唐紀七十二 十一

令致致帝和之不從大賊沙苑王師敗致走邠州與昌符皆敗
 為令致用遠與重榮合神策兵覆克用邠州令致計窮乃劫往
 復邠州至是令致自賊破長安火官室監舍什七後京兆王重榮
 存按令致奉車駕幸近瀋離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河為火官城
 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致遣邠州重榮九月邠州賊始屯沙苑重
 榮求救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於沙苑表請誅令致朱致
 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誅二鎮太祖
 表言二鎮欲加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誅二鎮太祖
 又言重榮與邠州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致戰朱致
 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致實謀逆於河中及
 邠州屯沙苑大近前令致各走邠州重榮遣邠州兵討河中及
 邠州十二月戰沙苑而見之各走邠州重榮遣邠州兵討河中及
 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致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
 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
 尹王徽累年補苴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是
 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丙光啟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

郁州小將也周寶差都押兵士三百人攻于海次因正旦酒

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

自常熱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華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于

鼓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州常州按皮錄世言郁以正旦發

安慰軍將耳非當日李克用選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

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乃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

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

李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

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

之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鞴勒解帶繫

頸而乘之獨追及止於寶雞

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殺之孫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太廟神主至鄂

九城志鄂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過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藍

屋

九城志藍屋在鳳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

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

選裴澈以令孜在上則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越百官詣行

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

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

殿中侍御史屬尚書三曰泣謂之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

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願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

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遺騎送之時田令孜弄權

再致播遷天下其忿疾之朱攻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

諸鎮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攻遣召朱

攻亟迎車駕癸巳攻引步騎五千至鳳翔邠甯鳳翔兵追逼乘輿

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率上發

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為後拒

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

武後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

置威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

節度使守散關

興鳳二州武興鳳武都武州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武成武德武康武安武成武德武康武安

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玖未鳳翔百官蕭選等罪狀田令
 汝及其黨章昭度請誅之不宣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
 於西縣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河陽縣置縣
 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漢江城宋於此城舊立華一
 湯都後魏置縣名曰西縣三年改爲西縣○湯音盡又音律丙
 申車駕至興元 考異曰皮光業見開元二月辛亥朱玖將移幸
 帥稱進行在政陽殿于潘氏庚申昭選二月甲午位宗將移幸
 梁洋戊戌昭選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通寶雞辛丑車駕
 南引四月庚申遷中曹紀正月戊子田令汝迫乘輿幸興元庚
 寅次寶雞癸巳朱玖至鳳翔令汝歸軍至奉帚入散關三月丙
 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即丙申也實
 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二月丙申興元諸書月日
 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玖叛逃鳳翔三月丙申大興元諸書月日
 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
 緩若依紀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當破八十日似太久之信
 雜入十日必無此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
 書杜讓能竝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德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

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數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

榮表稱令汝未誅不奉詔以尙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尙書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

武德四年分利

州之柳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
 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爲名九域志在府西南
 二百一 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

從駕五都王建

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疑

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鄭君雅起兵攻陷漢州進

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雅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

擊仁厚殺之 考異曰張彭著書不言仁厚所終惟載敬瑄六錯云大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侯射權謀有勇累育

大功于太師又羅忠孝者在王司能不通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
 年八月仁厚揚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仁厚
 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 封朱全忠爲沛郡王 是春成都地
 震鳳翔女子化爲丈夫 朱玖以田令汝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

言於蕭選曰主上播遷六年百端艱險中原土庶與賊血戰肝腦
 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師十七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還
 宮主上不念百姓轉輸之勞甲士戰爭之苦吏以勤王之功爲收

使之寵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汝昨奉尊命來
 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輩報國

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闕寺之手哉李
 氏子孫尚多相公益改圖以利社稷乎選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

大過惡正以令汝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
 日之初無行意令汝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且罪在令汝非

由至尊也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
 立重事伊霍所難違不敢聞命汝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

議者斬夏四月壬子攻逼鳳翔百官奉表王煊權監軍國事承制
 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獨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汝使蕭選爲冊

文選辭以文思荒落竟不措筆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
 之乙卯煊受冊致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

考異曰實錄致自補大

五月致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 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
 中或侍中爲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 帥百官奉煊還京師
 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

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表王賤賀受冊 上之出長安百官不

之河中 鹽遣使至河中召王徽赴闕徵託以風疾不能步履不至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
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為敬瑄令孜復恭斥併命復本
令孜之黨州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
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選
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
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九江淮鹽鐵轉運等使
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
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
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
進時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
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為不復容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一

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
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晚矣董註言駢早宜覺悟今始知之亦已晚矣用之固問之
曰策將安出杞乃曰曹孟德有言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操
之亂助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問食器
賢以為圖己手劫殺入人而去後而後操曰甯我負人無人負我
孟德曹操字也鄭明曰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
知者 杞謹謀見下 卷光啟三年 蕭選既與朱玫議論不合乃移病病百日
歸永樂 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政自
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
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邪雷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
復河提張義潮收涼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敗卻棄散關走行瑜進
州河四後駕屬于唐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

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
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
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
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戊戌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書上至半途六軍變擾
蒼黃崇望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
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與播遷天下皆歸咎於
我今不誅致黜李煜無以自前洗考與曰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
乃奏遣劉崇望使晉陽詔書兼諭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
唐太祖紀年錄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召將斬
之以旬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曰蓋寓等使使驅使諸將曰
今月二十日得書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曾遣使賜書
果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晉陽而崇望不知殺使者何人永
念不基不可無主昨因饋潘后推脫崇承已于正殿受冊畢改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二

大赦者李煜出自晉院名汗諸邸皆被毒味饑饉李符房之
以李師泰朱玫賈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蓋邪黨世祿之士
養則于匪夕近者當道皆差使居行朝見駐也梁宿衛
比無騷動而朱玫將其孤族自賊台衛始首亂明旨晏劉榮或
蕭德俊劉嗣勳云云按蕭德俊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
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德宗今不取又于時煜未即位故元帥
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唐宗雖
梁洋至其下僞命以檢校太傅令師史左環而所使為官告一
于庭使正月朱玫未立唐王編遺錄亦謂也今從詳居正五代史
紀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邠道稍收坎藩方明言晏駕
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高蔚州人也 蔡
州將秦賢寇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癸巳遷都潯野郭言
將步騎三萬據蔡州 六月以鳳翔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
畿制置使鳳翔都亦制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
討朱玫守亮本姓皆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

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肅迎車駕願昭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惴惴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未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車宜為三輔唐京畿之地也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勛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 宗權將也皓遂殺勛 中和元年閔勛討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逐張郁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高勳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宏 四年晏宏據許 王行瑜進攻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禁都將李鋌履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

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李茂貞 更命欽化軍

曰武安 湖南觀察升欽化軍 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鋌等擊卻之金吾軍將滿存與邵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固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 九城 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 以大将安全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瑛等勸進於襄王璠璠逼內外臣皆署誓狀王徽獨稱誓緩竟不署名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

為太上元皇帝帝 璠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 考異曰實錄華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 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城 九城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城平水今在越二十里至 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威化牙將張雄馮宏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聚眾三百走渡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将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全義臨漢人也 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漢縣 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還 考異曰太極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是時天子棄塵九有義涉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欲吞孟方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勸鏐錄此

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

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 州 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餘浙東前據范稱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怨之小校張驍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聞之即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雲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 考異曰實錄告于行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直隸節度 在句全忠兼直隸成使全忠兼直隸以反胡真比際未也實錄誤 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 考異曰實錄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許之 解西川 恐月魏州地震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撤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辭難節度使賞之以

攻職任 王行瑜戰敗恐獲罪於致與其不謀曰今無功歸亦死
長之也 曷若與汝曹斬致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邪甯節賊乎眾從之甲寅
行瑜自鳳州引兵歸京師致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
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未致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
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徹地裴澈鄭昌圖
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燭殺之囚
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
之廣明元年劉漢宏昌徒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
得浙東至是而亡 杭州事 為錢鏐以杭州 王重榮函襄王燭首至行在刑部請御
與元城南樓獄賊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燭為賊臣
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王

記文王世子公族具有死罪者有司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
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
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知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今燭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
所在葬其首其獻稱賀之禮請俟朱致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
伯之孫也 殷伯見二百四十二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
自引兵鎮洛陽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經棄洛陽走罕之追
殺殆盡罕之車於鞏 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將度河經遣張全
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
罕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
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州拒黃巢扶溝馬
殷素以材勇聞亦隸軍中 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
九域志縣在汴州南一 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

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 廣明
元年 諸葛與得河 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
之 初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棄官去
過蔡州秦宗權謂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鷲而猜
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亦自危遂與佶相結以觀時變
為劉建鋒張佶 壽州刺史張翊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
廬州刺史楊行愨遣其將田頔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稽城滁
州刺史許勣嬰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愨更名行密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宗權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瑾將襲克
州求昏於克讓乃自耶盛節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
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瑾為秦宗權節度使 安陸賊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王

周通攻鄂州路香中亡去 中和四年路 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
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
湘陰漢縣唐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 秦宗言圍荆
南二年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許杯而食號為通
腸食甲鼓俱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羅朱全忠爵吳興郡王
行光啟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恩驪
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恩驪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
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彥朗恩驪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
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所敗恥之

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惠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
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汴州本平盧運屬全忠惠募又懼蔡人暴其
麥期以初夏而遣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與日賈謀賊日令孜雖已削奪在
傳曰削奪流端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彭壽傳曰大憲廣明

二年春孟到蜀史皆據誠北司諸官子弟有光祿承旨似先大夫
為史言六年黃巢沒犯聖上若忙就路諸王多是使行壽王至斜

谷行不得履一足踏一足便斷橋不上田軍容在後收拾聖王
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簡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

扶之令行惟週首無言衷心深密此後兩後經今八年傳宗皇帝
在行宮廢疾月餘漸愈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于壽王

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勳眾所歸心軍容聞之大恐就御寶問謀
臣否帝目證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

任遂將拱宸奉聖兩都自衛聖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傳宗已崩
國朝果册壽王登極皇帝位于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命

宗即位前自揚復恭所積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傳宗東還詔流
令孜徐州敬瑄端州皆拒命此據張彭壽傳致誤耳今從實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一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 考與日詳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
十月老司徒德舊唐中甲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肅祖紀年錄光

敬中號于位新沙陀傳光啟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啟三年
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

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
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

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
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十永樂縣與此不同 選少負大節

以經濟為己任泊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則拔天子器之選見柄
任凡五年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

死人皆哀之時朝士受煇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

京雖不治而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諤能為太子太保從諤性不驕矜進止有禮且

沈毅有謀知人善任故所至有功在汴時以兄處海嘗為鎮帥沒
于是郡訖終任不干公署奏樂其履操如此 鎮海節度使周寶

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
漫騎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

若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
支催勸使辭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戰士卒浩

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
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

走出對陽門遂奔常州 考與日詳錄寶被逐在四月以四月來
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辭朗入府推為留後 為從實

本寶先乘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
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齏粉 聯與寶為仇故幸其敗為仇事見

唐碎錄 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
饑米斗萬錢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為之寥落又災異數見

死啟二年秋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
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間蝗自相

食盡是年九月雨魚又火星隕於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
駢悉以為周寶當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

建勳勇戾召之建勳不往 利州山南西 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
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救濟多難公勇而

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諷萌四戰之地 利州古棧
古蜀王封其弟葛維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萌于此因以名已難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萌于此因以名已難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萌于此因以名已難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萌于此因以名已難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萌于此因以名已難以久安開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不修職責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不戢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

曾家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其闔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各亦

又東南邊關中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

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度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

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葺

不濟矣部將恭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

度裕諫皆許州人也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

討賊建既據闔州彥朗畏其僥倖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

不犯東川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過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

州為下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七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三起光啟三年四月盡文

光啟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徐約逐蘇州刺史張雄考吳曰吳越

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大長遂歸高駘

駘用為六合鎮將新西州曹州刺史也初從黃巢攻大長遂歸高駘

遂有其地歸實錄實以其皆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徐約其眾

逃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戰後倫史恐誤今從新紀傳徐師其眾

逃入海高駘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

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

將常自危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

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

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

郵鎮退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維

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吳曰十國紀年張淮南人善劍

但從妖亂志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

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駘

子四十三則者繁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

聞于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此來煩啟令公考王權加駘中欲

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宜備之師

鐸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將曰無之師鐸

不自安歸營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誅之邪淮甯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于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劔以所得委曲神劔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劔奮曰公何見事之醜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嘗前未諒君意故不出口要再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眾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般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劔為都指揮使神劔以師鐸成敗實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三

未可知請以所部隨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詞騎以白高郵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呂用之隱之 朱珍至潘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睦屯北郊蔡賢屯板橋北謂汴州城北郊源之地即赤岡也據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互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蔡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郭言募兵于河陽陝就得萬餘人而還 畢師鐸

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延和閣開闢所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正煩元女一力士百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謂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憤而退 據青 師鐸退屯山光寺 山光寺在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于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舉慕顏自城中逃出言眾心離散用之憂鬱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殆吾以

實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三

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于己甲寅遣所部討驍副使許徽齋驍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被出勞師鐸始亦望驍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賊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欺未及發言已奉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于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晷傑都牟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

丁壯無間朝士舊生悉以白刃擊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
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
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錫以師鐸幼子及其
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
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
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彥道其將秦稹將兵
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兵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
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列木為之漢人謂之箭格今謂之排板師鐸毀其城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
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
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
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于延和閣
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
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右莫邪都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尙未有
守者請令公及此時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
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
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書之且泣駢猶不聽及恐語
泄遂竄匿會前蘇州刺史張雄百海沂江屯于揚州東塘及往歸
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
院秦稹以宣州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
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四

恩補

僕射曩者舉兵蓋以用之靈姦邪暴橫令公坐自弊替不能臨理
故願眾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靡然僕射立復奉高公
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
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
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
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
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歸州壽州其可為
之下乎壽州屬行密壽州委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
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勿
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
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
智士也散求之其人長禱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
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州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
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舊高駢駢自乾符以來貢賦不入天子寶貨山積于進奉樓己
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于東第
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
止之駢先為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
如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如天及御樓六軍皆立仗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
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于
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放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
目斷其舌眾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
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駢得失聞于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五

恩補

高郵時為 蔡將盧瑋屯于萬勝高勝鎮在 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附史

日盧瑋于 運路宋白亦曰萬勝蔡在園田北 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

于是蔡兵皆徙就張旺屯于赤岡赤岡在 汴城北 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

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發兵休士 辛未

高駢密以金遣守者舉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

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張雄自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

馮宏譯由此 舉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

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廣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

惑用之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 而求兵於我此天以

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于和州刺史

孫滿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累鎮和州續以孫滿為

孫滿 所敗及和州等陷于滿 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

從師鐸也監其妻守淮口用之率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

之用之間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為用之為行 丙子朱全忠出

擊張旺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張神劍求貨

于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眾歸楊行密

及海陵鎮通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盱人賈令威悉以其眾歸焉

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 曲溪劉金曲溪也 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

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于克勤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

至二年朱全忠 辛巳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

襲秦宗權於邊孝村席中樂聲不輟宗權不意兵至既而克勤

宗權宗權於邊孝村席中樂聲不輟宗權不意兵至既而克勤

宗權宗權於邊孝村席中樂聲不輟宗權不意兵至既而克勤

宗權宗權於邊孝村席中樂聲不輟宗權不意兵至既而克勤

成之兵又從而合力共擊遂大破之邊孝村在 斬首二萬餘級宗

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 蔡人之

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

備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

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 杭州刺史錢鏐遣東安都將杜棱浙江

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群賊九段志杭州新城縣有東

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 甲午秦彥將直歙兵三萬餘

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遣擊于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

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

鏐為直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

之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秦彥命鄭漢章等

守諸門按送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

城平今不取 秦宗權歸蔡復遣張旺攻汴朱全忠登封禪寺

後固望旺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旺見吾軍必止汝見其止當速

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旺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

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家阻旺止而食食畢拔帳馳擊

珍珍兵小卻全忠引伏兵橫斷旺軍為三而擊之旺大敗脫身走

宗權怒斬旺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天威亦神策五 與

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殿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

皆殿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

符戰于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龍州九城志鳳翔西至 杜讓

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章昭度質其家于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

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章昭度質其家于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

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章昭度質其家于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

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虜都將武定節度使
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
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遂作亂夜
攻府舍重榮逃于別墅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
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瑛權知陝虢雷後重盈至河中
執行備殺之 戊午秦彥遣舉師鑿秦州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
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
人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 孫儒既去河陽於是李
罕之僉張全義收合餘眾罕之自澤州進據河陽全義自懷州進
據東都其求援于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將騎
助之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全義棄城而遁
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昇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九 思補

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平之傳
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 二人先以澤州路克
用非七 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 考異曰薛平五
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
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
勝懷州耳非刺史也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
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壤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
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 賦在二
中州城 四野俱無耕耨者全義乃于墜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
給一旗一勝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
散勸之樹藝 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復置軍城
安者河南府界 陽王凡十人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答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
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

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
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
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
衣物民聞言張公不喜賢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
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
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屋
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杜稜等敗辟期將李君旌於
陽羨 陽羨漢古晉管立義與郡隋廢郡改陽羨為義興縣唐武德
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併入義興九城志義興縣在常
州西南百 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
行密 丁亥降死罪以下減常膳三之一賜民九十以上粟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九 思補

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微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
族 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 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
謝殷斬之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為李茂貞
屬張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克郾而以朱瑄
兄弟有功于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謂讓瑄復
書不遜 考異曰魏志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瑄以諸部將士日
命會合討伐秦寇將士號勇進有窺覷之心者瑄上懸金帛
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瑄亡既多上察之曰不平日事因移文
追索亡者朱瑄亦言不遜上益怒其欺問乃議取兵伐之新傳全
忠與朱瑄情好瑄而內忌其雄且勇瑄嘗助兵地欲遣使乃圖
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瑄亦遣使道以謝有恩于全忠故答徵志
望全忠由是瑄其後史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國深
有薦傲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此公方欲圖大事重必為四
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為奴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
鄰以自襲後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謀一出

而致眾十餘蓋翔為畫策許 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

王子拔之殺刺史邱宏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

氏魯東北濮州范縣西南 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

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

尚書告身三通授雄神將馮宏鐸等 此等告身蓋高駘為諸道都

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買食通天犀帶一得米五升

日犀形似水牛大腹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

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備亦有一角者蓋說犀之通

天者照影常飲濁水重露厚露之夜不濡其髮白星微端世云犀

望星而微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鷄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鷄見影

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

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絕愛其角隨角即

自理之王榮遊海賦曰犀犀八角巨象解犀是也交州記曰犀有

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

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椹或如

如狗鼻者上野犀無文犀犀文旋特犀文細佈犀文大而勻 錦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思補撰

表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

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

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

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壽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

此去將安歸潯頤將所部為前鋒係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糴

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

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糴米伏兵

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潯頤皆滿師

鏗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壽趙州人也 九月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駘在道院

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糞革帶食之有相暗者彥與

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駘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駘有為內應者有

妖尼王奉仙言于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

彥曰大人非高公耶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駘并其子弟甥姪無

長少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率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

日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遣

驍卒于范 范漢縣唐屬濮州九 擒斬之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

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劔高霸竊破之神劔奔高郵奔海陵

神劔奔高郵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

志濮州東至鄆 朱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

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

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甲寅立皇子陸為益王 杜棱等拔常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思補撰

丁從實奔海陵 光啟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

十月新紀十月甲 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杭州鎮海巡屬故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舉師鐸大小數

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縑草根木實皆盡以葶泥

為餅食之 葶泥 餓死者大半宜邳軍掠人詣肆賣之驅耕屠割

如羊豕訖無一聲憤憤流血滿于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頓壁而

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溢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

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番威帥麾下

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眾守者皆不

關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實輕重皆取決

焉至是復咨于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思補撰

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繼不盡節于高氏
為秦畢用斬于城門之外唐設戰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
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
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
十設戰于門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殞駢
及其族城中遺民纒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羣西寨米以賑
之行密自稱淮南王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
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備為副張信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輝
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
者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帥師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
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
備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備怒甲戌與宗衡飲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酒坐中手刃之傳首于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于行密仁義木沙
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嗣昌于行密悉以騎兵委之
列于山嶺之上又音君備分兵掠鄰州未幾取至數萬以城下乏
食與彥師饒高郵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
唐資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
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于大梁不自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
門者使親吏將元暉召珍以實代總其眾館驛巡官馮翊敬翔
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
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節度巡官四人朱珍
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
珍置酒召諸將唐資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乘車單騎繼
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為珍殺唐因引兵歸全忠夜

譏多謀人不測其隱惟敬翔視彼舉措即揣知其心往往助其所
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辛巳高郵
鎮遏使張神劔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
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揚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
阮之明日殺神劔于其第揚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
遏使高翳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曰有逆命者族之於是數萬
戶棄資產焚廬舍羣老幼遷于廣陵戊戌翳與弟睦部將余繞山
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翳睦約為兄弟遣
其將卒于法雲寺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閩
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為朱全忠與揚行密
爭淮南據本考吳曰
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
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韓居正五代史梁太祖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一

紀朝廷就加帝兼淮南節度使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信宗南
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朱全忠
在十月初入揚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
謀於田令孜令孜曰王公吾兒也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
守亮 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
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令孜先為神策
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
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
與從子宗鑑鑑音誦
給營也假子宗瑤宗嗣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
郢宗瑛許人魏宏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
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
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
史張瑄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羶

此九感志成都府成 又拔德陽敬道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
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無歸矣田合夜登樓慰諭
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髮髮羅拜 成都南門樓即大元
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則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
建急攻成都 考異曰始建宿衛之時名領州刺史光祿三年四
紀皆云以驛州刺史成德郡刺史而舊記謂居五代史書錄
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十一日一曰舊宗皇帝
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存餘未下聞朝
廷降使三車白姓僧道詣驛驛使車論二十年幾券有一人驛
亭載耳時有發兩臥顯于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索
馬軍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千人眾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
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道三部黃頭都司以親密者管之
軍須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
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驛州王司徒計其應綿州節度使已宣麻軍容
怒忿必攻諸州所在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相公交代以兵
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王司徒相敵欲避其名十二
二月二十日驛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于城外北面是上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四

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國數合已時川軍
被一時乘過橋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
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
引軍入新繁深溝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
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駭三郊都督交乃各下嚴寨
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尸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云攻成
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為恥為之隱忍
據蜀州多言除移尤諱光祿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修在文
德年章昭度領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
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吳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彭
錦里者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詩焉前大廳壁記收
復邛州壁記皆當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惡之年相
國章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章公鎮蜀起
兵屬丞相以討不庭拜公永平節度兼都督使今按舊傳宗
紀光祿三年十二月東川節度使昭宗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
都陳敬瑄告難於朝廷昭宗遣使諭之唐年補錄光祿三年十二月
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暉相持詔李茂貞形書和親唐莊宗功
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五代通錄王
衍傳所載略同章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
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城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
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曆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
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至成都吳融壁記昭度受招討使

前一月云作聖之年戊寅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年公鎮蜀在
前一年蓋昭宗以伐蜀為漢高祖其舊記云文德元年六月昭宗
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
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昭度為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云龍
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昭成都自前蜀後新書
陳敬瑄傳全川張彭書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合致石
建以昭宗廷與本紀及章昭度傳自相違及最為差謬張彭自
年傳八十進記為兒童以米平生見聞為著舊傳故其紀事部歷
偽借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
年六月王建昭漢州刺史張項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
關張項來拒戰敗之按光祿三年十二月章昭度討陳敬瑄以漢
州刺史顧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暉則以
老暉為刺史新紀實錄 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
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
高勗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勗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
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
甲執勗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五

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陞出走明日獲而殺
之居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挺埋於所居
克城之日顧備麾下 一醉之資庚戌行密聞士卒顧用之曰僕射
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頰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
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錄齋 道書以正月十五為上元七
下元黃錄大齋者皆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焉追 乘其入靜縉
縉罪恨兼升仙界以為功德不可思議皆說也 乘其入靜縉
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
用之怨家剗割立並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
名於胸極楷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
民必重困 蔡賊謂 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
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儁將兵千人驅重數千兩歸

於廬州爲蔡傳音

趙鼎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

眾至數萬暉遂自騎大治南朝寧城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遷建

于石頭城置府州唐廢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啟原臺地平結耕起更

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蓋城之墟廢久矣服用奢僭張雄

在東塘脚不與通問雄派江而上暉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

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眾降雄悉阮之朱全

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

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

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

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壽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

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沐始構怨十二月癸巳秦

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諱陷荆南靈節度使張瓌萌其將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六

王建肇守城而去按正通鑑原文陷荆南下無設字是張瓌萌王

攻荆南悉收寶貨而神將王建肇守之當是德遺民纔數百家

謹殺瓌而雷建肇守之耳今從兩傳補正之

饒州刺史陳儒陷衛州按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國志饒

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爲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

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宏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

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衛州先有止蔡賊帥馮敬章陷

以水派山爲三道因曰三衛州以是名

浙州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考吳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寶傳

寶傳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寶沒之錢鏐以日棧

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詳郎以

帝是年三月劉浩逃潤州而奉辭助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揚行

密孫儒之兵遂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其存者什無一二

按助斬于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甲光啟四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

宗衡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備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

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備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守一與昌用之同歸揚行密用之既死守一復爲諸將合仙丹

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蔡將石璠將萬人寇陳毫

陳毫陳毫 二州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蔡

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考吳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爲蔡州都

鎮其事奏謂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

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詳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

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爲蔡州都統日月尤誤今從舊紀詳詳諸鎮兵皆受全忠節

度 張廷範至廣陵揚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

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

廷範自廣陵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滿道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七

謂時全忠乃止 丙寅錢鏐斬詳郎考吳曰新紀丙寅詳郎伏誅

詳郎今從吳 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 二月朱全

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

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文德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魏博節度使

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 貝相洹衛 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

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

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鎗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山承嗣

從訓復遣親兵牙兵 從訓懼易服逃出于近縣彥禎因以爲相

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

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中和三年彥禎 眾推都將趙文珣知節

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珣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

羅宏信知雷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宏信當為地主者文
駢既死眾羣聚呼曰誰欲為節度使者宏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

我矣宏信狀貌奇怪而色青黑軍中異之因環視曰可也遂立之

宏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內黃縣時屬魏州九城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

外以陳許有外黃此為內黃故縣城在今縣西北十九里魏人圍

之先是宋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羅于魏耳兵

既逐彥禎殺鄴于館從訓既敗乃求救于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誓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

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

不以為忤罕之屢求殺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

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城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九 思補

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

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

是悉其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南十八里各制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即民

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東城罕之踰垣步走

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九城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

求救于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考異曰舊紀德宗百

德光武宏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

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誠口聖文管德光武宏孝皇帝登有二帝位

號正同今從新紀 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係長而

賢羣臣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後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

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考異曰唐年補錄德宗御機後復復恭

廟楊復恭等秘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

從行乃于六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德宗之子

帝居六宅之第三人曹紀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

之推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第七子吉王係長而

王係第六新舊傳德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 右軍中尉劉

季述遣兵迎傑于六王宅見王大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

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懸符殿年二十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

韋昭度攝冢宰乙巳皇太弟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儲

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

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朱全忠裹糧于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

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

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從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珍傳

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從訓試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

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領至內黃破魏軍萬餘眾餘眾歸史紀傳皆云

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從周傳云從太祖謀也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十九 思補

九城志澤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 進至內黃

因經許史晉紀鄭西有欄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

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

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儂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

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

妻子為質 王建攻彭州陳徹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

皆被其患西川新益彭蜀漢嘉眉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

曰恭憲皇后 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揚州在

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戊辰狀亂志四月癸未朔甲申 楊行

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

進取之計從之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

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于溫

州孟州治河陽九城志 河東軍敗安休休懼奔蔡州汴人分兵
為河陽圍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
義德全忠出己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全忠每出戰全義
主給其糧仗無乏季克用表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
罕之雷其子順寧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
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出無麥禾邑無烟火者殆將十年河
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休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
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宏信遣其將程公信
擊從訓斬之與父彥順皆舉首軍門矣已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
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遺詔以羅宏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二十 忠 思 補 續
郭禹擊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為荆南留後既而秦
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朝廷乃以禹
為荆南節度使建肇為武泰節度使黔州 武泰軍荆南兵荒之餘止有
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
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少賤習為農
事乃拔荆棘營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數年之間民富軍贍
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建不知警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
名目以視之久乃漸識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
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遂知文理 荆南節度使郭
禹奏復姓名為成汭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
兼侍中 趙德諱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王寅舉山南東道

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道且自託于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諱
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諱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
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
大破宗權于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屯守中城全忠分諸將為
二十八寨以環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
方與王建相攻貞賦中絕建以城都尙疆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
蔡毋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
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親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
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
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願彥朗亦表請赦建非移敬瑄
它鎮以靖兩川王建于東川內起兵以攻西 初黃巢之亂上為 州連兵不決兩川皆為之不安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二十 忠 思 補 續
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二百五十五 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 蜀 廣明元年
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
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挾王使前王顧而
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滿鎮跋
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
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敬瑄為
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勳等武德 三年 分綿竹依政置安仁縣屬邛州 九城志在東北三十八里所在擁兵自保或募人少者千
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置佑
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
寇河陽丁會擊卻之 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

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德宗中二年以昭鳳二州置昭鳳及立軍府最既敗走不再除請今始立軍府於昭鳳除滿存為節度使以權知魏博兩後羅宏

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中二年鍾傳據洪州兵強

食足未易圖也趙錕新得宣州去年趙錕得宣州怙亂殘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

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破錕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柰潭九域志無為軍無為縣有柰潭今江行自柰潭口東過泥汊口孫端張雄為趙錕所敗錕將蘇塘漆朗將兵二

萬屯葛山宣州當塗縣西南有葛山其東則東梁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葛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

圍宣州錕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武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歸德州之至行密使其將

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乾山李白以幹有如遊華改名九華乾之奔江西行密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

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錢鏐遣其從弟錄將兵

攻徐約于蘇州 冬十月徐兵邀擊朱珍劉瓚不聽前徐兵時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

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治二縣之地晉置襄平郡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遷元宗名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

曰遼州 李克修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辛卯葬惠聖恭

定孝皇帝于靖陵靖陵在京兆奉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

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嶺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出後王縝復取許州去宗權為全忠所敗棄許州于縝蓋全忠所命也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際于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輿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擊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縣屬蜀後主加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涼州胡率眾降移居之繁縣移戶于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 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

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

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陷夔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八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四 起龍紀元年盡大曆二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之上 諱傑 宗第七子及即位改

年為朱全忠所殺改元七龍紀一大順二

配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

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新舊紀實

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

川巡撫制置使兼昭慶為東都留守按昭慶 以翰林學士承旨

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

志徐州彭城縣 時溥逆戰大敗還係彭城 王子蔡將郭璠殺申

叢送秦宗權於汴 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并將

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納款于大副欲自獻于長安以

邀旌號及表謀不就乃欲復秦宗權以接其柄為其將郭璠所

殺秦宗權送于大副即以為璠為後大副遣部統判官章震奏事

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倉克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

兼節治克二帥則明年命兼領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

進求治克邪若為治克二帥求之則竟帥朱瑾乃其仇讎也當時

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治帥諸書皆無其名詳史實錄皆云申叢

欲復立宗權被殺于宗權是而囚之豈有復秦為帥之理蓋郭璠

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也李璠乃監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

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

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焉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

兩立天亡僕以窮公也誓然無懼色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

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漢陽

與建相持 後二年分九龍雜什加三數置蒙陽縣屬彭州九龍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 考異曰舊紀汴州行

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于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于獨柳

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

不勝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

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

笑揆逃之族孫也 朱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三月加全忠兼

中書令 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

節度使趙德諱中書令 加蔡州節度使趙贊同平章事充忠武

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 考武本治許州道隸陳人也 會隸有疾悉

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隸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贊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勅

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章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節

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薛一日念弟昶共立功乃下令盡以軍

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羸疾卒昶傳曰暹通暹秦軍

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暹有疾遂以軍州事付于昶昶

兵馬兩節後暹遣使求武節度使亦以昶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

蔡封疆相接和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眾終不能抗以至宗

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暹為忠武節度使下云 暹世為忠武軍牙

將資性警健兒弄時好為營陳行列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

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稍長喜讀書學藝劍善騎射為人勇果

重氣義與弟昶至友愛昶亦神采軒異而沈厚有法度既代兄為

節度遂勸課農桑於人有恩惠故當時稱忠壯而閑吏治者皆推

雙翅 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 光祿三年徐約

以海昌郡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 五月

田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用

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沼一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憚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弟攝沼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奉之為國後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修守潞州制史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因結請領其將奚忠擒既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縊死三軍立其弟遷步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與州王鎔遣克用費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為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辭居止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洛陽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詣李其軍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生獲馬既奉韜初方立性猜忌思不逮下攻馬溉袁旬夜自縊賊守陣者皆佩方立知其不可乃飲而卒其從弟沼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乃相為謀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及時溥援兵不出故李罕之

文下磁州進攻洛州乃擒馬溉袁錄云魏高罕之謀取磁州益謀以石元佐為說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修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州節度使孟方立率三軍推其弟洛州刺史遷為雷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率其弟遷自解雷後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州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附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洛州刺史遷雖知兵馬雷後事及新傳紀實錄詳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詳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

請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宏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開道入邢州共守為孟遷執于虔楊行密圍宣州已歷十月軍中每苦無食撫州刺史危全諷屢以糧餉之故得持久至是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勅鏗鏗將奔廣陵田頌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因為粥以食餓者溫向山人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眾中稟然可畏目為徐驥鏗將宿松周本勇冠軍

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神將南唐漢統錄梁高祖時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西區縣漢元始中置縣九城志在州南臨廣江郡晉武帝以州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南松 鏗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鏗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鏗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然有故焉吾好寬而與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歟 孫儒遣兵攻廬州蔡以州降之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誅之珍命諸軍皆背馬殿李唐賓部將殿郊獨恃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遺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

夜然後從容白之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使敬翔為左司馬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節

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為王師範妻以給事中杜肅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繁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頌等攻常州時梁高祖杜十一月上改名暉 上將祀閭丘故事中尉樞密皆祿祿侍從僖宗之世已具

稱勞發衣裾分也謂即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補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華繡彩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縹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言禮無服彩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謂加黼黻為士人上服謂者為袂形彩庶入服之長孫無忌又襲服者下加黼黻皆謂至是又其品○發音桂分襪衣也襪音表衣袂也襪音履襪也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者冕服也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官始服劍佩侍祠了未上朝獻太清宮戊申朝享大廟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特拔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繼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五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宏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不期年擢至屯營各有門限夕啟閉天武都頭領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及謝日使集百官察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臺中不順節盛服至中書見無班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田頌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八

於制置使杜棱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穎上趨淮南鄭孫儒宋儒置樓煩縣于汝陰郡界後魏以縣為下蔡郡治唐後齊廢郡隋改為潁上縣唐屬潁州九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備還廣陵建鋒又逐錢鏐將成及取潤州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汝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令汝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汝殺巨容滅其族 唐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赦天下改元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備宗中和二年孟方立蒙州潞洛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開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州孟遷以邢州破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從孟遷于太原以王虔裕為邢州國棟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帝安金使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原大軍方討克用未及救彼邢州人困而歸孟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克用以所發按是時全忠方攻潁浦未討克用也王虔裕傳誤 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團練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攻成都 復攻陳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犀浦郫縣郫漢古縣唐並屬成都府九城志都

二六三

縣在府西發城中民戶一丁盡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眾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又攻下高郵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與興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徽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頔敗劉建鋒於武進去孫儒使劉建鋒常潤管分曲阿彭武進縣改爲蘭陵附廢唐莊宗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鎮 敬言仁義賴屯潤州友合肥人感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

貞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八

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邗洛圍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考異曰實錄李克用遣安金俊帥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救于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大原府即大敗燕師金俊死于邗洛太師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唐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救蓋謂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 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俱其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慙憤成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黨而歸克修者名太祖左右致昭于克修旬日間費數十萬向以爲供張不豐倚其事答克修而昭去昭既而克修憤疾疾史克修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邗洛及昭師因德封于上黨安太祖紀世宗軍之存孝攻邗州不云現行益軍之存孝邗州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爲之聲援去十月 克用表其弟決勝軍先遣罕之存孝猶開邗州故正月孟遷降也

使克恭爲昭義留後爲潞州叛 克用張本 賜宣欽軍號官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鄭梁宋大亂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掠碭山長片乙卯四月晦日 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邗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鉞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寶舉州降於建丙子隸道士秦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於建隸道故隸國漢立縣焉 隸道隸戎州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審琦博羅宏 信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潛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

貞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八

元復恭中廢更附田令攻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潛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令攻爲宦官復恭有廢立大功特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物向者多言帝有方勢能重入計復用爲宰相制度支謀舊紀實錄新紀皆謂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 潛亦以功名爲己任每兵敗于時未嘗辭免皆傳說也今從新傳 潛爲都統判官王鐸爲都統 張濬爲判官 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潛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潛論古今治亂潛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所日夜痛心疾首也上問以嘗今所急對曰莫若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廢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

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濟欲倚外勢以擄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謂光啟二年事見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其請討之河南獨朱全忠

河北獨李匡威請討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克用耳餘皆不欲也

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唐傳曰會朱全忠誅李匡威友居

以林連輝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思未及李匡威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洛陽爲諫議大夫出軍討官常以盧漢秀太祖太祖其爲人及開洛陽入中書太師常執子詔使曰朕公頃置之先帝知其爲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洛知之陰衛太師按孔繼曰濟言是也全忠又遣潘親燕路溶濟恃全忠之援論奏不已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

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九 思補樓

時之體也張溶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二二年閒未至置之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儷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潘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成德節度使王鐸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潘

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僞稱之孫也性貞剛且至孝黃巢犯關時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輿投竄山南間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遇盜擊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與不較盜苦逼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

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瘞以餽飲尉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在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曰上遷幸當從父有疾當侍而徵兄循已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既而父卒居喪

梁漢之閒人皆稱之曰孝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路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及孟遣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遷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借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李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澤州

九域志在州西北 竊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沁水漢縣一百四十五里 水後魏秦南郡地也北齊廢郡爲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二百里 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爲酋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酋後 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之上遣馮從周率驍勇夜衝街斬之入潞兼充雷後成反李克用圖居受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圖居受克恭歸李元審戰傷敗軍于潞十月十五日克恭元審于孔目史劉崇之第是日州縣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元審於孔目史劉崇之第爲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德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中乃引軍歸潞州自稱留後求歸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潞唐末見留後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中軍使使當日昭義州五縣土團將士北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明家累入官第 五月壬寅安居受盡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史

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克恭首獻之于執清方起兵朝廷得質此克恭首到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于頔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詳史唐紀五月

將兵入潞州權知雷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 壬子張睿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

安喜樓饒之安喜樓安喜門樓也洛屏左右言於上曰侯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能濟其長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復恭屬洛濟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作

態邪洛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以附李罕也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丁巳茂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七十四 十一 思補撰

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巖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十里邠邠州以爲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邠州降之孫儒求

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 光啟初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致自稱留

後二百五十六卷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宏信因張濬用兵為之請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許難

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朱全忠以父名誠請改之也辛未以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方有事

徐揚徵兵遣成殊為遼闕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

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加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

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縣石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康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宋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城志壺關西至潞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以山形似壺城古于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潞後又亦

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為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潞後也然許居正五代史梁

大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節度使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昭義全義

圍以來常附潞於汴宋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為之潞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潞後全忠使權昭義潞後不能守

復河陽歸耳者皆因謂之昭義使也從周但與崇節又遣別將李謙季重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

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七十四 十一 思補撰

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裝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

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絛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絛充夜反曰朝廷以孫

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絛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伏事鎮使耶克用怒命以鋸

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上聞而憐之贈左僕射揆少年不懌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竟為烈士 丙寅孫儒攻潞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密使沈榮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

蘇州蔡歸杭州錄欲歸罪於蔡而殺之蔡奔孫儒 王建退屯漢州自成都退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糧徵督院逼以極枯筆

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無其財而自占威不聊生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

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輒絕常道當道謂云本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

潞府張相公謂張潞葛僕射謂葛從周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

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謙李重允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

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唐紀七十四 思補

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實將撓敗之罪斬李謙李重允而還考異曰唐太顯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允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潞州李存

引兵二千騎赴援初汴軍攻潞州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擊掩擊至于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遣軍來城而遁唐

未見開錄開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城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

引軍還澤州行至馬牢山川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恭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州歸戊申帝遣責

請將敗軍之罪斬李重允以徇遂班師馬寶錄九月甲申朔帝遣立急攻潞州朱崇節河陽道李謙引軍趨澤州至馬牢山川與

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恭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眾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謙追至

澤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

既敗而從周等棄潞歸七日之開豈許事蓋詳史因譌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

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詳史事則兼采諸書 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

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

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李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

走考異曰大顯紀年錄是月唐帥李匡威帥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十萬寇我川鄧攻遮虜軍太顯紀年錄出遮虜于澤州

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于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劉崇引兵三萬攻澤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

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攻遮虜軍克用營澤州川于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未見開錄十一月十五日

發往向北打唐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領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唐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賊告殺唐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蕭榜到殺得退軍一千餘二十九

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 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 新志河東道今但繫此月不書日 武州領文德

詭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慙而止 惕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

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寧無錫諸屯遂至蘇州

今從吳越傳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于成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

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

留後繕完城廬撫安吏僚經營蜀雅九城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

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鉞舉城降

建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加滑州視事朱全忠既帥晉軍

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宏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

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邢衛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

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進兵至於汾州李克

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帝元年

嶺為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

義帝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鎮國節度

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

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

西門朱潯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

軍先渡河西歸潯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

唐紀七十四 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

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潯宰相伴

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潯建自合口遁去

水潯注沁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潯山其水東逕大嶺存孝取晉

下西流出謂之合口又西合于沁水合山之口也

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德歸朝附表訟冤考異

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陽李克用遣將薛阿羅李承嗣拒

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賊存信設伏擊破之

軍攻絳州十一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

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賊退依絳州張潯以汴卒禁軍屯晉州

存信攻之三日潯逃拔營移還存信收二州舊城克用遣李存

信辭阿羅王師于陰地三戰二捷由是河西鄭重鄭岐之軍渡

河也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保絳州張

潯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潯逃去存信收晉州大掠河中四郡張潯傳曰十

月潯軍至陰地鄭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

進攻晉州潯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潯之師入晉州進軍

至汾陽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遣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

之營存孝直擊晉州西門張潯之師出戰存孝所敗自是

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潯之師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潯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陽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圍張潯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朔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潯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潯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辰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收恭俟鈇質表至潯已敗朝廷震恐潯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棧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上屋山王屋漢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為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三十里考異曰貞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潯韓建兵敗後為克用騎將李存信所逼至是方自舍山險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無舟楫建與民窟舍為木棚數百渡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潯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潯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耶離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邪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潯軍望風自潰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八 唐紀七十四 七

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當出軍攻宜州行密襲揚州稱帝後北通時潯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禦節力竭率眾夜遁出歸宣州此說最為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甫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據昭遠所紀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改為壽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詳於前按吳錄太祖紀及高唐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啟三年十月秦彥舉師釋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壽州八月自壽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儒陷揚州後趙彝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儒勸儒復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領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揚州州雖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跡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潯打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于高安郵行密懼退還宣州益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仁義等聞之爽潤州盧舍夜遁儒使沈榮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師道守潤州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歸河黎陽縣唐屬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隋分黎陽縣置黎陽郡唐屬州州隴師古覆存下淇門衛縣高漢朝歌縣封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附大業二年改曰高唐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唐門鎮朱全忠自以

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至德二載以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啟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按雄刺史吳錄焉宏鑄為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大順二年春正月雖宏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宏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潛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徐見二百四十九卷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長樂坡在長樂軍節度使節度使長樂軍節度使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潛以陛下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八 唐紀七十四 八

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潛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備功臣胡廷欲令韓歸下韓歸其可否在僕射章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校是年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葵西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退揚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今謂之宛溪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葉濂將五百人屯溪西溪西即宛溪之西深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眾繼至遂引去儒前軍至深水深水漢漢陽縣分置深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

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

以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

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殺陳敬瑄己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官爵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己未新紀誤也 今從實錄 令順彥助王建各帥以歸鎮州王建歸邠州 王師

範遣都指揮使盧宏舉棗州刺史張蟾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休首領公之

仁也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邱劉鄩曰安邱漢縣古根在國唐屬密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汝能殺宏吾以汝為大將宏入城師

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宏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棗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為馬

黃治通鑑補遺卷三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二十 忠義傳

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

於聽事客將王唱導儀衛賓客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恭恭樹子不敢不恭敬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

全忠全忠上表為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韓建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

知建代 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

睦伏兵河上斬之傳首晉陽 是春淮南大饑 夏四月百彗星

見於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甲申赦天下避

正殿撤樂減膳賜兩軍金帛贖所掠男女還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長吏存恤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

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饑者彼

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羸弱相陵將更斬

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斲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

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詹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

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

黃治通鑑補遺卷三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二十 忠義傳

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投西州行營營討制道使按此命盡在昭度還朝之後也改正表稱元

文作 表請願歸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

之敬瑄疥癢耳當以日月制之實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擄昭度親吏駱係於行府門斲食之韋

度攻成都 行府以治事 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還稱疾以印節授建建知

三使留後 三使節度使使招 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

跪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劔門在蜀山立關門 州東北五十五里 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

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魏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詔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

按昭度已除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使應釋兵東歸不
應更置在彼使使疆軍亦安可與服王亦何必更置之云
重兵守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
同恭今年三月既復發昭度官爵但昭度還朝王建不向昭度
昭度所率率亦同執奏以為昭度不可赦既而昭度所曾授兵東
歸朝廷實其進退大權昭度守亮為昭度所云者是也今從
之又昭度初開成都昭度守亮為昭度所云者是也今從
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
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昭度但云昭度各歸本鎮則是守
亮先已歸也昭度得此昭必亦歸昭度與建在彼耳然建
急攻成都環城炸甄互五十里有狗屠王鶴請詐得罪亡入城說
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鶴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
將遁矣出則驚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
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悅之敬
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八 唐紀七十四 昭宗大順二年

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
南西道節度使 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使 李克用大舉
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 北河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
朱延壽將兵二萬擊孫儒於黃池 九域志宣州當 威等大敗延壽
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
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和滁相距一百五十里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
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晔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
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 赫連鐸本吐谷渾酋
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德曰舊紀實錄皆云
克用率兵出并解屯常山大掠深遠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
援王鎔於太原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鎔在雲州乃謂
王鎔實欲殺鎔因鎔之謀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雲州
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谷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
州鎔以前云克用謂王鎔故也按紀年錄對王鎔在後實與鎔

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季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
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
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平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
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
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
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
密行密張本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
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
州克其外城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 沈約曰廣德縣吳
漢故郡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漢之故郡置廣德安縣至德二年
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
十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困甚宣州將上蔡李簡帥百
餘人力戰拔行密出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
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
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幸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
夫歸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
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備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太師謂 是夕令孜
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為父子
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號花錦城一朝得之金帛子女
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送日為之目王實敬瑄開門迎建 宗
廣明元年陳敬瑄遣建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使使先入城乃謂
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愛不富貴慎勿焚
掠坊市吾已委張勳護之矣彼幸執而自我我猶得救之若先斬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八 唐紀七十四 昭宗大順二年

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季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
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
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平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
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
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
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
密行密張本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
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
州克其外城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 沈約曰廣德縣吳
漢故郡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漢之故郡置廣德安縣至德二年
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
十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困甚宣州將上蔡李簡帥百
餘人力戰拔行密出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
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
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幸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
夫歸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
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備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太師謂 是夕令孜
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為父子
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號花錦城一朝得之金帛子女
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送日為之目王實敬瑄開門迎建 宗
廣明元年陳敬瑄遣建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使使先入城乃謂
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愛不富貴慎勿焚
掠坊市吾已委張勳護之矣彼幸執而自我我猶得救之若先斬

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
 背而殺之積尸于市眾莫敢犯故時人謂勅為張打習癸卯建入
 城自稱西川雷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使廳節度使牙司也掌武怒曰司徒許我送日為節度使上馬何為建密遣人刺殺之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敬瑄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各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于一縣租賦贖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衛兵專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三十一

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千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劔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劔節度使領龍州利州西州武定節度使領洋州階州上翼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使承泰軍中以南則屬麻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子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瓌特創置此鎮以至栢柏津利州益昌縣有栢柏津益昌縣有古栢土人授之耶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遺腹心張綰刺殺之 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

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疑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汴將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雷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信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眾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舍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三十二

門出趣與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軍一復恭至與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栢鄉薛岳正日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與元氏栢鄉皆屬趙州九城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龍水攻栢鄉按龍水屬易州克李匡威引幽州兵救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也恐誤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邳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香疑歐史郭銖作郭紹降于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全忠秦甯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唐末州之單父城山曹州之成武州之魚臺單州九城志克州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朱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

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宏鄂孫孫備殘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新與朱瑾戰于金鄉大破之殺獲

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

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自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

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

先知自後斬其首 似先知宦官也考異曰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

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白芥子自即位加夫人敬呼白婆

左神策軍天威都將使切宏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

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為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政遊

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檢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而允從頗

生勇從于是引聖人入室室令妻妾對于庭席或入內中經旬不

會誠望阿邪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誠非凡人得

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婦方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

重由兩神策軍以其事報必為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去

重賜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節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五

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刺刃以爲道種後胡宏立即順節也新舊紀

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系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

則參取 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甯坊三

皆神策五十 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孫僑英掠蘇常引兵逼宣州

錢鏐復遣兵據蘇州 蘇州自此爲 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輻重

互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以顧彥暉爲東川

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

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

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嘗

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

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初

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 九域志均州

西至金州七

百詔以行襲爲昭信防禦使治金州 考異曰唐居正五代史行襲

以或昭爲軍額即以行襲爲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

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爲昭信節度使新方續表光化元年升金商

部防禦使爲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

元年升昭信軍防禦使爲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或昭軍節度

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 是歲賜涇原軍

號曰彰義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

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仲諷將

士推己爲首後發兵拒潮 考異曰前文釋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

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均書

皆云范仲諷拒潮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歐運圖歐監軍程克

嚴得實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八 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九

忠義堂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五

起景福元年盡乾
甯元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敕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

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

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叻議以

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

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

萬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

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

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

無資糧可坐擒也其客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

今悉眾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以

敵之我若望風棄城是就擒也今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

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靈淮南人

也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 德宗文德元年置 與楊守亮

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晨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彥將

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 梓州東川節度使 使彥將所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

簡驍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

軍于斗門 據舊唐書李師道傳斗
門城在漢陽縣界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

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 杜讓能時為相西
門君遂時為御史

尉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

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

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

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

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

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申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

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

皆為郿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 九城志漢州雷
澤縣有瓠河鎮 丁亥瑄擊全忠大

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將李璠等皆死 朱

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 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
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

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 今從編遺錄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

陽節度使 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至是將兵從

儒擊楊行密遣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 潤州城東
角土山上

有甘露寺前對北因山後枕大江實歷中李德裕建寺 潤州城東
角土山上 行密將張

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鎮也 行密將張

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 考異曰
新紀景

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揚過 潤州城東
角土山上 行密別將又取

潤州 揚行密自此遂有潤州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

民不得耕獲克郿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

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

溥他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威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諱筠子匡凝代之

考異曰寶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諱卒在何時新傳詳史但云匡凝為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諱卒自為襄州節度使後朝延詔 范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且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 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 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 漢州金堂縣東北十里有三學山 建亟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三

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向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昌從讓之從兄弟也 左神策勇勝二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劍皆守亮之假子也 勇勝三都亦神策 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眾二萬降於王建 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 天長鎮在滬沱河東北 戊午鎔與戰于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 新市漢古縣唐併入鎮州九門縣 辛酉克用退屯樂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將將賢行貫成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顯彥暉斬之 考異曰寶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賢行實為內應事泄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殺今年事耳今

從十國 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州 宋白曰綿州漢涪城縣地西魏置涪州隋置綿州以綿水為界 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 九域志綿州巴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鑄 斬獲三千餘人降葛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強 李匡威出兵侵雲代王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自鎮州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 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十七卷光啓三年考異曰新紀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 加邠節度徐兵于壽河停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四

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五月崇尤旗見初出有白彗形如髮長二尺許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 孫儒圍宣州既久楊行密屢敗其兵破其廣德營 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廣德者也 又遣張訓屯安吉 斷糧道 義南二年沈法興分島程百安吉縣唐因之屬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 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瘡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頌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 光啟三年孫儒始與劉建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 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比至江西眾十餘萬丁酉楊行密帥眾歸揚州邕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頌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

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言揚州居一益州為大也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閒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圖彭州久不下民皆

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

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見二百五十七卷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偽署觀察使

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為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故大軍始

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貨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

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 五 田頌撰

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

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

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破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

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糧兵糧兵者以糧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

變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逼其時西川兵圍彭州四面下寨宗侃宗侃

各當一面 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躬身施行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躬身施行

謂從使牙食舉 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而見之施行 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

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文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

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勝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何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

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相從

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府謂成都府有自軍前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

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彭州未下故乞置行縣九隴故漢縣地後廢

改曰九隴以州西有九隴山為名九隴一伏隴二豆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駱駝隴七千秋隴八鞍車隴九橫擔隴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南鄭漢古縣唐置曹州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

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瀝藏者宜令縣令曉諭

各歸田里出所瀝麻蓄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政異曰張彭書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麥熟並無糧粒兵士但託求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

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書七事建得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屢遣楊守忠書云做邑雖小固守三年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厚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在張彭世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 明日勝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

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處也

各當一面 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躬身施行

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鷲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僻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威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

光啟二年滿存得鳳州至是而敗李興元就楊守亮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遂詔去其假子繼徽為留後監請旌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遂徑原節度使張勳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雷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

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粟賜以阜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勛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七

馬補樓

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能知人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歐史略曰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有王安者為行密親兵行密嘗升高家望敵安捧匣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陣旁有執藥者疾趨而至左右皆驚惕失措安置也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殞徐納弓中復奉器如初顏色不變行密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為理又嘗為其將劉信信時醉忿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其醒必來明日信果復歸淮南被兵六年

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李克用北巡至天甯軍代州西有天甯軍

二載 閻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神堆即神武川之黃花堆新城在其側蓋克用親執戈保黃花堆時所築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九十里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

軍蔚州東北斬獲不可勝計 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光啟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考異曰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郡南之鳳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八

馬補樓

史補建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新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元元年七月鳳翔郡南之兵攻興元守亮滿存奔閬州乾元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月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倫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滿存救守亮為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郭晔攻昭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茂貞與山南於時守亮不茂貞表其子繼密權應德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 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雷己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使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雷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

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使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
諸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
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

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賈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
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

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持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
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

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未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帥兵打
晉州通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三都已近二年又

日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做
受塗炭以此所背其敢申明途至去年遼寇鄰好豈是某之情願

蓋因李其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貨願休罷戈鏗自九月
十五日以來有李其之人使促令某南進軍進軍趙州李其

即土門路入直屬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眾請某權
知兵馬而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令下先差大

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節不得輒有開敵但聞小壘專俟大軍
據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賈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
十月存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未見聞錄在大順元年十月
舊紀恐是速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

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都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潞洛賊
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賈錄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
紀之誤見謝詳所載存孝書 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
蓋與王鎔謀云與張濬也

以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
璠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於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

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濮州朱
道巡屬遂令友裕移兵擊

時溥 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中和四年
唐

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光啓三年楊行密遣蔡儔守盧州
明年儔以州附孫儒儔既敗儔遂

拒行密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

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

揮使李神祐將兵討儔 宣明宣明宗立以為累世積德必
更歷紀乃即日官改換

宣明 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元

宣明

歷恐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堉改治新曆然一
於國用算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儲徒超徑等接之
術與而輕制遠大衰序之法廢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

死於閩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延陵漢曲
同縣地晉

分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武德三年移於舊 全忠問劔閣項極言

其險全忠不信項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是歲明

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路振九國志黃晟明州
縣人思為將領會刺史鍾

文季卒遂 據其郡

景福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東川留

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 大順二年楊守亮攻東川王建遣兵救
之欲因而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
隙 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 大順二年朝廷遣中
厚遣而奪之 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
故請更賜 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

李繼密助梓州改武助梓州原文作救梓
州時梓州未受兵故改之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

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

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阬二州

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

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

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平山漢蒲吾縣隋
為房山縣至德元

年改為平山縣屬鎮州九 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

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

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

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宣明

友裕合擊徐克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連延記彭城南有石佛山 瑾遁歸兗州卒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

下井徑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遣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

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僉實屯軍鄴下期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遂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

用引還邠州鎔犒匡威於堯城犒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之圍彭城也時溥數出兵挑之友裕閉壁不戰朱瑾之遁歸兗州

也友裕又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至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

懼以二王騎逃入山中潛詣礪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一

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

捧抑將斬之捧者持其髮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眾東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

威也幼為全忠家僮考異曰薛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為非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年以為壽春人友恭傳云彥威非

角事太祖今從之全忠養以為子張夫人礪山人美姿容多智略全忠素所傾慕及在同州得之於兵閒時加敬憚雖軍府事時與

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 龐師古攻石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

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深州在博野東進退無所之遣判

官李正抱入奏請歸京師京師更亂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

歸鎮州為築梅子園以民之事之如父為李匡威劫王鎔而死張本 以渝州刺史柳玘玘音為瀘州刺史玘仲鄧之子也九域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考異

曰新傳云玘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北夢項言亦曰瀘州新舊書玘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玘自渝為瀘州刺史當是初玘渝州後移瀘州新

傳北夢項言誤也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請於

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

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玉病曰玘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一

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予幼聞先訓立身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以結交為末事以氣義為禍胎肥家以忍

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倘來去吝與驕庶幾滅過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

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一也不知儒術不愧古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

知惡人有學二也勝己者厭之倭己者悅之惟樂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漫漬頗僻銷刻德義警裾徒在斯

養何殊三也崇好慢遊耽嗜翹襲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四也急於名宦昵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

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五也凡此五失甚於座疽座疽則移石可

瘳五失則巫醫莫療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可不戒哉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斯蛇孫叔敖蓋非利己楚孫叔敖為嬰見出遊而還愛而不食其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時日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間之皆論其為仁也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殺中涓宿之孫也馮涓見二百元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且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三

思補

發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德宗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嶺餘也念溥愛而不殊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張然出自樂天集考異曰溥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溥傳溥求援於兗州朱瑩出兵救之他大書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存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城舉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德宗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歿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德勳為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八日益河中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州刺史張延範知感化兩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 李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重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判官李正抱少遊燕趙樂真定風土每一涉歷徘徊不能去及自京師還覓匡威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遂為匡

威畫策陰以恩施悅鎮州將士因劫鎔而代之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哀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鎔冀深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素少鎔以為無能為也遂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與鎔既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也鎔之親軍附之匡威後軍不得進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擊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疏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自文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免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成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戊卒奉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四

思補

恭為帥遣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府兵幽州節度使府之兵也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為李克用取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蔡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成廬州蔡儼叛顥更為之用及國急顯瑜城來降行密以練銀槍都使袁稹稹以顯反獲自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為張顥殺稹陳州人也 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德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為鎮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彥復等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

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葉城走援兵亦還
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
稱留後素服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
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王氏自此遂有七閩矣先是泉州北數十里地
名桃林一夕地中有聲如萬鼓時禾稼方茂及明視之了無一莖
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人皆以為妖而潮竟破福州國以此
輿 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又以扈蹕都頭曹
誠為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鋌為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
惟晟為荆南節度使繼德直威亦皆神策軍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珣為
嶺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
用諸王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後四人各不聞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一

者四人不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心
得而赴也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邠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王申進擊鎮州
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邠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樂城合
鎔兵三萬進屯任縣任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縣縣地武李存
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邠州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
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加天雄節度使
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為天雄軍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二都軍
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八都兵起後昇州刺史張雄
卒馮宏鐸代之為刺史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
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
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茂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

但觀強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錯
銖言體物有錯銖之重則待之亦重有錯銖之輕則待之亦輕看人衡紱對較廣絕交論曰衡
以錙其鼻息注云謂權衡端勢之輕重持錙量氣之粗細○續音曠 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馴唯慮
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
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
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耳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
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也
書不云乎藥弗慎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屏懦之主惜愔度
日愔愔深靜貌 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
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其宜協力以成聖心
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六

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願時有所未可勢
有所不能耳但恐臣他日徒受電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
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給事
中牛徽諫曰岐是國之西門茂貞偏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將挫
國威不若漸以制之不聽崔昭緯陰結郿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
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補註昭緯雖專討岐帥李茂貞而郿帥王行瑜茂貞之黨也故二鎮合力以拒朝廷李
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
岐帥無罪不立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
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
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
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

山谷駭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丙辰楊行密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

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

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逆之還朝樞慶之會孫也裴

慶見二百二十二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

破之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使為

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遣使請徙軍於杭

州考異曰今年五月以李延壽為鎮海節度使今鏐今復除鏐者

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在辰除荆南時成汭已據荆南二

人安得赴鎮也但欲罷其車權其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徙

鎮海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蓋

鎮海軍於杭州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鏐以

成及為謀主杜棱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

為賓客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

引兵攻邠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壘不能成河東

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壘成即歸晉陽尚書所

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壘安能阻尚

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壘成飛走不能越存

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邠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

使將親軍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

赴鎮軍於興平改異曰舊紀覃王率扈駕五李茂貞王行瑜合兵

近六萬軍於藍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

皆邊兵百戰之餘于平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

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一十七 賜補

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

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驛在

長安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

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梧州去京

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蒼梧郡理廣信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職謀

構涖垣之深憂咨詢之際證執滿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

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詡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

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感朕舉兵者三

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駭全驪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

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宏而內巧險與崔昭緯

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

為繼郎所壞改異曰舊傳胤非平章事安潛有此繼郎胤小字

也李茂貞勸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

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宏徽自盡考異曰續資通鑑曰

能孔緯值上京類要離亂朝綱紊墜是時徇意諸道兵五十

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証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

貞先朝封為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

爵貴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遺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為

駁王茂貞先中和中投刺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質

蓋其勢也許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為禮

儀使如王為冊命使封為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

不和昭讓去章云臣今駐旛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且讓能等請

實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職

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惜一言如此曠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一十八 賜補

皆誤謬之說 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

今從實錄 嚮爵買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與於邪岐南北司往

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鉉王超者為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

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鉉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

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

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

之地 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

觀察使 邠舒州刺史倪章與蔡儻連兵儻既敗章遂棄城走楊

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邢甯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

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

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

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十二月朱

全忠誦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為全忠誦破徐鄆兵

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昭緯諭之 汴將葛從周攻

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按方鎮表齊州時屬平盧節

度以後乾甯三年朱瑄降汴

已為克所并矣 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閻勳據潭州 見二百

朱信宗光 邠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

等咸受僕射大恩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為

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邠州刺史雷滿

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留後

乾甯元年春正月乙丑朔救天下改元 李茂貞入朝大陳兵

自衛數日歸鎮 以李匡儻為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九 思補錄

擊朱瑄軍於魚山 魚山在邠州須昌 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克鄆兵

大敗死者萬餘人 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綮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藉手注班簿命以

為相綮雖有詩名本無廟廊之望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

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竝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吏曰特出聖意

綮曰果如是笑殺天下人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

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談諧 以邠

州刺史鄧處訥為武安節度使 彰義節度使張鈞薨表其兄鐸

為節度使 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黃州

鄆岳鄂岳武昌軍也按新書杜洪傳吳 邠州城中食盡甲申李

在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饑饉安可捨

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入城視之夫

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

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葛端亦存信教汝

平囚之歸於晉陽軍裂於牙門 考吳日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

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 將阿檀懼自刺按

舊紀克用擒歸範等遣歸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

五代史邠州傳後復曰邠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

皇出井陘將還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

將安康 存孝驍勇復善射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

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架獨舞鐵拋陷陳萬人辟易每以二

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

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

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二十 思補錄

權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疎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

師素為邠洛節度使 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邠州從晦陵

悔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

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項知軍州事全忠為之腰

斬從晦 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劉建鋒馬殷引

兵至醴陵 醴陵在湖南湘縣界後漢分為醴陵縣隋廢武德四年

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

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

人術家言當與翼軫別 翼軫楚荆州分長 今將十萬嶽精銳無敵

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

乎助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 劉建鋒等兵從東來 士卒皆

懼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

以為邠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

入潭州自稱留後 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

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於女將 自城外築塹道既訖

其道前高後卑後塌於地若龍之垂尾然故 丙子西川兵登城楊

晟猶帥眾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

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不死復戴日

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初晟事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昌符因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

憫其無辜密告之晟由是亡去及昌符敗晟求得周氏以母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三 思補

周氏不敢當自以少年且有美色懇求為夫婦晟告誓天地以死

自盟每旦將視事必先中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及敗

周氏亦與晟同死建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又更

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延昌罷為右僕射 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

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 武昌節

度使杜洪攻黃州 以吳討叛附 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

等救之 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延範為武甯節度使從朱全

忠之請也 徐州先年改感化軍既屬朱全忠後為武甯軍存疑按

方鎮表光化元年感化軍節度復為武甯未幾復為感

化此云云 斬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斬州不克

斬州武昌 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

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

對言谿魯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

谿竟罷為太子少傅谿魯之孫也上師谿魯為文崔昭緯恐谿魯為相

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賊枉法事

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致作勸進

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純巾慘帶不入禁庭

純巾猶巾也慘帶色 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宜於正殿慟哭為國

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

寬表數千言詭誓無所不至時崇魯兄崇龜為嶺南節度使聞崇

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

利敗名不幸乃生此兒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三 思補

誠考異曰傳紀六月王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
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薛志勤居正五代史武皇紀薛志勤
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順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義薛志勤新
願從者以赫連鐸自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紫藤行詣於軍
門大開微數其罪命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薛等
來歸命答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暉據雲州數討平之以存勳
大同防禦使與薛志勤未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
擒白義誠進兵幽州界巡檢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閩州拔之
迎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彥自以不合眾望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
徐彥若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綿州刺史楊守厚
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
東至乾元 萬歲通天元年分商州豐陽置安業 遇華州兵獲之八
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誓致仕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由楊復恭致仕見 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 承天門長安太極宮南
上卷大順二年 大姪但積棠訓兵勿貢獻 守亮復光養
承天門故復恭云然 大姪但積棠訓兵勿貢獻 子放呼為姪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 上本封 纒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
生天子 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
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
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 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 九月
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 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 九月
旨武皇賜而州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
放出行所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
賜放是文飾其事 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節度 冬
十月封皇子嗣為棟王禪為虔王 禮為沂王禕為遂王 劉仁恭
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

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壽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
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壽拔武州進圍新州 新州領水與華山接
建置之始其地在武州西北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
大軍拔武州進圍武州九子戌戌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
陽拔十一月己未朔無壬辰戌 以涇原留後張鐸為彰義節度
使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舉州降楊行密 泗州
州巡屬自此遂 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
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 行密張本 十二月李匡壽遣
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 莊
在新州 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新之術於城下是夕
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 宋白曰媯州東南至幽州二百八
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

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壽擊其
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
殺之盡俘其眾 倍宗光啟元年李全忠得幽州三世十年而滅景
九城志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宋白 存審本姓符名存苑邛人克
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壽素暗懦初據
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弟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
匡壽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
校侍中 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
揮使覆章權知黃州 兵收執張本 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
黃連洞在汀州南化縣 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
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圍地略定潮遣僚佐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思補撰

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封州刺史

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 賀水源自賀州富川縣石龍 州城合桂嶺水謂之賀江 土民百餘

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身兼賀

江鎮遏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劉應 威勝節度使董昌素惡不

能決事民有訟者以骰子卜之勝者為直又馭下苛虐於常賦之

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

鉞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

皆死 唐制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

之程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江四百里餘水四十五里空

舟汴河四百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

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微敏送納皆準程節

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即於

隨近官司申稟驗記難折半功不及是則為違程董昌蓋計日限

程以至長安又不許 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

以雨雪風水準折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

廟 禹廟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七里 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

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

借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

世將變魏相帥填門誼諫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

至時至我自為之其餘佐吳瑋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勤成之吏民

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

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識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 附錄先

之圖有僧死而復生云入冥府見有數殿封識甚固一殿標曰李

克用除開規之見一殿標曰獨目一殿標曰朱全忠除開規之

見一白兔而血跡滿前若殺人而食之者一殿標曰王維

之類各有標識封鎖而不及盡竊問之焉人 我生太歲在卯明

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為董昌自謂號錢鏐

舉兵討之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

宋諫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六 起二年 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甯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

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幽州承繼莫德裕等州 順義平新武等州

皆屬也 癸亥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郓以兵糧

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橋 高橋即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 高魚在東郡鄆縣東南南嶺漢志屬

高魚城 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己巳以給事中

陸希聲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 陸元方見二 百五卷武后

長壽二年 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

珂知節後事珂重盈兄重簡之子也重榮養以為子 為王珙王珂 弟河中張本

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鄂河東兵討之 重昌將

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礪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

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與於猷猷受朝廷厚恩位至將

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礪甯外為忠臣不生為

叛逆昌怒以為惑眾斥出之礪移書幕府李道曰妾欲逆天情號

以愚策之誠可為稍耶或竊其書示昌昌並道斬之投其首于廁

中罵之曰奴賊賈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

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錄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

傳子孫乃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

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

石鏡鎮 見二百五十三卷 建節浙東榮實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

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

不從 合明溫處恭浙東運屬也時棄 徒守空城為天下笑耳昌

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

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 考吳日吳越備史云癸卯昌清號按會稽 錄昌自云應侯子之讓欲以二月二日

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

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驚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書

驚為也 驚音音岳漢 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 考吳日吳越 備史日吳卯

昌將稱皇帝建元順天 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皆非 也羅羅吳越行營羅布日羅平者取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

又日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為宣室之地明告我其所稱日

順天會稽錄云天 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

杭州刺史李道前婺州刺史蔣瓊兩浙鹽鐵副使杜郵前屯田郎

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

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

書日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

使終身富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曰董氏於吾有恩

不可遽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 迎恩門越 州城西門見昌再

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

過耳君天子命將出師羅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

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

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鏐去而昌儆逆如故 王重盈

之子係義節度使琪王重盈先隸快賊王重榮為其子所殺重盈

代鏐河中以其子與鏐俱快賊快賊係義

羅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改正絳州元表言珂非王氏子與朱

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珂上表自陳且求援于李克

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為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 己酉朱全忠軍於單父為朱友恭聲援 李克用表

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遷晉陽州人高思繼兄弟

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

山北之豪也為檀州皆在幽州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

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三

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

置帳下厚撫之為仁恭叛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

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甯節度副使崔鉷昭緯之族也

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鉷告行瑜曰邠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

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

事杜讓能事見上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立罷

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于命相當出朕懷

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珙王瑤請朝廷

命河中帥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

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珂李克

用之增也克用表重榮有功于國言重榮黃巢賊王請賜其子珂

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

請以珂為陝州琪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為三帥

京城克用珙王加王鎔兼侍中 庚午河東地震 楊行密淨

淮至泗州防禦使蒙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

綻衣馳使歸之濛製也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

密攻濛州拔之執刺史張璠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

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南唐世家曰李昇徐州人李榮之子榮遇

之資為子行密長子涯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

頗異于吾度濕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

溫甚謹安于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

知誥乎嘗得罪于溫溫管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于門溫問何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四

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

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身長七尺廣額隆

準修上短下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

云此龍行虎步也喜書善射誠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

諸將子皆不及也丁亥行密圍壽州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

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

慰濟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

四月下詔悉罷之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

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為太子

少師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

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勛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圍練使未幾泚

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

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

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湯柴再用亦為之請路振九

再用始名存事係備與一小校結死友有告小校反備斬之執存

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對曰與彼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

何問焉備奇之放果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

眾棄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泗州漣

水縣杜作曰漢名猶縣宋白曰按存猶城今屬宿遷縣也魏曰海安縣晉

為宿遷之境宋置東海郡後魏改海安郡隋廢郡置漣水縣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悛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太傅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 戊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

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為馬殷代 河東遣其

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於耶朱友恭退歸于汴 是月蘇州

大雨雪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初王行瑜求尚書

令未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入鎮兵隸左右神策軍郃陽鎮近華

州韓建求之郃陽鎮唐屬同州九城 長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

之長原鎮唐屬 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及王珂王珙爭河中行

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珙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

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

使行約攻河中時以同州為匡國平九城志 珂求救于李克用行

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窺匿

止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于門下上臨軒親

詰之曰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

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竄入朝之

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素朝政昭度討

西川失策李巖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

昭度給于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尙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

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

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係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

茂貞各遣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貶戶部尙書楊堪

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昭度之舅也 初崔胤除護國節度使

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 王珂不若光德

劉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里名在長

臣有時望者時人率以其所居里稱之光德坊 及三帥入朝聞志

勤之言既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即日遣使十三

輩發北部兵北部兵代北 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六月庚寅以錢

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

縉州司口張溶竝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尙書復其階爵

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溶為兵部尙書諸道租

庸使孔緯張清見二百 時緯居華州溶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

外交潛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溶縉以有疾扶輿

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

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

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

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

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

事

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眾與行約

大掠西市朱雀街西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

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尙駐

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

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程大昌雍錄曰北軍左右兩

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三軍在九龍門之西九龍在內東苑之

西北角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龍

武右羽林軍也余按神策所云左右六軍代德以後宿衛者也德

宗廣明幸邠此六軍潰散田令孜於成都新軍五十四部分屬

左右神策軍自時厥後凡所謂左右軍者皆此軍也分營于京城

內外又不專在苑中若此時王行實李繼鵬為左右軍指揮使疑

是邪岐二帥所屬兵以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

宿衛者自分為左右也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

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六

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

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王行約以李繼鵬欲先劫

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鹽州六

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

車駕上懼為所迫幸西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啟夏門啟夏門

南面東來趣南山宿莎城鎮莎城鎮在長安城士民追從車駕者

數十萬人比至谷口嗚死者三之一谷口南山夜復為盜所掠哭

聲震山谷時百官多厄從不及戶部尙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

辭王知柔獨先至知柔薛王上命樞知中書事及置兩使 壬戌

李克用久同州 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

鎮命辭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 丙

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和廷昱

齋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行瑜新州新平

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鐸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

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

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和廷昱至言李

茂貞將兵三萬至整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

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

而和廷昱至且言茂貞兵三萬至整屋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州圍進營渭橋按實錄

八月延王戒不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六

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部領大軍前月一十七日解河中蓋

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將兵往及聞別將進軍乃遣華兵

詣渭橋即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既以七月二十七日離河中

戒不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中河誤也今從紀年錄以辭

王知柔為渭橋節度使是年屬南節度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

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

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郿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不詣河中趣李

克用令進兵延王那元宗子于午克用發河中上遣供奉官張承

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于克用因留監其軍為張承業

子張本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道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水滸

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

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園寨黎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

日莊宗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自夏

陽度河攻同華關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伶官小或稱大軍入

朝自混兵柄太宗亦以全忠引已朝廷不能斷小誠有望月餘不
進軍有信與蓋萬乘間密啟曰大王家世效忠此行討逆止為所
不臣但令臣節為天下所知即三賊不足平也而德德之徒不
迷大體或以弗詢之書苟台台情以併德之言不立繼其如此京
師咫尺天聽非遠實無益于英德也今三凶正懸須速圖之舉國
變生無空猶太願曰公言是也即日出師下齊圍曹州按克用謀
大事固非伶官所操又齊師已丑克用進營謂橋矣已克來國中
開四日耳無月不進事且既云羣小勸入朝則當詣行在不當
區謂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
欲歸功于存信耳今不取 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 李茂貞委劫藥
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諫克用
丹王遣代宗 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 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 八月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甯四
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
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鐸為西面招討使克用
遣其子存勳詣行在 始此 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有奇
表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
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子子司空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珂盧
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 李克用 時宮室焚毀未暇完
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以李克用為太師兼
中書令邠甯四面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孔緯罷器志方雅疾惡如讎皆為御史中丞中外不繩而
自肅及為宰相挺然獨立秉禮不回雖惡藩悍將權勢熾灼未嘗
假以恩禮至是從駕至葭城以病還都家人請召醫緯曰天下方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九

亂何久求生不可服藥而蘇 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于梁
山 新志鄆州壽張縣有刀梁山水 瑄敗走還耶 李克用急攻
黎國王行瑜求救于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 九城志鄆
有龍泉鎮 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
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
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
侍中充邠甯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甯兵於雲陽擒雲陽鎮
使王令誨等獻之 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
軍於綿州 戴昌求救於楊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襄陽攻蘇
州以救之 蘇州時馬錢攻之所以 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
官爵又遣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 春秋左氏傳襄公
兵執送同惡 及至魏數人送于瑄也 不當復伐之亦遣使詣昌趣
之朝貢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甯軍于黎國北殺千
餘人自是黎國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 附那
城也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官戊子以上賜李克用克用令
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
破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
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甯州遁去 九城志甯州在
里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
理甯州招撫降人 邠州未下故令且治甯州 上遷居大內 朱
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楊行
密遣甯國節度使田頔 景福元年升甯國節度使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十

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徐勉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九域志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鎮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義武節度使王處存驍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部為兩後處存性忠義黃巢之亂傷國步傾危語輒流涕軍中義之愈為之用李克用之收復京師皆處存勸諭之力也及賊平王鐸差次興復功以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處存臨事通變有大臣風易定介于幽鎮之閒二鎮兵悍馬強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內忠王室外結鄰好撫民以恩待士以禮故終能抗衝兩大保全民社以京兆尹武邑孫僂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十一 忠 補

西鎮之西也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于李克用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于朱全忠為朱瓊新敗張本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及死皆在十一月按編通鑑十一月丁巳瓊遣軍將王自新奉檄歸義王申瓊自來辛瓊之從父兄也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代之已死今從之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非迫殺藥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王行瑜賜僕父詔討三賊臣王行瑜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人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京師光啟三年王行瑜傳首京師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懷實將兵萬餘人

襲曹州曹州降於見二百五以解兗州之圍瓌漢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中都漢平陸縣天寶元年改曰中都鉅野漢古縣唐並屬鄆州九域志中都縣在州東南六十里鉅野縣在州南百八十里屠殺殆盡生擒瓌存瓌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鵬斬之王宗侃西川將李繼鵬鳳翔將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延壽門在州城門也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瓌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瓌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驚懷進于橋下瓌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弟毗為齊州防禦使殺柳存瓌懷寶聞瓌石釋而用之李克用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十一 忠 補

軍渭北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將助求為邠州刺史劉建鋒不許乾祐二年將助求也龍關以開劉建鋒之取長沙故遊之以求邠州勳乃與鄧繼崇起兵連飛山梅山巒冠湘潭飛山巒在邠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遠壁千仞梅山巒在潭州界未朝開為安化縣在州西三百二十里湘潭後漢湖南縣地吳分湘南潭陽縣天寶八年移治于洛口因改名湘潭縣屬潭州據邠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定勝鎮在邠州東北界以扼潭人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瑋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三人皆鳳翔將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用晉王克用之生在姓十二月載誕之夕其母甚危命族人市藥于馬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甲持旄鉞鼓躍馬大噪瓌所居三馬而止果

如所徵而生時紅光屬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
 旅事年十二三便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皆能中之新城北有
 聖天王像克川以酒酌之請與交戰即應見天子加李罕之兼
 破平持矛出于壁間或如火聚或如龍形人皆異之
 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領也自餘克川將佐子孫
 竝進官爵克川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
 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川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
 之怒克川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由是克川愛信之境
 內無不依附權與克川俸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
 先入克川次及寓家朱全忠徵遣人閉之及揚言云蓋寓已代克
 用而克川待之益厚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
 所擒顧彥暉裔以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
 於建通州今之澤州李彥昭亦鳳翔將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〇 唐紀七十六 鳳翔傳
 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甯關謂滑潼龍鳳田諸關乘此勝
 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于
 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陁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川詔褒其
 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
 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川奉詔而止既而私於
 詔使曰親朝廷之意似疑克川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
 甯之日又詔免克川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關庭豈可不入見天
 子克川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川曰勳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
 變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
 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
 川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

不敢徑入朝且懼部將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
 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川既去李茂貞
 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河西州涼州以其將胡敬璋
 為河西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克川也朱全忠死而留葛從周將兵
 守之朱瑾開城不復出從周將遣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
 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
 突出營擊殺十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加鎮海節度使錢
 鏐兼侍中 彰義節度使張鐸鐸音以其子璉權知爾後 朱
 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
 用復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安州防
 禦使宣晟與朱全忠親吏蔣元暉有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〇 唐紀七十六 鳳翔傳
 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白
 州遠懷桂州而克之者江湘城邑荒殘守兵單弱
 道無遺積之患桂人不意其至遂殺其帥而代之晟醉侮可璠可
 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為副使詔即以士政為經略
 使元暉吳人也為劉陳又為馬
 兩乾道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此時
 帝屬李 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助政定勝寨
 破之 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安仁義自潤
 湖州何從而度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 錢鏐遣武勇都指揮
 浦而度西陵耳然錢鏐在杭未嘗得至西陵 使顧全武都知兵馬司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
 曰守石城會稽志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 袁邠守餘姚 閏月季克用遣蕃
 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克川軍于莘縣朱全

忠使人謂羅宏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戰
 眾不嚴侵暴魏人宏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涪州
 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器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
 還宏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克鄆長宏信議其後
 宏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
 長固非諸鄰之比羅宏信第六記曲肅宏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
 意東方存信之敗走也部將李嗣源獨殿而還敗軍賴之克用乃
 以嗣源所將五百騎號橫衝都 丁亥果州刺史周維降于王建
宋白曰果州南充郡對璋初分於江已上置巴郡理此建安六年
 璋改郡為巴西徙理閬中今郡在嘉陵江之西魏平蜀于今州北
 三十七里石苟項置南宕渠郡其縣亦移就郡理隋廢郡併入閬
 中復為巴西縣地仍移巴西縣理安漢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南充
 縣唐武德四年分置果州以郡南八里有果山為
 名○項音賴項也與項不同項音其隄塘也 二月戊辰顧

全武許再思敗湯曰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

錢鏐不從 以通王滋判侍衛諸將軍通王滋 朱全忠薦兵部
 尚書張潛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唐朝為相

臣則夕至闕庭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以天雄節度後李
 繼徽為節度使 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思敬自代

詔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留後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
 兵伐邠州敗邠兵於馬頰馬頰禹疏九河之一也水經注濟水自
 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還扶城東又
 東北還魚山南又東注于濟曰馬頰口 遂抵其城下 己酉顧

全武等攻餘姚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軍昌遣其將徐章救餘
 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辛酉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為

二河夾滑城而東為害滋甚 李克用擊羅宏信攻洹水殺魏兵

萬餘人進攻魏州 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

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棍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
 軍司馬張佖為副後佖將入府馬忽踉蹌傷左髀時馬殷攻邠州
 未下佖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
 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

龍驤張司馬一體之人也龍驤日龍直驤事之軍將也劉建鋒
 力成軍以取湖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誰屬哉
 前故彥章云然 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誰屬哉

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俊馮攻邠州徑詣長沙 淮南兵與
 鎮海兵戰于皇天湧大江過昇州界沒以深黃自老鵝背沙
 橫闊三十餘里俗呼為皇天湧是時淮南兵
 既敗浙兵于皇天湧遂圍蘇州則非前所言皇天湧矣宋熙寧三
 年崑山人鄭良上疏言水利謂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湧其水上
 承湖下通海正鎮海兵不利揚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傳杜洪

淮浙兵戰處也 錢鏐傳杜洪

畏楊行密之彊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
 萬人度淮聽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胡鏐鏐兵有言其彊盛者

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資郊以餘姚降于鏐顧全武
 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

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佖肩輿入府坐
 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廳事以匪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

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邠州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
 城應揚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寶之歸

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
 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執其手止之

館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

館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

疑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既恐其得蘇而

其自海道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坐克棄之請先趨越州後

復蘇州鏐從之淮南將朱延壽奄至浙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

方獵不得遺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

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

南門中舉火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

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

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圍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

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淮南

押牙公鐸為右監門衛將軍此是領事官舊宗光啟三年為

也譯生子上蔡敬章宗權度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延壽進拔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唐紀七十六

州殺刺史劉存有淮南之地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

川王建惟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崔昭緯既貶復求救于

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

快荆南節度使成納與其將許存沂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

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州收餘眾保豐都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

縣也梁置臨江郡隋廢郡為縣唐開元二年分臨存又引兵西取渝

涪二州納以其將趙武為黔中留後存為萬州刺史納知存不得

志使人謂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納曰存將逃走先勻足力

也遣兵襲之存棄城走其眾稍稍歸之屯于茅垠人謂平川為

江津縣有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文德元年王建肇

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

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成州陰使知蜀州王宗

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

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

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其後宗播為建將遇曠敵諸將所懼者

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甲午夜顧

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

昌故將駱嗣給昌云奉詔命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

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東南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

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陳新書董昌傳小江西江也蓋錢清

又東入于海去越州四十五里又西至杭州并其家二百餘人宰

相李邕將瓊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食吝日甚口率民間錢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唐紀七十六

計口而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

斛錢鏐傳昌首于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李克

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魏博貝衛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

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

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

躓汴人生擒之考吳曰唐太祖紀年薛平五代史武皇紀實

從梁太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

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宏信使

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

充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竟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

救于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宏信所拒不得前竟鄆由是不

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謂自邠南還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甯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尊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歷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備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今勒兵入朝請罪考異曰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王治禁兵於關下如茂貞違詔討之茂貞懼將赴京王師至興平夜自營潰茂貞因出逃官之軍大敗唐補紀曰五月初延除中王為鳳翔節度使除茂貞為興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關之心自是京師人心驚憂出郭郊京師為之一空上遣護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茂貞茂貞未嘗與東川薛史誤移與興元乃景福二年事舊補從實錄今上遽遣使告急于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十九

于婁館官軍敗績婁館蓋在京兆與平縣西考異曰舊紀茂貞請入觀上令通王王延王分統四軍以備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于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胡觀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涉歷至太原路甚難唐在同州不敢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韓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而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泣涕言方今藩鎮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闕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

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按韓建從興元之時唐宗在蜀遂奔行在中和四年也僖宗遷長安光啟元年也建刺華州當在此時至是纔十二年耳西距長安不遠九域志華州西至長安一百五十里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九域志自富平至下邽三十五里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于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背宮室市肆燔燒俱盡黃巢之亂宮室燬中和以來所背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又為亂兵所焚及僖宗還京復加完葺上出石門重至是為茂貞所燒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允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允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水部郎中何迎新書百官志水部郎中何迎工部尚書掌津濟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如謝安唐制國子監置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道士許嚴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二十

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并賜何迎 以徐彥若為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 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 宰相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其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謂欲討李茂貞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加錢鏐兼中書令 癸丑以王建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 甲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

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考與日舊傳曰朴廣儒木強無他才使道

上前蕭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

中書而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辭諸

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方今幸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類

有傾軋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奉天變

日宣喚顧問機宜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其

韓漢雖四五五月故無所問遂貶出樞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

傳所云者補史亦恐得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

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庚辰升福建為威武軍以觀

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以湖南雷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

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揚行密成納之贖議以金帛結之高

郁曰成納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 音馬殷從孫備攻揚行雖以萬

金路之安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遷士民訓卒厲兵以修

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 崔允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允密

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

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一萬迎車駕且言崔允忠

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允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制全

忠乃止乙未復以允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允自此與朱全忠

傳允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允帝致書全忠求謀全忠

上書理之允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新傳韓建以罪誅罷為武

安節度使陸展言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誼允素厚朱全忠委

心結之全忠為言允有功不宜處外故相而逐展按允出為滿

海節度使在後非此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

事道琪弟璵之孫也交才清麗風神峻整世慕其為人目為釘

座黎言座所珍也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蔡閣滿鎮者數十人天

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

日乳姑一日長孫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

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展為

峽州刺史 考與日舊傳曰九月軍于奉節送徐彦若赴蜀謝師之

起也嚴緊請日播越之後國步初艱不宜與近輔交惡

必為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于事祇貽後患昭

宗已發兵怒展阻議是月十九日實授峽州刺史師出果敗車

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能討鳳翔事 崔允恨展代己誣展云

時展未為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崔允恨展代己誣展云

燕于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

一以委之以孫僊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

思諫為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皆徵使之 以保大副後李思敬為

節度使 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棄勝

至魏州北門 九城志臨清縣在魏州北一百七十里 冬十月壬子

加孫僊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

截使 考與日李巨川許國公勤王錄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

兆尹并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六 三

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

竟不出師 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

已復以王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

使 錢鏐遂自此 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李克用自將攻魏州

敗魏兵于白龍潭 按魏州史梁太祖紀乾化元年九月丙辰幸魏

至觀音門 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魏州

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加護國節度使王

珂同平章事 十一月朱全忠遣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

攻鄆州 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詔遣忠國軍于湖州以師悅

為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

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 考與日實錄乾福二年四月忠國節度

使李師悅卒以其孫彥徽知州事

新紀十 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十二月東川兵焚掠漢州資
 簡之境 漢州資簡州 皆西川巡屬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
 牙將盧瑒譚宏玘據境拒之 玘音 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封州刺
 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
 玘遂襲廣州斬瑒 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歷康州界而後 具軍容
 通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王在華州嘗登齊雲樓
 西北顧望京師作辭以寄歸思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
 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韓建雖與諸王屬和
 之而心實不悅尤惡諸王典兵乃與其心腹謀去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七 起乾甯四年盡光化二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甯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 張行思華州防賊將也

告陸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 皆嗣王也陸韶韓代宗之後彭蕭宗

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

詣建自陳建不與相見又上表言諸王忽詔臣理所不測事端

請王為變事 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

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

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 援開元天寶舊制 不令諸王出閣 且曰乞散彼

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

連上上不得已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

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

必別置殿後四軍 四軍即安聖并宸保衛直化也 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

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

用而使之張弓挾矢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

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

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 大雲橋在華州大雲寺前 建又奏元宗之

末承王璘暫出江南遊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中朱攻亂

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謂吐蕃立宗武王承宏朱致今諸王衛

命四方者乞皆召還指言延王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

宜皆禁止無得入宮指言許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

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

太子仍更名裕考異曰勒王錄曰公以諸國之大本上表

謂君奉宗室歸藩等語頭突之土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

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還禍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

力也李巨川著書編誣善龐師古葛從周併力攻鄆州朱瑄兵

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濠以自固幸卯師古等營於水西

南命為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

聞之棄城奔中都按九域志中都縣在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

妻子以獻穆宗中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而亡考異曰薛居正

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於濠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

撤木為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棄城夜走葛從周擁瑄

并妻男以獻濠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

無濟水蓋縣城下清河水流朱瑄引之以環城固守故己亥罷

師古等為浮橋以濟師古既可決明非自然之水也

孫儼鳳翔四前行營節度使按李茂貞故罷以副都統李思諫

為雷塞節度使按方鎮表光化元年更延錢鏐使行軍司馬杜

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朱全忠入鄆州以龐

師古為天平節後考異曰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平正五代史師古

云友裕按舊道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雷後師古為徐州朱

雷後蓋初以師古守鄆州後以友裕代之而雷師古於徐州也朱

瑄雷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

給軍食九域志兗州南一百全忠問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

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屯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

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眾趨沂州刺史尹處實不納走保海州九

志兗州三百四十五里東至沂州沂古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

襲鄆也沂州東至海州一百八十里光啟二年朱瑾取行密逆之於高郵表

嗣擁州民度淮奔揚行密兗州至是而敗行密逆之於高郵表

瑾領武甯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邱九域

邱縣在汴州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

且泣曰交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

姐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姐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

於佛寺為尼斯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交沂密徐宿陳許鄭

滑濮皆入於全忠鄆齊曹棣天平軍兗沂密齊宿衛軍宿威化軍

惟王師範保滑曹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

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鄆兗兵軍聲大振史

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開道詣揚行密請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七

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

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

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立武立武漢氏道縣晉改

時屬梓州宋朝改日中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己

未赦天下 上饗行廟時駐蹕華州太常禮院庚申王建以決

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

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

辛酉宗侃趨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啟

儒峽路始通渝瀘皆東川巡屬王健志在廣鳳翔將李繼昭救梓

州雷偏將守劔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乙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孫偓能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

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傑朴與二人

交通故罷相 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

度使杜洪按新書杜洪傳洪附朱全忠繼東南 張佑克邵州擒

蔣勛補遺張佑附邵州 蔣勛州始上卷三年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

秦甯雷後朱友裕為天平雷後龐師古為武甯雷後 保義節度

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

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

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師厚斤溝人九域志類

有斤溝傳猗氏唐汝陵之百 尺鐘也宋朝開寶六年置縣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為人短

小而膽勇過人初頗嗜酒克用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故克用極

愛其謹厚 更名威義軍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

建為節度使 夏四月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考

日寶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按新

方錄去乾祐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工約已嘗為匡國節度使

蓋行約死繼瑋但為防 繼瑋茂貞之養子也 以右諫議大夫李

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

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淮南開

二年 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葛金掠

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音

黃州刺史羅章聞友恭至棄城擁眾南保武昌寨武昌漢古縣

城志在州東北一百 八十里今附鄂昌非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

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頔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

之甲戌頔自湖州奔還自嘉興還軍取兩浙兵追敗之頔眾死者

千餘人 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祚等數人皆誣奏貶之考與刑部

尚書張祚趙崇勳等為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 五月加

焉韓等必不皆為刑部尚書皆貶衡州司馬皆誣也 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武昌

里樊山山下有樊溪注于江謂之樊口朱 友恭奮跨江為浮梁抵樊口以攻武昌也 進攻武昌寨壬午拔

之執聖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

琳守成都張琳王建之腹心琳之攻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

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李茂貞

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新志武

開黔南蠻置南州宋白曰南州戰國時為巴國界秦則巴郡 乙卯

之也漢為江州之境唐武德三年割渝州之東界置南州 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癸亥王建克

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甯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于

張杞皆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覃王赴鎮李茂貞

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置甯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

領節度使 秋七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 韓建移書李

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微為

靜難節度使李繼微自秦州徙邠州 邠南亦為李茂貞有矣 庚戌錢鏐遷杭州遣顧全

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松江在蘇州南四十里 蘇州南立寨以守之 戊戌拔無錫無錫漢

常州九域志在 辛丑拔常熟華亭宋白曰常熟縣後漢至吳為司

州東九十一里 縣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九域志在蘇州北七

十五里天寶十載分嘉興置華亭縣蘇州在州西南今屬秀州

初李克用取幽州見二百五十九 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成兵

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相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五

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鐸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

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并禦請

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應越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

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成將將遁逃獲

免克用暫兵成州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上欲幸奉天

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延王戒丕還自晉陽

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近輔皆因諸王典兵

凶徒樂禍致鑿與不安比者臣奉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

王覃王尙棊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

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

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唐末宮中奉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建擁通儀陸濟詔彭韓陳厚昇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石隄

華州西隄陽修築古錄云後阮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象有石

隄西成樹各五樓先生東至御史王勳將軍莫曉其義其碑云石

伯故爲立詞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則石隄者

石隄谷之神而部部之一也唐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蓋此也

待者皆爲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神紀曰六宅

王准前准請道以後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誦短長

乃納韓王克夏已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刺刺關於大原縣

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宮散御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

通王恭沂王昶都下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王昶

云爭臣條奏憲府擬言指東百固之謀朴之爲相何迎驟遷至右

諫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珣

珣帥其眾奔廣陵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梓

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

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

安之計皆昭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

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

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

軍在蔚州之東蔚州之西新志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塞軍

辛巳攻之幽州將軍可及引騎兵

至克用方飲酒前進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

及克用瞑目曰可又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湖據新書木瓜湖河東兵大敗失

亡大半李克用輕敵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

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湖州刺

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去年楊行密表彥徽其眾不從彥

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錢鏐自此以義義節度

使張璠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爲西

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

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李茂貞賜姓名見二百

全忠既得克卿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

滑之兵七萬壁清口清口即今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克卿曹濮之

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安豐漢六縣故城在縣南後漢置安豐縣

唐屬壽州九域志安豐縣在州東南六十餘

里

里

里蓋唐之壽州治壽春縣都六朝壽陽之地五代之末全忠自將周世宗克壽州徙治下蔡故宋胡安豐在壽州東南

屯宿州淮南震恐 匡國節度使李繼瑋聞朝廷討李茂貞而懼

韓建復從而搖之繼瑋奔鳳翔冬十月以建為鎮國匡國兩軍節

度使韓建始兼壬子知遂州侯紹帥眾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

威帥眾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

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

建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事見上卷二年酒酣命其假子殺瑤已及同飲者然後自

殺唐宗光啟二年顧彥暉得東川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

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劉仁恭奏稱

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於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

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

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

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

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

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甲子立皇子祕為景王祚為輝王祜

為祁王 加彰義節度使張勣同平事章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

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乾甯二年楊行密始取漣水令

張訓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

不聽師古恃眾輕敵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

古師古以為賊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

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皆黃

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瓚等夾攻之汴軍

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

壽州圍練使朱延壽擊破之從周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

瑾延壽乘勝追之至於淝水水經注淝水出廬江潛縣西南霍山

豐縣故城西北入于淮淝水在弋陽按今淝河在來遠鎮從周半

西十里來遠鎮即東正陽也東至壽州二百里○淝音譬從周半

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

步關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士卒緣道凍餒死遺者

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

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

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

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

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

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戊寅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威武節度使王潮

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撻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

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

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

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

驟信舜化有上皇帝書詔及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

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厚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

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漢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黎雅西

長谷皆蠻居之所在深遠而三南大山

王郝居近漢界故曰漢蠻 西川歲賜絹帛三千匹使覘南詔

亦受南詔詔成成都虛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會長詣府節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九

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事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警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與邊蠻表裏而斬之既以威示諸蠻亦除舊邛峽之南不置郵候不戍一卒邛峽來關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宋白曰施州漢巫縣地吳大帝分巫縣立沙渠縣後周建德三年於此置施州唐因之舊志施州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

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乾甯五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兩浙錢鏐江西鍾傳武昌杜洪滑州王師詔範皆楊行密之屬而黨附朱全忠者也詔不許 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方鎮表光化元年詔信防禦使治金州此異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韓建之志也 壬辰護國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鴛川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李克用許之 韓建既殺諸王心不自安欲行廢立之事其父叔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開一民秦時危亂位至方鎮不

能感君父之惠而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廢立覆族在巨孽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為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秦與詐稱改過與韓建其翼戴天子及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與建置懼乃請修復宮闕奉上帝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鎮海軍本治潤州今徙軍鎮於杭州詔加鏐檢校太師改所居鄉曰廣義鄉里曰勳貴里所居營曰衣錦營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節度使朱全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一

震為天平節度使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按歐史李全吾嘗將軍拜台州刺史盜匪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汴以策于朱全忠全忠深之遂為全忠用 振抱負之曾孫也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崑山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在州東七十里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節度使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唐景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性陽人從刺史黃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罷連州遂據之殷所得惟潭邵三州而已為馬殷盡取諸州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湘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宏信不納乃奔汴州光啓元年盧彥威得汴州至是而亡仁恭遂取滄景德

三州以守文為義昌雷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五代志邢州龍岡縣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 丁

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五代志邢州龍岡縣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 丁

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韶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義兩後守邢洛磁三州而

還并汴自此歲爭 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雷後乃召劉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一 昭宗光化元年

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雷後 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

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

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五州併潭 邵為七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

引兵趣永州罔之月餘唐世晏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六

月以濠州刺史趙瑒瑒音 為忠武節度使瑒弟也兼

書善騎射為政簡靜能濟上下安之 秋七月加武貞節度使雷

滿同平章事方鎮表光化元年置武貞節 度領潭朗澧三州治澧州加鎮南節度使鍾傳兼

侍中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忠義軍山 陰

附於楊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叔琮將兵伐之丙申拔唐

州擒隨州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 八月庚戌改華州為

興德府刺史為尹以車駕駐 興故也 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擒

刺史國湘趙匡凝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為卡全忠再 攻趙匡凝張

本 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光化上欲

將鎮州與韃靼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

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

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乙亥加韓建守

大傅與德尹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宏信守侍中 己丑東川雷後

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

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

拔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羅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

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繁亭九域志常州無錫縣有繁亭鎮在 蘇州北四十五里又四十五里至

錫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被

甲執矛壯者鼓弓為全武每為之卻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

裴封商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兩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

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干

人饌以待之及至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

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一 昭宗光化元年

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

王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
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
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吾試為公擊之
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礮鏃築高布陳左右指畫邢
人莫之測嗣源大呼曰吾取萬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
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嗣源身中四矢克用解衣賜藥以勞之
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德威馬邑人也馬邑秦漢舊縣名久廢開
元五年分朔州善陽縣置
同軍城屬朔州 癸卯以威武節度使王審知為節度使 以羅紹
威知魏博節度使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加佑國
節度使張全義兼侍中 王珙引汴兵攻河中王珂告急於李克
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九域志河中府榮河縣有
胡壁鎮黎河唐黃縣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光化元年
宋祥符 汴人走前常州刺史王祝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
為且入相過陝王珙延奉甚至請敘子姪之禮拜之祝固辭不受
珙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
不敢詰 閏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禎為雅王祥為瓊王 以魏博留後羅紹
威為節度使 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
之 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楊行密交通淮南南 遣其
將張存敬攻之洪懼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 洪託以將士不受
前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紀十月汴將張存敬以兵圍蔡州刺史
史惟洪請以弟賢質於汴許之賢亦云弟賢今從之 且
言將士頑悍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忠許之
全忠遣崔賢徵兵蔡州 召存敬遺存敬曹州人也 十二月昭義

節度使薛志勤薨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見上卷乾
肅二年 李罕之求邢
甯於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
日吾首秦樞蘇文建赴鎮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朝野之論必喧
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鎮
當更為公論功賞耳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
守依託大庇罕之失河陽見二百五
十七卷穆宗文德元年 歲月已深比來衰老倦於軍
旅若蒙吾王與大傅哀愍大傅謂
蓋寓 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閒休兵養
疾然後歸老閭閻幸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
之罕之甚鬱鬱焉恐其有它志亟為之言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
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為用飽則背飛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
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九域志澤州北至潞
州一百六十五里 以狀白克用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光化元年
薛鐵山死薛志勤從克用起
代北初名鐵山 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
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譴之罕之遂遣其子顯請降於朱
全忠鞏河東將馬澆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
將兵討之自此李克用不能與朱全
忠爭邢洛磁而爭澤潞矣 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
送晉陽 楊行密遣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淮南南
或及見
上卷乾肅三年兩浙擒 韶州刺史會突與兵攻廣州州將王瓊
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潁
洽潁洽當在韶州南昌縣界或曰劉潼據
潁潁陽洽在二縣之間○潁音貞洽音陽 隱討斬之
光化二年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胤
罷守本官以兵部尚書陸扈同平章事 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
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甯留後王徽義彰義留後

張珂竝為節度使 河陽武寧皆附屬未全忠而復河在 楊行密

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 十二州幽滄莫不皆前屬

以備河東不發其兵 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西餘戶盡屠

之投尸清水 清水即清河 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

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

蔡州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

兵民度淮奔楊行密兵民稍遁歸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

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

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 下邳古縣唐屬徐州九域 殺千餘人

全忠行至輝州 是年朱全忠表以宋州之碭山虞城單父 聞淮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兵已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

屯于內黃 九域志內黃縣在魏州西南一百一十四里 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

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

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于內黃丁未思

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 洪水東通內黃謂之白 思安

逆戰於繁陽 繁陽漢古縣唐併省入內黃杜佑 陽不勝而卻守文

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

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

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

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 館陶門魏州城北門由此門 從周

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顯門者日前有大敵不可返願命闢其

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郁郎明日汴魏

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畏

追之至臨清擁其眾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

於東境 魏人王辨之兵 自魏至滄五百里閒假尸相枕仁恭自是

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 魏史賀德倫其先河西部

少為清牙將 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

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紹威

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

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 馬嶺在太原府太原 拔遼州樂平

平縣唐屬遼州 進軍榆次 榆次古縣唐屬太原府 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

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為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所恃者周楊五 周德威小 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

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東流南入滎

據水經注也魏沙地形志洞渦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

麻山一出原過洞下五水合流故曰洞渦後諸稱洞渦按高歡

建大承用府於晉陽時魏收已策名常府齊受魏禪以晉德威微

陽為別都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官宜知地名之的 德威微

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槌擊

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

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

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考吳日實錄丁巳葛從周復取澤州

實錄云從周誤也唐太祖紀年錄三月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渦

澤州先是從周令丁會將兵助李罕之成潞州至是葛從周復入潞

州以代丁會賊復陷我澤州梁實錄齊史梁紀皆云 葵州刺史

六月方遣從周入潞州紀年錄於此連言後事耳 王瓊為兩浙所圍求救於甯國節度使田頌夏四月頌遣行營都

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王建之志也 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

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神將伊審李宏襲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

潞州 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邱龍邱本漢太末縣貞觀八年更名龍邱即今龍巖縣九城志屬衢州在州東七十五里 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景福元年王璠得潞州至是失之 六月

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

州考異曰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以丁會繼制置於上黨上乃東歸不言遣從周入潞 歸正五代史梁紀六月帝表丁會為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因錫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梁實錄後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九 忠義傳

紀唐云代會自北至潞州破賀德倫走不復見會名或者李罕之既卒復召會守河陽以從周代之不可知也今因會繼路終言之 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為武信節度使王璠之子 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 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 係義節度使王珙性情忍雖妻

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軍亂為麾下所殺信宗中和初王重盈鎮陝將子洪至是而亡 推都將李璠為副後 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成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淮海遊奕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澠水防遏使盧江

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據其城楊行密自此遂有海州 加荆南節度使成泗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刺史蔡結聚羣蠻

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

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

城皆遁越壺關九城志壺關縣在潞州東二十五里 在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眾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九月癸卯以鳳

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是年春正月朱全忠表張何為彰義節度使張氏鎮 涇州三帥矣今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副後孟

命李茂貞兼領之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副後孟 涇州三帥矣今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副後孟

王師範亦附屬焉若浙密內叛將安福那又乞師於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於師範

將攻沂州先使覘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緝曰此必有備而救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七 十九 忠義傳

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為綰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此救兵果 州兵棄之稍發

伏擊敗之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李璠自稱副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友謙預於子姪朱全忠又 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

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馬殷始盡有湖南之地 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八 起光化三年盡天復元年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頌所遣將也錢鏐使其

從弟錄拒之錄音求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

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押牙

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

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

李承慶同平章事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

擊劉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

州仁恭復遣使舉厚禮求援於河東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

出黃澤攻邢洛以救之黃澤關在澤州道山縣黃澤嶺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

鐵宗成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鐵借兵鄰道討平之六月癸

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

專橫樹盾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

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

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願其勢未可猝除宜俟

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長願陛下

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屠閭之諧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

輩外應上疑之及胤能相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

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

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

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遣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

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

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

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為對李

胤之亂胤至是凡四拜宰相時號為崔四入 劉仁恭將幽州兵

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五萬救滄州營於乾甯軍乾甯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甯開始

地後為馮騎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州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葛從

周雷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之監軍蔣暉語諸將

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

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皆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

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自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遂

勒兵戰於老鴉堤老鴉堤在乾甯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

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

瓦子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

州 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洛

以救仁恭收汴軍於內叩范成大北使錄內叩縣至邢州三十五

堯山至內叩遇汴兵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懷祥居正五代史後

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開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

兵士失利卻新紀八月庚辰昭州刺史唐紀九月朔昭州城
歸蓋據此也按編道錄八月二十日云昭州刺史唐紀九月朔昭州城
忽有大風占者云賊風果于時李進通領著寇出攻昭州然則
昭州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道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昭
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開錄誤今從編道
錄紀年 王銘遣使和解幽州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庚戌以

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武

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時置武信軍于遂州王建兼指揮制

命以此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 沙門河歐史作沙河

與日編道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著寇出并州來攻昭州入

軍前報昭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而逃足為賊所擒唐

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于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昭

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開錄八月二

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昭州刺史朱

李進通襲昭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約

奏到今從 進攻洛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

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宣州將康儒食盡自

清溪遁歸 清溪漢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雒山文明元年

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于黃

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營李嗣昭棄城走 棄昭州

從周設伏于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考與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

王邵即楊師悅將賊汴州復為汴有唐末見開錄九月二日嗣昭

兵士失利卻回汴州刺史王邵即楊師悅將賊汴州復為汴有唐末見開錄九月二日嗣昭

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觀節中軍涉洛而秦晉人懼而背道

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洛州嗣昭棄城歸葛從

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棄洛州敗于青山 崔

口今從唐末見開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崔

盾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

求引去時藩鎮皆為彥臣所據惟嗣昭王知柔在廣州 知柔鎮廣

六十卷 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

南節度使成河以禮朗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 肅宗至德二載置

朗郭復襲成忠萬歸十州其後雷滿分隸 肅宗至德二載置

不一自雷滿據清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 肅宗至德二載置

許洵頗怨望及彥若過荆南洵置酒從容以為言彥若曰令公位

尊方面自比桓文 成內進中書令 故稱之為令公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

洵甚慙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

以刑部尚書裴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贇坦之弟子也 裴坦見

十一卷 裴宗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 自洛州移 下臨城踰

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

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

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 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

困於侵暴 李克用自得河 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

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

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

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 元達

紹鼎紹懿景崇 時推忠孝人入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

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客將主賈

賈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綰二十萬犒

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勦敵

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

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 幽劉仁奉滄劉使河北諸鎮

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
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

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

湖南之地在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 武德四年分
五嶺之北 始安置臨源

大歷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開元改全 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

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

義士政又遣指暉使王建武屯秦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秦城在
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

始皇發城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離離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

臺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為道不可方軌秦取百

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 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

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纒五十里

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

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

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

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

桂州數日士政出降 乾甯二年劉士政襲
桂宜嚴柳象五州之地

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漢 桂宜嚴柳象五州之地

于魏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 皆降于湖南 桂管考異曰

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嚴

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魯衡湖湘馬

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官辰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

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恭禔極其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

年升桂管經略使馬殷江節度使而木紀乾甯二年安州防禦使

盧景昇桂州節度使周元靜都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

制歸又以上改為元靜都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使書

記林崇禎撰武成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甯

潭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主處存表以
定州無縣深澤二縣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

兵數萬拒之 唐中世以來方
鎮多置後院兵 處直請以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

孔目官梁汶日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 事見二百五十六
卷德宗光啟元年 于時我

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于昔奈何

示怯欲依城自固平部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 沙河在新城
北望都縣南 易定

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

推處直為副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

日本道事朝廷甚忠于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

東對曰昔兄與晉王同時立功 謂王處直與李克封
用同平黃巢立功 爾密邇且婚

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于梁汶

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給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

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

水之上 易水在易州
軍昔燕太子丹送荆軻于易水之上即此地 全忠遣張存

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

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

河陽河陽既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城外
別立

城垣以屏蔽 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 河南府佑國軍東北
至河陽八十五里

殿于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邠州人也 初崔胤與帝密謀誅宦

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

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

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阻兩道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五十一 思補錄

樞密使王彥範辭齊僊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
專聽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

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控制諸藩誰能害

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且

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

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

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

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

庭作盾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

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先伏甲士千人于門外即宣化與宣

武進奏官程嚴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

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

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

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

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頤養也言于少上曰

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

敬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

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上稍遲回程屢率諸道

進奏官牽上衣以下殿宦官遂扶上與后同登嬪御侍從者纔十

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繩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吾言

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

師虔將兵關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

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

裘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

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時定者傳唐年

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

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惟前所待者昭宗耳季述謀廢

立安昇即從之補錄紀年錄皆言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

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辛卯矯詔

令太子嗣位更名緝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

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

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倚上弟也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

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盡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

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

史局曰魏書開局曰秘書閣郎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

軍天監俄改曰通鑑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昭宗光化三年

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舊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

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

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考異曰舊傳對季述畏朱全忠之

務守本官而已稍復致書于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

悉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宰相表此際皆無胤胤相事全忠

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左僕射致仕張洎在長水乾符三年上復欲

言而止洎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

二年分盧氏東境單谷以西沙渠谷以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

名南陝縣隋元年改為長水以縣東格水長瀾為名唐以見張全

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棟李愚客華州

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

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格播遷號泣泰迎累歲供饋甫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謂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決之閒二豎之首傳于天下

謂一日二日至十日計無便于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恩堅二豎謂對季述王仲先

解而去時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九

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謂事時崔胤亦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反正振既還又遣親吏蔣元暉如京師與胤謀之又召程嚴赴大梁考異曰程居正五月太祖遣嚴入於長安即吏程嚴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嚴乃先啟曰主上驟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中告嚴希貞曰百城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臣天子幸熱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嚴率諸道邸吏率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嚴軍權範言其事振曰蓋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制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韓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攝道錄上雖聞其事未知其詳也

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遠大梁欲謀反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回益詳其宜也韓範刺元暉以崔胤密圖大義韓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其養子希度來言為以唐之神器輪于帝時帝方在河朔胤之遺孀于并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

同因言于帝云帝悟因請復使于長安與時宰謀反正以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書立與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反正乎今從編遺錄註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翥鄧綽等錫嘉修撰大禮等錄事多漏略故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唐書等皆云洛陽洛陽居位將及五旬歲表不錄及李振傳皆云洛陽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唐書等皆云洛陽來朝野驚虞元早時多虹霓背嶺崔胤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徵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味全忠封崔胤崔胤書併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立別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御為關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于此胤惟云無此事道乃與言營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月談語撓尊聽卻聖封示左軍對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損損害然遠託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果不能自謀卻示崔胤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于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此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歸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援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能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亂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十

前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 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鈞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戡與之游判官度支也德昭每酒酣必泣戡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閒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戡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清遠

神策五十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光化四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係德昭擒斬

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

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

長樂門樓新書儀衛志太極宮殿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爲東西

會之仗門內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上芳詔

各有執門隊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上芳詔

實已爲亂挺所斃薛齊偃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

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

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

平章事領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

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師併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于都市由是全忠益重李振庚寅以

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甯遠節度

使賜姓名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

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考異曰舊

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爵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

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實錄癸巳封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勳力功

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

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免苑名邦雖陽與曠光前簡冊

大政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今年已封封梁王全忠

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三年制前官已

綱梁王蓋誤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

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

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父公事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

宰相奏事已畢禮 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燕皆劉季述之

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召之也加茂貞守尙

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展上言禍亂

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展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

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

已欲剪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

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

爲便上乃謂胤曰將士意不欲馮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胤

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宏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

軍也爲韓全誨劫上 幸鳳翔張本 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

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

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

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可去

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

兩危不謂則家國兩安胤不從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

同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則安下鳳翔劫駕逃去未

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細細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宦徒入

崔胤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胤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

傳韓全誨等知崔胤心除已乃已因譏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

李繼昭繼之胤亦留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與敬思領之蓋

取曹補紀月按韓偓金鑾密記留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

度與崔胤力爭胤曰其實不謂兵是兵不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

來又胤云且喜較兵只遣三千人據此則足胤召茂貞入朝仍留

其兵也又舊紀梁寶錄編遺錄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

言全忠嘗遣兵宿衛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後漢各遣兵數千人

宦官所誅不則先通去今唐無此事蓋崔胤柔得于傳聞又黨于

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爲己功必能與己同心營疾宦官以利誘之

遂復與官馬一耳今從金鑿記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猶材特大原以騎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

為我以一繩縛之補遺欲取河中先襲取晉絳以扼河庚子遣張

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舍山路以襲晉絳舍山在絳州東

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

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紹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

東接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

閒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

報曰今賊兵塞晉絳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耶舉族

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

室今朱公不願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

岐俱不自保同華林建州李茂貞子繼徽岐茂貞所鎮也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

然矣公宜亟帥師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

於公西偏投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

親諭守城者皆不應身將到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

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

壬戌珂植白幟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

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舅事之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

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

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城志虞鄉在河先哭於重榮之墓陳辭

致祭悲不自勝河中人聞之皆悅珂欲而縛秦羊出迎全忠遽使

止之曰太師何勇之恩何時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此使僕

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歎歎聯轡入城全忠

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德宗廣明年王

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年而重榮弟河中傳兄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

華州全忠聞其妻張夫人疾急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欲與全忠

和使掌書記李襲吉為書遺使以重幣請脩好於全忠全忠使人

讀其書至於壽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歎曰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七十八 十三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七十八 十三

與臣通和其飛特臣且與同齊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
于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鄆州頃遲赴太原進討其李克
用與臣書一封遂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其年三月二日表
到鄆前奉襄宗三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九月也編錄錄天
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厚幣而來釋其亦差軍將
持節以爲報又曰辛巳上欲北回軍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
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詔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
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熾難以兵復陽心以爲其謀乃遣
牙張特持幣馬書徵以諭之請復舊好宋溫令徵州修報詞旨疎
拙人士唯之許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牙將
張特來聘亦遣使報命李漢吉壽天復中武皇欲修好於梁
命漢吉以遺梁書辭與見開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
忠答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是河府抽軍赴
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齊進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
月下旬今從 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
雅見二百四十四 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贈諡故陸王倚曰
恭哀太子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十一

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
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 武宗之討劉
勗新路建于磁州武 葛從周以克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
安肅故謂之新口 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 沈括曰北
平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爲界飛狐
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自石門子令水
鋪入解形梅回兩寨之關至代州今大茂關中多唐人古碑殿前
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
萬開罪幽陵回師自 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隱晉絳兵入自陰地叔
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 昂車即昂車關 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
降河東都將蓋璋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李
存璋華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
番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夏四月

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于洞淵驛 洞淵驛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
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陘并入己未拔
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天
復免光化以來畿內道真雪王涯等十七家 王涯等傳見二百
九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資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
復可歸至是崔胤草救欲抑宦官聽訖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醕錢
兩軍先所造麴越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考異曰編錄錄
入道州府置館驛引道官店驛酒代百姓辦餉酒錢并充資助軍
用如有人私儲酒及酒私權者罪止一身不得沒人家產蓋權醕
贖度支 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麥馬步使王宗
裕爲留後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
用登城備禦不堪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十一

李嗣昭李嗣源擊暗門夜出攻林墨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
洞淵時汴軍既眾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
叔琮等自石會關歸 考異曰編錄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
勗專人之太原許通歡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或馬既多野
不足于弱牧尋令氏叔琮退戈後唐太祖紀五月叔琮及四面
賊軍皆退許史梁紀進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主也
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
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
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
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擊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
丁會代守潞州 爲丁會歸李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
吏民請已爲帥癸卯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爲全忠所有
使全忠以難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東不慮越此三鎮而

領河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巳西川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以制蜀廷下以制李克用也

侍中拜衣錦營為衣錦城改石鏡山為衣錦山大官山為功臣山

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時所嘗戲大樹曰衣

錦將軍 崔胤之罷兩軍賣麵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

表乞入朝論奏也故爭賣麵之利 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帥

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宋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宋全忠如河中

日韓活正五代史梁紀庚申 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

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

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

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

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

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

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且謂諫劉季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

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

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出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

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

所以怵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

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

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

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馬騰養

於宦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

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七 思補

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治

而棼左傳棼棼仲之言也 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

此權則無事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克

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

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

度使考與日附居正五代史官傳自河陽以疾致政於洛陽梁祖

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命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

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

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至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

事在前言之 孟選為河陽節度使從宋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

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昌州乾元中劉潼普資等

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祖遣普慈都後周置普州合州漢江地宋置

東岩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

州東至合州 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

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官人掌內諸

司事時宦官分領 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

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

中陰令觀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知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禁

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

軍對上誼諫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宋全忠李

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誦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胤知謀泄事急遣宋全忠督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

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

成罪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六 思補

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許人寇關華官者知崔
出聚而呼噪以冬衣被軍人又上前被許天子御軍情能崔
府知政事崔府怒急召朱溫請以兵歸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
河中潛作急詔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語發河
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府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九域志晉州安岳縣有龍臺鎮八

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晏不樂吾返正正且易服藥小馬出啟

夏門有諸敬皇門京城南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

之辰不知也一旦忽聞官人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

有之陛下實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

讓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

李繼昭李繼諱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可從他日上問

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

繼筠也唐紀七十八九

繼誨彥弼語漸偏逼令人難耐令孤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

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

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寬宥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

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

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

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或告揚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

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領全武等列入

寨以拒之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

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

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謂韓偓曰

彥弼驍勇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

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且立功之時

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

敢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

嗜利為敕使以厚利權之言韓全誨等以利陷韓胤輩令其

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敢使衛兵相與為一將

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

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許居正五代史

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專委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

胤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崔胤背以重

賂甘言誘胤臣以為城社時因進聚則相向流涕時崔胤掌三司

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胤知政事崔

胤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李神福與顧全

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抗倖使出入臥內神福謂將曰抗兵尚爾

我師且當夜還抗倖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尋遣賊兵先行神福

為殿使行營都尉李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全武素輕神

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

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

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兩浙將素烈帥眾三千降之韓全誨聞朱全忠

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

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

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行

東行謂朱全忠也悽愴悽愴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

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

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進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關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 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 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 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筠不與之同退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筠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纜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踞闌干觀也 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誓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鄆縣 志鄆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資通鑑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十馬十二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幸臣裴諡翰林學士令孤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護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坊抄街西諸坊資貨女士至甚及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 朱全忠遣司牧長安士庶皆走避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 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

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趨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 宋白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于郭下置鴻西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為臨潼九域志臨潼開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浚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 韓建許州長社人也 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 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犖陳人武節度使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度使之奏從忠武軍治陳州以兵援送之 考異曰編通鑑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歸乃請忠充忠武節度使使梁太祖賈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未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宜武牙推其歸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

資治通鑑補遺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思補遺

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臺全忠所開城門屠之不置唯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于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善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報稱疾其文筆屬全忠書之辭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遷至武功補紀又云昭宗不知推所為行約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 以前此類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 以前

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瑒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 考異曰編通鑑于時長安無人土窮延無敢言帝在岐下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游居正五代史梁紀己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率百官班迎編通鑑錄請

資治通鑑補遺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思補遺

王浦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 赤水皆誤也... 全忠復書曰... 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事車駕雷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泉驛... 能保衛... 初令權知匡國... 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 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 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 貞擊破之... 丁卯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 資治通鑑補

授盧光啟自權...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 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 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 子避災非臣下無禮... 今來問罪迎扈還官岐王... 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 異日全忠記曰十七日早... 有表迎駕... 十四日...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 使皆誤... 資治通鑑補

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 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 李嗣昭將兵五千騎自沁州... 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 三原一百一十二月癸未... 遣朱友涇攻整屋不下... 以裴贇充大明宮留守... 馬劉隱權留後... 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 資治通鑑補

祖父... 盧在馬... 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 之入關也... 誨遣中使二十餘人... 中使收其詔救送全忠... 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 勅茂貞堅守許之... 宗濬等為寇... 諸州... 天火燒其城... 掃地祭天再拜祝曰... 資治通鑑補

而火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少時嘗獵醉遇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
悔之嘗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武貞節度使
雷滿薨子彥威自稱雷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九 起二年盡三年正 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 將復通 鳳翔也

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符堅於嶽北置三原護軍以其

地南有鄠原西有孟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後魏太平真君

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嶽音嶽薛音泉朱全忠兼有河中慈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

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

寅朔還軍河中 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通錄二月戊寅上以久

馮入於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

復至武功縣駐馬貢章辭迴中赴蒲版今從唐年補錄舊紀李

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南將兵會晉

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貞復取之嗣昭

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 蒲南古縣唐屬隰州九城志

在州東南九十五里秦漢流

阪故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

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壽縣隋開皇十八

年改為隰州後魏孝武帝子肅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

元年于府縣道蒲子縣取古蒲子為叔琮夜帥眾斷嗣昭歸路而

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 簡陵在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宗陵

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光啟二年升鳳凰
度使時宗偉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鳳義軍增節利州
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從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
以鎮兵皆王建而終不能 三月庚戌雲睡 上與李茂貞及宰

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
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
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
進故事謂貽範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乘須杖之二十願謂韓僅

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
上頤 戊午氏叔琮朱友誦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
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怙懼德威出戰而敗密
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誦長驅乘之河

東軍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驍重委棄略盡朱全忠令叔琮友

誦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季存信以觀兵逆之至

清源清源縣在晉 過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

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祠在晉陽 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

眾依西山得還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

甚急每行圍夜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

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

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奪旗賊多驚擾太
祖實錄三月癸丑虜眾悉出友誦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
地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誦至
太原營西北圍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用止之
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勳日夜接賊營友誦乃燒營
而逃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 王勿為此
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僻守

此孤城彼築壘窮蹙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附斃耳
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
入以問劉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北

川牧羊兒耳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 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轉
去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二百 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遼
艱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二百五十三 今屢敗之
兵散亡無幾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

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漫安克用弟克甯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
塗復還晉陽晉陽北至忻州 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
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誦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

功之閒興平縣在長安西武 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

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

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馬旗於高岡

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

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杏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

上曰杏曰不貲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

以扞禦利害之閒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

倉儲兵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甯有盜臣苛政有
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
之藜藿火劫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嬰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
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計農夫藏于困庾今百姓之于外而賦斂
無已昔梁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于我君是君
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車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 又曰變法
不若驚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

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都不能守定州城蔡州兵非不多謂秦宗

溫所 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伏願大王

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

選文吏鑒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

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

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名高五霸

道冠入元至于率閭閻定閒架增勳業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

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勳以

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務藏空虛諸軍賣馬以

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

與同休此平侯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且存勳幼警敏有勇略克

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勳進言曰物不極則不

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

今又攻逼乘輿親觀神器此其極也殆將獎矣吾家世襲忠貞勢

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

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

氏生存勳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

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

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

朱全忠以朱瑄為平盧節度使馮去鐸為武甯節度使朱延壽為

奉國節度使平盧軍青州武甯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瑄等皆通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

平章事淮南宣徽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選補然

後表聞張洸之子也賜姓李考異曰唐補記昭宗自鳳翔遣金

考異曰唐補記昭宗自鳳翔遣金 考異曰唐補記昭宗自鳳翔遣金

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允親執板為全

忠歌以竹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元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

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巳偓上

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凋

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啟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

啟罷為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素裝顧全武

考異曰金鑑記五月三日賊馬步軍敗退火傷中不少 考異曰金鑑記五月三日賊馬步軍敗退火傷中不少

兩語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鄭翰

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

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

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

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廢苦枕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

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

忠軍於號縣九城志號縣在鳳翔府南二十五里朱全忠號縣

記注謂號縣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號縣城是也又

案地理志云號縣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號縣城是也又

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于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

邑為號縣 武甯節度使馮宏鐸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顯揚行密

常不自安然自恃使船之疆不事兩道甯國節度使田頔欲圖

之募宏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

此無之頔曰第為之吾止須一月耳宏鐸將馮暉顏建說宏鐸先

擊頔宏鐸從之帥眾南上聲言攻洪州鍾傳據實襲宣州也揚行

密使人止之不從揚行密時為南面諸道都辛巳頔帥舟師逆擊

於蜀山大破之張齊民據行錄蜀山在大信甲申李茂貞大

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號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

戌全忠遣其將孔勣出散關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

朱全忠自號號遣孔勣進攻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

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軍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

也遂為五寨環之考吳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號縣辛未文

通洞兵傑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鬪始

長暨午寇大敗賊止馮餘人命諸軍從塞通其壘自是賊大懼出

師靡不喪六月乙亥上以監屋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

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勣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

亥勣無事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

馮宏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德宗天啟元年張維據上元維死法

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眾猶盛胡為自棄

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宏鐸

左右皆慟哭聽命宏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

常服不持兵升宏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者宏鐸淮南節度副使

館給甚厚初宏鐸遣牙將丹徒向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

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敢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願

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

爾事楊更如事馮公無憂矣為田頔宋延壽之亂向公行密以李

神福為昇州刺史 揚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七

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

行葭葦壅塞黃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軍請用小艇庶幾易通

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

奇溫始與議軍事為徐溫稱揚氏三世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

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勣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鬪者至秦州州

人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城志隴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北至隴

五十一里孔勣自鳳州西取成州白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

秦州三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

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平從安武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為

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

禦使薛平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在

重關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

家所課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中尉樞

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僦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時韓全海等使二中使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嘩韓侍郎不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養生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乃止劉延美赴非死 係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九

李茂貞朱全忠遺其將康懷貞孔勳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初孫儒死見二百五十九 卷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陵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城補註錢鏐衣錦城見二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 治衣錦城 城溝洫 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鑿請將綰謀殺鏐于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迎候兵者錢鏐遣領兵迎候進逼牙城鏐子傅珙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綰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暉綰退屯龍興寺鏐遣及龍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南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

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馮鼓而寐鏐親斬之城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九城志新城在里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棧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 九城志湖州南至杭州一州城西十二里有多慶寺 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 事見二百五十九里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以人以為險言為驗德州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不若內向之言為驗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秦天壽林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西之西門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九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王宗播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六卷乾寧二年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三年分利州之福谷道金牛縣漢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徵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負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食乃命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諸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城志縣在府內四十五里又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耳鏐不出王建自砥其劍屢潰鏐出宗播又攻馬盤寨鏐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濬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 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濬入屯漢中而敗王建遂并南山西道

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宏不時
 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宏終日縱酒俳優亦加戲謔萬宏不勝憂
 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濬有勇略
 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
 濬姓名應之宗濬本姓非名洪更姓名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
 以飛語建召宗濬至成都詰責之宗濬曰三蜀略平東西川及漢
 大王聽說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
 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
 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建大
 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
 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
 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
 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為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
 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
 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迎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
 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
 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
 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
 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處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
 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相踏殺傷殆
 盡景亦戰死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不復
 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季昌破石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一 昭宗天復二年

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季昌置驛皆為其富人李讓家奴世
 日朱友恭十國統年以為友恭本壽州人李讓威通靈戊申
 從之今案歐史據許史十國紀年與王恩天下大定詳同
 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有辛亥李茂貞
 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蜀糧王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
 鈴架以絕內外蚰蜒也多延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迹穿粟
 而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擊吠使中知所警癸亥以李茂
 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武定昭武時已或勸錢
 鏐度江東係越州以避徐許之難徐許徐結杜建徽按劍叱之曰
 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結等據越州遣大將
 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
 曰聞館等謀召田頰田頰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
 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
 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
 傳瓌微服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
 安仁義愛傳瓌清麗將以十漢易之全武夜半賂闖者逃去館等
 果召田頰頰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
 空府廡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
 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願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
 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
 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顧全武至廣陵說
 楊行密曰使田頰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顧遠錢王請以子傳瓌為
 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瓌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考異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一 昭宗天復二年

年注李吳劉書張格傳云弟休仕書為御史使揚州開長水二
 清改李名為李藏九國志云李藏木左僕射張浴之少子名滿起
 家按書即遷右拾遺潘為朱全忠所害捕自長水奔鳳州昭宗賜
 其姓名承使欲徵兵復離行密與朱全忠書云潘張連子諫省傳
 衛命于敵潘授秋金賜賜潘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潘傳皆云
 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潘于長水然則潘來使時潘猶未死述
 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潘平實錄是月始以備為江淮宣諭使以
 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謀也據行密書則潘父在時已賜姓
 李官諡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 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
 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元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元宗詔天
 立紫極宮以 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王
 奉元元皇帝 有興州朱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劉璋武興後魏為武興
 鎮後改為東益州隋改州為興州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
 名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國步兵奔於汴軍已卯李彥
 翰繼之 存疑據五代史溫籍傳籍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
 將官姓李名彥籍茂貞以華原為州以籍為刺史梁太
 祖圍茂貞子鳳翔籍以權州梁已而復歸籍茂貞又以美原為
 州州置義勝軍以籍為節度使末帝時籍復叛茂貞降梁梁改籍
 州為崇州州為裕州茂勝軍為勝軍即以籍為節度使復其
 姓溫更名曰昭圖按全忠圍李茂貞於鳳翔當在此時而通鑑于
 梁乾化元年始書茂王原華原賊帥溫籍為假子以為義勝節度
 使籍與州梁又在末帝貞明元年與傳籍未知名孰是或此
 別一李彥籍非即溫籍然既為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素表
 假子又不應同名也當更考 陸佃雜錄曰熊
 入城 司馬鄴實錄什司馬鄴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熊一名熊白熊
 山居冬熟當心有白脂 自是獻食物稍昂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
 貞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
 城樵采者皆不鈔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
 子司業薛昌祚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
 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絕
 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
 用散遣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三 四庫全書

衛 十一月癸卯朔係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
 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誦學士
 院二軍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
 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
 兵乘虛襲鳳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鳳
 州城下 鳳州志坊州北至 鳳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
 人格鬪至午鳳人始敗 格鬪者短兵接鬪而兩相當以力角力考
 兵鬪鳳州以李周維之兵已亥其帥攻陷鳳州韓偓奔鳳州
 李暉韓偓知鳳州事不數日周維乃遣韓偓投分通好然後上
 神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鳳州李暉韓偓州兵萬餘人也
 於老時視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襲取之壬子勅等破中郡都
 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黑克之被癸卯聖己 搗雷
 亥近六十日鳳州相守豈得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 搗雷
 守李繼瑛劫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棧堵無糧命李暉權知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三 四庫全書
 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
 詭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
 城中食盡斗米直錢七千人相食至父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
 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因已為
 人所吊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諸侍亦竭以犬
 彘供御膳上於宮中設小磨遺官人屑豆麥以食之又置御衣及
 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栢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
 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雜城外草以困城中 甲
 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怨尤蘇檢數為韓
 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
 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三 四庫全書

欲以此相汚邪 田頴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于朱全忠更名周彝于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楊行密使人召田頴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頴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遺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實兒虎口傳瓘曰紆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四

下頴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軍蓋亦孫儒散卒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温州將丁章遂刺史朱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時據福州章據温州田頴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為錢鏐屬陳璋妻本按田頴時鎮宣州九城志宣州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温州其路徑由今自溫州取道衢州者益睦州兩浙通屬其守不與田頴通頴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溫州更無它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通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者以約約約是隴而璋璋乃其部曲 丁酉上召李茂貞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安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乘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 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

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遁韓全誨於左銀葉門長安大明宮城門示若在長安宮中也諷罵曰國境塗炭關城餒死正為軍容並數人耳全誨叩頭訴于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于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甯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于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州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考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雷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張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四

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率弟進忠自稱刺史 隴右秋稼大熟將刈之閒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鼠穴掘而求之所獲甚多于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濟活甚眾 癸天復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晦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誓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彗兵但自衛平會張濬白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中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

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以小車入汴徐克耶齊沂河南孟滑河
中陝號華等州諸州皆全忠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道諸州者多

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秦宓節度使葛從周悉將
其兵屯邗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

城誦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竄入比明

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軍城秦宓軍牙城也以此觀之軍人與市

丙午青州牙將劉鄩全忠之克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

稱發于邗州鄩將劉鄩同師鄩將張厚輩去甲計至華州為

師範將劉鄩鄩將劉鄩同師鄩將張厚輩去甲計至華州為

華人所詰因竊發其邪殺華州指揮使張厚而後去新紀丙午

鄩我克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

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誨告急鄩正月四日鄩克州與紀年

錄等同乘大祖實錄多誤恐難據今從諸書移置丙午唐紀年

紀云天復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

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

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

西城崔允在華州帥眾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崔允帥百官遷於華州致不能克居厚

走至商州追獲之九城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全忠之西也雷節度判官裴

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陰誦虛實迪問以東方事走

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

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誨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誨召葛從周

於邗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誨并將之朱友誨

朱全忠後友誨王師範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宏樞密使

衰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

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九

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宣徽南

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慶朗為下院

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諤李彥勳及

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

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異曰舊紀丁巳將元

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鑾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

唐大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繼諤等全

誨張彥宏樞密使友誨帥眾容等二十二入皆斬首囊盛押領

出城以示朱全忠金鑿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

全忠部唐補記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八人其全誨等伏誅

日今從金鑿記實錄新紀按金鑿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

錄載六日所誅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

鑿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

人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入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入首

級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

金鑿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與 曰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九

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開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

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

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謝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

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

茂貞疑崔允致全忠欲必取鳳翔自上急召允令帥百官赴行在

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允竟稱疾不至

茂貞懼自致書於允辭甚卑遂全忠亦以書召允且戲之曰吾未

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允始來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

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

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

親吏蔣元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

蘇檢女為景王秘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

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王戊平原公主嫁宋侃同姓侃本姓 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

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

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唐

正衙有視勳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按平安去三仗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昭宗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

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大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
以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千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
允全忠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于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已
朔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嚴內及誅道
遺錄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錄金鑑
記唐年補錄詳居正五代史梁紀唐補紀續實錄云已已朔日或云二
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允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錄云已已朔日或云二
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其 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
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雷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宦官品
者衣 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
人性謹樸也上慰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
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以崔
允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

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閒復

有性識儼利儼音喧又 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

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應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矧知物情慮

慮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

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于是黜陟刑賞之政

潛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

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

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

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如乘虎狼而挾

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

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驟舊章是崇是長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三

三二九

宋鄭曰太宗昭內侍者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庭內掃除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紫者尚少元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隨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人其稱旨晚節令者雖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悻終代宗踐祚仍遵履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壘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容衣也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填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邱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

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

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寶文場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宏志之變寶歷押暉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海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首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化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音音荒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諂詐之謀窮累世膠

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閤門屠滅天子陽痞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穢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污宮闈兩幸梁益皆令攷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沙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崔九字昌遐通鑑稱其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糲王侯蹙路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劫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

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始凝也則致其道至堅冰也文

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禍致亂實官鬻獄沮敗師徒毒害蒸民不可備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所以謹閹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亟而出披其法及其女國披見公使讒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宦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涇濱汝為惠公求殺予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卻鄭眾之解賞呂彊之直諫曾日昇之救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眾之解賞呂彊之直諫曾日昇之救惠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

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願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非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厥否否音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杜預曰獮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初文宗朝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官嫉之貶柳州司戶參軍及是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對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者陛下幽東內幸西土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

萌逆節可消甯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衛有

望於陛下上感悟乃贈蕡右諫議大夫官其子孫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

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瑄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

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勳之將兵擊杜洪

洪將駱殷成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於縣縣廢改新

四百五里今壽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城志在鄂州東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四

朱洙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十起天復三年二月並天祐元年開四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以不出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

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禮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

王建所匿得全補註清海軍在嶺南程匡柔或于時遵美性忠謹

初為樞密使見其類之肆橫因歎曰北司供奉官本以勝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且樞密使無聽事惟設屋舍三楹以藏書而已今堂

狀帖黃決事此乃楊復恭侵奪宰相之權也遂致仕上幸鳳翔復

為扈綱及上還宮即遜去隱於蜀青城山年八十餘以壽終 甲

戊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贄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

道詔書獨鳳翔無之辰日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

詔書示人不廣崔允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

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竝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

偃曰崔允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

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

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啟竝

賜自盡蘇檢盧光啟皆鳳翔所命相崔胤惡其黨誅韓全誨李茂

貞故表之考與日實錄檢光啟並賜自盡一說檢長流環

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平鳳翔命盧光啟監臨為相又命蘇益
平章事及重駕還宮允積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謫之左遷陸辰
折王傳王溥太子賓客蘇益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應是收王
駕前幸出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益
光啟舊允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啟監臨蘇益等作相及還
京允皆貶斥之新光啟傳云檢長流瓊州光啟賜死與寶運錄注
同檢流瓊州不見本出何書 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

司皆崔允所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曰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賜其僚佐故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誦等號迎鑾果毅
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
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允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漢王長允

承全忠密旨利祚幼固請之上問韓偓曰它日累五兒否偓曰
陛下在東內時謂為劉李述等幽天陰掌掌音蒙又音夢王聞烏
警流涕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不上曰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三

然是兒天生忠孝迥與人異意遂決己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
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允為司徒兼侍中允
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
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
府卿朱友誦領甯遠節度使甯遠軍容州時為龐巨昭所據五
忠表持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接送之秦州不得至
而還岐兵塞道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
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
贊自代上欲從之崔允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
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
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別執其手流涕曰吾左

右無人矣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臣得遠貶及死乃幸
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

主茂貞不敢違歸之 壬辰以朱友誦為鎮國節度使考異曰
辰以興德府復為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誦為節度使兼攝道州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與德之名並宜停罷居正
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為感化軍梁功臣傳
天祐三年友誦知鎮國軍署後今從實錄 乙未全忠奏留步
騎萬人於故兩軍時神策兩軍已散而營署尚存以朱友誦為左軍宿衛都指揮
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元暉充街使於

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
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示寵異上賜全
忠詩全忠亦和進上又賜楊柳枝辭五首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
調歌柘枝菩薩蠻入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
皆是七言四韻相傳以為出于開元梁國樂童故張祜有折楊柳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三
辭云英折宮前楊柳 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允獨送至霸橋以唐
按元宗會向笛中吹 自置餞席夜二鼓允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
長樂驛東三十里 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以清海節度使裴樞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允之橫克用曰允
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
伴則讐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
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河東進奏吏以白克用
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於淄青畏吾倚其後耳有事淄青謂 是月
雨土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全忠
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 朱友誦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
軍友誦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誦進攻青州

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

望城中積穀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

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泉乘輕舟至滸口滸口在武口

夏舉火炬于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

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 知溫州事丁章為木工李彥所殺丁章

州見上卷二年未有朝 其將張惠據溫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

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

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貞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楊行密遣

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

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

殷從之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滸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

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

萬沿江東下先是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羽載

署舟舍也言其舟長開和州皆載其上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齊山言

截海言其長也齊山言至是乘之以行掌書記李珣諫曰今每艦載甲

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

皆吾儕也武陵謂雷彥威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

巴陵九域志巴陵東北至大軍與之對岸壁壘勿戰不過一月吳

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珣燈之五世孫也李愬天寶之末

難逃後歸中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

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

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嘗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

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其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于星宿山官馬入

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

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閒遂及茲數 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

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

討之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係樂安敬暉舉眾棄城

而去先是振武將契苾讓逐成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

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吐谷渾自赫連

薛難敗死其部皆終 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

未可心服故屢叛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人雷彥威

遣其將歐陽恩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荆江口大江自蜀東流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荆江口即洞庭之水 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

去汭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

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王子神福遣

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

陵故曰君山 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宗

文德元年成汭與雷彥威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彥恭

陷江陵今從編通錄彥威及壽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

至鄂州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

今不取北夢言言天 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許德

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

遂舉族遷於長沙唐宗光啟二年鄧進忠岳州傳弟進忠至是

旅還遂入岳州刺史鄧進忠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

州刺史鄧進忠帥其眾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岳州兵解地刑

南遷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
故事言開平中收荆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
云乃克桂林乃襲荆南使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
忠討袁州趙匡胤九月克袁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然則七月
計德勳何由降地荆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德三年成河敗死德勳
及師厚則袁州後遷取岳州與何致雍神策略同故以行年記為
據馬殷以德勳為岳州刺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

忍有父風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開殆至無人 李茂貞畏朱

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為尚書令官在全忠之上累表乞

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初崔允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

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允懼與全

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

禦之備六軍十二衛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

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軍步兵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唐紀八十四 六

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可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

之允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至忠陰使

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而允不之知與元規等繕治甲兵日夜

不息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為武甯節度使 朱友甯攻

博昌博昌漢唐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

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管下有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甯驅民

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

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

朱友甯討之三月己酉朱溫至汴州大舉軍圍之眾十餘萬

師純朱友甯揚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眾死者大半俄而

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城中日而城無少長皆屠之

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青州則將或北海度膠水寇登萊等

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宋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

海馬鎮選五月辛亥初離歷下向豐齊驛甲寅上到汝陽乙卯

秦王師鎮選狀已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

少尉木時常炎等初勸親從騎兵皆歸青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

將劉捍謀曰捍請歸北軍請傳諭上意發將士令僕力速攻必可

克也今請上御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乃西歸

汝陽丙寅進管至汝陽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

今從朱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 抵青州

友甯傳 進拔臨淄 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

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

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父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

全忠所以淮海都游奕使張訓為刺史揚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

用也 以淮海都游奕使張訓為刺史源東管於海運而延表數

千里故區都游奕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

甯於石樓為兩柵據舊傳石樓近臨淄 丙子夜友甯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

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校兵不動友甯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

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甯奔自峻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唐紀八十四 七

馳騎赴敵馬什青州將張士良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

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 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

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胸臨胸

唐屬青州九域志曰 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

在州東南四十里 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召諸

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

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是

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輔唐漢安郡

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

里詳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開平二年改為安邱唐同光元

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為 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

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

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遺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俟望敵之遠近眾寡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 丁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為節度使王建之 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名九城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九

歸大梁 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言于王建請出兵取荆南建從之以宗本為開道都指揮使將兵峽二初

宵國節度使田頽破馮宏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為巡屬

唐宣宣欽池觀察使二州本宜

州巡屬故田頽因有功而求之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

求賂於頽頽怒曰吏知吾將下獄耶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

復入此矣時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而頽兵強財富好攻取

行密每抑止之頽不從及解釋錢鏐頽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

言於行密曰頽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

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

之權儒為廬州刺史頽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

日矣頽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奪王官命頽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于境上王知其詐安仁義新舊相親鏐太祖紀皆無制書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為招討使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即揚州東塘淮南之戰使事今不取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對岸即潤州界故仁義得之頽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向公廼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勅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頽已丑安仁義襲常州九城志潤州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九

壽怨怒陰與田頽通謀曹放美曰德盛不狎侮君子所以盡朱延壽幾至於亡國其心狎侮小人所以盡其力揚行密狎侮善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頽遣前進士池州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

揚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轄重子臨朐九城志臨朐在又二百六十

里至密州 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

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

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

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朔日東萊郡遺州兵泊土圍五千八將

援青黑我師遂散無一二存焉即時往寨逼其圍閉唐實錄

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師厚遣告捷于臨朐比及青州

四面築城賊黨漸散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

欲入青邱助其守寨師厚火兵邀之殺獲將盡下又有丁亥上

下又別有十一月癸亥上十一月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甲申也

月師範請降延壽二十字二十一日即戊午也今從梁實錄。開

首因又音烟閣音 初楊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
 蛇又音都城門也 六英雄皆身經百戰獨徐溫未有戰功及朱延壽謀頗泄行密欲
 誅之而未得其策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以誘之
 行密乃詐為膏肓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
 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
 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
 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溫出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
 人溫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
 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
 分僮僕授兵圍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燦焚府舍曰妾
 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
 衆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八十一 十一

狀管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雷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
 之 田頴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天復二年田頴克昇州
 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頴乘虛襲 行密以李神福為昇
 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頴乘虛襲 神福自鄂州東下頴遣
 之九城志宜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 使謂之曰公見幾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
 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頴有老母不顧而反三
 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頴遣其將王壇
 汪建將水軍逆戰 光化二年田頴將康
 備取鄂州土壇歸之 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
 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
 輩我輩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汭流而上壇建追
 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
 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

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眾戊申又戰於皖口 舒州懷甯縣有皖口
 鎮書皖水入江之口
 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縮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
 高渭頴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
 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
 置使臺濂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
 濂擊頴 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 全忠誠朱
 瑄已得棣
 州邵播又以此州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 戊午王
 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于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
 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
 師魯為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
 天子西去欲迎軍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 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
 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八十一 十一
 一月師範降 舊紀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
 人奉款撤至軍前請舉族歸降師範校萊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
 皆云九月戊 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兩後
 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
 其罪亦遣使語鄩 田頴聞濂將至自將步騎逆戰謂其將郭
 行儉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 蕪湖漢古縣晉氏南
 嶺立郡縣于蕪湖江左遂為蕪湖縣廢蕪湖入當塗至唐蕪湖
 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
 平州九城志在太平 以拒李神福頴者言濂營寨編小纜容二千
 人頴易之不召外兵濂入頴境番陳而進 番陳者分兵為數部更
 番列陣整兵而後進以
 備倉猝 軍中笑其怯濂曰頴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
 頴遇於廣德 九城志廣德西至宣州一百八十里宋
 濂先以揚行
 密書徧賜頴將皆下馬拜受濂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頴兵大敗又

戰於黃池兵交濛僞走穎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穎急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崇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成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頌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初蕪州刺史侯矩從成納救鄂州死矩奔還會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蕪忠萬施四州蕪忠萬荆南巡屬施黔中巡屬王建復以

矩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魏唐峽在夔州東五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險要乃棄歸

峽屯軍夔州荆南自此止領建以宗本為武泰節度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史言王建全據夔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

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于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四 唐紀八十一 十一

汝可察之從周獻欲而退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

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諭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

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十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

心益固及王師節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節使者至

丁丑始出降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鄩自兗州來降後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鄩降鄩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節告降且言先差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命新紀十一月丁丑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校書克相不遠師節之降亦以書鄩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師節使者始至兗

州鄩十月丁丑日從周為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

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寬

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朱全忠駕于鳳翔諸將皆賜迎饗果毅功臣鄂一且以降將居其上諸舊人與全忠出入于行間最久者也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

將具軍禮拜於廷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拜為保大軍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真為泰寧節度使之宰曰宿衛都

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球於左軍墜馬而卒考異曰編遺錄丁亥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詳居正五代史及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全忠悲

怒疑崔允故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荆南朗人棄城走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四 唐紀八十一 十二

匡凝之兵成敗既死匡凝表其弟匡明為荆南節度使時天子微荆南無帥朗人遂守之

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輸不絕 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鑑屯宣州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助攻甲

指揮使楊智攻睦州陳詢時據睦州又遣別將取婺州使沈夏守之 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鳳翔李茂貞邠州李勣朱全忠疑其復有

劫遷之謀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 十二月乙卯田頌帥死士數百出戰濛陽退以示弱穎兵踰濛而鬪濛急擊之穎不勝還走

城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穎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景福元年

田頌鎮宣州 初行密與穎同閭里少相誓約為兄弟及穎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救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甯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

史谷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類草
 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以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
 湖州人也初類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
 師從常保護之後類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類
 戰死傳瓘於是得免師從合肥人類之婦弟也類敗與傳瓘同歸
 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為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 三卷代宗永泰元年 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為左僕射 左僕射致仕張
 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
 濬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盜圍
 其壁而殺之永甯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十四

曰相公禍不可免耶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曹則俱死去則遺
 種格哭拜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格遂自荆南
 入蜀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
 入險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
 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
 殺故契丹並塞牧其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
 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
 寇渝關 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 仁恭遣其子守光成平州
 守光偽與之和設帳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眾大哭
 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
 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賂之按是時仁恭尚未 初契丹有八部
 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補餘傳及王際惠餘錄 修曰契丹君長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
 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難部七曰

集解部八曰奚嗶部部之長號大人等或九國在契丹古句奴之
 得也代居遼海之中廣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
 幽州七百里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
 分八族一曰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
 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難部七曰奚嗶部八曰奚嗶部管轄四十一
 縣有台入族之長皆號大人奚嗶部常推一人為王建廣鼓以討
 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嘗爾圖土
 稍大累來朝貢光啟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
 食諸部進擊空鞏之屬咸通末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
 昭之際其王耶律阿保機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
 後諸族避之耶律阿保機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
 得漢人耶律欲以古漢城鎮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為一部諸部諸
 之俄設策復併諸族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宗遣使
 與之連和大會于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為昆弟莊宗列傳又曰
 及欽德政衰阿保機乘虛入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為昆弟莊宗
 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為昆弟莊宗
 室為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
 許諸保機復還欽德以兩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故雲
 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盃往來以展
 酬酢之禮保機密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能若七日
 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須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
 代則可何憂罷手保機由此用其效不受諸族之代遷志忠廟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十五

據記曰太祖諱億名阿保機又諱幹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諸主
 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保機歸本部立太祖為王又云儿立王則
 眾部酋長皆集會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草
 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眾別選一名為
 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為眾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頌康
 故王奏事王卻皆中國人其勳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
 名與漢高祖實錄所載入部名多不同蓋年紀相遠語不常耳
 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為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
 皇之教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又唐餘錄前云乾甯中劉恭仁鎮幽
 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鉢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
 乃云大順中與武皇會于雲中按大順在乾甯前乾甯二部各有
 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
 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
 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 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
 部五元俟折部各有尊統主為之酋領歐陽修曰奚當唐末居陰
 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
 二曰奚米部三曰魯實部四曰怒皆部五曰黑荒支部後徙居幽
 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州五百里西南去

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及七姓室韋... 咸安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 特其強不向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

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 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 流遷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

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 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 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允且欲遷天子都洛恐允立異... 甲天復四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 隨鐵轉運使判度支崔允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 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四

已詔賈授允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濠州司戶丙午... 下詔罪狀允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 三軍事兼判度支允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

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允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殺允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 璨相外無知者曰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璨公綽之從孫...

及鄭元規陳班并允所親厚者數人充傾險樂禍先是全忠雖據... 河南憚藩鎮之疆未敢遽萌問鼎之志及得允與相結遂取朝權... 以成強大終移唐祚自古賊臣誤國未有與盜合從覆亡宗社如... 允之甚也... 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允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 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允以事權在已慮全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德于其代乃與鄭元規謀召致兵甲以并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 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 宿衛軍使友諒誅允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 權既失知朱溫德尊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 計與朱溫外親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為計殺倍招兵數倍... 鍾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擊果數千給為散卒于京... 師德允每日殺之乃殺梁卒為示怯懦或謂弓背矢有若不能... 允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德墜死德忿不悅又聞允欲挾天子出... 幸州德乃抗言允將交亂天下德覆明廷宜急謀之無令事發... 天子將罷允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濫子... 友諒引兵攻允詰旦橋之及攻鄭元規于京府橋之崔暉俱獻首... 岐下賈緯允重世宰相而志以唐祚按崔允除殺險謀其罪固多... 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官官官既除全忠兵勢益張... 遂有篡奪之心允復欲以請詳并圖全忠故全忠怒而殺之若云... 唐室因允而亡則可矣德傳云允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允... 志誠唐祚恐未必然也允什唐已為上相誠唐立梁於己何益假... 令允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德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 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溫之請近得其實今從之然... 紀年錄云傳首岐下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雷步騎萬人何患... 無兵何必更令作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用槍劍猶須此卒允... 既已放使汴卒應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允也人...

始不知及誅允之際皆 初朱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
 奕出人方知是許卒耳 事見二百六十卷天復三年崇本妻美全忠私焉崇本
 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 二卷天復三年崇本妻美全忠私焉崇本
 妻頗愧恥閒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
 婦矣無面事君有刀繩而已崇本聞之怒而泣及岐關解全忠東
 歸崇本妻亦得西還崇本怨全忠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
 忍坐視之乎 李茂貞妻崇本為 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
 李繼徽 初上在華州 事見二百六十卷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
 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官
 室以待之至是全忠引軍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
 寇彥卿請上遷都洛陽丁巳上御延喜樓聞奏大驚方下樓見彥
 卿彥卿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矣 裴樞全忠 戊午節驢徙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九 九

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允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
 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 樞樞也言老幼相隨而東 王戊車駕發
 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 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為
 御營使之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長安自此遂邱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益
 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
 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
 館於興德宮 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 謂侍臣曰鄙
 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我行悠悠不知竟落何
 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 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乙亥車
 駕至陝 考 羅曰梁質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上庶出京
 朕將明日命駕壬戌與宗廟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

即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城口上來觀於行在編遺錄正
 月丁酉上聞關中人人心不遂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已西諸梁
 陽又密與岐國交通及斯時也上至華州帝幸許州取二十
 一日駕車離長安是日丁巳下鑿東指矣到日崇二月乙亥上
 解河中之車到陝郡城東上御於陝郡城下惟促百工王辰朝
 明日東還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質錄同又曰壬戌朝宗
 發長安還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駙馬陳州丙子朱溫自
 汴州迎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
 正月己酉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
 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朝乙
 亥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
 自大梁而赴河中京師間之為之震懼唐平補錄丁巳帝御延喜
 樓全忠迎謁表至及還宮至齊全忠已移書宰相裴樞促百官東
 行是日下詔與梁質錄同以張廷範為御營使便毀折宮室沿
 河而下仍起家民從行食者亦驅馬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已未
 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蹕陝郡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
 其差年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處邠岐兵士
 等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質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
 華州時全忠屯河中乙亥駐蹕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勅
 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據陝州東去新紀
 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於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全忠來朝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九 九

梁質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質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遣
 士出京朕即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
 編遺錄人所錄此唐紀年方得其實而止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
 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發能與長安去陝州八程而癸
 亥已到甘泉首尾七日太息思遠實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
 日始離長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蹕數日故同以十月至陝州
 相近今 以東都宮室未成駐蹕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
 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全忠出后泣謂上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賊手矣 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禱為登王
 祐為嘉王 上遣閒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建以邛州刺史王宗
 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與平遇汴兵不
 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丁
 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
 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賦臣既

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以目送意於上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建謂全忠曰天子與官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不利於公全忠德之乃奏以長安為佑國軍光啟三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使丁巳上復遣使以納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考異曰續資通鑑長編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蕭到西川領示管內州縣實錄此月稱詔在四月十日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實運錄略相應今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楊行密遣錢傳瓌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兵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頌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唐紀八十一 唐紀八十一

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于幄盡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殺水寇日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上謁太廟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崇勳殿為入閣乙巳御光政門 遷洛之後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赦天下改元天祐更命陝州曰興唐府李克用以劫天子遷都者朱全忠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王建亦稱天復 詔討李茂貞李繼徽 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省內門飛龍莊宅九使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元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甯留後朱友恭為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一 唐紀八十一 唐紀八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十一 起天祐元年五月盡昭宣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帝宴

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

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趨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

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胤遣水軍上峽攻王

建夔州 趙匡胤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

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縲絕江中流 趙音庚又音更與 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 六月雨一大雹於彭城高廣與佛寺等人地可丈

餘經月乃消盡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

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命保大節度

使劉鄩兼鄜州引兵屯同州 鄩在鄜州通近李茂貞繼徽皆後

勢 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

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

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

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

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

場有事則規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

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

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鐙如西川為

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 北天雄軍節度使李茂貞 建以女妻之茂貞數

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焉涓因建生

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

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 見二百

三年 卷天復 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允曰德王

當奸帝位 謂為劉季述所立也事見 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允言

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允賈臣

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

樞密使蔣元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之

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

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李繼徽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揚行密趙

匡疑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岐邠以帝有英

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

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

帝在椒殿 椒殿皇 元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

前有急奏 軍前西討 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

何以兵為史太殺之元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甯

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聞之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

年三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皇后求哀於元暉乃釋

之癸卯蔣元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立立暉王祚為皇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

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命太子於橋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皇太子即位時年十三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石馬嶺後魏為上馬嶺魏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泌陽縣本漢陰縣地云同上唐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蒙濠卒楊行密以長子牙內請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時行密病牙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取來渥泣謝而行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軍永壽所以致州兵自此鳳翔邠甯兵竟不出辛未東還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

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李彥威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黎園行營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圍之光州頭鄂州皆告急於全忠楊行密使其將劉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穎州濟淮軍於霍邱州東一百二十七里分兵救鄂

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遣廣陵校兵不出賊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根陳璋見三百六十二卷天復二年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初馬殷弟寶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為入沈勇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嘗從容問其兄弟寶對曰馬殷寶之兄也行密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環偉果非常人嘗遣汝歸寶泣辭曰寶孫儒敗卒大王不殺而寵任之非殺身不足以報湖南地近朝夕嘗得兄聲問足矣寶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歎曰昔吾見子之貌今吾見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歸親餞之於郊寶至長沙殷天喜表寶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寶曰楊王地廣兵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

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以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刑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民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祥即位更名祝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州四年乃追崇諡號在位三年為朱全忠所篡不改元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是時壽州治壽州朱全忠自置潤州團練使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及仁義弓皆為第一然仁義心輕二人常曰志誠弩十

不當瑾樂之一瑾樂十不當我弓之 每射必命中而後發淮南
 軍皆畏之不敢近又得士心故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
 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 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 韓孫儒平百濟皆有功 能束身自歸當
 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
 之仁義舉族登樓眾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
 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乃
 擲弓於地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 陳詢叛錢鏐事始 上卷天復三年 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
 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
 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
 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鎰鎰及球以歸 庚午朱全忠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五 思補

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
 自霍邱引歸二月辛卯至大梁 霍邱至大梁 九百餘里 李振至青州王師
 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
 青州留後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忠為太師致仕
 全忠全忠之兄也燧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 是日社
 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 立者以庚歷五戊則社日 全忠使蔣元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
 棣王禕慶王禕沂王禕遂王禕景王禕祁王禕雅王禕瓊王禕贊
 酒九山池 九山池在 洛苑中 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遣其將
 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政拔之執洪延
 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 德宗光啟二年杜洪 據鄂州至是而亡 行密以存
 為鄂岳觀察使 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 和陵在河南 魏氏縣北

山是年更 廟號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戊
 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 罷損 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 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 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
 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
 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
 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
 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能於全忠璨奏以為太常卿
 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 太常卿掌禮 樂故曰樂卿 恐非元帥之旨
 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實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
 蕩之黨 裴樞第 十四 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
 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係也 楊涉見裴宗 紀為相以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六 思補

既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
 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壬辰河
 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徵求賢俊 夏四
 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甲辰出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 淮南將
 闕雅會衛睦兵攻婺州 光化三年田頌取婺州既而 闕雅行密所攻錢鏐又取之 錢鏐使其
 弟鏐將兵救之 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
 午行之 為朱全忠設柳 鏐元帥本 乙丑彗星出軒轅大角及於天市垣光
 耀跋猛其長竟天柳璨侍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
 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
 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誑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
 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

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卒西貶獨孤損為
棧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
陸展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滑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
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濮州司戶自餘或門胥
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為
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龍州司戶
日龍州治瀘水縣本漢涪縣地晉分涪縣立龍州縣獨孤損為
隋改龍州為平原縣又改為龍水唐平蕭統置龍州 獨孤損為
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
好於王建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王
贊等竝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
白馬驛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七

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
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
時人謂之鷗泉見朝士皆頷指氣使勃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
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
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
此類也車轂須用火榆夾榆今之田榆也生田邊其皮頑塊其
肉理堅致而赤澗以為器堅而耐久車轂
輿輻所羨其木宜堅緻者曰榆曰
柳榆宜作車轂爾雅云白榆也 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何
待左右數十人掉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己丑司空致仕裴贊
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
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
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

尉界德裕平泉莊日先公曉思為計伊川古於是其有避居河洛之
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剗棘墾壤築屋而居之唐驛曰平泉莊
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賈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
柳遜貶曹州司馬 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
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為羅紹威牙將張本時劉守文據滄州 八月王
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
于金州馮行襲附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揚行密交通西與王
建結昏乙未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
繼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詳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
楊師厚帥師討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命南征實錄七月全
忠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造錄八月壬辰先抽
武甯楊師厚是日到乃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軍使委楊
師厚總其軍攻乙亥上領親從步騎擊大軍之後界夜宿尉氏今
從之許史太祖將圍譚代以匡凝兄弟並推藩鎮乃遣使先諭旨
馬豨對使者流涕答以受附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八

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
表臣疑非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于洛陽匡凝與行密等
移檄請道共討之全忠安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
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
國紀年在此月戊戌今從之 張惠奔福州 天復三年張惠據溫
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三十里 錢
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臨淮司空圖兼官
居廣鄉王官谷王官谷在廣鄉中條山 昭宗屢徵之不起至是柳璨希朱全
忠旨欲陷舊舊族乃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
笏失儀璨乃復下詔曰圖俊造登科朱紫昇纒既養高以倣代類
移山而釣名志樂漱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
載思當徇幽棲之志可放還山圖既還山乃孫為壽藏終制故人
來者引之曠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

致習甯遊此中哉君何不廣之甚也每出則布衣鳩杖以女家人鸞獸自隨歲時社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會無傲色嘗為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之虞鄉市上任人取之一日而盡時盜寇縱橫所過殘滅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者皆得全

楊師厚攻下唐鄆復鄂隨均房七州七州皆忠義軍所屬朱全忠軍於漢

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襄州穀城縣有陰城鎮故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十里

十癸亥引兵度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傳襄州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

廣陵傳宗中和四年趙匡凝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

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 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

我乎匡凝 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四

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為穎王

成都天復三年趙匡凝遣匡明據成都有荆南匡凝既敗匡明亦走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

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荆南軍府至樂鄉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鄉鎮荆南

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荆南留後全忠尋表

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

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傳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均州至是而敗行襲

遂歸于朱全 九域志 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

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宋白曰渠州在秋巴圖素城巴置巴郡渠州在渠州先主分巴郡置渠州

界置渠州今州理是也後魏丁漢昌縣理渠火谷郡又于渠北

置巴州開州渠州地後漢建安二年分渠郡 乙酉詔更用

西北界漢渠縣後周開江郡隋改郡為開州

十一月癸酉親郊 淮南將陶雅陳璋按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

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欽葵衛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

招討使璋攻暨陽暨陽即越州諸暨縣也兩浙將方智敗之智進

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楊

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行密寢疾命節

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褻直意音息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

舉毬飲酒楊暹時守宣州非係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

肅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

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顛言於行密曰王

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

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謂幕僚嚴可求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

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

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猶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

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

為宣州觀察使茂章本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

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謂自襄陽忽變

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謂襄陽關

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懼此威聲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

而動不聽 改昭信軍為戎昭軍仍割均州隸之昭信軍本置均州

建所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襄陽襄陽縣屬均州自漢

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

周武帝改鄂州為申州光州春秋後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

梁末于光州置光州北齊置南鄂州後周為南鄂縣後唐為光州

九域志自中州市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大開國時
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光黃壽春之番即駐
壽春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今從編遺錄 道險狹塗濼
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
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也不下且屠城再用嚴
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
王之威怒王肯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那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甯中登進士第昭
宗獲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常慙恨甲午楷帥同列羅衮請
上言論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諡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下
太常丁酉張廷範奏改諡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楷
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承制以渥為淮南節度使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
遇雨比及壽州九域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
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鎮東正陽屬壽州安豐縣界

西正陽屬潁 州屬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以朱全忠父名誠十
一月丙辰朱全忠度准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贖
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于傳禪密
使樞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
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
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
王殷趙殷衡疾元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元暉等
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元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

時朱全忠在 全忠曰汝曾巧述間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
不能作天子邪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元暉與
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勳敵王遠受禪彼
心未服不可不出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
叱之曰奴果反矣元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
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裴迪先至壽春行營從全忠道全忠證
曰柳璨薄元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
正月上辛 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 昭宗之喪
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
莊為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武定節度使治洋州
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崩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
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
還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紀年注吳
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故柳璨編遺錄云天
祐三年三月至揚州河東謀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舊符往
淮南十一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
所載略同沈約行密神道碑文主行密墓誌游恭潔墓誌皆云
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丙申卒葬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
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
明年二月延顏等從而書之恭誌云十一月吳王使疾付差後事
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為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圭游恭
皆什吳而紀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將佐其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
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 楊行密
承制見二百六十 柳璨蔣元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
三卷天復二年 柳璨蔣元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
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一 忠補

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
毅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秦留

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甯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宣武領

單宣黃領女鄭滑天平領郭曹濮濟滑鄭河中皆歸魏國天雄

領魏博貝衛道相武順鎮黃深滑佑國領京北南華河陽領孟

懷武領定都易昭義軍領滑澤休復領邢洛磁戎昭領金均房

武定領洋秦帝領克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

國領同鎮國領陝武武甯領徐宿忠義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

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元暉齎手詔詣全忠

諭指癸巳元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

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

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元暉張廷範朝夕

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官人阿虔阿秋達意

元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諧元暉云與

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與復唐祚何太

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元暉及豐德庫使應項御使朱建武繫

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

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

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元暉杖殺應項朱建武庚子省樞密

使及宣徽南院使獨道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

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侍朝開元禮疏曰昔康獻諸后

廢唐諸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

事凡朝引客立于殿庭至天祐三年詔曰宮嬪女職本內任今

後遇他英坐日冠令小黃門紙帳引追削蔣元暉為凶逆百姓令

河南府揭尸於都門外聚眾焚之元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元

東唐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三

叩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

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

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幸

闕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

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

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互矣 西川將王宗朗不

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稱

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定軍 陳詢不能守

睦州奔于廣陵為兩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淮南招討使陶雅入

據其城 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帳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

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 湖

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 召濮州司馬韓偓

為翰林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後審知聞

其家箱笥頗多而緘繡甚固意其必多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

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向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泣然而

言曰公為學士日常祝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娥

秉燭以送歸院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非南遷十不存一二矣

嗣天祐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

于宗高谷將擊嗚末及取涼州趙州聚米圖經曰靈武自曹李

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帥眾奔兩浙親兵上蔡刁彥能

雷從以母老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彥能抱母泣告茂章曰

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而許之彥

能

東唐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四

能乃馳還宣州登城諭眾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楊渥父子皆以稱淮南軍大兵行至矣眾由是定陶雅良茂章斬其歸路引兵還

歙州錢鏐復取睦州睦州自此屬錢氏楊氏不能爭鏐以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

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承裕乘亂據有安南初田承

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十五千人為牙軍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

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

小不如意輒逐酋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穆宗長慶二年

立史憲誠文宗太和二年立何進滔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天

中德宗中二年立樂彥補文德元年立趙文珣尋立羅宏信天

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

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

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佐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忠 忠 忠 忠

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

屯深州樂城魏鎮魏博兩鎮樂城恐當作樂壽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佐也

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棗

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長直兵益選驍勇之士長帥之入魏詐使之直衛不以番代者也

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

威擄遣人入庫斫弓弦甲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燹之凡八千家

嬰孺無遺嗣勳亦中重創卒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辛未以權知

南道雷後龐巨昭山南西道雷後葉廣略竝為節度使 庚辰錢

鏐如睦州九城志杭州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翔南

守將韓從實 陳璋聞陶雅歸欲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

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璋本以衢州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楊渥

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

德勳昭宗天復三年湖南將許德勳取岳州今棄之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為陳知新等

戊寅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

於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羅紹威既誅牙

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

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眾數萬據

高唐高唐唐古縣唐屬博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自稱雷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

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歷亭縣屬貝州九城志在州東九十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忠 忠 忠 忠

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用彝右司馬

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

史仁遇錮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

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

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

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

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蓳縣進攻阜城蓳阜城在冀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

重霸於宗城宗城縣屬冀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全忠遣使救冀州滄州兵去

滄州兵即劉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鎮南節度使

鎮傳以養子廷規為江州刺史傳榮軍中立其子匡時為雷後延

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考異曰晉錄初鍾傳上藍氏信爲子其城今從十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

於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併屬山南東道以武定節度使

馮行襲爲匡國節度使馮行襲自均州徙司州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

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六月甲申復以忠

義軍爲山南東道信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朱全忠以長安鄭於邠

岐數有戰爭九城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以解三百九里秦徙佑國節度使韓

建於濬青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以濬青節度使長社王重

師爲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

博潭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

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

資治通鑑補卷之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九 忠義軍

是所賂道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

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魏州領員鄉元城魏縣陶冠氏莘鄆城昌樂臨河洹水武安內黃

宗城永濟十四縣開州領開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

州領安陽鄆陽湯陰林慮堯陵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其城新鄉黎

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臨德臨南臨漳南歷亭夏津八縣

州領頓邱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魏州領魏城魏州之

秦裴至洪州軍於黎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

其將劉楚據之請將以咎裴裴曰匡時曉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

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

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

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朱全忠以幽州相首尾爲魏忠魏忠仁恭

父子相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兩浙兵圍衛州衛州刺

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

至衛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兩浙兵取衛州與浙

人爭獲淮南三州至 淮南神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

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已至此吾事畢矣何爲復戰

宜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

中道設伏大破之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

州軍於長蘆杜佑曰滄州長蘆縣參蘆縣地宋廢縣爲長蘆鎮屬清池縣滄人不出羅紹威饋

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

供酒饌帳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秦裴拔洪州虜鍾

匡時等五千人以歸信宗中和二年鍾傳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

以裴爲洪州制置使淮南楊氏遂兼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鳳

資治通鑑補卷之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九 忠義軍

翔保塞彰義任天之兵攻夏州設正保大通鑑誤作保義若保義

在關西也今改正 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遊擊坊州之兵斬首三

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輝坊州保大軍巡屬也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

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

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

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

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無不文

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計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

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

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于幽州父

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

辭直為之緩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

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

制封拜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俸依趙廣德唐良臣張

或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衿上不暇從也其後

嚴張遠京兆少尹以調畿內劉米表李德光薛將孟涉段成勇以

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白五十四卷信宗廣

明元仍以勝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

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勳諫曰今天下之

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

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

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

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

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

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

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

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貞救之季繼徽將六

鎮之兵五萬軍於美原據上文則李繼徽所將者五鎮之知俊等

擊之繼徽大敗歸於州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兩後

賀懷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高季

昌自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倪

可自荆南 則兵引去則兵引去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乘勝

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為保義節度使西

軍自是不振西軍謂鄜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澄代之 十二月

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茂章詔以茂章領雷國節度使考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九

居正五代史傑時為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遣領宜

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曰鏐表景仁為宣州節度使

今從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

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與德府復為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

商州隸佑國軍併同華為一鎮割金商以隸佑 初昭宗凶計至

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

會舉軍降於河東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

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居正五代史

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雷後會

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

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百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已

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王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

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十

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對守

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遠以潞州內無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于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

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懼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大行直抵懷孟之郊

可以進還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 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

姓之故救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置數困以

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吉州刺史彭玕

遣使請降於湖南鍾氏既亡故彭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為吉

州刺史 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

乃曲行頃之分為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

丁晉李克用岐李茂貞淮南楊凝孫唐天祐四年西川王建稱唐
卯天復七年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
凡五國吳越錢鏐湖南馬殷荆南高季昌福建王審知嶺南劉隱凡五鎮
于貝州且因魏博稱鎮也 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
營都統宏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謂并鎮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

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而復相見遂殺之以隱言其不克可尚欲
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

卷天祐 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

蔡旻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
縣之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
昇元中立上高楊保大年升爲縣初師周軍武忠王行密諡
武忠

與湖南戰屢有功百言三代將家不可休富貴每恣爲桎酌醉必
起舞或擊節任歌慷慨泣下武忠王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

師周不自安至是渥尤忌之師周懼謀於章曰馬公寬厚謂馬吉
股也吉

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

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

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游從者奔走道路不
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顛徐溫泣諫顛注曰牙者名也牙者
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

牙 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
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習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顛溫潛

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蜀注曰古者
牙衛曰牙城即衙城也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顛溫由是無

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天祐元年楊渥鎮
宣州三年召爲副命指揮使朱思勳范思從

陳瑋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顛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

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開道兼行六日至洪

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勳等飲

酒祐數思勳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顛溫欲誅之丙戌

渥晨視事顛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

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

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瑋等侍
側渥顯雖身兵入拽瑋等下斬之渥不能止
由是失政按瑋已死于謂之兵諫左傳瑋等強諫楚子不從臨之
洪州今從十國紀年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別也張顛

悉歸二人渥不能制爲顯溫氣
極張本初梁王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

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

管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

館於魏有疾卧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爲
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
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帝使御史大夫韓貽矩至
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
三靈改卜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
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
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
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

王辭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九城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王命係

義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二月唐

大臣其奏請帝遜位王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梁王建元帥府

于大梁王全忠遣使卻之於是朝臣濟鎮乃至湖南嶺南上樓勸

進者相繼 三月癸未梁王全忠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

軍都統將兵擊幽州擊劉仁恭也 庚寅唐帝詔辭貽矩再詣大梁諭

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賤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

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瓌傳璿討盧佑於溫州并衣錦城為衣

錦軍 甲辰唐帝降御札禪位於梁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

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

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

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四

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冊禮使奉傳

衛太常 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唐有傳國八璽武后璽璽守

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璽並

收歸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唐六典

寶字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唐六典

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 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

法駕詣大梁唐六典大駕備五轎五轎皆有副車又有前車記

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一十有二若法駕 楊涉子直史

館疑式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首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

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相裴君瑒建議登朝領 言於涉曰

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授與

人雖係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 考異曰周岳五代史補曰璽式恐

世宗寶錄疑式本傳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

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未幾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屐子

之號非梁初伴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甯者數日 盧

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幽州西有名

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眾其棟宇壯麗擬於帝

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巔

令民間用董泥為錢董泥結土也 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

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

斥之不以為子數梁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

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潛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

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

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

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四

惡者皆殺之銀胡綠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胡綠箭山後

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武州龍以馬檀新 奔河東守光弟

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為劉守奇引河 河東節度使晉王季

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

女也 梁王全忠始御金祥殿王博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

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

德王又以福進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鳥白兔白逆之合帶

者以金行應運之 受百官稱臣 此梁所自 下書稱教令自稱曰

寡人辛亥令諸賤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

至大梁 盧佑聞錢傳瓌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青澳在溫

中俗謂之青澳門山青澳門而進則則錢傳瓌曰佑之精兵盡在

入溫州其外則大洋也海之隈崖曰澳 錢傳瓌曰佑之精兵盡在

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開道冀溫州安固後漢 戊午溫州

漢擒佶斬之天祐二年直信陷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遣使命傳瓊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王茂梁王全忠更名晃

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

蔚揚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

其後此唐之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

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辭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

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晃遂與文蔚等宴於元德殿梁主舉酒曰

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

循辭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梁主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

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經曰

辭既藏象墓有六博現藏玉管也各投六博行六棋故云六博用

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項項行子刻為一畫者謂

之盡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謂之黑不刻者五畫之謂

日觀子數而廣王全昱忽擊不擲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

容廣王曰你愛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擊

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暗嗚嗚 既梁主曰朱三汝本碭山一

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

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梁主不懌而

擢全昱自是不樂居大梁常居碭山故里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

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考吳曰梁實錄稱

史唐餘錄皆不云大赦今 從歐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皇帝為濟陰王皆州 皆如前代故

事唐中外舊臣官爵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

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以

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今梁都大梁在洛陽之東 遷濟陰王於

曹州梓之以棘用左傳語使甲士守之 辛未梁以武安節度使

馬殷為楚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崇政院

即唐樞密院之號後漢 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旨宣於宰相

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

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

二十餘年軍謀民政梁主晃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

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而梁主意

已悟多為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主晃追尊高祖考黯

為肅祖宣元皇帝妣范氏宣僖皇后曾祖茂琳為敬祖光獻皇帝

妣楊氏光孝皇后祖信為憲祖昭武皇帝妣劉氏昭懿皇后考誠

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為文惠皇后 初梁主晃為四鎮節度

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

文為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乙亥梁

主晃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初克用稱天復年號及唐滅改稱天

祐時惟鳳翔淮南與河東回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餘皆稟梁正

朔稱臣奉貢 蜀王王建與宏農王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

晉王會兵與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

又遣晉王季克用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

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唐末之誅

宦官也詔晉至河東晉王季克用置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

人以應詔見一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 至是復以

蓋高齊建勳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初立

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 岐王李茂貞治軍甚寬待
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茂貞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
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武事不振及唐亡諸侯
之彊者皆相次稱帝而茂貞獨不敢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
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表表稱號令多擬帝者雖曰
雖尾弱也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既
出西序門索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晉以地狹賦
薄下令椎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
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在唐時恃
才傲物為忌者所摺契關東歸淪落貧困及黃寇平朝廷議欲官
之宰相韋貽範沮之曰某嘗與之同舟猶未相識舟人指予而告
之曰此朝官也隱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其輕肆
如此今若登科通籍則吾徒為糠粃矣由是不得登朝而為鎮海
幕僚至是說吳王錢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
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過於唐必
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駭之 五月丁丑朔梁以唐相
張文蔚揚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辭始矩為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 遂加武順節度使遣王王路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
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王耶律阿保機
遣其臣袍笏梅老通好於梁梁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是歲阿保
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
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考異曰唐太祖紀
年錄太祖以河保
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何保儀領其部族三十萬至
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盡歡約為兄弟旬日而去帶男婦都舍利

首領社稷梅為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害而止歐陽
史曰梁荆襄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以兵三十萬
會克用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為兄弟期共舉兵擊梁被雲州之會
莊宗列傳詳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
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害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
崩以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害則尤宜與兵討之何故止也
唐室為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 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
武皇發疾蓋以此不果出兵且今從之 王曰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
王贈以金緡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
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己卯梁以河南尹兼河陽
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加
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受之梁主晃
問其進奏吏曰錢王亦何好吏對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真英
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四賜之 癸未梁以權知荆南
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荆南舊統八州
禮部共八州乾符以來
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
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梁主地立兄全昱為廣
王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郢王友璋為福王友貞為均王友雍為
賀王友微為建王 辛卯梁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改荆建昌院
事為建昌宮使詳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諸繁總
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為宮蓋重其事也宋
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荆建昌院事為
建昌宮使仍請在京上舊邸為建昌宮 壬辰梁命保義節度
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攻晉李將
嗣昭也 甲午梁主晃
下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故翔為院使初
梁主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女也後以妻

翔翔已貴劉氏猶侍梁主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嫌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梁主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奢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梁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

梁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蘇循被擢當不次擢用循其朝夕望為相而成禪代之事故自以為有功

梁主冕雄猜鑿物自借上議駁昭宗諡遂薄其為人敬翔及殿中

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國求利不可以

立於惟新之朝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梁主冕徵唐禮部員

外郎司空圖為禮部尚書不起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唐宗中和元年盧約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六 後列國紀一 九

據處 宏農王楊渥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而都招討使岳

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

許元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

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

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將水軍三萬浮江

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吳分長沙道瀏陽縣在縣境

二年於故城復置潭州九城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

徑注湘水北過漢陽湖縣西激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有瀏口成

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

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

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

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

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

威以餘眾遁歸彥暉遂拔岳州陳知新取岳州見上卷上年殷釋存知新之縛

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何事賊乎遂斬之許元應還

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顛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馬殷遣兵

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彭玕附楚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梁康懷貞

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

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李克用

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

嗣本馬步都統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瑋鐵林都指揮使安

元信五季之世諸鎮各有部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等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六 後列國紀一 十

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

則鐵林軍之都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推之

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克修晉王之弟嗣本本姓張

建瑋敬思之子史敬思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 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

澤州攻澤州以捷 梁主冕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甲

寅梁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武貞節度使雷彥

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公安漢縣在漢水之南

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 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存疑前

復元年書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卒子彥威自稱雷後於天復三年書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陷江陵是承襲武貞節度者本雷彥威矣乃

至是又忽焉彥威為彥恭以後皆雷彥恭是雷彥威彥恭為兩人

矣然詳考雷彥恭本紀附江陵者雷彥恭不書彥威通鑑之書彥

威蓋據新唐書水紀而書之也然五代史雷彥威則又云雷彥子

彥恭自立則彥威彥恭本是一人史家五書之誤耳本宜通改彥

威為彥恭則前後方為合一但新書於天復三年書彥威弟彥恭

陷江陵則則謂彥恭是彥威之弟矣故不敢妄改兩存之以俟後

之君子但新唐書與五代史同出歐陽公之手不知何以相左若
是則彥威彥恭果是兩人亦當於兄弟及之際明著其卒立年
月而何竟沒也況通鑑於昭江陵下書彥威救濟慶必有父風
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阻殆至無人至是年九月公安之戰則
又云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則本是一
人之事誤於前後重復書之耳彥威彥恭之為一人斷然無疑
也新唐書分作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節度使遣使如梁請
命秋七月甲午梁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靜海節度

使曲承裕卒丙申梁以其子權知雷後顯為節度使 雷彥恭攻
楚岳州不克 雷彥恭既與楚攻荆南尋又 八月丙午梁主冕賜
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 帝舊名全忠故 辛亥梁以吳越王錢鏐
兼淮南節度使楚王馬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欲使兩浙湖南攻宏農王楊 晉周德威壁於高河 高河在潯州
梁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梁主冕以亳州

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潯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
安將河北兵西上 上黨地高在河北諸 至潯州城下更築重城內
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
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
攻之排壘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劉牧
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九月雷彥恭攻潯陽公安

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梁主冕詔彥
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馬殷討之 是歲正月劉巨人見青城山
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
龜龍之瑞蜀主王建遂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

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
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恐王不從涓杜門不出 涓之孫王用
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 考與
宗列傳太祖祚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
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即皇帝位明
年改元宋庠紀年通鑑天祐四年秋嗣帝次年改元獻
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今從之 國號大蜀
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信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
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素之
孫也 韋見素天寶 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
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
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
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

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宏農王楊渥遣
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 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吳郡縣
元年分湘陰置岳州 吳立吳郡後又為吳昌縣隋省唐神龍
人為之號炳昌字也九城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
里 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馬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
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 朗水西南自辰歸州入朗州 德勳使善游
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
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
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 唐大寶二年開山洞 斬業饒於長
沙市 十一月甲申梁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豬嶺寨拔之 梁
都冇夾馬營江豬嶺在潯州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
長子縣西北路建縣嶺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
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 梟不孝鳥也食母 吾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六

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
 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謂上七月對守守文孤
 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
 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于梁以子延佑為質梁主吳玠手曰紹
 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初梁主是在藩鎮用
 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
 多亡逸不敢歸梁主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
 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
 亡者皆聚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王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
 亦聽還鄉里盜賊什七八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
 襲梁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 晉王李克用命李
 存瑋攻梁晉州後梁開平二年以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梁主見詔河中陝
 州發兵救之甲子梁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 丁卯
 晉兵攻梁洛州 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
 吳越晉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
 夏是歲西川蜀兒五國蜀兒五國晉李克用卒于存助存助淮南揚雄
 後試弟 春正月癸酉蜀主王建登興義樓有僧扶一曰以獻蜀
 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
 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 丁丑蜀以章莊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蜀主王建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李克用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亂柳在潯州
 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甯監軍張承
 業大將李存璋吳琪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勳為嗣曰

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曾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勳曰
 嗣昭尼於重圍謂李嗣昭兵困於壽州也言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並
 速竭力救之又謂克甯等曰以亞子累汝言終而卒年五亞子存
 勳小名也克甯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
 勳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怏怏存勳懼以位讓克甯克甯曰汝家嗣
 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綱紀軍府中外無敢喧譁將吏欲謁
 見存勳存勳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勳曰大孝在不墜基
 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勳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甯首帥
 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
 虞候克用多寵借胡人故軍士每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
 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吳越王錢鏐遣兵攻淮南甘露
 鎮以救信州 蜀中書令王宗信於諸假子為最長王宗信本姓
 武軍卒得之養以為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為樞密使
 子及長為將數有功 宗信猶以名呼之宗信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信多樹黨友蜀主
 王建亦惡之二月甲辰以宗信為太師罷政事見王宗信蜀以
 戶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
 己者必以計排去之為張格亂初晉王李克用多養軍中壯士
 為子龍遇如真子及存勳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或
 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甯懼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
 存顯陰說克甯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
 不取後悔無及克甯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
 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甯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

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甯克甯性怯朝夕感於眾言心不能無動且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相謂讓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爲巡屬唐末置蔚州鎮金城縣二縣晉王皆聽之李存顯等爲克甯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甯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河東嶺并遠沁汾石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甯居帳下見親信克甯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曾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晉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甯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五

主冕疑晉王克甯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潞澤州三月壬申朔梁主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魏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唐昭宗時文蔚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廢文蔚在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其居家亦以孝弟聞 梁主冕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前年十一月李嗣昭入潞州去年五月唐懷貞始攻之至夾寨破則是年五月也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餘欲召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五

問唐道冀對曰宗信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
己亥宗信入見辭色悻悻蜀主諭之宗信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
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壽為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綱
為汝川尉汝川漢綿鹿地晉置汝川縣唐屬茂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巖山石紐山皆在縣界皆賜死于

路 初晉王季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
勳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
步而入伏先王權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眾心由是釋然 癸
卯梁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能為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為

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為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琬琮之
兄子也于琬見唐宣紀傳紀 梁夾寨秦余吉晉兵已引去梁主冕以援兵
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遣王子至大梁梁兵在夾

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季存勳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
上黨是無河東也潞州上黨 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
為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乃遣
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岐王李茂貞據鳳翔 又遣使賂契丹王耶律
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

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淮南遣兵攻梁石首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

縣北石首山而名周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孫鑑曰自
安陸至竟陵兩縣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邱陵之阻度江至石首
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處至此而 襄州兵敗之於澧港澧音 又遣其
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荆南治江陵在

江北南平曰馬頭 己巳晉王季存勳軍於黃岷距上黨四十五里
黃岷在潞州路 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遣軍上黨置酒三壘
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勳
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將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

十年其能代吾戰於此乎及是存勳行至三壘岡歎曰此先王置
酒處也為之悲慟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壘岡下三壘岡在屯留縣東南
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

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
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
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
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
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

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
存勳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
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

勳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
如初梁康懷貞以白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主冕聞夾寨不守大
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季存璋乘勝進趨潞州刺史王班棄失
人心眾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龍
軍節度使武軍節度使唐武為王博五代會要曰開平
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為西都 至

齊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後列國紀一 廿一

齊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後列國紀一 廿一

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從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避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策馬至澤州城中人已縱

火誼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考異曰歐陽史云存節從康懷英攻

潞州為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開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澤州將昭河南尹張宗爽召龍虎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回師至天井關即引眾前救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道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列傳及薛史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先是命劉知俊休兵

晉州九城志晉州東南高平漢並比縣地至澤州三百一十里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後魏置高平郡唐屬澤州九城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考異曰莊宗列傳云李存章進攻澤州刺史王琬棄城而去澤路皆平今不取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

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阻絕以避險險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險阻而分道竝進期會無得差暑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見一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勳始承制除吏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璣卒李璣取靜江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光化三年楚王馬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王用龜更以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為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為鎮國軍乙亥楚

兵攻梁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顛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宏農威王穉暹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顛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考異曰吳錄顛使紀祥陳暹等弒王等執許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顛用左衛兵事歐陽史云溫顛共謀盜殺暹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與顛分掌牙兵暹若不同謀顛必不殺暹試暹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顛欲弒淮南而後送款於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僅二千里軍府除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從計云暴斃年二十三已卯顛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顛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顛氣色益怒暮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顛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邁李簡劉威在唐州李簡在曹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目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顛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懷中應同列詣使宅賀節度使所居為使宅賀者欲賀新君眾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以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誓勸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楊隆演字源鴻既罷副都統朱瑄謂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瑄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顯剛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十一

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時行軍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公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姓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右牙者以官稱徐溫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警辭府主府主謂顯也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實溫通顯補後梁平二年鍾素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牙堂左右牙指攝使治事之所并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顯弑逆不可不誅夫人方自安初溫與顯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顯用事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及顯誅溫謂嚴可求曰大事

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履耳乃立法度禁強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支計官猶天望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己丑契丹王耶律阿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於梁高順報使契丹見上年五月且求冊命梁主晁復遣司農卿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壬辰梁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梁主質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二十步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環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雷彥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至彥恭而亡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彥恭沒溺于江今從彥暉崩其弟彥維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實溫通顯補後梁平二年查治通顯補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澧州楚始得澧朗二州蜀主王建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梁雍州梁受禪改京兆府為雍州大安府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梁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梁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甫之妻泣訴於梁主晁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朱友甫死見二百六十今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仇讎猶在妾誠痛之梁主曰朕幾忘此賊已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阮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阮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丙辰梁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漢谷晉對兵皆引歸蜀主

王建立遂王宗懿為太子為宗懿不 梁主冕欲自將擊潞州丁

卯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

征以贍軍楚王駕般從之秋七月般奉表於梁請於汴荆襄唐郢

復州置回圖務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 運茶於河南北賈之以易糴糴戰馬

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

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同平章事宏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 鍾泰章賞薄發張顯

泰章未嘗自言後驗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

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是月蜀驃虞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六 後列國紀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列國紀二 八月吳越王錢鏐遣甯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王茂章

見二百六十五卷唐 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諱改焉

帝會龍 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

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宋白曰通州海

二百餘里 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為水陸

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大破仁保于魚蕩復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二

東洲柴再用方戰舟壞長稍泮之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

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丙子蜀主王

建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周氏蓋蜀主建 晉周德威李嗣昭

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梁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梁主冕自將救

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 戊子岐王季茂貞所署延州節度

使胡敬璋攻梁上平關金人疆域圖鳳州石鏡縣有上不關按延

州東至鳳州百三十里胡敬璋蓋度河東 也劉知俊擊破之 晉周德威等聞梁主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志晉州西北至隰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漢口漢水

州二百五十五里 其地在鄂州漢陽 絕楚荆貢于梁之路楚王駕般遣其將許德勳

將水軍擊之至沙頭沙頭即今江陵 季昌懼而請和般又遣步軍

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呂師周降馬殷 與清海節度使劉

三六三

隱十餘載取昭賀梧蒙富六州 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縣唐武名蒙州冀州本漢猛陵縣地府為永平郡武林縣唐貞觀三年置
蘇州七年移蘇州於今州東仍於蘇州舊所置蘇州又武德四年
以始安郡之龍平蒙靜及蒼梧郡之蒼梧置富州九域志昭州東
至賀州三百二十五里南至梧州四百九十里南稍斜至冀州五
百五十里宋開寶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在州東南百六十
二里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在州南二百十二里
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王建立後宮張

氏為貴妃徐氏為賢妃其妹為德妃張氏鄭人宗懿之母也 鄭唐帶梓州。二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百五十八卷唐昭宗。華原

賊帥溫韜聚眾嵯峨山暴掠雍州諸縣發唐帝諸陵而昭陵最固
韜從堦道下見宮宰制度宏麗不異人閒中為疋寢東西廂列石

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
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庚戌蜀主王建講武於星

宿山步騎三十萬 丁巳梁主晃遣大梁 辛酉梁以劉隱為清

海靜海節度使 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 以膳部郎中趙光奇右補闕

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奇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依政進士梁震 依政秦蒲陽縣人後魏置蒲陽郡及唐末依政縣唐屬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

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于梁請為判

官震恥之 高季昌出於奴僕故梁震恥為之僚屬 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

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

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唐人呼進士為先輩至今猶然 梁主遂從吳越王錢鏐

之請以亳州團練使魏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

一月彥卿帥眾二千襲霍邱為土豪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

不勝淮南道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 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甲戌其子彝昌自為留後 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李存勳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冀軍

光求救於晉晉王李存勳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冀軍
盧冀軍未為乾甯軍地九域志 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 玉田經唐時在滄州西北九十里 南八十里又東北至平州二百里西至幽州三百里守文乃還
癸巳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 保塞節度使胡敬瑄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是歲宏農王楊隆演遣軍將萬全感齋書開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梁加吳越王錢鏐守中書令改廣義鄉為衣錦鄉 梁主晃將遷都洛陽

己卯梁主至洛陽庚寅發太廟辛巳祀圓丘大赦羣臣上尊號曰

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丙申梁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 唐自喪亂以來百官俸料頗存而已至是復全給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弒于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瑄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

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 為高萬取歸延 岐王季茂貞置翟州於郿城 後魏置郿城郡及敷城縣附張本 在郿州東 其守將亦降 三月甲戌梁主晃發洛陽以山南東

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庚辰梁主晃至河

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延 朱白曰丹州秦上郡地符姚時為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劉鄩延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二 三

州地置汾州理三陞鎮廢晉以與河東汾州同名改爲丹州因丹
州以爲名延州項羽以董翳爲翟王都高奴即其地魏滅赫連
以爲統萬鎮後爲 丙戌梁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鎮
東夏州後改延州

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梁因而授以節鉞 辛卯丹州

刺史崔公實請降於梁 丹州休塞 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

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

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丙申朔梁劉

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

圍坊州 後魏太和二年分澄城置白水郡及縣隋廢郡以縣 庚

子梁以王審加爲國王劉隱爲南平王 梁劉知俊克延州李延

實降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 荆屋以木構柱爲之 吳越將

臨海孫致道輪於竿首垂紐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

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錢鏐遣身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

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綬綴鈴縣水中

魚鱉過皆知之吳越游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

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

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游府園見園卒陸仁章

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

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 兩府鎮海鎮 卒獲其用仁章

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明等

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 此皇天

州大江中之皇天蕩按宋熙寧三年平江府崑山縣人鍾泰章將

鄭直上奏言水利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蕩此則是也 鍾泰章將

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岐王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四

茂貞所署係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昂皆棄城奔鳳翔

鄜州都將駱宏倚舉城降梁己未梁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

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 梁遂取鄜坊 淮南初遣選舉

以駱知祥掌之 五月丁卯梁主冕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

難之 李繼徽據邠州有鳳翔之 辭以關食乃召還 梁佑國節度

使王重師攝長安數年甚有威惠梁主冕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

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爲佑國節度 梁西梁主

冕發河中已卯至洛陽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請之於梁

主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爲劉知俊設劉 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

招契丹吐谷渾之眾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五

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眾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

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柙以藜棘乘勝進攻滄

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克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克安

次人也 安次漢縣唐屬幽州在 梁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

去年更同州匡國軍 功名浸盛以梁主冕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

王重師誅知俊益懼梁主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

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

揮使知浣從梁主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自梁主請

帥弟姪往迎知俊梁主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雷遂

以同州附於岐 考皇日實錄六月庚戌知俊據本部反削奪首府

尋向禽使臣及將送鳳翔蓋編遺 六月乙未朔奏本道軍民雷雷

據表到之日實錄削奪之日也 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

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九域志同州南至華州七十里以兵守潼關

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

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道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

京復唐社稷 丁未梁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

史李繼直唐末鹽州秦州事連朝廷不隸梁主冕請近臣論劉

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肯德但畏族滅如王重

師耳梁主復使謂之曰劉捍言重師陰結郿岐朕今悔之無及捍

死不足塞責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

之辛亥梁主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簡如海等

三十人釋之使為前導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

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虜亦納之鄩兵乘門開直進

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 癸丑梁主冕至陝 梁丹州馬軍都

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 梁主冕遣劉知俊姪嗣業

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

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姪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大軍繼至

蒼黃失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

兵竄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抄唐長安城十門西門南庚申梁

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

慮之但厚給餼餼而已為劉知俊劉守光遣使告捷于梁且言

侯濟德事畢為陛下掃平并寇河東并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

破偽梁 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

號十萬攻洪州唐置淮南軍於洪州無信袁吉皆避居也危全諷

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遣使

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身潭不敢進象身潭

全諷 請兵於楚楚王駕殷遣指揮使苑政會袁州刺史彭彥章

圍高安以助全諷攻蔡州人彥章珩之兄也彭珩見二百六十九

三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

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

其隊內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驪耳今必

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

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身潭過洪州劉威欲倚

軍本不可留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眾十倍

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甲子梁以劉

守光為燕王 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梁商州刺史李稠驅士

民西走將奔將吏迫斬之考異曰薛史稠乘郡西奔本州將吏以

亂逐其刺史李稠驅奔于岐實錄兩寅陝州刺史李稠乘

郡逃山谷又曰商州將吏以稠驅士庶西遁追斬無遺今都

押牙李致州事 推都押牙李致主州事 庚午梁改佑國軍曰

永平梁平元年從佑國軍河東兵攻梁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

堯都平陽有祠在汾城東十里東原 癸酉梁主冕發陝州乙亥

至洛陽廢疾 初梁主冕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

將攻潞州以前充海雷後王班為幽後鎮襄州師厚屢為班言牙

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為意每眾斥之

戊寅謫求成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劉玘為留後玘偽

從之明日與指使王延順逃詣洛陽

考異曰姓顛明宗實錄詳史記傳皆云朔日受質

庭享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功爲復州刺史成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竊遣厚

斬李洪等救云始扶劉元凱奔直以歸朝若使元朝日便斬亂將

廢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益肥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安云亂將

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

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爲首後附於蜀未

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於蜀 危全諷在象耳潭營柵臨溪互

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臨其水柵指山頭一小營謂小校王

與曰可往攻彼以分賊勢與唯唯不行本日爾懼往耶與曰公若

以與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本大喜曰爾亦知此柵爲賊之要害

耶卽令與攻之而先使賊兵營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乃令與乘

其半濟縱兵奮擊破其先鋒更乘輕舟排其水柵而入諸軍乘之

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躪溺水死者甚眾本又分兵斷其歸路擒全

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

九城志袁州南至吉州三百

一十五里 欽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

襲饒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

唐僖宗中和二年危全諷據

撫州仔倡據信州至是皆亡饒州

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攻

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眾數千人奔楚

唐昭宗天祐三年彭玕附楚

楚王璠殷表于梁以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淮南以左先鋒指

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危仔倡

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錢鏐以仔倡爲淮南節度副使惡其姓更

曰元氏危全諷至廣陵淮南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銀全諷應餉

給吾軍乃釋之資給甚厚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於淮南

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亦遣使附於梁 甲寅梁主昱

疾小瘳始復視朝 梁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爲西路行營副昭

討使 蜀主王建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承和府妙選朝士爲僚

屬 辛酉梁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

房州以房州附蜀見上九城志均州南至房州

二百一 岐王季茂直欲遣劉知俊將兵攻梁夏且約晉王使

攻梁晉絳晉王季存勳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

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

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梁主昱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

騎扼蒙阮之險

蒙阮在汾水東西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

三百餘里徑徑不通

解圍遁去

考異曰實錄云梁主昱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晉兵

而道莊宗實錄云計軍至蒙阮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

二百級師厚退歸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

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既師厚何可退保晉州

既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安

何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

李洪攻荆南高季

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梁遣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荆南

兵討洪 蜀主王建以御史中丞王鐸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音皆 梁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

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 丁未梁以保義節

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 劉守光上奏於梁欲遣其

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梁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辛亥梁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

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

侍郎竝同平章事

梁收翰林奉旨爲翰林奉 曉讓能之子也 杜曉

國難見二百五十九 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偕

慢閩王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於梁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

踴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於梁沒溺者什四五自福建人貢大梁陸行常出壽州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壽皆屬揚州而朱揚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江蘇海州直東冬十月甲子蜀司北度大洋抵登萊風濤至險故沒溺者眾

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歷行之於其國今亡不復見蜀廣都有

嘉禾合穗而生 湖州刺史高禮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禮糾

民為兵有言其吝怨者禮悉集民兵於開元寺給云犒犒入則殺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禮閉城大索凡殺三千人吳

越王錢鏐欲誅之戊辰禮以州叛附于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

九域志杭州仁和縣有臨平鎮按仁即縣本錢鏐未劫太平與國初改錢塘縣曰仁和蓋有先有義和地名又通太宗潘鄆舊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一 十一

仁也 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十一月甲午梁主冕告謝於圓丘

告謝者告天而 戊戌大赦 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上表于梁稱魏故大鎮多外兵頗得有功重臣鎮之臣乞骸骨歸第梁主冕

聞之撫奏動容己亥以具子周翰為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者曰亟歸語而主為我強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

報也今使周翰領軍府尚冀爾復愈耳考異曰梁功臣列傳周翰

訪紹威有謀慮亦馳使執眷或中途相避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

耐獻口竭忠力一人而已又曰子三人長曰廷規司農卿尚安陽

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與慶將軍充天雄節度副

錄已亥以司門郎中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

翰時都下紹威病甚慮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

翰以其子周翰嗣政莊宗實錄紹威厚奉重敬傾府以奉溫小育

連件即遣人斬紹威方懷愧恥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監

有覆溫之去而歸溫益厚溫怪其事事甚奸謀而與之素乃賜

紹威妓妾數人皆承襲受未半歲溫即召還以是得其陰事內相

牙橋附史又云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為尼於宋州元壽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其歸節也唐餘錄歐陽史皆同惟唐莊宗實錄獨異按均帝時稍嚴等言羅紹威前奉後祖均深含怒似與此言合然果若紹威有陰謀必不使周翰史居疑疑後唐史以紹威與梁最親疾之而較此則周翰岐王季茂貞欲取梁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

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遣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郭彥勣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甯衍二

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光出降帝慶衍三州皆皆歸羅州州定平靈隸涇州在州南六十里

游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梁主冕急召懷貞等還遣

兵迎接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三水漢古屬唐屬邠州九

知俊遣兵據險邀之詳史曰知俊邀擊懷貞等於邠州長城嶺左龍驤軍使壽張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一 十一

彥章力戰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改左右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

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番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

唐天寶十二載分宜 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

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

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

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

都杜門不出王宗弁鹿弁也蜀主蜀主王建疑其矜功怨望加檢

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

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劉守光固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

盡米斗直錢三萬民食盡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鬃尾呂克遼男

女羸弱者飼以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唐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

降時劉繼威向幼劉繼威守

滄州劉繼威張本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克而釋孫鶴充

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監刑者

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

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概感家門珍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投

代州判官辛丑梁以盧光稠為鎮南留後

已為淮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梁以仁恭為太師致

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二月萬全

感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威自岐歸廣陵

史共誅宗益推彛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

考異曰

史仁福本

姓李歐史云不知其於思謙為執球也抄仁福諸子皆連彛字則

感遂為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

癸丑仁福以閏夏四月甲

子璽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

丁卯梁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

瑞麥一莖三種梁主晁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冰安用此為詔

除本縣令名

瑞麥之瑞

遣使詰責友諒以充海州後憲王友能代

為宋州留後

歐陽史職方考梁都大梁從宜武節度使於宋州薛

顯為

友諒友能皆全彛子也

梁主晁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

拒晉兵有功欲嘗之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諒上言晉絳邊河東

乞別建節鎮壬申以晉絳沁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梁現不避道投諸

欄外而死彥卿自首其罪梁主晁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

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權沂

唐高宗以御史大夫為

之官故名之梁置御史司憲既曰

史復曰司憲蓋不考名官之義也

劫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

法梁主命彥卿分析

帝欲寬之故使

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

不得歸罪從者不闕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卒已

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 岐王李茂貞屢求貨於蜀主王建
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
棄民也甯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己亥梁以劉
繼威為義昌節度使劉守光請之也 癸丑梁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鄭

貞莊王羅紹威卒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節度使紹威好學工書聚
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
威嚴 梁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一年改許州忠

見上 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梁主冕深以為憂
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崇政院直學士
學士之職五代會要開平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
有政術文學者為之及後又改為直崇政院李珽即諫成道大船
者洵敗歸趙匡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鎮珽至許州謂將吏曰

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三十里為一舍 各九城志許州至洛陽三百一十五里馮公忠純勿
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眾莫敢異議行襲
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宣詔謂行襲曰
公善自輔養勿視事此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珽

兩使印節度使代掌軍府梁主聞之曰子固知珽能辦事馮族亦
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節度後悉以行襲兵分
隸諸校置馮姓者皆還宗言馮姓者皆行襲之養子也 楚王馬

殷求為天策上將梁主冕從之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為左相存
為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於油口油口在江陵府公安縣 高季昌擊破之斬

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
彭玕弟玠於赤石即吉州之赤石洞彭氏巢穴也 楚兵救玠駢以歸 秋七月

蜀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 吳越王錢鏐表請
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則

梁主冕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
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岐王李茂貞與邠涇二師邠師李
加俊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梁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季存勛
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眾圍夏州仁福嬰城拒

守 八月梁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考吳曰實錄是歲五月以
節度使八月又云以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不言置繼威於何處或
者復為節度使不然守光兼節度使使繼威仍為節度使使皆
不可知今兩存之 余謂先是劉守光下繼威為義昌 鎮定

節度使繼威重威故復命守光兼節度使之蓋亦守光之志也 鎮定
自梁主冕踐阼以來雖不輪常賦而貢賦甚勤曾捕王王塔母何
氏卒庚申梁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鄉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

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強恐終難制梁主深然
之為鎔兵圍鎮定 壬戌李仁福告急于梁甲子梁以河南尹兼
中書令張宗奭為西京留守梁主冕悉晉兵襲西京晉兵自鄆州

京襲以宣化節度使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據歐史職守
為宣化軍將兵萬人屯河陽所以衛 丙寅梁主發洛陽己巳至陝辛未
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

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唐末以徐州數縣叛亂廢武寧軍尋復以
注感化軍蓋梁改華州鎮國軍為感化軍也一日感化軍陝州
梁初改同州為忠武軍蓋劉知俊之叛又改同州為鎮國軍 梁

主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綏銀磧中晉兵趨夏州李
至夏州按九城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銀州一百
八十里後州西至夏州四百里所謂磧中皆旱海及無定河川之

地曰無定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綽自鄆延趨銀夏邀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十五

其歸路梁置左右擊吳越王錢鏐築捍海石塘今杭州城外

上起六和塔下抵長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

南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

追隨斗牛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是月劉有龍五十見

洵陽水中九月己丑梁主晃發陝甲午至洛陽疾復作梁李

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冬十月梁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

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吳越王錢鏐之巡湖

州也雷沈行思為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

若以師友為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指鏐

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

亦至行思曰瓌已衛之及鏐自衣錦軍歸將吏迎隔行思取鏐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二 十六

隨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論瓌高奪左右樂欲刺師友眾

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為婺州刺史是月劉有麟見壁州十

一月己丑梁以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而行營都指

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勣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

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意有楊師厚還陝蜀主王建更太

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立假子宗裕為通王宗範為夔王宗鑑為

昌王宗壽為嘉王宗翰為集王立其子宗仁為普王宗略為雅王

宗紀為夔王宗智為榮王宗澤為興王宗鼎為彭王宗傑為信王

宗衍為鄭王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憚由

是諸將亦倣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

宗裕宗鑑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

周氏為蜀主妾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

婚姻梁主晃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梁主晃疑趙王

王鎔貳于晉因晉使在且欲因鄰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劉

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梁主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

博兵二千分屯深冀唐末置東頭供奉官西頭聲言恐燕兵南寇

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鎔請拒之鎔遣

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出深州指城而泣曰朱氏

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鎔

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

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遷與定州講和如故定州州將武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二 十七

直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梁主遣使詣真定慰

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成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

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

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李存勳會將佐謀

之皆曰鎔久臣朱溫唐昭宗光化三年王鎔服於歲輸重賂結以

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晉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

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謂王武俊承宗況何終為朱氏之臣

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會劉元達尚唐今救死不贖

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

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非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

州燕王守光方獵募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

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思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鎮定王鎮定王鎮直王不寧出帥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

遣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鎮定王鎮直為武順軍今既與梁猜阻故年號並號皆復唐之

梁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梁主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梁主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邢洛

處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譚全播與盧光稠同起兵者也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詔州刺史延昌來奔襲全播立而事之吳

遣使拜延昌處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駕殷密通表於梁曰

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為朝廷經略江西延昌此言欲得淮南節節耳寅梁以延昌為鎮南節度使延昌表其將廖爽為詔州刺史爽贖人也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新淦縣古縣城志在處州北六百里未遣兵戍之以圖處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處人不之覺也為淮南非處州張本庚午蜀以御史中丞周庠戶部侍郎判度支庠傳素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太常卿李燕等刊定律令格式癸酉行之按五代會要新制定令三十卷八十二卷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自為大梁制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丁丑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趙王王鎔復告急於晉王鎔仁等

晉王李存勳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賀皇

告急

東下賈皇孫以山得名未白曰賈皇本漢郡縣地開唐六年置高邑縣高邑縣在趙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擬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王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勛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鎔皆被縋縶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高為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軍

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與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二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軍為左右天威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為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武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磨酷備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可衝擊其兩端以其薄也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鎮定河東是為三鎮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

後列國紀一 卷一百六十七 後梁紀一 卷一百六十七 後梁紀一 卷一百六十七

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謂夾寨之勝也不量方面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一水耳謂野河之水也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輩立盡矣不若退軍

高邑高邑漢縣光武更名高邑唐屬道州九城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

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王蹶然興曰子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

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辰州蠻

酋宋鄰澁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鄰寇湘

鄉宋白曰素置黔中郡於今沅陵縣西二十里漢改黔中郡為武

陵郡建武二十五年宗均受封蠻酋置辰州天授三年改沅州大

歷五年改澁州唐武德四年分衡山道湘鄉縣置澁州九城志在

州西南一百五十五里金盛寇武岡宋白曰武岡武帝分都梁立武岡

皇楚書作潘全盛縣今湖南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賊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山故謂之武岡郡志云武岡縣接武安以得名

楚王馬殷遣昭州刺史巨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考與日湖湘故事巨師周斬潘

辰州宋郭州昌師益一時全辰於武岡其年十月十一日

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帝遣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

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為容管觀察使昌魯為

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南遠

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度使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南遠軍

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度使亦於容州以李克川大將蓋節度

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及劉

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嚴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

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馬殷大喜

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

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備備棄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

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

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與

湘故事龐巨昭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命以征南步

軍其母巨昭知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悟象柳宜崇資

其等州巨昭聞此雄勢謂諸首領曰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兵

馬此來侵吞吾境其將奈何時容南指揮使其弟對曰李瓊兵

馬其勢已強必然轉敵今欲燒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則州城

與李瓊無入州即依前出諸山峭兵士復攻之堅守旬月之開

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

巨昭曰吾每至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與諸州外荷

其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於湖南又曰天復未甲子十有二月

容南龐巨昭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策小吏謂路密持

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劉巖遣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入下

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於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

乃制而書投馬氏具述巖急湖南途遠捉生指揮使張可求謂

彥章進至高州九城志容州東南至以兵接送巨昭昌魯之族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 後列國紀一

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為彥章不能以

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馬殷并朗州奏改昌魯鄰人也

至晉咸亨元年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

承元年是歲凡五歲五節嶺南劉巖卒弟巖嗣春正月丙戌朔日

有食之 柏鄉比不儲芻比近也言近時起人不備芻於柏

劉芻自給晉人日以游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

射而詬之梁兵疑其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了

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瑑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

王景仁韓勅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

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互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

支晉王季存勳謂匡衡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

之假子也魏史李暹及本姓于少事李暹之光啟中暹之選部下

晉王登高邱以擊曰梁兵爭進而擊我兵蹙而靜我必勝戰自己

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

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

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

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晷也士卒勞倦必有退志常

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

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

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

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

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前軍者勿

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驚動天地遣人以深藁之憾

不顧剽掠魏梁遺林等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

殆盡魏史本和龍驤二年以尹自野河至柏鄉傳戶蔽地王景仁

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棄糧食資財

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魏志自

至邢州一百五十餘里 河朔大震梁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

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

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阮之城中存者壞垣

而已癸巳梁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

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瑄將三千騎趣河魏張

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

利書梁主晁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西山即

延至上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蜀主王

建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李茂貞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蜀主以

晉書慈都於普州安在縣 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

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甯辛亥公主至成都蜀

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蜀主伐

福州人也 楚將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

送武岡斬之移兵攻宋艷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為最

存 二月己未晉王季存勳至魏州攻之不克梁主晁以羅周

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羅周翰之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

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揚劉濟河開道夜入魏

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

至皆棄舟而去 梁主晁召蔡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久未除代

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繼兵焚掠將奔淮南順化指揮使

王存儼誅行琮撫遏其眾自領州事以眾情馳奏時東京西守博

王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鄆陵九城志鄆陵在博

曰存儼方懼苦臨之以兵則飛去矣馳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

蔡州事 乙丑晉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投夏津高唐夏津本古

賈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九城 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漢東郡東武

武朝城開元七年更名朝城屬博州故朝城縣管內 攻澶州刺史

張可臻棄城走梁主晁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

掠新鄉其城魏志新鄉在衛州西北五十五

庚午梁主帥親軍車白司馬阪以備之

梁主選官家子有才力者置帳下號應子部

居正曰太祖置應子部最為 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

劉守光既克滄州去年正月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

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

王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

騎三出欲自將之為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

何以處之四鎮謂并幽朔定鎔忠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季存勳笑曰趙

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

二鎮恩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壤彼若擾我城成動搖人情

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

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將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王申晉

王解魏州圍而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

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九城志魏州有至趙州九十五里大將將士曰

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郡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

禮燕人也為劉守恭牙將仁恭使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

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濟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

言知兵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張文禮後遂殺王鎔而亂

州

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周德威等將二千人成趙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三

三月乙酉朔梁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 清海靜海節

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請於梁以其弟節度副使

嚴維知雷後丁亥卒年三十八嚴襲位 岐王季茂貞聚兵臨蜀東

鄙蜀主王建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

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

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

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

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三路進兵以伐岐各路

統三招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

王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岐王季茂貞募華原賊帥溫

韜以為假子更姓名曰李彥韜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宋廢

復為美原縣屬耀州宋白曰華原縣本漢被翊縣地曹魏以來屬

北地郡元魏廢帝三年置通川郡泥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為

華原美原縣本秦漢頻陽縣秦道土門護軍後周置土門縣置

唐咸亨二年改為美原九城志耀州在長安北一百六十里 置

義勝軍以彥韜為節度使使帥州岐兵攻梁長安梁遣感化節度

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

奏擊彥韜於車度走之車度地名在長安北同州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攻

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梁主冕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

乾化 甲辰梁以清海雷後劉巖為節度使

考異曰十國紀年甲辰使陞復名巖案詳史傳云前為漢劉陟胡實王劉氏興亡

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子

是使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漢王劉巖自立為漢唐烈祖實錄天祐十

四年劉巖位改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

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章武為潭廣和叶使云廣守渝謝

其可弟巖為軍情所惑七月友誼加劉巖檢校太傅薛史梁末帝

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

亦云彭城巖蓋劉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

月廣南劉陟潛何嗣來使莊宗列傳自劉立至建武皆云劉陟眾

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

刺史無武人 蜀主王建如利州命太子監國六月癸丑朔至利

州欲親總兵以 燕王劉守光舊衣赭袍唐世顧謂將吏曰

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隨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

難新平謂新平 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遠謀自帝未

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

不悅又使人諷鎮定約諸鎮尊已為尚父趙王王鎔以告晉王晉

王季存勳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

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憲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

德宋瑤六節度使五鎮并河東為六然自昭義以下皆屬河東 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

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於梁主曰

晉王等推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投臣

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并謂晉 梁主見亦知其狂愚乃以守

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閻門使王曠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受旨蓋

官屬猶樞密院承旨也 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

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

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

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

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

之考異曰莊宗列傳劉守光傳云宋溫命偽閻門使王曠供事官

史彥羣等使曠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六月使至守光令

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法取二十四日受冊未溫傳亦云史彥羣

莊宗實錄採訪使儀法取二十四日受冊未溫傳亦云史彥羣

大請稔其惡以晉之推為尚父乙未上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

等議討巖之謀諸將亦云宜為其禍上令押衙張承業持墨制及

宋瑤張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

直鄆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憲奉冊進盧龍橫

海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鎮

錄都不言守光事惟編錄云三月壬辰委閻門使王曠受旨史

彥羣謂國禮賜冊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鎮定既與

河東結權兼同差使諸道節度使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曠史

彥羣上下一行並囚禁數日後放出案莊宗實錄及南唐烈祖實

州欲攻 獨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王建西還留御營

使曰王宗鐵屯利州 辛丑梁主冕避暑於張宗奭第亂其婦女

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弑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

為李罕之所圍見二百五十七卷 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

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梁主還宮或有言其情於梁主

者梁主急召宗奭其意不測宗奭妻儲氏明收有口辨遽入見厲

聲曰宗奭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斷土拮据拾財賦助陛下

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梁主曰我無惡心

姬勿多言 趙王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九域志邢州北至

趙州一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一 恩滿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一 恩滿機

里其兵臨其會晉王季存勳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

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

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

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第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漸矜為盟許

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八月庚申蜀主王建至成都燕

王甄守光將稱帝將佐多舉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

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事見上卷以至

今日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

諸質上令軍士乃而噉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

土室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

使王暉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受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四

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宋白曰平州燕十二州為營州之境

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俱為肥如石周官職方在幽州之地春秋魯山戎

城之地唐武德初置平州於盧龍岐王季茂貞使劉知俊李

繼崇將兵擊蜀乙亥蜀將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

於青泥嶺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蜀兵大敗馬步使

王宗浩奔興州蜀死於江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

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在興元府西一百里宗侃宗賀等收散

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

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九域志興元西至西縣百里西縣抵利州

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利州二百六十里

吾必以死守之蜀主王建以昌王宗鑑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

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蜀主先已遣三招討使代

招討使是將兵救安遠軍壘於麻讓之閉麻水出大巴山北谷中

田之餘東南流至古藤水城之側二水在商鄭縣東南杜佑與唐

日縣州曰明縣有藤水宋白曰藤水與縣有清藤縣藤水縣

道與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岫明日又戰於見口斬其成州刺

史李彥琛九月梁主冕疾稍愈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戊戌

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梁主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

奏晉軍已出井陘梁主遽命擊北趙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

相州九域志衛州北至相州一百二聞晉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

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湖州刺史錢鏐

酒殺人恐吳越王錢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

安德奔於吳晉王季存勳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

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

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晉王帝矣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五

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

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

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

屈蜀主王建如利州蜀主先已遣三招討使代命太子監國決雲

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倅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

將彭君集破岐二寨倅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恩諤自中巴

開行至泥溪巴州在三巴之中謂之中巴興元之南有大行路泥溪

繼發與李紹琛軍行次舍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

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甲寅夜梁主冕發

相州乙卯至涇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丙辰

至魏縣涇水在魏州之西成安縣界九域志魏州成安縣有涇水

鎮成安縣在州西三十五里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

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梁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梁主以夾寨柏鄉屢失利

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相州右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州馬軍都指揮使何令弼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於軍門次魏縣先鋒指揮使黃旆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梁主南還劉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

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為掌書記丁亥王處直告難於晉梁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為美人戊子梁主冕至獲嘉

庚寅梁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

刺史高行存降

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克項大牙相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為池鹽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其地而

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為自是虜塵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魏動偏師遠收秦要國之右臂唐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子開平三年所收似屬風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謀或者謂平既得又失之也王

辰梁主冕至洛陽疾復作蜀王宗弼收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王建自利州如興元拔軍既集安遠軍擊其旗

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岐王季茂貞左右石

簡顯讓到知俊於岐王王奪其兵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士勇來歸我不宜以讓廢之王為之誅簡顯以安之繼崇召知俊單族居於秦州

萬茂易定之容城

乙卯梁以朗州留後馬寶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鎮南留後盧廷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免丙辰梁以球為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

州刺史丁巳蜀主王建至成都自興元

後曲美為節度使 癸亥梁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甯遠節

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馬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佳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王季存助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是歲蜀主王建以內樞密使潘炕為武泰節度使

弟宣徽南院使峭為內樞密使

王晉較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

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嚴會於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

之三鎮并鎮定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拒馬河之北自

州宋白曰涿州古涿鹿地漢高帝道郡魏改范陽郡取漢涿縣在范水之陽為名唐大歷四年立涿州南至冀州一百六十里

東北至幽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
一百二十里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耶守奇免
胃勞之劉守奇奔晉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
之功譜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梁梁
主冕以守奇為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劉守光籍境
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為僧奔晉故守奇客之丁
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二月梁主疾小愈議自將擊
鎮定以救之 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
之至是蜀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於蜀主
建 梁主冕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祿卿盧玘等使於蜀遺蜀主
王建書呼之為兄 甲子梁主冕發洛陽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八

帥眾降於楚楚王駕殿以郟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澧州刺史 梁
主冕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漢觀津縣古城東
帝實后父少弟冢也冢是縣人遺秦之亂漁釣隱身於湖而死景
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縣民謂之賢氏
山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梁主遂前逼之或告曰晉兵
大至矣梁主棄行帳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自下博至棗
習趙州人也棗強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
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
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已來視我鎮人裂背今往歸之如自投虎
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
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詰曰某既
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何擔從軍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九

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雷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
晉王大軍至矣時循縣未下梁主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
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
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敵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
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
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補之耕者皆荷鋤奮捷逐之委棄軍資
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視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雷貝州旬餘諸軍
始集 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 劉繼威父牛光淫於都指
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一 恩補

稱雷後以知裕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於梁亦遣使降
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遂奔梁梁主冕為之置
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來者皆隸之辛丑梁以
萬進為義昌節度使甲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 師厚
 弟從張萬進 乙巳梁主冕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貝州南至魏州
 淮張本 戊申晉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燕瓦橋關 九域志瓦橋關在
 涿州南一百二十
 里 其將吏及冀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涉獵書傳晉王季
存遣使傳其子繼及嚴固辭晉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徒跣
入諫曰彌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戮義之士乎乃免之知祥
遷之弟子 孟遷以邢州降晉又晉晉以 李克讓之塔也 李克讓晉
 邢州降梁者也孟知祥始此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欽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

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乘政 徐溫自
 牙將乘政見二百六 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
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
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聞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
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 揚至溫威王李遇
 斥言徐溫弒之 溫怒以淮南
節度副使王璠為宣州制遣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
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還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
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四月癸丑梁以楚王駕殷為武
安武昌靜江甯遠節度使洪鄂四而行營都統 欲使攻楊氏 乙
卯梁博王友文來朝 來朝於魏 精梁主冕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已
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黎陽至滑州隔大河耳 維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一 恩補

羌胡董瑛反蜀主王建遣保德軍使趙德諱討平之 己巳梁主冕
至大梁 梁主冕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叡等
為潭廣和叶使往解之 戊寅梁主冕發大梁 晉周德威以兵
少不足下燕請濟師晉王季存勳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
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甲申梁主冕至洛陽疾
甚 梁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辭貽矩卒 劉守光遣其將軍
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 龍頭岡在幽州城
 東南考異曰莊宗
 實錄作羊頭岡今從莊宗列傳莊宗實錄四月己卯朔周德威將
 軍廷珪進軍大城莊宗辭史及莊宗列傳周德威傳云五月七日
 次大戰今從之 廷珪曰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陽五者德威小名
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接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
奮槌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

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曉將也燕人失之奪氣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故能得士之死力當是時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己丑蜀大赦 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夔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斃以徇不然隨薨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諸將謂劉威陽雅輩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朱齊邱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連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一

人也附錄齊邱章人好學有大志其始為知誥時賦風風臺詩以見志曰若我歷漢泉岩岩撐碧落宜哉素始皇不驢亦不鑿山壁龍虎健水黑蟻壓作白虹微吞人赤龍相燭燭並植泥金碧石路盤繞磧倒挂笑片後危立思天鶴鑿池蒼蛟龍我松酒登營梁開紫微難石緯蛇含蘊蕪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萬萬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絲李和衣嚼食竹無感長柳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編春開笑答如佳人迴首似講書宜和有道無人自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龍難安著自嶼啄木鳥去盡終不結曉風吹枯桐刺頭鳴噪噪城江台石青苦向淡薄不語與亡事舉首思時又音額博音博燦音燦音霍音霍音悉音悉音聲音聲音博 閏月 壬戌梁主昇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王奏於梁請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丙寅蜀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錯罷為兵部尚書 梁主昇長子邕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

文友文本姓 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鄂王友珪其母亳州管倡也薛史友珪小字道真母失其姓名亳州管妓也唐光啟中帝御地亳州召而侍月餘將去而去以候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憐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罷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道真後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死張后死於唐昭宗天祐元年梁主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梁主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梁主搃之友珪益不自安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梁主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賢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古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一

日淫而不父必有 六月丁丑朔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救敬翔時為宣政使故使之行救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兵五百人從友珪離控鶴士入伏於禁中梁以侍衛親軍為控鶴軍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梁主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它人也梁主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腸胃皆流友珪自以敗獲棄之瘞於寢殿年六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溍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鄂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

薄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幸已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宜遣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惴惴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為備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友珪不敢詰甲辰以厚為陳州刺史 是月蜀有麟見於文州 秋七月丁未梁大赦 梁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懼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因潘雀案以名驛然銅臺在魏不在魏州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壬子梁友珪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考異曰梁楊師厚傳云太祖初素天下郡府乘開亂甚眾魏之節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賊延龍趙訓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圍

書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四

甫新之七月除韓節度使韓史師厚傳略 徙周翰為宣義節度使唐穆宗文德元年羅宏信梁以侍衛諸軍使韓勅領匡國節度使 甲寅梁加吳越王錢鏐尚父 甲子梁以均王友貞為開封尹東都留守 蜀太子王元坦更名元膺宗室更名元坦見上蜀主建時得蜀太子於什邡有文二十餘字丙寅梁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穀隸建昌官者悉主之 八月梁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成懷州所以備晉人自漢亂東走所過剽掠 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至河陽今按梁龍驤軍戍州者 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至河陽今按梁龍驤軍戍州者 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至河陽今按梁龍驤軍戍州者

將劉重遇於郟陵甲午斬之為友貞以龍驤軍起義誅友珪張本 梁郟王朱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怨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官掖皆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朱友謙本陳州牙將朱簡也唐末附朱溫賜名友謙列於諸子故因此聲友珪誅逆之罪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辰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 朱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瑄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內職謂院事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

書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五

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 梁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李存勳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於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事見二百六十五威由是為帥府所忌 陵帥府 或譜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與訥說威曰公受誘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觀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段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隆演之嗣吳王加也楊行密因李儼來使尊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准承制徐溫等因其書而請於儼 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准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鎮 劉威鎮洪州 李儼鎮歙州 辛巳蜀改劍南

東川曰武德軍 朱友謙復告急於晉冬十月晉王季存勳自將

自澤潞而西北自太原 過康懷貞於解縣宋白曰解縣漢舊縣後魏改為北解縣案此

解縣在臨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解縣大業二年省九年

自絳化故城移屬解縣於廢縣理唐武德元年改屬解縣為解縣

仍於蒲州界別置虞鄉縣九域志解在蒲州東九十五里虞鄉在

蒲州東六十里考異曰莊宗同光四年實錄莊宗列傳薛史唐餘

錄朱友謙傳皆云與汴軍遇於平陽 大破之斬首千級迨至白徑

嶺而還白徑嶺在河 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九域志河中南至陝

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九域志猗氏縣在河 從者數十人撤武備

詣晉王帳拜之為真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

友謙安寢寤息自如朱友謙以此示委心晉王無所 明旦復置酒

而罷 梁楊師厚既得魏博之眾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

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

顧友珪忠之發詔召之云有北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

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雖往如吾何乃帥精

兵萬餘人度河趨洛陽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城外郭門 晉兵於

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甘言遜辭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

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武城漢之東武城縣唐

五十 至於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梁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

之斬首五千餘級 甲寅梁葬神武元聖孝皇帝於宣陵宣陵在

關廟號太祖 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

史苑致開平元年楚取岳 楚王孟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

岳州不及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

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瑋聲

援屯吉州以張贛勢若將進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

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襲走文州古豳 蜀有黃龍見富

義江 是歲梁隴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晉王季存勳以

為瀛州刺史訓永和人也永和縣屬瀛州漢孤縣地屬為永和

度州防禦使李彥瀛卒州人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附梁宋友

珪以全播為百勝防禦使度詔二州節度開通使度州先有百勝

軍州之號開通使者言使 高季昌出兵營言助梁伐晉進攻襄

州梁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勣擊敗之自是入梁之路遂絕不復朝

貢勳兗州人也 蜀劍州生連理木

晉梁以稱唐天祐十年梁王璠 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

西乾化三年是歲北五國五錄 州唐貞觀四年牛突厥以其部落置順化長四州六年以順州

隋治營州南之五柳成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

行少北十里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又踰存侯河行二十

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金人

城圖順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須知順州南至燕京九十里

其載道里遠近不同今竝存之宋白曰遼州東北至順州八十里

大元順州領懷柔密 癸亥梁鄂王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圓

丘大赦改元鳳歷 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

於江口以邀之江口荆 璋知之以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鎮

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

降於晉宋白曰薊州治漁陽本春秋無終子之國附周皇初徙元

十八年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 蜀有麟見永泰 二月壬午蜀

大赦 梁鄂王宋友珪既得志遣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昭以

金繪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嚴之子趙嚴守陳州巨黃巢 太祖

之婿也嚴尚太祖女 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

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楊師厚官中書令為北得其一言

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鄧

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

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給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鄧王弑逆吾不

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鄧王親弑君父賊

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

與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

候譙人朱漢實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譙漢縣唐 趙嚴歸洛陽亦與

象先密定計象先太祖之甥也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去年懷州 龍驤軍亂

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八 思誠補

均王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輩欲盡阮之

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及薛史等陽史末帝紀云左右龍驤

都成亦友貞偽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

案梁太祖實錄云丙寅東京言龍驤軍準詔追赴西京軍

情不同進資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但激怒言阮之耳其眾皆

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

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

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

泣曰汝能自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

兵仗王給之庚寅且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

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

殺妻後殺已廷諤亦自到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杜廣侍讀學士李珣皆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脯乃定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

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晉武節 度使并諸鎮何必洛陽乃

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

爵 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南至燕京一百 六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

里宋白曰檀州古白檀之地 蜀唐道襲自興元龍歸復為樞

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襲過惡以為不應復典機要劉主建不

悅庚子以道襲為太子太保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

軍 丁未梁主友貞更名鐸久之又名瑱瑱音真又音震又 庚

戌梁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

後行 梁主瑱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去年朱 友謙附 晉今復稱藩

實陰附於晉 丙辰梁主瑒立弟友敬為康王 乙丑晉將劉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十九 思誠補

濟克古北口檀州燕樂縣東有東軍北口二守從北口長城口也 沈括曰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自館少東北行

乍原在關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所折北行中清梁水通三十

餘里鉤折投山險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匈奴須知虎北口南至燕

京三百里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幽州成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

居庸 戊辰梁以保義節度使孟州節度使鎮邢州唐昭義軍 統諸州邢

洛陽五州唐末兵爭晉得潞州仍以保義軍自孟方立以至於

梁以邢洛磁三州為昭義軍遂有兩昭義軍今梁改邢洛磁為保

義軍而以陝州之保義軍為保國軍考異曰晉史思遠傳云貞明

中為邢州留後張筠進殺劉繼威命思遠鎮之按為進殺繼威

在前今 劉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

兵以應契丹 劉守光未救於契丹故使元 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

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季存

勳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使總之為存矩以勳 情致亂張本以燕納降軍使

盧文進為神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

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賈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

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

軍在煇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

凡八戰行欽力屈而歸嗣源愛其

驍勇養以為子

考吳曰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張昭周太和實錄

下諸將以守光必敗進召無益乃請行欽為燕帥

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為帥亦須歸幽州

武州慮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其子繫之自隨

原若不能必殺我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

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

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

為治有恩眾泣曰願出死守行珪乃夜遣其

晉軍乞兵救後周德威命李嗣源安金全救

行欽曰與公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

今日之事何勞士眾與君抗奮以決勝負

日可行周馬足復將歸嗣源羅馬救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身引弓射嗣源中將貫鞍嗣源拔矢凡八戰

猶沐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蹙固守

人告之曰彼此戰將不假言論事勢可量

日行欽而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

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實

明宗實錄皆云行欽嚴行珪皆備兵攻之

周傳云行欽稱爾後行珪守不從然恐行

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

嗣源進攻儒州拔之

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

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

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李克用

時從珂已十餘歲嗣源養以為子及長狀

健善戰嗣源愛之

李從珂始此考吳曰張昭臨初修唐書

皇后魏且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詢地

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

音問阻絕帝南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為

曹后亦疏於諸生計所存惟宣慰而已曹

皇帝與部曲王季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俱

年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為武皇驍將

位後不立從珂而欲立從榮從榮死傅位

為養子案張昭仕明宗為史官異代修

委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啟以前未

從珂每戰奮不顧身晉王存勳呼其小

敢戰亦類我 吳行營招討使李壽帥

衣錦軍 自杭州東南度千秋 吳越王

為北而應援部指使以救之睦州刺史

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以袁象先領鎮南節度使 鎮南軍

軍事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

耶 漢趙溫曰大丈夫 予受命討有罪

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

傳確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

三千餘人以歸 己亥晉劉光濬放燕

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宋白曰平

以兵部尚書王鐸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洛之兵十萬大掠

自柏鄉入攻土門趙州守奇自貝州入

里貝州北至冀州 所過焚掠庚戌師

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王子師厚自九

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瑋成趙州兵少趙王王鑒

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

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南達於河北通派都後人謂之師

河通滄州張萬進懼請遷於河內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

為順化節度使去年改滄州為順化軍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慶將兵

會廣德鎮退使馮信屯廣德將復夜衣錦軍吳越錢傳璽就

攻之 是月蜀有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 六月壬申朔晉王

季存勳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丙子蜀主王建以

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

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 吳越錢傳璽拔

廣德虜花慶渴信以歸 戊子梁以張萬進為平盧節度使 辛

亥

卯劉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蜀太

子王元膺殺鵝鵝也。鵝音袍目視不正而警敬知書善騎

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建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

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

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太

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

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

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戲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且太

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

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炕音九太子出道襲入蜀

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

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遜道襲請召屯營兵入衙衛許之內

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備捕潘峭

毛文錫至榻之幾死因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峭囚諸得賢門皮

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

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考異

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又日詰朝元膺人白建

日潘峭毛文錫離間吾兄弟將圖不使又日及罷將集微兵乃

命又日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

元膺與伶人安悉香軍將論全殊率天武兵自衛召大將徐瑤

元膺令軍使論全殊帥天武兵自衛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

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營被甲乘

馬湯王宗實門賊之宗實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必宜殺行元膺

等帥兵出拒戰道襲在宮中欲逐之也歐陽史云元膺召宗

實所答之辭似謂太子非語道襲也若語道襲立勅之速入宮

安社稷益當時蜀主聞亂既信道襲之言又不忍討太子無決

令宗侃等出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是官軍 殺屯營兵甚

眾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

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

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三

陳於西遊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餘眾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龍躍池即摩訶池匿於艦中己酉巨太子出就舟人旬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

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勝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貳者甚眾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諡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甲子晉五院軍使季信拔其州擒燕將學元福八月乙亥季信拔瀛州梁賜高季昌爵勃海王晉王季存勳與趙王宗鑑會於天長即鎮州之天長鎮也楚甯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八 後列國紀三 五

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九月

甲辰梁以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劉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是年春正月晉州 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傳瑛傳

瑒及大同節度使傅瑛攻吳常州營於潘封今常州無錫縣有潘封酒庫 徐溫

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

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 高季

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塗漫不能制 冬十月己巳劉守光帥眾五千夜出將入檀

州庚午晉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王建以雅王

宗格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展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

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為眾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蜀宗衍亡蜀張本 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蜀有白龍見邛州江 嶺南節度使

劉嚴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以女妻之 盧龍巡屬皆入於晉劉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季存勳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六八 後列國紀三 五

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驃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與復唐祚五鎮節度公

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俯首事公鎮帥王審定 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

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

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陰且言城中力竭王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

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唐昭宗乾 仁恭據幽州至 梁以甯國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使梁攻淮南 將兵萬餘侵盧壽州名 十二月吳鎮海節

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瑄帥諸將拒之過於趙步趙步源淮津

詩春紫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卻景仁引

兵乘之將及於隘險狹之吳吏士皆失邑左驍衛大將軍死邱陳

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踰馬還鬪眾隨之梁兵乃退

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

兵既集復戰於霍邱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

仁本吳之名將吳人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立表以霍

邱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浮表於木者徒梁所立

之表其下接之以木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吳人聚

梁尸為京觀於霍邱 庚午晉王季存勛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

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突厥之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天 周德威

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縣史劉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

義兒傳嗣本本雁門張氏子劉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奇藉

兵於梁以取滄州 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魏

事見上卷上年 城唐長壽二年從新興城屬檀州宋 置匿阮谷數日不食令妻祝

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

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寔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

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

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季存勛欲自雲代

歸自幽州取山後路 趙王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并

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

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易曰荷校誠其注云校者守光父母唾其

面而罵之曰逆賊破吾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

關城丙戌晉王與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恆州之大茂山是日

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趙王鎔迎謁於路

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八 後列國紀三 天 周德威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四

甲晉岐吳稱王天福十一年樂春正月戊戌朔遣王鎔詣晉王行
帳上壽置酒曰鎔願識劉太師面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
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
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敗於行唐之西鎔送室境上而別

丙子前主王建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
府 壬子晉王季存勳以練紉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陽補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一

其領而乘之也○新 丙辰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
音車去聲充夜反 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季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嘆曰
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
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置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
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
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
血以祭先王慕然後斬之或說趙王王蒜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
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
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尚書令即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假稱今晉王為盟主
勳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
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以蜀襄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

州時蜀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蜀置鎮江節度 鎮忠州 鎮夔州 鎮萬州 鎮涪州

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

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鞭拒之唐昭宗天祐元 年張武以鐵鞭

使鎮長安感化軍 感化軍 感化軍 感化軍懷英即懷貞也避梁主名改

馬 夏四月丙子蜀主王建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靈司空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罷為工部侍郎再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一

萊州司馬 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 行密同起於合肥 有戰功歷方鎮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

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 東北皆邊

於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越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

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遊我宜備之自黃 州 州 州 州

岳州舟過鄂州城 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奄 忽 忽 忽

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梁朝

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為嗣後癸丑

詔以洙為節度使 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

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晉王季存勳既克幽州乃謀伐梁秋

七月會趙王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攻邢州李嗣昭引昭養兵

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揚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

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許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於沙河迤至張公橋沙河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奔梁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

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貪

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王建多所邀求言辭狂悖對主怒

命衛士毆殺之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

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

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梁主瑱以福王友璋為武甯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

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梁主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

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於宿州九域志徐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兩河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度使朱瑾

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 十一月乙巳南詔

寇黎州蜀主王建以義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

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嶺斬其酋長趙嗟政等壬戌又敗之

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候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候等十一城路極險峻

國志王宗壽出師陳州至潘倉大破蠻眾追奔至山辛巳又敗之

於大渡河按九域志黎州三面臨大渡河南而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而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而至大渡河三百里俘斬數萬級蠻爭走渡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

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 蜀有麟見昌州 癸未蜀興

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

里及固鎮西漢在青泥嶺東北許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為雄勝軍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為

留後 乙酉岐吳再唐天祐十二年梁春正月己亥蜀主王建御得賢門受撰伴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元隆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錮金堡三王蜀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州二州之西有三世酋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黎州而居黎州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到那錮謂之五部部落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其居處石為錮後黎州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而潛通南詔為之詞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至是蜀主數以漏洩軍謀斬於成都市毀錮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二月梁牛

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鑑詳史紀及王獻傳皆云貞明年春今從之三月丁卯梁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 梁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號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厚復之梁主瑱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資租庸使趙殿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租庸使在崇政使之下官邵贊判官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憂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乘其未潰而擊之也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四 梁 梁主瑱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資租庸使趙殿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租庸使在崇政使之下官邵贊判官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憂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乘其未潰而擊之也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

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用唐使趙

州為兩鎮皆唐使梁主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

度使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

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人既赴鎮朝議恐魏

人不服道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白馬津在滑州以討鎮定

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盤結不願

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南樂

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先遣澶州刺史王

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

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

門按舊唐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堤樂一巨骨肉流離生不如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五

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日亂兵入牙

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

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梁主遣使奉官扈異撫諭魏軍

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請從昭德軍復以相

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但

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詎朝廷左傳

其手杜預注曰抵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

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賈

李繼徽假子係衡殺李彥魯自稱靜難節度使邠州二州附梁梁

以係衡為威化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程彥威為靜難節度使 吳

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

軍副使為徐知訓以吳晉王季存勳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

管季存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

臨清在魏州北 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

東下孫收志樂平此道陽縣有黃澤嶺與存審會於臨清僧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類簡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

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類

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

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

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

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

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六

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

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效節軍取焉眾心

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厲李

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王自引

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河漳河也漳河過梁主聞魏博叛大

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

魏縣亦謂之魏河梁主聞魏博叛大 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梁靜難節度使程彥威固守

拒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季存勳入府城慰勞

既入德倫上印節印天雄軍府印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

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帥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羅塗炭故

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

今寇敵密邇謂到部之兵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

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

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

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軍北歸極

弘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

也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

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考異曰莊宗賈錄云爲軍城使存進

傳皆云天雄軍都有訛言搖眾及擄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

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誹謗者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

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頊決之頊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納賄驕侈頊

有從子在河南頊密使人召之都虞侯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

責頊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

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耶

州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

務使唐節度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蕃頊謙能曲事權要由是

寵任漸固爲孔謙以倍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

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鎮并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

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張彥之以

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二年楊師厚

於南連到鄆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

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晉有晉王曰不然貝州

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

不得往來九志城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既孤然後可取

二壘謂滄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冀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

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道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

陷之九城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城志之道州乃漢

州南當兩河之界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魏城縣兩縣置澶

州取古澶淵爲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出承嗣又奏置漢

王彥章在鄆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

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備考歐史云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

與此異晉王以魏州將李嚴爲澶州刺史晉王勢軍於魏縣因帥

百餘騎循河而上規鄆營會天陰晦鄆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

聞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將復

晉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

人傷夷編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願謂從騎曰幾爲虜嗤

用英光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

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鄆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

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鄆軍數日不出寂

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

聞鄆軍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鄆爲人執旗乘

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鄆

長於襲人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短於決戰計彼行纜及山下

之西皆用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葦泥深尺餘士卒

連山

接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郭至樂平糧糧且盡樂平距晉二十里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郭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突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郭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郭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郭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郭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郭距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里東南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考吳曰薛史德威聞郭東還急趨南宮知郭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割刃其背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九

而遣之既至郭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郭軍大駭按劍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薛史莊宗紀又郭見在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郭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郭營而過入臨清郭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里宋白曰堂邑屬博州本漢清縣後廢千二縣地皆置堂邑因縣西北有漢堂邑故城以名縣 周德威攻之不克翊日鄩軍於莘縣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鄩宋白曰莘本春秋之衛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為清邑縣大業改清邑為莘縣因古地名也晉軍踵之郭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里郭橫之堦故築甬道屬河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道火築垣塹以防晉人之衝突抄截 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曉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署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時有散指軍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劔中其

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壯士亦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事見上卷行周不忍負之乃止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按九域志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王檀與宣義圍後貨瓊攻潭州拔之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里執李巖送東都梁主瑛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李存勗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梁貝州刺史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斬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南歷亭也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塞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十

還梁主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搗其腹心謂欲襲取晉陽也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之旬時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勦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鄩急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梁主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持久制晉梁主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尙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

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郭論之曰一器猶難消酒之
 河可勝盡乎眾失色後數日郭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
 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遂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郭大敗
 奔還晉人逐之及塞下俘斬千計 劉巖逆婦於楚楚王孟殷遣
 其弟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乙未蜀主王建以兼中書令王宗綰
 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岐秦州以
 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
 岐鳳州 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
 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
 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溫雷震子知訓居廣陵秉政而
 以季子知諫助之知諫爽悟喜文學徐氏諸子知諫最為循雅溫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十一 恩補
 後梁乾化五年 知訓無醜藉故雷以為佐諸將深惡知訓之陵已而以知諫為
 長者 梁主瑱之為均王也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即位
 欲立為后妃以雷未南郊固辭古人相傳以為郊見九月壬午妃
 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康王友敬自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
 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拜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殿梁
 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
 敬誅之梁主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嚴及德妃兄弟漢昭漢傑從
 兄弟漢倫漢融成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嚴等依
 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將相故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
 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梁劉鄩
 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季存勳事泄晉王殺之并其

黨五人 十一月己未夜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
 樓悉為煨燼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王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
 火蜀主王建閉門不納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
 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
 飲食 壬戌蜀大赦 乙丑梁改元貞明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
 出青泥嶺克固鎮九城志鳳州河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
九城志成州果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辛未王宗綰等
亭縣有泥陽鎮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興州刺史王
 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
 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
 降宗綰入秦州九城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成
州二百八十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百五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十一 恩補
 後梁乾化五年 表排陳使王宗僑為雷後岐將劉知俊攻梁將霍彥威於邠州半
 歲不克是歲五月劉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
 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於蜀軍
 知俊蜀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
 蜀途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武都華陽志河
 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大縣稍遠今
 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
 陳倉縣之大嶺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
 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或曰縣西界有兩山相
 當故名九城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入
 十五 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
 權鼎二州降梁岐置義勝軍以授雷翰見二乙未梁改耀州為崇
 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復彥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
 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

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劉晟時以世州為建武軍以吳越王錢鏐為國王而已獨為

南平王南平王也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瑱不許廢謂僚屬

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

遂絕 冥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丙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春正月梁宣武節度使守

字年號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梁主瑱聞前河南府參

中書令廣德靖王采全廣德名德卒 梁主瑱聞前河南府參

軍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

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

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

判官 蜀主王建以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

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楊隆演登樓發庫兵討

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眾自去眾將何

依知訓乃止眾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寤息聞於外府中稍安王

寅謙等陳於天輿門外楊行密以揚州牙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

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眾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

之 梁主瑳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季存勳乃留副總管

季存審守營守華西白勞軍於貝州勞國張晉陽鄩聞

之奏請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

舉將軍勉之郭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

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

且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季存審引營中兵踵其

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賊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

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逼之至故元城西唐元城縣治古

七年併入黃縣聖歷二年又分黃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

元十三年和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古廢城在魏城東北

二十 與季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

圍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

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追至河上

殺弱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

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

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十四

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安金全從晉王克用往見承業曰晉陽根

起於代北故云故將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

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

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

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

晉陽晉陽九城志上黨至梁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君立擊破

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李嗣昭鎮昭義遂入城

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

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

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

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

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季存勳攻梁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

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唐天祐三年以磁州為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使取之因復舊州名晉王還魏州 梁主瑱屢召劉鄩不至

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為明年鄩入朝左遷張本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梁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 劉鄩

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梁主瑱遣捉生都

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戌楊劉突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三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掠剽

攻建國門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所起也宋曰曰大梁皇城南為建國門梁主登樓拒戰

建國門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慶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

油沃葦長木揭之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

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梁主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

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

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祖生於崑山改單州為單州五月吳越王

錢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榔潭岳荆南道入貢於

梁以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三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九十八里自虔州西至岳州六百六十里自岳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荆南四百三十里光業日休之子也 六月晉人攻梁邢州任義節度使聞

寶拒守梁主瑒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眾

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季存勳至魏州 梁主瑒嘉吳越王

錢鏐貢獻之勳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

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

萊尉遼本漢黃縣唐神夢徵棗州人也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

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八月丁酉

梁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

午蜀主王建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

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

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蜀天雄節度使劉知俊秦州匡國軍使

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岐州之兵指資羅以攻鳳翔晉王季存勳自將攻邢州梁昭德節度使

張筠乘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去年梁分用州為昭德軍以李嗣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十五

為刺史 考異曰劉知俊本云筠奔東都受左衛上將軍莊宗寶錄

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領仍舊隸魏州從洛州刺史

史夏建豐為相州刺史按上月月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後云走

者蓋始者文粹今為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既降晉今亦猶得將軍

者蓋沿通款於晉梁朝不知耳明宗寶錄云八月張筠走移帝為

相州刺史九月為安國節度使而莊宗寶錄云袁建豐為相州刺

史按明宗寶錄建豐為相州刺史後方除建豐莊宗寶錄書

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為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寶錄書

在下耳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拔兵至城下

諭之寶舉城降 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

溫已降則彼知援兵之望絕而寶於是不能守矣

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梁晉命關

寶 以季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邢州梁保義軍既入於晉

領 日王傳五代會要薛史地理志梁史寶字記皆云梁建保義軍

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寶錄列傳薛史存審傳皆云

此年長安國節度使恐是魏屬晉即 契丹王節律阿保機帥諸部

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 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契丹攻蔚州自勝勝出詔道以掩晉不備也考異曰開元中張武
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軍于都護府城內魏方節度使元
元年遣張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張武節度
使亦帶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首以後皆帶朔州刺史
據此乃治蔚州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
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雲州即大同軍蜀有黃龍見大昌
池 九月晉王存勳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

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人以兵逼滄州梁順化節度使戴
思遠棄城奔東都河朔蓋歸于晉滄州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
王李存勳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
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以嗣源為安國
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晉王坊內凡節鎮皆有中門使委
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為安重誨為嗣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十一 思補樓

安重誨其先本北都曹家父 晉王李存勳自將兵救雲州行至
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遣以李存璋為大同節度使晉人圍貝
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
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其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敵人為糧乃
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殺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
眾三千出降既釋甲而殺之盡殲考異曰莊宗實錄載將張源
遂有翻然之志詢謀於眾眾皆河南人雖其歸罪不從因殺源
德使人為盟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及既食場呼我大將曰今
欲請罪懼晉王不殺我請殺甲執兵而見已即解之如何報曰
無便於此者其眾三千甲出降我將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第
而四而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數十
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之強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
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若不降而死其眾當即降
於晉豈猶拒守與晉約而後出哉明是眾懼死不降耳今從莊
宗實錄 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

守 晉王李存勳如魏州 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滅唐吳王楊
隆演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虢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趨
光州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也 庚申蜀新宮成
在舊宮之北 梁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
羣盜置帳下為親兵已卯盜乘檣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
彥帥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

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綰等出故關至
隴州故關在丙寅岐兵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李茂貞
猜忌岐置保勝軍於虢州帥其眾二萬棄隴州奔於劉軍蜀兵進攻隴州以
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
不出會大雪蜀主王建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宏志宏志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十一 思補樓

陽人也 丁酉梁以禮部侍郎鄭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珣繁
之姪孫也 鄭榮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元元年考異曰中書侍郎
鄭平章事鄭珣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己酉又云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珣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
刑部尚書也本傳云梁禮部侍郎鄭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今
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珣一十九年方捷姓名為第十九人
第行亦同自登第九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珣光化三年及第自光
化三年至此年第十 己亥蜀大赦 晉王李存勳遣使如吳會
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管都招討使
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淮渡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楚王馬殷聞
晉王李存勳平河北遣使通好晉王亦遣使報之 是歲梁慶州
叛附於岐 梁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岐將李繼陟據之梁以左

龍虎統軍賀瓊為西而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破岐兵下
甯衍二州 衍州考與日詳夫賀瓊為貞明二年廣州叛為李繼勳
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瓊為西而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兼諸
軍都虞候與張筠被許以之眾三萬下甯衍二州此非小事而宋
帝紀李及傳皆無惟 河東監軍張承業既嘗用事其姪瓊等
乘傳有之今以為據

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
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瓊為驍
州刺史承業謂瓊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 劉開道必指
使又嘗鎮同州 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瓊所至不
敢貪暴 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珣逆婦於閩自是閩與
吳越通好 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
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 事見 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

所掠契丹日益疆大契丹王耶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
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以其所居為上京置樓其間謂
之西樓又於其南木葉山置南樓東千里置東樓北三百里置北
樓阿保機常往來射獵四樓之間 欽定四庫全書 契丹好鬼而
大會聚觀 中皆以東向 至是改元神冊 考契丹紀年通譜云
契丹中有歷日通紀自二十年置皇祐三年冬北使幽州得其歷
因問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為丙子元其後復有天贊宋五
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房
人恥保機無與追為之耳保機中又說天皇王處座推記太祖
一舉并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成勃
洮虜其王大誦燕立長子為勃洮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
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又曰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
族號為漢姓世里沒里以漢志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
蕭氏正族推與后族同皆其主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
落通音款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功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
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
來稿我諸部以為然共以池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

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
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即位李存勖命范陽後漢高祖以孫唐孫
錄古云阿保機設策引諸族逐捕帝位乾祐中劉仁恭幽州前
刺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策元年歲在丙子乃
北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
遣錄古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劉呼之為難友言此事
其胡言說家降使劉立必求稱帝安得在劉仁恭幽州前唐孫
錄全版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其稱帝實有
年今因其改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
其謀阿保機嘗度磧驛克項 欽定四庫全書 謂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與泊
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 案韋韋韋韋也與泊述律后知之勒兵
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樹
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李存勗方經營河北欲結契
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襄國
遣參軍韓延徽求接於契丹 考契丹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王祐
遺參軍韓延徽求接於契丹 中述律后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

契丹延徽將命人誘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
唐光化三年守有張存敬敗賊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
為存敬所敗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州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
歸唐之時常與契丹有隙使與之相結化三年守光攻契
丹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代之其遣延徽
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證據故但云義因附於此 阿保機怒
其不拜雷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
嘗於阿保機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立
禮而用之阿保機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
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
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
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
不自安求東歸省母 自晉陽歸幽州 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
王德明為道王第後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
子即燕人張文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

契丹延徽將命人誘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
唐光化三年守有張存敬敗賊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
為存敬所敗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州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
歸唐之時常與契丹有隙使與之相結化三年守光攻契
丹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代之其遣延徽
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證據故但云義因附於此 阿保機怒
其不拜雷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
嘗於阿保機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立
禮而用之阿保機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
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
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
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
不自安求東歸省母 自晉陽歸幽州 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
王德明為道王第後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
子即燕人張文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

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住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
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
機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曷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
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阿保機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
遷至中書令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為相 晉王遣使至契
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
故鄉所以不置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
契丹必不南牧晉書延徽傳曰延徽論胡人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
寇延徽之力也

晉書延徽傳曰延徽論胡人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
寇延徽之力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三十一

月甲申晉王李存勳攻遼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晉王
季存勳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晉書威塞軍於新州後
一據詳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為威塞軍節度使以威塞武三州隸之 騎情不洽侍婢預政
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
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
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壽州屬吳盧文 行者
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官彥璋與士卒謀
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鬪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為進退離合至
而用長技 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千里行役
乃勝耳 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千里行役
是為 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奈何眾曰殺使長州之長故日
使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詰

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輩既害郎
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為眾所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
攻武州廂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周德威亦遣
兵追討文進帥其眾奔契丹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侍婢及
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人營州界及 下有渝
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海道俠處纒數尺秀皆亂山高峻不可
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臨海
皆斗絕過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功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碣石
世碣石洋碣石碣石長楊黃花紫蒙白銀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
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皆斗峻
山下瀕海東北行狹道纒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路西亂山
至進牛欄九六口欄成相 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幽州歲致繪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三十一

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幽州屬龍節 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
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晉周
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
於管平之閒金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
於管平之閒金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
造地設以分藩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後若得
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燕內之地平曠三州自後唐廢于阿
保機改平州為遼與府以管燕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
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順原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
六都統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地但云燕雲兩路
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
與路也破遼之後全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於幹離不後由平州入
寇乃當關議遼雲不明地理之故又金虜行程云樂州古無之唐
末河保軍以昭平營對守光祿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
城管州右柳城郡界所築也乃設之孤竹關漢唐西地其城外
多大山山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為名自營州東至渝
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比限大山重岡復嶺中有五關惟渝關居
庸可以通饋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

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器未
 數里則地皆瘠瘠豈天設此以限華夷乎 德威又忌幽州將將有
 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隆演遣使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
 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齊志猛火油出
占城國蠻人水戰
 用之以阿保機大喜即遣騎三萬欲攻幽州連律后晒之曰豈有
 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阿保機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
 阿保機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
 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
 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阿保機乃止三月盧文
 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
 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李存勖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
 丹所敗奔歸 楚王馬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俸獲而還 契丹
 乘勝進圍幽州晉言有眾百萬旣車鼙幕瀟漫山澤獸毛將細者
為音一音音
 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晉以邀
 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
 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存勖告急晉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
 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聞
 勸王救之晉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
三卷貞觀四年
 今我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資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
 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
 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侍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
 以赴之晉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李嗣源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三

兵先進軍於涑水涑水縣屬易州宋白曰李嗣源時
屯涑水扼汭溝諸關以伺賊勢 閻寶以鎮定
 之兵繼之 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
 部至昇州吳以昇州常宣欲
池為徐溫遊屬 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
 海軍治所於昇州鎮海軍本
治潤州 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
 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
 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溫
 長子知訓也知訓死知
誥得權本 溫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溫但舉
 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彥謙常州人也為陳彥謙垂死請
於徐溫立己子張
 本 高季昌與孔勛修好復通貢獻於梁高季昌為孔勛所敗事
見上卷梁乾化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九 後列國紀四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五

訂秋七月庚戌漢王王建以桑宏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以俊晉王李存勳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漢飛龍使唐文展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三年

後列國紀五

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王建聞樂聲怪之文展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榮經漢縣道縣地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嚴即皇帝位於番禺番禺音潘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光裔自以唐之甲族恥事偽國常怏怏思歸嚴乃習為光裔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喜為盡

心焉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

騎七萬會於易州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眾

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

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

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

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水經注聖水出上

流運大防嶺又曰夏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

冀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

驛路 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

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契丹行山上晉

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

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三年

後列國紀五

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吾疆場晉王命吾將百萬眾直抵西樓

滅汝種族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因躍馬奮槊二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

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

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

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

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

北山去取古北口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

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

州副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突騎歲入北

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九城志瓦橋北至薊州一

一百一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為鄴
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深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
失守責之河朔失守 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
月己亥梁加吳越王錢鏐天下兵馬都元帥 晉王李存勳遣晉

陽自魏州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
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

軍城謂晉 陽軍城也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補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斬之
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酒酣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

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
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即君繼頭皆出承業俸

祿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 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
祿探寶貨謝之謂之繼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三 唐紀五

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
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
僕為不迺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
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
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聞寶從翁解承業手
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踏地罵曰聞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聞寶背
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
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乃酌
兩卮奉承業曰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
可飲王入官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咎之矣明
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

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
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術之承業恐其及禍乘
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
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
由是獲免 越王劉巖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

楊隆演稱帝 閏月戊申漢主王建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
部尚書內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漢主王建祀圓丘

晉王李存勳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貞明年晉
窺河上若以破夾寒為 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晉王李

存勳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者
成安人也成安漢斥邱縣北齊所置 其父劉叟以醫卜為業號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四 唐紀五

山人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於王宮性狡悍淫妒而王
獨嬖之時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
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髮丈人護之正此翁也王喜以語夫人夫
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
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戶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
至此命答劉叟於宮門然時人莫不知其為劉叟女也雖王亦心
知之宮中每為優戲王為劉叟衣服身自負蓄囊藥使其子繼岌
捉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夫人必大怒答繼岌
而逐之官中以此為笑樂 漢主王建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諸
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 唐文展數毀
之漢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

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對知俊懼不見容於梁而奔岐懼不見容於岐而奔附人人必慮其博噬其能容之乎 癸丑漢大赦改明年元曰

光天 壬戌梁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梁主璠論平慶

州功賀梁平慶州見上卷上年 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

章事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季存勸

敗于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是日威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

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

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

角負葭葦塞斷陸佃唯曰葭即今之葦一名葭葦葦之未秀者成謂之葭葦葦小而葦大字說曰葭謂之葭其小曰葭葦謂之葦其小曰葦葦強而葦弱葦高而葦下○葭音完 四面進

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梁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

於梁主璠曰陛下踐祚以來向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

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 敬翔諫

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敗見上卷上年 公私困竭人心喘恐今展禮圓丘

必行實費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

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己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官闕

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掘汜水矣掘汜水謂之險也

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梁主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

大梁 甲戌梁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 是歲閩王王審

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劉巖之女

戊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閏春正月乙亥朔漢大

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號見上卷上年 梁主璠至大梁自洛陽還 晉兵侵

掠至鄆濮而還晉改楊劉楊劉屬鄆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敵敵

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

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

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

擯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

也臣雖驚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

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

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殿可求以厚利募贖石水

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兵募水工習於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梁貞明四年 六

道故舟 蜀太子王行好酒色樂遊戲蜀主蓮嘗自夾城過聞太

子與諸王關雞擊毬喧呼之聲蜀蓋做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 歎曰吾百戰以

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

能去也張格贊立宗帝見二百六十八卷梁乾化二年 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

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梁河陽節度

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季存

勸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

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

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己亥蜀主王建以

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東路出寶雞西

路出 三月吳越王錢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

秦隴

又加天下 夏四月癸卯朔主王建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

資王 岐王季茂貞復遣使求好於蜀 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梁乾化元年 己酉

西梁以吏部侍郎蕭頊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休大節度使

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

太祖改保塞軍為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兄也兄弟并鎮今並為一 梁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

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蜀主王建自承平末 梁乾化元年蜀改元通正 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

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腹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

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孫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五 一 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

文展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

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展屢以蜀主之命撫慰之伺蜀主

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道偵察外事 仇音稱在道以其

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

昌權判六軍事 劉道天策府見上卷梁乾化四年 召太子入侍疾

丙子貶唐文展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展

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 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 丙申蜀主

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成及行營

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展官爵流雅州辛

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院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縉宗夔

宗

宗

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人 唐制樞密使本用宦

者 及唐文展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蜀主本許州舞陽人其諸將亦多許州人

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蜀主以宦者亡張本

月王寅朔蜀主殂 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弼親吏王處琪言

食進雞饅餅因與毒建疾困大臣魏宏夫等請誅文展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呼而逝劉想按舊史文展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王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 癸卯太子衍即皇帝位

衍字化源 尊徐賢妃為太后 衍母 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

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展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

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 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鎮秦州 免左保勝軍使領

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

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五 一 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南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成

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

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

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南道邕州曰建武廣州曰南海皆

唐故城與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

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前按公之時去五代未

遠十國皆自相署者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

二三百餘年之後乎今台州有晉南作杜碑墓碑云唐僖宗光啟三

年陞台州為德化軍而乃建更碑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

黃巖縣承甯江有泗於水者拾一編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

朱記宋太初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

台州台州小郡舊置節度其他州郡從可知矣矣之昌化威武蓋

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

謝回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

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仰侮吳王

楊隆演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儂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為衣

墨髻執帽以從 儂人為儂以一人儂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聖角儂衣如儂如之狀謂之蒼鶻 又嘗泛

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

東寺前有橋知訓使酒悻悻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

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槳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

不之知知訓及第知詢皆不預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

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

及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之會飲伏甲欲殺之軍校刁彥能行

酒以爪語知誥知誥悟亟起去他日又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

惘決欲殺知誥知誥躡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

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

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

知訓謂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後梁貞明四年

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寵妓絕色

也又有所愛馬冬貯於帳夏貯於幃冬貯於帳欲其暖也夏貯於幃欲其涼且隔蚊蠅也

音陶又音導又音除及將赴泗州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

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

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

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

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

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

衣障面走入內曰爾自為之我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

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

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視將也願使之助吳王

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到初瑾病瘖者視之

色懼瑾曰但治之吾非病死者至是果遂徐知誥在潤州聞難

夾江相去用朱齊邱策即日引兵濟江考吳日吳錄九國志徐鈺

五十餘里皆無口工商錄日先主開亂即日以州兵渡江至廣發會瑾自發

因撫定其眾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誥城自發成牛

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成午知誥親吏馬

仁裕聞知訓死自募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

民按揚州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行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

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戶於雷塘而滅其族瑾

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

就誠聞者哀之瑾之殺知訓也泰甯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

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直撫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李儼宜諫

百六十三卷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

昭宗天復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後梁貞明四年

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質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

其諸子 王戊晉王季存勳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

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

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

水落深纜及膝遂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

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謝自河陽徙匡國也會兵不得進乃稍引卻

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

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展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

格內不自安張格附唐文展見上三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玘自恐

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玘

為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
 貶維州司戶庚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令茂州刺
 史顧承鄜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鄜母曰戒
 汝子勿為人報仇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鄜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
 承鄜罪秋七月壬申蜀主王衍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
 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臨穎王宗裔宗夔及兼侍
 中宗黯皆為瑯邪郡王自典午渡江以來江左以瑯邪之甲戌以
 王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瑯邪
 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
 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吳徐溫入朝於廣陵自界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五十一 蜀

戮已而入徐知訓麻痺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
 受刑而盡知訓衮冕正坐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徐知誥嚴可求
 因具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
 而葬之實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
 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
 府事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誥被殺至此十四日吳
 府事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知誥執吳政至此方
 耳兼江州關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關練使代知諫也溫還鎮金陵
 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
 蓋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獨天祐
 十三年以前通稅梁既廢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
 年徐知誥為天祐十三年以前通稅是年以後
 其遺者 餘俟豐年乃輸之天祐十四年通稅也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

請託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踰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
 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賜給之盛者未嘗張蓋操扇左右
 進葢必卻之曰士眾尚多暴露我何用此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
 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
 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
 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續繁露曰今
 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曰口賦也漢四年初為券賦如前曰漢
 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大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券治庫兵
 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則遂取高帝本額賦錢三之二則一口
 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日文帝使行文賦四十丁男
 三年而一券如前日常賦錢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
 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
 為四十者也此之謂率即古法一歲一丁然後無過三日者是也
 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及已成
 丁則每歲供當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
 唐制成丁而後役不役則計口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五十一 蜀

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或
 當稅額之三千
 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
 誥從之由是江淮別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
 齊邱而徐溫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
 軍判官行軍判官也知誥每
 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屏語屏左右而密語也水亭則
 四旁空闊無屏屬於垣之度
 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箸畫灰為字隨
 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
 不下軍中大疫王祺病歿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
 使未幾祺卒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錢鏐以其子統軍
 使傅球為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吳信州統軍使吳楚
 越所遣官
 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零都以救之零都古縣唐屬
 虔州九域志在州

南一百信州兵縱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啟關
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
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
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奉制吳越救州之兵力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城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兵屯汀州示將發虔也晉王季存勳遣使持帛書會
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晉王季存勳謀大舉伐梁周德威
將幽州步騎三萬季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洛步騎
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
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開
於魏州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
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強譏閒將與總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四年固辭軍使蜀主王衍許之但管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梁泰嘗
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萬進聞晉
兵將出己酉遣使附於晉且求援遂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
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考吳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許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
癸未制置使張守節官命劉鄩制置使十月下兗州守節進
進鄩云貞明四年七月板五年冬救其城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
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
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
據今以莊宗實錄 甲子蜀順德皇后周氏殂周氏蜀主建正室也乙丑蜀
主王衍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翰宋光祿宋承濬田魯儻
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輪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
聽庠與蜀主建同起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
賊百聞明且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祿光嗣之從弟也

晉王季存勳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
家渡麻家渡在濮州界梁將賀瓌謝彥章將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
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冠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王鎰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
本朝中興繫於王水謂謂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
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
營使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
之職也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
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何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願謂左右曰老子妨
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人於隄下王以十
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四年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王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吳
劉信遣其將張宜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
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梅山蠻寇邵
州梅山蠻居邵州界朱黑帝五年開置楚將樊須擊走之九月
壬子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讀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王
衍許之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
全播取質納賂而還遣使報徐溫溫大怒曰信爲大將攻城不下
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杖信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
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
之眾劉信本鎮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於大江廣陵
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
倍於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

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寒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

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劉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信聞

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唐僖宗光啟元年譚全播推戴高祖 吳以全播為右

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錢鏐常自虔州入貢於梁至是道絕 吳越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 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

梁 此即開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開越近耳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楊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階制 唐授吳王行衛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暹隆演嗣位皆宜論使李鏡承制授之 請建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十五 吳

國稱帝而治王不許既而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當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

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 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 晉王季存勸欲

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自麻家渡進兵通村 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質瓌善將

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深忌之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

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張冠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強

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

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語之於梁主璠璠行營馬

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

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然審澄

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為將好禮備士雖居軍

中常儒服及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

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丁

未梁以朱珪為匡國雷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

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問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

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

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

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

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眾號十萬 辛酉蜀改

明年元日乾德 梁質瓌聞晉王季存勸已西亦棄營而進之晉

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

胡柳陂 胡柳陂在魏州西臨濮縣界 癸亥日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

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

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

略制之恐難得去王定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度之使彼不得

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之可一舉滅也晉王曰前

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願季存審曰

敵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互數十里晉王帥銀鎗都陷其陳衝激擊斬往返十餘里梁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騎兵西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據高邱則散兵望見晉王而集故其軍復振賊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鎗大將李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輔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四年

後列國紀五

七

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秦中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會孫也胡證在秦富於財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晉王恃勇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故其用兵每伺敵人之隙以取勝及是敗沒晉王深痛之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燒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欲白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城志濮陽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城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邱縣宋開禧六年省頓邱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四年

後列國紀五

六

已晉岐州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主王衍乾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歲 春正月辛

巳蜀主王衍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天河築兩城

而守之 唐遼州治平縣即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祐三年遂移遼州及德勝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權契丹南牧也宋景德

遼州之役猶在德勝縣舊以來遼州治漢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 晉王季存勳以存審代周德威

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劉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

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 此實難也破岐

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

也 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王衍

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

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擄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五年 思補

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賈刺

史令錄等官 令錄令錄 詳事參詳 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晉

王季存勳自領虛龍節度使 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領士馬強銳故自領之 以中門使

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

關之嗣昭夜遁乃得去紹宏官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

嵐州事孟知祥俱為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

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備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 郭崇韜出此 佐首王藏梁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

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

是崇韜專典機密 為郭崇韜德五知 詳為之帥員張本 梁遣吳越王錢鏐大舉伐

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璫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

東洲擊吳 自常州東洲出海復 吳道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

汧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楊隆演稱帝吳王不許夏

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 唐土行也吳欲繼 唐故言以金繼土 臘用丑改諡武

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廟 楊行密初 謚武忠王 威王曰景王 楊源初 尊母為

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甯國節

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

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

使 吳都廣陵故謂 揚州為揚府 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

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 前中書 舍人 兼

也 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梁貞明五年 思補

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知誥既為僕

射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彊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已戰於狼

山江 今通州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即大江絕江 南渡舟行八十里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 吳船乘風

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 陳侯領破王琳亦如此 吳

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將接 傳瓘 傳

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

什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

被數十創陳汧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

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吳人誅汧籍沒家貲以其半賜

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稟給 梁賀瓊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

竹竿聯艘十餘艘蒙以牛革設啤脫戰格如城狀竹竿出條
艦也賊上短艦則蒙衝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季存勳自
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
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
破賊者以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眾而來救此一舉
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親以死決之乃選效節
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賊陣流矢雨集
建及使操斧者入賊陣開斧其竹竿又以木屐載薪沃油然火於
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賊艘既斷隨流而下梁兵
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至濮州
州九環退屯行濠村 蜀主王衍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三

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謬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
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
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潭州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武
昌節度使李節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信等
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
月吳人敗吳越兵於沙山 秋七月吳越王錢鏐遣錢傳瓊將兵
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遷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
海門出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南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海州東
海門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
之東 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
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環甲背號
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開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

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瓊遁去追至
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
萬指揮使崔彥意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紹之功居多
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吳馬軍指揮
便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使告之曰使汝不
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
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
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兵二千易吳越旗幟仗璫敗卒而東襲
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
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立盡步騎之
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三

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
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
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
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
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
驚枕記少儀茵席枕几類鄭氏注曰穎驚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
枕或枕大鈴令欬而寤名曰驚枕枕外別言穎類是穎發之義故為驚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
枕或枕大鈴令欬而寤名曰驚枕枕外別言穎類是穎發之義故為驚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
英確之心雖寤寐之聞不忘自警其聞與古台有如此者
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震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
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
城門吏不何敢開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
門吏厚賜之 丙戌吳王楊隆演立其弟濠為廣江郡公濠為丹

楊郡公濬為新安郡公澈為鄆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晉
 王季存勳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
 陪食者眾請省其數 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王怒
 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大
 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不為曰大王方平河南
 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
 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
 乃止 初唐滅高麗 唐高宗時滅高麗 天祐初高麗石窟寺僧躬父聚
 眾據開州稱王 步僧僧之弟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
 左溪右山考異曰詳史唐餘錄陽史皆云唐末其 號大封國至
 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北據十國紀年 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於吳 八月乙未朔梁宣義節度使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五 五 唐 吳 吳越

環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
 河掩擊洹魏白頓邛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十八里楊村 據德勝 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
 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
 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 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 我皆無之何
 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
 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楊隆演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
 王錢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
 者二十餘年 是時吳有楊隆演和光黃舒等皆徐溫所置 吳王及
 徐溫屢遣吳越王鏐皆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九月丙寅梁削
 剽廢官爵命吳越王錢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吳廬江公覆

蒙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冬
 十月出注為楚州團練使 晉王季存勳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
 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
 梁人戰於河端 左射軍使統甲士之能左射 梁人擊敬瑭斷其馬
 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
 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
 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石敬瑭劉知遠皆沙陀人 梁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
 經年城中危窘 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 晉王季存勳方與梁人戰河上
 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
 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會鄩已屠兗
 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為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 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五 五 唐 吳 吳越

一月吳武甯節度使張崇攻梁安州 丁丑築以劉鄩為泰甯節
 度使同平章事 鄩部先以河朔度使為泰甯節度使 辛卯梁王
 瓚引兵至戚城 戚城在德勝西即春秋時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 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於潘張 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
 趙步又稱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 於通鑑史云潘張村在河曲 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季
 存勳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
 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獲趙蘭之李紹榮識其
 旗 凡行軍諸將各有旗以 單騎往救一奮劍斷其兩矛斬首一級
 梁兵乃解去晉王還營持紹榮而泣由是寵絕諸將戊戌晉王復
 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
 河走保北城 楊村北 失亡萬計梁主瑒聞石君立勇 石君立即救

二百六十 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

九卷二年 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

用哉梁主 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正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

辛酉上於臨濮賊亦捨營歸我矣亥次于胡柳明日拔戰王彥

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唐地理志濮州亦謂之

濮陽郡治濮陽縣有濮陽縣二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

東胡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任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

莊宗列傳史闕實傳皆云彥章驍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

向晚皆有歸心是以僕即為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常

嗣去臨濮地遠日已曠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掩之無令夕食無

後進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

負未決是以僕即為濮州也按濮州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

書故濮州稅課是濮州西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

攻下濮陽下教諭濮州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

瓌屯于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瓌豈得東歸臨濮

疑實傳濮州嗣昭傳皆當為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又莊宗

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陽按詳史梁紀

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

紀去年冬拔濮陽今年四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

事賀瓌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

行臺尋卒若非賀瓌及梁紀重復則是去年冬 梁主召王瓌還以天

唐雖得濮陽梁而不守今年復攻之也 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己酉蜀

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

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宏志討之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

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 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

如神勳散 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

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厚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六

唐晉武稱唐天祐十七年果貞 春正月戊辰蜀桑宏志克金州執

全師則獻於成都蜀主王衍釋之 吳張崇之攻安州也不克而

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徐知誥遣侍御史知

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 唐御

侍御史六人久次一 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

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 簿責者一

至於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 徐誥也

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

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季存勳自得魏州 得魏州見二百

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鎗效節都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

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

章令副監建及軍譜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

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育恃無妄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

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

主劉巖從之 夏四月乙亥梁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琪瑛之弟也 李瑛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 性疏俊挾趙嚴

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頊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與琪多所異同

年而死於梁誅友珪之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終

因私伺其短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其輒改攝為守頃奏之日

所私吏當得試官也 梁主瑱大怒欲流瑒瑒遣方趙張左右之止罷

改試為守頃所發 為太子少保 初梁河中節度使冀王朱友謙以河中附晉及梁

主瑒即位復臣於梁而亦不絕晉至是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

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

求節鉞梁主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

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存勖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

度使於是始絕梁而專附於晉 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德客王正

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節鉞不許許史未帝紀貞明

六年昭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

辰以昭州刺史朱令德為忠 吳宣王瑒隆演軍厚恭恪徐溫父

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

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也 遂成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

嗣者或希溫意言曰獨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宜自取 見六十

三年 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 誅張顛見二百

年二 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 考異曰吳錄九載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

相溫來朝諸立嗣君門下侍部嚴可求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

主顧命諸葛亮中溫以告知諸知能日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遂

願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顛之亂爾主幼政在

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神大漸被傳位諸子吾獨力爭大

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由內樞密使王全斌定策稱誦演

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己丑臨幸六月戊申溥即王位 考異曰亦

不應有此言 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 徙溥而立溥者溥

今從許史 己丑宣 王租 年二 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 溥行 尊母王氏為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

度使 唐末置永平軍於州 考異曰 梁主瑒以泰甯節度使劉

鄴為河東道招討使帥威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

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庚申勅蜀主王衍作高祖原廟於萬里

橋 原廟在漢源河也 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 萬里橋在成

都 都震宇記曰昔者世濟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

始於此矣 帥后妃百官用藥味作鼓吹祭之 藥味常備嗜好之味

不取用藥味而貴多品 華陽府張士喬上疏諫以為非禮 華陽

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魏陽府張士喬上疏諫以為非禮 華陽

魏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郡下與 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

可乃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梁劉鄩等圍同州朱友

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季存勖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政慈州

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王衍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

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租有

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而無一可稱朝士李台叔曰

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特以便侯得幸得出入宮禁就

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

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

兵甲互百餘里雜令段融上言 雜古縣唐屬 不宜遠離都邑當

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凡兵一編為 雲季存審等至

河中即日濟河 自河中濟河 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

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鄩出干喻逐之知其為晉

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邑 九城志朝邑在同 河中

事梁久 唐昭宗之世朱全忠 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踴貴

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六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六年

急乘燭夜戰謂與度懷貞等戰也事見二今方與梁相拒謂相拒

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耶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

李存審等接兵累旬乃進逼鄠營鄠等悉眾出戰大敗收餘眾

退依華州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謂其

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鄠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

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

哭之而還唐帝陵在河河中兵進攻崇州梁靜勝節度使溫昭

圖甚懼元年溫昭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梁主瑱使供奉官竇維說

之曰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唐末溫昭為盜華原縣李茂

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州建義勝軍以節度使及降梁改

耀州為秦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勝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

雖名節度使實一節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

昭圖曰然維曰當為公圖之即教昭圖表求移鎮梁主以汝州防

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冬十月辛酉蜀主王衍以兼侍中王宗儔為

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王衍以兼侍中王宗儔為

山南節度使西北而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宗昱永甯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

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咸宜當在隴州入良原良原縣在隴州

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季茂貞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汧陽縣

九域志隴州東六十七里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

嶺嶺在岐山即今之岐山縣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

屯上邽宗昱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

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從之閬州林思謬所治

而利州二泛嘉陵龍舟盡舫楚人謂大輝映江

百四十里 癸亥泛江而下江也龍舟盡舫楚人謂大輝映江

涪州縣供辦民船愁怨于中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

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趙王宗幹自

恃崇世鎮成德得道人心生長富貴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

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深居府第權移左

右行軍司馬李諤宦者李宏規用事於中外宦者石希蒙尤以諂

諛得幸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

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

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往來供頓軍民

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石希蒙勸王復之它所李宏規

言於王曰晉王來河而戰或戰河南或戰櫛風沐雨親督矢石而

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

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

密言於王曰宏規安生猜聞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

長威福耳王遂留信宿無歸志詩九載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可謂

不宏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撥刃詣帳前白王曰

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宏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

且聞欲除謀叛逆誅之以謝眾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

投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養子防

城使德明將兵圍宏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

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為張文禮軍吳金陵

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既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

初閩王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於梁求為泉州節度使事

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漢主劉巖遣使通好於蜀 吳越王錢鏐遣使為其子傳瑋求昏於楚楚王馬殷許之

辛酉 梁末帝 唐天祐十八年 梁龍德元年 吳 春正月 甲午 蜀主王衍 還成都 去年七月 蜀主出 初蜀主王衍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 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 王建廟 號高祖 及章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 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章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 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章昭 度之孫 章昭度唐僖宗時官 初為姪好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 度 奉制 蜀故託言之 初為姪好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

賈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六年 七年 唐紀六 上 忠義傳 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 蒸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 更熱卓焚以亂其氣 卓焚如猪豕者良 結縉為山及宮殿樓觀於 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繪山涉旬不下山 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 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甲辰 梁從靜勝節度使溫昭嗣為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嗣素事趙巖 故得名 唐之忠武軍鎮許 蜀主王衍吳主楊溥屢以書 勸晉王季存勸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 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 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 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 唐昭宗乾祐二年 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

我願書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國黃巢之破長安也 唐僖宗廣明元年 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 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當王將嚮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 詣行臺獻之 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獻寶藏其將 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 唐室 言世忠於唐室 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拮据 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 而王遷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 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 賈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梁貞明七年 唐紀六 上 忠義傳 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宅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 王立萬年之基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陽東門令路人指 而歎曰此本朝救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也哉王曰此 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職本為唐 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吳 改元順義 趙王王鎰既殺李宏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 性驕復既得大權時附宏規者皆族之宏規部兵五百人欲逃 聚泣備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 不時與眾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 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復罪於王李

何眾皆感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

常山牙城北偏前歐陽公鎮殘存詩云北潭雖步病不到何暇
騎馬尋郊原詩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遊惟此以自池潭
故其城謂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休意王德明今夕富

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錄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

軍校張友順帥眾詣德明第請為雷後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

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九年王庭湊據
鳳德軍歷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晉宿公

主以自託於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
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三月吳人歸吳將王

錢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唐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
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鏐亦

歸吳將李壽於廣陵李壽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
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徐溫以壽為右雄

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張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李

存勳且奉牒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八 思補

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

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

文禮成德節後 梁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九域志
至大梁三詔陝州雷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

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雷九域志陳雷縣在
大梁東五十二里兵敗走還陳州

諸軍聞之 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 初梁劉鄩與朱友謙為

昏郛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

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疑素忌鄩因謂之於梁王璠曰鄩還

梁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季存勳既許

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宋友謙道前禮部尚書蘇循詣

行臺蘇循依宋友謙見二百
六十六卷梁開平元年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廡即拜謂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朔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

日筆唐制執符
天子畫日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

深惡之循尋病卒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

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
六十九卷梁貞明二年三月

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

人相助自德棧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珽疑未決被翔曰

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

也趙張輩皆曰今無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九 思補

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

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
者通契丹

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

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

悅之張文禮蓋自置鎮深
趙都督府故有參佐習見晉王泣涕請晉王曰吾與趙

王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
十七卷梁開平元年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

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

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恸哭曰故使晉以一劍授習使之攘除寇

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
 為成德節度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
 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鏐降晉王
 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華秘不發喪與其黨韓
 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鎮州
 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于辰史建瑋中流矢卒晉
 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梁北而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
 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
 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贏怯梁兵競進晉
 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
 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十一

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初義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
 於陞邑陞邑本前漢苦陞縣後漢改曰漢昌晉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陞邑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陞邑屬定州
 州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使佞多詐
 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龍奔晉晉王李克用
 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節度副大
 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為奸商
 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輿梁寇宜且救文禮晉王答以文禮
 弑君義不可救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
 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新州前邊也 北接契丹使略契丹召令犯塞務以
 解鎮州之圍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嘗繼其宗乃邀處直求

為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亦其處乃陰
 與晉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使者宴於城東暮歸
 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
 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凡官府第舍以東為上西第者即安養閣之地唐末王處直
 存帥義武兄弟存帥義武兄弟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
 都自為節度其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為唐明宗朝王
 契丹 吳徐溫勸吳王楊遵勗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
 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
 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以脂灌樞欲其
 無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吳王尊楊行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十一

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
 察失民心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
 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
 將軍 十一月晉王季存勗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
 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募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
 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
 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 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契丹主
 耶律阿保機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
 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阿保機以
 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
 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

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阿保機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
宏嬰城自守貞明五年晉王命李紹宏契丹長驅而南涿州旬日

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王

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又恐契丹西攻晉陽

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成狼山之南以備之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

東北至易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

季昌行視實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

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是歲漢

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辰澈營侵楚楚節度副使姚

彥章討平之梁乾化元年彥章已棄容州歸潭州而鎮節度副使如故

壬晉岐博唐天祐十九年梁龍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後列國紀六

西第處直奮拳殿其曾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其鼻

都擊袂獲兇木幾處直憂憤而卒甲午晉王季存勳至新城南

按魏收地形志新羅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新樂古野虞子國在無極縣時屬新羅

日新樂唐屬定州九城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李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

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

平定山東河北之地在太行常山之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

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山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

走契丹素儻晉王不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復契丹主而

律阿保機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

宿新樂阿保機軍帳在定州城下契丹主乘奚車卓帳帳覆收兵至契丹眾退係望都

至契丹眾退係望都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十五日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曰

時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委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堯堯山見晉王季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

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

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後列國紀六

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

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九城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會大雪彌

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阿保機舉手指天謂

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櫟於地櫟禾稗也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

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

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特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

它道走免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疆其有以哉阿保機責王郁熱之以歸

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婚儒武等州會奴須

東南距幽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幽州西北契丹入遼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

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季存勳之北攻鎮州也季存蕃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一

四一九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一

四一九

兵少晉王以此兵伐雷李存密等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

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兵屯涇州時道州戴思遠果悉楊

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唐狄仁傑刺魏州

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

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涇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

攻德勝北城重壘復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季存密悉力拒守

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

遁還楊村 蜀主王衍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蜀主好戴

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此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晉

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按詳史

定結營西而隔斷壘構寨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邪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

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

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

能拒退保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

數日不盡晉王季存勳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

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王衍

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甲戌

張處謹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故營在邀擊

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密窟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

其腦係策之中預射之嗣昭中腦皆以主 嗣昭腹中

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燈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

卒晉王季存勳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十四

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城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

圍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季存進為

北面招討使令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

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晉王遣母弟存渌馳騎追諭之兄

弟俱忿欲殺存渌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殘存渌

存渌死存渌之命此其所以存渌逃歸嗣昭七子繼能繼昭

繼能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繼昭

凶狡囚繼能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已為雷後繼昭陽讓以事自晉

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昭為雷後

繼昭後蓋晉王過其父諱改之耳及繼昭降梁亦以為匡義節

度使今人猶謂 晉將閻寶以鎮州之敗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十五

漢主劉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九域志

閩之汀州接壤 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巖遁逃僅免 五月乙酉晉季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波東垣波

高帝更名真定其津波 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季存備本

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季存勳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

以為刺史專事掎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繼歸秋八月梁莊宅使段

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備遂

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其城新鄉其城新鄉二縣皆屬

日勝割汲獲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其城野漢共城也

唐為其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魏六年廢新鄉縣為新鄉

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其 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

州西至衛州二百四十里相 晉人尖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十五

璵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璵遣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雨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李存勳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璵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璵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肅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十一 恩補

當斬裴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軍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而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蜀自五月不雨至於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有肥遺見於紅樓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

大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李存勳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節度使何徽代知河東軍府事 十二月晉王李存勳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議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司兵司功等諸曹所屬判司也陰謀唐帝曹州 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

稅賦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大封王躬父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高麗國經曰高麗土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麗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封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旽宣和之附使高麗進國經紀載旽旽於建王人傳聞遂建得國於旽氏之後不知建賢殺躬父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十一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七

宋徽宗天祐二十年唐莊宗李存勖元光元年是漢梁亡春二

月晉主李存勖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

相博易定錄藝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節

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即召革程拜行左

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竄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

越王錢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將吏皆稱臣惟

不改元表疏稱吳越越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自復稱以清海節度

使兼侍中傳璫為鎮海鎮東兩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

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考異曰十國紀年錢功臣諸子領節制皆

悉尤甚錢氏雖兩浙逾八十年外厚真內事皆地狹民眾賦

斂苛繁雜無非茶鹽悉收取斗升之通罪至鞭背每答一人則請

樂吏各持其符列於庭先唱一傳以所負為數多少答已大吏復

從而問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會晉王遣百官三月召監

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

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潯州以率其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琢

蒙復說繼翰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翰弟繼遠亦勸繼翰自

託於梁繼翰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璽大喜更

命安義將裴約成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

也十二年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樞猶未葬而即君

遠背君親吾甯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

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翰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負氣

便酒繼翰特奇之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

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

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史所執繼

翰惜其勇陰縱使亡去已復召置麾下契丹寇幽州晉王李存

勳問帥於郭崇勳崇勳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已卯徙存審為盧

龍節度使時存審已臥病辭不欲行晉王使人慰諭強遣之遂與

疾赴鎮以著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

晉王李存勖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

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

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以豆盧革為門下

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勳張居翰為樞密使

無

當日罷密使唐昭宗時官者為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

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

無

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

無

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

無

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

無

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為之耳目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
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罷任
宦人始以極密賈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相庸使自
日租庸使自天又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
孫也李絳相庸憲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庸主以其衣冠之
緒爾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庸為唐舒州刺
史庸未之亂革漸地中山為于虛道判官虛
庸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忠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出使還官唐末
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武節度使官虛汝弼為
河東節度使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弟相等因共薦為河東
節度推官帝讓擇相而庸公卿世家遭亂喪且且盡虛汝弼蘇
已死庸質又辭故用革與王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勳副之
至是自幽州召還出幽州事見上卷崇勳惡其舊人位在己上
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宜
樞密使之下且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勳掌之支度務使
權任不及焉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勳掌之支度務使

資治通鑑補

後唐同光元年

後列國紀七

孔謙自謂才能効應為租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選總
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史也晉王
得魏州以為支度務使故崇勳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
悅唐詔虛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妒忌太
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
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性愧不自安太妃曰
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沒于地國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
歔唐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
州為東京唐廢唐元
唐廢唐元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
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並
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國為工部尚書
兼真定尹充北都副留守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

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
軍因進擬為興聖宮以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
度德義武武州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
十州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魏博
節度管平蔚朔雲應新蔚武州代州石靈麟府并汾靈夏澤潞
沁遼凡五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
州耳蜀主王衍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餘里自百花潭至萬里
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
江心躍出變為龍騰空而上是日溺死者數千人開月露追尊
曾祖執立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妣崔氏曰昭烈皇后祖國昌曰獻
祖文景皇帝祖妣秦氏曰文景皇后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
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泊懿祖以下為七室唐廟四
甲午契丹寇唐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

資治通鑑補

後唐同光元年

後列國紀七

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
唐主存勳患之會梁鄆州將盧順密奔唐唐主乃與之謀取鄆順
密進言曰梁天平節度使戴恩遠屯楊村戴恩遠屯楊村事始
上卷梁貞明五年雷
巡檢使劉遂賢都指揮使燕頤守鄆州其守兵不滿千人遂賢
皆失眾心可襲取也郭崇勳等皆以為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
數千人順密之言不可從也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
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
鄆州本
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誓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
補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
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于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
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柳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柳鎮臨河
流東至鄆州六十里以下

皮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勝勝北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

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耶人不知

此自陽劉取徑道至鄆州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

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日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爾奔大

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營判官趙鳳送與

唐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唐主素聞鳳名以為鳳鑿學士梁主鎮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

嚴燕爾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鄆州

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

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

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

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

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

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善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

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唐突又作益突唐書

也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又遣

使遣吳王勣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

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

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遣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彥章出兩

日馳至滑州九城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時唐人以鐵鎖斷

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

者具輪炭乘流而下楊村道流極德勝水程十八里耳輪車也鼓以吹火會飲向未散彥

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戍朱守殷不

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補誌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時

受命道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

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潘名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

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棧大日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劉楊守備

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

交圍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

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已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

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

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

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鄆州

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賊獄六

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重復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

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

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

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調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

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

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石先鋒指揮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二 後列國紀七 五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二 後列國紀七 六 思補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疑
麾下嗣源遣押身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於
唐主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邺州
之路唐主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
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
築新城凡六日而工畢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
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
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
聞使告急於唐主唐主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
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繼斂艦唐主賊舟將渡舟向岸日
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鄒家口馬家口與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
議亦因其主人所居之姓以爲地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七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
七月丁未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
唐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邱驛春秋晉宋曹劭向盟於清邱杜預注曰清邱在濮陽縣東南此固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
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邱驛之敗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河逼
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乙卯劉侍中魏王王宗侃卒 蜀
天官倉奏米皆化爲小蠶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戊午唐主存
訥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機焚其
連艦連艦以備援兵者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
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
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楊死於德勝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

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梁王彥章疾遣張
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當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
趙張暉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
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
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以聞於梁主頊南城之
破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殿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
故使者至軍中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
疑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以敗事梁主信讒反恐彥章且夕成功
難制徵遣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中子唐主存勳至楊劉勞
李周日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奉皇
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八

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貼與唐
府給之府吏咸無例程怒鞭吏背光祿卿兼與唐少尹任國圖之
弟唐主存勳之從姊婿也詣程訴之程戴華陽巾衣鶴警據几決
事視圖罵曰爾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爾非曰有足日圖訴於唐
主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
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唐主唐主存勳曰吾兄不
幸生此梟獍李嗣源善兒也裴約獨能知順逆願謂北都內牙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吾不惜與梁
一州易得約難得也卿爲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
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
州人也 甲戌唐主存勳自楊劉還與唐 梁主頊命於滑州決

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靈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

敬翔李振厚請罷之 考異曰歐陽史以為太祖時事按晉人歐陽

朝時未也新使當時會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

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在

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

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

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

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捍禦

北方段張晚進功名未能服人招議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

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為段張誤 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 新唐書

梁張本 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 地理志

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塚冢之地為名 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唐紀七 九

梁主命王彥章將保嬰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充鄆之境謀復鄆

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唐主存勳引兵屯朝城 宋白曰朝城

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 戊戌梁康延孝

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 帥百餘騎奔唐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

揮使領博州刺史唐主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

兵不為少然逆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

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

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

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潞路之

兵自石會關趣太原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

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

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

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

定矣唐主大悅 蜀主王衍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

在迎 考異曰在迎先為內皇城使使州蜀主北 武勇軍使顧在

迎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語浪

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 顧彥朗唐昭

宗時帥東川 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益其權

宰相王鉞庾傳素等各係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

者無使誘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關圖 東三關見一百七

德 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潘禹勳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一 後唐紀七 十

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

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

人自醉後而涕泣 因諧笑而罷 唐主存勳在朝城梁段凝進至

者俗謂之酒悲 臨河之南 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

理志貞觀十七年省置水縣入焉置水即置州避高祖

諱更置為水臨河濟州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

魏孝昌中分設郡置魏郡前黎陽東黎頓即二縣此即東黎也

隋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域 澶西相南日有寇掠 澶州之西相

志臨河縣在魏州西六十里 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

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

丹屢過瀛源之南 此如言梁龍德二年 傳聞侯草枯冰合深入為寇

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北伐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宜徵使

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以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

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

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唐志不悅曰

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

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也今已正尊號河北

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

原乎臣恐將上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

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

南山係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

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管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

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

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豫東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城後為水謂我卒不能渡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後唐紀七 十一 思補樓

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

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雷兵守魏固係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

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為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然非陛

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

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志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

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唐主不聽梁王

彥章引兵踰汝水將攻鄆州汝水通鄆城南春秋以鄆李嗣源遣

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考異曰唐史作遞坊獲將

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係中唐書地理志鄆州中

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鄆移於今治九城志中

鄆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鄆為汝止縣設密城宋白移

通典作 致密城 戊辰捷奏至朝城唐主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

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鄆城行營 冬十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 唐主存勳遣魏國夫人劉氏孿子繼茂歸興唐

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

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為王中

唐主以大軍自揚劉濟河突西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汝以李嗣源

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無守備少

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

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李紹奇即夏魯奇著事梁祖拔

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

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封人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後唐紀七 十二 思補樓

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擊初唐主方嗣位即與

梁爭天下世號為勁敵而彥章獨心慳之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

小兒耳何足畏至是唐主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

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

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

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

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

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逸佞烈乎我豈苟活者

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

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繼從紹宏輩請大事去矣唐主又

謂諸將曰婦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貨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即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俾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諸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主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十一 忠補

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唐主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今夜上彥章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嘗為僱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丁丑唐主至曹州 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 梁守將附士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璣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

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慰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始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專陛下如郎君門生 吏下 至 謹 奴 呼 主人之子 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為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

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決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瓌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別第友能反見上卷 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曰友諒友能友雍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况其從 莊宗入汴同日遇害城中都既身營為亂者豈得獨存故附于此 梁主登建國樓 大梁宮城南門日建國門其樓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十一 忠補

日建國門樓觀視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齋蠟詔趣段凝軍蠟詔謂遣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疑本非將材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 白六十八卷 梁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被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

溫籍山趙嶺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
見上卷梁能德元年言迎降而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
自首也

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
自到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

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

梁主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己卯日李嗣

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邱門在西殿東門在

汴京封京城北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

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齊王入白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

三年改爲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唐主慰勞之使各

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

有天下卿父丁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唐主命訪求梁主頃之或

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愾敢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

豈有欲全之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

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

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太保

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

君不誅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

朝堂唐主宣赦赦之趙嚴至許州溫昭嗣迎之歸第斬首來獻盡

沒嚴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辛巳唐主命

王瓚收朱友貞尸殮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附史

何南尹張全義收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

募之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二

四二九

為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邱

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唐主勞賜之慰諭士卒使

各復其所疑出入公卿開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

斲其面扶其心丙戌唐主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珪為萊州

司戶蕭頤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

司馬姚顛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寶夢

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

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

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萬觀年人為赤縣時復以京

兆為翹教之孫封致仕唐武宣朝入樺京兆人權龜之孫也王權

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嚴趙錫張希逸張漢倫張漢

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虐羣生不可不誅唐主下詔敬翔

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

刺刺李振奔梁見二百

七十卷貞明四年方與嚴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初不

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初唐武帝臨薨

以三矢付唐主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

一矢擊契丹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社稷

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我志死無恨矣唐主

藏三矢於太廟及討劉仁恭命募吏以少年告廟請一矢盛以錦

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敵納矢於太廟後伐契

丹及是滅梁皆如之唐主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

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箭射唐主中馬鞍唐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二

四二九

拔箭蔽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唐主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唐
主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
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柔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唐主皆
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
先董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宦者旬日中外爭譽
之恩寵隆異己丑唐主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
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
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符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
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
申唐主存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
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復名全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後唐紀七 十一 思鐸

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一百 獻幣馬千計唐主存勳命其子繼岌弟
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存紀等兄事之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
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
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都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時以鎮州為北 唐主存勳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
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馬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
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 梁命殷為洪 鄂行營都統 上本道將吏籍唐主見希範
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唐主大悅荆南節
度使高季昌聞唐主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以 欲自入
朝梁諷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備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

朝乎且公朱氏舊將 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 安知彼不以仇
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唐主存勳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
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 請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今
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
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
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吳
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
團練使鍾泰章侵市馬官者徐知誥以吳王璠之命遣滁州刺史
王稔巡霍邱因代為壽州團練使 霍邱吳之潁邑徐知誥命王
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
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後唐紀七 十二 思鐸

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
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
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
顛之手 事見二百六十六 今曰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
娶其女以解之 彗星見與鬼長丈餘 秦雍州分 蜀司天監言國
有大災蜀主王衍詔於玉局化設道場 玉局化在成都彭縣記曰
表道陵至此有玉局玉林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號南北斗
經既去而坐懸地中因成洞大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
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 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
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 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禱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
於道 唐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
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唐主存勳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

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秦節度使唐主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唐主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對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或為諸優扑扶擲搭會不知怪一日登場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唐主嘗敗于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供賦稅何不飢汝縣民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二

後唐同光元年

後列國紀七

九

唐主

縱兒女囓人唐主家世夷狄狄世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唐主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唐主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唐主大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惡政害人者景進更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而進尤用事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唐主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惑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懼之孔謙嘗以兄事之敬新磨雖以諛諧得幸不聞其有他過惡也 壬寅岐王李茂貞遣使致書賀唐主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

晉王克川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 癸卯唐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唐主存勳與之宴龍錫無算 唐張全義請唐主遷都洛陽從之考與曰貞元甲辰魏修洛陽大廟按梁以汴州為東京定為北都及成德梁東梁東京汴州以承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洛陽為東京則與魏州無異其謂之洛京亦未嘗自謂收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謂以永平為西京時則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實正 乙巳唐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麟兄事之 唐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唐廢北都復為成德軍以太原為北都是年四月於 唐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齋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遺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梁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開平二年 其罪與朱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二

後唐同光元年

後列國紀七

十

唐主

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人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唐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置三省寺監官餘竝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將軍以下合樞密院準此初唐之序武官班 於西故曰西班 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揚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 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唐主存勳亟幸洛陽謁廟畢 唐東京亦有太廟故 張全義請上修廟 即祀南郊 從之 丙辰唐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仍名汴州詔更宋州宣武軍為歸德軍謂李紹安曰歸德之名為勳設也遣張全義卒 唐主存勳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唐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臣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韓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嘗宿有文宣為相崇韜

矣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尙書左丞趙光允廉潔方正
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爲太尉
者也晉王豆慮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丁巳唐主存勳以光允
爲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允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
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逢唐書昌光允性輕率喜自矜說

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貞明元年杜門不交賓客
光允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盧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使肅使言於郭

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爲東
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戊午以豆慮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
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遷 張全義守尙書令高季興守中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十一
令時季興入朝唐主存勳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

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
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
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辛酉唐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西京

京兆府梁改長安爲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二年甲子
唐主存勳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錢鏐以行軍司

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壬申唐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盧以耀州
爲順義軍延州爲彰武軍邠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

安遠軍帝既以梁特改梁所置軍名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
軍岐爲忠義軍鄧州梁爲宣化軍晉州梁始 自餘藩鎮皆復唐舊
名 庚辰唐御史臺公朱溫暴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

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 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
用皆偽庭之法開定州救庫所藏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木道
錄進從之 李繼韜問唐主存勳滅梁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
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
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

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主上於公季父
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

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
邪謀爲奸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唐主泣
請其死以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繼
韜入見待罪唐主釋之留月餘屢從遊敗寵待如故唐主弟義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七 十一
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

爲宣義軍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唐主不許繼韜潛遣
人造繼遠書教軍士縱火翼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

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
繼遠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

室料簡妓妾搜校貨財不時即路繼遠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
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大兄會無骨肉之情貪淫如此吾誠

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遠裝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
曰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
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遠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歸州
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刎 甲申吳

復遣司農卿洛陽盧瑒奉使於虜嚴可求預料唐主所問教藹應

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藹還言唐主荒於遊畋畝財拒諫內外皆

怨 高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

兩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

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囑雷不遣棄信虧義沮

四海之心非計也乃厚禮而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

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

節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斬關而去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次

節度使劉訓何德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刺史曰

梁先時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

百人南走至以林關已昏盡于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

果至劉訓度其去處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

使追之不及後季興自疑故斬關夜

遙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詳史 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八

重唐同光二年是歲岐 春正月甲辰唐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李存審 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西

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 憲孔謙復

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 故稱之為首座相

公 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 請改用人馬租庸使 豆盧革嘗以

手書假省庫錢數十萬 改正手書假省庫錢通鑑作手書假省庫

錢胡身之註曰借錢為假錢言借貸以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用也今按五代史本是假字故從而改之 使人易曉而又存假錢解以廣人聞見 誰以手書示崇韜崇韜

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唐主存勳曰然則

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 自稱得魏博孔謙 若遂委大任

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唐主即命召之謙益憤憤 岐王季茂

貞聞唐主存勳入洛內不自安 聞帝自大梁入洛 遣其子行軍司

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職入貢 李繼職以厚禮行 軍司馬節涇州節 始上表稱臣

唐主以其前朝舊與太祖比肩 前朝謂唐位昭之朝帝即 特加

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唐成加繼職中書令遣還 唐主

存勳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

者不以貴賤苟遣詣闕 唐末誅宦官其有逃匿者 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 時在上左右者

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重任以為腹心內諸

紹宏唐主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誘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逃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疾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為裴暉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妒悍也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又多興利事以便民然後乞身而退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聞其可動乎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其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矣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以自敗也為殺崇韜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四

州新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茹也茹菜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僧尼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教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憲詔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於嵩嶺之山發於唐阜之上二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水在成泉北三月己亥朔蜀主王衍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嘩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直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放北敵之謀北敵不聽乙巳唐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漢書而云也遣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邠州 丙午唐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盧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風憤

疾益甚李存審自前在幽時已廢疾 屢表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而名望素出存審下恐其來而壓己乃抑而不許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有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乎崇韜愈怒存審聞之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上壽而猶子棄死於此豈非命哉乃又上表乞生觀龍顏崇韜度其病已亟乃請徙存審為宣武節度使許其來朝而存審實不能行矣初唐主存審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角抵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休唐主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唐主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庚戌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五

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太和六年以故營亢地置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 唐之勳臣畏伶官之譏皆不自安藉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唐主存勳不許 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救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眾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由是選人往往以僞濫駁放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 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庚申唐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唐以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巳朔唐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遣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

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儻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王衍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祿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糧糧治戰艦以待之治戰艦欲以助蜀主乃以光祿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副使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唐加楚王馬殷兼尚書令 庚辰唐賜前保義節度使

威姓名李紹遠唐既滅梁改州鎮國軍為保義軍 唐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

以其子繼職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唐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

繼翰李繼翰之求世襲也繼翰誅上年 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

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眾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成蓋

以備 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燕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事成富貴不成為盜盜耳因聚謀攻子城東門

黃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六

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宏祚棄城走立自稱節後遣

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甯節度使

李紹榮為部署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帳前都指

揮使張延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虜孔謙貸民錢使以賤

估償絲估償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償所貸錢 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

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履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

故鼎新為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履復

生也今春霜寒絲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

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敢旨未州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

願早降明命不報 漢主劉巖引兵侵闕屯於汀漳境上汀漳

皆與漢之 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 唐

潮州接境

唐主甚喜匪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

閣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閣裁接使儲德源之內閣使也宋白

代有內閣 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

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

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存勳每思之入沐之日匝謁見於馬前

唐主甚喜匪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

閣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閣裁接使儲德源之內閣使也宋白

代有內閣 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

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

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若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

我惡意行之五月壬寅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惠州刺史惠州

本棧 頃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 時親軍有從唐主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

憤歎 乙巳唐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尚多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

黃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七

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

竊之國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

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

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王衍遣李嚴還唐考異曰實錄七月戊

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

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

己未勅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舊傳是歲遣嚴歸本國十一月

洛京唐宗遣李嚴來修好記云豈謂大皇帝特遣嚴歸本國十一月

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必蜀皇復禮遺贈於厚禮然則嚴為回

信使也或者謂嚴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

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

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

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傑等成州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祿之言

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茲從

蜀書初唐主存勳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

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自盛唐以來蜀貢賦

歲至京師此法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王行
乃王衍之法也唐主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王行
甯免為入草人乎蜀人富而喜遊嚴之入蜀也蜀主與之同遊都
市時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心竊斃之又見
唐主之怒因言於唐主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
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專恣驕貨無厭賢愚易
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
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深以為然為伐蜀唐主存勳以潞州
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 壬子唐
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於幽州李存審
之命而未臨終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存審陳州
離幽州也臨終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存審陳州
離幽州也四十
年間位極將相其開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鐵者凡百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九

因授以所出遊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存審少微賤善歌管犯法當死臨刑指路旁墳垣顧主者曰願就
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
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管為妾歌甚善主將馳
騎召存而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
死其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 唐幽
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
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
運多為所掠 壬戌唐以李繼岌為鳳翔節度使李繼岌
貞帥岐 乙丑
唐以權知歸義雷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从沙與吐蕃雜居義金
遣使問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子惟
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

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一 唐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
四年悉曹義金亦已老矣 唐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
啜泊軍方定張廷諲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堽坎城而上守者不
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以張廷諲不待其
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礫楊立及
其黨於鎮國橋潞州城池高深唐主命夷之 丙戌唐以武甯節
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梁宣武軍於宋州
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
軍以宋州
留宿衛寵遇甚厚唐主存勳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
家唐主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魏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
中唐主問紹榮汝復娶乎為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
何不以此賜之唐主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幸
姬已肩輿出官矣唐主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壬辰唐以天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九

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自副總管 秋七月壬寅而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唐孔謙復短壬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
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唐主存勳怒以為避事將賞於瀛景
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漢患梁決河見二百七
十卷貞明四年甲辰
唐遣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襲之未幾復壞 庚申唐
遣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
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謀入寇恐渤海掎
其後渤海時為海東盛國並五京十五
府六十二州兼有高麗附嶺之地乃先舉兵襲渤海之遼東
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八月戊辰蜀主
王衍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

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錫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景進履以為言癸酉以副使
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
也梁亡復其姓名 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
汴州富人李謙開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
謙為養子循乃言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孔母有愛之
者養循為子孔母之夫姓趙又言姓趙名取循梁亡事趙趙收孔
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 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
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贈國功臣 為明宗諱
謙原本

唐復遣使者李彥利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癸卯唐主存勳獵
於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穀薄
草叢生日暮草 侯軍駕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
木交錯日暮 侯軍駕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
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而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十一 唐 肅宗

之澤廣州人也 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請海
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梁丹攻渤海
無功而還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王衍失

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弼憂憤而卒宗弼謂
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
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

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接招討使 蜀置鎮江
軍於夔州 丁巳
唐幽州言契丹入寇 唐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不得專違朝

廷朝廷如有賦調必下觀察使行之而租庸使孔謙直以租庸帖
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勳平盧節
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率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
素規程 使司制節
度使司也 謙亦奏云近例皆直下唐主存勳乃敢朝廷故

事制敕不下支郡 節鎮為會府巡
屬諸州為支郡 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
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梁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奏皆須本道
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
事故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

雖有此敕讓不奉詔空行置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
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
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以取其利又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
公解錢又唐主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之積逋及諸揚務
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由是天下皆怨苦之 唐易定言契

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
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他軍以承休為
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緒副之將無不憤恥重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十一 唐 肅宗

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為安重緒背王承
休而歸唐本 吳
越王錢鏐復修本朝職貢 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
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 王午唐主
存勳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賈獻并賄權要求金印王冊賜詔不

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 竹冊編竹
為之以有
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唐主皆曲從鏐意 吳王楊渾如白沙
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渾巡白沙太學博
士于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
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 徐溫自金陵來朝 白沙楊子蘇地五
里前至大江度江而 先是溫以親吏程處為閩門宮城武備等

使使察王起居處防制王甚急 使使察王起居處防制王甚急
朱瑾皆程處也故徐溫視任之至
是王對溫名兩為水滸請其故王曰翟慶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

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程度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
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
月劉遺翰林學士衡山歐陽彬聘於唐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
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
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
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又遣李彥稠
東還 癸卯唐主存勳帥親軍獵於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
里也宋初省伊闕
縣為鎮入伊陽縣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
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
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
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唐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
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寵冠列藩宋友謙
之龍乃
所以速 庚申唐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罷天雄軍招討命
黃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廿一

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勳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
蜀主王衍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
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
月蜀方
武軍 乙亥蜀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
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
城為京城 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
皆不平 壬午唐北都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嵐州為北都
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
為鎮州以太
原為北京 辛卯蜀改明年元曰咸康 唐盧龍節度使李存
賢卒 是歲蜀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肅王襄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
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役蜀以
為軍使見二百七
十卷梁貞明四年

黃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廿二

乙唐同光三年蜀成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
酉歲凡四兩四鎮國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嗣 春正月甲午蜀蜀大
赦 丙申唐赦有司改非昭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溫之
亂故多開也 竟以用度
不足而止 契丹寇幽州 庚子唐主存勳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 唐進平虜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遠隄者遠於
平地為之以
捍 初唐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舉
契丹時也 過興唐知東京庫有供御細
鐵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及駕幸興
唐憲始上聞唐主存勳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鐵給嗣源何意也
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既而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
欲闕行官關南為毬場憲進諫曰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
毀同光元年帝築壇於此
毬場牙州之南告天即位 請關南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父命殺即
位壇而為之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

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唐主唐主立命兩處候毀之兩處軍處候及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唐河南尹張步軍處候

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二月甲戌唐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丙子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

唐主存勳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欲使二人崇韜辭曰臣內

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皋關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地富人繁臣既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十四 四庫全書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深知卿忠盡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汝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趨大

梁成朕帝業取汝陽謂取鄆州因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

唐主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漢主劉巖聞唐滅梁而憐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及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唐主存勳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說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裴衡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

內外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成

石門鎮石門鎮即唐之權水關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李嗣源為中書令番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勳唐主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密勸除之唐主皆不從李嗣源疑己酉唐主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

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唐洛陽宮殿宏遠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唐主存勳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咸通唐懿宗年號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粟粟盈路張憲素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危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於魏卒者非一庚辰唐主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之初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城國時為魏漢為魏郡魏郡治鄴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鄴縣屬魏郡水經注所謂沙邱壘有黃鄴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黎郡置鄴縣屬魏州治所此時與興唐縣並置於鄴下興唐本元城東宗以魏州為鄴縣特以漢魏鄴治鄴特稱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蜀主王衍宴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請其故蜀主曰北有後唐南有南詔朕既不能弔伐彼亦不可為臣是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在文以進曰與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十五 四庫全書

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遠方奉鸞輿而遠幸為費之端為禍之源有
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
玩之閒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
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屬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
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
弼在謬陟煙霄殊非蹇諤與亂本則逞聚斂之術恣姦謀則工頰
舌之能必召傾亡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志樂兇殘焚戮
軍營恢宏私第不顧喧騰於眾口惟思自恣其私懷有歐陽晃在
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羣生欺蔽
猶蒙乎主聽有田儼疇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
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乎上苑珠珍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唐 恩補

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
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乎便
捷佐時不識乎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在唱亡國之音
銜趨時之技致明聖為桀紂之君登唐虞為叔季之治有臣在陛
下有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而乃戚戚不舒哉罰主覽之大笑賜
在珣綵五百段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
命風召雨唐主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
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唐主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
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官謂
誠惠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庚寅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允
卒 唐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

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持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
輒不食謂唐主存勣曰吾與太妃恩同兄弟欲自往省之唐主以
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存湜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
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唐主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
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唐主力諫而止 閔王王審知寢疾命其
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唐主存勣苦暑源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
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
東內也興慶宮前也今日宅家會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會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
唐主乃命宮苑使王元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
仲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唐 恩補

自用內府錢無闕經費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仰於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諫遣中
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溼被
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
曰陛下昔在河上勦敵未減深念饑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
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閭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
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立其
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元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
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年豐不聽 唐主存
勣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
使陳彥謙有疾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醫
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語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唐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唐主存誦不許壬寅太后殂唐主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唐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官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官共毀之唐主存勳含怒未發會唐主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賦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自梁曰上欲附太后於代州太祖圖陵中曹門下奏議曰人言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奉雅國家國殿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國陵皆在河南兼魏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則非代州理未為道路泥濘橋多壞唐主問主者為誰宦者對屬河南唐主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

賈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首圍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遂近冤之 丁亥唐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唐主王衍與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里杜山乃第一峰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葛仙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在蜀州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三壘山而還

角簾是遊也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字之飄然若仙衍自製日州曲使宮人唱之其辭曰雲霞道服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語春滿面足精神可謂許倫落在風塵本意謂宮人皆是神仙而論降在塵凡也其後衍降唐之後宮姓多流落人閉則是詞為之

乙未唐立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唐主存勳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宦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茲詔絕倫未可信也改鄂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見上卷元年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代蜀都統安祿山之亂元宗分命諸子成其威名唐主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岌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

賈油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十九

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唐末之亂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唐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鸞恩事見二百七十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勸王承休

請蜀主王衍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設府署作行官大興力役疆

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韓昭諫使蜀主狎而信之使言於蜀主又獻

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眾

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

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

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

多瘴癘萬眾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黷隙

唐國方逆歡好恐懷疑貳言無事舉兵東出恐因而致寇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

下卒意頻離官關秦皇東狩禁鴛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

疆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

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二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卷魏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三十一

景元 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

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岐氏絕色也蜀主私焉故銳意欲

行 冬十月唐排陳斬所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

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又見

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人散關則涉棧閣之險人心易搖宜斬以

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荊州人也 癸亥蜀主王衍引兵數

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兵於

州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

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唐李紹琛攻蜀武城蜀指

揮使秦州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禮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

日康延孝李嚴至武興武城唐思景等降按今武興在武州西

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亦在鳳州之得

東攻者當時鳳州之東則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鎮也

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

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時軍中糧餉皆取辦於李繼曠繼曠鳳翔

皆以饋軍猶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勳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

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

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變崇勳以問李

愚思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川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雷擊

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

是日崇勳入散關 崇勳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

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

十萬斛崇勳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已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三十一

卯蜀主王衍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

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東川謂梓潼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

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

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

自綿漢至深渡深渡在利州稍北大渡天小渡天之閒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

軍糧賜倍於他軍龍武糧賜倍於他軍厚事見上年他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

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長舉郡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蜀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

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

之虞卒已蜀興州刺史王承鑿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日實

王至武興唐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 郭崇勳以唐景思攝

興州刺史乙酉蜀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州西至

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白牛關金牛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

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戊子唐葬貞節太后於坤陵 蜀主至衍

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

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

也唐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蜀武德節後

宋光祿遺郭崇韜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

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

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瑩以洋蓬壁三州山

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蓬五州渠州濬州縣唐武德元年

蘇屬渠州當是隋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瑩宗侃之子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至

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

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 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

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耶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

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略羌人買文扶

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

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

秦隴蜀得秦隴見二百六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

霸請為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

與招討副使王宗納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

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燧二千而已此自秦州取道扶文循山

為韓王繼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劉峽

以誅張木

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

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

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

艦季興輒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

繼岌降 臣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時李紹琛猶未至

利州宗弼乘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開州金水縣有白芳峽○芳

音迥下得刀不從力若從力則音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

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 後列國紀八 至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九

十一月丙申蜀主王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亭去成都

城七里因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後回鶻以入宮丁酉出見羣

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唐李

紹琛至利州修栢浮梁蜀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改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

州九城志劄州東北至改正通鑑原文於繼岌至劍州利州二百九十里所在迎降下有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一 思謬

王宗壽以遂合檢遺昌五州降二十二字今按五代史王衍傳繼岌嘗以書招宗壽宗壽不降隨衍東遷及衍死亡命熊耳山則宗壽之立節殉忠彰彰可據故從而改正

王宗壽至成都登大元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壽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

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

家其子承洎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州自稱權

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城志綿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

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運其在故也水深無舟楫可度

紹琛謂李晟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

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鹿頭關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

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

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城志漢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

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晟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

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

然馳入成都九城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

後宮皆勸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

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王衍命翰林學士李昊

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鉞草降書降書以上皇帝遣

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勳王宗弼稱蜀君臣久

欲歸命而內樞密使朱光嗣景潤澄直微使李周格歐陽晃熒威

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賈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

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內外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二 思謬

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

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俾免死凡

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城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

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符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勳求

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吾家物矣以獻為兩其物而遣之李紹

琛雷漢州八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晟引王衍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按詳

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志冠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經

徒跣與棍號哭俟命繼岌父壁崇韜解縛焚槐承制釋罪君臣東

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

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

史因之按唐軍九月庚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詳史之誤也

得節度十武德武信

領江山前武定天節武興昭武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武信

凡十節度西川節度對都不與也益漢彭蜀綿眉嘉維梓

通果關普變資榮簡印黎維茂文龍黔施忠茂歸順興開

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

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錦其以千萬計高季興

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後蜀見二

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驅塗土盡

殷聞獨亡上表稱臣已營衛瀧之國為菟裘之地衡麓衡山之麓

菟裘晉將老馬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唐主存勳優詔慰諭之

歐陽修論曰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祥之士不能

祛其感也予讀對書至于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

嘉瑞莫不畢出于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

以知之矣夫破人之感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

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際又

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璋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

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橫樹相

從橫樹小木以喻反咕囁於郭公之門咕囁細謀相傾害吾為都

將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璋璋為左副使璋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考異曰前宗實錄十二

璋璋為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史延孝傳云郭崇韜除璋璋為東川

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自尚書為東

除璋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凡六十日而璋不及

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去璋璋見

也不及二旬亦恐誤解其軍職解璋璋五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

者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

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尚書時以工部

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存勳遣官者

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及伐蜀繼及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

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及

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被蜀蜀之貴臣大將至以寶貨

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榻而

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蜀後也略崇韜求為節度

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詳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

有識略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

人所不為也蓋於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

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

列狀見繼及請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及曰郭公父子專橫

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及謂崇韜

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豈有棄元者

於繼及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

及與崇韜互相疑貳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崇本自

本會宋光祿白梓州來訴王宗弼誅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

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喧譟崇韜欲誅宗

弼以自明己已自繼及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

罪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辛未閩忠懿王王審

知卒年六子延翰自稱威武爾後延翰字子翼審知狀貌雄偉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四

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審知雖起於羣盜為人儉約好禮下士唐末名流避亂閩中者審知皆禮用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患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露港審知既卒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崇等將兵二萬討之 癸酉王承休王宗泐至成都雷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唐以知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召之至孟而後赴鎮 唐主存勳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五

段佗等惡鄴都留守張志不欲其在朝廷段佗必皆曰北都非張志不可慮雖有宰相器欲用之故段佗等云然 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志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又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 後唐武德使本軍官中事明宗時嘗早已而書彥瓊木伶人也有寵於唐主故用之時正言已昏彥瓊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史彥瓊 初唐主存勳之戰河北也得魏州銀槍效節不能守鄴都張本 見二百六十九 皆勇悍無敵大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

資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糧登艱澀漕水運 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門三門中曰東 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樂千午宿龍淵癸未還宮自沙至龍淵其道皆在各陽東按唐史李通 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聞饑尤甚衛兵所過資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窺匿山谷 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劉巖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長和驃信鄭昊遣其布魯鄭昭滔求昏於漢漢主劉龔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六

唐末南詔改曰大國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韓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術所獲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使符得往續有韓崇韜督與大長和國宰相布贊等上人思皇帝勇勇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韓崇韜後有督與陀酋思長王贊者勸動思長董德義督與長垣韓崇韜希希等所署有彰一輪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 震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唐主存勳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為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耳乃能為我平定兩川吾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傷吾猶憶先帝乘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切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于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 唐主存勳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

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既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

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稍

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州民使折估而納其所農亦可少休無紐配謂細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少休

矣唐主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唐詔節制所署

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

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

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庚子唐彰武係大節度使

兼中書令高萬興卒兼貞明四年高萬興兼彰武節度使以延州置

以其子係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 唐主存勳以軍儲不

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

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泗不宜乃止 辛亥唐立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三年 後列國紀九 七

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祥王存渥為申王存又為睦王

存確為進王存紀為雅王 唐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

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驟馬也以前宦官俗呼

驟馬音戒況任宦官互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呂

知柔時為都由是宦官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起布滿

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園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

留未還唐主存勳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

又促延嗣怒李從讓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

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士豪傑狎飲指天畫

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方善白為謀

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

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

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

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又聞蜀府庫之籍日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

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

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

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語

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

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唐主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馳詣成

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

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三年 入

上當斷不言帝謂旨持兩端無夫成敗之機閱不容髮安能緩

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二千二百一皇后復言於唐

主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

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

石壕村者也九城志陝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

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道而行非能放郭崇韜初楚

王駕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服用

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有鑄鉛鐵為錢

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

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

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吳越王錢鏐遣使者沈瑄致書瑄音以受

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瑄還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初吳鎮南節度使劉信既
破譚金播人有言其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于金陵見徐溫溫
與之飲博信掬六骰于掌中厲聲祝曰公疑信有二心雖傾西
江之水難以自滌今以骰卜之如果不負公六子當成蓮花如得
維彩是信誠負心矣即當自拘司敗不煩執縛也溫遽止之一擲
六子皆赤溫慙且賞其精誠即令之鎮既而唐遣諫議大夫薛昭
文使福州假道江西信出勞之謂昭文曰亞次唐主小字亞次亦聞
江西有劉信乎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孰公名也信曰漢有韓
信吳有劉信君還可謂亞次當來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
旗飽首百步韓音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九

自罰言訖而箭已穿鏡矣昭文為之悚然既而威名日盛溫終疑
之及唐滅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左統軍託言備內實奪其地
也

丙唐同光四年四月以梁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是歲蜀 春正月

庚申唐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贇部送王衍及其宗族自官數千
人詣洛陽 盧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唐主存誼故

舊且有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以河中府晉故晉日
此為唐主又待之甚厚其諸伶宦求旬一切拒不與大軍之征蜀
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
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
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

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
陳至誠則讓入獲罪矣癸亥繼麟入朝為繼麟得 唐魏王繼岌
將發成都令任闡權知軍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
也 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費端
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
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
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
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趨碎
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滄陽李松謂
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
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郭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曹

吏數人登樓去梯為救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刻為中書省印
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滄陽張福詣魏王府慟哭
久之張福為崇韜繼岌命任闡代崇韜總軍政 唐魏王衍通謁
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唐主

存勗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逐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
民極賜將卒去雷帖然 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閩汀州人 契

丹主節律阿保機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備真氏
時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
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 恐唐乘
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唐馬彥珪贖洛陽乃下詔
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誨廷讓廷讓此郭崇韜諸子於是朝野

駭惋羣議紛然唐主存勳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
 崇簡之婿也宦者欲盡去崇簡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擗臂泣為
 崇簡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
 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簡謀反崇簡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
 勸唐主速除之唐主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
 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
 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
 友謙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
 年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
 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
 軍於同州至梁之縣兩易
 軍號後唐梁晉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
 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十一

後唐同光四年

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
 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
 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
 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宋之以聞於唐主故宋友
 謙郭崇簡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
 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主宜自圖
 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
 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
 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唐魏王繼岌隨馬步都指揮使陳
 雷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延隱右
 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滄曉銳指揮使平恩

李延厚成成都為諸將所殺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
 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安中軍一舍二十里一舍二十里二月己丑朔唐
 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代郭崇簡唐魏博指揮使楊仁
 最將所部兵成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朝議以鄴都空虛恐兵至
 為變敕雷屯貝州時郭崇簡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第
 見京師殺其諸子遂訛言云崇簡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鄴
 人聞之正爾疑駭而朱友謙子建徽為鄴州刺史唐主存勳密敕
 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魏州魏博也故密
 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彥瓊秘其事夜半
 馳往鄴州門者白雷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
 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
 往為監軍稱其內賊因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
 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十一

後唐同光四年

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
 軍力也謂因魏博兵
 力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
 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舊代歸去家咫尺不
 使相見言使之雷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
 已亂將士雖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今聞皇后弑逆京師
 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
 又劫一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臉
 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
 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
 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亂將犯
 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

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

九城志 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

以爲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

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 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

備豈夜倍道安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

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

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

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

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鄴孫鐸等拒戰不

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帝即位於魏州 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

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

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尙誰

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

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尙書重德勿自卑屈慰

諭道之眾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

都 去年張憲自鄴都守遷 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

封斬其使以聞 甲午唐以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丙申唐史彥瓊至洛陽 自鄴都逃

主存勳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 後

之役李紹宏已薦李 紹欽而不用故言後 唐主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

舊將已所善者唐主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

可辦也 紹榮元 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

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勝 馮郭崇範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

公復欲咕噓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及軍還至武連 武連漢梓

置武連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爲武功縣後魏改 遇救使諭以朱

友諒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

城 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出屬綿州九城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

李紹欽云梓潼東五十里石東西 李紹欽云梓潼東五十里石東西

井井西爲涪縣界井東爲涪縣界 井井西爲涪縣界井東爲涪縣界

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

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

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 謂朱友諒以蒲州 今朱郭皆無罪

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

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非閹門屠膾 朱友諒晉封

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 謂史武等七人以 決不復東矣是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後列國紀九 十四

魏王繼及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及云河中將士號哭不

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

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問眾至五萬

戊戌唐李繼職自成都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

之促令詣闕 唐僖宗光啟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 己亥唐魏王

繼及至利州李紹琛遣人勸柏津繼及開之以任圖爲副招討

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張勳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考異曰

韓己亥繼及奏唐廷李茂貞任副討按延孝丁酉叛于劍州 唐宗

周己亥奏報已至唐廷李茂貞王至利州柏津繼及夜來告繼

及言李紹琛令勳守梁州繼及署任副討使令率七 庚子遣

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州李茂貞軍李延安討之 今從之 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 步直兵趙太等

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李紹真部 辛丑唐任昭先

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 賈李紹榮至

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救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

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救

徧諭軍士史彥瓊戰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睡請其眾

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救我矣因聚謀掠救書手壞之守陣拒戰

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主存勳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

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唐從馬直軍士王溫等

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

名郭門高唐主存勳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倖

斬而遣由是益有寵唐主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

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後列國紀九 十五

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死存乂因從謙肉不自安

因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

唐主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

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

家之所有安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出自親軍皆不自安為張破

郭從謙賦 乙巳王衍至長安唐主存勳詔止之止不使 生是

唐主存勳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洛陽但食其俸戊申始命護國

節度使永王存勗至河中既殺朱友謙故令存勗以代之 丁未唐李紹榮以

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勳帥眾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

勳等皆死賊知不救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

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圖討李紹琛曹州待之未得

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

景據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存勳欲自

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

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

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

則患深矣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

言之唐主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兵討鄴都

唐延州言綏銀軍亂州城綏銀等為良州延州以鄴鎮秦開所進也其言云綏州或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

二百里 唐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圖討李紹琛唐主存勳

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孟郎詳妻太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後列國紀九 十六

弟克讓女也故呼為孟郎俗謂婿為郎也 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

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

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

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

行是日任圖軍追及紹琛于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

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岌以任圖為

招討副使以討李紹

琛故礪以幕屬從軍 圖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

輕圖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

是紹琛入漢州開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唐李紹真奏克邢州擒

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于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

下而殺之 辛酉唐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壬戌虜李嗣源至鄴都營于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

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

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

歷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

中軍嗣源帥親軍拒賊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

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

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

直數卒誼競欲盡誅其眾謂王溫等亂也部從王溫亂後

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

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恩補

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紹真等入城中

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

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善養馬步軍都總管統

馬而亂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分出收之外兵謂城外之兵嗣

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存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

木為柵乙丑任闈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于金鴈

橋金鴈橋在漢州魏縣東馬江橋之上俗傳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

州東北九里

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闈董璋置酒高會

引李紹琛檣軍至座中知祥白酌大后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

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檣車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

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

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復

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罕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宏實以肇為牙

內馬步都指揮使宏實副之為李罕等為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

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

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

之 虜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

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其誅亂者紹榮

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

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相

率歸之鎮兵蓋鎮州兵也李嗣源本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恩補

將曰吾明日當歸藩州也 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

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

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己所以公若

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虐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而見

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

後唐也于太原馬坊多在并州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坊于相

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州之廢故為大馬坊也唐

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官之非此解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

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繼嗣康福亦小馬

坊使也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虜平盧節度使

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滑州監軍使楊希

肇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使治青州九域志滑州西至滑州一百一十三里習懼復引兵而西青

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肇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

宦官常侍天子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
 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
 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勣勣先誘而殺之武甯監軍以
 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
 殺其元從之義故也紹真將從李嗣源監軍謀
 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李紹真嘗戰脫身走麾下
 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紹真高其義所歷
 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紹真以故得少過
 失當時諸鎮辟召僚屬皆以晏為法 戊辰憲以軍食不足救河
 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唐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
 義聞李嗣源入鄴憂懼不食卒於洛陽 唐租庸使以倉儲
 不足頗腹刻軍糧穀也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後列國紀九

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家室不能相保倘不服救懼有離心
 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唐主存勳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臨萬
 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
 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
 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此耳請擊以贖軍幸
 相惶懼而退 唐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李嗣源已叛與賊
 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
 莊宗特遣因魏銀槍軍魏帳 唐主存勳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
 前銀槍部後又置金槍軍 唐主存勳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
 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曰公等
 既不能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衛州乃釋之唐主憐從
 審賜名繼琇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

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
 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
 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河汴南通 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
 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
 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為義誠由此為明 嗣源乃令安
 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泰
 節度使李紹欽即段 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以備 北京石廂
 軍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晉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
 理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冀州宋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
 係州治清苑縣又改秦州為休州也 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取
 邱人本姓房名知淵審通金全之姪也金全有御衆 嗣源家在
 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為李嗣源以王建立
 立鎮真定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後列國紀九

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李從珂請
 上卷同光三年孟縣在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
 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城志孟縣東北至鎮州一
 百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舉
 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
 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河北蓋
 矣 癸酉唐主存勳遣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恐
 嗣源自懷 唐主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孟犯洛也 唐主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死死得此
 何為中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唐主如鶴店勞之魏史作 紹榮
 曰鄴都亂兵已避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鄴林願陛下幸
 關東招撫之唐主從之關東請記 景進等言於唐主存勳曰魏

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行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在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執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翰覆視以為殺降已不祥何復濫及無辜乃就殿柱背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行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附錄初蜀高祖光大中有一僧持大帶隨地無掃地掃遇禍止在秦川驛方悟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齊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衍妾劉氏髮髮如雲色傾一國監刑者不忍加誅欲釋之劉氏曰家國喪亡何意求生且吾義不受辱遂從容就死 乙亥唐主存勳發洛陽丁丑汜水戍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募從者多亡去或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李繼瑛立早自脫繼瑛終無行意唐主亦屢遣之詣嗣源繼瑛固辭願死于帝前以明赤誠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瑛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吳越王錢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

鎮東節度使西後傳璿監國吳徐溫遣使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謁我也溫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常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吳以至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勳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唐主存勳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辛巳李嗣源至白泉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此蓋齊克上供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陶玘斬以殉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于胙城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唐縣安重誨

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唐主亦遣使北輸密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唐主遣騎將滿城西方鄰守汴州石故塘使裨將李瑛以勁兵突入封邱門敬瑄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鄰請降敬瑄使趣嗣源于午嗣源入大梁九域志昨大梁一百里是日唐主至繁澤東九域志繁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是汴人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王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瑒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唐主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同光四年

叛神色沮喪登道登高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也唐主愕然因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唐主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

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突未唐主還過張子谷張子谷在成汜水縣古之成皋縣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通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又索飽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頌給已盡內庫使亦莊宗所置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爾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客財致此今乃歸咎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唐主至石橋西石橋在洛陽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

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被髮覆面之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 後列國紀九 唐 昭宗 帝 李 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

丙寅四月丁亥朔唐主存勗嚴辦將發黃甲騎電陳於宣仁門外

唐昭宗天祐二年被改東都延禧門為宣仁門又唐六黃甲步兵

與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陸王存勗已死

王不出問者皆在禁中故欲奉之以作亂帥所步兵自營中露刃大呼

攻與教門與黃甲兩軍相射唐昭宗之遷洛也故延禧門為宣政

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唐主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

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

主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

下亂兵焚與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

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

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唐主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

唐時五坊之一也善抽矢渴瀨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

酪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須臾而殂年四李彥卿等慟哭而

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唐主尸而焚之莊宗好優而樂

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

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與何福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

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唐 昭宗 帝 李 晔

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

李嗣源至嬰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開變今從明宗實錄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

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死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

此時莊宗未葬尚未有靈而通嗣源之入於鄴也前直指揮使平

濤侯益脫身歸洛陽前直指揮使兼上前直衛之兵對峙日平通

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善改平陶為平遙死主無之流涕至是益白縛請罪嗣源曰

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宋守殷曰公善巡徼以

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備國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

燕國夫人也 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而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

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業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

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業欲奔河

中就永王存勳從兵稍散庚辰至平陸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西平陸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濟運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城志縣在州城北五里隔大河止餘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五

源入洛彥超欲遣戍將應之彥超彥超之兄也推官河間張昭遠

亦謂張憲曰得無奉表勸進以為自安之計乎憲曰吾一書生自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

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相泣而去有李存沼者先主

之近屬考異曰唐昭宗實錄彥超傳云昭宗存沼薛史歐陽史

宗弟無名存沼者存沼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存沼按社

者也或者謂之姓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

自洛陽奔首陽矯傳先主之命陰與二丙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

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

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丙

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城志太原府

太原軍府 百官三度請嗣源監國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

太原軍府 百官三度請嗣源監國官非當然五代唐明宗游王

四五七

通王存確雅王存紀臣民開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
 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
 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
 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
 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風谷唐長安三年為其下所
 殺明日永王存勳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勳削髮僧服謁李
 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
 取進止存勳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
 監國使人就殺之粹王存禮及完志幼子繼嵩繼潼繼繼繼繼遭
 亂皆不知所終惟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徐溫
 高季興聞唐主之遇弒益重威可求梁震震可求唐有內變見
 二百七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四 思緒樓

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 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賈平孫光憲於季興
 二百七十四卷三年 賈平孫光憲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
 使掌書記賈平孫光憲三爵唐廢平井可異以賈平孫治和仁城開
 元十四年多治孫川縣 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
 州宋省費平入廣都縣 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七國乘吾
 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唐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
 吾何負于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審也 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
 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嗣源恐征討軍
 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節度使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節度使
 其德至洛陽河中 盧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真屢
 以備其北歸晉陽 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
 百七十卷梁 監國嗣源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刻侵刻窮困軍民
 貞明五年

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
 租庸使唐末及梁置內 句司莊宗同光二年置 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
 專判 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
 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處時則徵兵罷則止梁興置
 租庸使使天下錢穀歸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
 明宗入立朱丑甫使九職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
 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
 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持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并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直徵使下三司置使則
 始 又罷諸道監軍使以先主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匡
 魏王繼岌自與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
 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鏊
 已斷浮梁不得渡乃循河而東是日至渭南腹心已知柔等皆已
 竄匿從襲謂李繼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五 思緒樓

於林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園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嗣源命石敬
 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
 接西師西師即前魏 冲擅運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
 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
 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
 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
 李紹冲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
 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按歐史安重誨紹真由
 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冲欽復姓名為溫階段溫階段
 見二百七十二 并放歸田里 壬寅唐以孔循為樞密使 唐有
 索唐同光元年 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立自建國號監國嗣源

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賜姓於唐為唐
功始賜姓李也唐書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光元年今梁朝
復讎謂莊宗滅梁也天祐二十年也今梁朝
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唐書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
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為孫又事武皇
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
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
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
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
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繼前即位之禮眾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
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櫺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
吉服稱賀 戊申唐主嗣源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一 六

唐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憲為人沈靜

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先主賞其文詞以為記室後歷方面精
於吏事甚有能政時人咸以為宰相之器而悼其不遇且遭非命
時有害張昭遠者執之以送李彥超昭遠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
主辱臣亡死而無悔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乃以為北京節
守推官 任國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唐主嗣源慰撫之
各令還營 甲寅唐大赦改元天成置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
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
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
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復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
四節聽貢奉 元正冬至端午並降誕節為四案五代會要唐成通
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河城以其日為應

節母得敏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塗毀
告身見二百七十 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
三銓唐同光二年 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
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
銓侍郎應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
改東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例置議者
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敕 五月丙辰
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并東銓西銓為三銓 朔唐以太子賓客鄭珽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圜仍判三司閹憂公如家節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閒府庫充
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國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重譴忌之為安
重譴 憲武節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
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紹
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其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一 七

立許之從簡陳州人也方敵數人又善用藥先朝用兵攻城從簡

多為梯頭管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繫其骨人
皆以為不可從簡遣使繫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令亟鑿左右
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丁巳唐初令百官正衙
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朝 憲官官
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
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唐主嗣源之姪也 唐主嗣源以前相州
刺史安全全有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 壬戌以安全為振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唐主嗣源幸鄴都戊辰以在
禮為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趙在禮實為魏兵所
李彥超入朝唐主嗣源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可東事府在晉陽

走鎮定軍皆庚午以為建雄雷後 甲戌唐加威武節度使王延

翰同平章事 唐主嗣源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與樞機今

事相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做前朝遺侍講侍讀近代置

直崇政樞密院 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

院以宰臣兼 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

士 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合要

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

白曰長興四年端明殿入相中謝是日大嗣明宗不節中興殿而生

於端明殿時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幸臣謝恩須於正殿通曉

今日上以大嗣不坐正殿請俟來日稍延壽日命相之制已下三

日中謝無宜後時自奏謝謝於端明殿 乙亥以翰林學士

而自端明學士拜 後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馮道趙鳳為之 丙子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八 馮道補傳

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寅雷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

使重誨以襄陽要地 襄陽控蜀扼 荆故日要地 不可乏帥無互兼領固辭許之

雷遣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戊戌橋六月丁酉出城

復還作亂 控鶴梁之侍衛軍 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遜

邇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

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

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

眾大謀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眾四百人軍州始定即

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徽權知其狀問庚子詔以樞密使

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

官至洛陽改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日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

食而卒 蜀置永平 唐以蜀平章事王鐸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

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辛丑唐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

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唐主嗣源敕朕二名但

不連稱皆無所避 戊申唐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

繼嚴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唐主嗣源為之誅柴重厚 柴重

厚 繼嚴見上 繼嚴上誓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援願貸其過唐

主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表求襲忠萬三

州為屬郡唐主許之 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與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致討張本考

翼曰莊宗實約云王選千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襲忠萬為屬

郡雲安監有權之利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

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嚴十餘年荆南史天

成元年二月王表請襲忠萬州及雲安監本道莊宗許之詔命

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九 忠萬傳

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高季興表收復夔忠等州會

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云討西

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準為屬郡三州既定季

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

忠萬等州割歸當道將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表去

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兩郡等州知臣上峽率先歸投

陳論使使更修此說願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

于繼嚴十一月庚戌季興表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

行年記差多不可為據或者夔州雖自降於繼嚴季興表云

收復三州據馬已功亦 唐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

導左右班殿直 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

唐主嗣源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虜子可洪與魏博戍

將互相奏云作亂唐主嗣源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于都市

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劔建平將校

百人亦族誅 壬申唐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時依盛

百官轉對各 契丹主耶律阿保機攻勃海拔其天餘城即唐高麗之夫

契丹主耶律阿保機攻勃海拔其天餘城即唐高麗之夫更命曰

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領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

元帥太子為突欲奔唐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唐主嗣源遣供奉官

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聞同光主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

兒也昔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

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

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唐主所以即位之由阿保機曰

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待則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

乎引左傳申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大皇帝初

有國豈強取之乎代唐滅七部事也阿保機曰理當然又曰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十思補

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安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

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

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

之北吾亦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阿保機怒因

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

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丙子虜葬光聖神閔

孝皇帝於雍陵雍陵在河南新蔡縣考異曰實錄乙未梓宮齊引

之 廟號莊宗 丁丑虜鎮州雷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

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

那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視者越境 己卯唐置彰國軍

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有應州故蜀大

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皆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

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鎮金城混源二縣瀛意金城即以明宗所

生之地也城在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河以須知

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詳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

那執宜待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山是而基筋萊故以

其地置 應州也 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章說奏事唐主前或時

禮貌不盡蒸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

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眾論沸騰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

王修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

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驅奪民田縱

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澱州刺史

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常侍 辛巳契丹主耶律阿保機卒

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

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十一思補

不思曰果思之安往見之遂殺之為述律后囚于 癸未虜再貶

豆盧革費州司戶章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 虜

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閔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

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

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瑞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

欲奉阿保機之喪將其眾發夫餘城 初虜郭崇韜以蜀騎兵分

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甯遠等二十營凡二萬

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

內外又置義甯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因分

所成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唐王

公儼既殺楊希範事見本欲邀節餞揚言符習為治嚴軍府眾

情不願其還習還至齊州公傲拒之習不敢前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開又屬公傲又令將士上表請已為帥唐主嗣源詔除益州刺史公傲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置唐主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

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九城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公傲懼乙未

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

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

陽九城志淄州嶺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

吳若用我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我為相取吳

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庚子唐

剛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壬戌

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遣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一 十一 思補樓

諸州習水戰以備契峽 癸酉唐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

歐史曰趙德鈞趙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 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

為軍使莊宗滅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 養子延壽尚唐主嗣源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褚

令劉邠之子也 唐加楚王馬殷守尚書令 契丹述律后愛中

子耶律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

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

爭執德光繼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

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愾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

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

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

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

為政事令韓延徽以韓延徽為相張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

告哀於唐 壬午唐賜李繼職名從職 冬十月甲申朔唐初賜

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

京文武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

已成之衣 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騎淫殘暴己丑自

稱大閭國王立官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

日殿下救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唐靜難節度使毛璋

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

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

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

卷梁乾 初文進在契丹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丹由

化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一 十一 思補樓

此益疆同光中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甯歲為中國患

者十餘年至是為契丹守平州唐主嗣源即位遣使說之以易

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文

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戊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

千乘奔唐為後盧文進又初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之滅蜀也謀

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絹帛充晝夜督責有自

殺者給軍之餘猶存二百萬緡至是任圖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

之末任同從軍伐 遣監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齋侍中官告賜孟

知祥因以為三川都制置使權兩川征賦且督獨騎軍餘錢

送京師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不奉詔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

輸之可也州縣諸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

敢復言制權運職事安重壽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

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妻莊宗從姊也陰欲

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

觀賜物回詔之事泗州時屬吳李嚴但虛領防禦耳自請為西

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宏昭

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敢

滅蜀之謀亦見二百七十三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

詳所卷唐同光二年電督制吏部給告身先其入輪朱膠綾軸錢宋白曰

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使等

入道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下後道合是

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

始用綾亦在族都見馬世宗除劉仁嗣中告乃用紙在金步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十四

尚書之 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救牒多不取告身受救牒以照驗供

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

使其人初不之視敕文班承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

夫 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

費無多朝廷以官祿何惜小費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給

賜之貧者不能給錢往往但得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

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符而編為敕甲劉岳建言以

為制符或在任其才能或褒其功或申之以訓誡而受言者既不

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尊請一切賜之

由是百官皆賜 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

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

以諸衙將軍那將之號及長輿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

州鎮戍行吏皆得銀青階及懸官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

也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閔王守延翰茂乘兄弟襲位繼踪月出

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

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

氏子王審知 延翰與審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

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

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 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

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趨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

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

惡目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

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節度使王延鈞審

已僞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唐主嗣源以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十 十五

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盧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

洛陽詩曰億及秭謂云萬億曰兆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兆者依如美

共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億是萬萬為億又億數至

億億為兆故詩曰毛氏傳云數萬至萬億億數至億曰兆兆在

億兆之閒是大數之法魏風制在位貪殘胡取禾二百億今魏國

稱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

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時朝廷方既乏賴

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錢鏐以中國喪亂朔命不通改元寶正其

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考吳曰開自若唐末亂開錄云同光四

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鑑云鏐雖勤

貢奉而除舊制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詳

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

之惟杭州西湖諸山塔院中有刻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其詔

刻之於石雖錢鏐其文尚可讀後趙雲實正六年歲在辛卯明

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

承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堯林仁志王氏啟運圖云同光元年

梁封新東尚父為吳越國王等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兩子世守其祚永隆二年吳越世守其祚公孫仁志所記年歲差謬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崩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所稱錢氏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丁唐天咸二年吳越元春正月癸丑朔唐主嗣源更名瑋

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緇劔迎候緇劔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

自言嘗受密詔許便立從事謂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代李敬周之上道然後表

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知祥救李嚴之死

二年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見二百六十八卷梁

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孔循

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直微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道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十六 思補樓

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珣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圖欲用

御史大夫李琪鄭珣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

於御前唐主竟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圖曰重誨未悉朝中人

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號為沒字理臣既以不學忝相

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

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通事曾

河東掌書記既退孔循不掛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圖二則任圖

圖乃何人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

唐主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圖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

圖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寶

煎其汁以取蛭蟻之轉也蛭蟻蟻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蛭蟻之為蘇合取蛭蟻之轉也智在於於丸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

且之俗名為推丸陸佃神雅曰蛭蟻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旬

間經營穢場之不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人之轉車

與重誨其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

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邪之曾孫也道世本農家狀貌質野

朝士多笑其陋嘗入朝吏部侍郎岳兵部侍郎任繼在其後道

行數反顧繼問岳曰馮公何為反顧岳曰想遺下兔園冊耳兔園

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問之恬

然不以介意 戊辰閩建州刺史王延稟還州王延鈞送之將別

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遂謝甚恭而色變

為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庚午憲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

繫囚即漢書所謂繫囚徒也自唐以來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

奉日慮囚考之先儒音義慮亦讀為錄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十七 思補樓

禮遇李嚴甚厚嚴一日謁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

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

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

眾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

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速

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敕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

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入作司之人作工匠

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宏昭在東川朱宏昭為東川副使聞之

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遣璋使之入奏宏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

免 癸酉唐以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既非京邑又歷兵柄地規權重從榮惡其備也故不悅為從榮忌從

厚張 己卯夏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吳馬

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

知證乃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稱遺優詔不問知證

因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耶律阿

保機於木葉山 契丹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

至東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是兩處通盤後

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葬於此又似木葉山在

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

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

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 述律太后左右

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

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

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

先帝於地下也願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六十一 思補

墓中思溫亦得免 唐主竄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

州二月戊子以震為河北道副招討領節度使 節度使 州 吳 屯

盧塞軍 盧塞軍 臨河之岸周建乾南軍東 代泰甯節度使同平

章事房知溫歸克州 房知溫本 鎮克州 庚寅唐以保讓節度使石敬瑭

兼六軍諸衛副使 石敬瑭時 鎮陝州 丙申唐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

為景州副使既至遣使族誅之 討其族 君 之罪也 憲荆南節度使高季

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

潘炕罷官 潘炕蜀王 氏之臣也 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憲除

奉聖指揮使西方那為刺史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

也應順乃開帝元年 十指揮為聖左右軍林聖即奉聖

而此時已有奉聖軍 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 九城志涪州東至

而魏王繼岌之滅蜀也遣押牙韓瑛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

浮江而下季興殺瑛等於峽口 此峽口謂嘉陵取之至是朝廷詰

之對曰瑛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案問水神

唐主竄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

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

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而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

方鄴副之 考異曰按璋與皆在荆南之西南而將蜀兵下峽 此峽

謂唐峽直至西陵 云東南而皆於峽與梓所向言之其將蜀兵下峽 謂自

峽口所謂三峽也 乃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湖南軍 楚王 三月壬

子朔唐主竄幸會節度羣臣買宴 甲寅唐以李敬周為武信節

後 從孟知祥 丙辰憲初遣監牧蕃息國馬父之唐主問范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唐主曰吾居兵閒四十年太祖

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六十一 思補

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唐主曰肥

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 初實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

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 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

七十卷皇甫暉張破敗之 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 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

所制 事見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唐主竟乃為

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

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

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隆部之成盧蒙軍

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

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

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 補註烏震自刺史權節度使為不次

下文房知溫怨其謀者亦為此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七五 四六五

馬震雖至軍猶未交印壬申震召房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
軍使齊州防禦使安番通博於東寨時盧臺成軍夾河東西為兩寨知溫怨震驟
來代己乃誘龍旺所部兵殺震於席止其眾謀於營外觀者烏黃
史以爲素安番通脫身走奔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溫恐事
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欲去何之知溫
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
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
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
殆盡餘眾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
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軍亂發滑州
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唐主竄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唐
安諭孟知祥及吏民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畏焉甲戌至成都 唐
劉訓兵至荆南楚王馬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
以應劉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
庚寅唐主竄救盧臺亂兵在營家屬竝不門處斬救至鄴都闔九
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夾窰悉斬之永濟渠為
之變赤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夾窰引流至城西至魏後以通江淮之漕唐主雖知
房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溫兼侍中 先是唐西川節度
使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璋迎其妻玳華長公主及子仁
贊於晉陽孟仁贊後改名飛行及鳳翔李從職聞知祥殺李嚴意其已反
遂止之以問唐主竄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露鹽鐵判官趙季
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

良為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由此遂為孟知祥佐命之臣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
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江陵卑溼後值久雨糧道不繼唐將士
疾疫劉訓亦廢疾矣唐主竄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
之宜 五月癸丑唐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
金瓊邪王 唐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
不遜丙寅唐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馬
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
唐唐主竄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
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
久矣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洛陽去江陵不遠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唐
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
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賈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唐任
國性剛直且恃與唐主竄有舊勇於行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
出於戶部唐舊制使臣出四安重誨請從內出請從內出則權與
圍爭於唐主前往往復數四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問曰適與重
誨論事為誰唐主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此唐時宮中人老於事者未
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故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愈不悅唐明宗
伍而為天子常起於行卒從重誨議圍因求罷三司為安重誨讓詔以樞
密承旨孟鶴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
也 鶴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唐太子詹事溫璋請立太子 丙戌
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己丑唐以宣徽北

密承旨孟鶴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
也 鶴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唐太子詹事溫璋請立太子 丙戌
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己丑唐以宣徽北

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壬辰唐貶劉訓為檀州刺史 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遼古縣名以名州 丙申唐封楚王 憲殷為楚國王 憲西方鄰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十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二

紅秋七月唐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 烏震既死代之案詳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錄 丙寅唐升夔州為甯江軍以西方鄰為節度使 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 癸酉唐殺豆盧革章說 以夔州為鎮江軍今改為甯江軍 追論其為相時以夔忠萬三州與高季興也然實出唐主實意非二人之罪也 唐流段凝於遼州溫籍於德州劉訓於濮州 自唐末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思補

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 德漢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 唐任國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唐册禮使至長沙楚王馬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 示不敢擬天朝也 翰林學士曰文苑

學士知制誥曰知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

今日教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

為司空拓跋恆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然管内官屬皆稱

鼎惟兩柱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謂武平軍桂靜江軍皆屬楚 恆本姓元避殷父

諱改焉 九月唐主以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

接儒生恐妨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小臨大藩 是年三月從榮臨

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

已 唐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 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丙寅

唐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

壬申契丹請修好於唐唐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唐主宗同光三年復以孔循為東都宣發洛

陽將如汴州丁亥至蔡陽九域志蔡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民聞訛言

唐主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

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

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補周世宗實錄

乘城拒守唐主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

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唐主從之延光募發未明行二百里抵

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唐主至京水京水在蔡陽之

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或謂

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一 思補樓

為然奏遣使賜任圖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吳謂重誨曰任圖義士

安可為道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圍聚其族離飲然

後死神情不撓 己丑唐主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

者甚眾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

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為孫晟書節 於江南張本 戊戌唐

主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宣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諸道都統鎮海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

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

六十卷唐昭宗乾甯二年 行軍副使徐玢為吉州刺史貪狼不治知誥輔政黜之而玢性

詭佞善揣人意溫喜之引以自副玢遂挾宿怨每與嚴可求言居

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請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

忍也季夫人亦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改

李夫人通鑑作陳夫人按陸游南唐書云 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

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故改從李 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雷

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宋齊邱

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未明而

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為知誥知詢 吳主楊溥贈溫齊王

諡曰忠武 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

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

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詔取彥琳等詣關案之無狀釋之

徙筠為西都留守唐以長安 為西都 癸卯唐以係義節度使石敬瑭為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三 思補樓

宣武節度使宋守殷反死以 石敬瑭代之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

月庚戌吳王楊溥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

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 吳主陸也宣王者陸演也 唐安重誨議伐

吳唐主宣不從 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楊溥尊太

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雷國節度使兼

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戊寅朔唐西川節度

使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楊溥立兄廬江公濛

為常山王弟都陽公濛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初

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宣實不可言及即位欲召詣闕道鳳

曰元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

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唐主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唐中書舍人馬竊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

卷理武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

三年唐主宣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元

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皇朝其德明皇帝老子為元

主令立於應州舊宅道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妣崔氏

曰昭皇后會祖教曰孝慎皇帝廟號穆祖妣張氏曰順皇后祖

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妣何氏曰穆皇后父寬曰孝成皇帝廟號

德祖妣劉氏曰懿皇后墓皆曰陵漢主劉聖如康州九城志廣

州一百是歲唐尉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戊唐天咸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春正月丁巳吳主穆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四 恩補機

子璉為江都王璿為江夏王璿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

陽王 唐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縱酒為

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唐主賈問之徵為右金吾衛上將

軍 契丹陷唐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二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 唐京師巡檢渾公兒奏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唐主賈

令石敬瑭治其罪敬瑭即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

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賜小兒家絹各五十匹粟米各百石令

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詳審 唐主賈將如鄴

都時扈駕諸軍家屬前遣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有流

言唐主聞之不果行 自唐莊宗滅梁以來實與唐交通使者往

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唐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

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唐張筠至長安去年從張筠守

兵閉門拒之世主筠單騎入朝以為左衛上將軍 王辰唐雷江

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歸州高季興巡屬也

州三百 唐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

欲為其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

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

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唐主

許之王德妃有寵于帝言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

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熾慢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雷

闕下唐主嘉之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鎮得自恣除左驍衛上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五 恩補機

月別賜錢穀俸給之外歲餘唐主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

鎮處之華溫琪仕梁已重誨對以無關他日唐主屢言之重誨慍

曰臣累奏無聞惟樞密使可代耳唐主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

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

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初帝為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為成侯將後從

殺貞定監軍帝家屬得全山是受之安重誨亦帝潛曜之時所親

信者也重誨之所以張建立權寵之聞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

異志數以書通建立約 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唐

主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

福三月辛亥唐主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

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開天下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

聞其非唐主不釋而起 此段自孔簡以下言重譚與孔簡相與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謀略之所自來

以語宣徽使朱宏昭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譚如左右手奈何以

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唐主尋召重譚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唐

主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

同平章事鄭珪請致仕己未以珪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茂辰以宣徽南院使范延

光為樞密使 唐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 蜀中并鹽東西川邊

前固以專其利故爭奪甚盛時璋置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

之梓潼縣合昌渝潼資繁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

東川鹽利多 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

三場重征之 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 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

東川 楚王馬殷加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瓌監軍馬希範

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 江陵府石首縣沙

步有劉郎浦劉先

主納吳女處 希範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範

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

光憲于楚 向季興執史光 軍還楚王馬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

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 中原且天朝也 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為吾捍蔽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常置鐵紮於座

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環感麾下者相賀曰吾屬

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 宋白曰封州

之漢信也漢信在漢水之陽 漢主劉蕡以周易筮之過大有於是大

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 漢

香馮傲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城 章至賀江沈鐵縵於水兩岸作

巨輪挽縲築長隄以隱之伏壯士於隄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

楚人逐之入隄中挽輪舉縲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

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夏四月唐以鄴都

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

守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

武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

使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

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吳右雄武軍使苗

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 岳州治巴陵

湖西方六十里 楚王馬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瓌

夜帥戰艦三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 荆江

庭湖與大 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

侯信以輕州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

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初舊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

定十餘年 梁龍德元年 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

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竄亦以都鎮父位惡之 王都因其父

位見二百七十一 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 其父

卷梁龍德元年 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

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

河北故事 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

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

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

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

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

使安番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

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謹知定州行州事者以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契丹遣奚酋禿餒禿餒即國莊宗舍利前刺將五千騎救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又

唐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

退保新樂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延朗遂之真定同光初

於鎮州以鎮州為真定府鎮州在定州西北五十里留趙州刺史朱建

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將禿餒等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

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

十五 丙寅至曲陽自行唐西北至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

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

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

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

之偃尸蔽野用短兵則將士齊致力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

則傷是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之殆

無子遺都與禿餒得數騎奔還定州閉城不出晏球追至城門因

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

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吳遣使求和於楚請

苗璠王彥章楚王馬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

雖小晉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舉爭阜棧阜棧以

籍之然後可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除羅讓不受高季興吳遣季

興許泰王唐主道詔楚王馬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

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沙頭則已季興從子雲猛指使使從

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楚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九

闕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人唐王

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欲以待久弊之朱宏昭張虔釗宣言

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

人固是諸將不敢復言 先是唐發西川兵戍夔州夔州高季

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變忠勇三

州已平詔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孟知祥恐戍兵為唐所唐王寶不

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唐主命案其罪知祥

請而免之 初唐師之伐蜀也所在望風送款魏王繼岌以誓招

武信節度使孫王王宗壽宗壽獨不降聞行衛繼大勳從行東遷

至岐陽路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見

百七十二卷 衍死宗壽遂亡入熊耳山至是謂洛陽見唐主寶壽

同光元年

葬故樹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秋七月乙巳贈行順正公以

諸侯禮葬之王氏十八喪皆暴露秦川驛宗壽既得謂乃聚而

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唐主嘉宗壽之忠以為係義行軍司馬唐

北面招討副使安審通卒唐東都民有犯私鹽者畱守孔循族

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收五錢已未救從之案唐初無推

建中三年初推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

千委州縣釀酒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惟元和六年京兆府

奏准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均率會昌六年

敕六州八道置榷酒并置官店酒稅百姓納榷酒并充資助軍

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酒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法嚴

處三京都諸道州府縣戶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榷錢五

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酒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

京師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開城軍市內應逐年賣官榷酒戶便許

自造榷酒酒貨應請處務仰十分 王戊契丹復遣其惕隱

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 王戊契丹復遣其惕隱

魏遼將七千騎救定州魏遼將亦契丹唐王晏球逆戰于唐河

北水經注灤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東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

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戊辰

唐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契丹北走道路泥渾人馬飢

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唐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

分兵扼險要生擒赫連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繩擾白

梃所在擊斃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

輕犯塞 初唐莊宗御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李

繼陶唐主竇卽位縱遣之王郁得之使衣黃袍坐堦間歐史曰帝

誨出繼陶以乞段嗣嗣亦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

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卽杜晏球莊宗之戚梁也晏

部欲以此 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

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唐主建立以目不知書請

龍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錢鏐欲立中子傳瓚為

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瓚兄傳瓚傳瓚

皆推傳瓚乃奏於唐請以兩鎮授傳瓚閏月丁未唐以傳瓚為鎮

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獻契丹俘赫連前

刺等諸將皆請誅之唐主宣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

豈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赫連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

盛唐之制朝會立 餘六百人悉斬之為契丹復求 契丹遣梅老

季素等入貢于唐 初盧文進降唐上卷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

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道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

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性和易

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國廢食所不

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

帳千餘里比其知而欲兵吾屬去遠矣眾曰善乃先為穿實以石

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殺諸軍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

攻之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奔唐詔以為汝

州防禦使 吳太后王氏殂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

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九域志岳州巴陵縣也乙未唐

主竇以溫籍發諸陵段凝反殺令所在賜死去年溫籍流德己

亥唐以武甯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

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辛丑唐徙廣州防禦

使竇廷珣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珣據廣州拒命 丙午唐以樞

密使竇廷珣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珣據廣州拒命 丙午唐以樞

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而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帝從敏唐主寬之

從子也 戊申唐主寬詔節度使李從敏發兵討廣元州也故使討之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

唐軍者皆不果唐主寬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

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

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苦食三州之租愛民

悉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 十一月唐有司請為哀帝立

廟詔立廟於曹州唐開平元年武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唐平盧節度使晉

忠武公崔彥威卒 唐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南江軍西方都所部

庚寅唐主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

至大梁安重誨怒孔循自極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

資治通鑑補後唐天咸三年 後列國紀十一

地今因嫁女得 厚結王德妃之黨乞雷安重誨具奏其舉力排之

至東都見帝耳 應畢促令歸鎮 甲午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

事充平盧節度使 丙申唐主寬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

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

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而賜郭崇

簡從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三年賜朱友諒姓名李繼麟人

賜籍賜 崇韜繼麟等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

鐵券 帝為莊宗所稱忌又因丁讓事始于一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

郭都師鐵之時流于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都都在魏縣之日

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

月甲辰唐李敬周奏拔慶州族資廷琬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請

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

辰季興卒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咸三年十一月壬午房州溫恭

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

傳聞之誤案陽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 吳主楊溥以從誨為荆南

行年記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 唐都官員外郎改正都官員外

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澄聖 季興長子也 唐都官員外郎即原文誤作史

館修撰今依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無藉玩

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飾姬姜出則誇僕馬親賓滿坐

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諛者多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立精

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使一日之

中止記一事一歲之中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

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臣又聞古

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近代人君

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賢賈賈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

太宗齊聖魏王終獲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

資治通鑑補後唐天咸三年 後列國紀十一

厲隘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

際嫡庶長幼互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寬實歎其言而

不能用 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雷河東

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唐主寬遣左右素與

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

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從原為河南尹故相公肅長宜

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

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

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

備思權又謂唐主左右曰君每舉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

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以從榮

故亦弗之罪也

已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 春正月唐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

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

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唐軍都舉族自焚擒禿

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唐以王晏球為天下節度使與趙德鈞並

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唐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唐

主宣發大梁 丁卯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權協卒於須水

水真觀中併人鄭州管城縣 庚午唐主宣至洛陽

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唐主宣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

運而已不伐其功 唐安重誨用事諸王將相皆下之右衛大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十四

重誨忌之及唐主幸汴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

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頃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園

節坊室宇瀟灑為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為會節園 酒酣戲登御榻

凡御榻設御榻 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改正通鑑原文以 唐主亦何殺之暴也今改從歐史 橫山蠻寇楚邵州

唐主亦何殺之暴也今改從歐史 橫山蠻寇楚邵州

楚王馬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

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夏四月庚子朔唐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

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瓌敗荆南兵

于石首 唐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關先是党項皆詣

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

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先項之賦 趙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唐中書言太常改諡哀

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

不應稱宗

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

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

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十五

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

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

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

未幾唐主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

者彥珣奔還 高季興之叛唐也

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

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

賈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唐主宣許之

契丹寇唐雲州

雲州者契丹主耶

六月戊申唐復以鄴都為魏州

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魏州

城使並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止表

於唐末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

罷荆南招討使討荆南事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

以疾求還江都揚州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詢簡壻也簡

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徐知詢時代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

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詢以能武純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

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吳初用劉金馬濠州刺史金卒子

忠吾妻族猶不得耶初楚王駕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

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憲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見二百

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

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高季興亦以流言開郁於殷殷不聽季興

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十六

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

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譜之於希聲

希聲屢言於殷稱郁者僭且外交鄰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

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能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

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即長沙西嗣子漸大能咋人

矣大壘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荆南軍

勝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尙未知是日大霧殷謂

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每殺不辜

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時諸將皆有馬步司置院明

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妻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

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九月唐主與馮道

從容語及年歲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謂唐

時也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自太原使中山臣憂馬蹶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

也唐王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足否道曰農家歲凶

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

士蕭寅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下列剝卻心頭

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高勤苦人主不

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之唐鄜州兵戍東川

者期滿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癸巳唐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贖

至死重者觀察判官馮瑛瑛者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十七

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吳越王錢鏐居其國好自大唐

所遣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遣安重誨

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唐主寬遣

供奉官烏昭遇書於某官執事不效舉重誨怒其無禮韓政使吳

越昭遇與政有隙使還政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

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昭遇死矣已唐主制鏐以太師致仕

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

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初勅方節度使韓洙卒梁乾化四

方韓朝弟澄為雷後未幾定遣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寧鎮作亂保

隋之宏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韓朝朔方不安冬十

改曰保靜縣屬靈州韓朝朔方在黃河北岸朔方不安冬十

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於唐乞朝廷命帥韓朝韓氏自唐末未

前命帥登後前磁州刺史威福善胡語唐主寬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常戒

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唐之盛時河

西州與朔方並置為緣邊大鎮討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開收復然福以吐蕃克項朝延靈屬而已至于西來以朔方兼節度河

西然亦聲勢不接趙州樂米福見唐主涕泣辭之唐主命重誨為

福更它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

以復改唐主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向非朕意也福辭行唐主遣

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餘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餘徐

州人也餘音辛亥唐割嵐果二州置保甯軍壬子以客省使李

仁矩為節度使敏以制兩川也為先是置西川常發蜀糧饋峽

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鎮峽路時別為甯唐主寬

不許屢詔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吳諸道副都統

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居上流金陵在廣意

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諫

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

於人無能為也徐玠始雖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至是知知詢不

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錢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血皆

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錢鏐以此物從知知詢與客周

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

彼誰與處彼謂徐知誥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

吏周宗善德輸款於知誥款誠得其陰謀即以告知詢知誥謀告

之乃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欲往夫人宋氏從容諫曰移

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離兵衛何異太阿倒持授人

以柄邪知誥悟乃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

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廷望遷雖以其言告

知詢而止其勿往知詢弗聽十一月知詢入朝廷望泣而送之曰

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矣既至知誥雷知詢為統軍領鎮海

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

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

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謂知

詢較器血也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知為廷望所賣

乃偽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知詢怒遂斬廷望改正通鑑

望為反覆兩面之士今

從馬台南唐書改正

壬辰吳主禘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

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唐威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

走之至壽剛峽自方渠峽峽路出壽剛峽過早海至靈州府南聚

米國經曰靈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

洪德東近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

寨入蒲洛河至靈州清遠鎮入靈州自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

早河中寨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

審餘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

方始受代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甯國節度使徐知

知詢甯國節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

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踞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變色左右顧不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

徑前為該諧語掠二酒合飲之不以禮取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

望馬台南唐書改正

壬辰吳主禘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

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唐威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

走之至壽剛峽自方渠峽峽路出壽剛峽過早海至靈州府南聚

米國經曰靈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

洪德東近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

寨入蒲洛河至靈州清遠鎮入靈州自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

早河中寨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

審餘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

方始受代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甯國節度使徐知

知詢甯國節

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考異曰鄧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醉引一厄均酌之半既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曰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倫中漸高有候者竊論其旨乃乘詠詠盡併兩盞以飲之內孟於懷中取出一書使使信持與藥諸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酒酒日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他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詢不飲久之藥工申勸高乘詠詠併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兩按知詢詠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

里第上表于唐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其君延翰兵燹重建州又居唐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赴治者赴虔裕唐主置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詞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重誨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下 思補

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分閩遂為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璋璋懼綿州逼近是亦有分鎮之漸矣重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為兩川陷遂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錄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列國紀十二 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 黃頭湖南馬殷卒子命聲嗣 春正月唐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唐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江德化縣本漢尋陽縣 宋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下 思補

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寢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閩中建節鎮益兵無不憂恐閩中建節鎮置保衛軍於閩中舊奇帥遂州皆益兵戍 緣遂益兵謂武成裕利綿州夏之事並見上卷上年 唐主遣使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唐主置祀 以丘大赦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曠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曠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曠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主楊連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丙子唐以宣徽使朱宏昭為鳳翔節度使 唐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實李匡實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 唐復以安義為昭義軍梁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 日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唐主置將立曹

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胃煩也倦於接對妹

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皇后

德妃事後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

妃王氏邠州饒家女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負為榮將歸時見

於安重誨者以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

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謂莊宗劉后也妃由是

恐之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

與陝州破石人也故云然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于

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慶裕窺其所為

策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為所窺

夏四月甲午朔表於唐主曰請

度裕兼行軍司馬既至囚之府廷 唐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

將論議多與安重誨相 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

太師致仕 戊戌唐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初

唐主實在真定壯宗同光二年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殿

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海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

榮從厚皆故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

之於唐主唐主不聽重誨乃矯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

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叩門詰

之曰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樞

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宣謂之密制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九域志虞鄉

東六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唐主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謂

受樞密院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

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

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唐主令彥稠必生致彥溫我

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唐加

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唐主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希安重誨指遂斬楊彥溫高季興殺彥溫

于水矣丑傳首來獻唐主怒藥稠彥不生致彥溫深責之安重誨

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

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耶此皆非公輩之意也

重誨所使 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唐主不應明日重

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以至

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

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

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復承重誨指

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

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

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戊午唐主責加

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唐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上

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安重誨王建

卷天成 唐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關

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於唐主責請割雲安等十三縣歸隸西

川 雲安縣漢巴郡胸縣屬地唐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東郡唐高

宗移改為雲安縣又雲安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瀘州監州皆自

唐十三監未知蓋在何所 以鹽直贖甯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三

癸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府主竄救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白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奉薦 唐肅宗遣兵掠遂
山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 繼遣兵屯遂聞復有論奏自是
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八月乙未唐擢聖軍使李行德 宋五代會
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四指揮為捧聖左右軍 此則是時先已有
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四指揮為捧聖
左右 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
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 又引占相者問命唐主竄以問侍衛都
指揮使安從進藥彥溫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勸舊耳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 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為
相從 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
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丁部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四

嘗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
宣龍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
傳拯怒以為宣毀之己亥帥麾下入解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
眾五千奔唐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嚴將兵
入海州 漣水至海州 以嚴為威衛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縮之子也
吳先以王知誥知海州揚隆演 其季父與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開使
之建國也加蘇東大將軍 其季父與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開使
持書至光州與執之以聞因求罷歸 以子外版身居邊郡 知誥
以與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與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
與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唐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安重
誨者唐主曰此開事朕已處置之矣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繁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聞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
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
使姦人動搖唐主改容謝之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唐立子
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為唐宮苑使
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 請與魯奇鎮遂州李仁
也 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 樞要謂兩樞密董
朝廷更發一騎人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
李慶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慶徽曰
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
保無它慶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五

聞利帥李彥珣聞帥子 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
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竄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
月癸亥唐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
進奏官在京師故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
以其事白其主帥 遂聞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
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
閬州 九城志梓州東北 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
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唐使將兵
三萬攻遂州 九城志遂州北至 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
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
外惡之者眾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洪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唐主

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唐主曰朕無關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而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極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唐主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唐主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立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秦大臣不可輕動東川兵至閬州唐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對兵備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七 後唐紀二十七 六 思補機

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開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七郎奴董璋先為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得三錢爇炙感恩無窮爇肉作爇肉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可為汝所為乎吾當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鼎大無足日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其子於近衛厚給其家丙申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重誨職任如故丙戌唐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

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恩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唐為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州府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漢主劉襲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唐末曲承美而敗州至承美而敗以其將李進守交州冬十月癸巳西川將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九城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利州李多琦吾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七 後唐紀二十七 七 思補機

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在利州北有北道終不能西救武信武信軍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為劍門失守張本錢鏐因唐冊闕王使者裴羽還裴羽冊闕王使者也附表引咎其子傳瓚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唐主置收聽兩浙綱使自便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唐以宣徽北院使馮質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丁未唐族誅董光業楚王馬殷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討使將水軍趣夔州前蜀置夔州軍於夔州張武其也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天咸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編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城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州東略

九城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
里巴州在開州東二百四十五里遂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
里微亦必在遂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
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
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 十一月戊辰西川將張武至渝
南鄰與北抵驩州其人俗與 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州唐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城志渝瀘二州
去七百餘里 武遣先鋒將朱
僂分兵趣黔涪九城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
十里東至黔州四百九十里 己巳楚王馬殷

卒十九道命諸子兄弟相繼真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為
諸子 爭國以至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
於亡張本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

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雷石敬瑭入
散關階州刺史王宏贊瀘州刺史馮陞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八

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
門至屯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其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

甲戌宏贊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係劍
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帝嶺與劍門相接九城志劍州東北至
劍門五十五里 考與日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宏贊馮陞

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則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
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劍門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

下州破賊千餘人獲指使劉太李吳蜀高祖寶錄已卯東川
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帝嶺入頭山後過劍門至漢源

緊出頭山入劍門打鼓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將次
廣安大軍據關下營又龍福誠謝相謂曰北軍非來取蜀也

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劍州而乃步運糧食於合自備還奔關
寨十國紀年後蜀史王中宏贊帥諸將門西攻其劍州取糧

獲棄戈甲而遁追之北軍進係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
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才入口劍門失守何得二十日孟知祥已
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寅為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
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全收糧糧舍還係劍
門故蜀等得復入劍州李吳收事甚詳無執到大事今 乙亥詔
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
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

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
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
趙廷隱 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

兵由蜀艾改道而入蜀也 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
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矣眾心

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
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九

巴嶺嶺近立東巴州治木馬寨木
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龍

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錕屯來蘇村益昌江東遠大山數重有狹徑
度江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盤店與官路 合九城志遂州傍龍驤有來蘇鎮即其地 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

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開道趣劍州始
至重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

吾屬無道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重軍營後錕帥餘
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重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係劍門十餘日

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守其
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

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
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唐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
州界

青地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唐志云自北至南有為西川定遠

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祥所敗甲申西川將張武卒

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倥將至涪州唐武泰節度使

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 偃迫至豐都舊唐書

日豐都漢巴郡後漢置下都縣隋義甯二年分

臨江置豐都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 選取涪州

西至涪州百許里 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節後置璋遣

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西川將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道命去建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 復濟鎮之

舊 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 帥部

由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

傍海瀉道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江舊唐書 遼東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二十一 唐高祖

乃南傍海瀉道烏牧島具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嶺又過

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綠江唐恩浦口乃東

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流五百里至九都縣

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

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

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北流川中考異曰實錄附錄契丹元帥

太子往勃海代華歸西樓欲立為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與兵

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為契丹王謀害華其母不能止華華懼

遂航海內附於天皇王乃猶求華東丹者誅之豈有在欲殺

之理乎 十二月壬辰唐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西

川將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郭忱劍州縣志堂記曰前敵巨湖後

州一運波池中員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

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李肇王暉陳于河橋

按劍州無所謂河橋九國志曰王師陷 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

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唐作石橋 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

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

河橋李肇以彀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

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癸卯唐德州奏復取開州

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朐陽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

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恭為蜀兵所

取之也 庚戌唐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

兼中書令 唐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

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唐主覽

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

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唐主許之重誨即拜

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係義軍

同州匡國軍權州順義軍鳳 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

踏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二十一 唐高祖

重誨離蜀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致西川兵

先成與州者千五百人唐主悉縱歸

至唐長興二年是 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兵而

如歲凡四國三鎮 庚午西川將李仁罕陷遂州唐武信節度使夏魯奇自殺

也 癸酉唐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與魯奇首以

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

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

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丙戌唐加高從誨兼中書令 東

川以合州與西川使歸于武信軍合州本遂州武信軍也屬東川

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

信 初唐鳳翔節度使朱宏昭詣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鳳翔宏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

甚謹重誨為宏昭泣言說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係宗族

謀人謂李行德張重誨既去宏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

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孟浪言張大

而無術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

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宜徵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

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唐石敬瑭以遂聞既

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軍前謂趙廷知祥匿其

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

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唐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宏昭不內重誨懼馳騎

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利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壬辰唐昭武節

度使李彥瑋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

武留後孟知祥避得諱後天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其樂它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劔州勞軍請圖之

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而而去

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

罕孟知祥得遂則二鎮就以與其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

東略地辛丑唐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重

誨還未至京師而除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

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說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唐主

以為朋黨不悅乙巳西川將趙廷隱李肇自劔州引還引還成都

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遣東川兵三千戍果州果州名

州名

州名

州名

丁巳西川將李仁罕陷唐忠州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

使宋齊邱為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

父宋齊邱本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止

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楊溥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

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邱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

命應天寺曰徵賢寺三月己未朔西川將李仁罕陷唐萬州庚

申陷雲安監九城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

其地產鹽辛酉唐賜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

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懷州瑞州鎮

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

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于部薛威州於營州之東後更名瑞州

僑治其鄉之廣陽城武德初徙達末烏素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

固部落置懷州倫治其鄉之威都城

將赫連等皆賜姓名赫連姓狄名懷忠慕華賓客好飲酒工畫

頗知書其自塞外來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趙延壽每假其書醫

經皆中國所無者西川將李仁罕至夔州唐雷江節度使安崇

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知重誨意汝安

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壬申唐橫海節度使同

平章事孔循卒乙酉唐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向父吳

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日以疑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上卷天咸四年丁亥唐以太常卿李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勣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唐主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

簾彼席四壁蕭然唐主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夏四月辛卯唐

夏四月辛卯唐

夏四月辛卯唐

以王德妃為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王德妃為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

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

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

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

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

眾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斛量之器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

曰果煩老兄再下語見二百七十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

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

仁達延鈞從子也為延鈞忘仁達而殺之張本匡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

樞密使 己酉唐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十四

副使 辛亥唐以朱宏昭為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王延鈞斬

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

撫慰吏民為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丁卯唐罷收稅麴錢計收稅麴錢見上卷天祐

城中官造趨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己卯唐

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

延光遣延壽雖為樞密使繼安重誨以剛復得罪每於政事不敢

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

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

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辛巳唐以相州刺史孟鶴為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西川昭

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

祥以兵疲民困不許 唐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

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

逃奔河中壬辰以休養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

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播於讓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崇贊等至河中

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听使耳言其也

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關明日有中使至

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

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

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

翟光鄰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

之光鄰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

誨降階答拜從璋奮過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過殺之重誨之

被擊也雖已踏地氣猶未絕張目謂從璋曰重誨今日之死別無

它恨但不與官家誅得從到也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奏至

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

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

之從璋檢賈重誨家貲不及數千緡 丙午唐主遣西川進奏

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致討今

已伏辜 六月乙丑唐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丙

子唐主置命諸道均民田稅 閩王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

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縉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

有王霸壇煉丹井壇旁有阜英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

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符籙之文延鈞以為己應之於壇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十五

建寶以守元為宮主 秋九月己亥唐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
 贊華 初吳徐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又待諸弟薄諸弟皆怨
 之其弟知誨每得其陰謀輒以告知誥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
 誨與其謀故知誥德之以為鎮南節度使至是卒知誥以知詢代
 之賜爵東海郡王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
 無憾然而見先王於地下乎 改正通鑑原文云吳鎮南節度使
 徐知誥卒以諸道副都統徐知詢
 度使徐知詢代之下又云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誥諫其謀
 故知詢遇其喪而云云是謂知詢之在金陵以其陰謀告知誥者
 皆知誥諫之也今案馬令南唐書知誥傳云知詢守金陵所為多
 不法知誥每得其陰謀以告知誥知誥之敗知誥誨之為多知誥
 德之故以為江西節度使及知誥受禪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
 而知誥之後特優子景遠景道出入宮禁與開機務則非知誥明
 矣況知誥於徐氏諸子最為難循人稱焉 辛丑唐加樞密使范
 延光同平章事 辛亥唐主置救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六

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
 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道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
 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月丁卯唐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
 通州拔之 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李普取通
 州拔之州故復改城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蓬州以淮南有
 通州 壬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 癸巳唐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妹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
 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
 已族滅何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
 耶 補誌劉澄者東川軍將五月丙午與蘇愿同遣還
 耶本鎮者也董璋疑朝廷私厚于西川故有此言 由是復為怨
 敵為董璋攻西 乙未西川將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吳
 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節

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 徐溫先鎮京
 之政後
 從金陵 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
 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以朱齊邱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內
 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吳道德弟
 軍於唐州 崇在盧
 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盧
 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唐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
 鐵器 案五代會要鑄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
 任百姓自鑄徐勣意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 每田二畝夏
 秋輸農具三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
 之既饗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
 馬 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
 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 將發引頓食雞膳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七
 數繼 離美 前吏部侍郎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 晉阮籍
 得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始決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發背骨立殆至滅性 何代無賢
 癸亥吳徐知誥至金陵 西川昭武軍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
 利州城壁已完頃在劔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 事見上年
 十一月
 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卒西知祥召廷隱還成
 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王延鈞曰苟能
 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
 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元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
 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延
 藝舉兵圍交州 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安州界
 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 漢主劉龔遣承
 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延藝出戰寶

敗死去年漢取交

王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吳越王錢俶正月駕樞密使范

延光言自蘇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邠州方渠鎮

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

福將步騎三千討党項 乙未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妻福慶長公

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孟知祥以唐主恩意優厚

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山成都通劍與節度副使趙季

良等謀欲發使白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

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

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唐書書地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九

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宜漢置始南縣元魏分始南置諾水

巴州之管口 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山後諸州謂

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

不願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

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辛未唐初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唐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

七百人 震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

作之於金 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孟

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

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語怒不許

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甲

辰崗王延鈞復位王延鈞復位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

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情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

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三年鏐以兩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瓚即吳

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瓚與兄弟同幄

行喪內互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

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瓚居之告將吏曰自今

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

左右皆附傳瓚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瓚勞之仁章曰先王

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瓚嘉歎久之傳

瓚既襲位更名元瓚兄弟名傳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吳越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九

見二百七十二 用潘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荒者自正而不耕

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完瓚善撫將士好儒學置權能院

掌選舉殿殿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

杞富陽縣本漢高春縣晉避鄧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

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

門請誅之元瓚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

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

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

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瓚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

丹舍利前刺與楊隆勳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遣使請之唐

主專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

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唐主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
前刺契丹之驍將蘇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
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
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唐主乃止檀沙
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唐主竄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
為不可唐主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
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
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唐主嘉之雖
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號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氏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贊華好飲
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唐 昭宗 三年

忍其殘奏離昏為尼 乙丑唐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
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劔南
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
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
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成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疑之趙季良
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
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
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贛三朝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
焉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擒襄陽王茂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
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強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
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幸已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
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
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聞欲令公殺副使與
廷隱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
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李肇時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為璋所擒州東南璋遂克
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
兩牟鎮九域志成都府新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
鷄蹤橋許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馬橋即鷄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
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

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
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
家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璿守鷄蹤橋孟詳置左右衝山大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祐元年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
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
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軍都指揮使元
瑣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
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
五侯津五侯津在漢州西南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瑗降西川兵入漢州府
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
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白唐以來漢州治雒縣即祥入漢州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故州州

宅為道兵所不可命李吳卓榜諭東川吏民及卓書勞問章且居故道縣縣舍也

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

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今還者無一人何也璋涕泣不能

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成侯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

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舉城迎降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時中端尚書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敗始斬其使

州及振武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謂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

吳行梓州軍府事吳曰一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

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

還知祥謂李吳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吳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

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

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

為保甯軍董璋取閬州廉保甯軍今孟知祥復以為節鎮以賞趙廷隱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

鎮之昔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

為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甯留後戊午趙季良

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

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唐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七後列國紀三十一

范延光言於唐主曹曰若兩川併於一賊無眾守險則取之益難

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命恩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

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

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

新唐主曰知祥善為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辭謝蓋指

遣供奉官李存此供奉官乃殿前供奉也賜知祥詔曰董璋孤狼

自貽族滅卿邛圍親戚皆保全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所宜成

家世之美名守節臣之大節存城克節之子知祥之物也李克甫

見二百六十六 曹王延鈞討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

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勸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鈞益自負始謀稱帝上表於唐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初唐相鄭餘慶采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唐主豈見其有也復冥婚之制歎曰備者將以隆孝悌而敦風俗若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且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太常卿劉岳選文學通古之士共刪定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三

經秋七月朔唐朔方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追至賀蘭山賀蘭山在

靈州係 已丑唐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璣守中書令 庚

寅唐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唐武安節江節度使馬

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舊以霍山為

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衡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 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

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鎮南軍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三 唐

馬希範節耳希範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唐上表謝罪且

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庚子唐以西京

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為李從珂自鳳 唐廢武興

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在西道巡屬唐末

王氏復置武興軍 丁未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

事充安國節度使 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甲子

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節後趙季良武信節後李仁罕保節節後

趙廷隱節江節後張業昭武節後李肇草表上之於唐請以知祥

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吳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

請李仁罕克遂州即為武信節 今又至自求節鉞及宋明公封爵

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川也 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

更令吳為己草表請行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夏等
五雷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晟見二百七十五卷

年成二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得奇李仁
矩武度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聞利變黔梓六
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
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 初契丹既寇抄盧龍

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以涿州運糧入幽州尚
多伏兵於間溝掠取之據水經漢家郡故安縣有間溝其及趙德
鈞為節度使城間溝而戍之為良鄉縣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

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
後改良鄉縣為間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德鈞夫移縣之
前古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
城也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三

里城路縣而戍之路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路縣東近州之

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
唐開元四年分路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來爭德
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

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
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唐

主夏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
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
也 唐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崇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願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其棄于子

從榮入謁唐主夏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夏曰有暇讀書與諸

儒講論經義爾唐主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
親之吾見莊宗好為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非素習必不能工
傳於人口徒取笑耳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履聞之開

人智思其餘不足學也 丙辰唐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時幽州
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幽州出志雲朔之開薛
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治造攻
城之具是後石敬瑭與河東契丹部各在雲應遂奪其兵力
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捺音難

受曰爾忠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為治何如無乃以馬
為事乎金全慚沮不能對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唐大理少卿
廣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唯雉升

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殷王太戊時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武丁受成湯有承雉升鼎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三

耳而唯二君懼而前德殷道復興 神馬長嘶而玉繩告兆不能延
大戊崩中宗武丁崩號高宗 神馬長嘶而玉繩告兆不能延

晉祚之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
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龍之祥人以爲晉興應之

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
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彘賊傷稼不足

懼食根曰彘食節曰賢人滅隱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蔽聞深可畏
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俯而聽焉唐主夏

優詔獎之 唐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
問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唐主夏並從之時唐主方務
聽納昭遠復上疏曰伏念任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為陛下陳之夫
委任審于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與師審於德力賞

嗣審於喜怒毀譽藉於愛憎議論藉於賢愚變寵番於軒佞推是
八番以決萬幾庶可以臻治唐主覽之稱善 唐秦王從榮為人
鷹視鷂眦峻急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覷物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
驕縱不法初安重稱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
稱祿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及重誨死王淑妃
與宣徽使孟漢璋宣傳制命范延光稍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
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甯
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見二百七十六
從榮其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爲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
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唐主寬不許會契丹欲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三 四

入寇唐主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
石敬瑭康義誠耳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
向爲敬瑭亦願行唐主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
辭唐主乃以宣徽使朱宏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十一月
辛巳唐以三司使孟鶴爲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贊充宣
徽南院使判三司鶴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數年間引權
至節度使唐主寬雖知其大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唐主寬以胡
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
康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非石太尉不可延光
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唐主怒其遲緩遣中使責
延光等眾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

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
人卽位置彰國軍於雲州以興唐軍爲襄州之莊宗同光加兼
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爲備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 加兼
侍中 爲石敬瑭以河東尙契 敬瑭深德崧使人謝之曰造塔者必
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己丑唐加樞密使趙延壽同
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 唐大同節
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崇禎史時契丹帥
使節度于廣州言以德而勝也 知誥辭丞相太師 唐大同節
刺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 敬達代州人也 唐蔚州刺
史張彥超本沙陁人嘗爲唐主寬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
總管聚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 唐石敬瑭至晉陽
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爲石敬瑭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十三 四

佐命又以是而 帝藏委瓌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午唐以康議
基漢業張本 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
步軍都指揮使使唐遂 以朱宏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歲漢
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主劉嬰立其子繼福爲雍王繼圖爲康王宏度爲賓王宏熙爲晉
王宏昌爲越王宏弼爲齊王宏雅爲昭王宏澤爲鎮王宏操爲萬
王宏呆爲柘王宏暉爲思王宏逸爲高王宏簡爲同王宏建爲益
王宏濟爲辯王宏道爲貴王宏昭爲宣王宏政爲通王宏益爲定
王未幾徙宏度爲秦王
唐長興四年閏主王延鈞 春正月戊子唐加秦王從榮守尙
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真封宅在延鈞未 閩王

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周大赦改元龍啟史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勛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海門即今福清縣關主王璘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關主自以關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晏安二月戊申孟知祥舉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孟知祥為五鎮節度使許之墨制署授以節重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唐主覽問使者超為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於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大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黨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長興四年 乙卯 超及賊中之人皆其子孫也唐主乃以超為涼州節度使 唐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唐父兄之業故兼中書令 戊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癸亥唐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唐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是時河西正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唐主竄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節度使唐末以延州置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從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業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送從進赴鎮固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從進索葛人也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部索葛村乙酉唐主竄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丁亥唐主竄救諭夏銀綏宥將

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延州延安郡從命則有李從曠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曠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州延州國 從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年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雷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唐之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歐史作劉贊時從榮表請之季良以瓚為秘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魯濟之地此山陽唐賜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道山 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賢用王傳為左遷以職事有防虞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諸副則秦王傳不可以開官言蓋以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從榮輕佻峻急恐預其禍求自脫耳 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長興四年 乙卯 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李彝超不奉唐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領門青領門蓋東上郡崑山之長城門也 集境內黨項諸胡以自救唐藥彥稠等進屯葭關葭關蓋在延州延州葭關北通米州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唐兵自葭關退保金明金明漢唐縣地後魏太平郡金明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葭關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葭關府施縣地均聚米關經日自葭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日 關主王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唐立子從珂為潯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 庚辰閩地震閩主王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

王至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廩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甲

申唐主璽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年改西京貞觀

殿爲文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夜舉火

及明而虜至蓋先約以舉唐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吳宋齊邱勣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唐

主璽旬日不見羣臣都人恟懼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萬止軍

軍中起變欲宥司不能禁或勸范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

當以靜宜少待之秋七月庚辰唐主力疾御廣壽殿人情始安

唐安從進攻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

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

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九龍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甍

新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徇四野抄掠糧餉唐

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棗費錢數緡民間困竭

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

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唐僖宗時拓拔思恭夏

州傳思謙彝昌仁福以至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

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眾先唐主璽聞之壬午命從進

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

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

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唐主疾久未平征夏

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資無名

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

廣運之末契丹入汴首兵不得食者矣丁亥唐賜錢元璿爵吳王元璿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

元璿自蘇州入見吳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元璿以家人

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璿

禮見二百七十元璿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璿知忠順

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璿戊子閔主王璿復位初福建中軍使文傑

性巧佞閔主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閔主以爲國計使親任之

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

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

其眾萬人叛奔吳吳吳光引吳兵攻建唐主璽以工部尚書盧

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璽知祥冊禮使併賜知祥一品朝服

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天子八月乙巳朝文紀

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備儀衛詣驛時節愷文紀等降階北

面受冊升王帽至府門來步輩以歸王格天子之冕文紀所求之

孫也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時戊申唐羣臣上尊號曰聖明

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

給時一月之閒再行優給由是用度益窘明宗之優給然宗之

賜由是有到鳳翔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唐主璽疾瘳王從

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

以爲太僕少卿未出澤先知之何澤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

致仕居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

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

丁卯從榮見唐主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

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唐主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

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唐主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唐主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楊溥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寅唐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唐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 時中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體或憑者道之歸其儀注規程公事儀注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兼總管禮令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甲禮參見皆中必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各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軍事則行公儀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若置案是時執政畏從榮 唐主尊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贊同平章事贊父名崇秋太過 唐主尊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贊同平章事贊父名

章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贊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唐制中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官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

下二品則其品同 兩省長官是誤也 唐秦王從榮請成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又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 趙延壽為帝丙申二人復言於唐主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勤舊迭為之亦不敢便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唐主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宏昭復辭 亦罷從榮之禍也 唐主吐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若養汝輩何為宏昭乃不敢言 唐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

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颶至天長 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 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楊溥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斷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庚子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贇華為昭信節度使 雷洛陽食其俸 去年以李贇華帥義成事見上卷案唐末於金州道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為節鎮又案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為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為百勝節度費華所領節帥虔州之昭信軍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虔州為化軍為昭信軍虔州在虔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突厥降者抑以贇華領昭信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辛丑唐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詳文傑說閩主王璠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嗣不勝忿謀反坐誅連

行 唐長興四年 後唐長興四年 後唐長興四年 後唐長興四年

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為贊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唐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 代馮 唐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贊為樞密使唐主尊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杜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權知真州事李彝超上表於唐謝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 十一月甲戌唐主尊餞范延光酒罷唐主曰卿今遠去事安盡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 內輔臣謂樞密使 外輔臣謂宰相 遂相泣而

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 內輔臣謂樞密使 外輔臣謂宰相 遂相泣而

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其為朋黨以蔽惑主聽故延光言及之

庚辰唐改慎州懷化軍為昭化軍置係順軍於洮州領洮郡等

州自唐肅宗以來洮郡沒于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戊子唐主賈疾復

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于廣壽殿唐主悅首不能舉王淑

妃曰從榮在此唐主不應從榮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

夜半唐主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官女曰夜

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唐主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湯使液斗餘守漏

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

進粥一器至且疾少愈而從榮不知謂唐主已歿矣遂稱疾不入

朝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

先制權臣然後即位權臣謂孟漢瓊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一 唐紀

謂朱宏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常止於何

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

不可草草處鈞以告從榮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

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人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

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康義誠時總侍衛親軍乃召義誠謀

之孟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乃謂宏昭曰義誠將校

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宏昭疑義誠不欲眾中言之夜邀至私第

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壬辰黎明從榮自河南府

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尹判遣馬處鈞至

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聖宮故從榮欲效之

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

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贊馳入

右掖門見宏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

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動殿為中興殿高春門為中興門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

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

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

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監門衛將軍也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

擇利耶公謂康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宏昭贊

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唐主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

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唐主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宏

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良久謂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一 唐紀

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

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言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危從榮輩得何

力今乃為人所殺為此悻逆我固知此言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

授以兵柄耳時從珂汝為我部開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

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

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

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

在端門之左右若背掖之左右也

兵從內出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甲在胸前坐調

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與戰從益兵稍卻

俄而洪實騎兵大至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僚佐皆置匿牙兵掠嘉

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

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抗馮朱謂馮實朱

王敦曰處仲王敦曰處仲岳當為之言從榮必敗之狀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

密遣騎士射殺之唐王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

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王泣曰此何

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唐王於雍和殿唐王兩

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悲見卿等君臣相顧泣下霑襟時宋王從

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即令漢瓊權知天雄軍

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其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

榮所親者高彥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謂

在病告已半年豈深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

與彥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王詹事謂

王居敏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宏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

門唐昭宗之遷洛陽也贊等常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

從差一等耳今首已祭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庶姦

人乎必欲坐之以死馮贊力爭其不可贊等乃得免死而議流

貶時諸議高贊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

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詔推

官王說等八人竝長流唐法長流人謂河南巡官李滌江文蔚等

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峻竝貶官從

刑六軍諸將事其李回德武宗謝貝州人文蔚

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

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上嗣言處居諸子當勤修令德奈

之上當嗣有大業

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惜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春秋

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漢曰恭太子恭太子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

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道遠後平漢高祖避高祖幽州

人也 戊戌肅主竄死十八年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

康辛丑宋王從厚至洛陽自魏州閻主王璘尊魯國太夫人黃

氏為皇太后 閻主王璘好鬼神巫觋等皆有寵辭文傑言於

閻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輅善視鬼宜

使察之閻主從之文傑惡輅密使吳助吳助本閻主親吏故任之

助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八 後唐長興四年

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助許諾明日

文傑使簡言於閻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助謀反閻主信北

事始見上 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閻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

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

助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吳助謀反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

吳光光奔吳 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

自漢迄三統時為都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郡

屬二郡陳改葛陽為大陽縣唐乾元元年析建州之七陽諸州之

常山玉山及建德之地置信州 閻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

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從厚即皇帝位從厚明宗 寇秦王

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秦王 秦王

也有二十四司管二十四曹也司衣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

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

受王恩朱世實蓋加檢校司徒能稱之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閩之大懼與

康義誠以其語白唐主從厚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誦宮中事

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歐史曰初明宗後

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見明宗已老而秦王還

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數歲又數教從

益自言求見秦王則宗遣乳媪携兒往來秦王遂與從榮

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敗也唐主由

是疑之丙辰遣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朱宏昭

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唐主左右最久雅為

唐主所親信宏昭不欲替人在唐主側故出之唐主不悅而無如

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

人朱宏昭馬贊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潛謀遂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其亂可坐俟也 辛未唐

主從厚始御中興殿唐主自終易月之制以日易月二十即召學

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政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

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

不敢應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宦官等議事 盧順化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使觀之

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為本州 每請事

節度使楚州時楊氏元珣甚鎮明州而領州節耳 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 輒上書悖慢嘗怒一吏置鐵杖於其前

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

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還

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閩主王璠改福州為長樂府親

從都指地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王仁達擒延稟事性慷慨

言事無所避問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略有餘吾猶能御

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初馬希聲希範同生曰

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

不禮於袁德妃案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範長而賢其

寵盛得立而希聲棄官為道士希聲以母袁夫人有邑而

長幼之序當讓希聲未嘗讓希範也 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

指揮使希範多譖賣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

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長興四年 後列國紀十三 十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四

唐開帝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王從珂清泰元

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歲二

寅正大赦改元應順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

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唐朱宏昭為贊忌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雷國節度使安彥威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

資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

壽州屬吳越蓋升節錄以寵授其臣進領之耳 甲申出彥威

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資為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嗔人遇真定

人也 戊子唐以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宏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

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贊以起遷太過堅辭

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唐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

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甲午唐以鎮海鎮東節度使

吳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

私第虛府舍以待吳王楊遵 唐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

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厭心朱宏昭馮贊位望素出

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從珂屢遣其夫人入

省侍及明宗疽從珂辭疾不來 國疑也 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謂伺

得從珂陰事時從珂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

禁兵已亥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

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兵張本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漢末

稽南浦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也 初元年分建安縣置浦城縣天授二年改曰武浦浦城元年復曰

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侯官之北郡 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

臨浦故曰浦城九城志 遂圍建州閩主王璘遣上軍使張彥柔 在州東北三百三十里 使下軍使 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

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辭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

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閩主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

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出文傑何益文傑

亦在側互陳利害閩主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

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 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

至士卒見之踴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

檻車疏闊更為之形如木屨積以鐵錠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

首自入焉并誅盛節 盛節以鬼神事靈附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

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 陽行密廟 與臨川于濛素善恐其克建

州奉濛以圖興復 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於二 遣使召之延徽亦

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收之士卒死亡甚眾歸

罪於都成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

於閩 閩月唐以左諫議大夫唐洵膳部郎中知制誥陳又皆為

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洵以文學從唐主從厚歷三鎮在幕府 帝

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鎮 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

河東長興元年徙鎮天雄

之凶性迂疎朱馮恐唐主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
陳又監之 丙午唐尊皇后曹氏為皇太后 唐安遠節度使符
彥超奴王希全任質兒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
叩門稱有急遞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稍遲彥超出至廳事二
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且節度
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甲寅唐以王淑妃為太妃不
尊而以史君開 蜀將吏勸蜀主孟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
帝位于成都孟知祥字保元 邢州龍岡人 二月癸酉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吳人多不欲遷都
者吳遣使之議始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詰曰主上西遷公復須
東行 都押牙鎮海兩鎮兩鎮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為西揚州不
東行 於昇州為東揚州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詰須東鎮江都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四

留守代石敬瑭從敬瑭為成德節度使代延光皆不降制書但各
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宣稱密院所行文書也 後漢時郭威
以樞密院頭子易簡西京留守非者於
間見不以為異耶西 吳主楊溥詔徐知詰還府舍甲申金陵大
火乙酉又火知詰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唐路王從
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
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 卷唐長興二年 從珂聞其來尤惡
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
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言不可
受代
從珂問觀察判官滴河馬允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勃海
州西南八十里 注云漢郡尉許商擊
此河近海故以商為名後人加水焉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
觀眾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
可從也眾晒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宏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謂易道石敬瑭及己也 懼傾覆社稷今
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
從珂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出長安 尤欲與之相
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又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又遣美妓
安十十令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思同謂將吏曰吾受
明宗大恩王思同自燕歸晉相繼思同未嘗有愛
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 今與鳳翔
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
迹乎遂執誦等以狀聞時從珂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
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田金傾心附之隴州東至鳳翔
一百五十里 遣判官薛
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山此為
王所信用 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四

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每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命之莊宗時明宗爲北面招討使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爲副都部署當時爲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延勳爲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爲元帥之任宋氏建國之初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莫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指揮爲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指揮使尹暉並爲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陝州人也 蜀主孟知祥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丁酉唐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

資治通鑑補 卷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四

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詔遣殿直趙匡胤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城志亳州西北至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 夏月唐洛陽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天地黃黑三日方明 三月唐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質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鄜四節度使并安彥威而五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乙卯唐詔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壘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從珂登城漢書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自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觀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

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楊思權本蘇州刺史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歸王王於明宗諸子爲長故稱爲大逆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自西門入以幅紙進從珂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團防團謂防禦使也從珂即書思權可邪甯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眾遂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之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設雖統諸道大兵而不能克一孤城於是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使從珂悉燬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

資治通鑑補 卷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六

閉門不內乃極潼關遂雍之子也劉遂雍將也明宗以王從珂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分下邑唐唐屬宋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路王起于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勣允拿書記李專美牙將宋齊慶客將勇將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皆將反專美與韓勣文進主謀謀而昭允屬及延朗等機密從珂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城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庚申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而軍其隨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唐主從厚不知所爲謂康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五代會要明宗崩帝即位年二十國事皆委諸公

朕於兄弟閒不至榛梗榛梗者隔象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

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

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宏昭

馮贊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

潰蓋主將火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盡將以往扼其衝要招

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

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

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

無所畏忌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補註言至鳳翔

分賜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極重吉責其家財又殺

尼惠明召惠明入禁中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七

厚及朱宏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

首為孟漢瓊擊從榮事見上康義誠由是恨之康義誠許迎從榮

根辛酉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其論用兵利害洪

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

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御前唐主不能辨其是

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壬戌從珂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

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九城志臨潼縣前軍執忠同以至從珂責

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開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

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

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毀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從珂為之改容

曰公且休矣意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必欲殺之又從

珂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伎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爾

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思同為人

雖將略非其所長而輕財重義為國忘身人皆重之從珂醒怒延

朗擅殺嗟惜者累日某日唐主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

以王思同副之甲子從珂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九

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待衛馬軍指揮

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潛布腹心矣是日從珂

至靈寶靈寶縣在陝州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八

皆降莊宗同光四年安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

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從珂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

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等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

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意立晉陽胡人也丁卯

從珂至陝僚佐說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

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從珂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

士庶惟朱宏昭馮贊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

安州新安縣西距陝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

降藥藥不絕義誠至乾城九城志陝州麾下纒餘數十人遇從

珂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從珂戊辰

從珂從珂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宏昭謀

所向宏昭曰急召我欲罪我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宏昭死殺焉贊於第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開帝寶錄帝召宏昭不至俄聞自殺乃命明矣傳宏昭贊首於陝唐主欲奔魏州台孟漢瓊使詣魏州為

先遣先遣者先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唐主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至是將北渡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元武門元武門在陽宮城北門是夕唐主以五十騎出元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

乃陽為團結唐主既出即關門不行己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唐主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

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後唐紀十四唐主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

恐非所宜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路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路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泰迎穀水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

蕭道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路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

若路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實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壓遣人趣之曰路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

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在洛陽宮城西盧尊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

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有之馬步都虞候莫從開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

執降於從珂東軍盡降從珂上賤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敬瑭自河東來唐主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

至此唐主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宏贊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宏贊從敬瑭伐蜀嘗為偏將石敬瑭欲廢帝還衛州以授宏贊使為之所耳乃往見宏贊問之宏贊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

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唐主於

衛州驛自宋贊所見帝以宏贊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賈敬瑭曰沙姓奔亦姓也公明宗愛培富貴相與共之憂慮亦宜相恤今天

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四者謂敬瑭所言法物從是直欲附賊賈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

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道唐主而去考異曰閔帝寶錄庚午朔四日唐主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寶錄貞元四年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歸云津北據靈州南向靈州兵乃啓問東義軍西討作何制置云云

蘇逢吉黃高祖實錄是夜復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高祖詳解人對語方坐庭應帝密遣御士石敢補鎗立於後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立於後伏甲者解佩刀遇夜睡以在也蘇矩末然者擊之眾謂矩兵也遂散走呼洪進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進兵共殺晉祖殺建謀者以

少主授王宏贊南唐烈祖實錄宏贊曰今京國危殆百官無主必
相率搆神器西向公何不少帝西迎藩王此萬全之計敬瑄然
其語按為晉漢實錄者必為敬瑄送越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
二滿飾非今從閱實錄敬瑄送越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
至乾塚迎潞王考異曰潞王實錄三十日太后傳命至并內司迎
庚午朔二月無三十本至乾塚帝促令還京被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
日慶帝實錄誤也從河東還洛陽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見
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王淑妃數遺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
舊恩至灑池西九域志灑池在洛陽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
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珂即命斬於路隅 唐山
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劄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
元度劄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於蜀蜀主孟知祥
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
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入領衛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甯江節度
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

資治通鑑補

後唐紀十四

十一

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壬申唐潞王從珂至蔣橋
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官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殿勸進
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請闕之由馮道帥
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殿勸進從珂立謂道曰予之此
行事非彼已俟皇帝歸闕禮終當還守藩服公違言及此
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
書詔印施行書詔印施行之出也蓋以入實自隨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嘗謂以洛京將龍尊宅
為至德宮蓋明宗首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 潞王命各
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立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唐主從
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浴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政
以府庫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

而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政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
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
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儲者預借五月俸直從之
唐王宏贊遷故主從厚於州麻唐主從珂遣宏贊之子殿直辯往
醜之戊寅辯至衛州謁見從厚問來故不對宏贊數進酒從厚知
其有毒不飲辯殺之年二從厚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
忌疾從厚懷待之卒免於患宗見上卷明及嗣位於潞王亦無
嫌而朱宏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從厚不能遂以致禍敗焉孔
妃尚在宮中妃孔稱王稱既還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
妃并其四子從厚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聞

資治通鑑補

後唐紀十四

十一

己卯唐石敬瑭入朝 庚辰唐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
元明德 唐主從珂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
開唐主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
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唐主欲治罪以其能自歸
乃赦之遂清鄰之姪也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
酉唐改元清泰大赦 丁亥唐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
前三司使王政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九為左諫議
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年諸衛兼侍
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唐誅藥彥稠修何中庚寅釋王景戡其
從簡 唐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從珂怒下車巡使獄
晝夜糾責凡輸財者則下之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

遊市肆皆有騎色市人聚話之曰汝曹為主方戰立功其苦反使我輩鞭笞杖背出財為富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纒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李專美夜直李專美本鳳翔軍士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竊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見上卷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因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唐 思補撰

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狀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錢以從厚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從厚小字菩薩丙申唐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廟號明宗唐主從珂裝綵護從至陵所宿焉 五月丙午唐以韓昭允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勛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喬為宣徽北院使喬長安人也初唐主從珂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及唐主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生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而鳳翔將佐多勸唐主留之惟韓昭允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地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

兩州據靈兵言若猜忌敬瑭延壽必懼而生心 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耶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耶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戊午唐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係義節度使貫其先通款 丁未唐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唐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唐鳳翔片紙 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於成都 庚戌唐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唐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唐主從珂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甲兵以供軍李從曠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翔將行洛陽也 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曠鎮鳳翔唐主許之至是從曠為鳳翔節度使長興元年從曠自鳳翔入朝從曠武從曠為人慈惠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唐 思補撰

民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故鳳翔人愛之初唐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莊宗同光二年始以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唐主從珂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拔刃相擬及唐主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知溫懼壬戌入朝謝罪唐主優禮之知溫實獻甚厚 吳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蜀人取唐成州 六月甲戌唐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唐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濛遣人告濛賊匪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蒙見

始見二百七十一
泰貞貞明五年 唐劉昫與馮道皆如性苛察李愬剛褊道

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婿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

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事多

疑滯唐主從昫思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聲方為相者

皆以尙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

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

挾之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也首得文紀次得顛秋七月辛

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之子也崔顛見二百五

十年咸通唐主從昫欲殺楚匡祚以殺重韓昭允曰陛下為天下父

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

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眾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唐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回鶻入貢于唐者多為河

西維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備邊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

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邱還金陵以為諸

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徐知誥誅宋齊邱事始上

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唐主從

璋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唐主尤惡之德軍宋州殺

上三 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

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蜀置永安軍於雅州以孫漢

詔為節度使復以張虔劍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劍固

辭不行孫漢詔張虔劍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詔赴

也唐末置永安軍於邠州後徙雅州蜀主孟知祥得風疾踰

年至是增劇申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

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

仁罕保節度使趙延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

公鐸奉鑾衛衛指揮使侯宏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

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將

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趙季良等豈可但相泣

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季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

回至仁罕第仁罕設齋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季仁罕已遊丙寅

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利丁卯即皇帝位利王第初唐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五

從珂以王政對左藏見財失竄事見上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

判官高延賞鉤考窮嚴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微賈旬取故

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

韓昭允亦極言其便民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

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更怨之

辛未唐以姚顛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唐右龍武統軍索自

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七十七卷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

于水而卒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唐主從璋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唐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 九月癸

卯唐詔鳳翊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

蜀衛聖詔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將有功

之

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孟昶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理都指揮使保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唐雲州奏契丹入寇北而招討使石徹瑋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徹瑋奏鎮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 蜀奉繼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初蜀主孟昶即位願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除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蜀主不拜 戊寅唐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判昶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昶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休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後唐紀十四 十七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休

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孟昶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長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恐隱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覺其真而取死矣矣 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 蜀考新舊唐書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者之由與其地談史職方考曰州縣凡與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之則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皆置而廢廢者改制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詳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州等州觀察使田慶豐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等軍平利為源州之按則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蜀主孟昶左右以李肇慢請誅之 戊子以肇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吳主禠泐加徐知誥大丞

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唐惟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 唐末置文州節度使於秦州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州州刺史武節度使 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成兵歸鳳翔 時唐與二州皆已入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 金陵也 為鎮海節度使 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雷江都輔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後唐紀十四 十七 吳徐知誥

十二月己巳唐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 安叔千以契丹之功尹叔千沙陀人也 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 齊戶屬奉政軍夾泉村 壬申唐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自百井 乙亥唐徵惟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廟號高祖高祖性寬厚好學問接士以禮撫民以仁馭眾以威蜀人甚思之 乙酉唐葬鄂王於徽陵城南 唐陵之 外葬以垣列植 封纒數尺觀者悲之 考吳曰開帝實錄及詳史 是歲夏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 尺漉沲絕流者數月行人車馬流橫揭厲唐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漢主劉龔命判六軍秦王宏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宏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道已過矣况龔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

憂終不戒宏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乙酉清泰二年蜀主孟昶明德二年吳天祐元年開元永初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丙申朔蜀大赦

改元永和 蜀主孟昶不改元仍稱明德二年 二月丙寅朔蜀

大赦 甲戌昶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表於昶言已疾病

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 戊寅蜀主孟昶尊

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唐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 己丑唐主從道尊其母魯國夫人魏氏

曰宣慈皇太后 魏氏本平山王氏屬也少 閩主王璠立淑妃陳

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九

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三月辛丑唐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

兼樞密使 唐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 李彝殷後魏宋朝嗣諱

李彝殷後魏宋朝嗣諱 己酉唐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

孝嗜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違官授以重任 壬戌唐以彭聖

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依

聖馬軍為彭聖左右軍彭聖步 軍為前衛左右兩軍嘗改涇州魏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

是前衛軍前此吳越錢元瓘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

楚州順化軍也 審琦金全之子也 安金全代 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

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其略曰朝廷任士率多濫進稱武士者

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

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備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

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内外所管軍人凡

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

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

僚請內出策願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

無大才即移之下僚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

儉等皆請加罪唐主從劉濤翰林學士馬允孫曰朕新臨天下宜

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

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 見一百九十四卷 今濤等請黜史

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領論謂其

輸忠 昭儉嗣復之曾孫也 楊嗣復文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

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 考吳曰江南陳時先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十

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太子景遷吳主之所也

先主鍾愛時甚齊邱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贊贊齊邱參決時

政多為不法鍾歸過于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

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也景遷易制

己為元老成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也景遷之乃召齊邱如

金陵以為己之副選派中書令使無所關而容而已今復十

年 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

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筒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

者止之 宋齊邱字子嵩秦 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

當國故屈吾子以海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母

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昭

母也 癸未唐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

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唐新州及振武 庚戌唐

賜振武節度使楊燧名光遠以明宗廟諱置中書奏凡文字偏旁

犯諱如檀州金壇及臣僚楊燧等悉宜改避詔曰偏旁文字音韻

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燧特賜名光遠餘依舊 六月吳德

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

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蜀賜江源縣

孝子張元米帛元性至孝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擾其廬羣鳥

銜土置于墳上 契丹寇唐應州 唐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

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命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從珂好咨訪外

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

翰林天文趙延父等 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唐 唐高祖

天文翰林天文居翰吏直於中殿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

子為丙使 丙使丙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 曹太后則晉

國長公主之母也 敬瑭妻高國公主是 敬瑭昭太后左右令伺唐

主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麻瘡不堪為帥

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

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 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 甲申詔借河東

民題救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糧 總管府在

唐時為北面馬步 軍都總管也 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九城志

代州六百 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賑發急山東

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

俾詔撫諭軍士又欲扶立敬瑭以希恩賞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

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鳴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拔馬

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壬辰憲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強盜竝行極法 閩福王

繼鵬私於宮人李春燕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王璠而賜之

秋七月唐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 乙巳唐以武衛

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

權 為令張敬達討 晉閩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大風飄船

上民屋 唐主從珂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

規贊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舊儀對揚

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唐 唐高祖

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上元唐肅 宗年號

有無侍 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

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

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曩延

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

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諤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

謂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 徐知諤 忠武王 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

失守 謂自昇州召知 詢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

民於公何利知諤感德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祥

己酉憲以宣徽南院使房喬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宣徽北院

使劉延勳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廷朗及樞密直學士薛

文選等居中用事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其聽用之

言什不三四高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爾并遣使人奏樞密諸人

環坐議之為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啟奏除授

一歸延朗為劉延朗受誅於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

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

憤唐主從理不能察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攻唐金州拔水寨

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纜千人都監陳知隱託他

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

蜀兵乃退戊寅唐王詔斬知隱初閩主王璠有幸臣曰歸守明

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

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謂皇城使李傲於閩主后族陳匡

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

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

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

死狀傲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

閩主命鑄工作九龍帳國人賦之曰誰謂九龍帳惟此一歸耶歸耶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

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命也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

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韶繼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

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稱以黃氏也繼鵬之子更名昶諡其

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

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劉襲女

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驛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遠驛蓋王氏始

分置也九城志閩清驛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

貞元元年劉侯官驛十餘為松溪驛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驛

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

人曰去閩語闕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

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

國三日哭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

從誨楚王馬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其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

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

僭快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

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 後列國紀十四 梁

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

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江陵有九十九州土洲其

六十六卷梁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

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

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

以昇潤宣池欽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

不受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傲專制朝政陰殺死士閩主主

烈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傲傲待之不疑

十一月壬子傲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

門傲部兵千餘持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啟聖門奪傲首奔吳越
 閩主詔暴傲弒君及殺繼嗣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
 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
 二年分連江
 及閩備永泰縣屬福州九里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博學質直
 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博學質直
 閩惠宗擢為福王友閩主初初
 封福王 閩主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官
 中謂之國翁閩主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閩主方視事
 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閩主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
 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
 稱願乞骸骨閩主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
 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閩主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
 敏之女閩主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清泰二年 閩主
 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閩主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
 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唐主從
 珣嘉馬全節之功御蜀兵全金
 州之功也 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
 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議沸騰唐主聞之乙卯以全節為
 橫海軍後 十二月壬申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
 昭允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 乙酉唐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
 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復亂以來以他官兼節度
 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
 者朝議疑其職事慮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參議府之
 大事祭祀則大尉亞
 獄司徒奉祖司空行掃除禮文紀不深考遂以司空職掌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懼
 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閩主至剽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
 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許託

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清泰二年 閩主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五

丙唐王從珂稱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閏
甲主禮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蜀吳閩漢凡五國荆南吳越渤海
凡三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以
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從珂立子重美

為雍王 癸丑唐主從珂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
啟元年正月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
十三日生 遂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唐以翰林學

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允孫性謹懦中書事
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厝石敬瑭

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
有異志唐主從珂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
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
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

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
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元年求前

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
幣約百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陸梁無能
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

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
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實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供
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唐主唐主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
以俟命久之唐主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
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
之因誦戎豈昭君詩曰冠纓依明主安危託婦人唐主意遂變
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 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
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
向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
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
察之拜謝無敢言者詎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強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 後列國紀十五

項官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
為唐主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還出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踈之也呂琦為唐主所親事第二
御史中丞居外朝不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

元帥都統判官宋齊邱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閻
主玉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即李春 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顯詣之
於楚王馬希範言其收眾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

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化縣唐武德
四年改為立山縣蒙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

蒙州州東蒙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 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
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

人逆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即始安嶺也謝曰希果為治無狀致寇

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

希果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果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果知朗州希果本木荆南節度使高從

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關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從逆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唐主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

耶州房魯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唐主猶豫久之五月庚

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詳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河東事文

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

安何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

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

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警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

付學士院使草制制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

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

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問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

午以建雄節度使張徽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應敬瑭之耶

州天平節度使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洽耶州

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

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

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慕僚段希堯極

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實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耶

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昔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

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稍兵傳檄帝業

可成奈何以一紙制誓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

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

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附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

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自朔宗長興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瑭意遂決維翰洛陽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歸鏡以

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

司惡其短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以他途求仕者

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視以示人曰視做則改

業耳竟以進士及第 先是唐主從判疑臣敬瑭以羽林將軍贊

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實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陽縣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一年祀初除發實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實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益以彥詢為人沈厚故不疑也戊

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并禮二道接境故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上表論

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審益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

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殺閔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肅宗元年鄂王即謂帝從騎獨首帝

賜帝為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許王之言何人可信王

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八十年 後列國紀十五 四 思補遺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八十年 後列國紀十五 四 思補遺

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孫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塚寨使丙午以張敬遠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為楊光遠殺張丁未又以張敬遠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縣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張敬遠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晉安鄉在晉陽城南戊申敬遠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琦叛奔晉陽審琦金全之弟子也敬遠與之有舊安氏驍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助善遇之元信密說助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唐清泰三年 五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助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助不克帥其眾奔審琦審琦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願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弼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安重榮為武安軍都指揮使敬瑭使人招之重榮已許諾而母兄不欲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于百步而射之祝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祝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母兄乃許之遂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 唐以宋審虔為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死不受代故使 唐天雄節

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眾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從血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從珂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恩當以張敬遠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唐清泰三年 六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復重殷重裔誅之考異曰詳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姝男尚食使重文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後重文敬瑭子即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唐本英作殷今從之并族所隱之家 庚寅楚王馬希範自桂州北還 唐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唐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悉誅其黨七指揮 唐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

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

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時張敬達在代州

敬瑭遣使從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

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與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既而表至契丹

契丹主耶律德光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耶律遣使來今果然此

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唐以范延光

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唐應州言

契丹三千騎攻城 唐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

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

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

瑭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

閒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

而賞之 戊寅唐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討使以

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從珂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

行營犒軍陽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昨賊若無接且夕

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人可一戰破也唐主甚悅及聞契丹許

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

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

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而律德光將五萬騎號三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 後唐清泰三年 後列國紀十五 七 恩補

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解縣史揚武谷在朔州南考

今從漢高祖旌旗不絕五十餘里唐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

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虜騎過城下亦

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德光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考

日案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先遣

於虎北口又云踰虎北口蓋太原城洺州有地名虎北口也

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

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

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

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戒甲直犯其陳

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汾曲汾水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

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涉兵在北者多為契

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

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寨丹亦引兵歸虎

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

北門見德光德光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

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德光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

門諸路鴈門有東陞西陞之險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

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

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

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

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敬達

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圍阜四面皆設鈴索吠犬人跣步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 後唐清泰三年 後列國紀十五 八 恩補

能過非步半步也又司馬法曰敬遠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

顧無所之甲辰微遠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從珂

大懼遣彭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

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即邢州

也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

兵出契丹軍後後使道州自飛狐道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

路戍兵之與糾同說文純三合為糾凡合集兵者謂由晉絳

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塞德光移帳於柳林柳林當在晉安塞南

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

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意本不欲行聞

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唐主行唐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十五 九 思補

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雖聞卿有相業故排眾議首

用卿唐主清泰元年 七月相盧文紀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平文紀但拜謝

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

為大軍後援大軍兩晉 安塞之軍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

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

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

往不能久阻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

兵河陽天下津要北兵則洛白河 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

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

解樞務趙延壽時 為樞密使因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

澤州刺史劉遂凝郭之子也潛自遁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

太行澤州當太 行之道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

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

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

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唐主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忠立為北面

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九域志太原府 祁縣有團柏谷唐主

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

丹主唐如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 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

七十里李贊華華時在洛陽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欲令范延光趙 德鈞分兵送之自幽州

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

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

議竟不決唐主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十五 十 思補

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唐主從珂上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

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

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

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

塞唐主從珂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

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 之驍勇者皆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唐主許之

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

州命在明以其眾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盧溫琪領

招討副使邀與偕行盧溫琪時 鎮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潞路兵乃自吳

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 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

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劉蕡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潛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潛

崇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十一月戊子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

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

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

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

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唐改正西唐唐書歐史作西唐

通鑑誤作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從趙延壽呂琦賜德鈞敕告

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

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楊遵誥齊王孫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年後唐紀十五

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唐前坊州刺史劉景嚴延州人也

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

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

人將赴軍期閱之於野景嚴使人撻之曰契丹曠盛汝曹有去

無歸眾懼殺漢章奉景嚴為唐後唐主從理不獲已丁酉以景嚴

為彰武節度使 契丹主耶律德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

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必立汝為天子敬瑭辭

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德光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

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益以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考異曰

錄開月丁卯即立石敬瑭為天子於柳林劉幽瀨瀨源涿州唐新婦

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置史契丹冊文劉幽瀨瀨源涿州唐新婦

儒武靈靈朝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一縣武州唐志有之

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與唐軍置襄州節

度使一縣隸應州彰德節度使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稱

秦晉北之地不皆為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等州則為失地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晉主石敬瑭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

元年此唐泰三年也而以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晉主石敬瑭也大赦救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

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

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

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賈貞固為翰林學士白水縣

宋白曰白水縣漢梁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二年

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晉陽受開之時劉

知遠為都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年後唐紀十五

長公主為皇后德光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

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諭月

檢兵不戰去晉安纜百里營間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

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鎮州右可以應接團柏唐主從理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

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藉氏父子堅欲

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

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所賜詔及

甲馬弓劍於唐主許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為唐結好說令引

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德光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

見兵南平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

鎮河東德光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強范延光在其

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欲許德鈞之請晉主

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德光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

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

比平王故趙德畏大國之疆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

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

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德光曰爾見

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

喉安能齧人乎德光曰吾非有滌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

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

其令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放賜之田歸之於晉使大義不終臣

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德光乃從之指

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耶此石爛可改矣唐吏部侍郎

耶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

可待若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

龍敏幽州人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

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可爲耳今從駕兵尙萬餘

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耶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

夜冒嶂騎入晉安寨耶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使其半得

人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從耶唐主曰龍敏

之志極壯用之晚矣唐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

鄜州九城志丹州西至鄜唐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

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錫糧俱竭削柿澗糞以飼馬馬

相啗尾鬣皆秃柿澗水也木札已薄更削之使薄使馬死則將

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鐵史曰張敬

揚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

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

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

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

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

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

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後列國紀十五十四思補樓

索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補此自

北胡名其盛於秦皇漢武故胡人畏之自漢以前率謂中國爲秦

中國人爲秦人自漢以後率謂中國爲漢中國人爲漢人亦謂之

漢子用治既久遂以漢爲男子之稱故雖胡之不用鹽酪啗戰馬

人稱曰好漢此曰大惡漢者言極烈漢子也

萬匹光遠等大慚德光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

首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

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晉主石敬瑭語之曰

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恩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

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從耶詔勞北軍北

州固守之軍謂馬門以北諸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

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

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將行丁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

欲攻之區琦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州兵

也丁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耶律德光謂晉主石敬瑭曰柔維

翰盡忠於汝五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柔維翰為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你義節度使侍

衛馬步軍都虞候 晉主石敬瑭與契丹主耶律德光將引兵而

南欲置一子守河東各於德光德光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

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德光

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

使契丹以其將高謙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降卒唐晉安丁卯至

圍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十五 思

明繼之士卒大潰相踐踐死者萬計己已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

從烈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

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

延光善時范延光召崧謀之辭文過不知而繼至李崧辭文過同

也崧繼繼而至 唐主怒變色崧臨文過足文過乃去唐主曰我

見此物肉顛肉寡動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過小人淺謀誤

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辭文過於事之初及即位使之陳謀謀沮

之也今事敗 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北軍謂

符彥饒等屯 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

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

不若聽其自便事甫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申唐主

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三城張延朗請

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滑

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漁陽即

居易歌之以為漁陽擊鼓動地來是也晉主先遣昭義節度使高

行用還具食使昭義節度使高行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

與大上鄉曲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晉主與德光至潞州德

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德光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

安否晉主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為德光問德鈞曰汝在幽

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德光命盡殺之於西郊幽

州 凡三千人遂鎮德鈞延壽送歸其國晉主將發上黨德光舉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十五 共

酒屬晉主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

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

汝汝至河梁太相溫與丹將名河梁即河陽橋故異日廣帝實錄

溫語呂太相溫漢名高 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

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晉主

執手出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晉主貂裘出於北方黑貂之

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博雅曰貂 亦鼠類縹毛者也其皮暖於狐

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柔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

故勿棄山德鈞至契丹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

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

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

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
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
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
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田宅何在德鈞
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
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德
光復以為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
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
以病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從珂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
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張敬達以晉州
師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
度副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
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五 十一 思補

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
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戚耳
聽漢筠歸洛陽晉主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置符彥饒張彥珙至河陽密言於唐主從珂曰今胡兵大下河
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葛從簡與
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
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晉主石敬
瑭至河陽葛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備河梁而葛從
簡具舟楫以濟晉兵彰聖軍
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唐
成河陽者晉主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從珂命
周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珙
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

渡河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
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
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即
審虔等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石敬瑭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
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
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
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
淑妃謂曹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姑夫謂
晉主也太后曰吾
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遂赴火死淑妃乃與許
王從益匿於球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
甲待罪晉主慰而釋之乃命劉知遠部營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
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五 十六 思補

皆還復業初晉主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
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
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
察使府三留州府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郡則仍
謂之州府晉主敬瑭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
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
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則姦邪貪狠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馬允孫樞密使房孺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允等
雖居重位不務詭隨竝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
下別加任使劉延皓置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
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
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
即伊陽諸山捕得殺之又斬張延朗既而遷三司
使雜其人晉主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從珂之亡歎曰潞王之罪

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閩人怨毒其君 蜀主孟昶好打毬走馬

又喜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係貞切

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係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

流蜀主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罰

主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

勸我拒諫耶 十二月乙酉朔晉主檄魏如河陽饒太相溫及契

丹兵歸國 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 丁亥晉以馮道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 晉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

之族其家 辛卯晉以唐中書侍郎姚顛為刑部尚書 初唐朔

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

五年求內徙唐主從珂以為靜難節度使及晉主敬瑄與契丹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十五 九 一 思補

好既與燕雲等十六州恐其復取靈武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

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

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 平山縣屬鎮

房山縣屬唐天寶末安祿山反元宗改鹿泉縣為獲鹿 州本房山

鹿房止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 溫琪與趙德鈞

俱沒於契丹 趙德鈞與之俱沒 瓊盡殺溫琪家人逮於一坎而

取其貨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為 自稱雷後表於晉主託言軍亂

晉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 晉詔贈李贊

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代州刺史張朗將其眾入朝於晉帝

代州不從 庚子晉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

城使晉陽周瓊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瓊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甯

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晉主敬瑄許之 晉主敬瑄聞平盧

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

晉改與唐府曰廣晉府 敬瑄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晉主敬瑄

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 屬文進自契丹奔唐見二 心不自

安乃遣使送款于吳文進居鎮頗有善政兵民皆愛之及其將行

從數騎徧歷諸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遂奔廣陵

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

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謂家人曰我受先

王大恩先王謂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

此可乎其子宏祚疆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楊

溥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朱齊邱謂德誠之子建

勳曰尊公太祖元勳行密勳 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十五 九 一 思補

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高麗王王建

用兵雖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

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

十一卷梁龍德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六

丁酉天禧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歷耳

指攝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為成德節度使以祕瓊

為齊州防禦使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

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丙辰重榮奏已視事

崇邗州人也契丹以幽州為南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一

是李崧居琦逃匿於伊闕民團管主敬瑋以始鎮河東崧有力

焉德之

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琦感趙玉恩

終身事之如父玉琦親營藥扶持不離左右及玉卒致其子文

度如己子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素與唐潞王相善

故為之盡力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

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雖奉表請降於晉而不自安

乃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

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

泰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督主敬瑋不問戊寅晉以李崧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

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困窮

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

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

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吳太子楊璉納齊王孫知誥女為妃知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一

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甯府

應堂曰殿以左右司馬朱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

內樞判官彭人

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主楊

溥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

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止於朝廷儀

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一言及兵事也久之出為宣潤節度使委

任賓佐政績甚美文進初在北邊營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墜一躍

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

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負反覆南北

終無挫衄焉

戊子吳主楊溥使宣陽王瓌如西都

上年。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錢元

確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有罪廢為庶人

七十入卷唐

契丹主耶律德光自上黨過雲州登大同節度使

沙彥珣出迎德光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

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

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一

五二一

契丹挺身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蓋為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十八人為本鎮都將又命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以云應州與金城縣縣似為兩處未能審其是又 德光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當從涉其地者問之其拔也 德光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

斂備軍錢十萬繕初契丹主阿保機殯盛室章奚霽皆役屬焉奚王去請苦契丹貪虐帥其眾西徙媯州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 東居琵琶川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 去諸卒子掃刺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

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既而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刺立及德光自上

黨北還拽刺迎降時逐不魯亦卒德光曰汝誠無罪掃刺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體而賜之 德光也今諸夷畏契丹之慮多逃叛人謂之唐諸夷畏契丹之慮多逃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四 恩補 德光勞翟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上表於晉乞徵詣

關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德光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

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德光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 契丹習通事以上中國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 彥英而謝礪礪事德光甚

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德光甚重之 初吳越王錢鏐少子元

璠 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璠作元璠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

王元璠立元璠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璠忌之使人諷元璠

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璠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璠遣親信禱神求

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丸音蠟其外三月戊午元璠遣使者召元璠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璠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 元璠被幽見二百七元璠欲按諸將吏與元璠元璠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唐帝建安五年 今立效之元璠從之 或得唐路王膺及牌骨獻於晉主敬瑄

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晉主敬瑄遣使詣蜀告即位且敘

姻好 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蜀蜀主娶晉王克用 蜀主孟知祥

和復書用敵國禮 初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及既貴遂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

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既而與秘璣謀作亂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四 恩補 遂殺璣晉主雖不問延光心益不安乃遂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

史集魏州 天華車運內有貝博 將起兵桑維翰知之乃勸晉主敬

瑄徙都大梁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

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遇十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若有變大

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晉主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

闕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使 漢主劉勰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唐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 夏四月丙戌晉主敬瑄至汴州丁亥大赦蠲民租賦 吳越王錢元璠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元璠能建國事

見二百七十八 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宏傳為世子以曹仲達沈祿
卷唐長興三年 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晉加官武節
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閻主至初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
倍於寶皇宮唐長興二年閻主碑作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五月
吳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
修好契丹主德光亦遣使報之 丙辰晉御史奏汴州在梁有
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堂事者修葺衙
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昨車駕省方暫居
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
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黎輿所至多立官名隋於揚州立江都宮
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
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
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亦可取便為名敕行
闕宜以大甯宮為名 壬申晉進范延光為臨濟郡王以安其意
晉主敬瑄追尊高祖景為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為元皇后曾
祖柳為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為恭皇后祖昱為睿祖孝平皇帝
妣米氏為獻皇后考紹雍為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為懿皇后已
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
晉事梁均王為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
二卷同光元年史為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晉范
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
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製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天福二年

後列國紀十六

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甲午登六宅使
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領奏延光遣兵
度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
其價廉功省奔避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
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
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
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而都部署戍戍遣侍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
兵屯衛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 重威朔州人
也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
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魏州西南故 辛丑楊
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即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
滑州界詳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六
為大通軍 晉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
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張誼張誼在東梁東南
一百七 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
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
左拾遺諫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
逸以啟戎心晉主敬瑄深然之 契丹攻晉雲州半歲不能下吳
贊遣使開道奉表求救晉主敬瑄為之致書于契丹主耶律德光
請之唐北諸州皆歸契丹 德光乃命翟璋解圍去晉主召繼歸以為
武甯節度副使 丁未晉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為魏
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都部署諸軍都虞候昭信節度使高
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
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六

州以高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平府史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平府史

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晉遣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也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

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節度使繼祚之子也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

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張從賓難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雷守判官李遐不與兵眾殺之從賓

引兵掘汜水關汜水關以縣名將逼汴州晉主敬瑄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子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七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從官家東都而從在汴根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氣自若接對賓

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 方士言於閻主王昶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閻主乃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閻主謂吏部侍郎判

三司候官蔡守蒙曰後漢置東候官縣將資人關縣唐置置候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不足信也閻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

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管者勿拒罔管謂欺罔為首而求官者以備偽謂之旨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閻主

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為守蒙以貨為差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堂牒即今人所謂首領

而後書填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贖口者

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晉主敬瑄嚴裝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晉主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晉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節之子延濟延沼延衮居許州皆應之尹暉軍降晉王以得節鎮今居懷衛則為散官自唐明宗時受誅其子暉乘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兗散故皆應延

延光令延沼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王子晉主敬瑄救以延光姦謀誣汗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

復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長從簡盛為之備延濟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

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既而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八皆斬之 晉白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軍士有夜掠

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自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

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鎮進屯滑州為客 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

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置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諫不可禁止奉

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恐不知所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

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

大梁 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

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
誅勿復疑也萬所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
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僊令太都送大
梁甲寅晉主敬瑄斬彥僊於班荆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
班荆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生地共其兄弟皆不問
議以班荆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在汴州郊外
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
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謂在晉安樂殺張
上卷上卷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延光孟從從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
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
兵北結疆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戰士卒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天福二年 後列國紀十六 九

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
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幞也主者擒之左右
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乙卯
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
行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侯益與杜重威同討晉主以滑
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就以前帥丙辰以盧順
密為果州團練使果州時屬蜀命盧方大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
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節度使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六明鎮在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
暉銳眾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

至汜水關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仔斬殆盡遂克汜水關從賓
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張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
其族史館修撰李濟上言張全義廢事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
亂京師為墟全義手披荆棘再造郿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事見
五十七卷唐僖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歸回之族曾孫也李
宗光敗三年 晉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張從賓既平然後
唐武宗會晉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 晉
遂定都大梁 晉天福六年改為興順左右軍 聞范延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共哀內直軍 晉
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
度江奔吳晉主敬瑄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
檢許赦王暉為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天福二年 後列國紀十六 十

孫銳勸范延光 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晉主敬瑄不
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誨受禪誨不受 晉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肅肅音將兵
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
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
悉遣詣關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
執而殺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曾從何罪
乎晉主敬瑄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楊公濛知吳將亡
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濛諱因見二百
泰元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九城
州西至廬州 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宏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

來何為不使我見宏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濠於外送江都徐

誥遣使稱詔殺濠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

崇殺濠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悖貶池州 乙巳晉赦張從賓符

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

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

忠武節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晉吳 老病無齒或勸之致

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

吳主勳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

不署表 宋齊邱以受禪之議不自已而為 九月癸丑令謀卒

甲寅晉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李金全 婁繼英未及葬梁

均王而誅死晉主敬瑄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政王身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十一

與王故妃郭氏同葬之 丙寅吳主勳命江夏王璠奉璽綬於

齊 齊行將據有江淮傳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

赦改元天祚三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

至太后曰明德皇后乙酉遣右丞相徐珩奉冊詔吳主稱受禪老

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以廣陵為東都改尙

書省為尙書都省東都尙書省為留守院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

徐知諤為饒王 知證知諤皆徐溫 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

中書令封宏農公齊王徐誥宴於天泉閣 天泉閣蓋因晉宋

起閣因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樂因出齊邱止德

誠勸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止德誠 齊王

執誓不視曰子高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邱頓首謝己丑齊主

表讓皇改東都官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

卯吳宗室建安王琪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為

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齊主上表致辭辭之齊主

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邱大司徒齊邱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

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

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齊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

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讓皇於他州以絕人望又誣

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兵略有曰非獨婦人有七出之條夫若有

罪亦可出也齊主不從己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

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尙書令

吳王 閻主王烈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

請置邸於都下 閻與中國絕見二百七 蜀宿衛士張洪謀叛伏

誅先是成都民譙本嘗其母忽然化為虎上城趙延隱射殺之因

見蜀主孟昶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為之入於城市疑虎旅中有

不軌之士其夜洪即謀亂為同黨所告而敗洪太原人剛勇猛厲

號張大蟲是虎止城之驗也 十一月乙卯齊主誥更其子吳王

景通名曰璟戊午立璉弟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

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守百官赴東都 南齊做盛唐兩都之

百司於 江都 又賜楊璉妃號為永興公主公主賢明溫淑容範絕世聞

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齊主甚愧之 戊辰晉加吳越王錢元璠

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考異曰寶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瑞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為

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於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瑞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不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滿於海故元瑞初立稱遜遺命止用舊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開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

而簡史以為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晉主敬瑄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龐令圖諫曰仁沼晉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志 四

敗晏球遣仁沼獻捷於京師上所賜與甚厚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遺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 齊主徐誥追尊徐氏祖考自高曾以下皆為公王配皆為國君 晉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晉太府少卿邊光範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唯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徵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時臨民之官俱不得人民不

感命故光範言之奏入不報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做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為遼人用趙延

為遼人用趙延 高以剛晉張本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 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遷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殺之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膚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目不知書而能愛重儒士賓禮僚屬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惟軍旅之事則如夙習晚年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 丙寅竄以侍中吉王孫景遂參判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志 四

尚書都省 蜀主孟昶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月庚辰管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諭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曲者幸免則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且使小人一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詔褒之晉主敬瑄樂聞諫言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極之 蜀

中說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而飼之百姓驚恐踰月方止 三月

丁丑寶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天下銅冶 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

禁之 晉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

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之主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

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度節 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 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

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選職名而已從之 夏四月甲申齊宋齊

邱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齊主徐誥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

固辭舊宮以既讓位於齊 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魏國紀十六 五 冊補樓

戊午齊主徐誥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宜楊光遠自恃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 頗干預朝政屢

有抗奏晉主敬應常屈意從之宜楊光遠請易 庚申以其子承祚

為左威衛將軍尚書主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

時為楊光遠 王戊齊主徐誥以左宣威副統軍王凱為鎮海軍

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徒讓皇居

丹楊宮選用王興等以 宋齊邱復自陳為左右所閒齊主大怒齊

邱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邱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齊主曰齊邱

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瑒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

於齊主齊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

州縣名有吳及陽者以吳者楊氏國號而 雷守判官楊嗣請更姓

羊雷守判官也 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詭邪之

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齊主然之 晉河南雷守高行

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

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

延光尚據魏州楊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官館之日俟海內平甯

營之未晚晉主敬應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己丑齊金部郎中張

鑄奏竊見鄉村浮戶浮戶謂未有 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

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

之重賦咸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

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中書奏朝代

雖殊條制無異請委官取唐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魏國紀十六 六 冊補樓

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齊作受命寶以受

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以受命寶為 晉主敬應上尊號於契丹

主耶律德光及誅徙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

馮道傳云馮道使冊禮於晉祖晉亦冊禮於馮道於命兵部尚

書王權尚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辭

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

月以寅北朝命使上帝微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

實錄左僕射劉道為契丹主冊禮使備儀仗車輅詣契丹行

禮德光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德光為父皇帝每契

丹使至晉主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

請和元約

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

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略小不如

意輒來責讓晉主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

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 晉使

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
主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晉主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
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德光屢止晉主上表
稱臣但令為書稱見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
天福元年契丹以唐隆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以
為邢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思溫密令延照
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遣
使詣晉宋齊邱勸晉主徐誼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
間晉宋齊邱之意以為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壬午晉楊光
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馮暉自澶州人延光
同反見上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七

思補

攻廣晉歲餘不下厚賞馮暉以勸范延光之黨唐莊宗即晉主
敬瑄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內職蓋許移大藩
曰若降而殺汝白日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
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官徽南院
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
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
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齊
以潤州節度使馬仁裕為廬州節度使初仁裕與周宗皆為齊主
徐誼親吏及禪代之際宗力為贊助而仁裕多就外任一無關預
時人稱其長者後宗富盛冠於一時仁裕晚益貧窶不悔也 契
丹遣使如晉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唐明宗女也 壬

戊齊太府卿趙可封請齊主徐誼復姓李立唐宗廟不從 己巳
趙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庚午制以范延
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
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僊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
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
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
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
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
其母延光既降晉主敬瑄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
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八

思補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
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晉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丙子齊主徐誼詔立
太學刪定禮樂時學校初建典籍多闕齊主因遣使旁求諸郡庶
陵得崇範藏書甚富刺史賈皓就其家取九經子史等書進之因
薦之於朝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
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償以償耶不受皓
復表薦之乃召為太子洗馬 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晉主敬
瑄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晉主敬瑄以大梁舟車所費更於漕
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周至宋皆都於汴梁建都於
之陵東長垣鄆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棗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
扶溝鄆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開武
扶溝鄆州至是皆汴州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

其餘皆屬唐舊置開封府所管屬 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

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

西京而以長安為節度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為節

鎮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西京以長安

之西都為 晉主敬瑄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

累世將相恥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司郎中起

西道節度使 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

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 郭崇韜死見二百七 宰相罕

有兼樞密使者及晉主敬瑄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

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

奏請多踰分晉王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

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

表論執政過失 光遠既平范延光 晉主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

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 考吳曰晉王固少帝實

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而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

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而桑維翰等樞密使以

道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

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於

於使慶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

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范延光遣使告晉少帝實錄及辭史系

後維翰出相州是也 以處讓為樞密使 晉太常奏今建東京

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晉大赦

楊廷筠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 公羨殺楊廷

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 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王劉龍

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宏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

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

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

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宏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江當

至花步抵岸州 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

大柁銳其首首之以鐵也 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

漢艦皆礙柁不得近漢兵大敗士卒溺死者太半宏操死漢主

慟哭收餘眾而還先是蕃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

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傲之孫也 楚順賢夫人

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馬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

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

妻誓不辱自經死 河決晉鄭州 十一月晉范延光自鄭州入

朝 丙午晉以閩王王昶為閩國王 晉以閩王昶命也 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晉 晉

左故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袍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

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自晉執政以既襲帝號

辭冊命及使者聞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人諫

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

閩主怒黜為民 晉主敬瑄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

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

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營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辛亥

晉建鄴都於廣晉府 唐莊宗以魏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

建鄴 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間晉置之矣

置承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眾博冀德 澶州舊治順

即晉主敬瑄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滑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徒

澶州跨德勝津并順邱從馬澶州本治順邱縣今并州縣皆從治
德勝按九風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
三十里志勝之澶州皆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
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
浮梁計程則一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
百五十里也使王延允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延允

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存周鄴都人也蜀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止

登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預

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延

光帥天雄州其巡屬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登臨公

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

令鹽鐵使司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登立其兄子左金吾衛

上將軍重寶爲鄭王充開封尹 癸亥晉救先許公私鑄錢慮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天福三年 後列國紀十六 三十一

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辛丑吳越皇卒年三十八考異

皆云溥即位後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接

終不罹其禍之禍深於德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亂讓皇事

不可明今 齊王隆諒發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追諡曰睿

皇帝時以吉王景遂督喪事景遂哀慟觀者悅之是歲齊王

徙吳王璟爲齊王 晉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游武人愛

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

入城剽掠於市從暉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

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入貢於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爲使以彰武節度判

官高居誨爲副冊立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匡鄴等自靈州過黃

河行三十里始涉沙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

月支都督帳白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孫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

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屋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西行五百里至

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沙磧無水載

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駁馬蹄亦鑿四駁

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麀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

百里出天門關又四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

帽婦人辨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

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

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

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鄆河曰陽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天福三年 後列國紀十六 三十一

沙州西曰仲雲其身帳居胡盧磧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

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懼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古

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

行人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

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

掘地得溼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

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

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

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

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靈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臣鄰等行二歲始至其國歷七年乃還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注

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七

晉天福四年閏主王曠永隆元年春正月辛亥晉以瀘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樞密副使

晉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微饌乃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

通左氏春秋頗知星歷去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至是卒希崇既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甲寅

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靈武自唐明宗以來市馬糶

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流亡甚眾青岡土橋之閒氏羌剽掠道路商旅不行暉

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

倉庫亭館千餘區所費多出俸錢民不加賦而事無不辦党項酋

長拓跋彥超最為強大諸族向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至彥超入

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齊江王恣知證等累表請齊王徐誥復姓李立唐宗廟齊王謙即

不忍忘徐氏恩既而百官皆請齊王乃許之乙丑復姓李改國號

曰唐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

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

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

徐淵為太祖今

復姓李以溫為義父 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斯其居

故改廟號為義祖 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江王從知證饒王

從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功之妻廣德長公主徐氏假衰經

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

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

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李昇命於高祖於西室太宗次

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

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卷 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於

是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尤加優渥其子景遠景

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一 忠補樓

朝為房產愛所 誦引非其罪也 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禮有功禱子峴為宰相元宗朝信安王禮遂祖吳王云自峴

五世至父榮其名案皆有司所撰考吳曰周世宗實孫及薛史稱

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吳嗣後主實錄云唐嗣薛

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誨流落江淮遂為徐溫

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安古若將吳將李神福

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受其請厚求為

假子以讓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置李氏以

應讓對想以為昇復姓用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

昇少孤遭亂吳知其祖系合祖祖志乃 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

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

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唐遂從之 晉盧損至福州問主王

魏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

隨損入貢嗣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

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余將俯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從偏閣者唐主李昇

以張元達為侍御史元達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

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

人主好遊吹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

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武才行之士固

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

音先舉忠孝廉潔請頒爵賞然後糾繩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

論列大則對仗奏彈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亦由官卑

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

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諒之疏奏唐主擊節歎賞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 忠補樓

名義方蓋取前朝王義方之名以示勸也 三月庚戌唐主李昇

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會祖趙為成宗孝平皇帝祖志為

惠宗孝安皇帝考榮為慶宗孝德皇帝妣皆為皇后 己未晉以

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

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也制下數日

杜門四表辭不受晉主敬瑄怒謂瑄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

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重權劉知遠時令歸私第瑄拜請曰

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危於朝

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卷上此語外

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

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晉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

叛 懷遠縣屬靈州趙瑀聚米圖經曰唐置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
餘里宋時西夏疆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黃蘭山
晉主敬瑄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
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
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 辛酉晉冊

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
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
月其本國傳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德何延嗣持節冊仁美
為英毅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銀嗣立遣使朝貢安于等
來朝貢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
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
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使冊那那德
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
不許 辛巳唐主季昇祀南郊癸未大赦 唐諫民三年內種桑
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四
後晉天福四年 思謙撰

勿收租稅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 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
己晉主敬瑄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
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
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樞密副使張
從恩為宣徽使樞密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衍並
罷守本官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晉主敬
瑄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殺 李專美等除名 復以李專
美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允為兵部尚書馬允孫為太子賓客
房喬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王昶忌其叔父前建州刺
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

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帥壯士就殺之并其五子
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道家以上清玉 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
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晉加楚王暹希範天策上將軍
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辛亥唐徙吉王季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

季景遂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
諤卒知諤溫第六子也平生每語客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
王家窮極權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
其言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甯宮防衛甚嚴 秦州本揚
州海陵縣 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秦州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甯宮守衛甚嚴不與國人通婚
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
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五
後晉天福四年 思謙撰

名若燕揚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甚也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
侍郎齊未之見不知紀年何書今不取 今楊琪稱疾罷歸永甯宮 康化軍亦兵於統內所置節鎮 乙丑以
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瑒為康化節度使瑒固辭請終喪從之
唐主季昇素愛壽王景遂而以齊王璟長將立為太子璟知其
意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
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 唐江州陳襄十世同居長
幼七百人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為一席畜六百餘
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又築書樓于別墅
以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有司以問唐主季昇
下詔旌表門閭蠲其征役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季繼嚴得士心閩主王昶忌之六月罷其兵

柄更名繼裕以弟繼裕判六軍去諸衛宇林輿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閏主徙居長春宮 蜀地震洶洶有聲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疆馬壯則為之耳遂圖不軌其母又不許重榮曰吾且再卜之府廡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指而祝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晉主敬瑄之遣重榮代祕瓊也見上卷 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晉主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眾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招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知之乃徙義武節度使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以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魏國紀十七 乙巳閏北宮火焚

與重榮為姻家故也續定後魏恐其合而為 乙巳閏北宮火焚官殿殆盡 戊申晉主敬瑄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三年令詳詳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 丙辰晉主敬瑄下敕先令天下公私錢錢上卷 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嘗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晉主敬瑄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王都之難直也見二百七十 至是義武缺帥皇甫遇徙路 契丹主耶律德光遣使來言于王請使威襲父土如我朝之法自謂也 晉主敬瑄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德光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

有階級耶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任允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德光怒稍解 初閏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洪宸控鶴二都 閏主審知及閏主王羽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宸衛都厥賜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閏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閏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閏主賜以道士服授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山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竦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皮舟船楫樞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顯疑前世道州未通川壑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遊世之士生為眾所臣服而後以爲仙也武夷 閏主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閏主山中有道士觀閏主並置延義於觀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魏國紀十七 乙巳閏北宮火焚

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承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承泰縣屬福州首分七縣置西陽縣 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於縣置光山後廢州置光城郡隋二唐郡置光山縣仍舊光山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二入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閏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閏主使人迎延義於武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閏主獨宸衛都拒戰閏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眾千餘人奉閏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閏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閏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閏

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陞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
 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眾亦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
 更名曦曦王審知改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
 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通
 歷編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唐通文四年已亥閩七月延義
 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斌林仁志閩人載延義改
 年宜不若失然五代十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
 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道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粹維在仁
 志之後然亦歸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璠既立若但稱節
 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為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
 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義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是璠先已
 自稱閩國王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閩主
 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閩道
 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
 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

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
 斬之蔡守蒙賣官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河決晉博
 州 八月辛丑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王寅詔中書知印止委
 上相舊制凡宰臣
 更日知印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徹惠嘗訪以軍
 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
 晉主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晉主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
 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己酉晉
 以吳越王錢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

愆引獎錦州蠻酋餘人寇楚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
 度支號武泰軍時屬黔州境內言在巡屬之內也唐長安四年以
 沅州之夜郎郡溪二縣置歸州開元十三年以歸武蠻相道更名
 賜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
 五年又更名莫州唐時屬楚焚掠鎮成遣使乞師于獨獨主孟

淑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勗希範命左前江指揮使劉勅汝
 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癸未晉以唐許王季從
 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于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唐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
 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遣實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
 北辰之帝座頻移音中國
 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由此不
 修職貢又求
 用敵國禮致書往來晉主敬聽怒其不遜于子詔卻其貢物及福
 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還歸兵部員外郎李
 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獄 吳
 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
 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復為元舉妻韓女按唐史梁貞明
 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勣加檢校太尉秦州雄

武軍也唐書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
 節制者而後奏明其國內節帥皆梁朝命也初武肅王錢鏐禁
 中外畜聲伎冥越王元瓘年二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
 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鏐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
 不妒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
 瓘納妾鹿氏生宏傳宏侖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傲眾妾生宏偃
 宏億宏偃宏仰宏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
 兒於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使致遂如吳越

禁王馬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
 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宏泉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
 為學士路振九國志載李詳潘起曹悅李莊徐牧彭徽吳英頌何
 仲舉孟元暉劉昭西郭懿李文宏節蕭肅朱彭繼勳併拓拔
 恆等四人楚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愆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
 崖四絕勅為梯樓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使弔其母其

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淵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

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

丙戌置禁柵造佛寺前所無而今創 闕王王驥作新宮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奇言於漢主劉龔曰自馬后

崩漢主娶于楚唐高祖 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

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奇相漢二十

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

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唐晉天福五年是 春正月晉主敬瑄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

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

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罪晉主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考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晉天福五年 五月

中紀異云昶既為胡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於契丹即將聘設之

物為贊晉主方為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胡國使物付高

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契丹又遣使於契丹求馬

由滄濟淮甸歸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惶惶以天福四

年閏七月被執十月元弼等至京 楚劉勣等因大風以火箭焚

下獄和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樊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嵩

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為彭師嵩盡節 二月庚

戌晉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 北都自後唐以 晉主敬瑄

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

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

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 靈劉勣引兵還長沙楚王馬

希範徙溪州於便地 便地者從近楚 上表於晉以彭士愁為溪州

刺史以劉勣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

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於溪州今

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

範所立也天祐府中李景良之銘 楊璉諤平陵還 父讓帝陵也

一夕大醉卒於舟中 唐主使 追封

諡曰宏農靖王 璉妻永興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而卒 附錄玉堂

既卒主置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

白誓于佛前曰願兒生世世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

亡行光如朝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驗溫軟 閩王王

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

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

南鎮軍 後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

二人爭拒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

政議事不叶翹謂之曰公反耶延政怒欲斬翹奔南鎮延政發

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曦遣統軍使

潘師遠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遠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

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成吳越王錢

元璩遣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諱 宣州甯國軍時甯國吳

列國自相署 內都監使薛勣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

三月戊辰師遠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

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

其地 晉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道為鄴都留守徙彥威為歸德

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

邈州人劉遵沁二州隸昭義 邈沁二州自唐以 徙建雄節度使李

來本屬河東節度

德瑋為北都留守 登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

險固襄陽之地正得用安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陰蓄異謀擯邀取

湖南貢物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

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晉主敬瑋使問從進曰朕虛青州以

待卿青州平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

臣即赴鎮晉主不之責 丁丑閩建州刺史王延政募敢死士

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帥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

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其眾皆潰戊寅引兵

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

乘勝取永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曰延平縣今南劍州治所即其地九城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按縣地也吳永安三年置

夏四月蜀太師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孟

昶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 庚戌晉以前橫海節

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使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竇宏傳卒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閩王

王曦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

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

出犂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晉胡漢筠既還詔

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及除馬全節

將樂縣降并入邵武唐置景福二年又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置將水嶺改為永順場尋立爲新昌縣

夏四月蜀太師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孟

昶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 庚戌晉以前橫海節

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使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竇宏傳卒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周紀十七 十一

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進奏吏軍進奏院之主朝廷侯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

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丙戌晉主敬

瑋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未陳蔡曹濮中唐之兵討

之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季金全遣推

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唐主李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

將兵三千逆之 蜀地震蜀主孟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震何也

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疆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唐主李昇

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和閩王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

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古者盟誓以牲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燒香合誓香而已至於龍獻尚鬱食

品用椒苟即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釀即言合難舌香

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稱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

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法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穀即

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歸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

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

資財皆爲承裕所奪承裕入據安州甲辰晉將馬全節自應山進

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城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

應山 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

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

於雲夢澤中九城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澤今安陸縣前五十里有雲夢澤宋曰安州雲夢澤本漢安陸縣地後魏

大統十六年於雲夢澤承裕及其眾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

夢古賦置雲夢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周紀十七 十一

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刻向銘博山爐漢

官典儀向書那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香未以不鬼神漢武內

傳載西王母降紫雲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

序備言諸香以讚許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

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稱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

暉乃遣馬全節斬承裕及其眾千五百人於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晉主敬瑄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唐主李昇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於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自文進至此皆言唐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愧恨累日自以戒救之不熟也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疆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言律之以軍法必誅盜邊者彼所不知繩之以朝晉主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城濟淮九域志宿州新縣有桐城鎮自桐城而南之泗口則濟淮矣金人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難義都命晉將劉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十 唐 唐主李昇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於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

領之晉將從也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唐主李昇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郡昌縣山北即唐潯陽縣遺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馐何為蔬食宦者應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招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秋七月閩主王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千人 乙丑晉主敬瑄賜閩使鄭元弼等帛遣歸 李金全之叛晉也晉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利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請其恩以徇金全之意已

已晉主敬瑄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李昇待之甚薄 丁巳唐主李昇立齊王瑒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晉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晉主敬瑄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范延光以廣自歸之時楊光遠為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遁入敵國宜早除之晉主不許光遠請救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實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實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揮光遠之疆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十一 唐 唐齊王李瑒固辭太子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

分如臣兄弟交愛尚何待此九月乙丑唐主李昇許之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為之赦殊死以下怨詔中外致賤如太子禮 丁卯晉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晉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年劉知遠代安 辛未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敬瑄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翰林學士李潛輕薄多酒失晉主敬瑄惡之囚于獄翰林學士併

其職於中書舍人潯潯之弟也 晉楊光遠入朝晉主敬瑛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國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卷二見上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所以分揚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從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冬十月丁酉晉加

吳越王錢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

奏章無得言嘗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

有災勸唐主李昇巡東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唐主發

金陵甲寅至江都又建元門感念曠昔泣然流涕遣使問士民之

不能自存者宴羣臣於舊第賜高年疾苦憐獨米人二石 蜀地

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閩王王曦因商人奉表於晉

自理晉已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為也十一月甲申晉以

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李昇欲遷居江都

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延翰常典選事吏不能欺畏之如神明

立朝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于簿領無不明白故時望甚重

及其入相人以爲晚惜在位不久未盡其用 是歲漢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趙損卒以甯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係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晉主敬瑛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

元 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奔晉歐陽修曰吐

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德宗之河西唐末

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散

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爲吐蕃所破而內

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

從居雲蔚之北自五臺生有葭取飛狐奔雁州也來自吐谷渾謂之退葭語急而然聖歷中吐蕃陷安州其眾來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元海以善地處之及河移鎮河東遂散居州界音訛謂之退葭其後吐谷渾自晉赫連鐸之部落赫連鐸爲李克用所逐歸南州李匡僑遂居蔚州界其部代建其氏不常自承嗣自莊宗後爲節度使北山北石門馬欄賜其 契丹至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爲契丹請讓不已 帝憂懼而疽張本

至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壤 春正月丙寅晉主敬瑛遣供奉

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

故土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王曦欲以建州爲威

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

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治地南郡日建安

有富沙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晉作浮梁於德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十六 思補

口是爲禮 唐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治海陵鹽監使褚仁規

勤幹敏給能理繁劇唐主李昇即以仁規兼縣事國家每有大役

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凡魚鹽竹葦之物悉舉籍取

之事訖則以次償民罔有遺負以故供億辦而民不怨唐主以爲

能陞海陵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阜興化縣屬焉即以仁規爲刺

史太僕少卿陳覺海陵人也有兄居鄉里犯法仁規笞之覺挾私

怨譴仁規貪殘唐主將巡東都遂罷爲鳳陽都督仁規忿至

是上章自訴唐主下其事命覺爲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而歎曰吾

本孤立所賴知我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

自明哉覺還奏其罪狀甚多遂賜仁規死而覺始用事 晉彰義

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彥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

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譏之式懼謝病去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晉主敬瑄以澤澤故流式商州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請闕求之且曰澤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癸巳式至涇州彥澤命抉口剖心斷其四肢而取其妻時義成節度使史匡翰建瑋之子也雖世將家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不倦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自名故所至兵民稱慕之其鎮義成時從事關微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饗食張式未見史匡翰敢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晉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州米東至晉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瓜州三百里宋白積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十九 唐 思補

二月戊申晉停買宴錢 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蜀主孟昶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昶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策時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竝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甯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甯軍諫議大夫也禁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甯江軍使之各加節度事非正帥也 晉除民天福二年至四年道稔 夏四月閩王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職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加汀州執延喜以歸 唐

主季昇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薨北京雷守李德琬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禰入朝 唐主季昇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晉主敬瑄不許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季昇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劉翼遣使如唐謀其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誨謀反遣使奉表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 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孟昶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日絕蜀主乃辭之又求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十九 唐 思補

於荆南高從誨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蜀主孟昶頒官箴於郡縣其略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以綏之母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蜀主好學凡為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為也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晉主敬瑄晉主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南漢軍景德元年改永野定軍天聖七年改永甯軍金隆為蔚州其屬城固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兩突厥西突厥也完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

月以來契丹號令諸藩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

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鎮也求歸命朝廷

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

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

楊彥詢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

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

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疆兵不

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去

劉知遠自魏來朝時尙書大梁秦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虛朝廷

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瀆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

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

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

牛羊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謂張敬達晉

安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

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

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

遺民謂唐末亂後下又多墟廢斷不可得而人其入遠多依山而居鎮定故

其地為唐末亂後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

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彼無閒隙

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

輸給帛謂之耗蠶有所不遂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

而不解財力將隨耗蠶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

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發兵

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

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主帥赴闕謂軍府無人臣竊思慢

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乞陛下

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

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閔王王曦聞王延政以警招泉州

刺史王繼業乃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

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揚折豐為士曹參軍與之

親善或告折豐與繼業同謀折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

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其族折豐涉之從弟也楊涉為相於唐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

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楓詣朝堂極

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潭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費用不給謀於國

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舊唐屬泉州九匡範請日進萬金曦

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等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騰匡範

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

筭不能足日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

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斲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

紹頰代為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紹頰

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縣州戶

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唐主李晃自以專權取吳

尤忌宰相權重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爾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晉主做堪憂安重榮跋扈已巳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義軍以北京留守李德珣為鄴都留守知遠徵時為晉陽李氏營塔營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答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為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王錢元瓘好治宮室至是府署火官室府庫幾盡元瓘避火火輒隨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李昇乘機取之唐主曰今大敵在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且奈何利人之災因遣使唁之且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十一 賈其之 閻王王曦自稱大閻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開泰骨如蔡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延政不從屢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悻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眾心罷歸醜殺之 八月戊子朔晉以開封尹鄭王重賈為東京留守 竇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帝皆主指而薦之也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馮道不用子漢重李崧見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晉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曠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晉主做堪發大梁已亥至鄴都壬寅大赦晉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十一 賈其之 閻王王曦自稱大閻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開泰骨如蔡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延政不從屢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悻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眾心罷歸醜殺之 八月戊子朔晉以開封尹鄭王重賈為東京留守 竇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帝皆主指而薦之也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馮道不用子漢重李崧見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晉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曠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晉主做堪發大梁已亥至鄴都壬寅大赦晉

主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寢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安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安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年五十五初內牙指揮使戴暉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宏伯乳母憚妻之親也或告憚謀立宏伯德安祕不發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王子憚入府執而殺之廢宏伯為庶人復姓孫嗣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十一 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宏佐為節度使時年十三九月庚申宏

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宏佐為節度使時年十三九月庚申宏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宏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有獄疑未者宏佐問倉吏今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辛酉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詳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竟滑州界皆為水標滑州史臣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滑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決漂浸及濮州耳 晉主做堪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至耶律德光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德光怒乃解 閻王王曦以其子

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晉劉知遠

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 時郭威為逐世谷

吳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 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

以節鉞威遂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 安重

字崇 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

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

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

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於知遠知遠處之大

原東山及嵐石之閒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 美州大同軍 收其精

騎以隸麾下 為劉知遠役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契

契茲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契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

閻王王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閻同平章事李

敏卒 晉主敬瑛之發大梁也和疑請日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

何以備之晉主曰卿意何如疑請密置空名宣敕十數通 皆出於

敕出於中書門下 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晉主

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開 九域志

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 鄭王重貴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

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中州

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

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

里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

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

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

瑋據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州威勝節度使

安番陣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矣未從進至花山 九域志

陽縣有花山銀場今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連合戰大敗從恩

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宏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唐王季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盟類用鐵盃 漢手為 者則寢於

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官人服飾粗略建號後即金殿使府為

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齊王瑋嘗欲以杉木作板障有

司以聞唐主曰杉木固有但欲作戰艦命以竹代之死國事者皆

給祿三年文武亡沒子孫皆隨才以敘不限資蔭或營其婚嫁幼

未堪任與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老親者倍其數又分遣使者

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閒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三

它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還自

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

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朔晉從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瑋為

東都留守 丁亥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南共討

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漢水南津楚王誌

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

各運糧以饋之少敵倍之子也 張倍與楚王馬 晉安重榮聞安

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晉人

朝晉主敬瑛聞之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

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

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

蔡行遇行遇者安從進內刺史時 晉武德使焦繼勳邀擊敗之

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初安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

揮使相得微甚重榮鎮成德二年安重榮 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

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

彥之恨之戊戌置杜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城志宗城縣

百里重榮為偃月陳置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邱

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

翼重允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

卻趙彥之卷旌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置軍殺而分

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轎重中置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 後列國紀十七 天

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置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

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

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 庚子冀州刺史張

建武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 漢主劉蕤寢疾有胡僧謂漢主曰

識書有言滅劉者龔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

天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讀若儼 庚戌晉以錢宏佐為鎮海鎮東軍節度

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列國紀十八

王晉天福七年漢主劉昫昫 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

門導置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

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晉主敬瑄命漆之函送契丹初重

榮之將反也怒指揮使賈章而殺之誣之以反賈女尚幼欲捨之

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死吾何忍獨

生願就死重榮亦殺之鎮人莫不憐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也 癸亥置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本恆州唐

安重榮反改州名 丙寅晉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

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

盡有之晉主敬瑄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

為之重威於民恆人不勝其苦 置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式

事見上 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閏

壬午廢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其之女也嗜酒剛愎閻主寵而憚

之 蜀地震 晉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

境內軍校賈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晉主敬瑄遣曹州防

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接兵繼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

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與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

邱向求豫政事唐主季昇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
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有以齊邱知尚書省事其三省
事竝取齊王璟參決所引齊邱視事數月視吏夏昌圖盜官錢

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事從
之 晉涇州奏遣押牙陳延輝持收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輝

為節度使 三月閩主王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晉遣歸德
節度使安彥成塞決河於滑州彥成出私錢募民治隄河患遂平

遷西京開守遺康大饑彥成捐財賑廣設方略使民愛之不忍
流去 閏月晉天興餓食麥 晉張彥澤在澤州擅發兵擊諸胡

兵皆敗沒謂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自澤州代 倭亡將楊洪
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亦彥澤在餓食殘不法二十六餘民

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敬璉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
連姻釋不問史又計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

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還志致
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

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
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瀦洗聖德

疏奏留中受益從讒之兒子也鄭從諫見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

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

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兩省官中書 奏彥澤請論如法遂
七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

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
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 晉主拂衣起

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

懼張 濤乃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時論譴之
漢主劉襲腹疾以其子秦王宏度晉王宏熙皆驕恣少子越王

宏昌孝謹有智識乃呼宏度宏熙小字謂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
翺曰壽雉雖長然皆不足任我事惟宏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

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翺乃謀出
宏度鎮邕州宏熙鎮容州而立宏昌為宏熙殺宏昌 制命將行會

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丁丑漢主租年五 漢主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

子為洛州刺史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所

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
之謂之水獄竟斬刈人則不覺柔頤垂涎呀啞人以爲蛟蜃之精

也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
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宏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

宏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
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敬瑄愛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乙

巳晉主敬瑄太妃劉氏為皇太后太后晉主之生母也 唐丞
相太保宋齊邱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唐主季昇遣壽王景遂勞

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唐之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一

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六今為三

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何踐難與其安樂有之乎述范鑑

與其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齊邱曰臣實有此言然臣為遊客時

陛下乃偏裨耳今不過殺臣遂引去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

福性子蒿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邱為鎮南節

度使漢洪州之約宋齊臨行唐主謂之曰豫章公之維榮也衣錦

還行古人所貴乃賜以錦袍手為著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晉

主敬璽寢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重睿直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

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

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

謝常歸許且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詳史

年五十一五代會要祖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於鄴都大內之任昌毀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四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

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

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

遠由是怨齊王劉知遠不丁卯晉主重貴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王曦發漳

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

漢水唐垂拱二年折泉州之西南

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

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欲乘

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

辰晉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

克而歸其將包洪質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福州將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校兵不動洪質等引兵登

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

子晉大赦 癸卯晉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 晉之數儲皆欲復置樞密使罷使

扶制上備契丹之隙張本 晉之數儲皆欲復置樞密使罷使

見上卷 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并樞密於中書故謂樞

晉主重貴不許 有神降於漢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唐屬

國志博羅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博著羅山故名博羅宋初博羅

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

接西平西接博羅縣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問閩人往占吉凶多驗

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其禱於

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

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潮州東南距潮惠遇賢年少無他方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五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劉琨以越王宏昌為都統循王宏景為

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

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東方州縣屬番禺

湖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十

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增州人也 賈高行

周聞襄州踰年不下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

周曰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

不早迫之向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元城

州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晉以趙縈為中書令 閩

主王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

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王曦臣於九龍殿從子

繼柔不能依強之繼柔私滅其酒固志怒并各將斬之 閩人籍

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庚午晉葬太皇太后于魏縣

漢葬天皇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李昇自為吳相與利除

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制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庚寅行之 關主王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

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遣御史按之廷

英懼詣福州自歸關志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錢萬緡關

主悅明日召見謂曰寔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

后乃還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冬十月內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唐主李昇下詔曰

前朝失御疆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

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益有年也是惟武人用事故德化蕪而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六 唐主李昇

宣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楚王馬希

範作天策府 正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 北極

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

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謂丹砂生深山石崖

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生石上

其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指類狀若芙蓉頭緒連珠者紫黯

若鐵色而光明瑩微碎之狀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

兼佳過此則淘 地衣春夏用角簞 角簞制竹為細篾織之箬節去

之秋冬用木綿 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

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 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

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 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蜀地震摧民居

者百數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 陵在

府 廟號高祖寬靈車所過民租之半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

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 蠶鹽所以哀溺出天

成二年數每二年二月

內一度俄散鹽運依夏稅限納錢未白日則顯德三年教青州

鹽必秋使二依配謂之產額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滄州濱海每

石徵緡一匹後濟州咸徽 晉之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

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

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道欲增求羨利而難

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雷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

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謂將

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與販販不虧官又

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而鹽價爭賤去出鹽處

州縣每斤不過二十章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馬蓋欲

絕與販歸利丁官場院雜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攸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 李敏閩主元妃 閩主王曦

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閩主 有龍陽 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七 唐主李昇

尚書並同平章事閩主荒淫無度宵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

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

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

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側志曰維岳身甚小何

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閩主欣然命梓維岳下

殿欲割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乃捨之

晉主重貴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

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 台高 李崧曰屈

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

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王

耶律德光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遣即帝位延廣

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虛能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
德光擊晉德光頗然之爲契丹入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李景休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

德元年南漢主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殺凡六國三鎮春正月

癸卯蜀主孟昶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徽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

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國

人非之晉主重貴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

京帝即位於鄴都係昌殿樞前至是始還汴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庚午

寒食晉主重貴祭頌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唐宣城王李景

達剛毅開爽唐主嬰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

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邱唐主幼子景暹後宮种氏所生

也种氏有國色寵冠後宮唐主性嚴厲每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

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唐

主之怒不覺頓解故景暹之愛過於諸子他日唐主如璟宮遇璟

親調樂器大怒訶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爲

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立

命幽之數月度爲尼而景暹之愛亦以弛唐主嘗夢吞靈丹且而

方士史守冲審厭厭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

附選補長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常依海州刺

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殿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都匡國妻有

至殿中因視屏所居四壁蕭然草席竹筒而已發筒觀二銀九餘

無所有頗怪之屏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幸吾朝來其光

從不然身首殊矣圍人異之以告匡匡曰何物然因密召其門

先生其有劍術乎匡曰素所習也匡曰可一觀乎匡曰可當密

戒三日過近郊中隱之地試之匡國如期與至城東探探使出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蟻須與上接於天若風雨

之響雷空而轉忽繞匡國頭左盤右旋于餘其勢奔掣其聲每

縱匡國汗下如雨神魄俱喪乃稽首謝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

展笑引手收之復爲錫大匡國自此體遇錫厚皆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

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爾有是邪羣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

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尙

未能去飢噴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

所賜子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

用方之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率奏章自

耶中歙州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宣

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

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州高密

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天咸二年鴻筆藻麗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詔

媚險詐藹不及君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

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

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

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徽表稱陳覺

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夫會疽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

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

廷紹初爲太醫令不曉姓名與廷紹中廷紹進藥無驗廷紹進

實藥服之頓愈幸相與廷紹己嘗病腦痛醫工莫能愈及廷紹至先

詰其府人曰相公酷嗜何物曰喜食山雞的鴉廷紹曰我得之矣

我豆怡痛痛皆不效或謂其故廷紹曰烈祖與金石我故以木之

爲黃房之木旺則金絕矣謂公嗜山雞的鴉二鳥皆食鳥粟牛夏

耳藥醫乃大服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

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先是溧水天興寺桑木生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縣撥置中中以仁壽節來
 獻人皆以為祥而識者按焦氏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而唐
 主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
 政亂之本也安有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
 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會孫也性甚忠侃雖平居頽然不言是
 非每國有大議必首斷之丙子始宣遺詔主末年十急近臣多
 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
 室以俟升遐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唐主相吳崇厚為賤人子
 女為奴婢謂之歷良 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
 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
 駁曰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
 此請先帝訪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
 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民之子為富人所役
 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
 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向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
 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凡章奏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果得延魯疏然
 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

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鄒州唐武德五年分鄒武置將樂縣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故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延平鎮為鄒州鄒州今之南平縣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為延平縣關王審知立延平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一

後延政置鄒州唐改鄒州取齊化龍於延平津以立皇
 州也宋胡澆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鄒州○鄒音尊又音尊立皇
 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
 為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原志在州西二百
 年會稽南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其舊稱鄒置建
 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 未幾以承祐
 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
 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
 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
 皮 三月己卯朔晉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 唐主李昇殂已旬日齊王
 璟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以袞冕被之曰大行
 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璟

乃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秘書郎韓熙載王疏曰踰年改元吾之制
 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不從尊皇后宋氏曰皇太后立妃鍾氏為
 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
 子必先諸姒以故唐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言者后輔相之功居
 多云 唐主李璟未聽政以居喪未歸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
 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馮延巳時為書記唐主為
 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
 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
 業耳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邱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
 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鎮于江州唐主以齊邱宗先朝勳舊故順人
 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成王景達為鄂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一

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
怒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邱之黨疾之坐封
駁制皆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選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
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以其事
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
川故敬宋齊邱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仕之馮延
已延魯魏岑雖齊邱舊僚皆依附覺與休甯查文徽吳分鎮蘇州
休甯縣後改
日海陽齊武帝改曰海甯齊改曰休甯更相汲引侵竊政事唐人
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
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
一言稱旨遂躋通顯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
唐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後有立功者何
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岑既得志會覺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唐置定遠軍於涿州

漢王劉

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怒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涿州 漢王劉
玢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
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宏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
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
然後入范能而搜索之也
其快僕兵刃也晉王宏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
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宏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
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
悅之內成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宏熙
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
而拉其首殺之盡殺其左右
明旦百官詣王莫敢入宮越王宏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宏熙即
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弟
之弟也改元應乾以宏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宏果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
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王王曦納金吾使尙保股之女考
日閩錄作尙可股
今從十國紀年立為賢妃妃有殊色王曦之醉中妃所欲殺
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蜀主孟昶大逸其家子以備後宮新津
縣令陳及之疏諫賜金百兩而採擇不止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既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尙
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
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
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
困民五也州置鎮州
除道襄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
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唐置定遠軍於涿州

漢王劉

玢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 會不愛金陵
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城志至西至臨汀八百里 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
越都錢塘抵高貨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
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數怨甚大八也與唐
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
主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王劉殷既立國中議
論詢詢言其孤兒
自立也循王宏果請勸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
思潮等聞之謂宏果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宏果方宴客思潮
與譚令禮帥衛兵突入斬宏果備考歐史云宏果屢謀思潮等
晟大怒使人夜召宏果宏果知不
免乃奮劍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宏果謀念來生王宮今見殺
矣後世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
殺之與通鑑
所載不同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宏昌賢而得眾尤忌
之宏昌見忌事
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宏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
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

屠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王曦侍康宗

新羅獻寶劍新羅國之於閩其地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

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閩主已蓄異志稟然變色至

是寔羣臣復有獻劍者閩主思倓前言而倓已卒乃命發倓冢斬

其口復面如生血流被體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

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閩主大惡五十事閩主

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丁

亥晉主重貴遣封其伯父敬儒為宋王 甲辰晉以旱蝗大赦

秋七月己丑晉主重貴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

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錢宏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排斥

異己宏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四

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於睦州璠與右統軍使

胡進思益專橫為吳越王璠明州人文慶睦州

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李璟緣烈祖意以天郊節度使兼中書

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

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

約以兄弟相傳位立長子宏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

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為宏冀妻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游後苑泛舟池中而唐主舟覆景遂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

唐主出入以為精誠所感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遇賢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趣虔州唐

百勝節度使賈匡造不為備乘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往南楊

比既并虔州固而不改宋初與初

改虔州為贛州取章 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盡

閉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匡造公鏗之子也

初景邊母种氏始入宮久不見幸宋后屢為引之既承恩寵服御

僭擬於后而宋后稀得進見及种氏得罪后雖撫景邊如己出而

深怨种氏每欲甘心焉既而烈祖祖种氏泣曰人疑骨醉復見於

今矣賴唐主力保全之該种氏得歸景邊宮久之景邊改封信王

出為虔州節度使在鎮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

屠敬而景邊獨排之專以六經名教為事賴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張樂飲酒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書記孫峴必苦口規諫景

邊為之加禮及峴卒厚卹其家言及必流涕 晉夏州牙內指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五

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

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趙州襄米圖綏州南至延州界

州三百 九月晉主尊其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

也帝既臨大宗則帝父敬德為皇伯今前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

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春在耳帝

初河陽牙將裔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國使凡外國與

廣說晉主重貴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

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

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

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
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
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亡願記之
紙墨延廣命史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耶律德光德光
大怒入寇之志始決習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
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
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
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秦置璽武節等
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
之狀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晉主重貴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
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林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
五千匹錦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
從官自皇弟容以下 容即重睿也避晉
生名故去重字 至伴食刺史睿從者各有
差晉主亦賜延廣及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
民餓死者歲不知其數而君臣窮奢極欲以相誇尚如此 冬十
月戊申晉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允養以為
子 歐史重允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
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重字 及留守鄴都娶副
守安喜馮濛女為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向曰安喜漢中山之屬
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復
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允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重貴
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齋晉主遂納之羣臣皆賀晉主謂馮道
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晉主與夫人酣飲

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 不覺
為失 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
皆大笑太后雖悲而無如之何至是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後兄玉
時為禮部郎中應鐵判官晉主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與議政事後契丹入寇暴晉主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
人倫之大典 漢主劉晟命詔王宏雅致仕 庚午晉復括民穀
唐主李璣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迥賢以通事舍
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迥賢屢破
之迥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
後襲之迥賢棄眾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迥賢以降斬於金
陵市 去年七月張迥賢作亂
於漢境入唐境而亡 十一月丁亥漢主劉晟祀南郊大
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錢宏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 仰仁
任於吳越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
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 唐末
州之礪山縣梁太祖鄭里也為節度州已而從治軍父際後唐滅
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礪州為單
州 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
權知單州 此應州之
金城縣也 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 內班
宦者也 王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以防河津使楊光
遠不得與契丹交
也 唐彝光文肅武孝高皇帝於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
朔晉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滯
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
滯州一百二十里 甲寅徙楊承祚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
巡屬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重

置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

亦勸之契丹主耶律德光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

將之山後即舊唐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委延壽經略中

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

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晉主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

南樂及德清軍時置德清軍於滑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

勝稟乃於其滑州置鎮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

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滑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

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邱廣樹

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李璟唐主由是游齊邱既而陳覺

被疏乃出齊邱為鎮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邱之黨唐主所親任

出齊邱忿對表乞歸九華舊隱齊邱隱九華見二百七唐主知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九

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

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邱乃治大第於青

陽白曰青陽縣太矣浦縣地亦屬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為

在青山之陽也九城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甯州酋

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甯州唐之南甯州也

置甯州于清溪縣去黔州二十九日行 其州無官府惟立碑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

而已 是歲齊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至海壩西距隴坻南

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

括民穀是年秋七月以年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確磴不謂其食有

坐囚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白劾去民餒死者數

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畱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

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儀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

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威威平安節度使即唐威威節度使

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

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

錢二百萬闕境苦之定州吏欲按例為奏唐節度使半兼觀察使

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唐節度使半兼觀察使

兵觀察之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唐

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

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十人為銀槍都宮室園圃服用之物務窮

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襟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十九

賦後周武帝製漢頭裁幅巾出西朝至今人服每遣使者行田

專以增項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命管田使鄭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

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人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

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遺者必賈買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贖

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兩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

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

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

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遊雕

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

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圍窺伺漢河待我姑息淮南

番馬請漢刑清謂高 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能輸米之合誅
氏漢洞步莫諸族 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收為四方
所笑希範大怒他日恆請見辭以晝寢恆請客將區宏練曰王還
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閩主王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
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白
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
加之筆楚箇主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
宗故敢效魏徵箇主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九

甲晉齊王石重貴天福九年七月以後 春正月乙亥晉邊藩馳告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 邊藩猶言邊
者馳告於 延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 先是晉人以貝州水
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 時置永清軍於貝州 珂恐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

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年

思補撰

繼前守雲州契丹圍之牛歲不能下乃遣繼代令溫權知州事繼
至推誠撫士嘗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繼使將
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乙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
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晉主重貴下詔以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
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
陳使 晉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 雁門關即 恆那滄皆奏契丹人
寇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詞福光
遠遣光裔入奏稱水滸逃歸母疾故耳 去年十一月楊承祚 既蒙

恩宥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原諡... 唐以侍
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爲
鎮海節度使宗性寬厚能容人初僉文正爲烈祖墓賓宗及馬仁
裕皆爲給使執役於文正左右及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其州巡
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
鎮浙西久矣文正頷同列匿笑而退他日宗宴僚佐文正亦與宗
勅之酒文正俯首曰下官飲量棋局令公所素知座中爲之錯愕
而宗怡然不動君子多之 唐主李璟欲傳位於齊燕二王傳
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救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錄此故在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一 一

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求見曰臣
云宋齊時上疏今從江尚錄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求見曰臣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血下情猶有不遜者昨
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
因涕泗嗚咽自日日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
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
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于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
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
命之際君幾危其後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
防邪晟惡懼遣能之晉三重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
都時契丹屯鄴鄴鄴城外不得通而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
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

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與延廣乘勢
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爲能乙酉晉主發東京丁
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戊子晉主至滑州
時唐貞觀十七年併入黃龍聖契丹主耶律德光屯元城元城在滑州西北
歷二年分負鄉華縣置元城縣治上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
郭下古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殿城也復趙
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
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
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晉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
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
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劉知遠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將領
頭道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 晉主重貴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
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耶律德光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俸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雅鳴谷遁去丹主大軍合殷
鑄天德通寶大錢錢一當百 唐主李璟遣使遺閩主王曦及殷
王王延政書賈以兄弟尋戈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也日尋干戈 閩主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爲比
殷主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殷張本晉天平
節度副使知邠州顏衍遣觀察判官蕭州寶儀奏博州刺史周儒
以城降契丹九城志邠州西北至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
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甲辰朔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三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甲辰朔命

前係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揚州
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孫河淮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入於北遼人南渡了木
無關山塘濶之阻其兵可以竟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
後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聊州北津以
應楊光遠麻答德光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
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
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
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師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
威城春秋時威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寧國以爲衛之威今在
博州界按是時符與契丹相拒於遼衛之關此威城當在遼
州之北魏州之南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
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重貴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四 思補撰

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
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
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
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山是不敢復東
是役也彥威復以家財佐軍故軍須不乏遂克州虜未幾卒於大
梁彥威本與安太妃同宗而未嘗出口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
當時益稱其慎重 辛亥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
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或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
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
東北行入壬子以彝殷爲契丹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耶律德
光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威城及馬家
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贊時屯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離太原
三百餘里耳晉主重貴
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女樂欲其
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
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
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晉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光遠自青州歷淄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晉以前威勝節度使何
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晉階成義軍指揮使王
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爲鄉道以取階成階成二
州名 甲子蜀
人攻階州 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頓邱漢古縣
後移治所於
陰安城唐順德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置州
跨德勝洋州順德縣此焉頓邱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以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五 思補撰

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晉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都
契丹欲俟其合而擊之業都雷
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
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
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
渡之河梁也則天下定矣契丹
主耶律德光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
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威城之南
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德光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重
貴亦出陳以待之德光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
半已餓死光遠誘契丹入
也見上卷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
動萬弩齊發飛矢被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
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晉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數
城而

乙亥德光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木書者書之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劉威命

中書令祁元帥越王宏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威東大將也至昌
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而律德光自遼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
州節度使麻答陷德州擄刺史尹居璠 固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關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
昏以自固國主王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

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
開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

君父安有他志國主不應一人大懼李后妃尚賢妃之寵欲殺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主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國主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

拱宸馬步使錢達弒國主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
武皇帝光啟國國主王璠追尊父稱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

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
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國王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

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國主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
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暢抗

辭不屈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官人罷營造
以反國主之政殷主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恩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

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種舉郡降
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

同安 兇是桃林地中復有聲如萬鼓時禾已收穫惟餘根在田及
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人皆復以為祥而

曉竟被弒國由此亡 丁亥晉詔太原恆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

辛卯晉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

丁未晉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

高行周係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晉主重貴發澶州甲寅
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

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晉主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
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晉從都汴以河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
得志見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天治第宅園池妓

樂惟意所為朝延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
出之數也 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閉守判官盧億言

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當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

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憇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克州修守備命之為備秦晉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克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戊寅審信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秦晉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益八安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書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為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南丙戌登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丁亥登都留守張從恩上言遣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八 恩補據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謂多水潦故趙延照阻闕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李瑋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登軍拔滑州斬其刺史劉翰滑州楊光遠之巡屬也晉太尉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重貴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為宗僧以不殺為教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乙巳漢主劉晟幽齊王宏弼於私第或謂晉主重貴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晉滑州河決浸汴曹州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東北今

決河之水瀾漫梁山而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寒之既寒晉主重貴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晉主善其言而止初晉高祖制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從遠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州以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扼蕃界以副倫勇從遠為刺史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遣使論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訓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晉復置翰林學士學士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武強縣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九 恩補據

深州九域志在禮部郎中李滌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州東北六十里滌岳見二百五十一卷唐天咸元年秋七月辛未朔登大赦改元開運己丑晉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月辛丑朔晉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乘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先皆晉將也初桑維翰乘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是時再秉政出景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為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節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守景延廣充都排陳使徐州趙在禮充都排陳使晉州安叔千充左排陳使前兗帥安審信充右排陳使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存魯充馬步都指揮使滑州王廷允充步都左排陳使陝州宋彥筠充右排陳使鄆州武光充步都左排陳使石神武統軍潘環充右排陳使前兗帥武光充步都左排陳使石神武統軍潘環充右排陳使人服其勝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

維翰召禁直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曠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煩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契丹之入寇也晉主重賈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尋又詔會兵邢州故景上皆後期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言若有分焉天子何不速為之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祖太行常山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一 思補

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圖朱文進自稱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晉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癸亥晉置鎮寧軍於瀘州以濮州隸焉制天平瀘陽之漢州以隸鎮寧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王李璣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為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世有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遼城樂壽遼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 遼城軍景德元年改屬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道嶺及狼山之要金道遠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瀘州九域志在瀘州之南八十里 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劉晟毒殺鎮王宏澤於邕州

殷主王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古田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晉江縣三處交界山深溪澗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遠人多受此洞謂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謂元二十九年開山洞謂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漢興縣地唐置福寧縣以縣界屬麻溪為名天寶九年改為長溪縣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雷從效九域志泉州府桃林溪 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豈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顏朱文進時以黃紹顏為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一 思補

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顏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而紹顏首遺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以海界而鄭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 泉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謂王延政 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顏首示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殷主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漢問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 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殷主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事見上 月二人以疏遺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

癸丑登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國王 尋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賊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遂縊首於契丹曰
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誥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
遠不許曰吾古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楊光遠本沙陀部
汾陽縣之天池時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
反者節度判官邱濬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誅劫其父出居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寶軍 閩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
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延鐸將之攻泉州鉦鼓
相聞五千里殷主王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
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延鐸殷主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九十一

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
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
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費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
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李璣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
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錡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
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蓋竹在
建州西一百三十里建陽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
竹間漳泉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縣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
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
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縣置前平縣吳景帝三年置邵
武縣晉太康三年邵武民道殷兵被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尋
朝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宣從事

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死遠為
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妻又病跛既舉兵反時人為之語曰自古
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夷狄以為天下
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之罪也丙戌起復
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
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
章事李光進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
旨唐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
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進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
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梁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
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九十一

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唐武昌
節度使王與卒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
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
亦無癢痕又嘗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止
中營門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一無傷人莫不異之與在武昌
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言有武志烈祖遣使械廷堅
屬吏未至與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
關待罪毋與中使過廷堅從其計烈祖見其自歸遂得釋人推其
長者 契丹復大舉寇晉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
鋒至邠州晉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告急契丹前鋒已至邠州
州信使路絕故開道而
來 晉主重貴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節

守馬全節護國節使度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契丹主耶律德光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邢州九城朝廷憫契丹之盛詔
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
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晉開運二年是歲股政春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屯瀘州馬全

已稱開尋亡凡四國三鎮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

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契丹寇

邢洛磁三州至安陽河千里之內殺掠殆盡契丹主耶律德光入

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見大桑木亦指而罵曰吾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四 恩補

知紫絲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赫於木而焚之王子張

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

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鄴縣古

相州在州東北對响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軍兵既

討平之乃焚鄴州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

所隋煬帝於鄴州置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

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郡則今魏州大名

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未末前所謂入鄴

者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

入鄴都 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過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

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

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

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

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

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且日暮安陽諸將怪視兵不
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
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
足信必若虜以眾至其數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

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其受之借使虜不南來

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

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契丹亦引軍

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德光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

再宿至鼓城邯鄲縣屬鼓城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

至鼓城約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領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五 恩補

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

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

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謂步兵五百守安陽

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

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

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猶延壽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諷約

東約也 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陽隱帥眾踰水環

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

之湯陰本漢湯陰縣後併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陰甲寅

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

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

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附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

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勝取之也契丹須知朔州東

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十晉主疾少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

將為行計 晉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 晉北面

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康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

舉徑襲幽州晉主重賞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晉

主發大梁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王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

閩主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

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飛捷指揮使黃仁

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建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敗自閩

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六 思補

主賞之甚厚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

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 二月

壬辰朔晉主重賞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晉主發滑州乙

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

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

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以誘賊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

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

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善之故人擇禍莫若

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嗚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筋為國家死耳終

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晉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晉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

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

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晉主重賞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

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

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玉以后兄進 彥韜少事閻寶

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晉主為腹心

高祖嘗帝守太原見二 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彥韜相結以蔽晉主

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耳目晉主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

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賞盡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

唐主季瑋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七 思補

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

大九年割為場 閩主王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

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戰思恭以閩主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

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

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

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

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僦以身免閩主大

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

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邱天福三年

馬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德清軍之 及契丹入寇澶

地唐使將軍以接澶州城未固也

州鄴都之開城成俱陷議者以為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立於

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

樂之民以實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

不遷職閩主王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王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

弒曦事見去 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

清九城志福州有福州清源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

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開縣東南之地置福安

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 究是浦城人陳繼珣

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

屬建州九城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福

浦故曰 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為著作郎

及閩主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會王繼昌閩弱嗜酒不恤將士將

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六 思補

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

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

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

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 雪峯在福州後

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額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 乃

日關錄故運圖取國寶錄江蘇錄作魏明中實錄明王列傳九

國志詳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魏明按故運圖魏明本

名假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嚴明今從之江蘇錄云魏明為神將王

延讓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毅立嚴明於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更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

表稱藩於晉閩主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

千會漳泉兵討嚴明 乙巳置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

蕭處鈞權知邠州事庚戌諸將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了未營主重貫獵於威城甲寅取滿城 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

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 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

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耶律德光還至

虎北口 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

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入十里至虎北 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

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

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 續漢志中

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故 庚申契丹大

為澤潞世謂之陽城澤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 此南白溝也水經注

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 所謂淇水北出為白

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

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溝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

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七 思補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

村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 鹿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

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

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德光坐大奚車

中 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輻車之

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輻材輪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輻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輻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

之以繩上施輻惟富者用竹木文織之飾獨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契丹精騎皆鐵鷄謂其身被

鳥者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程威懼不敢出戰軍士皆憤怒

大呼曰勿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威曰俟風

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

少惟力闕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出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知兵騎戰則逆風而勝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景甫過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避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二十 思補樓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三十餘里鐵鷁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德光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突厥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潰乃退保定州德光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晉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

隸定州 夏四月辛巳晉主重賈發澶州甲申還大梁是年正月義武軍二月至澶州今請軍以勝歸秘復還大梁己丑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

為東京與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爲都 關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吏滅開門力戰大破圍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嚴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而噴之爲噴作諸法事以爲厭勝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嚴明白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開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賊猶言頃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晉大赦時晉諸鎮悉用酷刑左拾遺竇儼上疏曰案律死刑有二絞斬是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與近聞數等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斃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高祖七年杜威始鎮恆州 性貪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 宋國長公主 多不法每見二百八十三卷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虜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閒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眾所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三十一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三十一 思補樓

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晉主重貴不許戚不俟報遽委鎮入
 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晉主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
 常懋恃動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安因此時廢
 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立授以近京小鎮
 勿復委以雄藩晉主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
 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
 辰威至大梁 丁巳簡李仁達大開戰士請卓嚴明臨視仁達陰
 教軍士突前登堦刺殺嚴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
 使居嚴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奉
保大三年
 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併殺嚴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
賜名宏義齒于諸子之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開運元年 思誠撰

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為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 己未竄杜威獻部曲
 步騎合四千人并鐵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
 本道本道指 晉主重貴以其所獻騎兵隸屬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為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自晉主求天雄節鉞
 許之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忠安王忠順所將以建州者也 既而
 聞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晉以杜威
 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契丹自去歲正月陷貝州始 晉之邊民肝
 腦塗地而士卒驕橫大將又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圍圍一空至
 于草木皆盡又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
 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是晉之公私皆困而契丹
 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耶律德光曰使漢

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
 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漢一蹶跌悔何所及
 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轉反側而自
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同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
 翰屢勸晉主重貴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假開封軍將張
 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請契丹卑辭謝過德光曰使景延廣桑維
 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
 意乃止及德光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王延福
州兵赴建州以拒唐 閩主
 王延政收其鎧仗遣遺伏兵于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其肉
 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鎮州鎮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 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開運元年 思誠撰

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
 饒撫信之民尤苦之閩主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
 救 楚王馬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
 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希範忌希
杲事始二
 百八十卷
 天運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七

乙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晉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重賞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

甚賜城之遊見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

後定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

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曩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番戰士

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

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

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

稷乎晉主不聽馮玉每善承迎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晉

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

勢弄權四方略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釋去就思安曰吾世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

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高唐唐宗遂克建州閩主王

延政降開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

泉州拜封既克建州略得余洪妻鄭氏鄭有殊色建封逼之不屈

劫以利刃亦弗動建封嗜人肉略婦人百餘人日殺一人以食引

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為幸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

徽文徽將以為枕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

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大

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

有死而已文徽大慙訪其夫歸之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

亂與楊思恭之重楊思恭重鎮事見二百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應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

人失望唐主季璣以其有功皆不問何故洙之會攻建州也初至

以為僻陋山郡不足勞大兵辭氣甚憤查文徽開諭之敬洙不得

已乃與邊錡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當

受上賞王建封以先登之功爭之敬洙乃推建封功第一而敬洙

止授楚州刺史敬洙少為楚州刺史李簡膺發簡性殘忍僕使有

小過輒殺之不少貸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持簡所愛硯

謂羣兒曰誰敢毀此羣兒登肩吐舌相視時敬洙已被酒奮曰死

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奔硯脫階一擲碎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主

者以質對即命擒敬洙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

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啼避之輒相隨而至簡

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盡敬洙善彈命中無失故思之語未畢敬

洙挾朱彈持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

會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

人殆過公簡由是奇愛之擢為軍校簡卒乃事烈祖至是即踐簡

位敬洙不勝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每有科調輒先為經

書民忘其勞楚州大治後十餘年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

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之而鳴敬洙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耶

取食置掌中飼之烏即下從掌取食而去人皆異之 漢主劉盛

殺詔王宏雅宏雅漢主之弟也 九月圍許文稱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

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張本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

晉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晉杜威

之入朝也以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

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

有何非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晉遣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四 思補樓

州 乙卯晉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漢主劉彥殺劉思

潮譚令禮林少彌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翽嘗與高祖謀立

宏昌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 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漢縣之地

漢分漢陽郡置英州九城志 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

月癸巳晉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宗太后死太后治內有法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烈祖受冊冊立

為后從容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常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

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詭者甚眾烈祖殂羣臣欲奉

后臨朝稱制后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且婦人預外事非國之

福也卒不許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李璟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

恩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

寬簡建人遂安 初高麗王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疆大事見二

一卷高祖 天福元年 因胡僧禮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

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晉主重賞與契丹為仇

禮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獲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

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

已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婦者禮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

不敢與契丹為敵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禮囉來朝善火十

海之地有年矣雲因從容謂禮囉曰渤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

契丹所虜言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遇為言于天

子當定期兩國之禮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禮囉

復奏之帝遣郭仁遇和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晉之會建已卒武

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禮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武更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四 思補樓

它故為解 乙卯吳越王錢宏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

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在吳越與

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宏佐左右昭悅為

人狡佞宏佐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

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

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眾宏佐亦惡之昭悅欲出璠

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

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

史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 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

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

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遠既誅亦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
關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昭悅張本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德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宏佐嘉之
擢為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
丑晉加吳越王錢宏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晉以前中書
舍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王之黨也朝廷每有
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略道充滿其門 丁丑晉主重貴
獵於近郊 初晉主重貴疾未平去年冬會正旦月朔且樞密
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
睿即重貴也晉主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晉
主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
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其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
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
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置
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
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楚湘陰處士
戴偃劉昫曰湘陰縣羅縣未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唐化西
戴偃年以湘陰縣羅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為詩
多譏刺時政楚王憲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
希範削其官爵 唐濟王季景遠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遠曰宋齊
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狀心景遠從容進言曰齊邱
術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季瓊乃使景遠自至青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五

召之齊邱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年丁丑三月是春正月唐主以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
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
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儒法少漸延巳工
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
過惡唐主怒貶越浙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
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
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續可求除溫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為昌軍更歷十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六

地在禮起于鄆都生義成不行後廢橫海秦
匡國天平忠武肅歸德晉昌凡十鎮 所至貪暴嘗鎮宋州
宋人苦其貪黷及當罷去宋人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
復任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謂之拔釘錢由是家貴為諸帥之最
晉主重貴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鎮節度使延照娶其女前
高祖諸孫晉主養以為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
武節度使李宏義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
弟宏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晉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
項酋長拓拔彥超於州下交與諸部族貿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
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乃以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
領朔方暉既去鎮即遣彥超而令溫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

之羌胡怨怒皆叛競為寇鈔拓拔彥超石存也廝廢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可力戰使君立避位自首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宏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李璣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遺唐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為斬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務眾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敝布自言我素賤不可忘本閩主王曦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甚謹資給甚厚由是大得民情 舊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七 思補樓

南至廣 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靈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謝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躬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于晉晉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竟鄆滄貝之間盜賊竄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

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為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寇定州張本 初晉之執政忌馮暉在靈武徙鎮鄆州又徙鎮陝州宋幾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急已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晉亦以羌胡方擾王令溫告急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葉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設於吐蕃大中二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東之晉復置後周改為靈州以大河為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胡聚米靈州南至靈州五百里板橋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榮鎮立升為威州對靈州水波馬嶺二點謀之後周改為靈州靈州四年降為通遠 乙丑晉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營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八 思補樓

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節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欲乘勝取福州唐主李璣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宏義必令入朝宋齊邱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宏義唐主乃拜宏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宏義金帛宏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為陳覺與兵攻福 秋七月河決晉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

有自幽州至晉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極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晉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晉事延壽遣齊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八月晉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詳史李轉關四十里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漢唐轉關斬其酋帥解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丁卯晉詔李守貞還屯涇州晉主重貴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涇州又與張從恩成滑州屬歲大熟吐谷渾多病死乃遺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族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五 後唐紀三十一 九

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靈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贖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係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六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貨詔襄實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唐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徐徐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儻其部族散居蔚州界互爲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爲備莊宗賜其種畜常朔率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收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路王清泰二年白可久爲前刺史化而後始見于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劫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谷吐渾部族皆歸於契

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改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李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勳廷招納叛亡若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使奉官張禮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谷渾遺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會鎮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會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祥符于靈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圖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承福還太原移帳于嵐石州然承福部下無法多于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歸本帳北道契丹授以官爵遺遣潛承福承福亦思叛上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餘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晉濮州刺史慕容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鹽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請救慕容超起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赦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福州刺史王延政所置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五 後唐紀三十一 十

之鎮州也南唐既克建州以延平建浦高沙三縣置劍州恥無功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侍衛官在左右左右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赴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建州至福州皆大溪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李璣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鎮下此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遣永安軍于建州以漳泉撫安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

使延魯為南而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節 誨建州人也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

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誨出挑戰為王建封所擒將斬之

已解衣伏鎖矣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

文徽文徽駭異復以為將 晉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自感州

抵靈州早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草潤川谷輝德在靈武南漢

軍開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人路自此

糧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

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

虜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兵卒不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十一

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

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

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撫綏邊郡恩信大

著 九月契丹三萬寇晉河東王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

七千級 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

也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不知其故伸驚曰愁僚確信謀而彭

越醜皆在此書矣宜審讀之漢主劉晏聞之族道庠及伸 李宏

義自稱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國事 晉張彥澤奏敗契

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

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

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係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宏達更

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楚王馬希範知晉主重貴好

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晉潭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

州宋端拱元年省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晉樂壽監軍王

繼書請舉城內附 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昭蕃記前云延祚

師而用益延祚為刺史 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

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契丹在瓦橋關南地遠阻水不能救也

鬱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

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王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祚 先是趙延壽 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

將兵過廣晉魏州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

是與威親善守貞人朝晉主重貴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

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

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亦賢

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將瑩私

謂馮李曰甘令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慊慊亦不

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

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秦甯

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

左廂都指揮使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

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
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勝日專發大軍往
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
王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
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雷電大震夜有彗分為十數道
南北竟天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
陳誨泉州刺史雷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
州唐主李璟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
為南州命思安及雷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
至錢州吳越王錢宏佐召諸將謀之諸將欺其少皆曰道險遠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三十三 思德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邱昭券以為當救 水邱復 宏佐奮然曰辱
亡齒寒苦之訓也且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
君但樂飽食安坐耶有異議者斬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
兵三萬水陸救福州 吳越救福州自發船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
州之平度度海浦至 是時建劍已為南唐守道不可由也自置
福州界當山此道耳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宏佐命糾之曰糾而為
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宏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
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為宏佐所寵任
故水邱昭券憚而讓之 宏佐命昭悅掌
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
三卷梁紀 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宏億
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舊錢謂可
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

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 鑄釜
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 閩鑄錢見二百八十三
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寺 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
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 登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 李守貞引兵會杜威
於魏州相與北行 威使使公
主人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
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謀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
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 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
城漢屬河開縣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三十三 思德
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其
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李璟遣信州刺史王建
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雷
從效王建封偏裨不用命 雷從效起于泉州斬黃紹顯破李宏通
州先登之功故 唐人體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忠將特建
皆偏裨不用命 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攻城不
克 唐主李璟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
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 判省事者判
尚書省事 及還閱簿籍撫案
歎曰未數年而府庫之積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契丹主耶律德
光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晉杜威等至武彊 九城志武彊縣在
宋白曰武彊六國時武彊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為
漢武彊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彊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
為晉武彊縣高齊移縣於後 魏武邑郡故城今縣是也 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恆州 去年九月遣張彥澤 引兵會之晉契丹可破之狀

威等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 考異曰備史曰彥澤假子其心密

因促騎就或引軍沿滹沱水西接常山及至真定東垣與賊通

謀先遣步軍跨水不之救致敗將出人心以行詭計則促賊者高

勳請降於高按彥澤與賊若已通款于契丹則 甲寅威等至中度

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同旋今不取 契丹已據橋彥澤

橋滹沱水運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區便為泄 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

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

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知晉軍不 蜀州刺史

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珩將兵討之 晉杜威雖以貴戚為上

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自李守貞至宋彥 但日相承迎置酒作

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而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十六

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

上橋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 密約城中舉火相應

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

威不可遣數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

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

慙懼翰等至藥城 舊唐書地理志曰藥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

後魏于開縣古城置藥城縣屬趙州惠屬恆州

九城志藥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二里范成大北使 城中戍兵千餘

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戮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

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而律德光之舅也 契

丹 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木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

以為宣武節度使李穀為名曰蕭翰 十一月丁巳朔李穀曰

于星始以蕭宋白曰蕭翰通律阿鉢之子 書密奏以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則扈

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已

未晉主重貴始聞大軍屯中度 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已未大梁始

七日始聞之 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兗徽五十萬詣軍前

急詐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壁問兩不相通時宿衛

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悚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 謂鷹者晉之 辭不見又

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 執政謂焉玉 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

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則雖任行營職事

晉主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

部署以彥則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

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

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

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

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

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

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其有退者

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甲子契丹遂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
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遺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德光給之
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
遂定降計內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
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閭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德光賜詔慰納之
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
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
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
不切齒德光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
耳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德光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德光入恆州遣兵襲代州
刺史王暉以城降之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十四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
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眾
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
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
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難梁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
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德光曰今大
遼已得天下高祖天德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反用中國人
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
猶將失之德光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

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杜威
之降也皇甫邈初不預謀德光欲遣邈先將兵入大梁邈辭退謂
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平棘漢古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魏國時改為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
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兵故從白馬津度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潯州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潯陽一百二十里
崧馮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流使劉知遠聞命發兵而赴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
日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唐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太常宮門為明德門 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
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辭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德光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曰吾有
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在否五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
今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從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晉主得
書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晉主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
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啟運盡天亡今與太
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質宿節度使延煦威
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南齊書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家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謹奉表請罪陳謝
傅住兒入宣德元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晉主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晉主復召
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彥維翰逃去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五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

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以驍悍自矜每往見之即冬月未嘗不流

汗至是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責之曰去年拔公子非

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晉晉室大臣自當死

國爾安得無禮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

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晉主命召

維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

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願謂崧曰侍中當國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遣兵守之宣徽使

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晉主至是晉主召之欲與之謀承誨伏

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開運三年 十九

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

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

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順目豎三指

即驅出斷其腰領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處帥相仍舊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于一指相伸之謂及漢史宏擊掌兵有抵罪者宏舉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 彥澤素與閹門使

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

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濤來請死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

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

濤引滿而去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

西宮中劬哭晉主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

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

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

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

晉主姑焉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晉主訣歸第自經按薛史焉氏公主高祖第

十一晉主與太后所上憲光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

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

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晉主惆悵久之馮玉

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彥澤不許楚國夫人丁

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避迴未與彥澤詬誓

立載之去晉主以桑維翰屢進謀書請與虜和而已達之恐維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開運三年 二十

見德光必顯己過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遂殺維翰

以帶加頸白德光云其自經德光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

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耳帳降德光以陽城之戰為

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 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

日死生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耳帳還德光賜晉

主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

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其文又不與前史相

庶疑其非真以詔書詰晉主使獻寶者李心傳曰素聖者李斯之

原圖以此傳為趙璧所刻璧本下和所刻之成謂如所刻者皆

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璧此說誤矣

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是迄於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

封元后所授王璽漢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

謂秦璽得之者賜璽官井中復為秦璽所奪徐得而卜之殆不

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後歷世皆用其名永

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也魏氏有國列傳
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曰昌本其與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
實甚誤矣此應史劉石魏石魏其臣也幹求援於謝尚乃
以歸還江南王彪之辭之亦不云秦也太元之末得自燕史
非教子魏扶何厚王璽一紐方湖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
是則宋齊梁皆資之侯景既死北齊卒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
歷周隋皆以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璽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昔義熙十
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璽起而不深
降滅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宇文弼傳璽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
璽深刻以印流後人隱起以印紙則璽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
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朱
全忠及從劉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寶以璽上之云先帝所
刻璽指敬也蓋在唐時時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
按石魏死當作再閱死李心傳之說與舊大典異今故存之以俟
知者及周又製二寶在焉所
奏其說亦補大典詳註于後晉主泰蓋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三十一

今日焉敢匿寶乃止晉主聞德光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
張彥澤先奏之德光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不許有司又
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觀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德光德光
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加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爲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德光德光
報曰晉方撥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衛則
當改胡而華
未暇言 先是德光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
所逃伏往見德光於封邱九域志封邱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德光詰之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裔榮使相辭證事凡十條
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見二百八十三
卷天福六年乃服每服一事
輒授一壽至八壽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

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一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二

二月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
宋對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國吳越漢去在卒弟
玄保嗣去保又被廢弟去保
嗣湖南馬希範卒弟希廣嗣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石
重貴於城北之北乃易素服紗帽徑進契丹王耶律德光伏路
側請罪德光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

按歐史
官通年
士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三部落之番也故晉
別德光曰汝安沒字耶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汝昔鎮邢州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二

已累表輸誠言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

與太后已下迎於封邱門外德光辭不見

德光之帝指陳前事乃大開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愧屈色耶律氏亦
假以顏色昭著記晉史帝紀五代通鑑云或王不與帝相見少帝
實錄前舉及待罪于野虜長而德光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德光登
座之遺語封禪寺今從前帝記

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
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密

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日暮德光復出屯於赤岡

心未一未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

承勳因父降晉事見二 命左右饋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

百八十四卷 命左右饋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

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誅張彥澤殺其

家人於契丹王耶律德光德光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鎮

之 傳住兒監彥 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

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

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絀杖號哭隨而詣誓以杖扑之勳命斷

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 九城志謂封府後 夜伺守者

稍怠扼吭而死延廣父建善射每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

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唐明宗時坐朱守殷叛黨當死晉高祖時

為將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去後錄以為客將歷官馬步軍都指揮

使鎮天平重貴立遂用事竟因之亡國契丹初入洛延廣亦知必

不能免而以願繼家室未能引去遂為囚虜以及於死 卒卯契

丹以故晉主石重貴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二

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

勢海區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州至黃龍府按契丹後以黃

龍府為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

振晉書及通鑑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界今當主昭茶安邊

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北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 契

丹主耶律德光使謂晉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

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

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

丹遣重貴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河

內准延勳以兵守之 宋白曰准延勳本 德光收遣使存問重貴每

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 德光收遣使存問重貴每

其乏 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

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重貴陰祈守者乃稍

得食是日德光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官禁門皆以契丹
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德光謂
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
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之未德光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
居皆如舊制而禮表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皆俛首不敢
仰視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
朝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
安敢不來德光乃謂之曰爾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德光喜且素聞崧道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
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德光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後列國紀三十一 四

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愛命匡威建塘之子也史建塘事晉王克用
以及莊宗 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光
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
己而南及河德光以晉兵之眾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
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
且撫之徐思其策德光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
人皆罵之德光又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德光曰皇帝親冒矢石
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德光變色曰朕舉國南
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

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
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
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
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
乎德光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
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德光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制悉以唐兵授
晉事見二百八十年 既而反為寇讎北向與吾戰幸勤累年僅能勝
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
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德光悅
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稱之為大王 由是陳橋兵始得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後列國紀三十一 四

分遣還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
秦繼以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年 以其
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少一目為人雄健好
施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
癸卯敵晉主石重貴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
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接送之又遣晉中
書令趙整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翰與之俱重寶在塗
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所經州縣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
獻衛兵擁隔不使相見皆涕泣而去至於晉臣無敢進謁者獨破
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貨以
獻重寶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寒嘆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破

慟哭而去 時契丹既滅晉中國大亂而楚王馬希範奢虐無度
 既醜弟希杲囚處士戴偃益無所忌憚遂起會春園嘉宴堂其費
 鉅萬加賦國中民不堪命牙將丁思觀知馬氏必敗乃廷諫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
 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出
 兵襄陽以越京師倡大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
 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聽思觀目視希範曰孺子終
 不可教也乃扼吭而死 癸丑蜀主孟昶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
 繼勳為秦州宣慰使以何重建降 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前燕
 京留守涿州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元欲之弟爾珪為義成節
 度使元欲姊婿潘聿然為橫海節度使族人耶五為鎮南節度使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一 五 思補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為世匡贊後以漢將張彥超為 河中歸漢張本
 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
 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
 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 彥超無所詣 史匡威不受代 成匡
 入朝其裨將雷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
 安 初晉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 卷首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
 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繼勳入朝德光責
 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
 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德光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
 將送黃龍府道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 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 謂人曰契丹

主晉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 百七十四卷唐天武元年 我此行良
 可憂德光遣契丹將述軌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諷翰成洛陽在禮
 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跪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城志自 鄭州二百 六十里 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樞聞德光聞在禮死乃
 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
 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會長耳安得慢之如此
 立於廷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德光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
 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
 給上國兵虞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
 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
 畿人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 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
 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 德光謂判三司 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
 竭响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
 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
 給皆畜之內庫欲藉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 初晉主石重貴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
 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
 聞事見二百八十四 卷首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
 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 晉師大捷無餘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 時 又得吐谷渾財畜事見前開 運二年 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
 萬人晉與契丹結怨知遠知中國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

知遠初無邀遞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
 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
 陽併入鄆後周移鄆縣於安陽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
 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鄆城則在縣之西北十里奉三表
 詣契丹一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
 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
 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而律德光
 賜詔褒美及進畫觀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柙胡法
 優禮大臣則賜之加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楊
 人杜叔也歐史曰王峻時
 楊歸善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給名馬德光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
 事前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郭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後列國紀三十一 七

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
 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
 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
 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
 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澤州自肅
 州更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澤州又至懷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
 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
 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晉要當少帝前妃
 張從恩蓋
 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
 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
 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前使節使
 度副使使也守恩
 雖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重唐明宗見
 親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
 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李璟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
 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為燕王為之副景
 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傅玩玉
 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
 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他日易遷工部侍郎耶泛海使契丹景遂
 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留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
 遠夷景遂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
 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遂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
 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
 撫景遂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遂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後列國紀三十一 八

唐主諱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魯政福州
 史言其當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遂曰羣小
 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而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
 至自是每遊宴景遂多辭疾不與易性豪舉尚氣而能善規人過
 嘗為歙州通判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
 殺無敢犯者易欲箴之而無因適匡業召易飲易乃先自飲醉就
 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撼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
 敢競惟曰適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勸我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
 吏披就馬自是見易則自愧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唐主
 季瓊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
 廢唐之緒故
 遺發掘南唐自謂
 請修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
 史王建哲並契丹帥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

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陛下恢復前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
亦悔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
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
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德
光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
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德光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
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
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
馬趙延壽以德光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德光曰漢天子所不
敢望乞為皇太子慈不得已為言之德光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
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
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
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
使如故德光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
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
兵與階成兵共北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蜀主
孟昶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與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
蜀欲曰我欲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
除王畿之外八水伯所屬三十國而為道有帥二百一十國
以州縣有伯者則天下以爲二伯自陝以西伯主之自
陝以東公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
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平節
度使亦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

謂當時知遠不許開晉主石重貴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陝通歸晉
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宏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
榮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塲告以出軍之期軍
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熾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退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
張彥威等三上牒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屬潞州九知遠
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邠名隋分館陶東
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城志在州中凡六十里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
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若其暴虐奉國都頭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
王晏與指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
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高
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
給眾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副後晏徐
州人暉涇州人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
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開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
率錢帛者皆能之括率錢帛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
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蜀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傑將兵攻鳳
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晉主劉知遠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
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安陽屬州上一年改并州南聞已過
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承天軍在并州縣娘子關西南
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

別四年改廣陽為平定軍縣故晉主石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歸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契丹置歸州近木葉山今人編一十五里魏元魏曰大元於歸州置歸州縣至魏京一千四百度魯木葉安昌與魏神水也歸州大定府路重貴不勝屈辱泣曰辭還誤我不令我死事見上卷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而律德光聞晉主劉知遠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勳為河陽節度使以塔提要害昭義軍節度州彰德軍節度州河陽軍節度州皆自太原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提提初晉遣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元九年殺晉使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遺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何復農業山林之盜日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殺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朝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掠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盜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救用晉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晉主令暉襲相州在唐書地理志武安縣地隋置蓋陽縣唐屬磁州為州治所九城志蓋陽南至相州六十里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而據州自稱留後王表晉陽言其狀戊寅晉主劉知遠遣至晉陽晉主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

厚人無怨言晉主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寶器畜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錢宏佐欲誅之謂水邱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宏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元二年晉武節指揮使史宏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晉陽人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明知州事晉主劉知遠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明皆囚之大將藥可儻殺從明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歸款晉陽初契丹主耶律德光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及從明既死民相率共殺熙契丹遣使賜趙

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談翰攻暉不克晉主劉知遠見矩甚喜曰子擊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秋州魏州之要自也矩因勸晉主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晉主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奏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爲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其功不補使也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謀入府刺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降晉陽契丹鎮留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瀛州縱兵大掠圍郎五於身城瀛州牙城在北契丹主耶律德光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六

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鎮 李守貞杜重威皆契丹
 由是無久滑河南之意遣兵救滑州瓊退屯近郊 去城三十道
 弟超奉表求救於河東發末晉主劉知遠厚賜超遣選邊兵敗為
 契丹所殺 蜀主孟昶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
 錄事參軍高介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聞而食將士作
 亂攻之密敗保東城眾以允權家世 帥高萬金兄弟自推為兩
 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為時雖令昭舊記云前錄事參軍退
 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為延州令昭舊記以允權故將之子
 恩與邊人締結移為州主節高後以開而食日惟許孫是務允權
 乘其民怨時以言開之復遣視察諸部眾心遂推黃本云允
 權為延州令密徙為節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
 關以周密為延州使督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武
 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 據西城 許史曰延州有東西
 契丹所據今從漢高祖實錄 據西城 二城其中限以深溝 密應州
 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三 世宗

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耶律德光賀平
 晉國德光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
 敢坐飲 懿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延壽娶明宗女為
 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 勅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育高
 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 朝天龍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
 梁故王淑妃詔之會禮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契
 為只故拜王淑妃為嫂 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 劉遂凝以劉
 淑妃以 德光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
 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德光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右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劉琦以目疾辭位能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
 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而律德光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

如此亟遣泰甯節度使安審琦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
 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埔橋 埔橋在 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
 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
 公入城 欲劫符彥卿為 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
 出呼於城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
 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
 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耶律德光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
 闕禮 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朝聖駕食諸
 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問其不御前殿而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衙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
 見故謂之入問然衙朝也其禮尊問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
 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朝堂後正衙常日廢仗而
 望人問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問為重至出御前殿謂之入問
 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與殿使殿也此入問之遺制而謂

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殿前殿也反謂之入問今按五代會要
 有入問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
 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蹕受殿密使已下起居說引至正朝殿皇
 帝坐定卷簾殿上香香鳴控鶴官拜次稱呼次閣門助契次閣門
 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掛次細
 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進至位對掛次率南班拜訖分引至位
 對掛次金吾將軍率平安文武百官入進事舍人掛殿殿靴入
 沙舞兩拜立定次引率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
 引拜舞三拜引至位對掛通事舍人引率南班於東西階下立
 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掛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掛殿出
 次執文武班南班掛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掛殿出次細仗出
 次引率南班南班掛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掛殿出次閣門使
 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進前奏事說御位處掛掛宣徽使宣所奏
 知又兩拜舞三拜舍人唱好去南班掛殿出次閣門使奏事准
 上文監奏御史南班掛殿出次閣門使放仗次閣門使奏事准
 無事次閣門使南班掛殿出次閣門使放仗次閣門使奏事准
 大副元九元九月辛巳御文明殿入問則入問儀梁所定也
 既唐之正牙朝合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
 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錄之以誌朝儀之變文明殿
 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亦宮之正衙殿也詳史曰梁文明殿
 制每月初入問望日延英殿改後唐之制朔望皆入問 德光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四 世宗

悅願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
邪既而顧馮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百姓雖佛
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晉主知遠獨河東雜稅戍子遣使
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
降晉陽晉主劉知遠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奔晉陽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降晉陽 丹延亦歸 於漢矣 罰翰林承旨李昊謂
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
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孟昶命漢韶詣鳳
州行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復召晉自官諭之曰天時向熟吾難
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主謂其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
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德光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德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五
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
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 契丹之入大 梁也降開封
唐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 以節節鎮欲兼華夷而撫之也 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
之兄子其妹復為德光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
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
鰲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
簣不能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
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神將孟堅曰浙兵
至此百久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 地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
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
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

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
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
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唐東南守將劉
洪進等自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等 東南而故書為東南守 將
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
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
死者二萬餘人委棄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
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西從效引兵還泉州 自福州 謂唐成 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 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 南唐兵圍福州 南接嶺海瘴癘之鄉 南接福州嶺南之境也 險土 州故云然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五
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贖 秋穀成熟徵租 至冬看穀畢收 斂帛於夏即 謂二稅也 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成將不得已引兵歸
唐主李璟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唐從效自此 據有漳泉 契丹主耶律
德光將歸遣使謂唐人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
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唐使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
稷已固爾主不忘舊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亦遣使報聘既而唐主璟歎曰關役愆矣其能抗衡中原乎 壬
寅契丹主耶律德光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
又數千人官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備樂器儀仗
而已夕宿赤岡德光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
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德光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

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蜀孫漢詔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振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錢宏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

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宏保為丞相 為宏保副 庚戌晉主劉知遠以其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劉崇有太原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開 辛亥契丹將攻相州梁

暉請降契丹于耶律德光救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德光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

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閉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宏斂城中餽餼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

謀舉州應晉陽德光執而詰之穀不服德光引手于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

不屈時德光已病因好謂穀曰我南來時人傳爾語云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以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為人所陷耳詞氣益嚴穀乃釋之晉中書舍人陶穀頗工

歷數嘗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時人苦契丹之暴競傳其語而德光聞之誤以為李穀故

詰之 晉主劉知遠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宏肇領忠武節度使

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薛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觀察也

癸亥晉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所過城邑邱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燕王謂顧張彌曰爾亦有功焉 趙延壽與海以死中國 甲子晉主劉知遠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達吉觀察判官密州蘇禹珪為中書

侍耶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於太原更名從阮 漢帝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折從阮本鎮

劉銖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晉主劉知遠遣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晉以王守

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武節度使 彰武軍州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 嵐州本唐領屬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

蘇州九域志蘇州治蘇州府城 蘇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 陽縣地屬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 晉主劉知遠聞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為前驅又遣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船數十艘載管鐙仗將

自汴汴河歸其國 汴汴河自河陽取命宿國都虞候檢次武行 總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 河陰在河陽東南相距去百六十二里 行德與將士

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爾中國不若其速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

首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郭威權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觀察也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

蠟表聞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

州有成兵共迫太為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節度使契丹契丹主蓋命之節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

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懼事不濟說諭成兵欲與俱西契丹太親厚存之子友倫封密王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以衣之帥眾萬餘襲

至洛陽成兵俱西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成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

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

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雷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

雷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帥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

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後唐都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 後唐紀三十一 十九

曰實錄方太傳云劉結許田復有預陽氏巫姓朱號密王嘗

罪于洛南郊天壇張遇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置虛張旗幟一舉

而逐之洛師遂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神校也

安今從爾此觀之契丹嘗命力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

公舊鎮此地太鎮河陽史遷之也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

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謙翰援送到喻自許遣洛陽蕭翰時疑

潘環構其眾遂已使謀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宏肇

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秋崇美崔廷勳至澤州

開宏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宏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

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

州南至河陽所據故存懷州以通河陽九域志懷

陽七十里辛未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德光聞河陽亂歎曰

我有三失宜天下之數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殺

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主李煜以偽詔敗軍

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馮延魯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實罰者帝王

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跡以

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害人謀政蝕

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音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

言諫論首權譴逐義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遂擅威權御史

張緯忤傷權要以越職貶官嚴續國之尊威不附姦儉亦遭排斥

張義方上疏正論僅免殿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

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

遂拔常夢錫居宥密蕭儼為侍從張緯為赤令于是羣小疑懼結

酷吏司馬正彝為同惡之濟迫脅忠臣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 後唐紀三十一 二十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卒覺延魯更相違戾

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是並用

水火土也 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復精銳者奔北饋運者

死亡取侮憐却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為魏毀之於中

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延

己與岑猶在左右本根未終枝幹復生延己蔽惑天聰傲忽歸上

作為威福專任愛憎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眾譏疾君子交結

小人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

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帛成取與繫岑一言

能者天兵敗亂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

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眾怒唐主以文蔚所言太過怒貶江

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初延魯銳于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其兄延己詰之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利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惜循資為宰相也及是身被五木鎖鑰甚嚴延己歎曰弟不可為循資宰相乃一至於此兄弟遂為讎隙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三上表待罪不問詔流覺於新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邱黨與必為禍亂齊邱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而熙載生平實不能然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頹舉州降蜀蜀自是鳳州成奉頹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至歸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藥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城城縣宋白曰藥城九城志古藥城晉藥比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千里藥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唐天后時藥突厥胡死于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皆人謂之帝昶趙延壽恨德光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藥城至恆州六十里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

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德光愛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甯壹如故則葬汝矣各日備國南後至於耗竭部皆不安也晉主劉知遠之自壽陽還也見上出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煙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晉主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延壽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二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耶律兀欲台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

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

壽曰妹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甯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

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

遣我一壽許我知南朝軍國事近者除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

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問一日兀欲至待

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

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恆州府署也宣契丹

主遺制遺制兀欲自為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

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德光取中國以恆州為中京於是

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卯晉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晉主劉知遠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州

時為恆州契丹所據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晉主欲自石會

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羣賊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

迂勞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進前退則退後糧餉路

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

陝晉二領相繼款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

洛汭定矣晉主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宏肇大軍已屯上黨

羣虜繼進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濠太歲在午不利南行

宜由晉絳抵陝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州晉

主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

諭諸道甲午晉以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

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讓為少尹牙將太原節度進為馬步

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遂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是日劉晞

棄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

南節度使馬希廣鎮南軍漢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慎希

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初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喜諫諍希範惡

而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其忠乃召之託以希廣王辰夜希範卒將

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朗

州事希範於希範諸弟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

府學士李宏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蠻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髮集則執兵在門

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朗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

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朗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

矣拓拔恆亦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

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範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為郎君彥瑫等

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

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其立之考異曰十國紀

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希廣又

不能弱弱希廣之聞羣議則日眾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贊之以

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繼終之日謂言以付希範案希範存時
若已集國官傳位希範則後將依誰敢更有異議必逐希範等
託希範遺命也 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
今從別州故事 丙申晉主劉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不出 爲馬希範攻 丙申晉主劉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不從 爲馬希範攻 丙申晉主劉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其西史宏肇奏克澤州始宏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晉
主以宏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
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宏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
矣晉主未決使人諭指於宏肇宏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
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晉主乃從之宏肇遣步將李萬超說令奇

令奇乃降宏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
逼河陽張遇率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遇敗死太行南武行德出
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
後晉天福十二年

軍崔廷勳等在南阪 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
宏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宏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
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 過衛州大掠而去 九域志懷州東北
耳漢兵又進而迫之故道 至衛州二百九十里

三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宏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宏肇爲人沈
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
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晉主自晉
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宏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辛

丑晉主至滎邑 滎邑漢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滎陽 遺使
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廷勳告之 所以絕趙匡
贊北顧之心

故晉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
殿爲滋德殿晉史曰以宮城南
門同名 契丹將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鑰宮人執環

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晉主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
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
妃在洛陽 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 翰遣高謙諭迎之綺
稱契丹主耶律兀欲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 兀欲
在恆 淑妃從益匿於徵陵下宮 徵陵唐明宗陵梓宮 不得已而出
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

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鄧城程光毅爲樞密使 鄧城漢古縣也
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旻權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 北來謂先從契丹 松微之子也 王徽
宗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
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王寅翰及劉旻辭

行從益儀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 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
歸德王少妃欲以舊
恩召之 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
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
子爲意眾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滅五千與燕兵
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 北救謂契
丹之救也 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
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
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闕城塗炭終何益乎眾猶欲拒守

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 文安漢縣唐屬冀
州以戰國名 韓
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疆莫皆燕之前界以唐諸道節度言則
之則燕莫虛能逃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 顧事有
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
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程光毅策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後晉天福十二年

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晉主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甲辰晉主劉知遠至晉州 契丹主耶律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自安初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五卷唐天成元年二月至是德光復卒於境外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兀欲以安國節度使麻答為中京留守薛史曰麻答耶律日薩刺阿保機時自番中奔唐也德光之從弟其父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于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乙巳發奠定 晉主劉知遠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晉主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晉主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五 晉主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善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晉主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城則以偏將碎瓊為防禦使辛亥晉主劉知遠至陝州趙陝自御晉主馬而入壬子至石壕九城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汴人有來迎者汴人甚難洛而來迎可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恆州與麻答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收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張礪言見二卷開運三年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見上卷是令我處宮中汝以為不可又謂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我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麻答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崔廷勳

見麻答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答踞而受之 乙卯晉主劉知遠至新安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城志在京西北十里西京留守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錢宏佐卒年二遺令以丞相宏傑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丙辰晉主劉知遠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破散故罷而行之昭陽修日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宋唐開元秋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立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聞者泣下 戊午晉主劉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羣九城志鞏屬西京在東京一百二十里晉主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六 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彊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辛酉汴州百官贊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自帶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甲子晉主至大梁政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錢宏傑襲位 戊辰晉主劉知遠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州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汴州改見上卷是年正月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淮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夜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壬申以北京留守劉崇繼晉而興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為河東節度使回平章事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耶律兀欲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為前鋒相迺於石橋胡翰入遼及述律戰於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係日兀欲也南則據家洲北則宜化館至西樓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

彥韜從故晉主石重貴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 款逃往太后麾下太后以

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太后於阿

係機墓胡騎入遊錄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機馬山又行三日始至

西樓殿與日契於阿係機墓道州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

也今並錄之 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兀欲

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會長由是國人不附

諸部數叛與兵誅討數年之間不暇南寇 初契丹主耶律德

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宏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 都虞候

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

卷是年 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及是唐英聞

漢主劉知遠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宏暉殺唐英繼宏自稱

留後遣使告雲唐英反覆詔以繼宏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

磁州刺史契丹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

答審馬部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那州

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 漢主劉知遠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

為請於逐麻谷張本 漢主劉知遠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

賀且求鄂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

請 唐主李璟聞契丹主耶律德光卒蕭翰奏大梁去下詔曰乃

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于 吳王恪故云然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漢主劉知遠已入大

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漢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

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

威言於漢主劉知遠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 今猶在河中

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

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屯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

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

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 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

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吳越王錢宏傑以其弟台州刺史

宏傑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雷後李仁達降唐唐

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之入契丹也雷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

麻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漢

主劉知遠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節度使慕容

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縱恣凌轢 辛未漢楊邠郭威

王章皆為正使帝即位子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 時兵荒

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

首領舊兵 章曰漢主劉知遠能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

用度克贖 庚辰漢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

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高祖高祖明元皇帝曾祖高祖恭僖

皇帝祖僖祖昭獻皇帝考顯祖章聖皇帝妣皆為皇后凡六

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之入契丹也雷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

麻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漢

主劉知遠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節度使慕容

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縱恣凌轢 辛未漢楊邠郭威

王章皆為正使帝即位子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 時兵荒

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

首領舊兵 章曰漢主劉知遠能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

用度克贖 庚辰漢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

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高祖高祖明元皇帝曾祖高祖恭僖

皇帝祖僖祖昭獻皇帝考顯祖章聖皇帝妣皆為皇后凡六

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之入契丹也雷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

麻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漢

主劉知遠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節度使慕容

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縱恣凌轢 辛未漢楊邠郭威

王章皆為正使帝即位子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 時兵荒

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

首領舊兵 章曰漢主劉知遠能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

用度克贖 庚辰漢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

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高祖高祖明元皇帝曾祖高祖恭僖

廟其諡號及樂章舞曲皆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張昭所定也昭即昭遠避漢主諱故改諡 契丹將麻答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眾常以鉗鑿挑毒之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宏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夫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答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主劉知遠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漢主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守九城志名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九

及市人以鉞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道領也孤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答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恆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宥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諫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道麻答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耶五也耶五初鎮定州高兵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眾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立擇諸將爲副後時李榮功多李榮先據甲車後兵與契丹戰諸將皆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爲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驥坊爲左驤院右驤院使白再榮貪味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年又改左右驤院使白再榮貪味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使省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文舊言軍帥耳非官名也廣州華池縣隋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爲華池縣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臨德縣地即洛源縣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 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白衛司天監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宥和凝久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宥疑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宥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恆州牙城豈獨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

之力邪纔得脫死遂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

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

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表

至邢州聞麻荅彼遂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眾降

獨旌孝子范文通文通父義為西水縣令卒於官文通葬之廬於

墓側以至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虎見文通則弭耳而去

庚寅漢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到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

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

知而不問 辛卯漢復以恆州順國軍為鎮州成德軍改恆州及

二百八十卷 乙未漢以白再榮為成德節度使後驗年始以何福進

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驗年之後乃知送麻荅 漢教

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

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併回鄰同保皆全族

處斬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

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鄉民到時日平陰漢肥

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唐安

世家說曰古無鄆名今之鄆即古之鄆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

名之爲鄆鄆美也言其人物大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鄆曰子

都鄆人士車騎甚都足也鄆外則名之爲野鄆言其樸拙無文

也曰鄆者如列子所謂鄆之鄆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鄆粗陋

爲鄆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鄆名唐令在田野名爲鄆置鄆正一

人則鄆之 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謂爲河東節

度判官時也 漢主劉知遠生且令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無輕重盡殺

之還報曰獄靜矣及爲相朝廷草創漢主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

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曾臆不拘舊制

雖事無雷滯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

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

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楚王馬希廣

庶弟天策左司馬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

先王之命馬殷遣命見二百七 廕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朗州

來奔喪乙巳至跌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

水軍逆之命朗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今潭州西

湘門馬氏蓋立 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

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當分潭朗而治之乃厚

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調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

爲內應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漢教

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遷以錢宏傑爲東南兵

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荆南節度使高

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北討魏 山南東

道節度使安審琦擊之又攻漢鄆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

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 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

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

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

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海關吳蜀皆仰帝從誨利其

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李璣以太傅兼中

書令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 南漢王劉晟補註中國既有漢故

嶺南之漢書南以別 之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宏弼貴王宏道定王宏益辨王宏

濟同王安簡益王宏建恩王宏偉宜王宏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

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鏡湯鐵牀列別等刑號生地獄

嘗醉戲以瓜置樂工荷玉樓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初漢主劉知

遠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

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壽善因薦之曰昔

辭乞斬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七年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

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事始上開七月彥超

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

行周以女故愛我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它變欲自將擊

重威意未決壽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壽有宰相器九月甲戌

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漢天福十二年

空兼門下侍郎壽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壽係貞固

盤遂覺有物發在喉中飲食每為噎閉及拜相日即大吐有物狀

如斬腸落銀盤中壽氣神人焚於中壽與問百里外人皆異之

皮實詔幸澶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和凝

自鎮州遷漢已卯以崧為太子太傅疑為太子太保 庚辰漢主

劉知遠發大梁 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

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在 以戊漢

主劉知遠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漢主曰城中食

水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

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填其口示

敢言也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

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營言車

駕至即降漢主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

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漢主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

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

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即蕭翰所留漢主入大

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漢主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

廣吹臺繁臺王增築日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 度日繁臺本師

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璠將

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繁入鄴都助重 漢主屢遣人招諭許

以不死璠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

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漢主曰城之所恃者

眾心耳眾心苟離城無所任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

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在鄴州東南九十里 及食竭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漢天福十二年

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宏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

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漢主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

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疴瘠無人狀張璠先邀朝廷信誓詔

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璠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

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寶籍之以賞賊

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

擲瓦礫詬之為殺杜重威市人擊其肉張本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璠而誅之

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眾信以行令刑以

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周彥超既交驩接境而

慮必不相 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宏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義武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

指揮使徒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錢宏俛

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宏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

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胡進思諫 宏俛張本 十二月丙戌漢主劉

知遠發鄴都 劉主孟洎遣雄武都押牙吳崇輝雄武都押牙 秦州都押牙也

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

度使兼中書令張虔劄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

重建劄之張虔劄以詔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 以契丹入中 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 韓床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劄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

翔既遣使招侯益又奉鑾肅節度使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 關之以兵臨齊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漢天福十二年 十一 忠武節度使

谷以援長安從道臣贊 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漢皇子

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以散騎常侍

李穀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

劉德輿者梁時屢攝職佐居中牟素有材幹穀即署攝本邑主簿

汝旬穀請侍衛卒數千佐德輿德輿遂悉擒賊黨其魁有二一即

縣佐史一即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貨財無算自是行者無患

癸巳漢主劉知遠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福贊與吳越成將

鮑脩讓不協謀弒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見之引兵攻府第

是日殺福贊夷其族李仁康 福州事始見二 百八十五卷 晉 乙未漢道立皇

子承訓為魏王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輝持兵

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修讓

傳李福贊首至錢塘吳越王錢宏俛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

度事 吳越王錢宏俛性剛嚴憤忠獻王安佐時容贊請將政非

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

干預政事宏俛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宏俛

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案之

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俛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

斤宏俛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俛曰公何能

知其詳進思踞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俛

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福贊歸福州及福贊

叛宏俛責之進思懼會歲將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宏俛題詩以

寓意進思見之大懼知必殺已愈不自安宏俛與內牙指揮使何

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邱昭券薛史吳越王德母水 邱氏昭券蓋外戚也

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宏俛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

反以謀告進思庚戌晦宏俛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

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

圖之宏俛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宏俛猝愕不暇發言趨

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稱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

參相府事宏俛進思因帥諸將迎宏俛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

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

思稱宏俛之命承制授宏俛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宏俛曰能

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宏俛始視事進思殺

水邱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 鹿光鉉宏俛之舅也 昭券王左右者也

光鉉宏俛之舅也進

侍

侍

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是歲唐以羽林

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都陽王鎮饒州唐益州安化軍於

見二百八十四 卷晉開運二年

元就施 漢主劉知遠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

鶴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

止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

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初晉昌節度判官李

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

入朝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鎮 今漢家新得天下務招懷若

謝罪歸朝必係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涉不容尺鯁蹄涉謂牛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七 思補

而停水處也非盈尺之鯁所可容 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於

漢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漢主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

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

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漢主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

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竄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

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壽 景崇等將

行漢主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

朝則勿問若尙延延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漢主劉知遠更

名晉漢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壬戌吳越王錢宏俶遷

故王宏俶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

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為進思書宏俶 漢主

搆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漢趙匡贊不俟李恕

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

散開以北達於岐並夾渭川 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

人同拒之本道謂晉 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路風肯

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

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 蜀李

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

子午谷張虔劍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案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

因閉壁拒蜀兵虔劍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龍州涇州坊之

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漢主高天漸楊邪忌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二 十八 義典侍衛楊

邪忌之遣 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邪史宏肇郭

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

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於萬歲殿逢吉等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

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誘議播弄并其子宏璋宏璉宏璨皆斬之晉

公主及內外親戚一切不問磔重威屍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

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

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命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

八 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

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於蜀天福十二年何重

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雷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漢大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錢宏俶

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庭請殺廢王宏俶以

絕後忠宏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書之溫曰僕受命之

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

宏俶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

宏俶自臨安入錢宏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宏俶畏忌進思

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宏俶山是獲全漢以

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後益尙未行景崇以禁

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執

命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

崇悔自詭戊戌益入朝漢主承祐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二十三 九而殺之漢主哂之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

漢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宏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

朝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三

三月丙辰漢主劉承祐遂起復更宏肇以原官加兼侍中同平

章詈 侯益家富於財厚賂漢廷執政及史宏肇等由是大臣爭

譽之執政謂蘇達吉揚那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漢改

廣晉為大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 漢侯益盛毀

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己景崇聞益尹開封

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恐朝廷不能體先帝遺會詔遣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二十三 泰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言

以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趙思綰等

部曲故可匡 贊為小太尉 言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

言癸酉至長安水與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

酒於客亭諸州鎮皆有客亭以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

城東蒙祭使等營造安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趙匡贊讓兵先從

城中 欲各入城擊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

仗既人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譁持

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

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

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

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

制趙徙係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並同平章事以

景崇為邠州節度使後令便道之官號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

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

其眾皆潰初契丹主耶律兀欲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使

耶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晉開運三年契丹主

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

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控守要害契

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於漢漢復其舊官以扞契丹復以為

度又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

州時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為變不待在明出師即與麻

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定州東至瀛州止瀛州州耳

而孫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

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奔命者奔走契丹

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

為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兀欲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

徵漢官致亂耳謂徵漢官也兀欲鳩殺之漢蘇逢吉等為相

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逢吉

與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潛等乃諷海上疏言今關

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

要害大鎮二樞密謂楊邠樞密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

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聽人言欲棄之於外况關西方有事謂岐

反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

太后怒以讓漢主劉承祐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

漢主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

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為將相交是日漢邠涇同華四鎮

耶律忠守恩涇帥史匡威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

與永興鳳翔同反趙思綰據永興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

異志自以晉世舊為上將有戰功李守貞破契丹于馬家口而克

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壘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聞

道齋臘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沒饑餓人趙修己素善術數善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思補樓

理志交發故縣隋唐在今縣北三十里唐武德四年移自守貞鎮

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晉開運初李守貞鎮義成後徙鎮

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

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

酒引弓指詆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

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

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以恩結

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河中府西至匡國節度使張

彥威考異曰劉太祖實錄作彥威常調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

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

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

下疏於漢奏稱去三載前去已往也羌族破母破音夜母音讓殺綏州刺史李

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為備以勸詔以司天言今歲

不利先舉兵論止之 夏四月辛巳遷陝州都監王士泰克復潼

關 漢主承祐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壽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

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二蘇逢壬午

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

書除官諸司奏事皆委邠酌自是三相拱手三指費貞園蘇逢吉蘇禹珪政

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更新也莫敢施行遂成疑滯三

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

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

言治通鑑補遺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日 一 思補遺

二蘇排已以其使李壽上疏請出二樞密為外鎮也又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

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害一命者凡

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門蔭謂任子也百司入仕所謂外也雖由邠之愚蔽

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漢以鎮雷節度使郭從義充永

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戍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

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

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帝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尙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肅江軍要州時屬蜀 漢王景崇遷

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欲

并岐邠之 契丹主耶律兀欲如遼陽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

兵以舉事 此道遼陽府屬史自漢遼州西北行一千三百里至遼陽府故晉

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渤海地距燕京一千五百一十里

主石重貴與太后皇后皆謁見重貴伏地雨泣自陳過咎兀欲使

人扶起與坐飲酒奏樂兀欲帳下伶人從官皆晉人也望見故主

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物為遺有禪奴者兀欲之妻兄也

聞重貴有女未嫁求之重貴辭以幼後數日兀欲使人馳取其女

而去以賜禪奴 漢王景崇遣對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王

成蜀主孟昶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兀欲留晉翰林學士徐台

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北 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漢滑州言河

決魚池魚池地名河決之 漢旱蝗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漢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乙

酉漢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誨既與漢

絕見上卷 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

貢漢遣使慰撫之 漢西面行營都虞候尙洪遷攻長安傷重而

卒 秋七月漢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 庚

申漢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業性豪侈邠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

年至有瘐死者因以飢寒 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

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

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

之甲子業入朝蜀主孟昶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

籍沒其家樞密使保雷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

節兼侍中 寶官嘗欲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家貲巨萬

不在問州 子德鈞亦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

子德鈞亦驕橫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

辭位以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處回亦不

蜀主欲以晉豐庫

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

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

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

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從義為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

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

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

軍職甲戌蜀主孟昶許之

漢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

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

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

惟郭從義王峻道邠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

相仗莫肯攻戰漢主劉承祐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乃謂樞密使郭

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八月

壬午以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

七月加平章事制誥無西師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蓋解

史之

威少無賴好捕博以為道譏之艱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

勝錢少則多敗非其博之不善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

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自可知矣道意欲成以持久困之也又謂

威曰守貞之叛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

則奪其所恃矣威深以為善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申蜀主孟昶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

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

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

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甯江節度使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

州北至河中二百三十七里同州東至河

中六十里潼關度河至河中一百餘里

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凡所賜子與諸將會

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至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

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

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

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

鼓踊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

河西所以護蒲

津浮梁者也

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東未幾威以常思無將

帥才先遣歸鎮

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馬城而歸
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
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
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
之眾乎思緒景崇但分兵廩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
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
曰守貞屢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
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
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橫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
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苗步卒者使步卒分番守城敵達之圍皆以持久制之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八
後漢紀三十三 八

敬遠以敗郭威以勝者皆賜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
達急攻孟達而後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 蜀武
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卒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南漢
主劉晟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漢置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
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晉以宣
化為邕州治所求昏於楚楚王馬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
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
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為南漢舉兵 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於
漢求別加官爵欲使厚賜 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宏練進奏
官張仲荀謀厚賂漢之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漢賜希萼及楚
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
萼不從 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漢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

破之考異曰寶曆庚辰郭諱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蜀賊至
大散關賊以三千餘其餘棄甲而遁漢帝親錄九月李彥
從敗蜀兵於散關而蜀後主實錄無之蜀實錄十月安思謙敗漢
兵于野家竹林遂焚其營寶曆十二月又敗漢兵於玉女潭而漢實
錄無之蓋兩蜀各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實錄言官軍不勝萬
人而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勝乎三非小
敗也豈十月遂能再舉九月止是蜀蜀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
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實錄十一月但云思謙退大散關不云
與元十二月云思謙自興元 蜀兵遁去 蜀主孟昶以張業王處
回執政事多壅蔽已未始置醜函後改為獻納函 王景崇盡殺
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
申漢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尙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
子易之凡釋乳母必取新生子 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于
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
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死者日眾守貞憂形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九
後漢紀三十三 九

色召總倫詰之總倫猶守貞 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
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鶴起之時也莊
曰鶴上高城乘危而舉於高枝之樹城壞巢折凌風
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隱也 守貞猶以為
然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遺其子懷父見蜀主孟
昶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漢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
崇退守大城颺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
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
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
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
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皇宗皇帝志資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
西顧言後唐世宗用蜀之富而代之也前蜀主謂王
衍意欲北行言其銳意幸秦州也事見前宗紀 凡在庭臣皆

賈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又遣雄武

節度使韓保真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漢兵在州東六十七里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討兵前在古州九城志在

九十甲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在寶雞思謙

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押模驛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

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禁蜀兵

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在寶雞北漢益兵五千成

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眾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

歸興元興元安思謙貴路州人也在眉州殘虐聚斂獄吏令賊徒

引富人為黨以納其賂每指獄門曰此吾家錢庫也民甚苦之

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廢疾以其子節度副

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 遷彰武

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北至州二百

言彝殷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漢軍圍

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漢朝和解之 初漢高

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頃定高祖以道第賜蘇

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

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不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於李申漢權

臣常惕謹多病疾杜門崧即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弟嶼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

時米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貧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

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

而借之會嶼僕夫葛延遇為嶼取幣多所欺嶼扶之督其負甚

葛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孔子有言治家者

之朝平 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嶼至第收送侍衛司獄嶼懼移

病不出崧族子昉為秘書郎獨往候崧崧問昉曰邇來朝廷於我

有何議論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閣人中厚誣叔父崧欺

曰殺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

陶氏子哉未幾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

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結李守

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十一

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

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

制它日昉因公事詣陶殺殺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七

曰李氏之禍殺有力焉昉聞之汗出殺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

祖諱改焉時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尤殘忍罷任孔

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三

京城部者部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宏肇但豎三指吏即膠

斬之或決口斷舌折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迹而冤死者甚眾

莫敢辯訴史宏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

宏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史宏

宋州節度使高勣京師使節度副使治府事副合境畏之如宏

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宏肇士民

不勝其苦 初沈邱人舒元沈邱古縣即今唐神龍二年改曰沈

邱屬鄆州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一十

里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

朱訥更姓李名平開道奉表求救於唐朱元遂唐唐諫議大夫查

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李璟命北面行營招討使

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唐置清淮文徽

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

侯騎自百漢兵數百在湖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潤

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豈可與之戰平時唐

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

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唐九改志唐主遣漢主劉承祐書謝請復

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漢主不報 壬申漢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

帝於睿陵睿陵在河南廟號高祖 十二月丁丑漢以高保融為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十一

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辛巳南漢主劉晟以內常侍吳懷恩為

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馬希廣道

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

大穿於城外設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壘中穿穴通窅中知新

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

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九城志賀州西至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孟昶命安思謙

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進糧四十萬斛

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官為朕進服然亦發興州興元

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休州州刺

史申貴擊漢簡管安都舉破之在簡管唐思謙敗漢兵於水

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棋盤韓休貞出新關新關在龍州

大中六年龍州防禦使韓休貞從繁謂之安我聞新關韓休貞

大慶為故關安戎為新關九城志龍州沂源縣有新關鎮 壬辰軍

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休貞亦不敢進道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

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通知遇守城西威戒

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

聞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號鏡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

爾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考異曰十國紀年蜀廣政

軍後置蜀自橫原遷次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末威乃還韓休

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九城志秦州東一百 劉中書侍

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監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

丁酉罷守本官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十二

己漢隱帝不改元仍稱乾祐 春正月乙巳朔漢大赦 漢郭威將

至河中自華州 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

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城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

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客

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奈眾無鬪志何裨

將李縉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拔稍先進眾從之

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

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為虜噫

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

出酤酒於村墅或貴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

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

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 甲

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孟昶釋不問 選以靜州

隸定難軍唐置靜州都督于隸州界以盧克顛降者 二月辛未李縑股止表謝縑股

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遂

廷知其事亦以恩澤賜之史言拓拔燾夏漸以驚 淮北羣

盜多請命於唐唐主李璣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

海泗以招納之皇甫暉即與趙在禮作亂以成後唐莊宗之禍者也齊南唐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海

州名漢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蒙城鎮之山系屬唐天寶元年更名蒙城屬亳州九域志

在州南二 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嶧鎮俘斬六百級暉等引

歸歸音 故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耶律兀欲請依漢人城寨之側

給田以耕桑自贖元欲許之并徵晉主石重貴遷於建州歐史曰自遼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十一 忠補樓

府東有行于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美

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

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七十里金人疆域圖建州

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

百一十里詳史曰自遼陽行十里過遼州府州至建州陳元觀曰大元建州領遼平水縣二縣屬大定府路未至安太

如卒於路道令必焚吾骨南向之庶幾魂魄歸遂於漢既至建

州得田五十餘頃重賞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騎取重

貴寵姬趙氏劫氏而去述律王者德光之子也 三月己未以歸

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琬領忠州刺史忠州時 德琬宏肇之子也頗

諳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

衛司欲其痛筆而歸之德琬言於父曰君生無禮自有察府治之

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宏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楚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

見漢民有仰視之者為避卒所執史宏肇腰斬之 唐故天長令

江夢孫卒贈國子司業夢孫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

門下薦為祕書郎久之夢孫自言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為

縣令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先

持告身示之且指庭下地謂曰今日受此告則明日便趨拜於彼

矣夢孫曰持遂素志無恤其他至縣吏白正廳有淫厲不可居夢

孫不從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土之夕怪果大作若數十人

推倒几案叫噓甚喧夢孫整衣冠視曰夢孫為縣令合居此廳爾

為鬼神應有祠宇耶舉何不各歸其所吾不欺暗室何畏爾等即

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其治以前易仁恕為事邑人大悅

踰年稱疾求歸田里縣人號泣送之至家躬勸耒耜以養繼母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十一 忠補樓

晨夜具潔服問安視膳訖乃為諸生講禮几至疑議輒傲曰此

科先儒尤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請自擇所長至是而卒年

八十五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矣州李守貞出兵

五千餘人齋梯橋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漢郭威遣都監吳虔

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

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資王子周光遜王繼勳等知遇

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咸乘其離散庚申皆諸

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而割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

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不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

盡取婦人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

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漢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

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誣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張全義鎮洛陽有功名於梁唐之間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緒據長安肅閉居城中思緒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汚我欲自殺妻曰易若勸之歸國會思緒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緒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緒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漢以思緒為華州昭後以爲華州昭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令便道之官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斜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錢宏億吳越王宏倣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上 思緒

七月甲辰趙思緒釋甲出城受詔漢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遣城思緒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緒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王子從義與郭監宣徽南院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緒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漢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眾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烏窮則隊況一軍乎泚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著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茂國師總倫等音送大梁傑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以道修己李守貞也盛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威聞守貞文書得朝廷司天監其符詔於翰林院者曰翰林天文 威聞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檢校王浦

諫曰魘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戊辰漢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唐主李璣復進用魏岑魏岑以罪謫見二百八十六卷漢天福十二年史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豫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為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訴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 唐主李璣聞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郎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十四司郎吳越王錢宏倣以丞相宏億判明州 漢西京留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列國紀三十三 上 思緒

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扞厠即人家虎子寫去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錠而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係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沈括曰後唐莊宗復稱密使郭崇勳安重誨者謂之宜如中書之敕小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守恩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故有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以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靖江軍造號言創作戰艦七

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

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

已劉彥瑫李宏皋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贊為都部署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九

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

三百艘贊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

贊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赤沙湖在洞庭湖南與

水與赤沙湖水會湖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蜀主孟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柳亭榭遊賞

之處成都士女畢集珠翠羅綺名花異香馥郁森列蜀主御龍舟

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 戊戌漢郭威至大梁入

見漢主劉承祐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

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

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

加鎮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宏

壁為比補註時宏業已領歸德節度而此言己為樞密九月壬寅

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司九人與威如一特宰相三人實

山莊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宣徽使三司使王章侍衛使

史宏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併郭威為九人歟漢主

又欲特賞威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

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

宏肇兼中書令辛亥加寶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

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乙卯加

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

甯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

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彦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

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九

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甯節度使劉贊同平章事壬午

加吳越王錢宏做尚書令楚王馬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

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

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覃布也不亦濫乎時威又

表其西征參軍幽州李瓊于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瓊少好學

涉獵史傳杖策走太原欲干唐莊宗會募勇士即與威等十人同

應募隸軍籍一日會飲瓊熟視威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

人能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

誓為兄弟威與瓊情好尤密一日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

何書瓊曰此闕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

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威即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威每出

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輒問瓊稱之為師及討河中乃脫瓊
 兵籍令參軍守貞之滅瓊有功焉故威薦之 吳越王錢宏俶
 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謂糾民遺可以
 增賦遺丁謂民年已成丁而戶籍遺漏未嘗賦役者仍自掌其事宏假杖之國門國人皆
 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
 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漢河北所過殺掠節度
 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城志貝州北界漢主劉承昫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
 使王峻監其軍王峻在郭威十一月契丹圍漢兵渡河乃引去
 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戊午威至邢州 唐兵
 度淮攻漢正陽九城志潁州上縣有正陽鎮臨淮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
 之 漢楊邠為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
 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前資謂官資皆前朝所授者也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
 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
 甚眾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六度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為編刻木為契二物通謂過所也既而官司頗咽民情大擾乃
 止 漢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曷與諸將表裏李守貞孫謂趙思綰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于蜀而蜀不如不如
 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
 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登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
 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適入吾與周璨以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唐

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矣已未明趙思練
 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謂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
 璨亦降 丁酉漢密州刺史王萬取陝唐海州秋水鎮殘之金人
 不自安謂判官鄭瑛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瑛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
 足以自給公以宗室元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崇曰子
 言乃吾意也崇乃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
 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是月南漢主劉晟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瑄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城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是歲唐泉州刺史雷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醜刺史董思安而代
 之 晉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為南州以董唐主李璣不能制置清源
 軍於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 三叛既平漢主承昫浸驕縱與左
 右狎暉飛龍使瑕邱後匡贊後匡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詔始得
 幸漢主好與之為腹醉醜語腹醉醜語太后屢戒之漢主不以為意
 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十三

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四

唐武宗三年是歲四國三國漢
滅亡湖南馬希範希廣自立 春正月丁未漢加鳳翔節度使

道暉兼侍中 漢密州刺史王萬政請益兵以攻唐詔以前沂州

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 漢郭威

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漢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

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
未聚者尙多大兵攻圍

積久其 唐主李璟聞漢兵盡平三叛始能李金全北面行營招

討使唐命李金全見二
百八十七卷元年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略

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晉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壽州
郭崇俊鎮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

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 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

兵將大舉南伐二月唐主李璟以東都留守燕王宏冀為潤宣二

州大都督鎮潤州宣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 漢欲移易藩

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嘉慶節漢
於門內強自進見明日又受賀儀位之初年詔曰七

之宰臣以為古無降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詔節

之儀始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三日受賀之事益自長慶至今

用之許之 甲申漢郭威行北邊還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承

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

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處士人三年以延平為劍
州折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劍浦上接建溪下達
福州亦謂之閩江 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

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等始知福州未嘗有變

所來告者妄也然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庚寅文徽至

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吳越未命吳程為威
武軍誨曰聞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來得其

實徐圖之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遂引兵徑進誨知

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湄以須之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河
之樂注云本作涓水草交也

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

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錢宏假獻

于五廟而釋之吳越用諸漢
之制立五廟唐兵凡兩喪於福州皆大敗塗地誨

在兵間皆有功號稱名將 丁亥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

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詔許之

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

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喻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

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君獨

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

如劉君哉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漢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為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丙午

漢嘉慶節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秦南節度使

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韓懷讓

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係大雷後王饒皆入朝

甲寅漢主劉承詵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

司以費多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活一奠 壬戌漢徙高行
 周為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徒慕容彥超為秦
 甯節度使 漢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 夏四月戊辰朔
 漢徙粹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為威勝節度使壬申
 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永清
 節度使王令溫為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僬潛與之通守貞
 平眾謂僬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宏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
 之 漢楊邠求解樞密使漢主劉承祐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
 使吳虔裕在旁曰 虔裕時蓋在揚州旁 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
 為之相公辭之是也 漢主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漢人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 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四 思謙撰

上卷上 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宏肇欲威仍領
 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 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 宏肇曰領樞密使
 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劉承祐卒從宏肇議
 宏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
 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
 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廣貞園之第
 宏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 宏
 威呼郭 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宏肇又屬聲
 曰安定國家在長檣大劍安用毛雞王章曰無毛雞則財賦何從
 可出 毛雞謂軍也王章為其形如雞也 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
 未漢從永安軍復以府州魏河東 壬辰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

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 貴州時屬南漢宋曰貴州
 林郡仍有風俗之名漢武帝改桂林為鬱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
 為州刺史後魏改州之鬱林郡置定州刺史改定州為隋改南定
 州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 榮本姓柴 考異曰世宗嘗與
 曰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
 邢之別墅時柴氏已嫁之發子益聖穆皇后之庶也本
 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任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大祖
 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之己子榮今舉世皆知世宗為柴氏子謂
 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
 云太祖長子遂亦養之 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
 為子榮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威甚愛之
 郭榮始 五月己亥漢以府州晉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展為本
 見於此 州副使 前此置永安軍於州府以龍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鎮其
 州副使 子德展守府州資序未至府州改置一城之地耳故
 榮為副使使其後以 德展從阮之子也 庚子漢郭威辭行言於
 漢主劉承祐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四 思謙撰

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
 吉楊邠史宏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
 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為庶不負驅策漢主斂容謝之威
 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掠契丹
 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辛丑漢救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
 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 言軍期事須朝廷應制則不
 及聞於觀察使許得專達朝廷
 如尋常公事須先 丙午漢以弟山西南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
 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閣 山南西道時為蜀境也 漢平盧節度使
 劉誅貪虐恣橫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
 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命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

於唐道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唐書以兵屯青州銖不自安

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

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

亥以瓊為潁州團練使 癸丑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

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磨謂手

學曲其松根謂指節以樽鳴開虎磨之下樽鳴大指也以鉤

鉤差玉柱之旁鉤鉤頭指玉柱中指也指鉤玉柱三分無

名指也奇兵開指也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舉其腕也生

其五舉通指玉指也謂之招手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

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

閻氏酒家倡也酒家倡善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

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郁泣止之曰蘇

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頗熟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郊與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五

聯鑣送至其第而還銖馬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劉承祐使宣

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

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齋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

外官楊史固止之 閏月漢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

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十人水深平地尺餘鄭門大

而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爲開明門後改爲金漢主劉承祐召司天

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

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又歸漢主遣中使問如何為修

德延又對請讀貞觀政要而灑之 六月河決漢鄭州歐史曰六

決原武按原武縣屬鄭州九城志 馬希範既敗歸鎮州之敗

云原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上年乃以書誘辰徽州及梅山蠻宋白曰潭州西有梅

山瀨島草寇之窟穴欲與其擊

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

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城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

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舊屬所築 楚王

馬希廣遣指揮使陳瑋拒之戰於沅溪瑋敗死 秋七月唐歸馬

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 馬希範又遣瑛擊攻迪田八月戊

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

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城

州湘鄉縣有玉潭鎮在潭州西 庚子蜀主孟昶立其弟仁毅為王仁賢為雅

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元詰為秦王元珪為襄王

致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臥病無醫藥惟與

臣晉王石重貴仰天號泣戰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

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重貴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六

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馬希範上表於漢請別遣進奏務於京

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馬希廣認勸

以敦睦馬希範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

加希範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稅租賜之命楚州刺史何徽洙將

兵助希範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告急於漢言荆南湖南江南連

謀欲分湖南之地荆南高士嶺南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

拔朗州之路荆南道兵與朗州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三百餘里

東南至朗州三百餘里 丁未漢以吳越王錢宏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馬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州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瑋言

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

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範以解大王之

襄希範悅以彥瑄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瑄入朗州

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一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

都府之兵久矣彥瑄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

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于滑州彥瑄乘風縱火

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瑄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

者數千人考異曰湖湘故事彥瑄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

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

馬馬希崇流言惑眾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

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乃遣馬軍指揮張暉將兵自它道

擊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唐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案縣地吳分其地聞彥瑄敗還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七 思補樓

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眾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置留城中

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

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錢宏假歸查文徽於唐

臨行吳越王為置酒滿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唐主李璟使醫視之

以珠納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矣然猶十年乃死文

徽遂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

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馬希廣遣其僚屬孟暉

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何異袁譚

求救於曹公耶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希萼將斬之暉曰古者兵交使

在其閒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

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

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 自稱順天王 憲詔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雷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潭州以備契丹侍衛親軍都

又有侍衛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雷江軍潭州時屬蜀王殷遙領也 殷瀛州人也事母至孝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

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投婢僕自答於母前嘗從高祖討杜重威先

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 選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

王令溫為都都督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 漢主劉承祐自即

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

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宏肇典

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八 思補樓

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宏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

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措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

連衝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

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舊制出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

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敕文應納夏

正稅數不重省耗如此則天成以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舊

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與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徵取之也舊

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沈括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有

如什與伍耳唐自皇市鈔為鑄錢法至昭宗時乃定八十為陌有

犯鹽麪酒麴之禁者錘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為禁

中世始中權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遊獵至於禁禁新舊唐書食

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

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為軍綠礬

則隴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

碎之前煉乃成器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替綠替
黃替黑替綠替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 由是百姓愁

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
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漢主左右嬖倖浸

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州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
軍職宏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漢

主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關業意欲之漢主及太后亦諷執政
邠宏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

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
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漢主久不遷官其怨執政文進并

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執手於執政執手者
而誦之漢主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宏肇謝宏

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
還官漢主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入幸欲以后禮

葬之邠復以為不可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宏肇嘗議事
於御前漢主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

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主信
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疑有急兵遂曰不寐司空同平章

事蘇逢吉既與宏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宏肇屢以言激之漢主遂
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

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
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漢主怒曰國家之事非閭門

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宏

肇欲告之宏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且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

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廡下秦辭史曰天福四年三月甲

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廡下秦辭史曰天福四年三月甲

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言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

宜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

五八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元德漢

主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死

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

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儻從盡殺之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宏

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漢主遣供奉官孟業

齋密詔詣潭州及鄴都令鎮甯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

軍官微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承與節度使郭從義蔡節度使慕容彥超

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

請帥欲其以從兵衛宮闕李穀一刺史耳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

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

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

權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

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宏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

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恩惠恩惠急遽不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

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誅極其慘矣嬰備無免者

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

潭州李洪義畏懼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九

資治通鑑補 卷二八九

六一三

業道副使陳光祿以密詔示郭威威名極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

為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

待之歐史曰威歷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

反側用詔守印吏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彰之府校皆

憤然效用痛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當必本威乃召郭崇威曹

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

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

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

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

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邠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

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

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置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

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

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

大梁一百漢主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

鄴都成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

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

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

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魏州府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

迎謁備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漢主遣內養驛脫規郭威威獲

之考異曰昭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郭兵至河上己卯吳

虔裕入朝庚辰詔吳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辰至滑州是日郭威益等赴澶州守堤郭軍獲驛脫又云庚辰

郭遣次滑州宋延濟納車辛巳驛脫還官驛史憲帝紀丁丑李洪

義得密詔遣陳光祿至鄴郭威以眾南行戊寅至澶州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十一

誘之王午郭威軍至封邱人情惴惴太后泣曰不用李壽之言宜其亡也李壽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蝟耳爾雅註蟻蝟蟻之所生一名蝟蟻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蟻蝟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視陽而死莊子謂之蟻蝟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嘉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

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義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邱之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案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漢主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嘉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三十四 十三 恩補

漢主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官中無事幸再出愧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此散使歸營耳甲申漢主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羣氣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閒早幸臣營宋延渥主婿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三州費貞固蘇逢吉馬珪七里寨即慕容彥超所屯也

庚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漢主已去矣漢主策馬將還宮至元化門元化門大梁城北而東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劉錡在門上問漢主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劉錡之射右漢主問嚮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弑考異曰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錡射帝左右帝已及亂兵騰沸上墮下馬匿於民室郭允明事不濟乃抽刃犯陣而後自殺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允明自後周太祖紀云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於帝而射信何由試遂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元明自殺歸罪耳案試帝未必是允明但薛逢吉問管卿郭允明皆自殺嘉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後匡贊奔兗州欽定四庫全書郭威聞漢主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元化門劉錡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亦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三十四 十四 恩補

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以白再榮真定之虐吏部侍郎張九家賁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於衣下行如瓊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列室作日漢宮殿率殿屋仰為井皆置水藻蓮菱之屬以厭火何晏累羅殿殿繡以藻井編以綵珠又王文考魏元辰賦置藻井反柯荷藻為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埤雅曰屋上覆椽謂之藻井○綵音辭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漢主與魏仁浦為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漢主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

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乘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牀坐於巷首掠者至柳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考異曰五代史周祖自郭威兵誅盡誅周祖之家子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吾為漢家戮賊耳不知其它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書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進士第案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時不受代郭威誅之始入在私怨快其就戮帝收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銖謂其妻忠義之士郭王禹偁所記蓋惡孝和之言耳今不取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都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帥乃定寶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十五

疑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高貴鄉公事見六十卷魏景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考異曰五代史馮道周祖道納諫拜意道便行惟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壯故稱代之謀稍緩矣周祖舉兵說克京師所以不即為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遣代漢道三鎮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若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替乃舉子故道贊而立之使兩鎮慮謀後其離徐已遠去京師逃然後信徐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與與道敵者唯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阻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語云然郭威之志神也此事考異已詳之於前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節節

度使贊開封尹丞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考異曰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曰贊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贊崇以高祖宮也或曰因讚贊為名請以丞勳為嗣太后曰丞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口備法駕迎贊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道臨行謂威曰侍中此舉由衷乎威指天設誓道曰莫教老人為謬語人既行道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為謬語人矣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二十四 十六

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詰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漢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生辰物謂聖節賜也永德郭威之甥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附錄錄子由龍州別志云周太祖柴后魏州成安人本後唐莊宗之嬪也莊宗沒明宗立出宮女還家柴亦有出中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出逆旅者數日有一丈夫言兩走避其門衣裳破裂不能蔽體柴見之憐曰此何人也逆旅十人曰此馬舖卒郭威兒也柴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我欲嫁此人矣父母患曰汝嘗為皇帝左右人婦高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兒柴曰夫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柴中裝分半與父母持歸為生計我不歸矣父母不可言遂成其計柴中裝分中所謂郭威兒即周祖郭威也柴悉贊以助之使事漢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廢人傳其司冥罰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也獨叩之乃曰咄咄怪事昨見郭威兒已作天子矣時威名已盛人多聞而指目之先是宋州市上一男一女不知所從來歸方

於市以自食父老憐其無依饋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妻既而郭威將兵征淮南至宋州市人聚觀女子於中大呼曰吾父也市人爭之去威呼而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焉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威呼其夫視之曰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備供奉官即肅永德也至是使於常思思子威為外兄弟故亦改謂威請怪異事乃不致殺永德以密詔示之且謂曰君視爾丈人事果得成否永德曰必成思問其所以曰丈人平日頗與爾多且近日榮父所夢尤為諦切想冥間此時已升帝座矣故思雖囚之魂遊甚厚

庚寅漢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十日為浹大梁七百里郭威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曰則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計程言之也請太后臨朝聽政臨朝令稱制威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宋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馬希萼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

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贊父環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三十四 十一 思補樓後漢乾祐三年

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引兵去幸卯至湘陰掠焚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城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為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二縣界處巴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

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嶽麓盛宏之荆州記長沙西岸有龍嶽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麓登岸夾徑喬松泉淵盤繞諸峯秀下瞰湘江迤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瑨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

百艘屯城北津兩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為將希崇監軍所謂精選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

屯駝口扼湘陰路湖南有駝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湖南有楊柳橋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王

辰漢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初漢蘇逢吉既族李崧又乘酒辱郭威於軍中及威起兵鄴都逢吉甚懼一夕宿金祥殿東閣晨起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鬼豈吉事乎及逢吉自殺人以爲殺崧之報至是郭威已定汴都乃梟逢吉之首於市其懸首處即殺崧之處也先是王殷與李洪建分掌侍衛馬步軍頗相友善至是殷為乞請免死威不許乃與劉銖等皆梟首於市威又遣兵圍銖等第將族之適司天監趙延義在側威私問曰漢祚之短促天數邪人事也延義曰王者無天下當以仁德澤養育羣生而漢法深酷夷滅人族

怨結天下此其所以亡也威聞之蹶然而起遽命釋之因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延義世通星學而延義又喜假術數以助人為義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皆以星氣之說贊成之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係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蜀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於蜀伏誅漢鎮州邢州奏契丹主耶律兀欲將數萬騎入寇攻內邱內邱本漢中邱縣隋避武元帝諱改為內邱唐屬邢州九改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五日不克死傷甚眾有成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九城志饒陽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救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三十四 十一 思補樓後漢乾祐三年

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寶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選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初寶貞彭師鬻降於楚見二百八十二卷首天福五年楚人惡其穢直寶貞楚王馬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討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之西師鬻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騎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閒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鬻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十九 思補

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注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鬻見可瓊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見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鬻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誑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御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口視之命巫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徽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先是希廣命韓禮營於楊柳橋

彼眾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漚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門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鬻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楚王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楚王希範文昭九城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十九 思補

十四 張暉降於希萼張暉先是自益陽通歸長里沙長沙以陷遂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馬希崇通希萼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吳宏戰血滿衷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鬻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宏舉弟宏節都軍判官唐昭允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甯遠等軍節度使馬氏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甯遠巡屬已屬南漢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希崇殺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饗食李宏舉宏節唐昭允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

廣儒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

希廣所答對曰大主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

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歸葬之於瀏陽門

外瀏陽門在漢武甯節度使劉贊開石都押牙鞏廷美元從都

教練使楊溫守徐州為二人以徐州拒唐本與馮道等西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

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

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

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趣滑州辛亥齊蘇禹

珪如宋州迎嗣君 楚王馬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徽

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恆欲用之恆稱

疾不起自希廣之立拓拔恆已杜門矣事壬子漢郭威度河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二十一 臣心補遺

於澶州癸丑且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

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威

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讓

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韋城在滑州治韋氏國城也

九城志在州東南五十里丁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

道秋毫無犯勿有疑恐京城士民德前者劉景之戊午威至七

里店竄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皋門村在

外校大梁城無象門詩大雅維之篇曰乃立象門象門有仇毛氏

備曰王之郭門曰象門鄭氏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象門郭門曰

應門內有郭門天子之宮加之象門至禮記明堂位記周禮魯公

以天子之制其宮曰庫門天子象門天子應門禮記注又云天

子五門象門應門庫門雉門諸侯三門象門而味之詩箋

記注載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象門村蓋以郭門之

村有村遂曰象門村合於毛氏詩傳象門村為象門王峻王殷聞

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劉武

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以防劉信贊行至宋州崇

威怒至陳於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汴京至宋州二百八

而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

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詰崇威乃登樓贊執崇

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張

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按詳史護聖張徐州判官董商說贊曰觀

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

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

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宋州睢陽郡彼新定京邑

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二十一 臣心補遺

眾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

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

無疑耳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為相至是今崇威奪吾備兵事危

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無以答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

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契丹主入汴賈貞動輒歸罪於道

意道亦必死矣而契丹主謂道非多事者劉贊謂無道馮公事豈

非以其在位素稱沖澹與物無競人皆敬其名德而然耶道之全

身固為得矣有國者焉用彼相哉然自後唐向光以來雖使任

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俸如流以此而言道未

可受 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商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下

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武甯節度使贊高

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請命已行而軍情不附

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下之初俾膺分上之命贊可降封州

除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信在州贖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聞楊邠等死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憂不能食至是乃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嘗有步兵將校醉揚言邠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南漢主劉晟以官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四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五

至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蜀南唐南漢凡五國湖南馬氏亡湖南諸將復分據湖南吳越荆南凡三國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郭威符寶符寶者發兵古以竹為之後易以銅者實即皇帝位威乃自舉門入宮皇門大梁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統統之後國號立曰周補註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號統之後有周者為統公後謂之也郭公號與郭音相似也虞大夫官之奇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故威建國號曰周改元廣順大赦楊州史宏肇王章等皆贈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 後列國紀三十五 一

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補註倉以貯穀場以轉貨皆國家征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稱耗之外又取均石之外又多取之以飽耗折其耗也稱耗稱計斤今悉除之王章苛斂之弊也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餘唐之五季而犯竊盜及姦者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貨補註唐史宏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官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補註唐宗晉高祖國亡已久無復守陵戶矣故周祖得天下時為復置之漢國初亡其陵上職員官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皆未革除故周祖因其舊不為減省此見周祖之存心補註得古人忠厚之意與梁唐晉漢大不侔矣初唐喪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竝死補註姦者和謂男女相姦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周主即位

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補註功臣者以戰功而為大臣者補其缺也或謂之宗姓或國之外戚者是也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

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救補補註救補者奉帝王敕命以補官也故其人以此自恃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宏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宏肇

親族崇矩言宏肇弟宏福今尚存乃擢而用之初宏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及宏肇敗崇矩得其產皆以授宏福至是又薦之

於周主周主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戊辰周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節度使時劉贊將擊廷美等守徐州漢李太后

遷居西宮案薛史漢太平宮蓋即西宮己巳周主郭威上天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破漢開封尹兼中書令劉承勳卒癸酉周加王峻同平

章事周以衛尉卿劉暉主漢隱帝之喪承勳既卒也初漢河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九後周顯元年

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節罷兵遣人至大梁周主郭威少

賤其頭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張芸交費撰錄云郭祖敬時無賴靡所不為有一道士善雕刻二人即令刻之郭於右項作雀

左項作鵝馮以騎作鵝中作雁雙道士因戒之曰爾曹各自愛侯雀街鵝雁出雙乃爾亨顯之時也及郭祖乘旋雀殺

稍近登雀街雀遂街殺焉郭祖乘旋雀殺周主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

離奇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崇聞之而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

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

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

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以其妻奉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

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羣廷美楊溫諸湘陰公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到

令羣廷美等守徐州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周主復遺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補註斯人謂羣廷美楊溫主謂劉贊足以賞其

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示將佐率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邱也事見

上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即律兀欲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為候月食又多妖異故懼而不敢進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

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郭威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九後周顯元年

報聘且敘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周主郭威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乙亥以甯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親軍仍以侍衛司從赴鎮丙子周主郭威帥百官詣西宮為漢

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都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漢秦甯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郭威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

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存疑詳味詔意若以兄自呼以弟呼彥超兄今兄辭史作令親之之辭也注意雖本辭史恐於文理未順

戊寅周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降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唐州故樓煩縣收

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崇元先克

尚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開所置其地在晉嵐

巖谷之謂。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

華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

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城志武安縣屬洛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

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

墜地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願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

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

緡案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帥二百萬三公百

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緡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

五年宰相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

千則節度使當又多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

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者差

直省官引接其職則外賓客司通引

之職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

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贖立祠歲時祭之己卯

周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寶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周王彥

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啟關詔進攻兵之

周主郭威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變亂一旦為帝

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

下詔悉罷之案詳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貢滋味食饌之類所

宜除其兩浙進酒海味菓瓜湖南梳子茶乳餅

白沙糖橄欖子藥州高公米水梨易定菓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茶

豆粉玉屑帆子麩永興餅田紅米新大麥粉黃平蘇菓子華州

香粉羊角熊膽臘肝朱橘饒白河中紅棗五味子輕饒同州

石炭餅管絃蒲菊黃消梨味府鳳栖棗襄州紫雲新符菓子安州

折梗米糖味青州水梨可陽諸菓子許州御菓子鄆州新葡萄

棗州梨食杏仁中州菓荷毫州菓蘇沿淮州都淮白銀今後不

須進奉枕首尤帆音孫傷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

吐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

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

聞成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諛詔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

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辭而不處初契丹主耶律

兀欲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橫海節度使潘聿然棄鎮隨之兀欲

以聿然為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劉崇立兀欲使聿然遣劉承

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英帝位欲稱晉室故事

求援北朝兀欲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

澤者欲窺邢州也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

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攻恩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鳳鄉崇威

更名崇晉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二月丁酉周以子天雄牙內都指

揮使榮為鎮南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待御史王敏為節度

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王朴見

本頌協之子崔頌相後朴東平人也朴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樞

密使楊州及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見漢與日淺帝任用

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等見

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戊戌北漢兵五道攻周晉州

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驥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

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

降周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城志晉州西北至癸卯周隰州刺史

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

石樓置長壽縣真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

周元年省入石樓

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馬希範遣掌書

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周主郭威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

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

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

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耶律兀欲遣其臣夏悛支與周使朱徽偕

如賀賀即位 戊申周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 漢隱帝乾祐

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死是周主郭威既即位即遣陳思讓歸偏

師至安鄂以圖進取思讓未至湖南馬希範已克長沙思讓留屯

鄂州敕召令還 丁巳周遣尙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劉崇

遣通事舍人李彥使於契丹 晉俗雜字從巧從音宋景文手記曰

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為 又以孔易巧為乞兵為援 周加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五 六

遺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 魚崇諒先因避

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譏倉

卒之閒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

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

即便回馬首徑反輿陰 兗州在龜山之陰彥超赴大 為主為時有

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

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

時設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予于維在浚之郊韓絳

余從弟首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洵美今吾何為乎浚之郊

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

二三於漢朝又安何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

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

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唐以楚王馬希範

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甯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

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丙寅周遣前滑州刺史陳思

讓將兵戍磁州掘黃澤路 磁州西北當 楚王馬希範既得志多

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

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資士卒或封其

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相怨雖州州舊將佐從希範來者亦

皆不悅有離心小門使謝彥顯 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顯

紀本希範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範 至與妻妾雜坐恃

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 禮年長以倍又事之十年以長兄

之故行 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範使彥顯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五 七

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範以府舍焚蕩命州州靜江指

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其勞又無儲

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滿

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遠行逢

聞之相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王申且帥其眾各執

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範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

希範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遠等

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遠則留後馬光贊

去年馬希範以 更以希範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 希

子光贊與朗州 尋悉光惠為節度使遠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

儆參決軍府事希範具以狀言於唐唐主李璟遣使以厚賞招諭

之達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初劉光輔之入
 賈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
 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 周王
 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 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耶律兀
 欲使拽刺梅里報之 丙子周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
 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周
 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
 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城志 周加吳越王錢宏做諸道兵馬都元
 帥 夏四月壬辰朔周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
 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立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蜀通
 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推鹽使太原伊審徵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顯德元年

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 雲安漢巴郡之胸肥縣地周武帝置 審
 徵蜀高祖妹襄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
 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食侈同邪與王昭遠相
 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錢宏做徙廢王宏居東府 自衣
 從居東府吳越 為築宮室治園囿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
 主耶律兀欲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
 漢主劉暹使鄭琪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媼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
 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周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
 契丹謂之 契丹以北漢交 卒未周尊高祖環為信祖睿和皇帝
 妣張氏為睿恭皇后曾祖諱為僖祖明憲皇帝妣中氏為明孝皇
 后祖諱為義祖翼順皇帝妣韓氏為翼徽皇后考簡為慶祖章胤

皇帝妣王氏為章德皇后 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琪卒於
 契丹 考異曰晉陽見開錄鄭琪既遠遊若思親別厚賜俗以
 復信之理魁岸善飲惟無量之酒宴聚賦歸一夕醉歸於齊之
 德塔則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情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
 大高祖鎮河東嘗命章德北使驪嶺病不能飲酒房人懼之遂卒
 云高祖時 甲戌周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遣度奉表於北漢 六月辛亥周以樞密使
 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
 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
 徒兼侍中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薛禹珪並罷守本
 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程光毅兼樞密
 副使光毅為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顯德元年

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
 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初周主郭威討河
 中已為人望所屬 帝討河中見二百八 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
 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
 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
 所裨益范質明敏謹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御前議論
 辭氣慷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拜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恩備嗜酒
 不能服諸將王遠周行逢何徽直謀以辰州刺史盧慶勳言驍勇
 得蠻夷心 荆言從彭亨奔 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達等難制曰不往
 將攻我乃單騎赴之 九城志辰州東至 既至眾廢光惠送於唐
 進言權武平留後 荆言張本 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

於周 吳越王錢宏似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二年 契丹遣燕王耶律述軌等冊命

北漢主劉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

案五代會要北漢主劉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

謝冊禮博興即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祖諱改且請兵伐周

八月壬戌周葬漢隱帝於頴陵頴陵在許州陽武縣 周義武節度使孫

方諫入朝士子徙歸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

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甯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

與王彥超 戊午周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柴氏先卒去年不

兩易所鎮 九月北漢主劉旻遣招討使李存環將兵自國相伐周契丹至

耶律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魏土地記曰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唐河之上源也秦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

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郡都尉

治所未白曰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元欲州之癸亥行至新

州之西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未獲未獲未獲未獲

音電 燕王述軌及保王之子太常王滿僧作亂弒元欲而立述軌

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軌瀝僧殺之

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

漢北漢主劉旻遣樞密直學士王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

叔父事之請兵擊周晉州運律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

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瀝音臨去 王申

獨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 楚王高希範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可瓊降希範見上疑

可瓊怨望山為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嘉州之隋化縣置南恭

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

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為蒲州唐置蒙州

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徽遣水軍都指揮使魯公

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助兵

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庚寅希崇宴將吏

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毆馬十餘入府

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焚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

希崇踰垣走威等執囚之考吳日十國紀年作丁丑案 執謝彥顯

自頂至踵刺之立希崇為武安昭後縱兵大掠幽希崇於衡山縣

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開禧化四州言開布

年分屬衡州九城志衡山縣在衡州西南三百二十里 崇立遣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懼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書記任

林李觀察說言曰時人謂桂 希崇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

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

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書掌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帥

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齋還朗州辰陽

馬氏道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

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 至

則腐敗言與王達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役希

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崇

入長沙申見上卷上 彭師壽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

嵩必恐之使送希崇於衡山實欲師嵩殺之師嵩曰欲使我為獄

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假誣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

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範長而

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

納其租請與師共立希範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

江也編竹為戰艦以師為武清節度使

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徐威

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

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

兵於唐唐主李璟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辛卯周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鹿亭

唐邊鎬引兵入醴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癸巳楚王馬希崇遣使犒軍于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恢奉牋詣

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

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

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

粟賑之楚人大悅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兵

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

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敏惟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

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

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

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皆悅集仁贍金之子也

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

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

李璟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

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

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範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

範共請邊鎬為帥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

主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

道會涼州前後折道嘉施上表請帥

城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

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

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

西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勳登舟

皆哭響振川谷 周主郭威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

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安從

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周主自至城西餞之

希範兄弟爭國南漢主劉晟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

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範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峻帥師厚於周主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

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

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

西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勳登舟

皆哭響振川谷 周主郭威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

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安從

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周主自至城西餞之

希範兄弟爭國南漢主劉晟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

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範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峻帥師厚於周主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

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

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

之洞在平地半山上及希尊為衡山王乃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
桂州都監在城內外巡檢使判軍府事時武穆王少子希隱為節
江節度副使知桂州事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
段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蒙州去四百餘里與彥暉戰於城中
彥暉敗奔衡山可瓊屯桂州吳懷恩遂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
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
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
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尊三舅謂希尊等取先人基
業北面仇讎言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
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親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
當令相公舅永擁旌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 後列國紀三十五 西

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
寅敕罷親征初秦帝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謂美
等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
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接於唐周主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
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
規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誦毀朝廷與彥超相
結之意周主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彥超與行周同攻譚固而譚固且克鄭麟彥超與兵行周既
獲其後故譚固其書欲以開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
而彥超反述益譚固內申遣閻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職官分紀閻門使副事洪奉乘輿朝會遊幸大宴及費引都王寧
相百寮客朝見解制彈火儀五代以來多以此武官出將使命
戎旅 庚子周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院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 後列國紀三十五 西

餘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元福之援晉州也遣州縣官吏部丁夫運餉一夕丁夫盡遁去元福怒盡驅官吏出軍門將斬之已解衣矣判官王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丁夫數萬人文武不能制斬之何益今軍儲幸已無闕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旋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周主威聞而善之即命元福為建雄節度使爾後以明為書記既而元福恃功驕恣明以直道規之遂忤其意明託以父病求歸省元福屢召之明終不往唐主李璣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邱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唐益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五 十六 湖南將

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率者以次拜官唐主嘉慶假彭師壽之忠以假為左殿直軍使萊州萊州屬海州師壽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劉晟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丞有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宋白曰郴州漢郡縣隋置郴州隋末蕭銑分郡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徽宗嘗著書名改曰宜章宋白曰遂取郴州邊鎬誅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內辰唐主李璣以廖假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使張辯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接周以忠武節度使武行德為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者給厚賞有洛陽老嫗將蔬入城求鬻俄有僧從嫗賈蔬就館翻視密置鹽筥中少荅其直不買而去

嫗入城抱關者按筥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襍非村嫗所有疑而詰之嫗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行德即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乃釋嫗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部下肅然是歲唐主李璣以安化節度使都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與元山南西道節度使唐使王延政更賜爵光山王初延政降唐唐主命公卿宴於其第以娛之而延政吝於賜予僕人李家明謂之曰賤人無伎優賜已多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日大股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為優服延政默然惡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家明有口才敏於應對嘗從唐主遊苑中見牛臥美蔭唐主曰牛且熟矣家明日占以對曰曾遭雷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聞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三十五 十七 湖南將

於時宰相多不恤民隱故家明言及之初蒙城鎮將成師明將部兵降唐見一百八十八唐主李璣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助曹進怒曰昔吾從成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王周顯德二年是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萊營燒府門火不然邊備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曉斬朗奔朗州王遠問朗曰昔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賊捷

王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朔州之眾復取湖南可乎明曰明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之 壬戌周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 周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濠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盜剽掠鄰境被掠者所在奏其反狀甲子周主郭威救沂密二州不復隸泰甯軍 先收其惡 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 以弱慕容彥 軍利州屬蜀 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陝州防禦使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周主以元福宿將 漢晉為將有功 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元福唐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五十五 唐 思補 李璣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流陽 下邳徐州東南至流陽縣百里到陶曰流陽漢陳邱縣後廢改曰流陽唐屬海州九城志在海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流陽縣漢原邱縣地 周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徽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遼邨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流陽彥超之勢遂沮 周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 李洪信李太 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為名發其兵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壬申周主峻自晉州還入見 周曹英等至竟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

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不苟撤備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 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從進李河 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前陝州司馬閻宏魯賀之子也 閻寶背梁歸 畏彥超之暴傾家為獻彥超猶以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謂宏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宏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宏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拈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 指以手 彥超曰果然所匿必猶多榜掠宏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為阿庇斬於市 北漢遣兵攻周府州防禦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列國紀五十五 唐 思補 折德辰敗之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辰奏攻拔北漢守嵐軍以兵戍之 舊唐書地理志曰嵐州嵐谷縣舊名嵐軍也在嵐州互芳縣北長安二年分互芳於嵐舊軍道司各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元十二年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 甲辰周主郭威釋燕徽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何獨貴邦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唐主李璣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眾議乃息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為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為唐用也唐主好文學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

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唐帶吉州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
與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維前朝登第聞

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能貢舉 三月戊辰
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密副使宋是時中國
無恩州此即

南漢之恩州也鄭仁誨遷領團練使耳宋慶歷八年平王
則改貝州為恩州始以廣南之恩州為南恩州以別之也 甲戌
周改威勝軍曰武勝軍實以鄧州為威勝軍唐主季瑒以太弟

太子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
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延巳之相物議沸然既宣制

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
文蔚見二百八十七辰素軼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貽狗矢乎

卷廣天曆十二年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二年 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

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巳不能勤事
文書皆仰成胥吏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

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敬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
鍾漢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

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
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為太子少傅宋唐既滅
太子官屬

不應復有太子少傅唐帶吉州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周主郭威以曹英等
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

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
巡檢 唐主季瑒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

知全州張縉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
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厭亂求息肩於我言湖南之人苦其主
之虐政暴斂而求息

唐 我未能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
桂林之役效益陽之成以旌節授劉言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

資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矣公等急行之無
為後悔晟以為宜然節欲奉行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

驚一旦三分喪二得軍而失期桂故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
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縉合

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變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縉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

周主郭威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周主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二年 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

亢角亢兗州之分鎮星土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
皆立黃幡土色黃彥超命彥超性貪吝周軍攻城急猶慮藏珍寶

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周軍克城彥超方禱鎮
星祠帥眾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

殺之周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
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獠悍竟不為用周主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

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周主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
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壬午赦兗州管內彥超黨逃

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秦甯軍為防
禦州以慕容彥超據兗州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

命降節節為防禦州

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謂宋平金陵時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家莫知其處初建勳之致仕也年齒未長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而遽有是請欲復為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平生嘗笑宋公極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閒適耳因作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

又來九華先生宋齊邱也始亦致仕歸九華後一徵而起故建勳云然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而能杜門不與世事所與交遊皆寒峻素士宋齊邱嘗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宰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然怯而無斷未嘗忤旨立於羣臣之閒一切無所可否君子少之 六月乙酉周主郭威如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顯德二年 三十一

阜謁孔子祠 昔少陵氏自京師而徙曲阜魯侯伯禽所宅少陵氏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是以來兗州治取即而曲阜為闕里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為仙 既築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

孔林樵採 孔子墓在曲阜城西南隅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泗水上去城一里地蓋一頃原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有低牆為兩階方六尺與地平學中異木以百數皆諸弟子自四方致之植于墓中魯人莫之識也。 敬音慈顏音

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周主發兗州 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 秦時蜀守李

都中皆可行月都縣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內江高祖未築離堆內外江皆從城西入自胡萊城遂從西北作壩聚水外江遠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自西來其地勢高所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大赦

水災之家 附錄蜀梟梟云蜀主大業幸位殺坊排棧作瀟口神

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 周太子寶客李潛之弟蘇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蒲海與善海真契丹主耶律允欲之謀弟也滌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滌因定州謀者田重霸

齊縞表以聞且與書言契丹主誦律童駭專事宴游無遠志非前人之比 前入謂何保 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也日終不能力也河東者也 河東謂 壬寅重

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鄆饑饉災則元祐初乘米脂等四 辛亥夏以馮繼業為朔方節度 周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已自以天下為己任每

言事周主郭威從之則喜時或未允輒愠對往往發不遜語周主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為人有優容之峻年長於周主周主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

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周主在濟州時腹心將佐也及即位稍前進用峻心嫉之屢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詞周主意 詞音同

周主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元厲又遣諸道節度使皆求保證諸道各獻其書周主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且曰

卿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周主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言臨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七月戊

子峻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 峻張本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周主妹

福慶長公主也 周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周主郭威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不承不謀作亂

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 安次縣屬幽州孫欽本燕人而仕於蜀 當以部兵

戍邊往辭承不承不邀與俱見府公 府公謂郭延鈞也 欽不知其謀從之

承不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開府庫

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不曰今延鈞已伏辜公

宜出詔書以示眾承不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不

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為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承不

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眾帥以入府攻承不承不左右欲拒

戰欽叱之皆棄兵走遂執承不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周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 後列國紀三十五 蜀

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

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足重之 癸

卯蜀主孟昶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 以新羅王承不之亂也

漢法犯私鹽無問多少抵死刑鄭州民有以屋稅受贖於官過

州城吏以為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者以斤

兩定刑有差 時教諸色犯鹽者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犯

後五斤已下一斤已上杖三年五斤以上重杖一頓

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六

壬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

事 庚午周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 契丹將高謨翰

以葦棧度胡盧河寇冀州 胡盧河在深冀之間廣互數百里成

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 九

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 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

見周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周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蜀山南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三十六 蜀

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蜀主孟昶遣奉

鑾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

引還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眾

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 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

皇十年廢吉陽縣入臨澧縣大梁分置陵縣承東十一鄉為吉水縣 言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

鎬循逢聖代初非將才措道乖方大失人心致奉節軍乘夜呼譟

共焚譙門會明而避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

肘腋會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

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禮

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

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不報唐主李璣使鎬經略

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鑄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

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

一戰擒也言猶像未決川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

圖也言乃以遠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秀宇文瓊

彭萬和潘叔綱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綱文表皆

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綱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

甚昵音雅又音你將欲召澧州會長符彥通為援符彥通自前行逢

日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見二百八十八

年晉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

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圖都指揮使劉滔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後列國紀二十六

遇使以備之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

使孫朗曹進奔朗州邊鑄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

之戊子達等克沅江沅江漢陽縣地唐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

志在岳州西南乾甯中改為橋江是復為沅江屬朗州九

一百二十六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眾五百降之王辰

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舟舉疑舟字有誤白陂直造益陽四面斧寨

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鑄告急於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

湘陰九城志潭州長乙未至潭州邊鑄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

兵少丙申夜鑄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醴陵門潭州死者

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安

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鑄不

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

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

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

寨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

處之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丁未周季穀以病醫久

未愈李穀病骨始上三表辭位周主郭威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

至重謂李穀掌三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

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於金祥殿而陳悃款周主不許特賜白

藤肩輿許乘之以詣本司視事免其朝參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

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周救民有訴訟必

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倚

人晉者必書所倚姓名居處若無可倚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後列國紀二十六

毋得挾私客訴事不干己安與 周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

族多羊馬五代會要慶州北彥欽故接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

掠綱商綱商在沿邊敗易者而史慶州北十五里綱山有藩部

為不法綱商族刺史郭彥欽故接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

野雞族掠奪綱商周主威命雷瑒二州合兵討之唐於古鳴沙之

日環州九城志雷州北至慶州一百 劉言遣使告周稱湖南世

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唐也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

舊國益欲邀求封爵也 唐主李景創邊鑄官爵流饒州初鑄以

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凡所俘獲皆全之建

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潭人謂之邊菩薩佛

能普濟眾生也 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

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附錄鑄之將生也其父夢湖雲運來

若極露日頃寄浙西飛使案牘金剛經有未合佛旨意願託生
君家以刑止之慎勿以董仲舒我七歲放我出家以華前生之願
及歸生我夢中之人父乃字之曰東樂既成童舉求出家其父
不允之之以董仲舒及長博雅善屬文故為元宗所愛然而首儒
斷非將帥 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
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
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
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以歐陽廣言邊錫 十一月辛未周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
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陝 討野雞族 癸酉周敕約每歲民間所輸
牛皮三分減二計出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
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
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普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四 四
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周主郭威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
於田畝公私便之 蜀地甚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周遣使行
視修塞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絹千匹銀五百兩周
主郭威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耶 五代之時不
買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 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
遠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過於螺石 在郴
州 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
八十里 周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
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為此請 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王峻
嘉台符之義白於周主郭威奏卯收延遇澄誅之 對言上表於
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買茶悉如馬氏故事

許之 蜀天雨毛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李璟
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 初睦州土豪揚信自為刺史
受命于周信卒子崇訓嗣 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
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羣羌所圍復歸款於周求救於夏府二州 夏
李彝殷府州折德辰九城志睦州西北至夏
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夏州廣順三年是 春正月丙辰周昇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劉言
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
節度使何徽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周詔
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
奏會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前世屯田
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二年 五 五
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
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閭門使
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
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
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
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
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
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
必嘗中節子極密院或 年曾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節之故吏
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
威泣 周主郭威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先是鎮甯
節度使皇子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閏月榮復求入
朝會峻在河上周主乃許之 契丹寇周定州周義豐軍時置義
豐軍於
定州義 定和都指揮使楊宏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
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周皇子榮自瀘州入朝故李守貞騎士
馬全又從榮入朝周主郭威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又
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初帝
討李茂貞時也汝輩宜效之王峻
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周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
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軍府事
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周王峻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六
求領藩鎮周主郭威不得已至實以峻兼平盧節度使 周高紹
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周主郭威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
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
所屬為名或總云十宅使止曰六宅紹基不能匿始發父
喪 戊申周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布
衣有朝命者 近遊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
謂之草澤 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不聽 時民間傳言淮上
二石人偶語言周師將伐唐唐主璟惡之遣人擊去石人首 初
王逵既得潭州 事見上 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
瑋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
軍司馬敬真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
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達盡禮達

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亂
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逵聞之益懼行逢曰劉
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瑋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
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攻全道永州行逢
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瑋南討南討者拒
南漢之俟至長沙以計取
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
使全瑋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
沙逢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
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掘
嶺北全道永三州皆
在大東嶺之北都頭符曾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歸朗州
遂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七
事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明府在潭
州之西故謂之西府因收繫獄
全瑋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瑋及
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周鎮甯節度使皇子榮歸瀘州 初
契丹主耶律德光北還見二百八十六 以晉傳國寶白隨至是周
更以玉作二寶 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其用
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
謂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奉天子八璽其一曰
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通龍
紐文與傳國寶同傳國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通龍
文曰受命于天傳國寶永昌通盤五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寶則
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
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皆白玉鑄
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制製
元璽一座文曰皇帝天原命有德者昌白玉鑄虎紐同光中製寶一
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
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制度數今制國寶兩座其
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書

今馮道出寶議者曰以玉璽為傳授神符遠古無聞運斗極曰
 舜禹天子黃龍負靈世有日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
 蓋田之玉為璽使玉丁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
 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傳
 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歸之史
 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
 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彩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荆州
 刺史魯瑒得之請許以進獻帝瑒受漢得之以傳於晉洛陽之陷
 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禽還歸於鄒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
 晉將瑒入邠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齊城之破侯景得之景
 敗其將侯子瑒以璽走為追兵所迫投于懷慶寺井中僧不付得
 而歸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賢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
 真傳漢璽揚帝江都之揚字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齊建德建
 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於唐唐梁陽洗送寶于大梁莊宗威震
 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
 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
 六分鋪龍隱起文與傳璽同但下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
 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兗州刺史鄒懷德之慕容永送於金陵
 傳之宋齊梁齊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時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
 之齊文宣帝宇文弼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璽又
 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漢璽仍以秦璽後出傳於亡陳
 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寶建德妻與神璽俱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三十六 八 思補

長安唐末不知所在此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
 說頗有源委因載於此 以符會等推 固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
 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樞密直學士
 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周主郭威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
 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周主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周主
 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 舊制寒食節休 假前後共五日 癸亥周主
 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周主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
 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開阻暫令詣闕已懷
 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盈朕無
 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
 朕躬 言視朝臣如机上 肉撫天子如嬰兒 周主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 王殷王殷 佐會有功

一體之人峻得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
 罪故慮殷猜懼 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
 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周主猶惑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周主郭威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 折從阮時為靜難帥 高紹 兵討野雞族而還
 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紹
 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三月甲申固以鎮南節度使皇子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王峻既 貶始召
 榮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南節度使 初殺牛族與野雞
 族有隙聞固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固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
 反與野雞合敗甯州刺史張建武於包山周主郭威以郭彥欽據
 鞏胡致其作亂 事見上 年十月 繼廢於家 蜀地震 初周解州刺史凌 安也 固喜為解州 溫玉塔魏
 儀郭元昭與樞密使李溫玉有隙 漢魏帝分河中之解 安也 固喜為解州 溫玉塔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三十六 九 思補

仁浦為樞密主事 首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 知都臺事 梁五人 蜀之五都令史皆用仁浦初改 都令史為都事 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 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魏用士人至 唐始用流升至五代 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 樞密院亦置主事 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
 河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郭威時為樞密使
 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
 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况何以私害公平
 既至仁浦白周主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己丑周以棗州團練使
 太原王仁鎬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李璟復以左僕
 射馮延巳同平章事 唐西都大火隄月焚官寺民廬殆盡 周
 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做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做之親戚臨刑
 以後事屬做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遠召做飲醉而殺之 丙寅

周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

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負民至

之亡輸者復歸之思亦無作色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對

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荀主孟昶從之由

是蜀中文學復盛 六月壬子周滄州奏契丹知虛臺軍事范陽

張臧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

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

而或以凡沙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劉

言幽於別館言以周廣順元年六月得朗州至是而敗 秋七月周王殷三表請入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三年 十一 思

周主郭威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

度淮西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周主威聞之

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繼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

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王逵遣使

上表於周諷劉言謀以助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眾不從廢而因

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

州 甲戌周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遂還長沙

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潘叔嗣殺劉言

範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虛文衡校閱

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嘗末為翰林樞密直學士

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

論多其不自護 九月己亥周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重

贊靈州人也 契丹寇周樂壽齊州成兵右保甯都頭劉漢章殺

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劉晟立其子

繼興為衛王璇璵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

周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

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飲食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

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

則可以祀自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違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

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為五室而巳今始作太廟 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三年 十一 思

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於洛陽 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己

丑周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

梁周主郭威迎於西郊禘享於太廟 周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

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特功專橫特佐命 凡河北

鎮戍兵應用救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掣斂民財周主郭威

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

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

事白周主周主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戊辰周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北漢將喬贊入寇擊走之 周

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殷充京城

在左右眾心忌之壬申周志力疾御滋德殿殿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南節度使鄭仁

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唐

肅宗中知制誥徐鉉言真舉初設不立遽罷乃復行之唐肅宗

上卷先是唐楚州刺史何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白水

楚州實縣西入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為屯田

十里鄧艾所築也修復所在渠塘溼廢者于是力役募興楚州常州為甚唐主李璟

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因緣侵擾疆

奪民田為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修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

者不可勝數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

主詰實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唐主左右交譖鉉擅作威福

後唐廣順三年唐主怒趣歸將沈之江中既至怒少解乃流舒州然白水塘竟不

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

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書郎分司東都鉉之

弟也 道州盤谷洞蠻酋盤崇聚眾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南漢

郴道一州盤姓也即盤初耶律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

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翰入契丹而翰妻手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至是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

西北至居庸關明日又西北至石門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

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

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

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至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

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

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

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岸絕谷仰不見日故寒尤甚

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涅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陽城淀音雷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

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

渡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

崖輸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賊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

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

後唐廣順三年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絞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

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

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

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

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菁枝葉

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大人葬德

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

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

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日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祝

不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彝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
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
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
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
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
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
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
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
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
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
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奚關又西南至儒州皆漢故地西則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三年

契丹補

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全其髮全盛
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
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夏又其北單于突厥
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
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
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
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轍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
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過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
之契丹五騎過一轍劫子則皆敗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日室韋
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具人工巧鋼鐵諸
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

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
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
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筋首住
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又曰契丹嘗用百里
馬二十四匹遣十人齎乾糧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
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
不知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
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壘云自此以北龍蛇猛
獸魍魎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矣契丹謂嶠曰夷
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昔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
事日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廣順三年

契丹補

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 乙亥周主郭威廟享太廟被
袞冕左右掖以登階纜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
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辰郭威元年正月世宗郭榮立北漢乾祐
實七年孝和帝劉鈞立是歲凡五國三歲 春正月丙子周主
郭威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
元顯德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聽蜀境通商晉天福
初蜀遣
與中國通開運以後中國多事蜀有
併吞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戊寅周罷鄴都唐莊宗始
東京後罷東但為天雄軍 庚辰周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
馬事時羣臣希得進見中外恐懼聞晉王與兵人心稍安 周軍
士有流言郊實源於唐明宗時者周主郭威聞之壬午召諸將至
殿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忠衣菲食所以賑軍為念府庫蓄積

四方貢獻贖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懼恐謝罪還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周主郭威在鄴都漢天祐三年帝在鄴都 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開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郭榮感悟即日止禁中丙戌周主疾篤傳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周以鎮節度使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周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係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為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周主郭威屢戒晉王榮曰昔吾西征謂討李守貞于景崇趙思信時 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三十六 十一

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磔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遣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進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餞以李洪義發漢陰帝嘗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 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 庚寅周遣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當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在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 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周主郭威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

聞周主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承襲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指揮使總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初三衙之職助于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鎮皆屬蜀李重進等 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周主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是日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 秘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郭榮即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太祖遺制奉帝即皇帝位可概前朝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出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 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劉晏聞周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伐周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 北漢主劉晏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甯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甯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漢鎮考異曰世宗實錄賊將張徽領三千騎為前鋒今從晉陽聞 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甯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蜀人皆惡之其將兵救王景崇也又逗撓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年內慚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官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為疑己言多不遜 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悶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展嗣裔倚父勢暴橫為國人患翰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技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對蓋仍唐舊制 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

其二子藻亦坐擅敗邊奏并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周昭義節

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

平驛宋自曰梁侯驛在開州谷南太平驛北漢將張元徽與令均

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逃之漢將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逃之

上黨澤州府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澤州避

上名改焉周主郭榮聞北漢主劉晏人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

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勢蹙氣沮必

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

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

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周主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

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周主曰以吾兵力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顯德元年

疆破劉崇如山壓叩首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周主不悅惟王

溥勸行周主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孟昶加捧聖控鶴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

也蜀主愷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

典禁兵 唐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月民大饑疫死者太半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丁丑周命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

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

至遼州界則 以鎮甯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

引兵自晉州東出遼北漢九城志晉州東至路以保義節度使韓

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雷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

清淮節度使何徽清江軍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

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抵澤州宣徽

使向訓監之 辛巳周大赦 癸未周主郭榮命馮道奉梓宮赴

山陵山陵在鄭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周主發大梁庚寅至

懷州九城志大梁至懷周主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

冕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

周主周主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

好謙以實對周主命并晁械於州獄懷州壬辰周主過澤州九城

州北至澤州 宿於州東北北漢主劉晏不知周主至過潞州不攻

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劉晏曰高平漢法氏縣地宋白曰

平九城志高平縣在 癸巳周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考異曰世宗

澤州東北六十五里 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有甲 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北漢兵卻周主慮其遁去趣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顯德元年

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巴公鎮在晉張元徽軍其東

楊衮軍其西眾頗嚴整時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眾心

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李重進將

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

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周主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

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

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

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北人望陳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未

可輕進北漢主奮臂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

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

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

叩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

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

歲降於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右督戰太祖皇帝時

為宿衛將也謂通鑑所謂太祖皇帝者指道匡允謂同列曰主危

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

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

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

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

人士氣益壯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號夏津漢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城志歷大名府在府東北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唐 德宗

二百九十九 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父去年馬全父自澶州從帝入朝已

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言於周主曰賊勢極矣將為我

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

知周主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

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

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

民蔡高光之緒故蔡高光之緒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

而退考與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

但以小軍決戰不唯強亦足使契丹見其心服諸將皆以為然

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契丹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

刃收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泊世宗之入賊

也三軍勇爭先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朕

今從世宗實錄詳史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

驚走失亡甚多周主遣近臣及親軍校迎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

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

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

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

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

是夕周主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

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遼北漢

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成

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貨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

日乃出丁酉周主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無柄日笠乘

契丹所贈黃繡赤馬黑鬃日繡帥百餘騎由雕窠竄遁雕窠在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唐 德宗

西北出江 宵迷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

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管或傳周兵至輒奮黃而去北漢主衰

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則德北漢主

治廢舖以金銀食以三品料對自在將軍周主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

亥畫臥行官帳中張永德侍側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

功忝冒節賊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

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周主擲枕於地大呼

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

朝宿將非不能戰今遠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

崇耳悉斬之周主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欲免之

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櫜車歸葬借車小自是騎將

皆畏周主

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
武節度使回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
孫賜修子 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此正除 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
之智勇周主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泰虞候
官蓋始下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 領嚴州刺史嚴州隸嶺
押使之下與副都指揮使同掌殿前直道 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約略曰嚴州秦
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永興縣隸泉州 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
指揮使馬全義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
有自行開擢主軍廂者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許史
國軍主還本軍廂主劉延 釋趙屍之囚囚屍所以威眾 北漢主收
散卒繕甲兵完城壘以備周楊衮將其眾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三

州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救兗州管內已有沂州其
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
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周聖神恭肅文武皇帝于
嵩陵三月乙酉柩宮赴山陵四月乙卯崩號太祖 南漢主劉晟
以高王宏逸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宏逸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
邕州固辭齊王宏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 求宿衛不
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宏逸謀作亂戊午南
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醢殺之 初周主郭榮遣符彥卿等
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
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列國紀二十六 三

不能劫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知之來謝道殊不以為德自唐至周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太尉太司空司徒為三公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清情多智浮沈取容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安於當代老而自樂其自述如此時人亦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顯德元年

十一 忠義

節之士三謂王彥章妻 洪王忠同張敬遠程 進宗流風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 令珣李遵素去則鄭昭業凡十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其無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同出歎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閒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順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漸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賜李氏而告其主人此歐陽公得之 於五代小說 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 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人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閒言也質易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止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 明宗高宗各為一姓石晉郭律 劉漢周太祖世 宗各為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會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顯德元年

十一 忠義

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矣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臨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顏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周符彥卿奏北漢靈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

舉城降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素有異志時有

術者嘗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術者聞符氏聲驚

曰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

及守貞為太祖所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殺符氏符氏匿幃下崇

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刃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

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謂一

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其母以女之夫

家盡滅亡而女獨得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符

氏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聞而益奇之遂

為周主榮娶焉王成立為皇后性和惠而明決周主或有暴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 後周顯德元年 五月 周主

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周主每為之霽威由是甚重之 周

王彥超韓通攻北漢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北漢忻州刺

史李廷誨降周庚午周主郭榮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

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壽姑舉城降周周以勅為忻

州刺史 王達表於周請復徙使府治鄆州 去年王達移使府於鄆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七

五月甲戌朔于遠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

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丙子周主郭榮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

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

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

衮奔歸契丹契丹主耶律述律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降周丁

丑周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為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處謙為節度使 契丹數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五月

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周主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

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九城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 丁亥又

置甯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

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

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先鋒 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

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

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將州兵來朝辛丑復遣永安軍於府州 乾

年從永安軍見 德展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

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 考與

軍士勞苦又聞折口之調不振帝數日憂阻不食遂決還京之意
晉陽見開錄六月廿四日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聞之以步卒千人
長槍赤甲衝鋒跳梁於城隅曉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
初北漢王得中返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周兵圍晉

陽雷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周主釋之賜以
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

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

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國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

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

矣六月甲辰周主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周主發晉陽匡國節

度使藥元福言於周主曰進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

舊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眾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為我之累故難○周主曰

資治通鑑補後周顯德元年 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

之然軍還恩遠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

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所得北漢州縣

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

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周主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

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無乙酉不是己酉當是乙卯丙寅謁高陵庚午至大梁 周主郭榮

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

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

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

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

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

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
而賞罰之天下何愛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
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周主不從錫河中也 北漢主劉晏憂

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周河西節度使
申師厚不俟詔折棄鎮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九卷署其子爲

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賀授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

丁丑周加吳越王錢宏做天下兵馬都元帥 癸巳周加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近左僑置廣川郡

屬瀋州九域志在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海兼侍中乙未以樞

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質貞固歸洛陽府

資治通鑑補後周顯德元年 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

不聽以質貞固漢初周主郭榮與北漢主劉晏相拒於高平命

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宿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

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

副率周主以劉詞不爲愛能所阻甚重之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

副都部署詞雖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人問其故曰吾以此取富

貴可一日忘之乎且人情易習若一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哉

己巳周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初周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

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

甯節度使武甯軍徐州滕縣屬馬九城晏少時嘗爲羣盜至鎮悉

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

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

吾必族之於是一境肅清九月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許之

冬十月甲辰周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粟稅稟禾場官擾民

多取耗餘場官稟場之官耗餘者於納粟東正稟禾場官擾民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

罪不至死周主郭榮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己酉周廢安遠水

清軍唐以安州為安遠軍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郭榮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

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

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九十二後周顯德元年

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

為殿前諸班今之班直是也五代舊要曰時詔募天下壯傑不以

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草澤見出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

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

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戊辰周主郭榮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

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

縣責其清肅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

派匯為大澤匯水回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古堤前代

古堤在平地灌濟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慮不可勝計

流民採蚌捕魚以給食恩惠遺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周主

郭榮遣李穀詣泗鄆齊按視堤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

主劉晏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

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吳病死紀年通

鑑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二年承鈞改元天會開

寶元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承鈞改元廣運與國四

年權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區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

書令人直翰林院王侁歸朝後所築晉陽署見開要錄云甲

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晏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

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

承位年四十三卒在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

王劉繼勳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

辛亥夏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夏之乾祐七年也夏

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未開寶元年

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顯德元年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

八年為廣運元年據廣運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

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

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並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

之比也諸書皆傳開國因前後相及惟晉陽遺使告哀於契丹契

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九十二後周顯德元年

主長次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母上表

於契丹稱男契丹賜之詔謂之兒皇帝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

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澶州蠻酋持彥通所

掠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澶洞開王遠既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遠

湖南故地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

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村秦苗裔立

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

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

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

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會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遠

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銀執以叩鼓竟乃遣主人各為銅鼓銀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遠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黔中白忠末至二使蜀為武泰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開府政虔朗桂州人也

預開湖南也遠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瑄為邊患

王遠之逐劉瑄瑄以為鎮南節度副使達以其號龍劉瑄耳

充西界都招討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

自彭師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遠匡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六

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為行逢本

乙周世宗不改元仍稱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周主郭榮以漕運

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

斗周定難節度使李穀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與己並列心

之夏州自唐以來為漢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

周使蔡末周主郭榮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

借府州福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彘原全大體周主曰德

辰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

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齊藏珍

齋詔書責之彝慶愾恐謝罪 戊子劉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

周利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著舉者姓名若貧

秀敗官竝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

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莫之閒有胡盧河橫互

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

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即衛是月周主郭榮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

周改曹州或信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

黃州節度使置兵戍之

黃州節度使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曉

勇者厚其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周主皆從之以藏英為沿

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七

視役者皆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

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此河南謂胡二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孟仁毅卒

仁毅蜀主壬戌周主郭榮詔

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

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

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將將誰執 唐

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

周以李晏口為靜安軍 周主郭榮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

唐宗廣明元年漢人長安自此

之後疆藩割據中國日蹙矣 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

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周主納其言

為取張本 對主孟烈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

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鳳州刺史

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

丙申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為之部曲 周

主郭榮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

冬農隙與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

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候縣官分畫街衢舍場營廩之外

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孟昶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

城寨及甲兵 周主郭榮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

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吳李氏

幽入於契丹 宣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

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八 思補樓

失幽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

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

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

其才也恩臨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隱即 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

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

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五

之人觀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租有必取之勢

則知其情狀首領為開謀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

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

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為界自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

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

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

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數天舉則民疲而財竭二不大舉則我可

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行我之法江南亦易有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

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言北漢居河東與周為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

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互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

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

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以備進取之用周

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

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旨周主由是重其氣識未幾遷左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九 思補樓

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

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 周主命訓與

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督府潤借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城

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 周敕天下寺院非敕額

者悉廢之敕額者敕賜寺額如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

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為鄴都與唐府晉

改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戒壇僧尼 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然之掛燈者裸體

燈蓋脂油而然之俾俗謂之然肉身也今 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

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

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

入千七百五十六 周王景等拔黃牛八寨黃牛等入秦皆在秦州界 戊寅

蜀主孟昶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

營都統蜀以秦鳳 左衛軍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甯

節度使呂彥珂副之武甯軍徐州屬周 呂彥珂遠領也 客省使趙崇翰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驍重及伎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

都眾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孟昶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

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 六月庚子周主郭榮親錄囚

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

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壬

寅周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於威武城東不利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二年 蜀紀二十七

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 丁未蜀主孟昶遣閣使如

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劉鈞唐王季瑋皆許之

己酉周以彭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戊

午南漢主劉晟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宏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治仁宗改曰惠州九城志循州南至惠州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樊 廟號高祖 壬戌周以樞密院

承旨清河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 帶貝州 初周主

郭榮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為

供副供副者供辦 太祖聞之怒恐傷周主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

軍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周主以利權授之周主征伐

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丁卯朔周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

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周主郭榮命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周主從之 八月丁未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周王景

等敗蜀兵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孟昶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

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周主郭榮以縣官久不鑄

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象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

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鈇鐸之類聽畱外自

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

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周主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

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二年 蜀紀二十七

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

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

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

白湖九城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湖 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嶺及黃花谷絕周

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 閏月周將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

二千抵黃花谷又遣千人趣唐倉嶺扼歸路周將王景將

兵出唐倉嶺與建雄戰於黃花谷蜀兵敗奔唐倉嶺周兵又敗

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湖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

青泥嶺蜀主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

官趙玘玘音便 梁城隆固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

恐玘涇州人也周主郭榮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

乃以為郢州刺史王子百官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

卿擇帥之力也 甲子周主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

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

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

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皆釋之 蜀主孟昶致書於

周主郭榮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周主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

兵權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守劍門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募

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唐主李璟

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頌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

資治通鑑補後周顯德二年 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十三

魏岑陳 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

十卷廣 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

遙為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又遣使自海

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至是周

主郭榮聞其與蜀相通許為出師乃下詔罪狀唐主十一月乙未

朔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盧壽等行府事以忠

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

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

為污澤周主郭榮謀擊唐先命武甯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

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至泗水 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周主曰

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 丁未周主郭榮與侍臣

論刑賞國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

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夏周主郭榮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

步此言橫 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標見 周主曰近廣京城於存沒

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周王景等圍蜀

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

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 及都監補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

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乙卯周曲救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

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違物

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

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李璟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

資治通鑑補後周顯德二年 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十三

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

使唐置奉化 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唐

營地據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 遠縣唐屬滁州九城志在州南八十里 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

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

院先是每冬淮水淺泗唐人必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

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

至是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如入無人之境十二月甲戌

殺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

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此時唐置鎮於六安山

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 州東山口又殺周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周樞密使兼侍中

韓忠正公鄭仁誨卒周主郭榮臨其喪近臣奏稱敢道非便周主

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全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未幾去歸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歡每事有疑即從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太祖益奇之漢興太祖為樞密使仁誨微時已為太祖踐祚累遷宣徽北院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仁誨微時已為太祖謀主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蓋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故也吳越王錢宏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於周朝臣授宏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官周主郭榮以詔諭宏俶使出兵擊唐

西周顯德三年是春正月丙午周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辰歲凡五國三歲後周顯德三年

不降也以王環擊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丁酉周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

窰 戊戌周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近京之州九城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鄭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庚子周主郭榮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上供億故也

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置也馬北畫淮為守開防莫建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城城王寅周主發大梁李穀攻壽州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

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九城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潁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

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周主至圍鎮九城志開封雍邱縣有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周

主至陳州九城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州陳州名俟李重進至臣

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奏具聞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計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周主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魏黃用兵如韓彭

韓彭黃彭漢之良吏故周師至唐王季瑋首用之其裨將威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敵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唐師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城志地也

斬彥貞生擒威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鳳

退保清流關梁黃州蕪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王子周主至永甯鎮九城志南唐所置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三年

州麻城縣有永甯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猶未渡淮
安得至麻城之永甯鎮又考九域志潁川汝陰縣有永甯鎮又東
百餘里至正
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冷安業甲寅周主至
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
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
後雅輔臣直徵使太子太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泥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
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縣丁巳徵宋毫陳頴徐宿許蔡等
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雲梯洞屋數道竝進填塹築甍晝夜不息
每鼓角四發墻壁皆動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不
敢救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
政救九十五里廣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為馬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後列國紀二十七

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徽泚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徽泚不從
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
丙寅下蔡浮梁成周主郭榮自往視之戊辰盧壽光黃巡檢使司
超司姓 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 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
州宋初開寶四年改為六安縣九城 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
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 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
餘艘周主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
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 宋白曰滁州
新昌郡梁立南蕪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蕪故城是
也北齊自南蕪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
唐為 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塵兵沙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
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皇
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善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後列國紀二十七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
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千餘艘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
氣益壯時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士卒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
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進胡牀於墜箭處箭來復遠數
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城下
耳終不失節於是周主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
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 周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
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
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
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唐主李璣聞湖南

鄂州淮水運城北而東流湖水自西北
來注於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 庚申周主命太祖皇帝擊

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
副都指揮使 宣祖趙 宏殷也 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
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周主遣翰林
學士饒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
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
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
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寮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
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
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
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
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李璣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

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出九城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期不敢請軍前而抵徐州恐而兵鋒而兵鋒周主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濠之西北隅導濠水入於肥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周主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願日愿與契丹戰皇清軍本建兵營使成五橋契丹因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周主釋之後數日卒周主詞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三年

後周顯德三年

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謀德明素辯口周主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有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恩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謀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錢宏做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城志州西北至常州會唐主李璟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一百八十餘里江陰縣本晉毗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蘭陵縣以置蘭陵郡始置江陰郡九城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諷以為周詔告程曰周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程為之首於宏做請亟

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宏做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宏做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周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髮被僧服匿於佛寺唐以揚州為東都軍士執之謂將欲屠城令坤延遇不從分遣使者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先是揚州市有狂人見人便罵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既而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當無噍類人皆莫測至是卒賴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三年

後周顯德三年

人之力揚州之人始得全 庚寅周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源明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長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城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 唐主李璟遣閻苑使尹延範如泰州梁有官苑使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於潤州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於泰州今以周師攻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周韓令坤等攻唐泰州拔之前唐升為泰州九城志揚州東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泰興縣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金陵 渡江取潤州至金陵唐主李璟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周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去年帝遣靜安周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吳越王錢宏做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珪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二

後周顯德三年

後周顯德三年

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攻吳越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節度使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王逵之攻鄂州

也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王逵兼中書令今乃信誠疑怒軍還必擊我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眾憤怒請行叔嗣率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里逵聞之遣軍追

躡其後及於武陵城外朗州武與叔嗣戰遂敗死考異曰潘叔嗣故

伐吳有蜜蜂無刺擊遂殺潘叔嗣潘叔嗣等謀曰吾觀王公妖怪入轍他時必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

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探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本志命行營副使毛立為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

兵反遂遠大懼乘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潘叔嗣亦以輕棹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潘叔嗣

丙寅朗州王逵言帥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

鄂州已制南高保融言進進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

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進間之倍道先入武陵叔

嗣及其賊進進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進差牙將押

送淮南將陳壽等蓋進進未敢前奉事三月始進行在與壽承

袁州叔嗣殺事曹衍云進進三月至袁州四月叔嗣叛丁壽云五月

五日叔嗣殺進進於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向門陸行慶

會赦乃敢出府因無以自進探撫故事據湖南馬氏故事二十卷

非有意者書故敘事頭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

怨周行逢先多誣毀不敘行逢不敘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

其說得於術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或勸叔嗣遂據朗

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

府潭州太尉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將

判官李商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眾謂行逢必以潭

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非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

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安

且以為行軍司馬俟驗年授以節鉞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宏萬

權知潭州帥眾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節度使震聞於周以叔嗣為

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周行逢

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凡上肉

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

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俟道路相望

既至自出郊勞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遣人執之立於庭

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國練使一旦反殺主帥

吾以矜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

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是月有星孛於參芒東南

指唐贈士陳陶歎曰國其幾亡乎陶嶺南人少學長安聲詩歷象

無不精究深以經濟自負會世亂避地淮南時烈祖輔吳陶將求

見聞宋齊邱忌賢乃隱洪州西山作詩自詠曰一願成周力有餘

白雲間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西山產靈

藥陶與妻日劇而餌之不知所終爾錄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

狂自晦每稱心疾求閑故時人目為風子其書筆力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縱逸焉家於洛陽而甚貧人以衣米遺之凝式雖弗辭而隨手施散家人飢寒弗恤也時尹洛者皆王公貴重凝式每傲然自率尹皆欽其者俊狂直莫敢責也人多稱其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其甯武方朔之流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七 王 恩補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八

三月甲午周主郭榮行視水寨至肥橋肥橋於肥水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覓之遂入齋一石太祖皇帝乘皮

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羅牛皮為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划音過又音華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遠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唐主李琨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八 恩補撰

入見稱自天祐以來天祐唐昭宗年號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

代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屬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瞻烏

未定附鳳何從詩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今天

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

南自馬及以來皆傳道也乞收薄伐之威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獫狁枚其

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

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晨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

左僕射位在孫晨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

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君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

所知永陵唐主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

劉晟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

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
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林延遇 龔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

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唐光州九城志光州
大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
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五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
郡之兵也 丙申紹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

降丁酉周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唐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
州王承僑舉州降周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城志舒州西至
蘄州二百九十八
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 周彰武雷後李彥穎性貪虐部民與羌

胡作亂攻之周主郭榮召彥穎還朝自延州召還 秦鳳之平也
事見上 周主郭榮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
卷上年 周主郭榮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李璟表獻百

軍所請隸軍籍也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李璟表獻百
軍所請隸軍籍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一 恩補據

五十人周主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周將郭令圖馬鐵騎都指揮
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復歸舒州 馬

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周主郭榮下詔撫存之楚國
中國其後為南唐所存因於 丙午唐孫晟等至周師庚戌周主

郭榮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劉仁贍見晟戎服拜
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之甚怒

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周主乃釋之唐主李璟使
李德明孫晟言於周主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

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請將捷
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

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

地周主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王崇質副周主遣
孫晟來使周主遣

供奉官安宏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
爽歲寒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 儻擊事大之心終不迫人

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謂江北也 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
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

表謝李德明盛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
主不悅未齊耶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

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
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為德
李德明修

趙仁澤送於錢唐仁澤見吳越王錢宏俶不拜責以負約唐與吳
越本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三 恩補據

好而吳越以周之命 宏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
藥得不死唐主季瓌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城志常
潤州一百 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宏冀年少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

部將趙鐸言於宏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
宏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請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

再用之子也柴再川事楊氏為將屢立
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 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

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至是有
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

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孳戮唐主乃以克宏
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
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

蠶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諷謂克宏君但前戰我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宣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鄧李樞密來吾亦斬之矣況其使乎遂斬以徇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吳越遣壬子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募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吳越避者以告吳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為疑乃縱使登崖唐兵既登岸徑薄吳越營初鮑修讓羅晨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漢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修讓至是歲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至是二人皆隸程麾下程抑挫之二人皆怨故不力戰繼之使越程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八 四

程僅以身免克宏遂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程至錢唐宏假悉奪其官克宏既破吳越兵朱匡業方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初克宏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墜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 甲寅蜀主孟昶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為使為中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謂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制宿衛 周河陽節度使白重贊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

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謂天二年陝服陝城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孟洛之民數日降漢高祖也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唐主李璟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遠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鏞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其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節度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德誠彥華仁肇皆為將德誠誨之子仁肇仁翰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夏四月甲子周以待備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盧壽等州招討使以武甯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八 五

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代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遁去孟俊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成之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岡周韓令坤棄揚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西接廣濟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備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動周兵後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周主郭榮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周主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武德初置六合縣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周主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觀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籠載甲士以攻之會水旱漲載舟竹籠皆漂向南岸糧運又不繼時周主專望李德明來德明既詆失期為唐兵所焚

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周主東幸濠州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周

主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城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韓令坤敗唐

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也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崇立希崇也事見

九十一卷廣 滅故衡州刺史楊昭輝之族而取其財詳史曰楊昭輝

衡州刺史自以連城賊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

孟俊廢之以獻於希崇及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

變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周主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動哭令坤驚

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

坤乃殺之 唐齊王李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

餘里設柵不進周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

今我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我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

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出柵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

近五千人餘眾尙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

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賜為督戰以劍斫其皮

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

盡死先是唐主李璟聞揚州失守命四弟發兵取之己卯周韓令

坤奏敗壽州兵萬餘人於灣頭九城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獲

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城志漣水西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

兵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昭信國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丙戌周以

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過口奏新作浮

梁成丁亥周主郭榮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都梁志

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三

周主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周主

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周主望見知其意即起

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

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周主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

交城北山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初治交

白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廟號世祖 五月

壬辰朔周以渦口為鎮淮軍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

兵於南臺江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

也後復舊 俘斬千餘級唐主李璟更命永安曰忠義軍以寵誨

晉開運二年唐克 戊戌周主郭榮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

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

申周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

吏以聞 周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彭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

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李璟以為能命

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辛卯朔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

事悉除馬氏橫賦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貪吏猾民為害者皆去之

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卒多驕橫

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眾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

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日吾惡衣糲食充實

府庫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擲殺之座上股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三

六五九

粟行逢曰諸君無罪皆立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稟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謂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耶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求解兵柄歸衡州也行逢許之文表旅時饋獻甚厚及議事左右由是得免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係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于達張微何敬真朱全忠並叔嗣皆已死惟蕭公益宇文瓚彭勳和張文表史不言其有他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為行逢所殺而文行逢妻邵國夫人鄧氏隨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六 八

思補

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府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愜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方納之行逢培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黜辰州銅院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院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院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而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而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唐布市見八卷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賜糜餼吏補註溪陽蠻吏不可以州郡之法治之但以檢校官至官爵籠絡之如馬之驅其牛之糜其肉也三公者以千數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六 九

思補

馬希廣廢市見一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 行逢慕之嘗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皆趨事我奈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太保偏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聚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 辛亥鳳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復取舒州周刺史郭令圖棄城走唐將李平復取蘄州唐主季瑛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初唐人以茶鹽賑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師八公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周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棄揚州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唐人命揚州舊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糧或負糗糒以送之糗米也米粟也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趨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春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遙為壽州聲

撥軍政皆出於陳景達晉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嵩無敢言者 初周司天少監王處納私造明元歷於家因唐世所行崇元歷而明之也周主郭榮以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歷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為欽天歷六月戊辰書成朴與處納上之詔自來歲行焉 周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攻城南大寨斬獲甚眾永德與之方戰乃退仁肇又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仁肇獨騎一馬為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善射發無不斃其追仁肇也發數矢仁肇皆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遂捨之永德乃為鐵鞭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九月丙午周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周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彥昇獨人也 周葬宣懿皇后於懿陵丙子周主郭榮謂侍臣曰近朝徵斂殷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二日起徵秋稅以十月二日起徵民閒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周主郭榮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 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遣使或親詣周主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壬午周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八 十一

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合營游者沒其船下糜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周以太祖皇帝為匡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皇帝表滁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主郭榮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進時在壽州城下 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亦太祖之甥故云然 奕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唐主李璽聞之以蠟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言皆謗毀及反聞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鎮從周主至大梁周主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八 十一 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周主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周主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 侍衛軍分左右以翰更以周主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周主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周主郭榮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 真源漢若輩皆為谷陽縣唐高宗封元年以七神龍元年復曰真源為州宋大中祥符七年 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年改曰衛真縣九城志在亳州西六十里 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白者謂銀白金為黃金 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周廢諸祠不在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三年 後列國紀二十八 十一

典者 十二月壬申國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

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受極是後

除授 周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穎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

祭 是歲唐主李琬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

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

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對數

面責契丹主耶律述律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獫狁未白

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瑛道西城成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開帝元

年於此置州因設井為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為南安縣地屬

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 弓箭庫使

趙季文討平之 吳越王錢宏假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用州

錢宏億手疏切諫罷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上

丁酉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 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

翰林學士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為樞密使

周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周主郭榮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

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

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唐齊王李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

節度使許文稱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

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

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將李重進邀

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周主郭榮

詔以來月幸淮上唐壽州守將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

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

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

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薛夫人薛夫人曰妾於崇諫

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

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

者以唐援兵尚眾多請罷兵周主疑之時李穀寢疾在第周主使

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繫駕親

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周主悅 二月庚

午周主郭榮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

制度為之圖祭器博學蓋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

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洙引崔璠

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法天之十二時

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員內方又云黃琮所以

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外方內員八角而有好韻子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上

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員其徑九寸按阮氏鄭元圖皆云九寸

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

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瑗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致尺寸

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

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

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爾雅及

阮氏圖說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瑋

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 甲戌周以王

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

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周主郭榮發大梁先

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每以為恨返自壽

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

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

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湖今名蔡河潁潁

河也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

京鼓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
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
昌府頓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周主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周
主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
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
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秋周主分兵守諸寨還下蔡 唐朱元
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
可將兵唐主季瓌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
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
門下客宋垫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辛卯
夜元與先鋒塚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周禪將時厚卿不
從元殺之唐主大怒誅其妻子元妻查氏文徽之女也年少有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八 古
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唐主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
家女遂斬查氏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殞絕市人為之下
淚文徽亦坐徙宣州又二年而卒距得疾之時正十年也疾見二
百八十九卷文徽幼好學能自刻苦及長甚氣好俠聞人困乏雖
不相識必往濟之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去文徽
不言鄰里莫有知者久之盜敗於劊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徐知
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
出杯行酒至文徽失手墜地而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人以是
服其雅量 唐朱元既降周周主郭崇勳其餘眾沿流東潰遂命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將
龍捷左有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將
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且周主軍於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
濱泊舟之地人吹岸

為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蟹
鎮沿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柱提之地
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沿淮東走周主自趙步將騎數百
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
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時周主馳至荆
山洪荆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即梁距趙步二百餘里是
武帝漢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荆山夜宿鎮淮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 癸巳從官始至憲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
歎息甲午周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
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
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置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規知之伏兵
邀擊破之 唐齊王季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二十八 古
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周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南節
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周主郭崇勳自鎮淮軍
復如下蔡唐主季瓌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
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唐主問神武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
守禦方略匡業誦維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刺史流存忠於饒州既
而竟不敢自行周主知壽州且下心獨嘉劉仁贍之忠恐城破眾
或殺之乃下詔慰諭仁贍使自擇禍福甲辰正耀兵於壽春城北
而不攻城意欲使之走也而仁贍已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
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降周丁未周主賜仁
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係績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

申周主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贖出城仁贖臥
 不能起周主慰勞賜養復令人城養疾考異曰實錄時仁贖臥疾
 諸軍萬計皆別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贖財軍士法令嚴肅故能
 以一城之眾連年拒守建其東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
 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贖病已不和人其謂也孫林詐為仁
 贖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贖至帳前受款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
 使人賊營疾是日割曰仁贖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百五
 軍節度使仁贖不能受命而卒世宗命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讓
 為陳州刺史李景開仁贖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贖既沒其子以自
 保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景為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
 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下見世宗待二人之
 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贖非降者也今從之○昇者余 庚戌
 周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壽州府至今台下蔡縣而壽春故
 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地
 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
 蔡成公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為下蔡 救州境死罪以下州
 縣梁於俠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六 忠 恩 補

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
 得讎訟尋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贖為
 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霽晦雨黃沙如霧周主在下
 蔡疑有變馳騎視之則仁贖已卒兩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劉以
 殉者數十人辭夫人亦不食五日而卒周主遣使弔祭追封彭城
 郡王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楊氏以壽州道忠正軍後改清淮軍
 辭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與二年閏五月己
 丑升壽州為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軍宋白通典曰壽
 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為昭化 以旌仁贖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
 軍節度使今並存之以俟博考 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唐主聞仁贖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
 諡忠肅歎曰仁贖有知其可捨書而受周命邪夜夢仁贖拜於堦

下若受命者然壽春父老立廟祀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於陳州陳州
 鎮安軍 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令坤屢為之泣
 請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倫後得赦還居洛
 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
 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郭榮既為太祖嗣人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
 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周開壽州倉振饑民丙辰
 周主郭榮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周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
 希董其役丁丑周主郭榮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椽為匕瓦中噉飯
 者大怒斬延希於市 周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數千人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六 忠 恩 補

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示中
 也 壬子周李穀扶疾入見周主郭榮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
 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周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
 軍 乙酉周詔疏泮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
 年詔改名廣濟河詳史曰後五丈河 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
 東流於定陶入於濟以通齊魯運路 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周以律令支古難知格
 救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
 雜湜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
 之例不出累月遷發南省故謂之南牀百官察其行止出入府乘
 去流殿中以下 訓釋詳定為刑統刑統一書終 唐郭廷謂將水
 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周武甯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
 身免唐主李璣以廷謂為壽州副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

水之

上游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節度使同平章

事李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

主孟昶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

劉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

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

王昭遠出於廝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神師智遠為童

入高祖愛其慧慧時後主方就學伊審徵韓係貞趙崇韜皆晉梁

乳臭子按路版九國志趙崇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

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休太原

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劉主不能從 丁丑夙以前華州

刺史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十九 思補

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秋七月丁亥周主

郭榮治定遠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衛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

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劉

鈞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晉齊者不同然地

周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

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周以樞密副

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周懷恩軍至成都是年

遣懷恩軍西還 蜀主孟昶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胡立

今力至成都 且致書為謝請通好奏未立等至大梁周主郭榮以蜀

所請見 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刻祀天地時爾猶作賊

何敢如是 九月周中書舍人竇徽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

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

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

公僕則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

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道遙林亭保安宗族乞金即

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南宮謂尚書省也

他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 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未也

且令以本官備知政事其歲之閒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
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
事實其累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如諸衛將軍東官乞
量其才器投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
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贖產之半賞之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十九 思補

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從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
親戚相與為盜其中首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從則論其罪也 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
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縣獨清請令
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
廣耕上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
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
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
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
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周
主郭榮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周設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開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周主郭榮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尙書張昭上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人主同也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周主善之 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周大和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開必又附北漢也以為麟州防禦使 己巳周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周主郭榮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難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周主自攻之命內殿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周 一 周主郭榮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難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周主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囊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季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周主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周主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周主遣諜持詔諭濠州團練使郭廷謂降丙申夜廷謂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周主許之辛丑周主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

渙水逕宿亭之關東南至礮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口竊意即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出為浮山洞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

月城者臨水築城兩 周主居於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北漢主劉鈞自即位以來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寇周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忠武軍潞州屬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周主郭榮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周主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詞之唐兵退保清口 戊午周主郭榮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壘士卒乘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三 後列國紀三十八 周 一 周主郭榮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難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周主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囊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季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周主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周主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周主遣諜持詔諭濠州團練使郭廷謂降丙申夜廷謂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周主許之辛丑周主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

渙水逕宿亭之關東南至礮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口竊意即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出為浮山洞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

勝氣拔涉爭進皆忘其勞水行爲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軍士作檣來之歌檣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先是漢南小兒皆唱此歌日暮歌聲與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九城志至濠州一百七十里東 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周主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係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係義軍濠州屬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鄧陽李延鄒葦降表延鄒實以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舉濠州降周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季璉質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周主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乙丑

唐雄武軍使知澧水縣事崔琦迎降周丙寅冠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周主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周主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澗口浮梁破定遠寨事見上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周主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九城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九城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周主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贍卒南漢主劉晟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顯德四年

三十一

主節律述律南遊太原北漢主劉鈞厚禮之謂數日而還竟卒於契丹去年唐王清陳處堯如契丹乞師唐撫州節度使刁彥能卒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喜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唐主璟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燕居容服不少情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違首裸體若彥能在座則皆儼然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九

戊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三月又改交泰元春正月乙酉周廢

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唐改元中興丁亥周右龍武將軍王漢

璋奏克海州己丑周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

府事周主郭榮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堰

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欲鑿楚州

西北鵝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鵝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周主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壬辰周拔唐靜

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直院揚州狼山鎮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

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

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而至江口於狼山之西度江登陸抵狼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已而果

然甲辰周右補闕章九齡進見蜀主孟昶言政事不治由奸佞

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毀

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周兵攻鹿州踰四旬楚州防禦使

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周主郭榮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

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

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

荆南節度使高係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周師

伐唐至於鄂州 庚戌蜀道永甯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

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贊舉城降

周 戊午周主郭榮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

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 乙

亥周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

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周建維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

兵於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閔殷使李謙

溥曰今大駕南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

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

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

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 九城

州西北至隰州 二百五十里 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

壬午朔周主郭榮如秦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李

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宏

冀嫡長有軍功 宏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 宏為嗣

謹奏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運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為

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

令以景遂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遂以浙西方用兵固辭

吳越之兵雖於常州 敗退益發通應中國 改撫州大都督立宏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

宏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為宏冀

毒殺

景遂

本 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 從嘉是為

辛卯周主郭榮如迎鑾鎮 迎鑾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至

白沙為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 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鎮宋為真州 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

兵破之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浦泗將趣海口扼蘇杭路 東浦泗

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自日東浦洲 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 浦音布嶼音序 造殿前都虞候

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

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浦泗周主遣李重進將兵趣隴州唐主李璟

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覽奉

表 考吳日十國紀年遺編密使陳覽奉表實陳覽其表云今遣左 陳覽大夫兵部侍郎陳覽男陳覽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

從請傳位於太子宏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盧舒斬黃未下

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因白於周主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五年 思補

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周主曰朕本與師止取江

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覽拜謝而退丁酉覽請遣其屬閻

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周主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

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

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周既克靜海軍

州常熟縣南鎮之 置通州南岸蘇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於周稱唐國主請獻

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光壽

新黃餘州濠泗楚 揚通泰十四州 庚子周主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

南和南兵並當罷歸其廬斬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 謂周所遣進

軍也近外謂 攻廬斬黃之 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

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 凡舟艦在北岸者皆

許令引就南岸諸艦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已書江為界則北岸為周境矣許之引月往來者示弟一家不相侵也幸尹陳覺辭行周主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周主自迎襲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宏似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軍臨南沙荆南軍至甲辰周遣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趙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己酉周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派江巡警庚戌救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州節度使徐溫等募並景給守戶備其備置存其節制昇州即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州其江南羣臣聚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逵代己乘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是月風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制既淮漕不通水路漕運至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周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後周顯德五年 思補

郭榮自揚州北還 周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人廟太祖廟順二年始成辛酉夜錢塘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錢宏假久疾自甌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眾心稍安 周主郭榮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周主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周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周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 周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東城漢渤海郡之東州縣也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為鎮屬河以報其入寇也 唐主李璟避周廟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考異曰世宗實諱十一月後淮南唐之係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年淮南五年戊午三月北平唐之交泰九年也南江南錄

以係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已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即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有錄最為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其事似此不可仍告於太廟若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為據 仍告於太廟左僕射同章平事馮延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嘗笑烈祖戢兵為難無大略曰安陸所喪纜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卷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選球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吏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耶眾默然附錄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尺春風讀者謂有元和氣象尤喜為樂府其詞冲天詞云曉月墜滿江波銀燭輝屏圍遠意鐘動玉繩低空漏出花遲又歸區區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送客滿花千里山月白為行也明使便開山閣見稱於世元宗嘗因曲宴從容謂延己曰吹鼓一池水千舟何事延己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鼓玉笙寒哉元宗悅時或敗不支楫首稱曰於敵奉其正朔以荷歲月而君臣相自唐主內附周主郭榮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二人者本皆唐臣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月唐主使陳覽自周主以江南無兩田海濱城內可以資鹽鹵田今謂之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贖軍周主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當別有處分至是詔城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歸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後周顯德五年 思補

六月壬子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
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承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為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承安後省入臨城後魏又分臨城於今在石縣東三十里置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清州縣同改為孝義因縣人鄉與有行義為名 高保融遣使勸蜀主孟昶稱藩於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於周而不答見上卷 秋七月丙戌周初行大周刑統 周主郭榮欲均田租丁亥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策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編賜諸道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從效唐置清源軍於泉州 遣牙將蔡仲贊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稱藩於周 唐江西元帥晉王李景遂之赴洪州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五年 後列國紀二十九 六
見上 三月以時方用兵啟求大臣以自副唐主李景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太子宏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責從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謂從從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從由是怨望宏冀聞之密遣從從誘之八月庚辰景遂擊從從甚從從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景遂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及遇毒向空願掛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空 辛巳南漢王劉晟列年三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葉澄樞歐史曰劉氏作亂宮以遊獵有宦官大明昌華日泉玩華秀華玉清

太微諸宮侍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申唐始遣進奏院於大梁唐置 壬辰周命西上閣門使靈壽曹彬使於吳越賜吳越王錢宏假騎軍鎧甲二百綱鑑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郭榮曰卿之奉使乞句無厭使四方嚮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後以遣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復自唐如周唐主李景手表謝恩手表者 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精事令鍾謨上表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周主郭榮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周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己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五年 後列國紀二十九 七
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如周賀天清節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為天清節 周主郭榮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山水陸制置使石贊善大夫李玉為判官 甲午周主郭榮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稜石牛衛上將軍邊錡衛尉卿周廷構於唐馬延魯被九十二二年許文稜邊錡被擒唐主李景以文稜等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 高保融再遣蜀主孟昶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遠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吳草書極言拒絕之周遣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瑱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均田租

縣帶鄆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遺獻祖廟諱改日須昌 庚子文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為

團團置耆長三人周主郭榮留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

庭 周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於周開

王師將伐獨請以水軍趣三峽詔從之 十一月庚戌周敕饒儼

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去年實儼請定禮樂疏見上卷 辛亥南漢拜文武光

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周主李景復遣禮部侍郎鍾

諷人見於周 周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

里可襲取也歸安鎮當在蜀全州界 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

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隘難取王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

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眾

皆沒 乙酉周主孟昶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翰為北面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後周顯德五年 思補撰

招討使丙戌以奉饗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昶

業為昭武軍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 左衛聖

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

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周詔凡諸

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廩本錢以貿易取息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所謂課戶也唐又徵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所謂俸戶也

其募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

楚公宋齊邱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

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微古恃齊邱之勢尤驕慢及許

文種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邱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年國人懼

懼唐主李景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微古曰陛下當治

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

微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

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微古曰宋公

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曰陛下深居禁中國

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即命

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章 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嘗

此詔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非陛下所有陛下縱脫履

萬乘獨不念先帝創業之艱難乎諷皇幽囚於丹陽陛下所親見

也他日塗塗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

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微古為之副事見上卷三年 及奉使歸唐

諫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邱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 及奉使歸唐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後周顯德五年 思補撰

言於唐主曰齊邱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微古為之羽翼理

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卷三年 矯周主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

命首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

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其言 唐主乃因謀復命上言久拒王師

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郭榮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

言辭續果能為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 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

唐主唐主欲誅齊邱等復遣謨入稟於周主周主以異國之臣無

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舉齊邱覺微古罪惡

聽齊邱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削宋齊邱隱九華山見二百

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微古削奪官爵皆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遣使告於周覺在外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

六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李氏如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與之頗有容質
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離左右人問
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也見之若見令公敢慢邪三婢不
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
高彥倫為招討使 固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
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姦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
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起 周世宗六年六月恭帝宗 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

所枕劍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
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囚之內音 初周之有司將立正仗宿

設樂縣於殿庭前一夕設之 周主郭榮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思補

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錢謙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
律周志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
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
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賢所成用此道也夫
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
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
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 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
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
太子承鮑鄒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
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
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

見一百九十二 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

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四

謂之鐘小鐘十六枚 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

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

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鐘之宮其存者九曲

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

既著坐意禮樂以臣管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

古法以和黍稷定尺度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

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

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律準益梁武帝之遺法

應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思補

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

柱為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鐘第七絃六尺三

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

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鐘

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

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鐘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

為均為均之主者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

聲歸於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

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此法久絕出臣備見乞集百官

校其得失詔從之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

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

不可以口傳故嵬氏鑄鐘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宜之於鐘石然後復載之情所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徵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一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道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十一 忠補

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儒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竝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麩實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綬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竝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謂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莫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昔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長泰人亡則音息世亂

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簾足洽蕭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時百官皆以詔言為然乃行之 唐宋齊邱至九華山唐主李暹命鎖其第六壙給飲食齊邱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 江表志齊邱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諡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 曰醜繆齊邱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齊邱初字超回有歛人江台符者貽書侮之曰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十一 忠補

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聖聖以為字齊邱懸即改字子嵩而令人擠台符於水中以死齊邱為文有天才而寡學問詞尚詭誕多違先聖然自以古今獨步也書札不工亦自矜衍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己亦工書遺勝齊邱而伴為師授以媚之齊邱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初尹延範之族楊氏齊邱為之謀也後齊邱生一子而天哭之不止優人李家明日我能止之乃作一大紙寫題詩其上云欲與唐祚革疆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拌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哭乃止 馬令南唐書曰欲知其心亦考其言而已齊邱之書有曰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

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實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萌矣予以是知齊邱之心也

初唐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邱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

通鑑 八十五卷晉明帝三年已書常夢錫確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黨事茲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邱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夢錫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與公卿會輒嗔嗚大咤驚其座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以後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營也 二月丙子朔周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後列國紀二十九 十一 忠肅 王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

魏收地理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梁九城志曰浚儀縣之北至蔡水也○新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水一水即開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開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而歷陳留達高郵以通淮右府指相商費至都下刊之於是以西南爲開河以通陳穎之漕東南爲蔡河至開費六年始改開河爲惠民河以通陳穎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梁東過曹濟梁山濶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毫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周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做此 淮南饑大兵之後周必有凶年周主郭榮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庚申周樞密使王

朴卒周主郭榮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周主以是惜之 甲子周主郭榮以北部未復將幸滄州九城志大梁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封西山路封州西路以防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

三司使張美樞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出發甲戌周主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泔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甯軍南時置乾甯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城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甯軍本古盧臺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阻隘而洩游水

也韓莫相去一百一十里辛卯周主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瀋州河北州縣非車駕所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瀋州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周主至乾甯軍契丹當州刺史王洪舉賊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後列國紀二十九 十一 忠肅 降契丹蓋置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 丁酉周主郭榮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九城志獨流口在乾甯軍北一百二十里至人契丹守將終延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舟于寅周主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五百人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滄州臨海等九城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瀋州在滄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 契丹守將姚洪城舉城降周主入瓦橋關內城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剌剌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

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於是關南悉平關南謂
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
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固
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旬以須知固安縣也北
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自口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涿水縣移居
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為名其後周主自至安陽水命
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周主不豫而止契丹主耶律述律遣
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劉鈞發兵橋周邊聞周主南
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
軍市軍中有市應軍人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九城志雄州治歸
置於郭下金人盛城瀋州義容城二縣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 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出 忠補錄
中改為魯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
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義縣宋魏遷去宗
濬潘舊名改 以益津關為霸州全人疆域圖霸州至
二縣隸之九城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一百五十五里五代時所置
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置豐利
文安二縣相連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
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縣北齊廢郡置武邑縣發濱隸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
通董其役帝置涿州領安州招安二縣九城志在涿州東南三百
夫築城於附史涿州木縣國軍周顯德三年升為州制涿州之劫
海蒲臺兩縣屬焉涿州安樂郡秦齊郡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
年於郡置順安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涿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置順安
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
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涿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王子周主
自雄州南還九城志雄州至大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非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周主至大梁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
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周鄭州奏河決原武原
唐清原節度使雷從效遣使入貢於周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
隸中朝中朝謂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
從效以泉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
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乃猶汝也 唐主季
景道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於周周主郭榮問謨曰江南
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爾時
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出 忠補錄
雅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
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謀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
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謂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
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
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
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莊宗曰比聞馬氏
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其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
佐也希範見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
四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
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內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由

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命御試臣以正

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卷劉仁瞻以堅守蒙

褒見上卷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卷獨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馮

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一卷張美以私恩見疏見二百九十一卷江

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

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辛巳國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周

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 見上卷三年 周立子宗訓為

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宗讓後 更 周

主郭榮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魏 仁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

補以樞密院吏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

耶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周主性

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者什七八

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

祚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

韓通領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初周主北征

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鏡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與之

時永德為點檢永德周室懿親且有功周主遂疑之故命趙匡胤

代之 周主郭榮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穀周主愕然

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賞者細行也臣

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

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獻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

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周主曰卿言

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濤濤君談諧不修邊幅與

弟濬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周主以是薄

之周主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

檢而罷矣已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周主曰王著藩邸故人朕

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勿泄

此言是日周主歿年三十九 附錄 王著 見上卷三年 王著 見上卷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

止於五次河旁夜分時梓指謂世宗曰陛下見臨河如漁者否

世宗視之見一盤交焚遂還不遠謂世宗曰大至謂岸大如中輪矣

火中有一小兒如三四歲者引手相指梓曰陛下連年之既非蕭

遠而沒梓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梓於中殺上得族

而死及是世宗亦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益壯而火

德之兆夫 周主在藩多務蹈晦及即位被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九

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

左右人皆失色而周主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為

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捕伏聽察如神開暇則召儒者讀

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叟

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世宗 見二百九十九卷 故 臣有過則而

質貴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

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

小有不舉往往真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宥諱亦悔之
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
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李重進節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
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為西京
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周主名改焉 丙寅周大
赦 唐主李景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
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城江府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 集羣臣議徙都之說臣多
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錡勸之乃命經營遷都為都城之
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漢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渡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 臣事於
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
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陳請
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
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開元後唐武德初所鑄 八月戊子周主孟昶
以李吳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
蜀主曰吳家多允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婬直李吳嘗語
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
唐寅立弟宗讓為曹王更名熙讓熙讓為紀王熙讓為漸王
歐史曰本朝德二年十月熙讓卒熙讓諱熙讓為紀王熙讓為漸王
卒熙讓諱熙讓為紀王熙讓為漸王 九月丙午唐太子宏讓卒有
司引浙西之功謂遣兵克宏敗吳 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
言句容縣屬丹州九城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縣屬名繁置此也
九城志在州 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

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權泊為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尉
尉 百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及柴克宏救常州擒獲吳越
將士甚眾宏莫以時方艱危悉斬之人壯其決而唐主李景以其
專誅不悅者久之至是洎搆唐主之意猶未釋然於此事故突
駭其諡唐主果以為然而泊由此進山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
事鍾謨數奉使入周傳周先主之命於唐主先主及唐主李景皆
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謀
求兼東官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為司議郎掌百司關啟李德
明之死也見止卷 唐錡預其謀謨聞錡受味嘗而詰之錡甚懼謨
與天威都虞候張鬱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錡語唐主曰
謨與鬱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使上國辯北人恐其有異謀
資治通鑑補 卷二九四 後周顯德六年 唐主李景
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眾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
弟鄭王從嘉謀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於周相厚善言於唐主
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重宜為嗣
唐主由是怒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謀
請令張鬱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錡所請合遂連罪 唐主乃下詔暴謀侵
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儋州貶張鬱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沒之廢
永通錢 十一月壬寅朔恩澤容武孝文皇帝於慶陵及在邛州
廟號世宗 南漢主劉鋹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置為尚
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
主不能從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園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
祭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



ZW 21181888561124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登壇允章叱之彥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
 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託等共證之
 以彥貞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合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
 丕雜治之用不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不手泣曰老
 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豈昌幼不知吾冤及其
 長也公為我語之彥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自南
 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
 証封州人也辛亥南漢龔元丘天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
 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
 頭進士第一人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
 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宦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
 書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恩補錄

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唐
 更名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節度使何徽洙為南都留守
武清軍衛州屬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為南昌尹將建都周人
南何徽洙避領耳之攻秦鳳也蜀中懼懼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
 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前蜀
建康高祖建康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
 月甲午賜令儀死 周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儀使於唐天雨
 雪唐主李景欲受詔於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收失禮禮若
 雪霽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契丹主耶律述律遣其舅
 使於唐唐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
 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

絕罕備冀州人也存疑陸游南唐書載此事於保大十二年唐保
大十二年乃周之顯德元年也今通鑑載於六
何錄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顯德六年 恩補錄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四終